当代澳大利亚小说译丛
主　编　黄源深
副主编　王光林



Frank Moorhouse

# 黑暗的宫殿

Dark Palace

〔澳〕弗兰克·穆尔豪斯　著　揭薇　章韬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穆尔豪斯的作品让人思考，徘徊其间、感触万千……这是一本情节流畅、节动人的作品。

——丽贝卡·哈德逊（《嘉人》）

他让你欢笑而又思索。与米兰·昆德拉相比并非不能，而穆尔豪斯笔下的女性人物更令人信服。

——安吉拉·卡特（《纽约时报》）

穆尔豪斯对历史题材写作可谓驾轻就熟，他富有创建的思考和作品人物命运在写作中丝丝入扣，相得益彰。

《评审报告》（迈尔斯·富兰克林文学奖，2001）

这是一部极具知识性的小说，充满嘲讽，叙事宏大，气势恢宏……混合着一种独特、喜剧化的悲观气质，优雅、敏锐的叙述让人手不释卷。《黑暗的宫殿》是穆尔豪斯文学成就的高峰。

《评审报告》（维多利亚杰出文学奖，2001）

一项兼具知识及艺术性的成就。

苏珊·钱娜瑞（《澳大利亚人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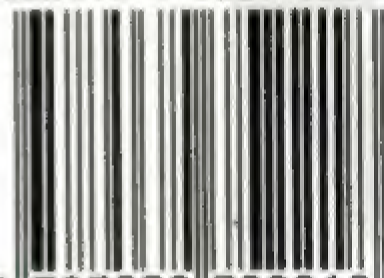
穆尔豪斯创造了特有的人物，那是一位令人钟爱而又难以忘怀的人物。《黑暗的宫殿》是成功的。

马克·汤玛斯（《堪培拉时报》）

穆尔豪斯著就一部宏伟而又令人产生共鸣的作品……这是让他为此加冕的成就。

皮特·皮尔斯（《公告》）

上架建议：外国文学
ISBN 978-7-5327-52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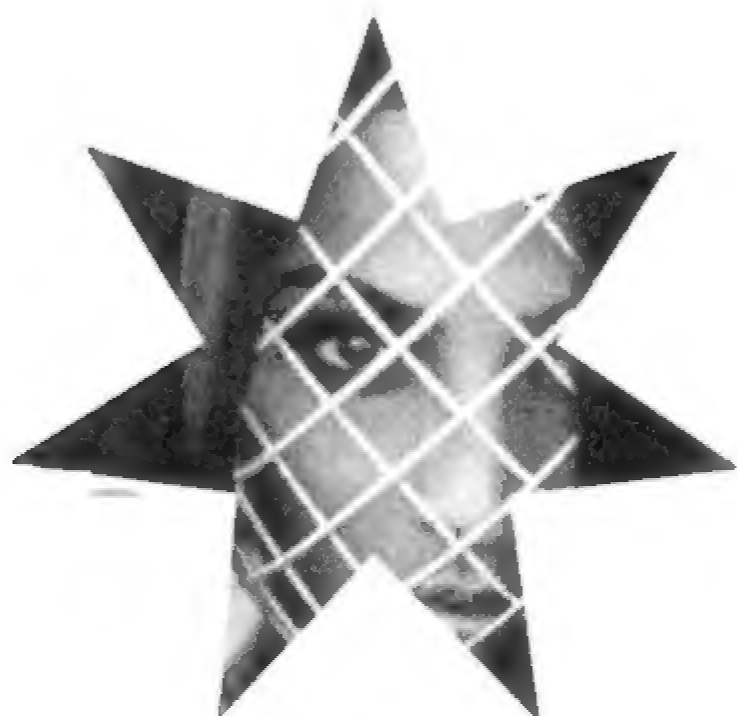



定价：42.00元
易文网：www.ewen.cc

当代澳大利亚小说译丛

主　编 黄源深

副主编 王光林



Frank Moorhouse

# 黑暗的宫殿

# Dark Palace

〔澳〕弗兰克·穆尔豪斯 著 揭薇 章韬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暗的宫殿/(澳)穆尔豪斯(Moorhouse,F)著;揭薇、章韬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12
(当代澳大利亚小说译丛)
ISBN 978-7-5327-5221-8

Ⅰ.黑… Ⅱ.①穆…②揭…③章… Ⅲ.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Ⅳ.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23351号



图字:09-2008-372号

**黑暗的宫殿**
(澳)弗兰克·穆尔豪斯 著 揭薇 章韬 译
责任编辑/张建平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9.25 插页2 字数314,000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ISBN 978-7-5327-5221-8/I·2987
定价:42.00元



# “当代澳大利亚小说译丛”前言

黄源深

几年前，澳大利亚几位著名作家来沪，总领事狄淑贤女士设宴招待，我也应邀入席。宾主才十来个人，话可以谈得很透。席间，我提出了一个设想：翻译十本澳大利亚当代小说，作为丛书，同时面世。这个建议，立即得到了总领事和文化参赞的认同，还当场商量了版权、赞助、出版、新闻发布等关键问题。他们的热情和慷慨让我感动，后来我任职的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也表示大力支持，这使我坚定了完成这项工作的信心。

这个建议的动因，是中国的读者对澳大利亚文学知之甚少，说来说去就是那本多年前出版的《荆棘鸟》，还是一部通俗小说。近三十年来，国内零零星星也出过一些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但因为分散在不同年代和不同出版社，大多没有引起受众的注意。因此我便突发奇想，是不是可以同时推出十部澳大利亚小说？那样也许可以发出一点响动，稍稍吸引一下人们被惯性所左右的眼球。

选择哪十本书来译呢？这是一个难题。但后来大家达成了共识：必须是精品，而且是当代作家的。于是便想到了获奖作品。澳大利亚最大的文学奖是迈尔斯·弗兰克林奖，类似于我国的茅盾文学奖，是专门奖励长篇小说的。迈尔斯·弗兰克林是以小说《我的光辉生涯》享誉澳大利

亚文坛的著名作家，民族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澳大利亚女权主义的先驱，在世时虽有众多追求者，但终身未嫁，1954年去世时留下一大笔遗产。根据其遗嘱，澳大利亚设立了以她命名的文学奖，奖励在反映澳大利亚生活方面获得最高成就的文学作品。每年评奖一次，每次一部作品。评奖过程非常严格，先是从众多的申请者中选出十人的大名单(long list)，然后从大名单中选出五名入围者(short list)，最后从这五人中决定一人(一部作品)获奖。1957年评出了这个奖项的第一位获奖者，就是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帕特里克·怀特，获奖作品是他的代表作《沃斯》，由此可见这个奖的含金量，以及评委锐利的审美眼光。

列入翻译丛书的十部澳大利亚小说，初定时均为迈尔斯·弗兰克林奖获奖作品，但后来与澳方沟通后，考虑到要反映澳大利亚政府所推行的"多元文化政策"，增加丛书的代表性，其中两部改为土著作家和亚裔作家的作品。虽然这两部小说并未获迈尔斯·弗兰克林奖，但它们在当代澳大利亚文学中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至于具体的获奖作家和作品，也因为版权问题，反复磋商，几经变动，最后才定为现在这个书单：

《杰克·迈格斯》(Jack Maggs，1997)，彼得·凯里(Peter Carey)著，1998年获奖；

《三呼圣灵》(Three Cheers for the Paraclete，1968)，托马斯·基尼利(Thomas Keneally)著，1968年获奖；

《浅滩》(Shallows，1984)，蒂姆·温顿(Tim Winton)著，1984年获奖；

《通往战争的公路》(Highways to a War，1996)，克里斯托弗·科契(Christopher Koch)著，1996年获奖；

《伟大的世界》(The Great World，1990)，戴维·马洛夫(David Malouf)著，1991年获奖；

《旱土》(Drylands，1999)，西娅·阿斯特利(Thea Astley)著，2000年获奖；

《井》(The Well，1986)，伊丽莎白·乔利(Elizabeth Jolley)著，1986年获奖；

《黑暗的宫殿》(Dark Palace，2000)，弗兰克·穆尔豪斯(Frank Moorhouse)著，2001年获奖；

《上海舞》(Shanghai Dancing，2003)，布赖恩·卡斯特罗(Brian Castro)著；

《狗的风光日子》(The Day of the Dog，1984)，阿尔奇·韦勒(Archie Weller)著。

这个书单中的十位作家都是澳大利亚的一流小说家，他们获得澳大利亚最大文学奖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无论是在文坛，还是在批评家的著作里，抑或学者的讲坛上，他们都是深受称赞，被广为关注的。他们代表了当代澳大利亚小说的不同流派、主题、题材和风格。对于想了解当代澳大利亚文学的读者，阅读这些作品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途径。

彼得·凯里是目前世界上两次获得布克奖的两位作家之一(另一位是南非的库切，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文学前途无量。凯里是澳大利亚“新派小说”的代表人物，采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糅合黑色幽默、寓言式小说和科幻小说等不同元素，用真实的细节书写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昭示现代人所处的尴尬处境。《杰克·迈格斯》是一部寄寓于狄更斯《远大前程》文本的小说，但注入了后殖民主义的内涵，使其成为后殖民概念中“回写”(writing back)的典型。托马斯·基尼利擅长于运用历史题材和域外故事，反映个人与社会、与当局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以及个人所感到的不安全感和希冀摆脱困境的徒劳挣扎。他的作品既有严肃小说的深刻性，又有通俗小说的可读性，很受读者欢迎，电影《辛德勒名单》就是根据他的小说《辛德勒方舟》改编的。小说《三呼圣灵》

以调侃不恭的态度，讽刺了澳大利亚的天主教教义。蒂姆·温顿二十多岁就已负盛名，获得“神童作家”的美称。他不但多产，已发表二十多部作品，而且还频频获奖，是澳大利亚两位四次获得迈尔斯·弗兰克林奖中的一位(另一位为西娅·阿斯特利)，两次获布克奖提名。《浅滩》像他的大多数小说一样，反映澳大利亚西部小镇表面安静，实际却充满矛盾的生存状态。克里斯托弗·科契曾两度获得迈尔斯·弗兰克林奖，如他自己所说，“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探索澳大利亚残存的殖民主义个性和心理，以及战争给人们留下的心理创伤。《通往战争的公路》刻画了一个摄影记者在东南亚战争中的神秘遭遇，揭示了人类自身的悲剧。戴维·马洛夫既是小说家，又是诗人，两者几乎一样杰出。他的小说描写现代人的迷茫、战争的残酷、环境保护的重要等，常常采用两个人物互为烘托的手法，风格上表现为一种恬淡的诗意。小说《伟大的世界》描摹了战争经历和传统的“伙伴情谊”。西娅·阿斯特利曾四次获得迈尔斯·弗兰克林奖。她的小说主要反映澳大利亚北方小镇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作者对语言有很强的把控力，语词中常含宗教意象，往往对解读造成困难。《旱土》描绘了一个偏远的干旱小镇以及苦苦挣扎着的人们，为读者提供了澳大利亚的缩影。伊丽莎白·乔利的作品主题模糊、含混、抽象，人物的性格怪僻，行为出格。小说提供的图像往往零散、跳跃、不完整，需要读者费力地去重组。乔利恐怕是继怀特之后又一个难读难解的澳大利亚作家。小说《井》讲述一对同性恋女子遇到一次意外车祸后，内心所引起的不安与忧虑，风格与其他作品不同，颇似侦探小说。弗兰克·穆尔豪斯是出现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主张标新立异的新派小说(New Writing)的代言人。表现技巧上以擅长“间断叙述”而蜚声文坛。小说《黑暗的宫殿》刻画三十年代任职于“国联”(League of Nations)的澳大利亚女官员，在二次大战逼近时焦灼不安的心理。布赖恩·卡斯特罗是一位同时具有中国和葡萄牙血统的族裔作家，他的小说篇幅都不大，却以构思独特和叙述技巧新颖而为论家所称道。《上海舞》

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跟踪主人公从出生地香港到澳大利亚的人生轨迹，对身份、语言和归属等困扰着众多移民的问题作了深层次的探索。阿尔奇·韦勒是一位土著作家，作品主要反映土著人在当代澳大利亚社会中穷困、屈辱、多事的生活状态，小说曾多次获奖。《狗的风光日子》是作者的处女作，却好评如潮，并获得多个奖项。小说写了土著青年成长的烦恼和痛苦，以及他们对自己和社会的逐步认识。

这十部小说的译者都是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的教师，他们曾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等全国著名出版社先后翻译过文学作品，具有较为丰富的翻译经验。其中大多数人都以研究澳大利亚文学见长，可以说，这是一个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群体。这里所译的有些作家和作品，正是他们研究的对象。以此而言，翻译这些澳大利亚小说，他们是有一定优势的。当然，译文的成败还取决于很多其他因素，这对所有参与其事的人，都是一个考验。以下是他们分别翻译的作家和作品：

黄源深　　《浅滩》（蒂姆·温顿）

王光林　邹囡囡　《上海舞》（布赖恩·卡斯特罗）

彭青龙　　《杰克·迈格斯》（彼得·凯里）

徐凯　王慧　　《旱土》（西娅·阿斯特利）

周小进　　《三呼圣灵》（托马斯·基尼利）

周小进　　《狗的风光日子》（阿尔奇·韦勒）

邹囡囡　　《井》（伊丽莎白·乔利）

龙毛忠　　《伟大的世界》（戴维·马洛夫）

司耀龙　　《通往战争的公路》（克里斯托弗·科契）

揭薇　章韬　　《黑暗的宫殿》（弗兰克·穆尔豪斯）

这十部澳大利亚小说的翻译和出版，是很多人努力的结果，因此有很多人需要感谢。首先，要感谢上海澳大利亚总领事馆，尤其是前总领事狄淑贤（Susan Dietz-Henderson）女士和前副总领事高戈锐（Gary Cowan）

先生，正是他们首先响应翻译出版十部澳大利亚小说的倡议，并积极筹划解决小说的版权和澳方的赞助问题。还有前副总领事欧佳妮(Jane Ogge-Cowan)女士，她接过了前任留下的未尽事宜，在文化处执行助理李蓓艳女士的协助下，最后具体落实了十部小说。此外，现任副总领事叶仁庭(Dene Yeaman)先生也始终关心这个翻译项目。我们要感谢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馆，在得知这个计划后，主动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澳大利亚澳新银行(ANZ Bank)，对十部书的翻译非常重视，并帮助解决了版权问题。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全力支持这个项目，并将此纳入科研计划，拨了相应的经费，使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最后应该感谢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尤其是吴洪副总编，欣然接受了这个经济效益不好的出版项目，并组织人力完成了艰巨的校译任务，使这十部书得以按时出版。当然，我们应该感谢的人还很多，但因为篇幅有限，只能就此打住了，希望能够理解。

最后，谨以这十部澳大利亚翻译小说献给举办中的“澳大利亚年”(The Year of Australia)。

2009年6月于紫藤斋

# Dark Palace

Frank Moorhouse

献给吉恩·保罗和莫妮可·达拉摩提——我的挚友和资助者

"国际联盟[1](1920—1946)……是人类第一次永久性、组织化的国际合作组织尝试，旨在预防战争以及促进民众的生活水平。"

汉斯·奥弗雷切特博士

"你知道莫里约神甫吗？他可是个极有趣的人……"

"当然，我听说过他那套关于永久和平的看法。听上去很有趣，但很难操作……"

"你认为很难操作？"嘴上一边说着，帕夫洛夫娜[2]旋又转身回到了她女主人的职责中去。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

① 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简称国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组成的国际组织，宗旨是减少武器数量、平息国际纠纷及维持民众的生活水平。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是第一个提出建立国联的人。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和他的顾问爱德华·豪斯上校对这个建议很感兴趣，认为可以避免战争，不至于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覆辙。1920年1月10日，国联第一次会议举行，同日凡尔赛条约签订，标志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国联第一次会员大会于1920年11月15日于日内瓦举行。1922年国联签发Nansen护照予无国籍难民，最终获52个国家承认。1920年代，国联成功地解决了一些小纷争。但对于1930年代较大的冲突及二战，国联则显得力不从心。1946年4月18日国联正式解散，联合国继续其使命。国联架构：国联的理事会最初有四个常任会员：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以及其他非常任会员。大会中每个成员国均有代表。理事会及大会表决时需要全体赞成才可通过。成员代表并不常驻日内瓦。国联亦有参与常设国际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的事务，即是国际法院的前身。国联历任秘书长：Sir James Eric Drummond(英国)，1920—1933年；Joseph Avenol(法国)，1933—1940年；Seán Lester(爱尔兰)，1940—1946年。国联失败的原因：没有武装部队；决议需要一致同意；一些强国没有加入(虽然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努力促成了国联的成立，美国却从未加入国联。1919年1月19日美国参议院拒绝接纳凡尔赛条约，并否决加入国联。)德国于战后1926年加入，1933年退出。日本和意大利虽然均为永久会员，却分别于1932年及1937年退出。苏联于1934年加入，因入侵芬兰而于1939年12月14日遭开除会籍；无力阻止国际侵略事件，如1930年代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1932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成立"满洲国"；缺乏常驻组织，对国际事务反应缓慢；重要的成员国倾向保护自己的利益。

② 《战争与和平》第一章。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皇后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的宫廷女官和心腹，她与首位莅临晚会的达官显要瓦西里公爵的对话。

# 目 录

# 两位年轻女士像少女般笑个不止：为人妻的本质

日内瓦，1931年10月15日晚上……

伊迪丝和她的朋友珍妮坐在德斯博格斯大酒店[1]的宴会厅里——日内瓦最好的酒店，正以庄重、富足而又高雅的姿态品尝着美酒佳肴。也许，姿态并不那么高雅，尤其是两位年轻女士像少女般在这里恣意说笑的时候。

> 取笑你那少女的笑声吧；
> 之后，过一会儿，
> 擦去你那少女的泪水！

像小姑娘一样多愁善感似乎是有点不合时宜，伊迪丝不禁想道，已经三十来岁的她有时仍会像小姑娘似的嘻嘻哈哈。

不是吗？这两位大声笑起来像年轻女孩般的女士正身处于德斯博格斯大酒店的宴会大厅，身边全是些和战争事物打交道的男人们。

这是国际联盟第一次真正重要的战争。

今晚，伊迪丝是来庆贺成功续签合同成为国联高级职员——同时副秘书长巴托安排她来收集关于日本入侵满洲里[2]的情报，她要运用自己的魅力来获得那些重要人物的战争情报。

撇开可怕的日本战争不谈，这个任务倒是国联委派给她们的一个高雅、隐秘，可以有晚礼服相称的复杂任务了。一方面她们的神经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紧张，另一方面又可以为和平使命服务。

同时，这个秘密任务允许伊迪丝满足她们的个人乐趣。

对她们而言，高雅的外表要求她们看上去永远秀发梳理得当，装扮

端庄。而国联工作官员的身份使伊迪丝享受着这种身份所带来的光环。

外表上她们有着作为国际公务员所有的礼貌的自谦，总保持着她们女性的矜持身份，事实上，她们娇媚的活泼可爱的外表之下隐藏的是迷人而又完美的伪装。

事实上她们内心非常的骄傲——她们也有资本，完美如斯的身体，活泼可爱的迷人外表下隐藏着的是一个高傲的灵魂。

伊迪丝今晚穿着一身簇新的浅粉色丝绸质地巴黎风格低胸晚装，戴着埃及祖母绿手镯、项链、耳环，波浪状的短发分在两边。今晚，她看上去可以说完美无瑕。从头发到脚趾甲，尽管除了她丈夫罗伯特以外没有人有这个特权能欣赏她漂亮的脚趾甲油（对这个她曾经有过一次完美的经历），不过他们倒可以好好欣赏一番她那如丝的秀腿和簇新的黑色绸缎鞋子。

大酒店是这些来来往往讨论战争的人们的最佳聚集场所。尽管国际上有着公开外交的共识，旧的习惯仍然根深蒂固，很多外交人员仍然倾向于用过道里耳语或在私人宴会厅里进行他们的外交活动。

雪茄外交。小心谨慎地抓着对方的手肘来签署协议的外交。

或许有些外交活动是需要这种私下里的手段吧。

这个世界并没有如伊迪丝计划的那样改变，但是，她希望，能够在她经历的人生中让世界做出一点点改变。

想到这不禁让她有些自嘲。是啊，伊迪丝·A·坎贝尔·贝莉仍然在孜孜不倦地教着这个世界什么是好的礼仪。

宴会厅中绝大多数的餐桌旁、咖啡厅或休息室里都坐着各色代表、军事武官，以及那些对战事有发言权的人们，很多人她们都是通过国联工作认识的。伊迪丝和珍妮占据了一个绝佳的位置来观察休息室，谁和

---

① 德斯博格斯大酒店，始建于1834年，是日内瓦最古老、最高档的豪华酒店之一，位于市中心，正对人行步桥，可俯瞰整个日内瓦湖。

② 满洲里，中国东北的旧称。

谁在讨论看得一清二楚。有时，上菜的间隙，伊迪丝会在公共区域四处漫步，并留意各类事情，或者不经意地在某个桌前停下来，身体前倾，把她佩戴着祖母绿戒指、修剪整洁、涂抹着指甲油的手搭在某个熟人的肩膀上。光洁的手臂在桌前的男士们面前轻轻划过；或者时而作为一位令人愉快的听众，简练地坐在一些先生们中间小心听着他们的谈话。这些先生们显然乐意用他们的秘密来取悦一位年轻的女士。

难道她已经变为一个打情骂俏的已婚女人？

她的经验告诉自己男人们喜欢已婚且有风情的女人。在日内瓦这个国际化的圈子中，已婚的女人往往被认为是有经验且不会大惊小怪的人。

她知道这个倒不是说她曾有过这方面的经历。

有时候也有她们两人或她们其中一人认识的人会在她们桌前停下来和她们谈论危机的小道消息。

对于她俩在酒店餐厅中出现却没有男性陪伴的疑问，珍妮就会答道，"我们来这里庆祝伊迪丝的晋升，我们是职业女性。"

往往，碰到这种模糊不清的答复，她俩就像女孩子一般笑起来。

伊迪丝自己也知道她的合同延续毋庸置疑，但她仍需要这些东西来肯定自己，这种感觉让她很享受。这样让她更自信：在桌前让自己身体前倾，风情万种地和重要人物们打着招呼，或者将自己修剪整齐的手搭在他们的肩膀上。

最起码在这一刻，合同的续签给她一种无懈可击的安全感，即使她心中有个小小的声音在提醒自己可能有什么事会发生。但是到目前为止，她仍会像饮热牛奶一样好好品味合同续签所带来的这种安全感。

伊迪丝再次看着珍妮，慨叹道，"珍妮，想想吧，我又得为国联干五年！"

"你还真喜欢这份合同？"珍妮问道，抿了口杯中的红酒，"噢，伊迪丝，亲爱的，你是国联的灵魂人物呢。他们可决不会让你走的。"

伊迪丝不禁也笑起了这份合同的背后。"神圣的合同。与国际联盟

签订的契约，生命以外还有什么剩下的？”

“也许还有你的婚姻合同？”

“啊，婚姻是与一个男人签订的合同，与国联的合同可是我和全世界签下的合同。”

“不过你可不能和国联的代表们上床，伊迪丝。”

“咱们可知道谁试过。”

两人一下子笑了起来，她们的一位女同事就有这样的“名声”。

珍妮笑着说，“那可是一位年轻的女士，白天说‘是的，先生’，晚上说‘不行，先生’……”

伊迪丝也跟着附和道，“要不就说：‘谢谢你，好先生’……”

两人哈哈大笑起来。

伊迪丝压低声音，悄悄问珍妮，“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变得——放荡？”

珍妮戏剧性地睁大眼睛，像是被冒犯了似的，“你问我？好像我是专家似的？！”

伊迪丝摇着头，笑道，“想象一下。那一定是，嗯，需求量很大吧？”

珍妮想了一两秒，“这种评价一定会被男人们口口相传，过一段时间之后，会变得‘非常’受欢迎。每个男人都要想入非非了。”

伊迪丝咯咯地笑着说，“最起码社交活动就要排得满满的了。”

“我可不能忍受男人们这样讨论我。”

“男人们不会背地里说这种流言蜚语吧？”

“我敢说他们一定会。”

“你认为他们会私下里比较一下心得吗？”

“我想会。”

“包括细节？”

“我可一点也不知道男人们在吸烟室里都说些什么，但我猜他们肯

定会比较一番细节的。"

"那可不像绅士所为，"伊迪丝不禁开始想着他们有可能说的细节内容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猜他们会把这些女人放在另一种类型里，他们可以肆意评价的那种。"

"不会叫她们'cocotte'[1]吧。"

"不会，或许那些女人还把自己当作交际花[2]呢。"

"也许这些女人就是喜欢这样，说不定她们喜欢这种生活方式呢？"

"也许吧。"

"万一有人其实很放荡，但又不善此道怎么办？"

伊迪丝望着珍妮。珍妮是个有趣的单身女人，受人尊敬，来自于一个非常好的法国家庭。她可绝不是一个会说"谢谢你，好先生"类型的女人。

伊迪丝想了想，下结论道，"有经验的男人一定有某种判断范畴来衡量这种事情的。"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认为男人和女人都该在处子处女时结婚的好处了，"珍妮补充道，"没有什么设想，也没有什么比较。"

珍妮告诉伊迪丝，要想过这样的生活，就一定要小心处理好生理问题。"就像歌剧中维奥莱塔在每个月的那段时间在她房门口放着装有红玫瑰的碗一样。"

"当然是节育了。"

"那一类的事情。"

"堕落后就要管好自己的身体吧？你觉得会不会得性病？"

"这可不是餐桌上的话题啦，"珍妮笑着说。

---

① 原文为法语，意为淫妇。

② 珍妮所说的courtesan有双关的意味，既指交际花，也指(专与高级官员往来的)妓女、情妇。

“试想一下，不同的男人在你的床上，假设一周两个？你认为她们一周会有两个还是更多呢？那些男人还会再来找她们，对吧？晚上的任何时间？”

“伊迪丝，你乱想些什么呀。你肯定在想那些床单的清洗工作吧。”

“不仅仅是洗床单，还有内衣。当然，街头女郎每周一定会有更多的男人。你说她们和情人们在一起会有什么感觉，或者说，她们的情人们又会怎么想呢？”

“伊迪丝，别说了，”但是珍妮自己又继续开始了，“她们可能会和情人讨论一番白天的工作。”

“我猜她们会的。”伊迪丝试着想象自己就在做那样的工作，这种想法让她感到既色情又好奇。

那么，已婚的风情女人又怎么样呢？今晚她俩不就是为了获得一些情报而尽情展示魅力吗？难道今晚这里认识她俩的男人们把她们当成是正经端庄的女人吗？

或者，他们会有别的想法吗？

伊迪丝虽没有说什么，但她心里却隐约有点这种念头。做那种女人……有一点波希米亚血统的她，早就知道她父母圈子里有些崇尚“性爱自由[①]”的女人。上大学时，她从未鄙视过这些人，相反，有一段时间里她很崇拜她们在传统道德面前无视任何约束的那种精神。

在国联里她发现她也喜欢一些不听话的女孩。

伊迪丝的思绪又跳到了她的合同。尽管在续签的合同中她被升为A组成员，但是好像国联马上要将A、B组的区别取消，所以升为A组成员似乎也没有什么区别。

她的梦想可不止这些，但是具体要什么恐怕她自己也说不清。

---

① Free-Love这个短语有多种翻译，在教会用语中表示“自由的爱”，一般生活中指“自由恋爱”、“免费恋爱”。Free-love不考虑结婚等传统道德问题，只要有喜欢的人就可以发生肉体关系。所以，不论男女往往都会把free解释成金钱性的，而不是精神性“自由”。

到现在为止她心里面对这一切仍然不是非常确信，也不敢去想自己是否真的那么优秀。她办公桌里放着一堆贺信和表达感谢的便签，每当她感觉低落的时候就会把它们全拿出来好好读一番，效果很不错。

“我们总是在自我怀疑，”她对珍妮说，“而伊迪丝·A·坎贝尔·贝莉需要一个合适的头衔。”

珍妮再次告诫伊迪丝，生活中最重要的是要学会享受每一刻。“享受你的续约吧，把人生当作一道菜肴，一口一口地品尝。”

“每秒吃一口，这样行了吧？”

两人哈哈大笑起来。

她的合同及升迁使她在国联的官员等级中的位置模糊不清。她仍然是副秘书长巴托的私人秘书，但是，实际上她管理着巴托先生办公室里的四个人，从而几乎成为了办公室的主管。同时她还参与政策制定，为一些相关事务拟定报告，在主任会议中用来讨论。

现在有大量的协议文案要做，尤其是来自于艾瑞克爵士[1]办公室的工作，这也意味着她成了草案工作部的负责人。

伊迪丝再也不用为巴托做速记或打字了。现在有一个女人为她打信。她有一位助手叫格蒂。

现在她也在训练新人。就在昨天她还发送一份备忘录告知法律部的人一些专门名词的区别，“特约大使”是一个国家的常驻代表，而“特派、全权大使或外交特使”则是一位在某个特别任务上作为某国首脑的个人代表。备忘录上她只能签“你永远的EACB”[2]，连个头衔都没有。

巴托有次告诉她，其实不确切的职位往往有着一些看不见的权力，一个有雄心的人能将这种权力拓展开去。围绕在他/她身边的人们永远

---

① 艾瑞克爵士，艾瑞克·德拉蒙德，英国人，联盟第一届秘书长（1919—1932）。1876年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天主教家庭，在伊顿公学接受教育，后进入外交部。先后担任过阿斯奎斯首相、格雷勋爵和外务大臣鲍尔弗的私人秘书。他于1920年作为格雷勋爵的秘书参加了巴黎和会。从联盟退休后，他被委任为英国驻意大利大使。

② 伊迪丝·A·坎贝尔·贝莉名字的缩写。

不能确定其权力到底有多大。

但是这种权威也是不被公开承认的。

伊迪丝试着将她的签名提升为伊迪丝·A·坎贝尔·贝莉，希望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签名能让她的威信更高一些，但她也不确定这种改变能否起到效果。

内心虚弱可不是一件好事。

她喝了一大口酒，贪婪的样子让珍妮有点失望地望着她。

只要看上去不虚弱就行。

"有时候我真希望自己在某个非洲村落里为卫生部工作，帮助打井，把第一桶水打上来，尝尝最先打上来的纯净井水，望着那些黑人孩子们开心地饮用，"伊迪丝说道，"让水哗啦啦地淌。"

每个人都不时地向往着某种生活，这样可以让他们从办公桌和案头文件中获得暂时的解脱。

伊迪丝的父亲以前在澳大利亚的工作就是寻找水源。他的工作可真是令人尊敬，他可以真正地饮用和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现在她才意识到自己以前从未和父亲聊过这些事。

"你让想法活了起来，伊迪丝，"珍妮打断了她的思路。

"哦，"她漫不经心地回答道，"哦，是的。"

"组织会议时你可是个巫婆。而且，就像你说的，国际会议将会是明日的外交。"

"巫婆？"

"女巫师。"

"巫师，珍妮，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男人和女人都是巫师，没有性别之分。或许我是个好的女巫，最起码努力在做。尼科尔松[1]先生告诉

---

[1] 尼科尔松爵士，哈罗德·乔治（1886—1968），英国外交家兼作家，以文学批评及丁尼生·斯曼伯恩和乔治五世军的传记著名。参加巴黎和会，早期联盟活动家，曾是联盟第一届秘书长的候选人。他本人是名同性恋，娶同性恋女作家 Vita Sackwille West 为妻。

我，我们的国际会议纯粹是矫揉造作。”

“尼科尔松是个狡猾的势利小人，势利说明他内心扭曲。”

不像其他人，她确实有更多的机会接近秘书长，只不过她不想利用这种机会罢了。

她自嘲起了自己。好一个了不起的策略——给某人某项特权，但他/她却不能使用，“任何时候都可以给我打电话，不需要预约。”这种特权，既可以让听到这承诺的人有那么一种犹豫不决的担忧、不知道自己是否会滥用这份特权，又能让获得这份殊荣的人变得永远忠心耿耿。

伊迪丝不禁想知道艾瑞克爵士是否也曾有意识地这么对她。

人们是不是都有意识地用这种策略来对付其他人？如果这么做了，那他们灵魂的本能反应是什么？

那真诚的力量何在？

“伊迪丝！喂！伊迪丝！”珍妮在她面前晃着手。

珍妮向前倾过身去，“咱们换个话题吧，伊迪丝——我今天听到一件最离奇的事。听说在东京，一个被派去满洲里打仗的日本军官的妻子自杀了。”

“为了抗议侵略行为？”

“哈，你和我想的一样。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那样的抗议可不会在日本报道的。她自杀是为了不让她丈夫的勇敢行为受到她的连累。她希望丈夫不要因为思念家中的她而变得脆弱。”

“难以置信！”顾及到身边那么多人，她只能用这个文雅点的词了。

“你能想象吗？”

“我不认识日本人。唯一遇到过的一个就在秘书处。”

珍妮说她遇到过一位日本代表团秘书。“完美无瑕的女人。”珍妮眼睛一亮，“她不到五英尺高，红红的嘴唇，紧紧的腰带，走路时用小碎

步，真正的美女。”

珍妮说她很难把目光从这个充满异域风情的女人身上移开，简直差点被迷住了。

“我记得她，”伊迪丝说道。

珍妮继续道，“那个自杀的女人留下遗言说，她的死会让她丈夫更加勇敢地战斗，不惧阵亡或受伤。你能想象这种自杀方式吗？她们怎么和咱们这么不同呢？”

如果人们能逐渐开始意识到民族间这种天然的差异，那世界组织也不会有什么存在依据了。人们对于人类的进化过程有着完全不同的观点呢。

她回忆卡尔·皮尔逊[1]说过的——要改变所有人，而不是一部分，才是人类生存下去的唯一办法。

伊迪丝说道，“我从没听过有哪个国家的女人会做这种事情。”她想如果要为罗伯特去死的话，自己是绝对不会选择这种方式的，而是以一个妻子应尽的责任那种方式。或许吧，妻子就该为丈夫牺牲吗？还是她错了？现代婚姻应该不是这样的吧？

如果是为孩子牺牲的话那还可以想象。

伊迪丝和珍妮注意到酒店大厅里的人群突然动了起来。他们从桌前站起身来，正一群群地涌入宴会厅的入口。

“有事吗？”珍妮问道。

“的确如此。”

“白里安[2]来了，”珍妮摆出摇扇子的样子，她的声音里却充满着对

---

[1] 卡尔·皮尔逊（1857—1936），英国数学家、生物学家、哲学家、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统计学之父。

[2] 阿里斯蒂德·白里安（1862—1932），法国政治家，从1909年起11次连任总理。任外交部长时是洛迦诺条约的主要筹划者（1925）。这一条约保证了比利时、法国和德国边境的和平。他也起草了凯洛格-白里安公约（1928），由于他在签订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获1926年诺贝尔和平奖。

这位法国外交部长兼国联理事会主席的夸张崇拜。还有那位帅极了的雷雪[1]。”她的声调变得戏剧性起来，“他们看上去是那么镇定，那么从容。”

伊迪丝望了一眼白里安的脸，却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她也很崇拜他，有一次她见到这位先生吃了一整碗的鱼子酱呢。不过他为国联做的事使他当之无愧。她望着珍妮，模仿出驴叫的声音。

珍妮用同样的声音回敬伊迪丝，并引用了一句白里安的名言，“批评家们说我在谈论和平时就像驴叫，为了和平，我就驴叫吧。”

白里安还真的在国联大会上学过驴叫。

珍妮卖弄风情地向白里安挥着手。他望向这边，冷峻的面孔微笑起来，不过没有走过来，而是朝她们亲切地挥了挥手。她俩几年前和他在巴伐利亚俱乐部一起喝过酒。

伊迪丝对白里安的办公室主任雷雪也很崇拜，在外交圈中这位主任是有名的“圣-琼·佩斯[2]”诗人，不过他没有朝她们招手。

“看来事情进行得不错，”珍妮说道。

“你怎么知道？”

“我知道如何解读白里安的表情。”

珍妮整晚都在读着各种面孔的表情。

“咱们马上就得仔细调查一番，”伊迪丝说。

伊迪丝正努力地把思绪拉回到先前关于罗伯特的感情上去，刚才因

---

[1] 亚历克斯·雷雪(1887—1975)，1916年法国派驻北京的三等秘书，逐步晋升到一等。五年后他离开中国时，既经历了他初期的外交锻炼，也经历了他的中国时期的诗歌创作。到他返回欧洲，行囊中就多出了一本诗集《阿纳巴斯》(Anabase，又译《远征》)。1924年，诗集以圣-琼·佩斯(Saint John Perse)的笔名发表，于是，从外交家雷雪后面走出了诗人佩斯。甫登上诗坛，马上引起艾略特和里尔克等名诗人的注意，都写了评论文章。诗集被翻译成数国文字，之后他投身于外交工作，他的活动贯穿了第三共和国所有对外政策和实践工作，直至官拜外交部政策司司长，有关政治、军事，以及维护欧洲和平的国际会议他都参加了。二次大战时，他拒绝绥靖政策，为政府的投降派所排斥。

[2] 圣-琼·佩斯，即“亚历克斯·雷雪”。

为讨论日本女人的自杀而把思绪匆匆跳过了。她可不会为任何与婚姻有关的事而自杀，脑海里似乎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模糊中似乎还有什么没有想到。她隐约感觉到或许是她和罗伯特这一年的婚姻，肯定与自我牺牲和婚约有关，但她也说不出来到底是什么。

一个穿着制服的国联通信兵，戴着臂章，系着黑绑腿，将军帽夹在腋下走进大厅，四处张望着，旋即走到她们的桌前，递给伊迪丝一个印着“机密”字样的信封。

伊迪丝在回执上签了自己的名字。通信兵告诉她如果她需要回复的话他将在这里等着。

伊迪丝顿然觉得有点尴尬，毕竟在大酒店众目睽睽下接收信件实在太引人注目了点。

她打开信封开始阅读起来。

在她浏览信件内容时，珍妮对通信兵用法语说道，“坐一会吗？”

通信兵用法语回答了声“谢谢”，拘谨地坐在一张空椅子上，略微向旁边挪了挪，仿佛要表明自己并不是这个桌子的客人。

这封信来自于她的上司巴托，要她“为明天国联理事会会议多准备一个席位”。当然，还有他手写的短笺，希望她俩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巴托又在加班，伍德罗·威尔逊宫[1]的灯光看来还是亮着。

理事会会议的一个额外席位？为什么要用这么神秘兮兮的说法？

---

1 汤玛士·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起初作为一个大学教授，后来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1910年被选为新泽西州的州长，1913年到1921年担任美国总统。威尔逊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学术成就最高的一位总统，这不是因为他一生十余部的专著和数十篇的论文，也不是因为他曾经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头衔，而在于他从学术和教育的角度正式确立了国际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政治学科的地位，并第一次提出了同西方列强崇尚的武力解决问题针锋相对的理想主义政治理念。在其执政期间，美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时期也是美国历史上的禁酒时期。在巴黎和会上(1919)，他提出建立国际联盟作为凡尔赛条约的限制性条款。获1919年诺贝尔和平奖。但他没有能够说服美国参议院正式认可凡尔赛条约。

"你可真是重要人物啊，"珍妮不无揶揄地开着她的玩笑，"信上说些什么？"

"哦，没什么。巴托让我明天给他做点事。他还祝我们晚上玩得愉快呢。我想派来一个通信兵算是一种褒扬吧。"伊迪丝意识到说这些话时通信兵就在她们对面坐着，便向他和善地笑了笑。

伊迪丝拿出私人便笺簿，潦草地给巴托回复说她将会在一小时内回到伍德罗·威尔逊宫。她将便笺撕下来折好，把它放在巴托派人送来的信封里，把信封扣子上的线系紧，递给了通信兵。

她对珍妮说，"我想今晚我可能要去趟威尔逊宫。等一下就去。"

通信兵站起身来，向她们鞠了一躬后转身离开。

珍妮又扯回了刚才的话题，"我或许会为我的孩子去死，"望着通信兵的离去，她继续道，"但这样就能让一个男人更好地战斗吗？怎样的一种心态啊？"

"既然自己妻子都这么做了，那他在战场上牺牲了都不要紧了。战争狂热症，珍妮，就是这么回事。"

伊迪丝心里很乱。她想到了罗伯特，愚蠢的日本自杀女人，战争，还有巴托让人送来的高深莫测的信，这些想法都搅在一起，自己也理不出什么头绪。

她试着集中精力思考为理事会准备一个席位这件事。这一定是为美国代表团准备的。他们要来参加国联会议，经过多年的独处一隅，他们最终总算是要融入世界中了。

她好想告诉珍妮，但又告诫自己不该这么做。"抱歉，珍妮，我正想些乱七八糟的事，咱们说到哪了？"

"那个日本女人一定非常非常爱国。我们对祖国可没有如此强烈的爱，咱们可是国际主义者。爱国心在我们心中排第几呢？显然不在爱情前面。"珍妮坏坏地一笑，"或者情人的……"

"小心啊，看看你到底有多么爱自己的祖国，"伊迪丝心不在焉地说

着，这是她父亲经常说的名言之一。

她还是没法对珍妮隐瞒这个消息。“珍妮，我想美国人要来了。我想他们要参加国联了。”

“你这么认为？就是那封号称机密的信里说的吧？”

“那只是个暗示，我猜是这样的。美国的加入将会挽救当前的局势。”

“太好了，就该这样。有了美国的加入，我们可以做很多事，一切都将变得可能！不是吗?!”

让伊迪丝迷惑不解的是，珍妮之后却开始小心翼翼地逐个检查起自己手袋中的各种化妆品。从重大的国际事件忽然转到私人化妆盒，真是的。伊迪丝不禁也想看看自己的妆怎样了，但还是忍住了。

她的注意力变得集中起来，这是很了不起的事。她可能比德斯博格斯大酒店中的任何人都知道得多，他们可真该从她这里探听消息。刚才的突发事件将会意味着什么呢？

身着大衣的亚瑟·斯威赛尔[1]突然出现在她们面前，摘下手套。“打扰了，珍妮，我需要和伊迪丝说几句话。”他的美国腔中带着一些迫切的非常重要的语气。

哈，是他。

虽然斯威赛尔的官方职位是情报处官员，但是他主要负责与美国方面联络。以前几乎没有什么与美国方面的联络需要操心，直到现在。

他的突然出现使伊迪丝更加确定了自己先前关于美国人的看法。

---

[1] 亚瑟·斯威赛尔(1888—1968)，美国新闻记者，一次世界大战时作为美国战地记者和美国信号集团的队长，巴黎和会时的专职记者。1919年至1940年期间供职于联盟情报处，专门负责联盟与美国之间的联络工作。由于他的个人影响以及他妻子的私人收入，他可以通过个人关系及社交手段来影响日内瓦的外交事务，并于1940年被升迁为主任级别的联盟官员。二战时他回到美国并被指派为战争情报办公室的副主任。战后他有一段时间作为联合国第一任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的特别顾问。他曾担任联合国驻华盛顿情报处主任，积极地参与各种国际事务直到去世。

"说吧，亚瑟，"珍妮说着朝伊迪丝挥挥手，"伊迪丝交给你了，我去露台那散散步。这个让人头疼的地方，到处都是信使和紧急事件，我想我需要点新鲜空气了。"

"你不需要回避，珍妮，"伊迪丝转身对斯威赛尔说道，"拜托，亚瑟，珍妮可是自己人。"

"恐怕只能跟你说，"亚瑟旋即望向珍妮，"抱歉，珍妮。"

珍妮起身离开餐桌时，与伊迪丝不无默契地交换了一下感兴趣的眼神。

"来一杯吗，亚瑟？"伊迪丝问道。

他点点头，坐了下来。

伊迪丝示意侍应生过来，斯威赛尔点了杯法国白兰地。

斯威赛尔等到珍妮走远，倾身对伊迪丝说道，"我们要加入，伊迪丝。美国准备加入理事会。"

"我刚刚在一分钟前收到巴托的信使给我送来的备忘录，"伊迪丝对提及通信兵颇觉享受。

斯威赛尔倒似乎对她已经知道这件事显得有些愤怒。

为什么刚才斯威赛尔要用"我们"，而不是用"他们"？毕竟他现在可是为国联工作啊！

"亚瑟，你肯定是'我们'还是'他们'？"伊迪丝揶揄道。

"你说的没错，伊迪丝，"斯威赛尔不耐烦地回答道，"'他们'——美国人——将会正式加入国联。加入过程的外交礼节可极为重要。"他继而不安起来，"整个过程必须完美无瑕。经过这么多年努力工作，我可不希望美国的加入因为外交礼节上的某些可怕疏漏而改变主意。"

"我什么时候带来过外交礼节上的可怕疏漏？"伊迪丝质疑道。一下子，迷人丝缎晚装下的她变得如同一只竖着毛发的专业斗兽。

"你是没有。可是我们以前曾经有过麻烦，而你也知道的。这次我

们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

她的大脑立刻高速运转起来。“首先，美国不能坐在中国旁边。那样看上去好像是他们在搞什么阴谋，日本会觉得被冒犯了。美国也不能坐在日本旁边，中国又会不高兴。并且，作为新成员和临时理事会成员，他们不能和资深成员国坐在一起——比如英国、法国或者意大利。要不就安排一个侧边席位？”

“嘘，小声点，”有人从他们桌前走过。斯威赛尔向前俯下身子，望着这人头攒动的餐厅，低声道，“这个地方不适合讨论这事。我们能去别的地方吗？”

她四处望望，“现在还不能走。我现在是巴托的耳目。他交代我和珍妮要好好享用今天的晚餐。做好侦查，拜托，我们还没有喝咖啡，尝尝花色小蛋糕[1]呢。”

斯威赛尔把他的椅子拉近了一点，声音压得更低，“伊迪丝，这可是个转折点。这和威尔逊总统1920年签署凡尔赛和约一样重要。这对国联而言相当于一个新的开始。”

侍应生端着盘子来到桌前，擦干净桌子，送上了斯威赛尔先前点的法国白兰地酒。在侍应生清理桌子的当儿，斯威赛尔装着没事地问道，“请问你们晚餐都点了些什么？”

“我们点了精选套餐，橘子黄油薄卷饼配焦糖汁，这可是日内瓦最好的美食了。”

“没错。”

侍应生说着走开了。

斯威赛尔又靠了回去，“日本一开始是反对美国人加入的，但今天晚些时候一个秘密会议解决了这个问题。日本人现在安静了。他们同意美国出现在理事会的会议桌前。”

---

[1] 原文为 *petits four*，法式花色小蛋糕，是一种正方形小蛋糕，用水果或巧克力点缀装饰。

斯威赛尔随即用他的自来水笔在餐巾上画出了理事会会议桌的草图。“这就是到时候的样子，”她看着斯威赛尔微微出汗的脸，“我想他们将自代表团的官方入口进来。”

“这不符合外交程序，”伊迪丝指出道。“美国在国联中的身份尚不明确。他们或许只是作为观察员出现在那里。如果他们从参会代表入口进入的话，会意味着他们也可以去代表休息室。而国联的程序是不允许这样的。”

“这样啊，”斯威赛尔不情愿地嘟囔着。

伊迪丝尽量不显得大惊小怪，冷静地试图把这个消息分析一遍。

这可能是她在国联工作以来最重大的一件事了。或许在人类政治史上也算是大事一件。斯威赛尔是对的，这会是一个新的开始。

如果美国加入了国联，那么联合的世界安全将真正变得可行。战争将在这种世界新秩序下终结。

没有一个国家敢于挑战集体行动，否则将面临一些不可知的后果。

她看了看自己的手表，还没有到罗伯特的截稿时间。此时她完全可以溜出大厅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这个消息。不行。

她又想到了美国参会的安排，是否该从正式入口进入呢？

她改了主意，“他们可以作为嘉宾被邀请去代表的休息室。去他的什么外交礼节。奉承一下他们，让他们直接成为‘俱乐部’的成员好了。我们这些秘书处的人就帮美国人和国联其他成员打成一片吧，就在代表休息室。”

“或许吧，”斯威赛尔点点头，“会不会引起一些抗议或什么的？”

这时她看到罗伯特和“土豆”[1]格雷——丈夫的同事一起出现在大厅的对面。她朝他们挥了挥手，并提醒斯威赛尔道，“罗伯特和土豆来了。”

---

[1] 罗伯特的同事格雷被叫做土豆，暗指脑子不太灵光。

老远看到罗伯特跟格雷道了晚安后朝他们的桌子走来，不禁让她大喜过望。谢天谢地，她可真是讨厌土豆那个家伙。

她看着她的丈夫向这边走来。他从来不理会她的着装建议，不过罗伯特有些放荡不羁的记者派头看上去还是蛮帅的。他的衣服经常几天都不换，隔着这么远的距离她甚至能看见他帽子上的一块污渍。

罗伯特俯身在她脸上亲了一下，几乎与此同时，他轻声跟斯威赛尔说道，“别躲躲闪闪的，亚瑟，我听说了，美国的外交照会。”

伊迪丝却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她望向斯威赛尔，她看得出斯威赛尔也不知道这件事。

“罗伯特，我们没有说什么正事，目前还没有，”她说道。

罗伯特坐下来，一口饮下伊迪丝杯中的葡萄酒。让她高兴的是，从他看她的表情里，知道自己今天看上去一定不是一般的迷人。她可以读出自己丈夫的眼神。

罗伯特的目光从她身上移开，问道，“亚瑟，发生了什么？你的脸上可分明写着你有大新闻啊。”

伊迪丝对斯威赛尔说道，“亚瑟，我想我们应该等到一切变明朗了后再说，”人人知道斯威赛尔嘴快。

“我可以这么说，”斯威赛尔一副虚伪的外交官腔调，“有人在讨论《凯洛格-白里安[1]公约》[2]中的条款而已。我能说的就是这些了。”

斯威赛尔真是没救了。罗伯特知道，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就意味

---

[1] 凯洛格（1856—1937），美国政治家，1925年—1929年为国务卿，曾获1929年诺贝尔和平奖。

[2] *Treaty for the Renunciation of War*，*Kellogg-Briand Pact*，*Pact of Paris*。全称为《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普遍公约》，亦称《凯洛格-白里安公约》或《巴黎公约》。1927年，法国为防止德国东山再起，希望把美国拉入某种防御同盟中，外长白里安和美国国务卿F·B·凯洛格倡议两国缔结一个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双边条约。1928年8月27日比、捷、法、德、日、意、波、英、澳、加、印、爱、新、美、南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巴黎签订公约。公约于1929年7月25日生效。苏联、中国等国先后加入，至1934年5月签字国共达64个。

着作为公约的签署国，美国将会参与到国联中。

旨在废弃战争的公约已经在国联外谈判了一段时间，但是最终的缔约国和国联成员国数将仍然是个复杂的问题。

“那么，”罗伯特决定对这个新闻刨根问底一番，他再次望了一眼斯威赛尔和伊迪丝，盯着斯威赛尔追问道，“美国将要参加国联了，对吗？”罗伯特的声音也变得急促起来。

他转过目光看着她，要求她给他答案。

作为他的妻子？

伊迪丝没有理会他目光中的问询，“美国的外交照会是什么？”

“我听说美国国务卿给国联去函，保证美国对国联任何针对日本人的行动将给予支持。但我可没听说美国将会加入国联这件事。”一点也不像他惯常的风格，这次他的惊讶一览无遗，“确有其事吗？”

他低头看表。

“能不能先说到这？现在已经很晚了，”她担心罗伯特的连珠炮会被无可救药的斯威赛尔搞砸。

同时呢，她发现自己很享受对罗伯特隐瞒点什么的感觉。

在他们的婚姻中，两人都理解相互间矛盾的工作关系：她的工作和外交机密需要保密，而他作为记者对新闻线索有本能的需求和刨根问底的习惯。不过这回罗伯特没有再纠缠下去。

接着罗伯特又开始了高谈阔论，为日本辩护。一边四处寻找侍应生来添酒，一边评论道，“日本不过是来管事的。”

他继续分析着他的评论，“日本修建了满洲里，他们是想管理那里。而你们呢，你们这些人则聚在一起给他们施加压力。看看美国吧，他们夺取了菲律宾和夏威夷。为什么日本就不能为自己要点什么？”

“哎，别说了，罗伯特，这个世界已经不允许侵略性扩张了，”伊迪丝说道，“上个世纪或许还有点可能，现在可不行了。”

他的颠倒是非再也不会让她害怕面对上帝的惩罚了，尽管她有时也有点担心——作为妻子和丈夫的想法天差地别。但现在，好斗、自大、自以为是的罗伯特变得有点像大丈夫般的喜欢夸大其辞。而今晚，他还表现得像是个喝醉的丈夫。

"宣布战争非法，"罗伯特说道，"战争本身就是'非法'的……你不可能让非法的东西变得非法，也不能说犯罪本身非法。"

这套令人疲惫的强词夺理又开始了。

只要是在这种情况下，罗伯特总会站在容易引起争议的一方，并且颠倒黑白一番。他这个人总是爱说些大胆且理想化的论断，"我认为有助的事或许往往是有害的。"他的想法仍停留在那个倒置的世界里，似乎从来没有从里面出来过。什么又是有害的呢？对立的难道就是真实的？

他总是自欺欺人，以为别人不可能知道真相。

咖啡，以及更多的白兰地酒都被一起端了上来。

"无论如何，"罗伯特继续着自己的那一套，"为什么中国是国联成员？它连一个国家都还算不上。只不过是个没落的文明，尚未开化的野蛮世界罢了。最起码日本是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中国需要促进，要从两千年的沉睡中被唤醒。除了日本以外，还有谁更合适？"

珍妮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她可不吃罗伯特那一套，两人也只是冷淡地点了下头。"我现在可以回来了吗，亚瑟？"

罗伯特瞥了一眼珍妮和斯威赛尔，意识到可能珍妮先前离开是为了伊迪丝和斯威赛尔能讨论什么事情。现在快到他的截稿时间，他再次望向伊迪丝，"有什么事——美国人要来了，对吗？"

如果她闭嘴不语则等于肯定这事，这样就等于向他泄露了，于是她说，"没什么是你不知道的。"

他仔细观察着她的脸，然后就不再问了。

罗伯特可能是这个酒店里唯一一个不知道美国将参加理事会的人了。

斯威赛尔让出椅子给珍妮，招来侍应生再给自己添一把椅子。

罗伯特瞥了眼站在那里的斯威赛尔，“亚瑟，你穿着一身大衣难道不热吗？”

斯威赛尔似乎是刚刚才发现，于是脱下了外套，将它交给了一边的侍应生。

罗伯特继续他的演讲，“国联的世界裁军会议即将开始之际却有一场战争在东方开打，这还不能说明裁军这种事是毫无希望的吗？”

“这场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就是裁军的最好理由，”伊迪丝回答道。

“怎么讲？”

“这场战争将会是对这个世界有必要进行裁军的一个血腥的提示，要么，如果战争被阻止，其本身就说明集体安全起了作用，从而不需要再构建所谓的军事力量了。”

抢在罗伯特说话前，伊迪丝继续道，“拜托，罗伯特，咱们回家吧。我得给威尔逊宫打个电话。你也要回去上床睡觉了，明天你可有的写了。我向你保证。”

这样像个老婆了吧。

罗伯特站起身来，再次不死心地问斯威赛尔，“你们是不是要美国遵照《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加入国联啊？”

“他们会支持国联的，”斯威赛尔说道，“据我所知。”

向餐桌前的两位道别后，伊迪丝挽着罗伯特的胳膊，拉着他向大门走去。

“你是个梦想家，亚瑟，”罗伯特说道。

斯威赛尔忍不住自作高明地反驳道，“咱们等着瞧吧。”

罗伯特朝斯威赛尔揶揄地脱帽致意，随即又戴上帽子满意地笑了。

* * *

伊迪丝给威尔逊宫打电话发现巴托已经离开，便回到了出租车里，罗伯特等在那里。罗伯特的心情仍然不佳，"你怎么能忍受和斯威赛尔这种人在一起？"

她捏了一下他的胳膊，她可不愿在出租车司机面前讨论国联事务。

罗伯特随即回到了公开讨论的腔调，用他粗鄙的法语对司机说道，"喂，司机，我身边这位女士可是国联[1]的一个重要人物。你得把手放在耳朵上。"

司机并未理睬他。

她把他向后拉，"罗伯特，好了啦。"

罗伯特闷闷不乐地靠了下来。她经常得在罗伯特不高兴的时候设法取悦他一番，她把罗伯特的这种心情理解为是他面临这个世界时反应出来的一种沮丧和挫败感。一些事他永远找不到答案。记者是一个不能提供解决办法的职业。今天的一切只有到了明天才能知道答案。

于是，她对罗伯特耳语道，"明天美国人将要加入理事会。"

她暗自做好了他发火的准备。

"于是呢？"他说道。

她甚至能感受到他正在努力克制怒火。"你该早点给我办公室打电话。最起码在酒店里告诉我，那我也来得及发表新闻啊。"他禁不住看一眼手表。"该死，当时我还有时间呢。"

他的声音正在酝酿着一场风暴。

"你知道我不能这么干。"

"你应该告诉我的。"

---

[1] 此处罗伯特专门用法语 Societe des Nations 来说，即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

"这是国联内部机密事务。"

"你该告诉我的。"

"我为什么要?"

"你知道为什么,该死。"

这是他第一次这么说话。他们两个都一下子陷入了沉默。他再一次望着发光的手表表面,"该死,该死。"

"你明天会有新闻的。"

"明天所有人都会有这条新闻的。如果他们还没有得到的话。你怎么还能看着我坐在那里而不告诉我?"

"这对全世界而言是一个好消息,其实什么时候发表倒并不重要。今天或明天发表都不会改变任何事情。"

他没有吭声。

"我是不想触霉运,"她静静地说道。

"触霉运!"

他推开她的胳膊,"我以为理性主义者从来不相信坏运气这种东西。"

"我们一年里还是可以相信一次的,"她顽皮地回答道。

她坐近他,敞开大衣,用她的胸部去蹭罗伯特的胳膊,希望一个妻子的胸部能在结婚后同样有效。她感觉得出,她今晚充满女性气质的魅力对罗伯特而言是相当刺激的。

"我想教教你外交精神理论,"她温柔地说着。

"何谓外交精神理论?"他仍然有些恼火地问道。

"是一种通过某种工作来防止厄运的办法。如果你是世界事件中的一位参与者,哪怕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精神是造成结果的要素。如果你坚信一些事情终将胜利,精神将有助于你的成功。"

"何以见得呢?"

"外交舞台上的参与者的态度会对那些正在商议的事情产生某种心

理影响，尤其是秘书处。”

“装作乐观主义者也管用吗？就像面对恶狗时装作自己一点也不怕？那样有用吗？”

“的确，就是那样。秘书处的职责就是要在国际谈判中努力营造一种积极肯定的氛围。热情是一件外交工具。秘书处的人都是精神状态的工程师。”

同时，她心中不禁想道：如果一个人在恶犬面前装勇敢，为什么恶犬会不知道呢。

他嘟囔着。这是她再熟不过的声音了，往往在他这么嘟囔之后，他就会放弃、变得温顺，最后又再次成为她的宠物。

“你会怎么写？”

“关于美国与国联？”

“没错。”

罗伯特用收音机上播音员的腔调播报起来，“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先生在战后帮助建立的国联却被该国的参议员予以否决。现在迹象似乎表明美国将要加入到世界大家庭来，为美国保留的那个席位终将有用武之地，等等，等等……”

她挑起了他的兴致。她的胸部通过胸罩的蕾丝压在罗伯特的胳膊上，丝质礼服的效果相当不错。

她抓着他的手，动情地把他的手放在她的膝盖上。他的手在她的大腿和长丝袜上不老实起来。

“说到满洲里，今天我听到一件奇闻，”她和罗伯特说起了那个自杀的日本女人，“你听说过哪个女人会做这种事？”

“日本人对国家的忠诚度可真是高啊。”

“妻子们也有这种高标准的忠诚要求吗？对她们的男人和国家？”

“我猜是的，”他随即补充道，“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婚姻不就应该是这样的吗？这就叫忠诚。”

“我想是吧。”

她心里做好了他在这点上对她今晚的行为进行深入追究的准备，可没想到他自己换了话题。

“我以前与一位日本将军聊天。他说从军事的角度，地震对于国民性格和军事训练而言倒是件好事。”罗伯特笑着说道，“他还说他欢迎一次大地震呢。”

她心中断定他可真的有点醉了。

“土豆想去满洲里，”他说道。

好消息，她暗自想着。没有他，日内瓦都会变得更好。“好极了，”她答道。

他们俩安静地坐在那里。她是否在内心深处，有不忠的念头呢？那么，她就算不上是一位称职的好妻子喽？

这个想法整晚都在烦扰着她，就像从云层中透过来的点点星光——或许她真的不是一个称职的妻子。

这就是问题所在。

想到这里她心里不禁有点难受的感觉。

她有带薪假期，而且，她并没有那种对家庭的狂热。除了最简单的家务以外，她一般什么也不做。她的收入比丈夫高得多，而且还有一些其他的收入，大萧条期间也挺了过来。现在，因为没有这个必要，结婚一年来她仍然没有告诉他自己的个人收入到底有多少。

如果她是一位称职的妻子，或许就应该在他截稿时间前告诉他美国的事了。

她让她的婚姻“合同”打多少折呢？

那么，难道他们更像是一对称作夫妻的情侣？或许更糟糕，他是一个称职的丈夫而她却仅仅算是一个情人？

她的婚姻协议中到底都写着些什么？

那个日本女人是婚姻遥不可及的标杆，而她则游离于婚姻契约的边

缘。也许，她是个特殊的伴侣吧。

她想警告自己不要这么想，但又意识到自己找不出其他能够说清和罗伯特关系的表达方式了。

她的胸脯贴着罗伯特，而罗伯特的手也从她的丝袜向上移动了稍许。他回应着她的身体，闻着她头发上依稀的香水味以及身体上传来的迷人气息。

现在是回家的最好时机，回到朦胧的身体世界里去。

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一对不错的伴侣。

"我们是对好伴侣，"她对他耳语。

"伴侣?"

"是，不错的伴侣。"

"嗯，就是相处的方式有些与众不同。"他安静了一会然后继续说道，"你真应该告诉我美国的事。"这回他的情绪稍微好了点。

这就是她对婚姻的要求——美好的伴侣关系。她将向这个方向努力。

她完全可以拥有一个充满艺术气质的独特的婚姻。

罗伯特可没有什么独特的观念，他对婚姻的想法完全是那套已经约定俗成的东西。

她转过身来，靠着他的肩膀，轻柔地吻着他的脖子。她轻笑着，对于向他隐瞒消息，有点坏坏地低笑着。

或许还有点些微的残忍吧。

取笑你那少女的笑声吧：

之后，过一会儿，

擦去你那少女的泪水！

# 婚姻的秘密公寓：门锁与钥匙

她几乎总是比罗伯特先去上班，罗伯特的工作要在中午过后或者最早也要在上午过去大半才开始。

因为日本人带来的麻烦，今天起床要稍微早一点了。于是，她起床时罗伯特仍在睡着。

她最不满的就是罗伯特的赖床了，她不得不一个人起来，面对这个公寓，以及整个世界，包括早上一个人读报纸。

她心目中的婚姻似乎最起码意味着两个人一起起床，你从来不需要一个人面对一切。

或许，她所要的婚姻是男人先起来，审视一番，检查安全，就像她的父亲和哥哥在杰士庞贝[1]时一样。

对她而言，一个男人赖在床上可不是什么理所当然的事。在她成长的岁月里，她父亲和哥哥都是最早起的。尽管她母亲也不会很晚起床，除了那些特殊的日子，她的母亲会起得蛮晚，不在早餐时出现。

上学前她都会去见母亲，走进那个她母亲专门为自己营造的女性气息十足的卧室。波浪般的薄纱、蕾丝花边、纱篷遮起的床和那缎面床罩……天还没亮，她父亲每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一束刚剪下的鲜花放在卧室外面，这样她母亲就会在起床时被鲜花和迷人的花香所围绕。还有那雪松木书架上十分可爱的书卷和角落里的留声机。

母亲的卧室与全家人的都不一样，是特别的。伊迪丝很喜欢待在那里，每次离开都极不情愿。同时她也害怕自己总要待在那里的想法，要知道，逗留在那里意味着她会永远把自己藏起来。

对她母亲来说，这个卧室是对她乡村生活和澳洲丛林的一种反抗，更像是避难所。乡村令人讨厌的昆虫，脑子里一些嗡嗡作响的思绪。她

的母亲试图营造一种舒适的环境，典雅而又舒适的感觉。

有些日子，她母亲不会离开房间一步。

伊迪丝会在卧室里和母亲亲吻告别，同时希冀着能留在那里。待在那里，躺在母亲身边，浸淫在奢华的进口内衣和香气中，在镜子和放大镜前紧张而又激动地照自己，自我钦慕，觉得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尽管围绕着的一切也许并没有给予她任何东西。

但这些镜子有时会对她的自我审视给出一个不是很可靠的回答，有时候会告诉她：我是生命中的美人；我掌管着最高的命运。而有些时候，镜子们只会一言不发地望着她。

她有时会想镜子们是否也给母亲这样的答案呢？也许母亲每天都得不到任何答案，也许是些更令人恐惧的回答。

日内瓦的卧室是她的天堂，她把它装饰得充满女性的温馨，就像当初她母亲一样。

有些矛盾的是，伊迪丝觉得真正肉体上的激情只有在这种女性的气息中才能充分表达出来，尽管那种激情带来的喘息和呻吟会将卧室的精致打断，如同秩序就是用来不断地打破和重建一样，自己的卧室也在一次次的混乱中再次变得井然有序。

尽管他们睡在一起，罗伯特在这个卧室总显得像个访客。其实，以前她父亲也是一样。他们从不会在睡觉前"访问"卧室的。

他们都把卧室当作女性的领地，最起码白天时是这样的。

事实上，罗伯特总能满足她，他的喘息和插入——从肉体上不停地进入正如她的女性领地被征服。

她不会像她的母亲那样持续好几天呆在卧室。总体而言，她还是蛮喜欢在起床后全部身心地投入生活中去。

今天早上起来时她的心情不错。她醒得很早，在床上稍微躺了一

---

① 伊迪丝澳洲的家乡

会，想了想今天要做的事情，该如何处理美国参加理事会的问题，等等。这会是历史事件，要妥善安排，不然会出岔子的。

今天将要发生的事让她有些难以抑制的激动。

她望着正在熟睡的罗伯特，那一身军人睡衣真的很讨人厌。他从来不肯改掉他的一些习惯，顽固地保留着战时军官的生活习惯，包括从伦敦海军军需部门订购他的睡衣。

她曾拿他的睡衣开玩笑，也从法国给他买过上好的丝质睡衣，可他甚至连碰都不碰。

她不仅厌恶那愚蠢的睡衣，还有他的木质内衣橱和抽屉。

她不喜欢穿女式睡衣，管它丝的还是什么，虽然时下流行这个。

有时她觉得她的那些缎子、山东绸、巴里纱[1]做成的睡衣，她轮流穿的，根本和他那粗俗的睡衣不搭调！当然，她也会穿着晚装让自己在床上显得更性感。事实证明这样效果不错。

她说服自己他的睡衣是他男性气概的一部分，但这没有说服力，不需要怎么证明，他已经够活力十足的了。他的男性气概还包括他那难闻有汗臭味的皮质表带和表面，每次接近她的脸部时就能闻到。他的这种男性气概昨晚就相当充沛，尤其是在看到她的打扮之后，她敢说昨晚她是相当迷人的。昨晚感觉还是不错的，尽管其中的精妙之处可能因为酒精作用没有体会到。

还有，在他展示男性雄风的时候他是不肯脱去他那件该死睡衣的。

哎，真烦人。

撇开床事不说——这方面她倒没有什么抱怨——她只是觉得一个人倘若睡觉的话就一定要让自己有种奢华感。睡觉的时候就不要去想那些筋疲力尽的白日琐事，那是第二天早上要去考虑的事。自我感觉一定要好，首先要有很奢华的品位。

---

① 法国的一种轻而透明的薄纱。

不过直到现在，她的卧室仍然没有达到她母亲那时候的标准。

现在她没有太多时间花在这上面，不过，总有一天，她会的。

而他呢，却总希望保留那种“躺下就睡”的简单生活方式。不管这种所谓的“躺下就睡”的优点是什么，但一个人为什么要追求这样的生活呢？对她而言这更像是一种不幸，算不上什么美德，抑或值得称道的生活历练。

和其他人不一样，罗伯特的生活就像在为某种危机而时刻准备，随时要应对它们似的。有些晚上他居然睡在起居室的地板上，有时他会睡在只有一个枕头和一条毛毯的次卧。她以为他喝醉时才这样，但后来她发现，没什么特别情况时他也会这样。

他相信“残酷的现实”——可能他的军服就是这种对生活哲学的一种“历练”，即使在睡眠中也要体味硬道理。

如果他真的这么想可一点儿也不会让她奇怪。婚姻，就算彼此朝夕相处，也无法揭示出对方的真实想法与性格。她以前觉得一个人应该先了解对方再结婚，现在这种想法她自己也觉得可笑。现在的她会站在对方的角度来辩护了，一个人不应该太了解对方邋遢的生活细节。婚后浴室中浴盆里的毛发这种事最好还是不要知道的好。他们拥有两间浴室总算使她宽心不少，她也从来不进他的浴室。

她对婚姻生活的这些认知就如同家具上的灰尘一样是慢慢积累而来，她也有意识地不再去试图弄清楚这些事了。珍妮说得很对，一个女人的目标不该是诚实，而应是欺骗，或者说，变得无知无畏。但是，珍妮可从没结过婚。或许她有一个专家顾问，供她咨询这样的事情。

那么罗伯特少爷在他的内务方面的目标又是什么呢？是为了欺骗？追求神秘感？不太可能。他的那套剪裁粗糙的睡衣，还有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让他在公寓里时就像是一头不合时宜的狗熊。

坦率地说，她更喜欢分开的卧室。他的书总是朝下打开扔在地上。床头柜上还放着那些尚未喝完酒的酒杯，大清早整个房间充斥着酒吧里

的气味。但是，另一方面她有点反对分开的卧室的原因是因为这样看上去是承认了婚姻中存在的某种失败，在她委以慰藉的婚姻中尤是如此。

下了床，她将丝质的晚装披在身上，一种不错的感觉，挨着她新近脱过毛的双腿，感觉凉凉的　　那是恐怖的曼露和她的脱毛剂在美容院给她留下的作品。

哦，她对自己的身体可真是满意，她的女人味，她柔弱的女人味，有时候她自己都不知道何谓女人味了。她的生活如此匆忙，已经没有这方面的想法了。

昨晚她在德斯博格斯大酒店可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她洗了澡，擦干身子，给浑身扑了粉。所有这些事情做完后，她就可以多花点时间拾掇一下自己的身体了。

她从浴室出来，来到了梳妆室。

她感到头有点胀痛，回到浴室，从壁橱里找出头痛药，就着水喝下去。随即苦着脸回到梳妆室。

今天她要戴柔软的贝雷帽，挺大方的那顶；穿那件有硬领结的衬衫，暗灰色的外套配着钉着纽扣的袖口，长度到小腿的裙子裙摆上点缀着褶边。没错，堪称完美。

她从来不会在穿衣服的问题上费心思。国联的英国代表斯万维克夫人，她是女权主义者，肯定会赞成她的观点——不该把时间浪费在容貌这些琐事上。但这并不意味着斯万维克夫人从来不考虑自己每日的外表。她往往会在睡前想好所要穿的衣服，之后她就可以什么也不想地睡个好觉了。

穿戴停当，她去街头的报亭买来了报纸，打开浏览一番，发觉报纸的头条都是关于美国的新闻。

真让人生气，所有的报纸上都有这条新闻。

她没有告诉罗伯特美国的事，而其他人却已经从这样或那样的渠道里探听得来，仿佛这些消息是来自于华盛顿。

她现在头痛欲裂，又对自己做的事很内疚。

她从面包店里买了面包卷后回到了公寓。

她给罗伯特写了一张便条。刚结婚那阵子她每个早晨都给他写，但现在已不再成为每个早晨的惯例了。

便条里她向罗伯特道歉没有在他交稿前把美国将在理事会会议桌前出现的事告诉他，尽管她的理由是"外交机密"。

其实她很清楚没有告诉他不仅仅是因为"外交机密"，她自己也知道她还有别的动机，到底是什么，自己也说不清。人的动机有时候并不是明确的，巴托就曾这么说过。

作为弥补，她给他详细地描述了日本反对美国参加理事会的原因，当然，为美国增设一个席位的事她倒忍住没提。报纸上可没提到席位的事。她向自己保证，这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泄漏机密信息。

她把便条放在面包卷旁边。

现在她的负疚感似乎减轻不少。

她撇下其他的新闻不去看，专心致志地在一张纸上列出今天会议上的演讲顺序和就餐礼仪清单，咖啡、奶油、热面包卷和果酱让她的胃口大开。

化妆的时候，她忽然想起了斯万维克夫人曾对她说过的一番关于化妆品的话，这不禁让她望着镜中的自己哑然失笑。"你能真的一步一步用科学的演示过程，或者伴随着一首乐曲来好好想想'现在是擦粉的时候'这个问题吗?"真是火气不小！装腔作势的女人！而斯万维克夫人会回答道，"当然，我可以在想着我的指甲的同时也欣赏一首复杂的乐曲。"这又算什么，我和我的那些女同伴们照样可以在大学的科学课上聪明地展现自己同时完成各种科学实验呢。

她知道斯万维克夫人的意思，女人和男人一起工作时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来暗示自己是个女性。男人们总会仔细观察她身上的一切，要么匆匆一瞥，要么大胆地盯着你看，总能让她重新感到自己的身

体和体态给他们带来的吸引。有那么一瞬即逝的好奇念头闪过她的脑海：在男人们的眼中，自己的身体会对他们暗示什么呢？或许在这方面她可要比斯万维克夫人懂得多。

这方面她当然要比斯万维克夫人懂得多。

涂脂抹粉并不是问题所在。问题是需要习惯那些瞥向你、盯着你的目光。知道他们在看你，但别表现出来，当作什么也没发生一般继续工作。当你在工作上和那些男人们不相伯仲时，你就会发现其实什么问题也没有。伊迪丝可以不穿无袖的连衣裙。这点上对男人们不公平。她也担心过自己的胸部，穿得使双峰耸立是否合适，虽然现在这种着装方式很流行。她就曾给格蒂留过纸条，提醒她着装不要过于死板。那么手套呢？露出双手要比戴手套更能激起男人们的欲望吗？她倒觉得戴着长手套的样子可要更诱惑些。

她再次想起那个来自日本代表团的女孩来，日本姑娘穿着和服走着小碎步是什么感觉？她又如何看待男人望着她的目光呢？还有那些望着她的女人们。作为一个女人，你就得同时接受来自男人和女人的审视。她怀疑男人也会有同样的遭遇——那种被其他男人和女人仔细观察的经历。

离开公寓前，她再次读了一下留给罗伯特的便条，那副请求原谅的语气让自己有点不舒服。

也许不是语气的问题。其实，她并不是在给罗伯特写留言，似乎这个便条是写给某个想象中的罗伯特。

她是否需要在自己心目中重新塑造一个罗伯特，从而对他心存爱恋？事实上，并不是她重新塑造了一个理想中的男人，而是他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他只不过将那部分隐藏起来罢了，至少她是这么认为的。似乎和罗伯特生活在一起的自己感受到的并不是真实的罗伯特。也许真实的罗伯特根本就不存在。或许环境与压力塑造了这个不真实的罗伯特。

唉，太复杂了。

她还是将便条一字未改地放回了原处。

她要比斯威赛尔更早到办公室。有紧急事务时，他总是第二个从情报处出现在巴托的办公室的人。

不管前晚她有多累，她都要最早赶到那里。这是她的办公室游戏规则，尽管她怀疑斯威赛尔意识到过这一点。

她的头还有些痛。

先忍着吧，晚些时候再去护士房间里小憩一会儿。郝兰德护士总会帮她解决各种不适。也许郝兰德护士会给她一种特效吸囊，能让她的大脑保持清醒。

她喜欢见到斯威赛尔来到办公室时发现她已经在那里时的表情。她觉察得出斯威赛尔曾试图胜过她，但又放弃了——天还没亮就赶到办公室来确实很傻。并不是他工作不如她努力，国联就是他生活的全部：他的午餐是工作，晚餐，打高尔夫球，打网球也是工作。毫无疑问，他把全部身心都放在了工作上。

她来到办公室，列好今天要做的事务清单。这时斯威赛尔办公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她走过去拿起了听筒。

是美国领事普伦蒂·吉尔伯特[1]，看来他今天也很早。

"早上好，领事先生。"

"早上好，贝莉，斯威赛尔在吗?"

"他还没来。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忙吗?

电话那头的吉尔伯特领事犹豫了一下，似乎在考虑伊迪丝能否帮他。"好吧。这些事我自己也不确定到底该跟谁谈。我不希望打扰艾瑞克爵士。是会议程序的事。今天会议的顺序是如何安排的? 都有谁发

1 普伦蒂·吉尔伯特，美国驻日内瓦总领事，后为美国驻柏林大使。他曾公开反对纳粹，并与德国地下组织保持联系。

言，在何时发言？”

这些细节她早已成竹于胸。

“给贵国国务卿的参会邀请函将于今天早晨由理事会正式确认。这一点毫无疑问。昨天理事会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已经安排好了。”

吉尔伯特领事随即询问了一番关于参会邀请礼节方面的细节。

“斯威赛尔或我将到贵国领事馆亲手呈上参会邀请，你可以给华盛顿方面发送电报。我们将会和你一起等待华盛顿方面的接受确认回电。随后我们会与你还有你的顾问们一道前往国联理事会。”

私下里她对这番对话感到颇为有趣。她知道吉尔伯特领事早就已经全权代表华盛顿方面来接受国联的邀请，关于电报的事也不过是必要的形式罢了。何况，斯威赛尔早已草拟了邀请函和美国方面的确认回复。

“那么座位安排呢？”

“我把你的位置安排在会议桌里侧的左边，中国代表的对面。还为你的两个顾问预留了座位。大厅里的三个座位也预留好了。你将先坐在那里直到必要外交程序结束，然后你将会被邀请到理事会至会议桌前就座。”

伊迪丝昨晚就意识到如果将美国代表安置在代表休息室会有遭到抗议的危险。斯威赛尔在这点上是对的。现在可不是秘书处可以决定游戏规则的时候。

斯威赛尔一阵风地走了进来，胳膊下还夹着一叠报纸。他站在那里听着伊迪丝和领事的对话，指着电话做了个询问的手势，她点了点头。

斯威赛尔示意把听筒递给他。

发号施令的感觉可不错，她用手指朝他做出禁止的命令并要他在那等着，继续对吉尔伯特领事说道，“我想最好是我们将理事会安排的议程全文给你和贵方政府提供一份，避免摘要内容给贵方带来的不必要的麻烦。”伊迪丝喜欢在自己说话时加上“我想最好是……”这种开头。

斯威赛尔在一旁急得乱跳。她伸出手抵住急不可耐的斯威赛尔

手指甲还是昨晚涂的呢，或许办公室里不是很合适——这家伙在那不停地做手势要她把听筒给他。

虽然没有明说过，但所有关于外交礼仪的事务可都是她的职权范围。“吉尔伯特领事，斯威赛尔先生现在这里，他希望与你通话。谢谢你，请等一下，我把电话给他。”

当她要把电话给斯威赛尔时却听到吉尔伯特仍然在对她说话，于是便将听筒从斯威赛尔热切的手中放回到自己耳边。“是，领事先生。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这将一定会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

斯威赛尔从她那里要回了听筒，在她离去的时候总算坐在了自己的椅子上。他洋洋得意地坐在那里，将帽子扔向衣帽架却掉到了地上。一边用手正了正自己的领结，一边用他的外交腔调说道，“早上好，领事先生。真抱歉，你刚才打电话时我不在这里。是的，现在还早，但今天将会有个极为重大的一天等着我们。让我给你汇报一下今天的程序。”突然一阵停顿。“噢，她已经汇报过了？好吧。我确信她说的所有细节都是准确无误的，但我想给你汇报一遍以备确定。”

又是一阵停顿。

她走了过去，捡起了他的帽子，将帽子放回了帽架。

“不需要吗？如果你感到满意的话，我们将按已经安排好的去做。”

那头显然吉尔伯特已经挂了电话。

斯威赛尔不无妒意地望着她，“我真希望来早点。没接到他的电话可真差劲。该死！”

“别着急，亚瑟，我解决了。”她补充道，“我把他们安置在外交通道了。”

“那样最好，”他不情愿地说道。

他望向她说道，“别得意，伊迪丝。”

她朝他做了个鬼脸。

他揉起一团纸向她扔去。

* * *

当斯威赛尔和她来到理事会大厅时，那里已经到处都是人了。

情报处的玛丽·麦克吉奇告诉他们已经有两百多名记者在向她索要入场券了。“他们可是从欧洲各地乘坐最快的交通工具赶来的。”

“他们不可能这么快就都知道美国的事吧？”伊迪丝问麦克吉奇。

“他们已经嗅到了什么。就算与美国没关系，也都知道国联一定要做些什么来阻止日本人的。”

国联的议事大厅里，各个座位都按照她给格蒂的指示安置停当。格蒂此时正在各个国家代表席上放置名牌。

斯威赛尔走上前去，仔细检查了一番美国的名牌是否安置得当。她解释道，“我告诉格蒂别把‘美国’二字印在名牌上，而是印为‘保留’席位。理由是现在把美国两个字印在名牌上不够稳妥，它目前还不是理事会的成员。”

“暂时而已。”

她也曾想过把美国的名字放上去，轻轻地推动历史的进程，但总算忍住了。秘书处的伎俩有可以发挥作用的时间和场合，今天不是时候。

她突然发现日本代表团的一把椅子被放在了美国代表那里。“日本人的椅子少了一把？”她问格蒂。

斯威赛尔解释说，“我从他们那里拿了一把，美国代表后的两个座位正好缺一把椅子呢。”

“亚瑟！这样可不对，”她责怪着，有些像母亲训斥孩子。

他向她眨眨眼。

“不行，亚瑟。这样不好。我们会让他们觉得被怠慢，并迫使他们退席抗议的。”

格蒂走了过来。伊迪丝让她再去找一把椅子来。"如果找不到一样的椅子，那就找一模一样的一对来吧，"她要求道。

艾瑞克爵士走进来视察了一番会场。他向她走过来，向大家打招呼的同时对她说道，"贝莉，说句话好吗?"

他把胳膊放在她的身后，把她引向会议室的另一头，而把斯威赛尔孤零零地晾在了一边。"正式仪式结束之后谁第一个发言?"他问道。

她毫不犹豫地告诉艾瑞克爵士美国将最先发言。"吉尔伯特将会有机会代表美国陈述参会条件，表明美国方面的立场。"

艾瑞克爵士赞许道，"和我想的完全一样。"

"之后呢，作为新成员，吉尔伯特可能会有些紧张。让他一点点地适应这里，他会熬过来的。"

"你说的没错。"艾瑞克爵士离开前说道，"干得好，贝莉。"

她向斯威赛尔走去，这家伙太想知道她和爵士之间对话的内容细节了。她告诉了他，随即两人便走到大厅外的记者们那里。头发乱蓬蓬的罗伯特也赶了过来。

她原以为他会不高兴的，但他却对她微微一笑。

他说道，"谢谢你的便条。我明白了。"

她微笑着，"谢谢，很抱歉。"

麦克吉奇将新闻稿分发给了围在四周的记者，罗伯特也旋即回到了他的报纸世界里。

当她检查自己手表上的时间时，国联会议正式开始的铃声也同时响了起来。仿佛是第一次这么准时，国联会议正式开始。

代表们从他们的休息室鱼贯进入了会议室入口。

斯威赛尔和她坐在了会议主席白里安的身后。

白里安宣布理事会会议开始。

会议一开始就与昨天安排好的顺序完全不同，日本代表吉泽悠立刻

站起身来要求发言。他用令人痛苦的慢速英语，一字一句地提出抗议，反对美国参加理事会会议。

“昨天已经安排好了的呀，”斯威赛尔怒气冲冲地对她小声说道。

该死。她告诉过吉尔伯特会议当天不会有关于美国的辩论的，该死的家伙们。

日本代表继续在陈述他们对美国代表参会的公开反对。

她坐在那儿，心里哀叹着这简直就是外交上的灾难。甚至对于最有经验的外交家而言，有时事情总会变得超出他们的预期般的糟糕。就像巴托曾经说过，任何事都不会重复发生两次，经验这玩意有时用处并不大。经验仅仅作为教训时有用：当事情变得和自己的预期完全相反时，你将变得镇定自若，毫不惊讶。当初德国在 1926 年参加国联时她就学会变得见怪不怪了——巴西在最后一分钟投票支持该决议，全世界都大吃了一惊。

尽管有些失望，但她还是没有让自己变得手足无措。日本代表利用了这个机会在全世界两百多位记者面前表达自己的立场。

可是，谁又能责怪他们呢？

她可以。

吉泽悠强调，如果允许任何国家像美国一样，作为非国联成员国却能参加理事会审议的话，这是一个危险的程序，同时也是非法的行为。

他当然是对的。该死的家伙说的确实没错。

他指出允许一个非成员国进入理事会审议是一个重要事件，要求海牙的国际法庭对此能做出相应的裁决。

否则的话，他认为这将形成某种事实依据——国联程序上未要求对美国参与审议本身进行集体决议，这不是匿名表决的结果。

这样的话，日本就有权行使它的否决权了[1]。

---

[1] 日本是当时国联的常任理事国。参见前注。

她悄悄对斯威赛尔说道，“这可是个灾难——如果日本的要求不被满足的话，他们将会步出会场。要么美国人将会离场抗议。我得和原田[1]谈谈。”

她老远见到日本驻国联副秘书长原田正在走廊的人群中认真听着辩论，她便离开了理事会大厅，找到一位工作人员，让他请原田跟她在代表休息室见面。

休息室里没人，她告诉原田她的担忧，原田表示同意。他要去日本代表团那里，了解他们的真实意图，如果有必要的话就得制止他们了。

她看见原田用日文写了一个便条。紧接着，她从钥匙孔中看到原田尽量不引人注意地走到日本代表团那里，小心地将纸条传给了他们。纸条是给吉泽悠的。收到便条的吉泽悠在演讲时不禁顿了一下，得到会议主席白里安的允许后仔细阅读了原田给他的短信。他回过身子，摇了摇头，向原田低语了几句。

她随即看到原田鞠躬致敬后从会场里退了出来。“不会再有外交突发事件了，”他说道，“我得到了日本代表团的保证。”

她向他表示感谢后原田离开了代表休息室。但她心里对目前的形势仍然不放心。

她将代表休息室和会议大厅间的大门锁了起来。他们如果要离场的话必须从休息室出来，那时他们会发现大门已经被锁上了。那么，当他们真的要离场发现大门被锁时将会做出什么反应呢？她判断他们将会回到代表走廊那里。至少他们将仍然得待在会议大厅，至少看上去是那样。那会让他们冷静下来，或许会回到会议桌前。这样的话继续谈判的可能性就有了。她决定继续待在代表入口处，从钥匙孔那观察会议的进程。

吉泽悠结束了演讲，慢慢地坐回到椅子上。

---

① 原田，日本驻日内瓦国联副秘书长，任期直到1933年日本退出联盟。

所有的目光转向了会议主席阿里斯蒂德·白里安。

他像是头雄狮一般站了起来。

她的手掌变得汗津津的。

伊迪丝几乎可以得出白里安的法式思维正在斟酌着的答案。她开始变得和珍妮一样喜欢读心术了。

白里安请会场代表保持安静，然后用简洁的法语说，“眼下，轰炸机在轰炸，军队在前进，而我们却在为会议的议程安排这样的事无休止地争吵，这对国际联盟——世界上第一个国际组织——的未来而言，无疑将是大错特错。对世界文明的未来而言，也是大错特错的。”

他停了停，环顾四周，每个代表似乎都被他的目光审视着。

“历史中的我们将被视为一个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没有一个仁慈的内心去思考什么是最紧急的事情。没有一种想象力去超越简单的形式，去倾听更多的呼吁。”

他将手放在桌子上，指节抵着桌子，身体前倾，他的目光扫视着每个代表，似乎在审视着每个人内心的决定。

“所有外交程序结束后，所有冗长的演讲后，我们对世界的交代是，”他大声说道，“我们的代表是如此怒气冲冲！”

他停顿了一下，以更为激烈的语气说道，“这是一种亵渎。”立刻，从白里安口中讲出的这个词汇一下子将全场的注意力集中起来。“一种亵渎！”

全场静寂无声，听不到反对声、窸窣的交谈抑或咳嗽声，所有人都一动不动地注视着白里安。

“作为会议主席，作为主席本人，我拒绝日本方面进一步法律申述的要求。国联本身就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机构，我们有法庭，我们为人类困境作最终裁决，我们有超越其他任何法庭的权威。作为这个星球上唯一的国联理事会，我们代表这个世界发出呼声！谈到程序问题，我，作

为主席，否决日本的要求。”

他举起小木槌轻敲了一下，声音虽然不大，但在寂静的会场中发出一阵回响，然后他坐了下来。

这是白里安个人意志的选择。

伊迪丝想着他的话与国联规定程序的一致性，不过她又转念一想，他是白里安呀，不要再想这个问题了。她也不在乎这个决策是否符合正规程序这档事了。

会议大厅的众人中传来一阵轻微的鼓掌声。

她皱了皱眉，鼓掌可是不被允许的。

管它呢，就今天吧，就算是为了白里安。

所有的目光都转向了日本代表，看他们有什么反应。

他们一动不动，静静地坐在那里，也没有起身离去的意思。

没有任何参会成员对白里安提出质疑。于是乎，在日本方面弃权的情况下，会议开始表决关于邀请美国加入讨论的议案。

随后，出于法律程序上的安排，会议程序性暂时休会。

她打开了会议厅大门，回到斯威赛尔那里。“我现在就去见美国领事，”斯威赛尔扬了扬手中的信封，里面装着事先已经打印好的正式邀请信。

“我也去。”

“我们没必要一起去吧。”

她没有理睬斯威赛尔的话，随着斯威赛尔一起走出了议会大厅，疾步走向斯威赛尔的车。

“澳大利亚也将参加，”她提示了一句。

“为什么？”

“在地理上我们与日本更接近，而不是美国。”

他不以为然地笑道，“我可不这么认为。再说你也不代表澳大利亚，你为国际事业服务。你可是昨天刚刚在这种问题上纠正我的人。”

他们并肩朝汽车走去，她说，“亚瑟，你忘了你的帽子。”

他立即停下脚步。

“没关系的，”她说，“我们快去啊。”

“我可不能不戴着帽子在领事面前出现。”

“亚瑟，国务可比帽子重要。”

看着他仍然颇为踌躇的样子，伊迪丝叫道，“拜托，亚瑟，什么时候了？还想这个！”

他让她上了车子。

到了领事馆后他们被直接领去与领事见面。四周挤满了兴奋不已的工作人员，仿佛在参加领事聚会一样，伯尔尼[1]来的格林夫妇也在那里。好像在任何地方都能见到这对夫妇——他们天生就是一对外交活动家。

此时的吉尔伯特几乎紧张得难以自制。

领事馆的正厅里，正式的外交照会有条不紊地开始：向美国驻日内瓦总领事递交正式邀请美国政府的官方照会，同时该照会通过电报发送给大西洋那端正在等待着的美国政府官员。得到美方的正式接受邀请确认后，吉尔伯特领事郑重其事地将斯威赛尔事先打印好的接受邀请函当众交到斯威赛尔的手中。

* * *

当天下午她听了白里安历史性的演讲，“我谨此邀请美国代表加入国际联盟理事会。”

吉尔伯特自信地走了过去，后面跟着他的顾问埃弗雷特和瑞德博格。

---

[1] 伯尔尼，瑞士首都。

吉尔伯特开始了他的发言。

下午的会议完全按照既定程序进行，最起码美国出现在了那里，最终就座于代表着这个世界的马蹄形会议桌前，尽管只是作为观察员。

* * *

当她傍晚到达巴伐利亚俱乐部时，喧闹的氛围中充斥着各个新闻团体和年轻外交人员。在斯威赛尔新闻界的朋友的大肆渲染下，人们正在祝贺着斯威赛尔促使美国回到会议桌前的巨大成功。

她听到斯威赛尔不无自负地说道，"现在情况可变了。美国意识到我们只有一个世界并且加入进来。美国人绝对会，我可以向你保证，保证中国的国家完整性。"

"我们能否引用你的话，亚瑟？"人群中有人开玩笑道。

"请便，请便。"

她哈哈大笑。这可是斯威赛尔的黄金时刻。这些年来他为之奋斗和梦想着——美利坚合众国象征性地位于国联之中。

她朝罗伯特走去。

他们拉了拉手。罗伯特说道，"我很感兴趣能看到国联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惜放弃法律的正确性。"

"噢，拜托，罗伯特。我们都知道法律手段在谈判室中是最后的武器了，"她说道。"我想喝一杯，苦艾酒加苏打。"

罗伯特说道，"白里安的表现可够蛮横的。"

"现在是强权政治的时候，罗伯特。"

她听到自己沙哑的嗓音，仿佛这个声音来自于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令人紧张的日子里，从喧闹的俱乐部中阵阵飘了过来。和平常一样，这里只有六七位女士——麦克吉奇，两位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女记者，几个香味浓郁、装束过度的女秘书四处寻找着乐子。

一个难以言喻的想法出现在她的脑海中，她不在意出现在莫丽[1]夜总会里，那可是日内瓦的一个相当反传统，甚至有点淫秽的夜总会。她想从人群中溜出去，好好过一晚。自打她结婚前，她已经有相当一段日子没有去过那里了。在那些日子里，她经常会和她不寻常的朋友安布罗斯[2]一起去那里。当然，他曾是她的情人，一个不寻常的情人。

但是她知道罗伯特是不会喜欢那种地方的。她和罗伯特从来没有去过那里，她估计罗伯特从来没去过那里。无论如何，她那无拘无束的生活已经一去不返了。

当然，必须要说的是，在莫丽夜总会的日子才算得上是真正的胆大妄为，真正的堕落。

她以前那种堕落的日子也结束了。现在回想起来，她自己也为曾经的那种生活而吃惊不已。

想去那里的念头也不过是为了暂时脱离这里而瞬间产生的一个想法罢了。或许，也是一个不值得称赞的想法吧——去听听淫荡的莫丽夜总会撩人夜色背后的流言蜚语……

斯威赛尔向他俩走了过来，毫不拘束地用几近叫喊的声音对罗伯特嚷嚷着，"史汀生[3]在与艾瑞克爵士通过跨大西洋电话讨论——史汀生要求援引《凯洛格-白里安公约》中的条款来促使美国全面参与争端处理。那也就意味着海军要介入。"

"《凯洛格-白里安公约》里可没有关于军事行动的条款。这种捕风捉

---

①  莫丽夜总会，Molly 意指娘娘腔、女人气的男人。

②  安布罗斯·威斯特伍德，英国人，艾瑞克爵士的随身侍从，后为内务部工作。接受医师资格培训，一战中作为军医参战。后先后为柯曾勋爵和外交部工作。20 世纪 20 年代为英国海军情报部工作，因身体原因在后期修养了一段时间，后作为非政府组织国际社团同盟的工作人员于 1935 年重返日内瓦。

③  亨利·刘易斯·史汀生(1867—1950)，美国公共官员，曾任国务卿(1929—1933)。国会中的反对方指责他使美国与国际联盟和欧洲的关系过于紧密。他在外交关系中创造出了"不予承认"这个概念。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陆军部长(1940—1945)，他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哈里·S·杜鲁门总统的主要原子武器顾问。

影的事可别乱说，”罗伯特自己也不是很确定地说道。

“啊哈，”斯威赛尔伸出一根手指头在罗伯特面前晃着，“援引《凯洛格-白里安公约》条款中第十六条——‘……为了保护国联盟约，国联成员将共同建立一个武装军队来行使诸项义务。’这就意味着世界上将会有一个前所未有的军事力量。”

罗伯特连忙将他拉到一边，避开其他记者，问道，“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史汀生的电话？”

“就在刚才——二十分钟前。我在那里。艾瑞克爵士接的电话，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直接从美国政府打给国联的电话，第一次啊！”

斯威赛尔对历史上的第一次向来极是注意。

斯威赛尔继续道，“我还能记得——你也记得，罗伯特——当时美国官方人员从地下室来到国联就是为了避免国联非国际性的‘承认’。”

当斯威赛尔津津乐道地回味着这个非凡的电话时，伊迪丝认真盘算着美国国务卿和国联秘书长之间的政治立场，以及可能交换的想法又是什么。是彼此信息的交流？还是一个谈判？还是交流商讨内容的信息？

“都是理论上的事，”罗伯特说道，“没有国家可以将足够的战船和士兵投送到日本那里去。”

“有美国的太平洋舰队，英国的远东舰队。他们完全可以封锁日本。他们还可以轰炸东京，”斯威赛尔回答道。

她曾多次思考集体防卫威胁的威慑作用究竟效果如何。军事化的负面效应是难以回避的。

“不可能发生的事，”罗伯特说道，“这是不可能的事，那可是个太远的地方。现代化的日本军队将会继续侵入，击败中国人。那将会是一场大屠杀。”

伊迪丝站在那里听着罗伯特的分析，突然有种毛骨悚然的寒冷感觉。

他不赞成集体防卫能够持续下去——国联聚集自己的军事力量来胁

迫任何一个好战国家的想法可一点也不对他的胃口。

他不希望集体防卫得到成功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是他的本性。而驱使罗伯特从事记者这个职业也不仅仅是因为好奇和热衷于分析事物。

对她来说，他的本性此刻简直暴露无遗——他就是希望看到混乱和人性的可怖，他就是一个灾难的鉴赏家。

他对一个秩序社会毫无兴趣。他着迷于那些罪恶的地震、崛起的势力以及开赴某地的军队。

或许这个世界也是乐于见到灾难的吧。

她十分无味地听着他那毫不妥协的质疑。"英国要和日本平分中国。而且，你会感兴趣的，伊迪丝……"罗伯特转过他那一副带着嘲讽、毫不妥协的面孔注视着她，不过这副尊容已不能使她有丝毫动摇，"——英国人也认为最好满足日本人对满洲里和中国的胃口，这样他们就不会觊觎亚洲南面的国家，例如澳洲。哼，不过他们的胃口可大得很！"

他那充满怀疑的分析实际上是对秩序瓦解的一种向往，是他可以安全地躲在一边旁观的秩序瓦解。

他打心眼里不相信国联。她猜他从未假装相信过。

她才是那个曾经以为他会相信的人。

她必须装作这样。

过去的几年中，她曾一度希冀他会为国联效力。可能正是她使他对效命一事虚与委蛇。现在仔细回想起来，这只是对她的一种抚慰，对自己作为妻子的一种抚慰罢了。

或许他过去在追求她的日子里的所说所做，全都只是为了赢得她吧。

可这又是为什么？她难道就像是个奖品一样需要"赢得"吗？

她在吧台后的镜子前相对沉思。我是一个奖品吗？一个来自澳洲的秀色可餐的女孩？不，算不上秀丽，亦非艳光四射，介于二者之间？如果她做一些努力，还算有点欧洲情调。难道他把她视为性欲上的战利

品？她一向不认为自己是骄奢淫逸的人，虽然有那么几次她以为自己是这样的人，但打心眼里从不认为自己就是如此。那么是她在床上做得不够好吗？或许像珍妮那样的法国女人真的更擅长床第技巧吧？不管她是否经验丰富，他肯定仍然渴望要她。在这些事情上，她总是有信心的。第一次到欧洲时，那时她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坏"，罗伯特追求她的时候，她已经收敛了许多。所有的"坏"都驻留在了她和安布罗斯在一起的时光里，安布罗斯有那么一种颓废而又温柔的气质，这一点让她十分着迷。话说回来，如果她算有点床上技巧的话，那都是从安布罗斯那里学来的。安布罗斯和他的小怪癖，比方说，她就很好地学会了如何用恰如其分的意外之词或出乎意料的方式来点小惊喜，这些惊喜向来都很管用。

这样的话，罗伯特到底看上了她哪里，又渴望她什么呢？

他不关心她的钱，所以不可能是为了钱。

她告诉自己如果有必要她可以牺牲罗伯特。她会的，如果有必要的话，她会为了自己的事业放弃他。她的事业是她的一切，而且，她相信在某些细枝末节上她已经放弃他了。

因为良知使然，她是不会牺牲她的婚姻的。她会坚持这一点。

这些离奇的想法虽没有使她陷入惊慌失措中，但是足以让她得到某种内心上的解脱。她从婚姻的各种需求中解脱出来，但却无法从婚姻中真正解放自己。

她对国联的忠诚，现在似乎获得了新生，再次将所有事情的主次顺序理了一遍。现在的国联再次成为她生命中的重心：为国联效命的意志再次在她生命中占据重要位置，而那些与国联事务无关的事情，她决定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分别对待。

她对婚姻的解脱感是她的秘密，这是一个无法和罗伯特分享的秘密。这让她对婚姻有了自己的立场，这也是她在她和罗伯特之间悄然划出的一条界线。

奇怪的是，在婚姻方面，她本来就和罗伯特没有什么讨论的。

她要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去爱他，也许就是把彼此当成社会伴侣的那种，维持一场麻木、安静而又没有爱的婚姻。这种婚姻关系她曾听她的朋友们讨论过。尽管她们都没有真正听说过这种婚姻发生在谁身上，但都认为这种没有爱的婚姻应该是一种更为温和的婚姻关系。

心里暗自有了对婚姻的解脱感，意味着他们虽然分享所谓家庭的居家琐事，但她的内心已经孤独。

她向罗伯特举杯示意，他仍然满脸激动的样子。她不禁想：或许并不是因为他对灾难事件总是激动不已，而是其他的原因——我并不爱他这种类型的男人。

他是一个粗俗的家伙，品位低下。如果她对他有任何的势利观感，这便是。

其实，他自始至终都是这样，是她过去误导了自己。

她对自己的解释是：她自己也无法抗拒对戏剧性的变化和令人恐怖事物的低俗爱好。她知道这种痴迷存在于任何人的本性之中。不同的是她不会被这种痴迷驱使，或被它征服。她更乐意于享受人性的复杂性，而不是本能的破坏性。她不是终日生活在要将家庭破坏的心理中，或许对罗伯特来说，他喜欢见到别人的家庭分崩离析而他在一边观望的感觉吧。

"伊迪丝，"罗伯特问道，"我们今晚出去吃饭吧？到莱瑞克？"

"好啊。"

"再来一杯苦艾酒，亲爱的？"

"你不该说'再来'，你应该说'请来杯苦艾酒好吗？'说'再来'会引起账台的注意。谢谢，罗伯特，亲爱的。这次我想来杯杜松子酒，大杯，来一大杯。"

"杜松子酒？"

"没错，杜松子酒。"

他似乎毫不在意她对他言辞方面的矫正，推开拥挤的人群去吧台取酒。

“我刚发布了一条国际新闻补充声明，”斯威赛尔走过来告诉她。

“太好了，亚瑟。”

“我觉得今天一切进行得相当顺利。”

“确实如此。”

令她感到诧异的是，尽管她个人关系的变化以及内心的波动就像闪电击中她那般剧烈，她的声音仍然保持稳定、亲切，和她一贯的形象保持着高度一致。

最近，特别是昨天，他们的婚姻已完全不像她往日一贯以为的婚姻——自始至终都没什么婚姻关系，现在的只不过是一个名义上的婚姻，并不是她发自内心所追求的。这场婚姻关系已逐渐暴露出超出她想象的一面，超出她热切期望的一面。

她努力控制着恐惧感，提醒自己婚姻是一场由很多幕戏组成的戏剧：太多不可预测的事情发生其间，谁也拦不住。

而且，婚姻中这些不可预测的因素并不是说会有不好的结果。

可以是好事，也可以变得惨不忍睹。

*说这是真的，说这是真的！*

她好想躲回她母亲的闺房，待在温暖的帷幔之中，闻着沁人的香味。孩提时代在母亲屋中闻到的那种甜美的杜松子果酱的味道，这种甜美的味道现在正从杜松子酒中阵阵传来。她端起罗伯特递给她的杜松子酒，放在鼻子前，贪婪地闻着这种孩提时代的美好气息。

她要继续创造属于她自己的卧室。罗伯特将不过是她闺房的访客，正如他作为丈夫拥有的权利一样。

“亲爱的，喝完这杯我们就走吧，”她说。

她喝了一些杜松子酒，有那么片刻她仿佛回到了母亲的闺房，然而旋即一切又消失不见，她再次身处酒吧的喧嚣之中。

罗伯特大口饮下杯中的酒。“好的，我们回去吧。我太累了，而且很饿。”

她吻了吻斯威赛尔的两颊。“做得好，亲爱的亚瑟，这肯定是你最高兴的时候了。”

“确实如此，你也是，伊迪丝，”斯威赛尔回吻道。

她抬头饮尽自己的杜松子酒，挽着罗伯特的胳膊，离开了拥挤的酒吧。两个人展示出一副年轻、幸福、时髦登对的恩爱夫妻形象。

# 不承认策略

日内瓦的冬日，晚餐前，雪花静静飘落在伊迪丝现在称之为第三间卧室的“起居室”的棱子窗格玻璃上。伊迪丝正阅读着最新关于裁军筹备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她边上是一瓶雪利酒和酒杯。紧张而又亢奋的情绪使她觉得在这样的傍晚有必要再来一杯雪利酒。

旷日持久的世界范围裁军梦想即将变为现实。

筹备委员会为此已经准备了七年之久，而她在筹备期间也在多个分委会中工作过。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在会议前确保各项细节的充分考虑。

一份草拟的世界裁军公约已经在会议开始前准备好了。参与国只需要在细节上做点必要的调整，印下自己的民族标记以示庄严，然后由代表签上姓名即可。

美国在日本进攻满洲里问题上有所涉足，他们还尚未正式加入国联，不过这次他们也要参会。

伊迪丝和亚瑟因为美国没能加入国联而失望地喝醉过几次，有那么几次亚瑟都几乎为此落泪。

然而美国还是加入了国联的调查委员会，调查日本入侵事件，而且相关报告也马上就要完成。她知道报告内容——日本将会被谴责——这一点她没有告诉罗伯特。艾瑞克爵士在印刷报告的印刷所布置了武装警卫。

也许她欠罗伯特的。

不过，她必须捍卫她的职业操守，即使这会损害到罗伯特的利益。

除了对日本的谴责，她还知道不会有军事行动来阻止日本的进一步进攻。

她个人希望国联尝试新的理念来对日本进行“国际制裁”，但她也

清楚没有足够的军舰来实现海上军事封锁，尽管“国际制裁”只是针对商业，而且无法覆盖到公海领域。

内心深处，她也深知对于美国和欧洲来说，满洲里问题太过于遥远了。罗伯特是对的。对于这些繁忙的世界之都而言，那儿太过遥远了。

因为军事上的不可能，她不想把满洲里问题作为考验国联公正性的唯一衡量标准。

而且美国已经对日本采取了所谓的“不承认策略”。通过外交制裁政策对日本采取外交上的否定——这是第一次有国家采取这种外交政策。

有趣的是理事会也对这种制裁性的外交政策表示认可。尽管她估计美国对于这个问题只不过是采取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

日本似乎不会因为这个政策而受到什么损害。

罗伯特在他房里，她听见房间里传来的窸窸窣窣的声音和偶尔的打字声。

留声机里传出“女皇西芭的驾临”，那是她的最爱。

雪利酒让她放松下来，她有了些许倦意。这种倦意部分来自于她对目前这种安定、例行公事般婚姻的认命。

可是，这种状态的婚姻伊迪丝无法视而不见，婚姻本不该给自己带来负担。自那晚之后，她对婚姻有了全然不同的看法。她不爱罗伯特的认识也不再令她恐惧，残留下来的是一种“失落”感——她不愿用“失败”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的婚姻。那是一种从美好婚姻想象中打回原形的感觉，她将婚姻包装成越来越可以彼此接受的外表，一种禁欲主义的解读。

这种解读表明，她的婚姻还称不上完美。

或者是她找到了一种新形式的婚姻——一种有着自身完美性的婚姻？

她想这还需要进一步的确认。

这种想法倒是把她自己给逗乐了。

她已经不再对他说"我爱你"了，而他似乎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也许即使注意到了，他也没有要求她说。他，同样的，也有段时间——她说不准什么时候开始——不再说这些亲密的话了，除了那些敷衍了事的爱抚的时候。

不过她对他还是有一些温柔而又真情实意的亲昵举动的。他如果要，她还是会给他，而她现在几乎不会主动要他。矛盾的是，她的这种性疏远反而让他变得更为主动。

"你没有像一个女人应该做的那样把你自己给我，"一天晚上结束之后他说道。

"我在这儿。你随时可以要我的身体。你不需要请求，这样还不够吗?"她这样说，很惊奇地发现这使他再次亢奋起来，又要了她一次。

但她已没有什么激情了。对她来说这只是一种愉悦的需要。她有需要，不过很清楚这些需要从他那里已得不到真正的满足，那种亲密感已不复存在——虽然她还是愉悦的——即使是在他们例行公事般的床事中。她可以忽略掉自己更为强烈的需要，尽管她希望这种自我满足能让激情持续。可是，为谁持续呢?

对这种激情的克制，她无法否认。特别是当她照镜子的时候，她能见到自己身体所焕发的青春活力，作为一个成熟女人所具有的吸引力。

这种克制让她有些害怕，以至于她发现自己都不敢再看镜中的身体。这种克制似乎在浪费她的青春魅力，她无法忍受这种虚度。她可不认为像那些修女一样的禁欲是件好事。

一个情人?她的生活里几乎没有时间想这个。

不能再让这种克制或"失落"演变为一种哀苦，万万不行。

罗伯特现在几乎总是睡在次卧里，尽管这样是因为他下班很晚而她上班很早的缘故。他们的生活有时很久都没有交集。

但今晚她倒很是感激婚姻带给她的一切以及这种平静感。她喜欢罗

伯特在另一个房间的感觉。她喜欢这种分享音乐的感觉。他在喝雪利酒也让她备感欣慰。至少他晚餐前一贯喝艾尔啤酒的习惯现在改成了喝雪利酒——这几乎是目前她唯一能改变他的事了。

她仍旧会给他阅读她的报告，而他也乐于和她分享白天工作中的零零碎碎。她喜欢他们宽敞的公寓。他们有个钟点工，而他们也常常因为工作的关系或者是白天太累而出去吃饭。他们不需要雇人专门给他们做饭。楼下的“老市场咖啡屋”很不错，他们有时会订送餐服务。

她不知道他是否还爱她。她不会问。他是个心事很重的男人。他是个粗糙但还过得去的男人。

她对这种次一级的爱情采取接受的态度——不管他们现在的感情算是什么——让她接下来的生活与他之间的裂缝愈发难以填补。她不愿面对离婚，因为不想做个轻易放弃的人。而且，她也不愿意承认她以前的判断是错误的。她不想成为一个离婚女人，这常常成为生活放荡的代名词，就是那些在性上有着丰富经验而又没有婚姻约束的女人。

她现在还无法面对这一切。她的生活每天都和国联绑在一起。

她非常注意保养自己的身体，虽然不知道为了什么。

还有一件事：她有抱负而他没有。他们结婚时，她曾经以为罗伯特是有追求的。他写的侦探小说很有趣，也算得上成功，尽管不如她朋友凯若琳的书。她希望他能认真地写些文学上的作品。他在写第二本书，但她认定他可能永远也不会完成。在报社及报界受到尊敬这似乎就是他的所有追求了。

这些事实让她很有挫败感，这种挫败感就像是藏在草丛里的狐狸一样随时会跳出来袭击她。她觉得自己比罗伯特干得好。这和社会等级无关，特别是作为澳洲人她更没有这方面的意识。社会阶级这种意识形态上的东西毕竟早已过时，而且有些滑稽。即使电影里常常会这样演，她也不希望有这种社会阶级上的优越感，她对这些东西毫无兴趣。

她更乐意做一个“身负要务的下属”，那样她能充分发挥她的能力。

至少此刻是这样的。作为一个年轻人和年纪较长且经验丰富的人士在一起，就像她和巴托的工作关系，这是她很乐于保持的现状。尽管巴托随着年龄的增长做起事来有些疏忽，她仍感觉非常舒服。而且过去她和安布罗斯有段共事的经历，那时她身负要务，做得也很愉快。

她觉得如果能和一位优秀、有能力的男士在一起组建婚姻，并且她能充当从属角色的话，她会更开心、更幸福。

她嫁给罗伯特时以为他比她更精明强干，那时她以为他有一天会特别出色。而这些到现在都还没有什么迹象。

她以为生活会让她和罗伯特彼此更了解对方，能让彼此在婚姻中很好地相处，也有可能会让彼此变得面目狰狞。他们不会激烈地争吵，在有些重要问题上他们也有很大的分歧，他们不是那种为了小事就吵架的夫妻。但他们也不再像刚结婚时那样进行精神上的交流。

她觉得自己现在更需要从朋友那里寻求精神支持，真希望凯若琳住在日内瓦。

安布罗斯仍会不时地写信给她。他看上去过得很好，独自住在伦敦的某个繁华区域。他曾写信说他又做回了医生的老本行，但是这个行当显然并不太对他的胃口。

现在的国联和他在的日子比起来已经是今非昔比了，规模可要大得多。

各部门也不允许摆放幸运狗摆设了。

罗伯特走到她的卧室门口，她一下子跳了起来，好像自己的心思都被他读懂了似的。才意识到自己想得太入神，留声机里的音乐早停了。

他站在那儿手里拿着一期《人物》。

她疑惑地望着他，他站着的方式有某些她无法肯定而且有些不安的东西。她可以看出来他想给她念《人物》上的文章，而她不喜欢这个杂志。

他走进房间，灯光下，她觉察到他有些不知名的急躁而兴奋的

情绪。

"提到了你的书吗?"抢在他前面，她试探性地问道。

他在她面前举起了杂志，挡住了读书灯的灯光。

"什么呀?"她侧过身子看到了杂志上的一则头条，"可怕的丑闻造成了社会动荡"。文章写道，"……我国某位名媛人脉广泛、富贵多金，据传和某位有色人士有密切关系。他们正成为伦敦西区的头条话题。某日这两位在不是非常体面的情况下被发现在一起……"

她继续读直到把通篇读完，脸上颇有些不自在。有一瞬间，她甚至以为这篇文章是在说她。

她从他手中拿过杂志。伦敦西区的社会丑闻让她想起以前的一件事，这件事结婚前她就向罗伯特坦白过。

结婚前她告诉罗伯特，她曾和一个叫杰罗米的黑人音乐家在巴黎的夜总会有一次异乎寻常且与她个性极为不符的交往。那天晚上，她和那个黑人发生了正如《人物》上面描述的那样"有失体面"的行为。

她"坦白"的那天晚上，她和罗伯特都试着与对方坦诚相见，但她觉得，即使那时，他也被她的话吓到了，不过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碰触到这一话题。她以为他们对这一话题采取了缄默的态度，双方都颇有默契地不在婚姻生活中提及此事。

"你听说是谁了吗?"她问，故作镇定，但睡意已然全无。他的急躁显然影响到了她的情绪。

"前段时间就有谣言，我在新闻记者俱乐部那里听到有关于埃德温娜·蒙巴顿[1]的传闻。我从没想到奥德汉姆会将传闻公布，甚至是在《人物》上刊登。我想我知道谁写了这个。"他的声音有些不自然，像隐藏着什么。

在这个问题上她更感兴趣的是这个黑人是谁，而不是女主角是谁。

---

① 埃德温娜·蒙巴顿，英国末代总督蒙巴顿的夫人。

她担心会是杰罗米。"不可能的，"她说道，"埃德温娜·蒙巴顿!? 那个黑人又是谁？我们认识吗?"她不该问的，这使得话题引向了错误的方向。"我听说不是一个叫保罗·罗伯森的演员，就是一个叫雷斯利·哈金森的音乐家。"

杰罗米是不是其中之一呢？他在哪呢？

她想知道下一步罗伯特想干什么。

他发出一阵刺耳的笑声。

他一定满脑子都是她婚前对他的坦白。她做好准备，男人对于他们的女人和其他男人有染是极不舒服的——不管那个男人已经是生活的过去式与否——尽管罗伯特这点男性自尊总是被他的隐忍所掩盖。

他什么也没说，但也没有离开的意思。

她想再一次向他保证不仅仅是他在这段时间之后感到痛苦，她也同样从报道中感受到了一些似乎在针对她的那种奇怪而又拐弯抹角的讽刺。她不想重提这件事了。当然，他也不想，不是吗？

她的那次失误一直留在记忆中——当然，"丑闻"一词可能比失误更符合现在的情况——虽然她更愿意将它视为自己过去的一次大胆体验——那是一段特殊、浮华且刺激的记忆。在她生命的日记里，就像一朵压干的鲜花。一枝从高山上采下、罕有黑色花瓣的干花。不管她和黑人的事情令她感到何种耻辱，她更愿意去忍受这种耻辱——至少，只要它还未见报——尽管那一晚的感受令人着迷，总是在她的脑海里不停地闪现，而且至今还在肉体上令她感到兴奋和刺激。

现在，奇怪的是，埃德温娜和她的社会高层朋友们的所作所为似乎也认同了她过去的行为。即使没有"认同"，其他女性现在也追求这样的刺激体验了。至少她也不是独树一帜的那种女人了。

她继续保持沉默，再一次读了一遍报道。

"嗯?"他焦急地问道。

"那她会怎么办？她会不会像报纸上说的那样离开英国？皇室会让

她这样做吗?”

“肯定是的，皇室不允许家族里充斥着和有色人种寻欢作乐的人。”

罗伯特说话的语气毫不留情，这让她很是反感。

她将杂志递回给他，假装要继续读报告的样子，似乎在表明这件事的讨论到此为止。

她装作专注于报告之中。

她做出阅读的样子，低下头，一手遮住她发烫的脸。

他继续站在读书灯照不到的暗处，注视着她。

她知道自己的呼吸有些杂乱且显得沉重，她胸部起伏的样子估计他也一定注意到了。

大概一分钟过后，他以没有任何温柔或情绪波动的语气开口问道，“你是不是想起了什么?”

她没有回答。

“嗯，伊迪丝，”带着一丝嘲弄，“你曾经的行为举止现在连上层社会也这样跟风，你引导了潮流时尚呢。”

他又尖声刺耳地笑了起来，但在这次的嘲讽下面，她感受到了一丝男性的痛苦，“你总是渴望那一套!”

罗伯特这样说真的很粗鲁，但也有些对的地方。她确实对那个世界有着一种傻傻的着迷。蒙巴顿的世界，对于一个来自新南威尔士的女孩来说那是一个童话世界。她几乎要笑了，那时她在巴黎，显然对未来没有打算。事实上，那种行为是有些离经叛道，不过那时她是在逃避。要知道，那时她生活的环境：巴黎，香槟，爵士乐和《时代》杂志。

他发出一声轻蔑的嘲笑，不知是对她还是对所谓的上层社会。

这种嘲笑带着一丝痛苦，她明白。她为他自从结婚后就感到的这种痛苦感到有些歉疚。

但现在她也无能为力。

她继续假装阅读报告，眼睛直直地注视着桌上的报告默不作声。

他站在昏暗处，"我想你应该会想起你和那个黑鬼的堕落史吧。你的奥赛罗！"那件事和黑人有关也是令他痛苦的部分原因。

他似乎想进一步探究那件事。

她没有回答。望着罗伯特儿欲发狂的样子，而她知道今晚他没喝醉。

她近乎绝望地想要保护当初他们热恋时有过的那段热切、善良、真诚的坦诚，她不希望这种坦诚受到粗暴的对待。

"你一定很喜欢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你过去的所作所为吧？"

他想刺激她。

她斟酌一番，语气尽力显得平静，顾及到他的感受。"我的道德观没有问题，"她没有看他，"那时我把秘密告诉你是因为我爱你。就是这样。"

"你看着男人的裤子拉链就在想象着各种可能性，还是你只对黑人有'性趣'。"

她现在已经被他这种不公正的言辞激怒。真希望此刻不是坐在刺目的读书灯下。

她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他站在光线外。"罗伯特，请别再提这事了，那都已经过去了。"

她不认为这样事情就能得到解决。

他又走回来，"这种事永远都不会消失的。你和那个黑人干的事儿是极端无耻的，不像个正经女人应该做的，你从未为此道过歉。"

道歉？对谁？为什么？为她年少轻狂？她可能对安布罗斯抱有歉意，那晚上他一直陪着她，而且可能因此而受伤。

"道歉？那时我告诉你这件事，只是想要对你敞开心胸，那样我们才可以共同生活。我告诉你不是为了让你可以随时随地地提起这件事来污辱我。"

不是"敞开心胸"——这是一种对自己行为的一种压制的自豪感，

对她在爵士时代的勇敢作为而有的自豪感。

“以为我真的会将这种事抛之脑后吗?”

罗伯特总是自称自己是思想进步人士，还有那种文化人的不羁的特质。现在这种姿态消失了，他现在就是个无耻的道学先生。

她坐着没动。“那你当初干嘛还和我结婚，如果你觉得我的作风有问题?”

“你那时肯定是想利用这种事儿来引诱我。”

“你在胡说什么，出去。”

告诉另外一个男人这样的事真算得上是种诱惑手段吗?哦，天啊!这种事对男人们来说是相当淫荡的吧。

不用看，她也知道他在解裤子纽扣。

在她意识到他要做什么之前，她听见他提到了句“作为一个丈夫的特权”。

她从未听他说过这样的话，也从没有面对过这样的情景。

她的呼吸开始因为不舒服而变得沉重、紊乱。

“出去，”她说道，觉得非常不舒服。

她无法直视他，但却对他的一举一动都非常清楚。

他走近她，站得很近，这样她无法避免地看见他的裤子拉链大开。他的手握着他的那里。

她甚至都能闻见那儿传来的男性气息。

“请你自控，罗伯特，出去。”

他仍以那挑衅的姿势站在她的面前。

“罗伯特!”

她有些仓皇失措，抬高声音，“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他仍站着不动，握着他的那儿，将它放在她的嘴边。它看上去大极了。与她见过的其他的三个相比，她总觉得他的那个玩意实在够“长”，当然这不包括安布罗斯给她看的德国杂志或她母亲的《爱经》上的那些。

最可怕的是她总对它有着一种着迷的感觉，与其说是挑起她的性欲，不如说是她的本能，作为女性的本能——但在内心深处，她宁愿自己没有这样的感觉。

她为他下流的举动和自己身体的反应感到头晕。

她也因为自己的疑惑而感到沮丧。

天啊！

另一个念头划过她的脑海 如果她屈服于这种下流的挑逗，说不定会从某种奇怪的角度激活他们的婚姻，因为有些动物的本能就是这样，而且也许会让她找到婚姻的另一个解决办法。

这样事情又会周而复始，她在他心目中会变样。如果屈服于自己的原始欲望会有沉重的代价。

她强迫自己看着他，望着他的手和下腹，看见它已经完全直起来了，这让她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的过去让他变得这么兴奋。是什么让他有这种冲动？他的脑海里现在是不是正在想象着一个黑人的黑色阴茎放在她嘴里？接着她又看着他的眼睛，用眼神拒绝他，向他要求夫妻间应有的尊重。同时，她也意识到婚姻的尊重只是一种假象，没有哪两个人比一对夫妻更能够或更了解该如何表达对彼此的不尊重了。

她看着他的眼睛，他们对望着。

她所要求的尊重正是使他们婚姻失去热情的因素，但她不想屈服，也不想他们的婚姻变味儿。可这样做太迟了。

她感到向他屈服是一种真诚的动物的本能，他已经不再是她想表达这种真诚的对象了。那已经不再可能了，已经失去了、永远地失去了。

他的眼神充满欲火，但她也能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他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惩罚她、侮辱她。就好像这种惩罚和侮辱能将杰罗米从他的脑海中抹去，再次确保他那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更多的是欲望。他想她来取悦他，他想要她。事实上她也发自本能地渴望着这种刺激，这种本能虽然

让她感到不安，但她的身体在看到他那怒张的阴茎时就已经准备好接受它了。意识深处她有种想将他的那儿放到自己口中的冲动。

"不要，"她摇着头，"不要这样。"她的声音因为嘴里的唾液而变得沙哑。

接着是一阵沉默，他没再做什么，而是用手抓着他坚硬的阴茎让她来握住。

"不，"她低哑着声音说，"不要，你给我出去。"

他盯着她，发出一声难听的挫败声，她从未听过这种声音，一种混和着痛苦情感的低咽。

她从眼角望去，他的阴茎软下来一些。转过身，他将阴茎塞回裤子里，一句话也没说，离开了房间。

她屏住呼吸，终于因他没有坚持而有些放松，然而她又感到一丝难掩的失落，她没有屈服于他的要求，自己的原始欲望也没有满足，她感觉很糟，这种感觉过去从未有过。这种感觉来自于她的否定和他的欲望，以及她没有宣泄的原始欲望。

这种形式的性在他们的婚姻早期有过一次，就像是某种她必须付的税一样——在她向他坦白之后——不过那时她是乐意的，来表示她完全是他的，愿意为他去做。那之后就再也没有过了，好像那事已经变为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事情一样——一个刺激的故事而已——并不在一个体面的婚姻中存在过。

一定是她对过去的坦白在不停地折磨着他，以至于精神上长期忍受着这种愤怒。

现在他们之间的有些东西已经不可挽回，而她拒绝屈服，这已经造成了无法修复的裂痕。

过了一会儿她站起来，才知道自己在颤抖，没办法走稳，她喝了一口雪利酒。

她不能再和他亲近了。

她走到电话机那，打通了珍妮的电话，低声告诉珍妮她要马上过去。她给了珍妮一些暗示，尽管她也不肯定珍妮会不会明白。

她走到更衣室，犹豫着穿什么，第一次在有罗伯特在的时候她感到不穿衣服不安全。

她穿上出门的服装，她知道罗伯特一定在关注她的举动。她打包了出门待一晚上需要的衣服和杂物，收起了工作报告，过去她从未这样出门过夜过。

接着她走到他的房门前，有一些不安。

他正在喝威士忌，没做别的什么。

她说，"我要出去和珍妮一起吃晚饭，今晚就待在她那儿了。"

"你们两人都可以找个'约会'的对象吧。"

她能听出他的怨气。

"别这样。"

"去吧，去那些肮脏的地方吧。"

"你太愤世嫉俗了，我不想受到影响，你侮辱了我对你的坦白。"

他们过去从未这样不尊重地跟对方说过话，她觉得自己的内心都在煎熬着。

他喝了一口威士忌作为一种打发她走的方式。没有抬头看她一眼。没有一点体谅，后悔或怜惜的情绪。

* * *

她一晚上都和珍妮待在一起，说她和罗伯特有些口角，她不知是否要对珍妮如实相告，她再也不敢对别人坦白了。

她也许不会对珍妮或任何人说这件事了。

珍妮显然因为她肯在那住一夜而激动不已，十分小心地安排着一切。就好像她从家里跑出来，从另一个角度上肯定了珍妮的单身生活似

的。她们一晚上都待在一起，让她感受到了珍妮姐妹般的关怀。

* * *

回到公寓以后，罗伯特和她似乎都在躲着对方，这是必然的结果，现在他们的交流仅限于餐桌上例行公事般的字条。让人感到悲哀的是新婚时他们常用这种方式表达爱意。

接下来的几天，伊迪丝通过办公室闲聊逐渐知道了关于埃德温娜·蒙巴顿的事情的始末。

所有的员工都在追这件事，而她一点儿也不想表现出她对这事的兴趣，越是对这事儿关心她就越小心翼翼地不敢表现出真实的情绪。

她每天都去国联的图书室偷偷摸摸地翻看伦敦的各大报纸，事情的最新进展是埃德温娜·蒙巴顿正以这事儿起诉《人物》诽谤。

这原是她很乐于和罗伯特讨论的话题，但是现在她没人可以讨论。

法庭审判期间，埃德温娜·蒙巴顿否认曾经邀请过任何黑人到家里来，也不认识什么黑人。

报上讲法庭审判的第二天，迪克和埃德温娜在皇宫里和乔治五世还有玛丽女皇共进午餐，所以看上去皇室已经宽恕了他们并站在他们一边。

罗伯特和她，以及在这个大陆上生活的所有英国人都不再讨论这个问题，尽管一个礼拜过后闲聊仅限于仆人之间的窃窃私语。

她想知道更多，但是从谁那儿了解这件丑闻比较可靠呢。她想，也许该写信给安布罗斯，他一定什么都知道。

然而问安布罗斯也不是没有副作用的。

那天晚上在巴黎，安布罗斯是和她在一起的。按照报纸的用语，她那时正和杰罗米做“有损名誉”的事儿。

那晚她到巴黎的一家爵士俱乐部去找乐子，期间离席了很长的一段

时间——长到超出了礼节范围。安布罗斯去找她，发现她正和这个歌手杰罗米待在他的房间里。

安布罗斯到底看到多少，或者说他对那晚的事情有什么猜测，他们之间从未讨论过或解释过。

对她来说，现在提起埃德温娜·蒙巴顿的事一定会勾起安布罗斯的想象，就像罗伯特一样。

引起安布罗斯的想象有何损失呢？哦，天哪，他巴不得她有什么失常行为呢。她那时就该告诉他。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她就该和他讨论这事儿。

有没有什么事是永远都不应该告诉别人的，特别是在不知道这事会造成怎样不可预期的后果时？是不是最好一直保持沉默？

那时她和安布罗斯之间的直言不讳以及坦白，使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好。

天哪，现在她真有些想念他。

她深切地明白她在国联中的话语权和友情是有限的，就算是那些激进的改革者也一样。保守主义者们有诸多教条，激进派则不屑于谈论这样的事。

这种风流韵事和安布罗斯讨论是不需要忌讳什么的，那些所谓的正派人士认为的诲淫诲盗的事在安布罗斯眼里最多是好玩事儿一桩。

她要告诉安布罗斯这事，要给他写信——深吸一口气，决定再次尝试一下坦白。

"我们，或至少是我，都在急切地等待着埃德温娜·蒙巴顿丑闻的最新消息，"她写道，"我很想知道更多的最新消息，你一定是近水楼台。当然，你肯定会说'伊迪丝，你会对这样的事感兴趣吗'，那你就想想巴黎的那个晚上吧，也许我不算是个隔岸观火者呢。"

好了，这就是她和安布罗斯之间的直率。

她决定写这封信的前提是安布罗斯应该猜到那晚在巴黎她和那个黑

人艺人之间的事儿。如果他不知道，那她就祈祷他的反应会是因自己的怀疑得到肯定而高兴，认为这不过是趣事儿一件。

如果他不那样想 而是感到被冒犯了——那么他们之间就不会再有这种彻底的坦诚了。

这就是写这封信得冒的风险。

也有可能是她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抱有太多的幻想，就像她对她的婚姻一样。

她在信中提到的“隔岸观火”是非常隐讳的，她希望安布罗斯不会对这种语言反感。

她那时和安布罗斯是那种纯粹的肉体关系。有一段时间，他们两个人都乐在其中。他是至今唯一肯用嘴来取悦她的人。

她愈发想起两人的过往，他们特别的性爱自始至终都在两人的关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事实上，他们间的性爱是那么自然，如同本能驱使一般。

她还想到给安布罗斯写信也许会流露出她失败的婚姻状况。

虽然她现在还没有准备好告诉他这些，这事过于私人而且还是没有理清的一团乱麻。她希望在将来的通信中，她能将这一团乱一吐为快。

信写完了，在信中她还表达了她的渴望，“我想念你我亲爱的安布罗斯……哦，我太想念你了。”

眼泪滴在信笺上。她用袖子把它擦开，很高兴地看到了泪水弄湿了信笺。安布罗斯应该能看到这些泪迹。

* * *

出乎她的意料，信寄出后的几天，她和罗伯特的关系又回暖了，甚至达到了愉悦的程度。

他们又一起吃饭一起出席公开场合，在外人看来婚姻甜蜜。

他们两个人都没再提起埃德温娜·蒙巴顿的事儿。

有时候她会出神，她的心和灵魂现在越来越愿意回到过去的那种无惧和自由的世界中，精神上没有束缚，而她现在就觉得有束缚。

她没有时间和精力来面对他的各种需求，也不想靠这种日常生活和外在表现度过一生。

无可避免的，罗伯特又回到她的床前，她也会把被子掀起来让他躺进来，在浴室戴避孕用的子宫帽时，她给自己涂很多的润滑剂来弥补和他在做爱时缺乏性欲的干涩感。

* * *

她收到了安布罗斯的回信。"……我听说埃德温娜不慎将她定制的一个黄金烟盒送给了那个黑人，圈子里的一些人称之为'金丝笼'，那个黑人把烟盒给所有认识的人看，这未免也显得太不慎重了。"

他所知道的大部分都是从彼得·莫非那儿听来的，他是蒙巴顿的随从，"……但是还有别的内情……"安布罗斯写道。

他告诉她埃德温娜这次得罪了皇室，以至于在法庭审理的第二天公开和皇室共进午餐都无法挽回。

还有就是伦敦的黑人艺人圈子，特别是唱歌剧的保罗·罗伯森，在埃德温娜否认认识他而事实上他们相熟之后非常气愤。实际上埃德温娜邀请他去她家很多次。所以这事儿在艺人圈里还有黑人当中也引起了骚动。

还有他听说迪克在海军中的日子不好过。

"那是肯定的咯，他总是对他老婆的'社交'生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现在他可要为这些事烦恼一阵了。不过不要紧，他宁愿和水手们待在一块儿，不是吗？传言是：他们绝对做不了长久夫妻。"

令伊迪丝头痛脑涨的是，她的事和埃德温娜的事是那么相像，她们

都有着因为和黑人的非同一般的关系而受到影响的婚姻。

她笑了，她应该写信给埃德温娜。一个来自新南威尔士的女孩给英国上流社会的女性代表写一封私人的信，关于她们相似的丑事儿和婚姻状况。

"……这儿发生的事精彩极了，丑闻传开后，迪克把他妻子迅速带到马尔他，他的基地去。据说那里有个社交舞会，哦，那里可都是些水手——没有女人——我能说什么呢？想见埃德温娜的水手们可排起了长队，埃德温娜是那儿唯一的女人。有了伦敦的丑闻在先，看着埃德温娜和五十个水手在舞厅里周旋，迪克可一点也不会惊讶。在一个舞厅[1]里（多恰当的说法啊）。

"嗯，布鲁克山庄事件之后，还有狂野西部舞会、环形舞会，以及圣约翰园林的半裸舞会……一个女孩儿还有什么没有尝试过呢？我们听说她又准备动身去美国——一个人——而且要待很长时间。伦敦时下最流行的口头禅就是埃德温娜正在经历一段'非常黑暗的时期'——当然，几杯杜松子酒下肚这个笑话就更可笑了，据传埃德温娜和奥博莱斯基王子还有暧昧关系。当然，乔治和玛丽要为他们的继承人头大了。亲爱的伊迪丝，和你聊天的感觉真好，即使是用通信这种方式，讨论些紧要的事情。你可一定要详细告诉我前几年你在巴黎的那些有趣的经历的每个细节。不管那时我说过或没说过什么，我都对你放肆的行为充满了钦佩之情。你永远的，安布罗斯。"

看完信伊迪丝心情愉悦，她很想见到安布罗斯。她迫切地想和他在一起。她原谅了他过去的一切，甚至谋杀了她都可以原谅。在她的生活中需要一个这样的朋友。

最好的讯息是——最最好的讯息是：这封信让她知道安布罗斯对前几年的那次胆大妄为的行为表示了充分的理解和体谅。

---

1 原文为 ballroom，ball 在口语中亦指男性的睾丸。

* * *

一天晚上，她正坐在客厅给自己倒上一杯的时候罗伯特走进来了。

“嗨，”她问道，“你有没有把你的稿子发出去？”

“发了。”

“你有没有写国联的广播？”

“我还附了照片。还有一张是斯威赛尔做广播的样子。你今天呢？”

“今天在写裁军会议的坐席方案，最后一稿。”

他们不再拥抱了，也没有亲吻对方。她也没有叫上他一块喝一杯，他不再属于她重新布置过的房间、她的客厅。

“我有一件事儿要告诉你，”他说。

“什么？”和他在一起大多数时间都存有芥蒂。尽管声音听上去很温和，事实上应该是有些忸怩。

他说，“我准备去中国，去报道战争。”

她避免表现出任何情绪。

感谢上帝。

哦，感谢上帝。

她掩饰自己的愉悦心情。“你就这样喜欢战争以至于非要大老远地跑到中国去？”

“可能吧，这是目前最激烈的一场战争。”

“那你什么时候出发？”

“还在找船，就这些天，如果运气好的话。”

“去多久？”

他没有马上回答。“战争持续多久就待多久吧。”

她整个转向他继续追问道。“那就是不确定啰？”

他避开她的眼神清了清喉咙，“应该不确定吧。”

她发觉自己几乎在发抖，她对自己此刻的情绪有些困惑。包括因为听到这个消息而高兴的罪恶感。当然，她不希望战争持续很久。

"报社派你去的吗？"她的声音很平静，但事实上她心里不是这样。

"叫他们派我去的。"他的回答显得有些奇怪。

"他们会支付费用吗？"

"电汇给我。"

她深吸一口气，那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图。如果报社给他电汇费用的话，那就意味着不是他们派他去的而是他自己要去的。

她告诉自己这样也好，不管这件事有多么突然。"要和土豆一起去？"

"是的。"

"谁接替你在社里的工作？"

"詹姆斯会从巴黎来。"

"会接替你直到你回来吗？"想再确认一下他的返期。

"詹姆斯会一直接替我的工作。"

"哦，是这样。"

她又喝了一口茶。

那么，这可以说解决了一部分问题。

他一直站着，就好像和她讨论家务琐事似的。"当然我会寄回房子租金的。"

听到这个，她觉得他们之间关系又不明确了。

"哦，不需要的——我出得了租金。我有国联给的津贴……"

当然，这么大的公寓房子的租金，那点儿津贴是不够的。

"付租金"这句话体现了他丈夫的角色——有些滑稽。过去他经常向她借钱而且从未还过，借的钱远远超过租金了。她会资助一些他的生活娱乐，比如他们会去赌马，金额不高，还有他和他的报社同事经常通宵打牌——虽然金额不高，但是常这样数额也不小了。

"最好还是让我来吧，"她说。

"你那是什么意思？"

"哦，你出去还要花钱呢。我来负责租金好了。"

"那是我该做的事，"他说这话不留任何商量余地。

他希望在她的生活中据有一席之地，哪怕是一小块。

"我能支付那些租金，"她坚持，希望他们之间的界线明确。她要主理这间公寓。

这听上去像是离婚讨论的开始，不过她现在不想去想这件事。

"我们要不要像埃德温娜和迪克那样呀？"她以一个现代女性那样略带嘲讽的语气说道。

她多讨厌"迪克"这个名字啊。而且不经意间她又重提这个要命的话题。不过管不了那么多了。

他清了清嗓子，说，"那是怎样的关系？"

"他们好像总是各自在世界各地跑，总是和不同的人在一起。"

这听上去不错。

"你不需要汇钱过来的。"

"那样不好吧。"

"没关系的。"

"有些东西我还会留在这儿的。"他的语气听上去既像是在要求她又像是在对她说一件事实。

"我会帮你把东西都存放好的。"

她敢肯定他没有想到"存放"和"留下"的区别。

"很好，"他说，"至少我还有个根据地。"好像没有注意到她说的是"存放"。

一个"根据地"？这是一个丈夫说话的方式吗？

但是有些事她不想说清楚。目前他离开一阵子最好，她还不确定多想他走。话不要说得太清楚对她来说正好，说不定从他的角度讲也

一样。

最好留到下次写信时再说清楚。

“你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吗?”她又问道，想要再次确认一下。

“现在还不知道。”

他在胡说。

还是写信吧。

“晚安，伊迪丝。”

“晚安，罗伯特。”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过来亲了一下她的脸颊，拉着她的手。“这是个很好的计划吧，”他说。

“是的，”她说，点了点头。

她听见他进了他的房间，倒了一杯喝的准备上床。

要不要把他的房间变成客房？还是就按他在时那样一直放在那？

她现在是这间公寓的租户。这样很好，她可以修改下合同：如果在瑞士法律条款下一个女人可以签署合同的话。

她吸了一口气，有些发抖。一切都结束了，这令人不舒服的家庭关系和这种不洁的性关系。至少目前是这样。

她放松了下来，至少放松了一点。

她迫切地想向安布罗斯倾诉这一切。

还有她失败的婚姻。

* * *

还有一件伴之而来的好事，在她平行的生活之中。

她被选作在一个小型典礼上担当官方证人，代表巴托副秘书长见证铺设新建的万国宫奠基石。和她一起的还有副秘书长保罗卢茨·卡尔波利侯爵一行几人。

那个奠基石在1929年被错置了。当时建筑师犯了个错误，现在要把它移到它该放置的地方去。

就像她生活的根基一样现在也需要改变了。

其实是一开始就放错位置了。

但是应该怎样去改变她生活的根基呢？

# 与你告别

伊迪丝站在她朋友珍妮在威尔逊宫的办公室窗前，看着窗外的湖面，日内瓦萧瑟的干冷北风吹过了湖面。她身后的壁炉里炭火燃烧正旺。

她将额头顶在冰冷的窗户玻璃上，向坐在办公室长椅上的珍妮抱怨。

她告诉珍妮一年以来她一直想要一个“像样的野餐”，但是日内瓦二月份的糟糕天气是没有办法了，而且天气预报说这天气会一直持续下去。

“一个冬日野餐怎么样，”珍妮说道，“在巴黎我们冬天也野餐。我曾在巴黎的办公室地板上来过一次冬日野餐，还有一次我在马车的车厢里野餐。那都非常愉快。”

“接下来你要说什么呢——两个人的野餐？”

“是的，盖一条毯子，”她看着伊迪丝，面无表情，“……在腿上。”

“那你们有戴手套吗？”

“那时天很冷，但我们觉得很暖。”

“一人一只手套？”

“是的，我们一人戴一只手套，”珍妮说，还是板着脸孔。

接着两人都咯咯笑了起来。

“伊迪丝！有时你可真让我感到难堪呀！你可比我们法国的姑娘们更下流呢。”

伊迪丝想象着自己下流的样子。不，她可不认为自己是那样的，下流这个词一般都是用来形容酒吧女的，法语“伤风败俗”可听上去更刺激。

“我想我更倾向于‘伤风败俗’，珍妮。”

有段时间她曾希望自己真是有伤风化一点。实际上，那时她希望自己成为全欧洲最肆无忌惮的女性。“我想举办一次冬日野餐。”

“和那些代表吗？”

“不是官方的。是和那些来日内瓦的，确保各国领导们遵守诺言的人。那些公民，珍妮。”

“伊迪丝，那些人可不是公民，他们也是政客。只不过在等待掌权的机会。而且他们很无趣！你不会喜欢他们的。斯万维克夫人会在那里，还有玛丽·丁曼。伊迪丝，你不会喜欢他们的。一个‘有伤风化’的人是不属于那群人的。”

“我希望裁军会议能更开放一些，是时候让所有人都参与了。这不仅仅是外交问题。”

“啊，伊迪丝，你搞阴谋论呢，你居然要玩外交手腕，你想要和这些人斗吗？”

这不太对，伊迪丝想让这些善良的人们通过某种渠道来到日内瓦。她想要他们脱掉他们道德上无可争辩的外衣，停止吵嚷。他们都是热切的和平主义者，她也是，那是她的政治理想，但她也不得不接受在这个世纪里和平主义并非主流这个事实，她希望这些人们能利用更老练的策略，促成更加复杂的形势。她希望他们相信有时候确实需要动用武力来对抗邪恶，纵使联合武力需要通过国联。她希望他们能接受一个武装好的国联，接受时时刻刻存在的危机，认识到强权政治[1]的存在。

“我想在这些小圈子外再聚集一个大圈子，进行新一轮的游说，目前他们要不只在自己的小范围里互相交流，要不就总是以为自己的圈子就是全部。”

“伊迪丝，不管你怎么想，现在让我们——我们这帮人——有个四

---

[1] 原文为法语。

人配对的野餐——"

珍妮停了下来，想到了罗伯特和伊迪丝的情况，野餐现在可能不适宜，野餐是针对爱人和那些心情愉快者的，罗伯特和她已经失去了野餐的理由了，珍妮知道的。

"罗伯特会来吗？"珍妮试探着问道，好像问的是对方年迈体弱的父母，没等她回话，她马上说道，"就我和你吧，如果你乐意的话？或者再邀请别人？上次那个很好的年轻人似乎很喜欢你，我呢就带上……？"

珍妮在思考一长串的可能性。

珍妮指的很好的年轻人似乎是伊迪丝的一个崇拜者，他可不是一个愿意和已婚女人交往的男性——他只不过是希望有个年长的女性朋友，她似乎对这类年轻人很有吸引力。

伊迪丝现在想的是安布罗斯要来的事，"你知道安布罗斯要来参会吗？"

"他会吗？哦，那很好呀，伊迪丝。"珍妮看着她，"你觉得呢？"

"我不知道。"

"罗伯特和安布罗斯一起参加野餐？可能吗？"

安布罗斯精神崩溃后回到伦敦已经三年，他们已经分道扬镳了。

那时她在车站送他，那是最后一次见到他，他没有来日内瓦参加她的婚礼，那时她还暗自庆幸来着。

这次的埃德温娜事件让他们又开始密切地通信，比以往更加频繁。

他现在在伦敦国际协会联合会弗雷德·皮克的手下工作。

再见到他会是怎样？他们会不会旧情复燃？她对他对什么都无所谓的个性非常清楚，现在回想起来，她觉得那时她处理得很好。

也有可能现在的相安无事是因为他在别的地方。

无论如何，她还是希望见到安布罗斯的，虽然她并不需要他再次回到自己的生活之中。她猜他早就开始新的生活。他去心理治疗后应该就完全没事了。

更重要的是他现在是否稳定？显然他现在一切都好，信里字里行间很愉快，而且他还说过他开业从医有一段时间了。

"嗯，珍妮，和罗伯特来个告别晚餐可以的，但不要叫安布罗斯。我们可以举办两个。一个为告别，一个为迎接。"

"多令人悲伤呀。每个老朋友走了我都非常难受，先是凯若琳，再是安布罗斯，现在又是罗伯特，即使他和我不是同类人。"

"你们相处时间不长。"

"是的，和罗伯特只相处过一段时间，"珍妮说，但是伊迪丝知道她仅仅是附和她。从珍妮的口气中伊迪丝听出来她认为罗伯特再也不回来了。而且她也听出了珍妮话语中暗含的祝福。

* * *

第二天早餐时，她和罗伯特提起了安布罗斯的事。不是她要在罗伯特面前澄清什么，而是这个事情挺微妙的。

"安布罗斯来日内瓦你是怎么想的？"

"我该怎样想？"

"我们曾是情人。"她有些畏缩地重提自己更为敏感的过去。太糟糕了。

他在椅子上动了动，显然还是有些难以接受这样既成的事实，她的坦白以及和安布罗斯之间的事，不过他们恋爱期间她就跟他坦白了。

"那是几年前吧，"罗伯特说道，随即一阵沉默，算是一种平静的接受。

她想知道这算不算一种澄清。

她谨慎地等着，事实证明她是对的，因为罗伯特又说，"我从未问过什么，是你告诉我关于他的事和他特别的嗜好。"

她注意到他说"特别的"这个词时不是开玩笑的，她现在多希望那

时对他撒谎啊。

现在看来，他一点儿也不值得她对他坦白。

“我很感激，”她对他没有把这件事继续讨论下去而表示感谢。

在他标榜的世界观里，她知道他不会问她和安布罗斯之间的事，因为这对他来说是难以理解而又令他作呕的事。

接着他的行为就令她惊讶了。挤出一丝微笑，他说，“我不想谈这件事，我已经受够了你的过去。我相信我们的婚姻。尽管我要去远方，我认为我们还是一对夫妻。”

她希望他不要说这样的话，这要求她对现在还不能明确的事情表态，她觉得现在的婚姻已是行将就木的婚姻。

看上去他考虑过这事情，尽管前面有杰罗米丑闻，现在又是安布罗斯阴魂不散，他仍坚持这段婚姻。可能是他快要走了，而他又害怕离别。

她回避着不去表态，而是说，“那我想你也不想讨论这个‘特别的安布罗斯’要来这件事了？”

他支吾了一会儿，用他的“一家之主”的口气说道，“我会待之以礼的。”

她说那就好。“珍妮说要我们一起去野餐。”

“和安布罗斯？”

“和我们这帮人。”

“那可能会去很远，我不喜欢野餐，我就不去了。”

她很高兴他不想参加，太好了。

接着他们又继续在咖啡馆读起各自的报纸。

在读报的掩护下，她继续想着安布罗斯的事，而且她知道罗伯特可能也在想着这事。

那时候安布罗斯曾经对罗伯特表现出来的男子气概自叹弗如。他们也曾在酒吧里玩笑似的争勇斗狠一番，罗伯特很讨厌安布罗斯那种“慢

乔乔的做什么事儿都超慢的"模样，而另一方面，罗伯特也不得不承认安布罗斯和那些国外事务所有良好的关系。

这就是她婚前坦白的和安布罗斯的一段情史。

在她最近写给安布罗斯的信中，她把最近的这些事归结为她婚姻的"起起落落"，而且话题仅止于此。她觉得安布罗斯必须接受她和罗伯特已经结婚了，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管他们的婚姻出现什么难以弥补的问题。

她现在拼命止住想要大笑的冲动，他们现在的表现太像普通夫妻了，读着报纸，津津有味地吃着吐司和酸果酱，坐在日内瓦唯一的英式咖啡屋里，罗伯特的最爱。

多奇怪啊，两个人都装作正常的样子而事实上却远不止不正常。

她弄不清楚现在算是他们婚姻走向终结的前奏还是一个过渡期，或是一种新式的婚姻的开端，她累了。现在，淡然处之是最好的办法了。

她不会再尝试什么了。

她要淡然处之。

* * *

安布罗斯在裁军大会开始后的第二天到达了。

罗伯特和她一起到火车站接他。

安布罗斯下了火车，她才意识到她都忘了安布罗斯是多么的时髦和英俊了。四十多岁，身材修长，比她还要苗条些。

他们拥抱时她叹气，啊，那段奇妙的、逝去的日子啊。

"你没变，"安布罗斯说道，后退一步，"你们俩都没变。"

他和罗伯特友好地握手，"不，我撒谎了，"他说，用探究的眼神看着他们俩，"你们变成了一对幸福美满的夫妻了。"

她和罗伯特都笑了，就像和谐夫妇那样地笑，而有一瞬间，她几乎

都以为是真的。

"我瞧不起你们俩，"他笑着说。

她和罗伯特又笑了，她听见罗伯特说，"我们相处得——与其说是干柴烈火不如说是猫狗大战。"

"哦，那还是猫狗大战更好，"安布罗斯说道。

她想知道罗伯特有多希望他们就像"猫狗大战一样幸福的夫妻"。

安布罗斯又拥抱了她一下。"我错过了大会的开幕，不过我在无线广播上听了，"安布罗斯用他的外交口吻说道。

罗伯特没有帮安布罗斯提包。

罗伯特以一个报社记者的口吻描述了一下裁军大会的开幕式，可能仅仅是出于掩盖和安布罗斯面对面而有点微妙的局面。

安布罗斯说他通过无线广播听到了日内瓦的教堂大钟声。"我听到亚瑟·哈德森在大会上号召全世界联合起来，质问'我们真的要把中止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了吗?'"

"你有听到什么对这问题的回应吗?"罗伯特笑着说，试图使气氛活跃起来。

"整个世界都在收听广播，等着听到世界停战的消息。"安布罗斯说道，"我猜他们是等着听到放下武器的声音。"

"那他们可有的等了，"罗伯特说。

"六十一个国家要联合在一起很不容易——包括美国和苏联，重要的国家几乎都来了。"

"斯威赛尔认为那是胡佛总统要加入国联的先兆，"她笑着说，继续活跃气氛。

"亚瑟说美国会加入国联十二年，亚瑟怎样了?"

她告诉他亚瑟在满洲里危机时要回去拿帽子的那件小事。

"你一定听说了，整个裁军大会推迟了一个小时，因为理事会听说日本入侵中国，"罗伯特说，"在开裁军大会的时候发动战争，真的是相

当可笑。"

"你支持配比制吗?"安布罗斯以一种严肃的、外交式的、男性之间的对话方式问罗伯特。

她觉察到自己在等罗伯特回答这个问题的感觉好像他才是刚下火车的那个，像个陌生人一样。

"当然。"

"那可能是唯一行得通的办法了，我在外交部的同伴们也这么认为，"安布罗斯说道。"将这些超级大国都联合在一起——英国、日本、美国、法国、德国、俄国——为他们的陆军、海军、空军设置配比，还有他们的军需品生产，然后过几年再减少配比。"

"只要确保没有国家有欺诈行为，不过欺诈行为是很难被抓住的，"罗伯特说。

"不是说只要裁军就能省钱这样的激励机制吗?"她插嘴道。

"我觉得一定要德国全面裁军，"安布罗斯说。

"不可能，他们一定会秘密地装备的。即使是施特雷泽曼[1]当权，他们也在聚集武器。裁军大会根本行不通，只要人们可以秘密武装，怎么能行得通呢?"

他们俩看着对方，就像两只对视盘旋的狗。

伊迪丝建议说国际调查团可以自由出入检查任意一个国家。

"那他们怎么知道上哪去调查?"罗伯特不赞成道。

"如果是我就会把他们送到一个全面裁军的国家，"安布罗斯说道。

罗伯特笑着同意。

她又说检查团应该要比那些私藏武器的人更精明些吧。

"那如果他们有人因为受贿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罗伯特说。

她说要彻底消除腐败。必须得有办法让人们不愿意腐败。

---

[1] 施特雷泽曼(1878—1929)，德国政治家，曾获1926年诺贝尔和平奖。

安布罗斯显然不愿意卷入他们夫妇的争执中。

他们三人都沉默地走向车子。

很长时间没有听到安布罗斯这样一本正经地说话了，可能他已经变成了真正的男人，如果他真的变了，在这个严酷的世界里可能是最好的事情了。

她觉得罗伯特刚才非常的客气。

* * *

她觉得刚才就像在演戏。

他们将安布罗斯送到瑞奇蒙酒店，然后她和罗伯特各自去上班。

一到办公室她就给安布罗斯酒店打电话说她要马上过去。

“来吧，”他说，不是以那种外交辞令的语气，也不是以他对女性说话的口气，也不是日常生活的语气，而是“那种”语气。

而她对他的口气也不像一个已婚妇女。

在瑞奇蒙安布罗斯的房间里，他们长久、紧紧地拥抱。

在他的怀里她哭了，因感受到他的身体对她仍有生理上的依恋而欣慰。

她站开了坐在椅子上，通顺一下呼吸。

他看着她，用过去她熟悉的渴求的眼神，对她身体的渴望以及想从他们过去的爱中寻求慰藉的眼神。

她摇摇头，静静地，但明确地。

她擦干眼泪。

站起来走向他，亲吻了他的额头，“我必须走了，”她没说实话，“我只是想好好地问候你，我已经结婚了，亲爱的，因此不能待太久——在一个绅士的屋子里。我来是想好好和你拥抱一下。”

这听上去很假。

“当然，”他说，很快地站起来又恢复到朋友的语气，礼貌的语气中满是理解，“当然，亲爱的伊迪丝，完全理解。”

“那我们明晚晚餐见，之前安排好了的？”

他看着她。“我可以不去吗？”

她看着他，觉得他有些可怜，而这种可怜又来自他们之间的那种距离，她作为一个已婚女子的距离，不过她没办法。

这是因为她对他们以前的亲密关系有种恐惧感。如果她对一个安布罗斯这样的人有渴望的话是多令人困扰啊？

而她又确确实实渴望他。

非常的。

她只不过是拿婚姻来作为挡箭牌，但迟早他会意识到她的婚姻已经破裂，那时还有什么限制他们呢？

“你确定不来吗？”

“是的。”

“好吧，安布罗斯。”

她放松下来，这样也好。

她看着他。“记住，我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爱你。”

“我也是，伊迪丝，”他说。“去晚餐会让我非常难受的。”

“我理解。”

她为什么要澄清对他的爱是一种特殊的方式，这样就可以把这段关系作个结论，然后就可以像文档整理一般放在柜子里？

“那你什么时候回伦敦？”

“周五。我想那时公约草案会被各国采用，一切就都结束了。之后就是一系列无聊的后续工作了。”

“真是令人激动，不是吗？有生之年能看着世界解除武装？而且还参与其中？”

他点头。“嗯，还有一件事，”他有些紧张。

“嗯？什么事？”

“这次来，我还要找一处地方作为我们的日内瓦办事处。因此我可能还会来日内瓦——来较长的一段时间，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都在日内瓦开办事处了。现在这儿似乎都成了世界的中心了。我们联合会也觉得有这个必要。”

他要在这里长住可是出乎她的意料。

安布罗斯要待在这儿，罗伯特要离开，这可不在她的计划之中。

“那什么时候来呢？”

“哦，很快，可能马上就要开始，我在这儿会让你不适吗？”

“当然不会。”

“那你欢迎我来吗？回到老朋友们身边——忠实的朋友们身边——能够原谅我、欢迎我。”

“非常可靠[①]的朋友？”她试着在“可靠”这个词上开个玩笑，但她心里也知道自己还未完全准备好迎接他的到来。

“哦，当然欢迎。”

虽然这么说，但她的内心还是未准备好，他在日内瓦长住会给她已经困窘不堪的生活又增加一些窘迫的状况。

想到这个既让人感到诱惑又感到恐惧。

他不是她理想中的男人，但他又是她目前渴望的男人，或者说是会点燃她邪恶面的男人。哦，是的，他会给她灵魂的依附，代表了黑暗的一面。

她礼貌地回答道，“恭喜了，安布罗斯，那样就太好了，”又含糊地补充道，“但是你要知道很多东西都变了。国联现在的规模很大，我也变了，我们都变了。我们都老了。”接着她又假装轻快道，“你呢，你也变了，我敢肯定。”

---

① 原文fast既指忠实、可靠，也指淫荡。

他想了一下，"很多，我也老了，变得更不羁了——正如奥斯卡·王尔德。只是没他那么聪明。"

她笑了。"而我呢——一个已婚的无趣妇女。"

她说这个干什么？

"你别再对我说已婚这种话了，我已经知道了。"

如果他对已婚非常敏感且了解的话，那又如何解释刚才他们拥抱时他对她的反应呢？她是怎么了？显然他们的友谊很难找到任何依据。

"已婚这事总是在我的脑海里，这改变了我很多，"她认真地但对于他来说并不坦诚地强调说。

"伊迪丝——你并不幸福。"

她不喜欢他这样说，即便是安布罗斯这样特殊的人，任何人都不能对其他人的幸福与不幸妄作推论，那是对一个人生活成功与否的评价。

但她没有表现出不悦，只是耸了耸肩。

他轻柔地说，"你的信，关于埃德温娜·蒙巴顿。就是那封信。"

她努力地保持轻快，"哦，安布罗斯，我只不过是想了解些小道消息。"

"如果你这样说我也没办法。"

"就是这样的。"

"那我为刚才的话道歉，"他说。

这样可不好，不好，不好。

她讨厌这样口是心非，她和安布罗斯可不能这样开始。

她要把事情弄清楚。"你是对的，那不是要小道消息的信，那是一封寻找……"

他走过来握起她的手，等着她继续。

她无助地看着他。"不幸福，的确。"

"婚姻不该是幸福的吗？我以为应该是的，至少，是舒适的给予和索取，就像那样。这是我所理解的。"

"婚姻应该是幸福的，这是我过去相信的。"

"可能现在的婚姻不同了。现代婚姻。"

"可能吧。"

"婚姻这事可聊的够多的了。够无聊的。何况我还谈不上是专家。"

其实她对自己婚姻的事有太多想说。她尽力抑制住哭泣的冲动。

"你呢？你现在病好些了吗？"

"好了吗？我有说过我生病了吗？"

"你有没有生病呢？"

"我不记得我在信里说过我病了。可能是有感冒，但身体真的很好。"

"我是指别的。"

"我知道，你想问是不是洗手不干了，"他和她开玩笑。

"我可真是的，你当然不会告诉我实话的，做间谍这种事的人是不会说真话的。"

"我是个可怜的间谍，很懒，三心二意。不能算是个合格的间谍，只不过在外交部里和老朋友聊聊天。"

她温柔地看着他，渴望他的拥抱，他的身体，他的胸膛。

那他的特殊嗜好呢？

现在可不是谈那个的时候。

她起身准备离开。

她站起来走向他，他也从椅子上站起走过来，她把头靠在他的胸前，抬起脸。"我该拿你怎么办呢？"

他们深沉地拥吻。

她接着解开他的领带，解开他的衬衫纽扣，顺着自己的心意，拉开他裤子的背带，这样他的裤子就落到脚踝处。

他从裤脚里站出来，他穿着一件灰色丝质的背心和灰色丝质的短裤。

可能他真的戒掉了他的旧癖好了。

他坐下脱掉鞋子、袜子和吊袜带。

她觉得今天的他相当“男性化”，这让她感到放松，她慢慢地脱下衬衫和裙子，留下内衣、胸罩和内裤。他们相拥躺在床上互相亲吻着。

她无法抵制她的渴求，拉起他的背心，亲吻他胸前的乳头。

他的手搂着她，她吸吮着，头在他的怀里摆动，她觉得自己异常平静。

过了一会儿，很愉悦的一段时间后，她放开了他的乳头，看着他，对他说“进来吧”，然后将手放到他那儿感到它变得越来越大。她用手引导着他，挪开她的内裤，让她惊喜的是，她马上就达到了高潮，她流下了眼泪，最近在她的生活中很久没有这样了。她擦掉眼泪，对他微笑着，她的眼泪就像晴天里令人愉快的一场雨。

他亲着她的眼泪，她深吸一口气，“天啊，天啊，”她喊道。

接着她用手握住他的睾丸，抚慰它们，让他将精液射入她的体内，在他第二次进入后她的高潮又来了。

他的不育让他们可以这样自由地做。让他可以随意地射入她体内而不去顾忌什么。她很高兴可以这样，不用去想避孕的事。

而她的身体似乎也为她再次释放自己而愉悦不已。

他们叫了酒店香槟送到房里，那时她正藏在浴室里。

在浴室里，她将自己擦干净，慢慢接受自己刚刚是在和别人通奸的事实，她将擦过的浴巾盖在脸上，嗅着浴巾让她觉得很兴奋。接着她在坐浴盆上清洗了下身，极不情愿地感到安布罗斯的精液正流出她的体外。

这一切都发生了，再清洗也改变不了。她已经对婚姻不忠。

她已经没有资格去谈判了，对她自己或对任何人解释说她是和安布罗斯也没有用，他和她发生关系，并且将精液射入她体内，这就是事实。

她就是一个奸妇。

她完全明白这一点，但却没有崩溃的感觉。她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她曾希望自己对罗伯特的感情能让自己信守婚姻的誓言，但她没有。

这就是对她的誓言的考验——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她不会过多地理会那些宗教宣言——但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和一个女性，她没能经受住一个女性对一个男性的誓言的考验，结婚时的誓言“排除掉其他一切人”。但现在发生了这一切，而且还是她主动的。

她没有觉得内疚，但是不可避免的，生活改变了，她对自己的看法也改变了。

现在她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已婚妇女了。

她看着镜中的自己，检查妆容，接着，她走出浴室，知道他们又会再次欢愉。

他们互相搂抱着，从下午直到黄昏。

有时，他们脱下内裤，安布罗斯会将他小巧、紧绷绷的，但还不是很硬的阴茎顶着她。她很喜欢这样，这种摩擦让她非常愉悦，黄昏时分他们又相互抚慰达到新的愉悦。

接下来的几小时，他们不停聊着所有那些私密、琐碎和重要的过往。

有时她会为她的婚姻哭泣。

她为她不再是个正派的人而难受，但是另一方面她又为找到几乎失去的，甚至是曾经一度以为永远也不会重新回来的真正的自己而高兴。

他们还聊到了国家大事。

她甚至跟他讲她要举办一场冬季野餐会，以声援裁军大会。

安布罗斯马上保护地说，“别这样，伊迪丝，野餐会可以举办，但是别和他们讲政策，别那样做。他们可不是听众，那些狂热的人们可当不了听众。”

她看着他的眼睛，用手抚摸他的脸，"我想试一试。我不相信，而且永远也不相信，人们不去倾听理性的呼声——可能他们一时不会改变，但总有一天会的，可能是几年后。如果这个呼声是真实的，而且是真诚的。"

眼睛盯着酒店高高的宏伟的天花板，那么多年多少爱人情侣在它之下度过浪漫时光。他援引皮尔森的话说，"在外交、贸易、风险之下，现代诸国依然进行着一场场争斗，即使不是以武力这种形式体现。"和平是比和平主义更难实现的目标。

"那谁来付钱呢？"安布罗斯问道，"艾瑞克爵士吗？"

"我付钱，"伊迪丝说。

"代我向艾瑞克爵士问好。他过去常常给我些钱，他真的很好。"

"我自己付钱，讽刺的是，东方的战争让有些股票上涨了，即使是大萧条时期，橡胶特别好卖。"她的主要投资都在橡胶上——费尔斯通股票。"记得吗，那些是我母亲的遗产。我总是将钱花在投资这类东西上，所以手头有些钱。"

"你怎么就觉得他们会来参加呢？"

"我自有妙计。"

"什么妙计？"

"那会是我的野餐会：他们都是客人，他们必须得到。"

* * *

她没有到马赛去送罗伯特上船。只在日内瓦的火车站送他上车。

旅行似乎使他精神不错，而且在她看来，战争的消息也不会改变他出行的决定。

他的不二决心让她有一些受伤，但另一方面，他最终没有改变主意又让她放松下来。她责怪自己一方面想要个人自由，而另一方面又因为

他的远去而伤感这样的矛盾情绪。

他穿着他那件旧的厚大衣，轻装上阵，没有带什么行李，只是带着他的新打字机，她给他买的送别礼物，她让卖家将他的姓刻在打字机上，他好像很受感动。她自己也那么觉得，那是多好的一件礼物啊。

他看上去很高兴，而她也深情款款，她没有哭，尽管她传统女人的那一面想哭。哭的话就太不真实了。这也会给罗伯特一些错误的暗示。

她仍旧不太确定是她要让他走出她的生活，还是他仅仅是要去战场上工作的她的丈夫，但这样想让她觉得舒服些。

一个将要上战场的丈夫。

火车驶出站台的那一刻她思索着安布罗斯的到来和罗伯特的离去以及随之而来生活上的改变。这种改变似乎不错，为什么呢？难道这种改变意味着更深层次的变化？

尽管在瑞奇蒙和安布罗斯发生过关系，她仍旧是从妻子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

可能目前这种模糊不清的状态最适合她。

安布罗斯对她而言不过是生活中阴暗的一面，安布罗斯是不会对她有什么影响的。

但是如果现在她这个状态很好的话，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 * *

她和安布罗斯雇了一个马车夫驾四轮马车，马蹄踏在路上踢踏作响，他们情绪高昂地沿着雪后日内瓦的道路行驶着，路旁是冬日里覆着雪的空旷田野。

他们用安布罗斯的银质旅行杯子喝着法国白兰地，膝上盖着毯子。每个人都笑着，大声地交谈着。

天气很晴朗，他们把马车两边的帘子都放下来。

最后她决定举行两次野餐会——她的还在筹备的裁军会议的大型野餐会以及珍妮今天这个私人小型野餐会。

本来准备为罗伯特送行的野餐会现在变成了安布罗斯的欢迎会。

罗伯特报社的朋友组织了他的送别会。

她邀请了伯纳德·福尔特——莫丽夜总会的老板，也是安布罗斯的朋友，她很高兴见到了老朋友，但现在她对朋友的定义有些模糊——国联和莫丽夜总会，这在过去没有过，毕竟现在是新时代了，和以往不同的。

安布罗斯离开国联后这几年，伊迪丝都没见过福尔特，她对福尔特的感觉是复杂的，他知道安布罗斯的特殊癖好，而且她怀疑他们曾经是恋人，尽管他的夜总会名声不好，但他和外交界以及日内瓦的社交圈关系都不错。

今天和以往一样，他还是风光无限。

安布罗斯很想和他的老朋友联系上，可能他还是没有戒掉他的嗜好，如果安布罗斯回到日内瓦的话那他肯定又会和莫丽夜总会那帮人来往，那她是不是也会陷入其中呢？

国联这边，有珍妮和维多利亚。维多利亚是新西兰人，工作效率很高，珍妮本来说会带她的一个男友过来，但和以往经常发生的一样，那个男友没有出现。维多利亚还是一个人，她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男友，而且总是抱怨她的单身生活，总是竭力使气氛活跃却不知道自己开不开心。她带了一块自己烤的蛋糕，想要让大家玩得开心，但她自己也不确定自己是否愉快。

她和安布罗斯又该以怎样的关系出现呢？因为丈夫不在而作为适时出场的情人出现？这些参加野餐的人又庆祝什么呢？心照不宣地为他们重逢而庆祝吗？

她和安布罗斯作为一对又像以前一样在社交场合配合得天衣无缝，马车踢踢踏踏驶过雪地时他们会时不时地互相微笑，轻触对方。

“考文垂小姐一边驾着四乘马车一边吸着烟卷，”安布罗斯说，“而那是八十年前的事了。”

“谁是考文垂小姐？”

“一部不知名小说里的人物，”安布罗斯说。“我现在只读旧小说。我让我自己成为那些被遗忘小说的管理员。我要做的就是记住那些正逐渐消失、被人遗忘的好小说。”

马车在行驶着，珍妮说，“告诉我们你的超级裁军野餐会计划吧，伊迪丝。”

“没有那么宏大啦，”伊迪丝说，“我只是想组织那些来日内瓦参会的非外交人士一起聚一聚，他们也有全面裁军的愿望和诉求。”

“伊迪丝想把他们组织成她秘密的外交网络，”珍妮神秘兮兮地对众人说。

“野餐会就是简简单单的—— 一道菜，一块蛋糕，一杯红酒，一块芝士，一点儿水果 —要不就是很复杂，”维多利亚说。

“新西兰一般都是怎样？”珍妮问她。

“哦，我们的野餐会总是非常盛大的，我以前组织过的野餐会总是让我玩到头痛，”她说，“我总是会最后躺到车里，头上盖块湿毛巾。”

他们都笑了，这太像维多利亚的风格了。

每个人对裁军野餐会的看法都差不多——那就是一场玩笑。

他们毫不吝惜地取笑她。

“那你的野餐会计划是怎样的？”福尔特问道，唯独他没有笑，而是有些好奇地问道。

“我想让那些和平主义者互相介绍认识，一起喝一杯。”她笑着说，想把事情说得轻松些。“他们都过分拘谨了，他们来不仅仅要致力于停战，还要做很多事情。”

“他们似乎希望制止我的每一个罪行。包括那些我不愿让人知道的事，”福尔特说道。

她不想继续讨论这个野餐会了，但她还是说，“你们都知道，裁军大会的目的是让各个参与国各自消减自己的军事武装到刚够国防的水平，而和平主义者们希望彻底地立刻消除武器装备，事实上，我只是想让他们了解危机这个概念。”

“应该允许保留先进的武器，”福尔特说，“旧式武器装备都很危险，上个月贝都因人用刀子杀死了二千多人。”

珍妮马上插话道，“新式武器也有问题，贝都因人虽然杀死了二千多人，这也可能是他们能杀的最多数量了。”

“除非他们在沙漠绿洲中获得了食物和酒，否则他们还会继续杀人的，”安布罗斯说。

“炸弹是仅有的另一种武器，”福尔特说。“这种武器可以携带投射，而不是像枪那样，这种武器就是比野人投掷石头先进一些，就像大卫用弹弓杀死歌利亚一样[1]，两种都可以杀人，但你可不能制裁石头。”

“对我来说，”维多利亚说道，伸手去取法国白兰地瓶子，“这完全是两码事，在某人的头顶上扔炸弹。”

福尔特仍旧支持新武器。“我的观点是，飞机和炸弹是有可能阻止战争的，就拿西北前线来说吧，在一个战时的村庄投掷一枚炸弹可以免去许多伤亡。”

酒后的伊迪丝感觉有些昏昏沉沉的，马车行驶在雪后的道路上，不管是否头昏脑涨，她都注意到福尔特这个人有很强的观点——他有能力开一家和外界政治毫不相干的酒吧，在那里外界政治和危险似乎都不存在，而任何奇怪的有趣的事情在他那儿似乎都是可以被接纳的。她记忆中待在这家夜总会里是没有长夜漫漫这样的痛苦的。

事实上这可能是她第一次在白天，在莫丽夜总会以外的这样一个情形下见到他。

---

[1] 圣经故事，歌利亚是巨人，被大卫用弹弓射死。

而且看来他不仅仅有想法　　他还有信息。

她要多多注意这个福尔特先生。

“在战场死亡是理所当然的，”珍妮说。

“所以我们才要研制先进武器，这至少能使战期缩短。”

“如果我们是有更先进的大炮那一方就更好了，”维多利亚说。

“当然，”福尔特说。

“你应当告诉那些和平主义者，”安布罗斯说道，“和平实际上就是靠战争得来的。”

他们在马车里都笑了起来。

“我不会为炸弹辩护，”伊迪丝笑着试图轻松地说，“但是我认为应该要让和平主义者认识到完全去除飞机是不现实的。”

“那是有可能的，”珍妮激烈地回应道。

“珍妮，你不可能阻止历史使时间倒流，”维多利亚说，“至少，我不认为你能行。”她一边说着，一边开始再次考虑起自己的立场来。

珍妮马上笑嘻嘻地反击道，“你可以把时钟往回拨呀。温斯顿·丘吉尔先生说过因为我们在军事上使用飞机，人类就不应当享受飞机的便利，他说这样我们要承受随之的后果。”

“珍妮，”福尔特耐心地说，“如果一样东西被发明了就是发明了，是不可能消失的。”

“我可不想争这个，”珍妮漫不经心地说。“我们发明了奴隶制，但现在奴隶制已经废除了，我们发明了绞刑而现在我们不再施行绞刑了。”

“历史上可能是有这样的例子，”维多利亚毫不担忧地说道，“我得研究看看。”

“彻底禁止使用飞机的好处是你马上就会知道谁违反了条约，”珍妮说。“飞机是可以看见的，而且国联马上会知道。每个人都会成为和平的护卫者。”

其他人都笑了。

维多利亚说，“我就很想驾驶飞机，当个飞行员什么的，我觉得我的控制能力很好。”

“而我呢，亲爱的维多利亚，我估计我的控制力就很不好，”安布罗斯说。

维多利亚很快就原谅了安布罗斯曾给秘书处带来的耻辱往事，说道，“亲爱的安布罗斯，我会教你的。”

“我不敢，维姬[①]，我可不敢，不过如果我要学的话就一定得跟你学。”

“是我该跟你学吧——学习该如何失控，”维多利亚说。

“飞机发明前世界是多么美好，”珍妮说，“没有飞机我们也活得好好的。”

福尔特似乎很乐意表达他的观点。伊迪丝也赞同他的关于投掷炸弹的说法。“是谁说过一旦国家具有瞬间消灭对方的武器，战争就会停止？”

“阿尔弗雷德·伯纳德·诺贝尔——达纳炸药的发明者，”福尔特说道。

“我想飞机是同时具备防卫性和攻击性的武器，”伊迪丝说。

“这就证明了要划分防备性武器和进攻性武器的尝试是相当不可靠的，”安布罗斯说。

“我们应当彻底废止军事飞机的使用，”伊迪丝说。

“那可不够，”珍妮说，“我听说民用飞机可以很容易地改装成军用飞机，只要安上一个炮弹架和一个发射口。要消除炸弹就必须要消除所有的飞机，所有的。”

“王尔德说过战争很快会演化成一国的化学家对攻另一国的化学家，每人手里都拿着化学武器，”安布罗斯说，他的口气听上去不想再讨论

---

① 维多利亚的昵称。

这个裁军的话题了。

伊迪丝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她朝后靠，手里拿着白兰地瓶子，就着瓶口喝了一大口，而没有从杯子里喝。这样相当的不雅，但是管他的，这场由她引导的关于裁军的讨论就像是场网球赛。手里拿着这个银制的白兰地瓶子让她感到舒服，白兰地也让她心情愉悦，这些都让她回想起多年前在巴黎的那个夜晚，在那个夜总会里她和黑人歌手杰罗米的放纵行为。杰罗米汗津津湿热的味道充斥着她的全身、她的脸上，这种味道她知道是黑人特有的，他的手指修饰得很好。他的大腿和他的股沟。她意识模糊中听到其余四人还在继续讨论着他们没完没了的武器话题，可笑的是最终使她和罗伯特分裂的是杰罗米……

那时她在巴黎的闷热的酒吧里。杰罗米手里拿着白兰地瓶子就着瓶口喝，接着将瓶子递给她，她也喝，酒喝起来味道就像是牛奶。她又递回给他，同时手也伸向他，他握着她的手将她拉过去，坐在他的膝盖上。时间似乎都变得停止了。她优雅地倒下，没有想得太多，他温暖的手就覆上了她裸露的乳房，一切似乎都那么自然，好像事先预演过一样，就像华尔兹一样，只不过没有舞步。她倒在了他的腿上，接着不需要任何指引，没有任何阻碍，不去思考，她滑到了他的两腿之间，那儿是如此的温暖，肉感，滑顺。直到一切结束，她移开了她的唇，她的舌头和牙齿，睁开眼睛……

福尔特的声音响起来，“你会在你的超级野餐会上跟他们说什么，伊迪丝?”

“我要跟他们说什么?”

“你会发表演讲吗?”

她从沉思中回过神来，“他们说到去除导致战争的因素时，我会告诉他们有些战争是没有原因的。”

“非常好，”福尔特似乎很吃惊。

“哦，我可不认为人类之间的冲突是没有原因的，”维多利亚说。“我从没听过这样的论调。”

“我想你们这些理性主义者认为凡事都事出有因，每件事情都是可以分析的，”安布罗斯开玩笑地说。

“蒙田[1]说过任何没有考虑到人类行为的非理性的理论都是有缺陷的。”她说。这是很久以前一次家庭讨论中提到的。“可能没有什么理由，”伊迪丝的思维又退回虚无状态。“我会告诉他们不仅仅有战争，还有不可避免的战争。”

“你可不会得到认同，”福尔特说，“他们不一定会听你的理论。”

“哦，我会说没有原因的战争已经没有了，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国际制裁来阻止战争，他们会听的。”

“他们会赞成苏联的观点，彻底解除武器装备，仅允许使用来复枪，”安布罗斯说，“狮子斜眼看着老鹰告诉它必须折断翅膀——”

“哦，安布罗斯，”伊迪丝笑道，“给我们说说这个古老的寓言吧。”

其他人大叫安布罗斯别说下去了。

而他则继续说下去，好像情不自禁似的，虽然他知道其他人已经听过这个寓言无数遍了。

“——老鹰望向公牛告诉它必须将角削掉，公牛望向老虎告诉它必须将脚爪剪掉——”

“安布罗斯，别说了。”他们都将手塞进耳朵里。

他继续道，“而俄国熊则说所有的脚爪、翅膀和角都必须去除，俄国熊说这都是必需的，这是宇宙大同。来吧。”

“就像这样，”他抓住珍妮作势将她搂在怀里。

---

1 蒙田（1533—1592），法国文艺复兴后最重要的人文主义作家。在16世纪的作家中，很少有人像蒙田那样受到现代人的崇敬和接受；他是启蒙运动以前法国的一位知识权威和批评家，是一位人类感情的冷峻的观察家，亦是对各民族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进行冷静研究的学者。

“我知道你们都一定听过这个故事，知道为什么我要再说一遍吗？”

没有人问他为什么。

“就仅仅为了讲这个故事的愉悦感，我们讲述有些故事就是因为它已经被叙述了无数遍了，这个故事就是其中之一。”

他们都讥笑着他。

他们到达图瓦里的度假小屋，在那儿停下马车，每个人都下车跺脚，在雪里跑来跑去，瑞士晴朗的蓝天下，自然而然地，他们打起雪仗，围巾满天飞。

伊迪丝跑着跑着踉跄地滑倒在雪地里，她试着爬起来却爬不起来。

他们都笑她这副模样。

“谁来帮帮我。”

他们都笑着，没有人过来拉她。她又试着爬起来可是爬不起来。

“安布罗斯，帮我一下，真的。”

安布罗斯走过来帮她爬起身。“伊迪丝，我想你有些醉了。”

她意识到自己确实有些醉了，但是她却说是因为冰太滑了。

事实上她的生活最近发生了如此惊天动地的变化让她有些恍惚了。

应该是两个很大的变化，如果包括安布罗斯的话。

而且她知道今天在场的有些人，比如安布罗斯和珍妮就知道这些事情。

自从罗伯特坐上火车出发前往上海的那天开始，她就没有一晚上不是醉醺醺的。

她拍了拍身上的雪，深吸一口气。在他们进屋时手还是抓着安布罗斯不放。

回去的路上，她醉醺醺的睡得不是非常安稳。

# 冬日野餐

伊迪丝要去日内瓦的美国图书馆预订她的室内野餐会场地，因为其他的公共大厅设施都被用来做日夜宣传、演讲及会议用了——尽管日内瓦有两家新建的酒店和一个特别会议大厅用来招待前来参加裁军会议的代表们。

日内瓦有三千多来参会的代表，还有游客、记者、观察家和其他人——包括带着恐惧情绪、混乱的武器游说团。

她的野餐会计划在午餐时间举行，就安排在会议开始后的第七天，这天早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公共组织要演示他们的请愿书，而且他们都必须全体出席。

各个组织都有机会和参会的外交家们及政客交流，她原本计划在前一天举办野餐会的，但这些都安排不过来了。她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其所能地处理好住宿和时间方面的事情。

伊迪丝跟波迪拉克的主厨托尼简要地讲了讲情况，让他做那天的午餐。日内瓦在举办会议期间限定了食宿的价格，以防止过度收费，希望托尼主厨能遵照规定向她收取野餐会食物的价钱。

赶到老城区参加游行时她系着绿色的饰带，佩戴着白色的臂章，上面绣着 PAX，这是永久和平国际妇女联合会[1]派发的臂章。

从官方角度上看，她是和国联官员麦克吉奇一起负责国联事务，代表非政府组织，但既然国联的立场是致力于解决裁军问题，因此她认为佩戴永久和平国际妇女联合会派发的和平臂章不会和她的官方立场冲突。

如果有人有异议的话，她可以说这不代表国联的立场，这绝对不是一个难解决的问题。

后来这个绿色饰带和臂章几乎成为了会议的官方标识。

游行开始时，几百名妇女和少数几位男士聚集在一起，展示他们给世界的“圣诞礼物”——请求裁军的请愿书。

记者们认为这份请愿书中至少有八百万个签名。

伊迪丝到达游行现场时，她看到来自国际联盟协会的威斯康特·赛尔，穿着他的长大衣，正和安布罗斯及弗雷德·皮克交谈。

她走上去问好。和他们一起的还有里尔·乔安思，是法国贸易联盟的代表。

国际知名人士、比利时代表艾米尔·凡得雷德，路过他们身边，手上拿着一块告示牌，上面写着，“我们不请求——我们要求。”

“这样的标语是不是在任何一种类似的场合里都通用啊？”她说。

他们都笑了。

她离开他们继续工作。她碰到了著名的女权主义者玛丽·丁曼，这个美国人说她代表了美国多个组织的四千五百万名妇女。

伊迪丝暗自怀疑这个数字的准确性。

她又和另一位年轻人——一个美国学生詹姆斯·格林交谈了一会儿。他说他没有请愿书，但带来了美国学生的最后通牒，他的告示牌上很简单地写着“放下武器”，她祝他好运。

她在游行队列中来回走动，不时和游行队长，还有一些残障退役老兵交谈，这些老兵们组成在役时的队伍排列，有腿疾的拖着拐杖走，眼睛瞎了的则由朋友们领着走，指挥官们甚至将那些坐在轮椅里的老兵推进队伍里面，高喊着行军时的口令。

他们中有些人的脸已经因为受伤严重毁容。所有人几乎不是缺胳膊就是断腿，要不就是少了鼻子或耳朵，或者是下巴。

那场面真是非常恐怖。

她停下了脚步。

---

1 International Women for Permanent Peace.

她转过身去，极力控制自己，然后又转过身来面对着他们，但即使这样，她也不敢直视他们，出于礼貌和难过，她强忍着让自己的目光注视着游行的队伍。

她从未见过这样的一张张脸。

一个官员告诉她这些人是由欧洲各个组织组织起来的，他们大部分是一战中服役的军人，包括德国军人。

他用一个法语词语形容这几百万因为战争而严重残疾的军人们

残疾军人。

他们在若干年前，都是些身强体壮的健康年轻人，那时他们互相交战，而现在他们互相拥抱都挺困难，但仍努力表现得像个士兵那样。

她不禁流泪哽咽了，竭力忍住泪水，保持应该有的镇静。

但她忍不住，又一次转过身去，跑到走廊的一侧，拼命想抑制住泪水，脸都因此抽搐起来，她害怕放任自己哭泣，害怕一哭就止不住了。

她站在那，努力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和呼吸，直到自己平静下来后，又回到那些人群中间，发现他们吸引了很多记者和摄影记者的注意。

习惯性地，她在那堆人中到处找罗伯特，然后意识到他已经走了。

让她很吃惊的是这些摄影记者，甚至是那些本应麻木的记者都在哭——甚至诺曼·希尔森也在哭，还有《芝加哥每日新闻》的艾迪加·摩尔，罗伯特的好友。

她以前从未见过新闻界的人哭。

他们都转过身去用手绢拭脸。

这些残障军人们努力地保持士兵那样的军姿，排着队艰难地像个真正的健康士兵那样喊出行军口令，看到这一幕时，一个摄影记者放下照相机放声大哭。

这些残废军人们有些身着军装，有些只戴着军帽，大部分人都身披彩带，佩戴着勋章。

她注意到他们所戴的眼镜都是破破烂烂的，用线和棍子随便地绑在

脸上，他们的拐杖也是破破烂烂的，有些人的假肢还不时地掉下来。这些东西显然都是战后发放下来的，时间久了都旧了或者坏了，真是太让人痛心了。

看到这些记者们哭，她又忍不住要哭了。

“他们是切实感到悲痛啊！”希尔森尽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和声音，最终还是忍不住擦泪水。

“记者和护士都不应该哭的，”他说。

“还有国联的官员们，”伊迪丝的眼泪往下流。

“希望你的野餐会一切顺利。”希尔森极力地抑制着自己此刻的情绪，“我会帮你说说的。”他的声音有些沙哑，这样听上去像个小男孩的声音。

她轻声地表示感谢。

“有罗伯特的消息吗？是不是还没到？”他转过身问她。

她摇了摇头。

“我听说土豆早就到那儿了，罗伯特应该也快到了。”

她告诉他们，瑞士的电报系统一下子无法接受如此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国的城镇政府、侦察兵团以及其他公民团队对裁军会议表示关心的问候电报。

“整个瑞士的电报系统应接不暇，头一次陷入瘫痪，”她说。“我们国联现在也收不到电报——我们正在试着使用我们的无线电设备。”

她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她离开记者们和残障军人，加入到列队里的妇女团体中去。

整个列队在日内瓦城里行进，妇女们佩戴着绿色饰带和白色臂章，还有贸易联盟、“扶轮国际”、商人团体、在校学生、残障军人们，大家都行进在日内瓦的街道上。瑞士人都停下来，摘下帽子放在胸口，妇女们用手绢擦眼泪，有人招手致意，有些男士行礼致意，有些人朝队伍扔鲜花。

整个列队都非常安静肃穆，几乎就像是葬礼程序，没有音乐。

队列最后到达国际联盟大会议厅，日内瓦最壮观的大厅，随即便如同一条巨蛇一般被整个建筑和门廊吞入口中。

那些受到邀请的列队者们被允许进入大厅，坐在政府代表的对面，他们都穿着短款的外套和条纹的裤子。

大会主席亚瑟·哈德森致欢迎辞后，每个团体代表都上台来演示他们的请愿书，书记员们则记录下一切细节。

请愿书太多了，堆在讲台的两侧越堆越高，玛丽·丁曼讲话时人都都被挡住了，但是请愿书仍旧不停地被送上去，堆起来就像是一座和平纪念碑。

伊迪丝交代她的助手前去将那些请愿书挪开，以免挡住台上的演讲者和官员们，尽管她犹豫了一下要不要保留这种视觉效果。

越来越多的代表们上台来放上他们的请愿书和厚厚的签名册。他们中有些还是穿着典礼用长袍的市长们，呈上他们辛辛苦苦从各个乡镇收集来的请愿书。

伊迪丝走到大厅的后侧，为所见到的这一幕而震惊，她从未见过这样的场景。

从职业角度，她以为这次四层的讲台布置十分契合这样一个有纪念意义的场合。

就像是婚礼用蛋糕一样。

最高层坐着的是这次的大会主席，亚瑟·哈德森，后面站着他的个人助理，其中就有巴托。

第二层是一个平台，上面摆放了演讲用讲台以及速记员座位。

第三层坐的是大会秘书处的成员。

最下层是各个官方代表，两侧和后方是特别席位，或者说是“审议席位”——那儿有媒体席位，各组织代表位，来访的外交家们和政治观察家们，还有民众的席位。

"太好了，"伊迪丝心想，"我在国联的工作就体现在这里了，所有枯燥的文书工作，烦冗的会议，最终就是为了这一切——这个庄严的结局。"

* * *

那天午餐时分，在美国图书馆一排排的书架之间，伊迪丝的野餐酒席准备人员在地上铺上二十张红蓝相间的格子桌布。图书馆的桌子都被移到了一边，椅子也被搬走了。

伊迪丝自己更喜欢纯白色的桌面，但后来想格子布会显得气氛活泼一些，每个桌布边上可以坐八个人，一共邀请了一百六十人，如果人都到齐的话——每个参加日内瓦会议的组织都派两名代表过来。

安布罗斯和她一起站在门口。

"红蓝格子布挺好看的，对吗？"她问。

"那当然，色彩很鲜艳。"

每张桌布上都摆着一个柳条野餐篮子，里面装着鸡肉火腿片、沙拉、面包和蛋糕，还有为素食者准备的素丸子。每张桌布上还放着四瓶红酒。

"我要用他们的方式取悦他们，"她自言自语地说。

柳条篮子的四周摆着八个擦得亮晶晶的红酒杯。

她不喜欢预先安排好座位表，在这点上她和托马斯·杰佛逊的观点一致。他做美国总统时把混坐酒席的习惯带入白宫。她希望英国人和欧洲人能接受这样的非正式的做法。

坐在地上能让受邀客人们放松下来，不会被日内瓦大会的正式和肃穆气氛所影响，当然她准备了坐垫和毯子，不过她知道客人们一旦知道他们将坐在地上肯定还是会吃惊的。

她希望这样的座位安排能够让他们没有顾忌。

换掉椅子，这就是伊迪丝的做法，她说过多少次，说话者坐着讲述的观点和想法和站着表述的会完全不一样。这就是索尔兹伯里的规则。某种政策的施行方法往往和政策本身一样重要。

她照了照镜子，觉得需要补一下妆。“我的妆怎样?”她问安布罗斯。

他仔细看了看她的妆容。“可能要补点唇膏。”

“清教徒都会欣赏我吧。”

“那是当然，亲爱的。”

她又用手镜照了照自己。

“我也该全身装扮一新的，”他说。

“你看上去很好。”

“向他们展示一下现代女性所有的修饰技巧。”

“不，就让妆这样吧——还原本色。看上去就像个工作的女人，我可不是花瓶。”

客人们都陆续到达，仍旧戴着绿饰带，他们每个人来时看到这样的摆设都有些局促，但是伊迪丝的朋友，珍妮、安布罗斯、维多利亚、柯丽还有其他的朋友都帮她迎接客人，让他们随意坐下。

她的朋友们，尽管之前嘲笑过她，现在都尽力地协助她，包括伯纳德·福尔特以及他从夜总会带来的四个招待生。

很多客人都对这样的安排表现出惊喜——或高兴的样子——他们周到的安排效果不错。

一个残疾退伍老兵坐着轮椅来参加，她迎接他，显然他不能坐在桌布边的地上，她将他安排坐在旁边的书桌旁。她转过身来看到老兵的一些朋友或坐着轮椅，或拄着拐杖赶到，她也将他们安排坐在旁边的书桌边。

门口安布罗斯正帮助一个盲人老兵安排坐位，他后面还有几位残疾军人，现在来的人多起来了。

天啊，她想，消息传得太快了。

她邀请了残疾老兵团体，但只邀请两名代表，她以为野餐会来的比较多的会是妇女代表团，她们大部分是和平团体的。

她看了眼安布罗斯，他显然也注意到这一戏剧性的转变。

而这些残疾老兵还在不停地来，不管受到邀请与否。

其他人看着她，耸了耸肩表示无奈。

她向他们示意欢迎他们进来。

她让珍妮他们招呼客人，她则和安布罗斯到图书馆的小厨房里，那里有两个帮工在准备汤。她告诉他们再加些水。

"消息传得太快了，"她说。

"看来你在残疾军人中很受欢迎啊。"

"天哪。"

他笑了起来，而她也跟着笑了。"免费食物，"他说，"这些又累又饿又冷的男人们。"

她止住笑，叫托尼将所有备用的食物都拿出来。托尼跑到厨房门口看大厅，喊道，"我的上帝[1]。"

"我要每个人都吃饱，把所有贮备的食物都拿出来，拿出我们所有的面包。"

"当然，"托尼说。"我们要让他们都吃饱。"

伊迪丝打开她的手包看了看，拿出了一摞现金。

托尼举起双手，"不要，我有办法的，这绝不是什么大问题。"

安布罗斯和她从厨房望向阅览室大厅。"这可真是我参加过的最奇异的野餐会了，"安布罗斯说道。

安布罗斯数了数，总共来了二十七名残疾军人。

其他代表都陆续赶到，坐在有些拥挤的台布边上。他们都如约前

---

[1] 原文为法语。

来，她倒有些惊讶。

“我该什么时候讲话呢?”

安布罗斯建议在他们吃了些东西后再说。“你可以先喝点酒。”

但她现在紧张得什么都不想吃，她走到大厅中弯下身和每个人握手并自我介绍，大家都或在吃东西，或在喝酒，她注意到有些人既不说法语也不说英语，特别是那些残疾军人。

伯纳德和安布罗斯也在四处招呼客人。

过了一会，安布罗斯找到她，“现在你可以说了。”

伊迪丝拿出她准备的纸条，走到临时搭起来的平台上。

伊迪丝首先用英语致欢迎辞，“在座的各位，每位都代表着七百万人民。世界各地的人民——不管居住在工业国家还是非洲的沙漠里、东方的丛林里，还是居住在北极的冰川之中——这儿都有他们的代表。”

她又用法语讲了一遍，接着示意珍妮接下来做法语的同声传译。

“身为餐会主办者，我不会干涉你们的事务，多年来你们已经思考过自己的信仰了。”说到这里时，她心里想，正好相反，这还是我要做的：作为主办人我还要告诉他们该做什么。

“作为为国联工作过几年的人士，我对这几年为此次大会做准备时发生过一些争执还是比较了解的，我会简要地向大家讲明。”

大部分人继续吃着食物。

大部分残疾军人没有在听她说话，可能是他们既听不懂英文也听不懂法文。但是不管听懂与否，有些人朝她挥手，手中拿着鸡腿。

“你们都是有着崇高信仰的人。虽然极端的政治原则是可以发现社会问题并将这些问题绳之以法。然而，我以为这样做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我们要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尽管有些办法无法在有罪的人和无辜的人当中找到平衡，这工作就落在了你我这样的人身上。我们的工作——我的工作——就是要找到那些行之有效的、人性化的、适用于不同信仰的人的有效办法。尽管做这样的工作要和那些声名狼藉的人

打交道。”

她继续说下去，号召他们转变那种极端不妥协的立场，而是要致力于帮助整个人类的工作。

“首先，我们必须保留部队——”有人低声表示异议，“——但是，将这些部队转化成世界警察，或是另一种形式的武装部队，这个部队要学习利用新的方法来平息世界各地的暴动和邪恶势力。我们必须保留这样的武装势力，在需要时就能够使用。”

“这个部队的每一位士兵在他们维护和平前都要接受统一的训练和教育。”

“而对于今天在座的各位女士，我要说的是我们不应该以为军事就是男人的事。”

“我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中大部分都是和平不抵抗主义者——我们应该要接受机枪和手榴弹的存在，而不是从精神上憎恶它们。因为此次大会要致力去完成的就是保留什么武器和去除什么武器。不会有完全的彻底的武器消除。”

“正是那些保留下来的武器将会决定裁军举措的成功与否。”

“还有一个悖论是：文明的国度有别于落后的国度的地方就是文明国家使用外交手段而不是武力来使它国就范——至少从一战开始时是这样。因此，我们的工作就是去发展完善先进的外交和全球化的手段来监督和管理，这要跟上我们发明现代化武器的脚步。”

“当现代文明已经到达了诺贝尔说过的‘武装部队能在瞬间摧毁敌人’的时代，那时人类世界才可以彻底解除武器装备。”

她向伯纳德点头致意，因为这是他说过的话。

她还提到了安吉尔[1]的想法，那就是让世界各国的政客、贸易联盟的领导、企业负责人和学者都互相联合起来，保持通信联络，确保信息

---

1 安吉尔·诺曼(1872—1967)，美国经济学家及和平主义者，获1933年诺贝尔和平奖。

交流通畅。

她自己本身对这个计划的可行性表示怀疑，但她知道这样说会显得她不是那么的军事主义。

接着，她又提到国联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部队，至少是空军，这样在有冲突产生之后可以马上赶到现场制止，以防造成更大的破坏。

这个提议还是引起了在场的人一阵纷纷议论。

"最重要的是，要让国联的国际控制委员会[1]驻扎在各个主要国家监督施行裁军协议。"

"委员会必须要有能够在各主要国家监督军事工厂生产的实力，一旦裁军协议设立了相关限制之后。"

"不要盲目地追随政策规定，这样我们才能够生存下来，最终实现裁军。"

一个又一个的野餐小组的人窃窃私语表示不赞同。

她停了下来，台下混乱的嘈杂声将她的声音都掩盖了。

一个名叫罗绮邓的小姐，站起来打断了她，其他人都安静下来。"你是这次野餐会的主办人，所以现在我不会就此离开这里。但是我们这些人来到这里都是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和平主义——解除所有的军队和武器。永远都不要有军事装备。"

大家都拍手表示赞同。

罗绮邓继续说道，"我们绝对不会改变我们对彻底裁军的看法。"

更多的人拍手赞同。

罗绮邓小姐正在筹备世界和平主义联盟。她继续说道，"绝对不允许为战争做准备——包括现在你所宣称的这一切，在我看来，这就是让我们从思想上接受战争：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

"在座的各位都知道任何反对和平主义的言论都会对和平主义造

---

[1] League of Nations' International Control Commissions.

成影响。和平主义是不允许任何妥协的。我们绝对不听任何反面言论，任何对和平主义的反对或挑战会动摇和平主义的根本。我们也是实际的人，贝莉小姐：如果有下一场战争我们也会有新武器；我们要号召世界各地的和平主义者去拦截火车，有必要的话，去拦截军队火车。"

"这样军队火车就无法运行，因为它们必须要从士兵们的母亲和女儿身体上行驶过才行。"

"如果有几百万人愿意为战争牺牲自己的生命，那就一定会有几百万人愿意为和平献身。我们将在战场间列队，如果他们要射击的话，射到的将会是孩子们、母亲们和祖母们。"

"我们要破坏军械库，我们要阻止飞机在机场的起飞和降落。"

更多的人鼓起掌来。

罗绮邓小姐坐了下来。

伊迪丝看了一眼手中的演讲稿，她还是把它讲完吧。

她又开始演讲。

为了表示抗议，罗绮邓小姐转过身背对着她。

让伊迪丝难堪的是，更多的人都转过去背对着她。

玛丽·丁曼站了起来对着参加野餐会的人说："虽然我们知道她说的是错的，知道妥协意味着失败，但我们至少听完我们来到日内瓦后唯一的一位官方代表对我们的演讲吧。"

她坐了下来，也背过身去，现在几乎所有的妇女和少数的男士都用背对着她。

那些残疾军人继续喝酒吃东西——主要是喝酒，他们还向那些不喝酒的野餐小组要酒喝。

仅有少数几位妇女支持伊迪丝。但是她们的人数太少了，更显示这支持是如此的微乎其微了。

伊迪丝望向那些背对着她的人们，虽然他们背过身去，但他们仍然会

听到，她决定继续说下去。“我接下来说的可能得不到大家的支持，但我还是要说：‘你行了这些事，我还闭口不言。你想我恰和你一样。其实我要责备你，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1]’我想让你们知道，作为一名女性，为国联工作，为裁军会议的筹备委员会工作时，我总是在思考这样的问题。”

她在对着一群背对着她抗议的人说话，还有一群可能完全听不懂她在说什么的残疾军人。

她停了下来，决定不再继续下去，她向他们致谢——向着他们的背——然后走到图书馆的办公室里，浑身都在颤抖。

珍妮跟着她走了进来。

安布罗斯早就在办公室，在那儿听她演讲。“你真的很勇敢。”他亲了亲她的脸颊，拥抱了她。

“但做得不是很好，”她说。

“你站出来表明自己的立场，让他们理智地思考，”他说。

没有，她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伊迪丝拿出她口袋里的小酒瓶，打开倒了些酒在酒杯里，看了看，又倒了些。

“稳住，伊迪丝。”安布罗斯说，拍了拍她的肩，“不然你又会滑倒了。”

“我已经滑倒了，”她看着胸口的绿色饰带，这看上去如此的没有必要，她把它摘掉了。

他提醒她那些站起来反对她的人所说的话决不代表所有的观众。

“我们从来不知道一群人当中的每个人在想什么，那是一个个未知的头脑。我们也无法知道什么会改变一个人的想法。”

“你让那些残疾军人都吃饱了，”珍妮说。

“我觉得我又回到了小时候在悉尼的住宿学校，当时我是学生队长，

---

1 引自《圣经·旧约·诗篇》，50：21

但是在颁奖日的演讲上出了糗。"

"你就是我们的学生队长，"维多利亚非常激动地说，"如果你想成为学生队长，你就是。"

"我还有最后两页演讲没有说完。"

"争论总会有分歧的，"维多利亚说，"但那并不是批评。"

"大家都听懂你的意思了，"安布罗斯说，递给她一只鸡腿和一块面包。"还好野餐会没有蚂蚁跑出来，除非你算上罗绮邓小姐。"

"哪个野餐会没有蚂蚁呀？"她从办公室的小窗户上望出去，看到很多人都起身离开去参加下午的会议了。

而她们这帮人，包括厨师托尼，都围坐在办公室里啃着剩下的野餐食物，大家都很累。显然都很同情她，可能也觉得办这个野餐会不是个好主意。

"他们都走了，或许我们该去说再见的，"维多利亚看了看门外说。

"管他的，我已经尽了力了，"伊迪丝说，笑了起来，野餐会结束了。

那些残疾军人是最后离开的，有些人把剩下的酒都带走了。酒可是他们喜欢的东西。

最后整个图书馆都空了，酒会的侍者和伯纳德的员工跑来跑去清理场地。

很快办公室里的人笑成一团，有人在模仿罗绮邓小姐的样子。

"那些残疾军人会记得你一辈子的，"伯纳德说。

"可能他们会在夜总会里上演一部戏，"安布罗斯说。"聚在一起上演一出'卡巴莱群魔乱舞'。"

珍妮和维多利亚一起喊道。"安布罗斯！！！"

她不知道这两个对莫丽夜总会有什么了解，她们肯定听说过，尽管她曾邀她们和她一起去但她们拒绝了。但现在即使是她也觉得安布罗斯的玩笑有些过分了。

# 自由：是个机会吗？

伊迪丝觉得将安布罗斯带回到她的住处有些轻率还有些内疚。

他们走进公寓时，公寓显得非常空旷。

罗伯特的离去使公寓空间感十足，她也可以自由地呼吸了。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呼吸空间吧。

和安布罗斯一起站在公寓里让她放松下来；罗伯特的离去让她情绪很不好，也让她的生活变得很空虚。

事实上，魔鬼已经离开了城堡。

她试着从罗伯特的角度审视这个公寓，看得出罗伯特还是在这个公寓里留下了他的痕迹，她突然意识到他并没有真正离开，他本应完全消失才对。他并没有完全消失。

“我觉得很有些恶作剧的味道，”她说，握着安布罗斯的手，“带你到这儿来。背叛婚姻的感觉。”就算是这样，她也不会太担心，如果她的那个婚姻算是婚姻的话。

“只要是善意的恶作剧，”安布罗斯说。

“不——不尽然，”她回复道，“不能算是善意的，”她有些紧张。“不过很快就变成善意的了。”

她走到边柜上拿起一个精心包裹的礼盒。

“一个礼物，”她说，拿到安布罗斯面前。“给你的，我心爱的人！。”

他显得非常高兴，就好像很久没有收到礼物一样。“为了什么呢？”他问道，从她手中拿过礼物，用手掂一掂，晃一晃，想猜里面是什么。

这算是个什么样的礼物呢？“我不知道送这个代表什么，我从未这样送过礼物。如果这算是个理由的话。”她做出一副思索的表情。“这也

可以是个理由，尽管这个理由并不充分。”

这个礼物，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为了他们不可思议的复合，但她不能这么说，这样听上去太隆重了。

“或许我们可以为这个场合找到一个理由的，”他说着，手里拿着尚未拆开的礼物。

她在公寓里走来走去。“或许可以吧。”

有些礼物是多么的难送啊，首先，选择一个能够代表双方情感的礼物是很难的，特别是，如果这个礼物不是送得很恰当，那就变成了糟糕的礼物——还有就是如果这份礼物过于放肆，也许会冒犯到收礼者。

但是，如果送礼者认为这礼物合适的话，那也无可厚非。

礼物可以说是一种检验，检验礼物的接受者是否值得礼物赠予者的赠予。或者说是接受者对赠予者的一种肯定。

送这种很显亲密的礼物往往是最有效的——或者是最快的——一种方法来检验他们的关系。

从这份礼物应该可以看出或者说重新定义他们的友谊。

安布罗斯开始拆礼物包装纸。

她在一边双手手指交叉看着他拆。

如果要检验的话，那这份礼物就最好了。

安布罗斯拆开盒子上的彩带，拿出了一件黄色的丝绸质地的、镶着蕾丝边的、长款的非常女性化的睡裙。

他看着她笑了起来，有些狡黠的笑。

她回给他一个特殊且温暖的微笑，这个微笑意味着：“也欢迎你的另外一面回来。”

她从他的表情中可以知道此次她选择这份礼物选对了。

“你喜欢吗？”

---

[1] 原文为法语。

"哦，当然，伊迪丝，我非常喜欢。"

他走过来亲了亲她。

"也欢迎堕落的、邪恶的安布罗斯归来，"她说，"这就是我想说的。"

以他们过去的关系以及他们互相的了解程度，送给他这样一件睡衣还是显得有些冒失。

这个举动对她也意义非凡，另一面的伊迪丝也同样归来了。

他举着睡衣在他深蓝色的西服前比划着看。

"试试看，"她温柔地鼓励道。"去吧！"她说话的语气恰到好处。够活泼、够放肆、够镇定。

她的话一点也听不出任何不安的感觉。

她忽然想到他前面的反应有可能也是对一件不喜欢的礼物的虚假反应，如果她理解错误，那他们的关系将永远蒙上一层尴尬的阴影。

如果他不想试穿的话，就说明这礼物送错了。

但是安布罗斯起身离开了起居室，走到她的更衣室里。从她坐的地方向后靠，她可以看到他，他脱下外套、领带、衬衣和鞋子还有裤子，想找一个地方挂起它们，最后将它们搭在椅子背上。

他在那儿站了一会儿，身上穿着袜子和吊袜带，还穿着丝质的男式短裤和背心。

她看着穿着内衣裤站在那里的安布罗斯，她想这身衣物穿在他身上显得多么僵硬啊。

她小时候曾偷偷地看她父亲和哥哥穿着这样的内衣裤——非常男性化的款式。这种衣物确实是比赤身裸体的男人更能彰显男人的气质，穿着内衣的男性介于动物性和社会性之间。这种状态让她想起了人类从猿类进化的过程。

这种内衣应该是起源于早期男性穿着用以蔽体的腰布。这样穿着显得有些滑稽，可能这种衣服本来就不是用来示人的吧。正是这些内衣

裤，她想到，男性在白天必须有自我意识。这些衣物都紧贴皮肤，让男人在他的工作中能感受得到。而且在每天早晨他们穿上这些衣物时，衣物的质地和穿着带来的质感会提醒一位男士他的男性气质。

她今天的礼物还可视作是一种“鼓励”——鼓励安布罗斯从他男性化的一面而回归到他真实的一面。

安布罗斯转过头来，看她在注视他，于是看了看自己，然后装作不高兴的样子。

她朝他笑了笑，摆了摆手说算了吧。

但她心里还是有些忐忑。

他朝她微笑，脱下袜子和吊袜带、内衣裤，全裸地站在那儿，身体相当的光滑。

他很快地穿上了那件睡衣，丝质的衣料贴在他瘦削的身体上，一直到他的脚踝，圆弧形的丝质吊带挂在他的肩上，他转过身，从穿衣镜里看这件衣服后面的效果，看到自己在镜中的样子，显然非常高兴。

看到他在镜子前照的样子，她就知道这份礼物送对了。

他还是她记忆中的那个他。

虽然有些奇怪，但她就是想和这样的他在一起。

她拍着双手，“太好看了，很华美。”

他从更衣室里出来，用一种轻佻的、挑逗的步调在她面前展示这件睡衣，在她面前转圈。接着将衣服挽到膝盖上盘腿坐在她的旁边。

他用胳膊搂着她的脖子，热情地亲吻她的嘴唇。

她感到他的眼泪滴在她的脸颊上。“谢谢，谢谢你的怜悯。”

“怜悯”这个词可不属于他们过去那种轻松愉快的关系。

可能他们还没有完全回到旧时的时光吧。

“这样真实地展现我自己，”他的声音有些哽咽，但很快又轻松地说，“太感谢你了，你的品位……这是很贵的米兰丝质睡衣。”

她用手掩着他的嘴，“你这个不知羞耻的荡妇。”

"我就是荡妇啊，确实是，"他轻快地说着，调皮地笑了。

他的这种下流和坦率，以及对她礼物的接受让她感到无比的轻松和自由。

把自己的羞愧感从自己的生活、他们过往的友谊和不寻常的关系中释放出来。这种释放是他们分别的这几年间她一直无法得到的：她的语言、思想和自我。

她渴望着能再次"不知羞耻"一回。

现在就可以。

她现在很轻松很高兴又充满了活力。

他们两人互相搂着对方，感到无比的惬意和舒适。

"你这是怎么了？"他问。他的声音虽有些忧郁，但这种忧郁是那么轻快而又充满着柔情。耳边他的声音和旧时一样。

"是你让我变成这样的，"她说。

"在这儿……"他将手放在她的胸口上，她颤抖了，他的触摸让她兴奋。"这里有个人总是能接受我奇特的一面，不仅如此，我和她彼此是那么快乐。我只是想对你心里面的这个人问声好。你心里的那个小荡妇。"

她心里真的有这么个人吗？她将头靠在他穿着丝绸的胸脯上，或者是他将她变成这样的，来迎合他？

无论如何——有件事她可以肯定的是她靠着他光滑的胸膛——这里是她想靠的地方。

哦，是的。

她就应该靠在这样一个男人身上，不管这对她意味着什么——管它呢。她就是喜欢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这就是个事实。她流着泪看向他。"亲爱的，就让我在你的怀里靠一靠，"她看着他。"在荡妇的怀里。"

说到这句时，她发现他们找回了旧时的那种嬉闹的快乐的语调。

她觉得这个礼物带来了对他们关系的本质的疑问，或者说是她的本质。

过去，她总是跳过这一问题，那时她就藏于这样的暧昧不清的状态中，过去她总是告诉自己安布罗斯和其他的男性不同，他是一种过渡，使她能够准备好在生命中接受一位真正的男性，这个阶段她总归是要过去的。

这个阶段并非她最终的目的地。

那时，事情看来就是这样。一个人需要在生命中记录一些特殊的时刻，这样就可以有所追忆，也能确认自己不会背叛这段往事，或者说不会再担忧因有时记忆的模糊所带来的困扰。

现在看来那种关系不是一个过渡，而实际上这就是她想要的关系——即使不是确切的希望，那也是她重新找到了自我的关系，除此之外她不想有其他的方式。

又或者，她仍然希望停留在过去的那种模糊不清的状态，悠闲地过一阵子——甚至一辈子？这样不明确的、没有限制的生活，而不是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那么，她的自我意愿是否已经有了答案呢？任何人的答案？

这件睡衣不仅仅是一件代表复合的礼物，这还是件带来疑问的礼物：从她的角度和安布罗斯的角度，如果两者的回答都一致，那么这件礼物就起到了最终肯定的作用。

他们互相搂着，她很平静，他也很平静。她很喜欢他这样，穿着丝质的、镶着蕾丝边的睡衣，这就是答案。

她估计还有其他的答案。但此刻在他的怀中就是一个温暖的回答，这个想法让她阵阵发颤。

“别这样，”安布罗斯将他温暖的手掌放在她的前额上。“放松。”

她给他一个复杂的微笑，她知道他看得出来她在想什么。“我怎么能不发抖呢？”

"你可能有些心事，但是你不用反复去思索它们，"他说，"有些心事是需要反复思考的，有些则要抛到脑后。"

"我们不该谈谈，互相——沟通一下吗？"她说，"这不是这个时代都在做的事情吗？"

他没有回答。

她说，"我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我们要喝一杯。"

她还没有从那些疑问中完全解脱出来。

安布罗斯站起来走到酒柜那儿，"苏格兰威士忌？"她点点头。

"要加苏打吗？"

"一点点。"

他给他们各自都倒了一杯酒。他在她的公寓倒酒的样子，她有些好奇的发现，就是答案的一部分。

他说，"你对苏格兰威士忌的品位和你对米兰丝绸睡衣的品位一样好。"

"亲爱的，那都是从你那儿学的。"

实际上，对苏格兰威士忌的品位是学自她的父亲和约翰·兰杉。

噢，天呐。老家的那两位正派人士会怎么看，看她和一个有异性癖的男人待在起居室里？一下子她下意识地从脑海中浮现出他们讥笑的脸。

他走过来递给她酒。

"你知道……"她说，"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和你一起度过的。"

"你总是擅长于'统计现实'，伊迪丝。"

"而你呢，亲爱的，你总是擅长于'想象虚幻'。"

在安布罗斯坐下之前，她喝掉了她的酒又叹了口气，等着酒精渗透她的身体和思想，她将空杯子递给安布罗斯，他又过去从酒柜中给她倒了一杯。

她想借酒来庆祝此刻。

"你觉得罗伯特会回来吗?" 他问。

难道他们现在流行"安排"吗?

她唱了起来。"罗伯特丈夫出发去了战场，带上他忠诚的口琴。"

"而留下了他的坏妻子?"

"我从来，从来都不是个坏妻子，引用一句澳洲诗词'罗伯特走了，我们不知道他在哪儿'，我在这儿，他一个人在外面，又过上单身记者的生活，和他的记者同事们待在灰蒙蒙的、遥远的异乡观看肚皮舞。"

"那你怎么想的?" 安布罗斯问道。

啊。

"我猜，"她说，"罗伯特会从一个战场转到另一个战场。或者那些灾难现场——瘟疫、地震、军事政变，他会时不时回来一下换下日常衣物，一年一次?或者一年二次。"

回家?

安布罗斯说，"他是多奇怪的一个人啊，可能不是结婚的那种类型?"

"可能。可能我和他都不是吧。"

"再说一遍：伊迪丝，这对你意味着什么?"

是啊，正是这个问题。

喝了口酒，她陷入沉思。

他等着她的回答。

她说，"自由。"

她看得出他喜欢她这样干脆的回答，她自己也喜欢。

"不是独立吗?" 他问。

她想了想，"不是。"

她又想了想说，"自由不是一种机会。"

她很满意自己的回答，但是让她懊恼的是小聪明又将自己绕到另一

个问题上去，“难道自由不是一种机会吗？”

她可怜的脑袋又增加了一个问号。

“自由可能是一种改变，”安布罗斯说。“在这间公寓里我看到的是你，没有什么罗伯特的影子。”

“罗伯特不会对他的居住环境做什么改变的，他太不会装饰家居。他把这些都交给我了，内部装饰、壁画、摆饰这些，他的东西都放开了。他在部队的照片——他在兰卡斯州的火枪团士兵照。我希望听上去像是这样。也没有嘲笑兰卡斯州火枪团的意思。他好像还会交一些……房租。就像猫猫狗狗一样，往墙角喷点尿什么的。”

“这也是他的窝啊。”

“是的，这也是他的窝。罗伯特就住在那间屋子，”她手里端着酒杯指着那间房门。“在我们家我们称之为‘空房’。”

“空房？”

“确切地说，这间房子是用来保存过去的，或现在用来暂时搁置，而过去则被保存或遗忘。”

她觉得自己为了迎合安布罗斯而努力地调整她的回答，但另一方面又在试图展示出毫无问题的承诺。

“我看你还挂着那个可恶的克伦画的卡通画？”

她望向镜框中的卡通画，已经很久没有“注意”过它了。

那是漫画家克伦画的，她赠予他们作为礼物的那天是她和罗伯特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调情并变得亲密起来的日子。

画上画的是他们两个站在双人床边说，“不，你先。”这句话摘自另外一幅知名漫画。

她站了起来，走过去把它从墙上取下来。她打开罗伯特的房门把这幅漫画放进去然后关上门。

安布罗斯什么也没说。

她走过来坐在他身边，然后说，“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亲爱的

安布罗斯?"

"你是怎么想的?"

"我想，你可以住在次卧房里，只要再加些家具就可以了，但是那儿是朝东的，我记得你不喜欢这种朝向。"

"不喜欢被太阳晒着。"

他指着次卧门问，"就是这间屋子吗?"

"是的。"

他站起来轻轻地走近次卧门，打开朝里看。"以前你总是到我的公寓去，现在换我到你的公寓来。"

"好像是这样呀。"

他走进那间房间然后又走出来，优雅地靠在墙上，一只赤脚抵在墙上，手里拿着饮料，向后靠着，他的私处诱人地透过丝绸若隐若现，她看到觉得身体发热。"房间挺好。那个奇怪的躺椅是怎么回事?"

"就是那个威尔逊牌躺椅吗? 那个可以有十四种折叠方法，理论上。"

"哦，我不要那个，"他说，看着她。"我想现在的状态算不算是个寄宿生?"

"不只那样，更像是 两个合租公寓的姑娘。"

"那这两个姑娘会不会在寒冷和舒适的夜晚挤在一起睡呢?"

"她们可以随时挤在一张床上睡。"

"丈夫从战场上回来的时候呢?"

她斟酌一番后回答道，"那可以有第三个房间，一间客房。"

"谁是客人呢?"

她没有给出肯定的回答。

她现在是不是处于婚姻空白期[1]呢?

---

① 原文为法语。

还是，或者说是三角关系[1]？

天啊。

安布罗斯没有再逼她回答。

这样子做真的可以吗？

“那其他人会怎么想？”他问。

她不屑一顾地哼哼道，“老朋友们都知道我们过去的关系，天知道他们知道什么或介意什么。不管怎样，国联现在阵势强大。不用害怕舆论，舆论已经太多了，而且现在国联里的人都四分五裂。如果有人问道，我们就说你是来家的客人，在这里暂住找房子，而且时间久了就无所谓了。”

他困惑似的看着她。“这样子你开心吗，伊迪丝？我这样的立场？”

她皱眉。

她想了想又说，“再仔细想想的话，不，我不喜欢这种安排。”

“有一瞬间，伊迪丝，我觉得你有一点口是心非。”

“我的办法是别人觉得我口是心非的时候绝对不是口是心非。”

“如果你允许别人相信你是口是心非的话，你就已经是口是心非的人了。”

“别人问起，我会说实话的，或者是……”她笑了，“或者是问的人能理解的实话。”

安布罗斯走了过来，他们又互相搂着对方，笑了起来，伊迪丝感受到了他下身的硬度。

他说，“那我们就这样住吧。”

她觉察到他在重复她的话，“司汤达[2]说过，我很喜欢这段，‘我相信世上有天堂存在。’然后他自问，‘那我该怎样向别人展示呢？’接着

---

1 原文为法语。

2 司汤达(1783—1842)，法国小说家及传记作者。

他又回答，'就是要行动有别于其他俗人，'这样子。"

"那样活着是不是很累？"

"我们可以将要求稍微放一放。我们的生活可以部分地向周围展示，而不是一下就展露无遗，"她说。

"我希望我们的生活不是你组织的下一场野餐会。"

"不会再有那样教唆性的野餐会了。"

她从她自己的语气里听出了一丝退缩。但也不是放弃。更像是对不完美的某种妥协。

不完美似乎代表着她所拥有的一切。

她决定现在是问他另一个问题的时候了。

"你似乎还是喜欢女性的——和我这样亲密，是吗？"

"是的，特别是像你这样的女性太少了。"

"那男性呢？"

"让我告诉你我的一些事吧。"

"洗耳恭听。"

"我曾经和男人厮混过。"

"我知道。"

"我爱过你，还有另一位女性。"

"我听说过她。"

"而且我也经常和那些有异装癖的男人在一起。"

"我也知道。"

"我和所有的这些人——男性或女性——在一起都非常的愉快，而和你在一起是最愉快的。"

"你是出于礼貌才这样说的吧，"她笑了，掩饰住因为听到他这样说而感到的愉悦。

"我想现在不需要这样的礼节，我真心这样想的——你是最棒的！"

她很感动。

"谢谢，"她静静地说。

这种表白让她喘不过气。

她温柔地问道，"那些和你厮混的人是怎样看你的呢？作为男性？还是作为女性？还是两者皆有？"

"我想他们知道我是一个爱着女装的男性，一个有些女性化的男性。"

"我明白了，"她不太确定她明白了多少。

"可能我会拖你后腿的，"他说。

"我们是一对不愿公开的情侣。"

"说得好！"

她决定就讨论到这儿。

但又有最后一个问题。

"那如果你想带个人回家呢——一个要在这儿过夜的人？"

他思考了一下。"我想我不会那样做的。"

"那如果你迫切地想那样做呢？"

"那我就要约束自己。找一间房子，找其他地方去住。"

她没有继续问下去。"你的心理问题怎样了？"

"维托兹医生说我很好，我的英国大夫也这样认为，你觉得我正常吗？"

"是的，非常。"

他们又互相亲吻。

"我想我可能也变了，"她说。

"怎么？"

"你会发现我变得根本不需要你来哄我。"

"那样多好！"

"你可以是我堕落的挚友，也可以成为我不可思议的情人。"

"你或许会发现堕落的我已经剩下不多，我希望是这样。不过，你

知道，特殊的我可还在。"

她站起来脱了外衣，想要让他们的身体融为一体。

抱着他，她要感受他穿着丝绸睡衣的身体。而她送给他的那件丝质睡衣成为唤醒他们肉欲的工具。

她想起以前他们常玩的一个游戏。

她在他面前脱光衣物，轻声道，"等一下，是谁？男人还是女人？"

她脱掉她的内裤和胸衣，只穿着短裤，胸罩，吊袜带和丝袜。

他轻声回答，"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

她坐下躺在他的怀里，"那是什么？"

"一个大胆的荡妇。"

"走近些让我看看你。"

她在他面前打开双腿。

他覆上她的身体，不停亲吻着她。她的手轻抚着他的身体，在他的睡衣下，她让他进入到她的身体里，让他深深地进入她的身体。

仰躺在他的身下，她轻声低语道，"不只是朋友，实在是棒极了。"

# 面无表情

"猜一下我拿到的工作是什么?"当她到达明珠湖餐厅时，她对安布罗斯说，上气不接下气地放下她的布包和她腋下夹着的一大堆文件。

"先歇一口气再说。"

"伊迪丝做联络官，要和五国委员会，还有艾登一起工作呢。"

"我就在想为何今晚吃饭这样奢侈。你知道艾登被称作'魅力男孩'?"

"他就是啊，最终我们统一了经济制裁的办法，历史上首次我们可以通过非军事的手段阻止战争了。艾登真是令人钦佩。意大利将会得到一次教训。"

安布罗斯放下他正在读的报纸说，"如果意大利违反公约，而且如果每个人都团结起来的话。"

"安布罗斯，就是这一次了，我知道过去我也这样说但是我错了。这次国联一定会争取。""啪"，她拍着桌子。"裁军失败了但这次一定不会。"

"联络官可真是有趣的差事，"他说，"怎么说呢……"

"可以不断变强。"

"完全正确，可以这样说。这样很有趣的　　但是，听起来倒不是这次的仲裁决议让你兴奋，而是有机会体验一下真正的权力。"

"作为这方面的专家，而且同时也是专业联络官，你必须指导指导我。"

"我做过许多次联络官，而且很多次都是在很奇怪的情况下做的。"

"亲爱的，绝对会有用的。如果我们用经济制裁来打击意大利的话。"

"你猜谁最希望施行经济制裁呢？"

"塞西尔[1]？威尔逊？"

"不是。"

"那是谁？"

"你一定不会喜欢。"

"谁呢？"

"教皇本尼迪克特十五世。"

"多可笑啊，我猜即使是教皇也会想出好主意。"

"确实是这样。"

"亲爱的，我正步步高升呢，"她伸出手情不自禁地在座位里舞动起来。

"注意仪态呢，伊迪丝。你一定会的。是阿维诺任命你的吗？"

"他说，'我要你直接向我汇报，如果我让一个法国人来这里的话，艾登说话不方便，但他们和你说话很方便，英国人。但是得记住你是向我汇报。'"

"向他？而不是向国联吗？"

"我说，'哦，那当然，我永远效忠国联。'"

"那他说什么？"

"我就是国联。"

"他不会吧！"

"他就是这样说的，用法语。"

"他在开玩笑！？"

"他像是在开玩笑又像是没有。"

"那你分析这次任务的背景是什么？"

---

1 塞西尔（1864—1958），英国政治家，参与起草了国际联盟协定并担任国际联盟主席（1923—1945）。1937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开始时，珍妮在他耳边嘀咕了我的名字，保证我的中立立场，同时也提到了我和法国的关系。”

“嘿，法国帮，我老是忘了珍妮有个在法国外交部的叔叔。”

“是爷爷。珍妮对国联绝对忠诚，最重要的是她对我绝对诚实。”

“我想现在人们都对正义者忠诚，可是我们又该如何知道谁是正义的？”

“我们就是正义的一方。”

“假象总是阴谋的开始。”

“呃，亲爱的，毕竟搞阴谋可是你的专长。”

他忽视了这句对他过去的评价。“除了艾登——谁还在五国理事会里？”

“英国、法国、西班牙——马达来戈先生。还有正义的一方——波兰、土耳其。马达来戈是主持，但艾登才是主要推动者，还有亚历克斯·雷雪绝对会在，真是令人头晕。”

“现在你可真是蹚进外交界这一团浑水中了，我对你有最后一个忠告，伊迪丝。”

“哦，又一个‘最后的忠告’，有多少个最后的忠告呢？”

“最后的忠告是无止境的。”

“那是什么呢？”她说，手抵在下巴，做出认真学习的好学生样子。

“面无表情。”

“面无表情？”

“我得说，有时我总觉得你对权谋的理解胜于我，但是你还没有学会面无表情的功夫。”

“那请你快说吧。”

“伊迪丝，你有一张表情丰富的脸——这个特点是非常迷人的，优秀的，但玩弄权术者除外。你的这个特点对外交来说是可怕的。这么说吧，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面无表情那是很厉害的，而你常常是很自然

的频繁地微笑。在政界，这样是没有用的，不笑的话会让对方举棋不定。他们肯定会自问：'这个神秘人物是谁？'你肯定总是听说一个外交家是其国家的代表，一个外交家没有其国家的许可是不可以轻易地笑的，你现在必须学会用面无表情来武装自己的脸。"

伊迪丝马上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

"要彻底的。"

"而且作为一个高级外交官你是不会在晚餐席上伸懒腰的。"

她又伸开手扭扭腰，她很久都没有这样高昂的兴致了，"现在要我装严肃，我也能严肃起来了。"

· · ·

伊迪丝在她上任的第一天就碰到了麻烦，那个意大利外交官巴伦·阿朗苏，上交给理事会两份报告和一叠照片，他宣称照片反映的是埃塞俄比亚士兵对意大利俘虏施加暴行的场面，这是用来抗议埃塞俄比亚宣称意大利使用毒气的说法的。

这些报告和照片在各委员间传阅，就是没有传到她手上。

当那些男人们看完之后她准备伸手去拿时，阿朗苏看也没看她就把报告挪开了。他说，"这些东西可不适合给一位女士翻阅。"

这两份报告，就放在会议桌的中间，但是将它们摆放在恰属于他的办公范围的距离之内。

她看了看马达来戈，但后者没有任何表态。

伊迪丝咽了咽口水，然后用一种很坚决的语气、严肃的脸色说道，"我认为我和其他委员一样有权知道所有的事，"她特意强调和其他委员一样，表明她可不希望只做一位参观者。

她伸出了她的手。

然而，这些是提上议事日程的文件，她又补充道，"如果不看材料

的话，我会认为自己不够负责。在这个理事会，我代表了秘书处。”

即使作为一位普通官员，她也会这样说的。在这样一个场合，一个人要敢于说话，打破沉默，投入到会议的讨论中是非常重要的。

阿朗苏说，“好的，当然，”但是却仍不理会她，继续宣扬他的埃塞俄比亚使用了哑弹的说法。

她听到他用法语说那些被俘的意大利士兵被施以暴刑，“失去了他们的男性特征，”她是这样猜测的。

而法国外事部的部长雷雪说了什么关于“远古以来勇士的传统”。

阿朗苏又说道，“这可不是一个文明国度的传统。”

雷雪说，“没错，文明的国度有更糟糕的传统，我们是更现代化的野蛮人。”

关于那些文件，她觉得她要失败了，而没有别的办法改变现状，她很想站起来，走到那些文件边直接拿起它们，但这不是个成熟的好办法。

艾登这时帮了她的忙，在阿朗苏说话的当儿，他拿起那些文件照片，放到自己的手边翻看了一会儿，过了一会儿，将那些文件又推到办公桌的某个角落，恰好是她能够得着的地方。

他轻声地说，“真是恐怖的东西，”可能是对她的一个提醒，也可能是暗示她去翻看。

她意识到他是在帮她解围。

她伸出手拿起那些文件，但是没有马上打开它们，为避免让这些男人们感到尴尬而准备私下去仔细阅读。

阿朗苏注意到他们的这些动作，但没有停下他的演说。“埃塞俄比亚由少数的暴力政府控制，完全没有任何系统组织，它不应该成为国联的一员。”

“在它加入时意大利可是投过赞成票的，”雷雪头也没抬地说，没有针对任何人。

午餐期间会议暂停，她很高兴艾登邀请她和他们一起去，但是她拒绝了，她该开始写报告了，而且觉得她一名女性在那些男人们中会不方便，她知道他们会在午餐上讨论些重要事情，但那对她的帮助也不大。

她有艾登在她这边，而且不想逼得太紧。

当他们起身穿衣时，她背诵道：

当伟人们起身就餐时，
秘书们一个个挨饿忍饥，
绞尽脑汁写报告抄记录，
回想着他们所说过的一切。

这回即便是阿朗苏都笑了。

"十分正确——很不公平，"艾登说。

他们出去吃午饭时，她马上后悔自告奋勇做记录这件事，把自己降级到做属下这一级。不过还好打油诗中的秘书们还属于较高级别的。

她要速记员柯丽给她从餐厅带份午餐过来，"还要一杯白兰地。"

"好的，女士。"柯丽看到男士们都离开了，应该听不见她们的谈话，就用她那生硬的、带有荷兰口音的英语问她，"贝莉女士，你会去读那两篇报告吗？"

她抬眼望了望柯丽，两个女人互相对望。"那得等我拿到我的报告。"

"我能看一下吗？"

"这是理事会的文件——不过你可以打一眼，柯丽。"

"谢谢你，女士。"

她对泄露文件感到有些不安。随即她也对自己在柯丽面前假正经的样子有些担心。柯丽可不是一个假装正经的人。

柯丽一离开会议室去取午餐时，她就打开桌上的意大利关于暴行的

报告。

那些照片上照的都是被俘者被阉割的场面，不是肢体被砍去，就是子弹将肚肠打出来，或是肠子被扯出来的场面。还有一张照片是一名意大利士兵被一根长矛从肛门插穿从嘴出来。

她还看到一张照片，刚开始看不太明白，后来忽然一下明白了，继而非常震惊，有个意大利士兵的生殖器被割了下来塞到他自己的嘴里。

让她觉得奇怪的是自己看到这些照片居然还能保持冷静，可能过去在解剖课上练就的勇气现在派上用场了。

她在想这些照片是否经过一定的修改，会不会是伪造的，但又即刻否定了这样的想法，伪造这些照片可不容易。

看了一会儿照片，她终于觉得有些头晕恶心，喝了一口水。

她把报告放回离阿朗苏座位较近的地方。她不想得罪意大利政府和意大利男人的男性尊严。

不过这是她第一次见到被阉割的男性。

她还是觉得有些头晕恶心，该不该让柯丽看这些照片呢。

但柯丽看来很想看的样子。

下午的会议是由盖斯登·杰塞主持的，他是巴黎大学文理学院的国际法教授，由埃塞俄比亚方面聘用来代表他们发言的。

他起身演讲时，意大利人离开了会议室。

让伊迪丝觉得讨厌的是，杰塞教授似乎没有做好他的工作。埃国是个动荡的小国——正如意大利人说的——他们的国王海尔·塞拉西很想将国家现代化并发展成欧洲国家这样的水平，它不想变成可以随意被攫取的国家。

可能是因为意大利人不在场的缘故，艾登直接问法国总理拉法尔，法国是否会和英国一起对意大利进行经济制裁，这让伊迪丝很吃惊。

千万不要在会议中途离开，这是她早期在国联的工作中学习到的。

她猜这是第一次一个国联理事国很认真地考虑使用经济制裁这样一

种新的手段。

"这显然会是一个英法联盟，"艾登说道，"如果我们现在不站在同一阵线，那就是国联的灾难。"

这将法国置于众人注意之下。

拉法尔表示同意道，"我们法国是有内阁参与政议的，但是我会申请授权施行制裁的。"

"那将会是实质上的制裁。"

"是的。"

伊迪丝很遗憾意大利人不在场，她很希望他们能听到这段谈话。

有人会向他们报告的。

他们一定知道谈话的内容，要不然他们也不会离开这儿了。

马上伊迪丝就意识到该她表明她的立场了，而且要通过这个扩大国联的影响。

诀窍是：男人们喜欢回答女人们提出的问题，他们都会争着回答。

"墨索里尼是否会正式宣战？或者是直接进攻埃塞俄比亚？"

会上的男人们大部分都认为他会正式宣战。

"那么，"她说道，"如果正式宣战，意大利就会有交战方享有的权利。"

拉法尔很惊讶。"我未听说过这个'交战方权利'——这是什么？"但拉法尔没有问她而在问艾登。

艾登想了一会说，"贝莉说得没错，如果宣战的话，国际法规定意大利有权制止法国的舰队，如果法国帮助意大利的敌对国。"

"没有人能制止法国舰队，"拉法尔说，"特别是墨索里尼。"

伊迪丝插嘴道，"如果宣战，那么根据国际法是要遵守交战方权利的。"

她继续说道，"但是我想任何一个违反国联条约的国家都只可以合法地享受交战方权利。"

接着她又说，“理论上，直到现在，只有正式‘宣战’了战争才算开始，而我们现在的新情况是，国联可以将一场冲突视作战争，从这个角度上我们可以说是宣战了。”

“很有趣，”雷雪说，“你说得很有道理。”

她轻描淡写、面无表情地说道，“奇怪的是我们将战争合法化了。”

谢谢你，罗伯特。

啊，罗伯特，我还有话可以说。“我相信国际法会尽可能保证世界和平，同时也保证将战争的危害减少到最少。”

她停了下来，但那些男人们仍看着她，包括杰塞教授。

雷雪表示赞同，但他也指出“战争法”最早始于日内瓦和海牙会议，而不是国联。

杰塞教授为了急于表示他对历史的了解也表示同意。

伊迪丝表面上面无表情但心里相当愉快。法国外交政策专家也同意她的说法，即使他作了些微修正。

“没错。”她说，“确实是在十九世纪的日内瓦和海牙大会，但是自有了国联之后，我们首次有了个仲裁机制。”

她意识到意见的交换存在于政治家之间——她和雷雪——而不是代表之间。这属于另一种参与——专家们提供相关材料而外行们倾听，她很喜欢这个角色。

但她也有些尴尬，因为她在自问自答。

拉法尔此时起身准备返回巴黎，由雷雪来代表法国，在他走之前他转过身对伊迪丝说，“女士，非常感谢你刚才的教导。”

会议讨论继续进行，直到艾登提醒大家应该准备个报告了。

“我们行动必须迅速。”艾登在会上说，“不然我们会错失良机。”

艾登看向雷雪寻求他的意见，现在拉法尔不在场。

“我同意，”雷雪说。

艾登环顾会议桌，五国理事会代表均表示同意。

艾登现在的表现像是由他来主持会议，而不是马达来戈。

“直到我们完成报告之前，任何人都不要离开。”马达来戈说，像是在提醒众人，他才是主持人。

伊迪丝和柯丽叫进来另一位速记员还有下午茶。

晚餐时，送来了三明治、奶酪、水果和咖啡。

又过了几个小时草案已经拟出来了。

令伊迪丝感到激动的是她终于在草案中写上了一笔——至少在国联的历史上是第一个。

被写入的伊迪丝的意见是：“理事会决定意大利发起战争是不合乎国联第十二条法规的规定的。”

她在会上宣读这一条并环顾四周。

大家都沉默。

马达来戈问，“大家都同意吗？”

大家均表示同意。

那么多小时的商讨之后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别的可以说的了。

艾登接着又指出如果国联采用了该手段则须实施公约中的第 16 条。“伊迪丝，请你再宣读一下第十六条中的具体规定吧。”

“不需要读，我已经背下来了，”她说，“‘如果国联中的任何国家违反第十二、十三、十五条规定宣战则违反了国联其他诸国的约定。’是这一部分。”

雷雪接着说，“那么其余具体部分呢？”

她再次背诵道，“联盟国之间所有贸易关系断绝，外交关系中止，以及任何金融、个人交往中止……”

她记得非常清楚，继续说道，“……在这种情况下，理事会有责任向相关政府建议实施有效的军事手段，诸如海军和空军力量来保护国联的契约有被施行。”

她继续背诵一直到条约的最后。

这次他们都轻轻鼓掌，委员们都放松下来了。

“说得好！”艾登说。

“再来一次！”雷雪笑着说。

“真的？”她问道。

“不，不，我开玩笑，这样的记忆力，这样的声音，你应该成为一名舞台演员。”

“谢谢，雷雪先生，这是对一名女士的赞赏之辞吗？”

“在法国是的——可能在英格兰不是。我是衷心赞赏的，我有做演员的朋友。”

艾登不禁莞尔。“我们谁没有呢？”

马达来戈问各委员是否清楚他们报告的后果。

他们均点点头。

她也点头。

会议接着就解散了，只留下她，雷雪，马达来戈和艾登。

伊迪丝跑来跑去，对柯丽和速记员布置了一些工作，又安排了一辆车子送他们回家。

她犹豫了一下，然后坐了下来，加入他们的会后聊天。

她很喜欢每次会议后的讨论，会后留下来的人都有那种毫不拘束的谈话方式。

留下的总是胜利者，那些才是真正的核心人物。

雷雪说他们的报告非常明确，“我的经验是，一次直接明确的裁军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最好方法。”

“你要知道，我们在释放非常巨大的军事力量，非常强大。这会是国联的光辉时刻，这是考验集体行动的时刻了，”艾登说道。“我讨厌这样的说法——但是我们今晚确实成就了历史。”

“你似乎对国联很有信心嘛！”她说。

他点头。“我觉得国联的好处是随着它的不断扩大，它会确保每次

谈判都达到最高极限。”

他们一起走到外门的台阶上等车，现在就他们两个人了。伊迪丝说，“每个人都会团结一致吗？”

“拉法尔很难说。但是我想会的，是时候团结起来对待独裁者了。我们能够阻止他们。”

“这可不是空中楼阁——这是真正的政治。”

“作为知情者这样该比任何有手段的政治家更有说服力。这件事一定能成功，审判的时候到了。”

* * *

第二天她和艾登一起去见拉法尔，拉法尔前晚刚从巴黎赶回来，艾登很想向拉法尔当面汇报报告的各个要点，伊迪丝事先已经将一份报告送到宾馆里，这样拉法尔一到就能读到。

在酒店的大厅里雷雪和他们见面了。

他看上去有些焦虑。

“我可以和你说两句吗？”他对艾登说。

“当然。”

“我在大厅等，”伊迪丝说道，她讨厌自己这样说，她也应该在场，她有权在场，但是最后还是老观念占了上风。

“贝莉，我认识你的时间比艾登先生更久，我希望你能在场。”

“如你所愿，先生。”

她相当感动。

“我觉得我们最好到我房间去说，”雷雪说道。

他的语气听上去很不妙。

他们一起乘电梯到达他住的那一层，他的套间还没有服务员来整理过。

他致歉道，“酒店服务员总是不定时来，似乎他们的工作时间和我们截然不同呢，呵呵。”

房间里有着他的气味，一位优雅的绅士的气息，这些都是由上等的食物、优质的红酒、香烟以及高级香水混合而成的，花瓶里插的是鲜花。

她深呼吸了一下并且尽量不表现得太明显，她觉得自己这样很不好，这样呼吸着另一个男人的味道好像有些过于亲密。

雷雪在小客厅里放了几张椅子，他们坐下后，他问道，“要巧克力吗？”

他们都摇头。

“拉法尔非常生气，他觉得我们昨晚太过分了，或者确切地说是我在法国皇室同意决议的问题上太轻率了。”

难道法国要声明取消昨晚的决定吗？

“他想放弃吗？”艾登问道，没有表现出任何不安情绪。

“我想他不会，是我的处境现在比较有问题。”

“你的处境？”

“他会让我承担责任，如果内阁不同意昨晚的决议，他们那些人就会来弹劾我。”

“那么严重吗？”

“就是这样严重。”

“你在部里已经那么多年了。”

她听着这两个人的谈话。她都有些呆掉了，这可能是两个最有权力的人步入危机中，拉法尔将会是第三个。

伊迪丝很钦佩雷雪的法式沉着，她很难想象像他这样有权力有教养的人会陷入危机中。

她读过他写的诗。

不知道艾登有没有读过。

"我现在在法国不是很有话语权，"雷雪说。"我不喜欢让人去欺骗别人，尽管这是我们这一行的通病，但是我必须请求你们，亲爱的，为我这样做。"

"再给我们说详细些，"艾登说道。

"拉法尔认为我们的报告表述过于明显。他认为我应该制止你们，我不应该将法国牵入其中。他觉得我在你们面前和英国面前表现得过于软弱。然而之前他已经预见到这个结果并且他也是支持我的想法的。"

"那你想要我们做什么呢？"

雷雪此刻不再镇定，有些局促。

"我要你们去告诉拉法尔，嗯……昨晚我其实反对过会议的决议，我是持反对立场的……"

这是多可怜的一个要求啊，伊迪丝不禁转过头去看向花瓶里的花。是雷雪买的花还是送来的花？或者是一位女性朋友的礼物？

她无法直视他——大家所认识的雷雪是不会有这样卑躬屈膝的模样的。

伊迪丝看着他，忽然觉得他很可怜。

她从未看到过一个男人这样惊慌失措的样子。

她同情他，因为他在一个英国代表面前这样，英国在外交界总是有难对付的名声。

雷雪继续说道，"请你们向拉法尔说明一下你们对我昨晚的反对态度相当不满。"

他要求艾登撒谎。

从外交职权上看，艾登不如雷雪的级别高——因为雷雪是大国的大官员——艾登不过是皇家部长，但从职位上看，艾登要更高一级。

她觉得没人能拒绝雷雪，但她又担心更改报告记录会有不好的后果。

"当然，老朋友，"艾登说道，"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更不用说这

是帮你脱离危机了。"

伊迪丝想，艾登这样说是否考虑过。

她该不该向阿维诺汇报呢？雷雪让她参与这次谈话的目的是否想让她对阿维诺说好对会议记录进行更改呢？

雷雪接着说道，"太感谢了。这是法国政治的弊端。可恶的是我们已经进入了政治的衰退期了。"他疲惫地叹息。"在白里安时代，我们的职权从未这样含糊不清过。当然首先要保障法国的安全，但也要和集体的行动相配合。"

他所说的已经近乎叛国了。

"放心，我会在拉法尔面前保你的，"艾登再次说道，"世界需要你的帮助。像拉法尔和我这样的政客总是来了又走，但你是维护法国尊严不可缺少的智囊。"

"谢谢你，"雷雪再重复一遍，试着恢复镇定。"我担心国际化合作已经行不通了。但我知道我会极力维护1920年我们一起推进的和平进程，人民信任我们会给他们带来长久的和平。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最好是从国联内部来防止或是惩罚任何违反条约的行为。条约所规定的不得违背。"

他看上去一下子老了很多。

他握了握艾登的手，吻了伊迪丝的手，对她说，"我信任你，贝莉，因为我们对阿里斯蒂德·白里安有美好回忆。我们必须保证他对世界所作出的承诺。"

"当然。"

当然什么？她是被卷入此事当中的，她成为改变历史进程的一分子了。

"他去世时我就在他的床边，"雷雪说道。

"那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损失，"她说道，他利用白里安将她扯进这件事情中。

在门口雷雪抓着艾登的胳膊说，“你要理解，我保证我请求你来做的这些不仅仅是出于我个人的需要，不仅仅是我个人政治生涯的需要。”他说出这种法式的托辞。“我这样做是担心接替我职位的那个人，这样对整个世界都不好。”

艾登看着他的眼睛说，“我完全理解，必须要保证你的职位。那是每个人的需要。”

“那你们现在就去见拉法尔吧，我等你们的电话。”

他们离开了雷雪的房间，一起向拉法尔的套间走去，在走廊里，艾登对她说，“这是不是法国在玩花样？”

艾登这样问她让她觉得既荣幸又有些出乎意外。“雷雪看上去是真的很不安，看到他这样我也很难过。”

“你觉得他没有在演戏吧。”

“没有，他看来是真的非常焦虑。”

“我也这样想。我这样说他们很不好，但我们可以利用这件事将烫手的山芋扔给拉法尔。”

她似乎知道他会怎么做。

“贝莉，你当然可以不用管这件事。这件事是私下进行的，不需要向‘阿’汇报。”

艾登能决定这件事吗？是他决定她的职权所在吗？

她点点头，带着疑虑。事情发生得太快了，她都来不及考虑自己的立场。

他们在拉法尔房间里找到了他，他正在调一个无线广播台。“我在一个瑞士电台有股权，但我调不到这个台。可能这是个虚设的电台，我被骗了。”

艾登接下来所做的在伊迪丝看来只能说是太精彩了。

他表现出一副生气的样子。“我有一件事要向你申诉。”

拉法尔停止摆弄电台，带着他们走到他的小客厅里。“哦，申诉，

是吗？怎么回事呢？”

“你对我说过法国和英国将永远团结在一起，不管是发生了什么。”

拉法尔点点头。“当然。”

艾登接着说，“那就是了。昨晚的会议上，雷雪尽给我们找麻烦。他的所说所做尽是和你唱反调。因为你不在日内瓦所以他就任意妄为了。我肯定一定不是你要他这样的。我认为昨晚我们所达成的协议是我国和法国联手共同一致的约定。”

拉法尔看上去好像对此有些措手不及。

艾登接着说道，“我想要你对雷雪再重申一遍你的立场——那就是我们英国和法国是永远肩并肩的盟友。”

在伊迪丝看来，艾登显然认为必须得把拉法尔和法国拖入其中并采取某种行动。他在利用政治策略来这样做。

但是人们被拖入某种强烈的立场后这种立场也会变得不再稳定。这点她也知道。

拉法尔接着就中招了，答应艾登要去质问雷雪他在会议中阻挠议事的事。

然后他就带他们去看他的新电台并向他们解释用法，上面的显示指明电台可以收到柏林、莫斯科和雅典的信号。

接着他就在那里说这个电台如何不如他的预期，伊迪丝觉得他这样大惊小怪无非是想要留他们在他房里来继续消化刚才艾登说的话。毕竟这可不是他们见过的第一个电台。

显然他不想他们马上离开。

可能他希望艾登再说些，他不相信。但是艾登没有再说什么。再过一会儿，他们就礼貌地告辞了。

他们离开拉法尔房间后在大厅里一起喝了杯茶。

和这样的人一起喝茶伊迪丝觉得很荣幸，她觉得自己已经“上路”了。

她甚至希望办公室里有人看见他们在一起喝茶。

她尽量使自己的声调或语气举止不要过于女性化，她想显得更职业一些。

这时可不是试着去调情卖弄的时候。

但是在她内心她可是个傻女人，总是想着这件事情。

艾登对她说道，“这下子法国不得不要卷入决议中去了。”

她说，“你能迫使他们这样吗？”

“我只有试试看了。”

这时一个送信的过来了，带了一封电报给艾登。他读完后递给她。“意大利在梅尔加迪达炸毁了一辆救护车和一所医院。梅尔加迪达在哪？”

伊迪丝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幅地图摊开后他们一起找到梅尔加迪达。

“你知道现在我们该怎么做吗？”艾登问她。

“哦，现在我们必须要准备实施第二次会议上所定的经济制裁。”

“不错。”

“我已经写出那次会议的议案了。”

“我想我们要列出一个禁运到意大利的日常用品清单。”

“我可以说一下吗，部长？”

“当然。”

她似乎听见内心的另一个自己在嘲笑她这一本正经的腔调，上帝啊，她为什么不这样说，“让我们不要管这些事，放松放松。”为什么不说，“安东尼，你觉得最快乐的事是什么呢？”

伊迪丝说道，“第二次会议上还说明了我们要尽一切努力确保经济制裁的后果不会波及普通老百姓——特别是妇女和儿童。”

“我知道，我们不是要用小痛苦来阻止更大的痛苦——战争吗？”

“在战时的封锁中——其实和制裁也一样。我觉得——正是那些穷人和儿童在德国受难，而那些政治权贵们和军队都有食物可吃。儿童中

出现了相当多的佝偻病病例。”

“这就是为什么制裁必须迅速而全面——不让意大利有机会秘密准备。制裁应该让经济马上受损，让普通人立刻感受到制裁的威力。现代战争的理念是军队和人民是一体的，每个人都是战争的一分子。”

“除了那些年幼的。”

“当然。”

“我相当喜欢逐步扼制经济这种理念，在制裁清单中首先要有食品和药物。”

“扼制？你还真是相当的冷血呢，贝莉，很高兴你站在我这一边。”

她听见他说“站在我这一边”，并且回味这句话的含义，或至少内心深处是这样想的。

“我很荣幸能站在你这边，部长。”她刻意用很轻柔的语气说道。接着她改了腔调，“当然我们首先要停止运输任何战争物资。”

“我认为制裁应该迅速而全面。意大利的经济体系必须要迅速摧毁。”

接着他就换了话题，似乎这事就这样完了。“我必须得加紧活动，不能让人觉得是英国在推动此事——特别是我们的外交秘书长，山姆·豪尔，他打电话来说我们不能显得过于强势。”

他对她笑笑。“这下你知道，他们内阁成员中有问题的不止拉法尔和雷节吧。”

政治之中总是充满着口角，彼此都抓着对方的错误不放。

“看看你能否和其他人打成一片。”艾登说道。“任何你能做的，贝莉。我肯定拉法尔想和墨索里尼交好，但我想我们能强迫他加入我们的制裁行动。”

她说，“我会尽我一切的能力来推动此事。”

“很好，现在所有的动乱都将指向特别大会。你觉得我们会不会太出头了？”

“不，当然不。我都调查过了。”她开始列出大会成员的意见，“整个欧洲都支持我们。多米尼亚、荷兰、比利时、苏联、巴尔干、斯堪的纳维亚、协约国各国——他们都反对意大利，对于经济制裁，罗马尼亚人担心他们对意大利的石油出口会受损。”

“很好，我想我们今晚和底图内斯库晚餐时会听到‘来一杯干邑’，你知道他每次来日内瓦都会自己带白兰地？”

“能喝上底图内斯库阁下的白兰地真是无比荣幸，”她微笑道。她的回答显得有些不合乎礼节——底图内斯库，白兰地和她。她又说道，“我参加过罗马尼亚人的官方晚宴。”

“说到白兰地，”艾登说道，“有一次我在伦敦和库娜德女士、妮可逊女士吃午饭——在格罗夫纳广场——当然还有其他人一起，就在我来日内瓦之前。那时我刚从内阁出来，库娜德夫人，嘿，她知道我不能谈论内阁会议内容的，竟直接当着所有人的面问这样的问题：‘你们不该这样对待意大利，为什么不能进攻埃塞俄比亚？你得告诉我内阁会议都讨论了什么问题？’”

“那你是如何回答的呢？”伊迪丝试探道，不敢肯定这样会不会问得太多。

“哦，糟糕的是，法国使馆的馆长帮我解了围，他开了玩笑，关于娼妇和驱逐舰指挥官的。”

尽管她对于上流社会的男士和女士间的谈话方式比较了解，但是她还是不太理解，不过她笑了笑，她猜就是那种男人之间的玩笑。她的生活中有太多的困惑了，这个又算什么。

尽管策略不同，伊迪丝对于将要进行的经济制裁措施仍十分的兴奋。他们一定会把法国拉进来的。

她听见自己说，“我不太理解这个笑话，可能和我的生活环境有关。”

“哦？”他看上去有些窘。

她不该这样说的。

“哦，我想这可能不是个好玩笑，那个馆长只是想帮我从库娜德女士不当的问题中解救出来吧，他只是想表明他理解我的处境，外交中经常使用这样的手段。”

“啊，我知道了。”

他有些出神，“这其中肯定有什么好笑的，”他有些局促地看向她，“可能我也没有完全理解，当时慌慌张张的。”

这几天来她第一次放松地笑了，觉得自己不再紧张了。

艾登又含糊地说，“贝莉，我会去问问这个含义是什么的，回头再告诉你。”

“那真是太好了。”

* * *

她把她给阿维诺的报告放在值班室里，这样明天一早他就可以读到。

她没有把雷写这件事写进去，同时也在报告中暗示他是在会议中“持反对意见的”。

她觉得，应该要保护雷写。这件事上她的确是被人操控了，但却不会令她感到不快。她没有时间好好考虑一下那天的事。

太累了，她什么都不想管。

她浑身疲惫。

战争是不是就这样开始的？因为每个人都太累了，什么都不管不顾了？

# 饮 酒 外 交

一天晚间会议结束之后，伊迪丝回到公寓，司机把她的公文包和文件送到门口，她接过来和司机道了晚安。她开了门走进房间，用脚把门一关，直接走到起居室坐下。安布罗斯硬要叫这个房间为客厅，她把包和文件扔到地板上，走过去亲了亲安布罗斯的脸颊，注意到他化了点淡妆，她坐进椅子，脱下鞋子。

他是不是“出去”了呢？

她把鞋子摆好，但是仔细打量一番后又用脚把它们踢掉，接着又看了一眼，不耐烦地把鞋子踢到房间的另一头。

她看了看自己的公文包和手包，那是一套的，在橱子里还有个配套的旅行包。这些是罗伯特以前送给她的礼物。今晚看到这些她并不开心，这些东西让她尴尬。成套搭配并不是更高审美的原则，她觉得成套搭配只是匀称整洁罢了。然而搭配成一套已经是罗伯特的美学观的极致了，不过买这些礼物他是费了一番心思的。

有些考虑得太周到了。

还是她太过于刻薄了？

是的，是她太刻薄了。

在国联工作的早些年里，她一直在用她大学里的书包，一直用到旧得都护理不了了，她很喜欢那个包——好像是已经用出感情了——能用多久就用多久。

她看着安布罗斯，精疲力竭得不想和他说话。

安布罗斯停下看书，抬起头看着她进门后坏脾气的样子，也没有说什么。

她带着明显的怒气回家。自安布罗斯来她这儿住之后就将家里安排

打扫得井井有条，她不是生这个气，就算再整洁她也会这样的。他们已经按安布罗斯的建议将那个打扫卫生的保姆辞退。甚至罗伯特上次回来时也说家里很整齐干净。

但是今晚，安布罗斯所做的，给她很大的冲击。

“井井有条”不是她所关心的，尽管她暗自庆幸安布罗斯不再是过去那个不修边幅的波希米亚单身汉，如果他那种情况算单身汉的话。

现在的他在她看来甚至有些娘娘腔。

是的，他就是有些“娘娘腔”。

她看着他，而他也看着她。

娘娘腔可以是审美上的某种诠释。

或许吧。

他的这种娘娘腔是给人一种优雅的感觉。

对于安布罗斯而言，确实如此。这些天都是这样，如此优雅娴静吧。如此镇静。

或许是沉着吧。

她知道一定是这样。

在她烦恼的时候他真不该这样。

罗伯特就和他完全相反，相当的不修边幅。

当然安布罗斯这样更好。

她自己有时也很讲究。

“两个讲究的人
住在同一屋檐下
有时
一起喝点小酒”

一点也不押韵，糟透了。

可能这就是她和安布罗斯的写照——完全不搭调。

又或者是太搭调了。

从个性上看，两个人都是副手型的人，虽然她在工作上是个副手，但在家里，她也想体验“女主人”的感觉。而安布罗斯现在逐渐变成这样了。

而她，哎呀，真不像女主人，一点也不像。

当然，你也可以在工作上独当一面，而家里则是一副小女人姿态。

看你自己的选择了。

或者，你一开始就被人这么选择好了。

他穿着他那长及脚踝、蓝色缎子的家居服，袖子上绣了闪片，有漂亮的、高高的圆弧形的领子——相当的中国式。下身穿着奶白色的丝质裤子，蓝紫色的拖鞋。

她曾将这个袍子藏起来，看谁能先找到它。

他的穿着让她很舒服，而他这样平静又令她不快。

我的娘娘腔先生。

他们继续这样对视着。

如果她就把鞋子放在那，安布罗斯会帮她拣起来放在床边吗？

她朝他做了个鬼脸。

他把书放在膝盖上，继续看着她。

她先开了口。“你说我是不是喝多了？”她有些挑衅的意味，自己的声音都变了。这不是个好开场，但她还是直截了当地说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问呢？”他无动于衷，似乎没有理会她的挑衅。

“今晚斯威赛尔说了关于我喝酒的事——当然是开玩笑的——但他这个玩笑开得太生硬了。其意图再明显不过了。”

安布罗斯看着她，什么都没说，但显然已经听进去了。

“嗯?!”她问道。

他夹上书签合上书。

不要因为我失去你的立场。娴静小姐。娘娘腔先生。

"斯威赛尔是怎么说的?"

"他的意思是，罗伯特离开了，而我借酒消愁。"

"他说的是'借酒消愁'吗?"

"他用词比较委婉，好像是说'喝酒来排遣寂寞'之类的话，见鬼，罗伯特都走了好久了，而且他也回来过不是吗。"

"斯威赛尔是这样说的吗?"

其实他当时不是这样说的，但他说的每个字她都清楚地记得，"他竟敢这样!"

"那你是怎么回应的呢?"

她窃笑着，但却并没有减轻她的痛苦。"啊——我说了什么?!我转过去，瞪着眼睛看着他，'亚瑟，'我说，'如果我喝得多，那是因为我有很多酒可以喝。'"

安布罗斯笑了，"很好，伊迪丝。"

"哦，讲到生气这回事，"伊迪丝说道，"我希望——特别是你，亲爱的——在我开玩笑的时候不要表现出惊诧。我喜欢开玩笑，而人们——特别是你——总是不这样看我，好像我不爱开玩笑。过去和现在我总是希望被看成是个开心果，而人们总是将我看成是一本正经的人，难道是我的头发吗?红头发的人难道就不能开玩笑?"

"哦，红头发当然可以，红鼻子最好，"安布罗斯说道。"可能你会成为一个红鼻子的开心果。"

"别这样说嘛!"她假装轻松，但还是显得有些呆板。

他斜眼望着他，摆出一副已经知道她生气的样子。

她看着桌子上的酒，发现自己在挣扎要不要喝一杯。"好的伊迪丝和坏的伊迪丝在争是否要喝杯酒呢，都怪斯威赛尔。"

"那就听坏伊迪丝的吧!"安布罗斯建议，"喝一杯。"

"啊——你错了。是坏的伊迪丝说不要喝，而好的伊迪丝说要喝

一杯。"

他又笑了。

"别说'很好，伊迪丝'。"

"你最好还是不要成为开心果，"他说道，"开心果可以让领导开心，而却不能成为领导，很遗憾，别人不会将你当成开心果。"

"那么智者呢？我是吗？"她停了一下，"嗯？"

"你现在情绪不好，斯威赛尔这样说的时候你是不是有点醉了？"

"午餐和晚餐时我喝了点，如果你觉得那样我会醉的话，和别的日子没什么不同，一点点酒，上帝，你别再说了。"

"没有，我只是想知道是什么让他这样说。"

"我猜他一直在注意我。阿维诺将我带到理事会去之后，自从我和艾登在一起工作他就怀恨在心。"

"这倒说得过去，"安布罗斯说道，"酒对你没什么坏处，就是喝酒晚归不好。"

"我再也不在别人面前喝酒了。"

安布罗斯走到她身边，给他们两个都倒了一杯酒，走过来递给她一杯，亲了亲她的前额，"你吃过了吗？"

"吃了，谢谢，"她喝了一口酒，又说道，"亲爱的。"

他坐回座位，"你确定你吃过了？"

"是的，我确定，一定及肯定。"

"饭是不可以不吃的。"

"知道了，你可不要成为一个奶妈来管我。你可以是女友，大姐，如果你乐意，当个女舞伴也无妨，甚至做个高级交际花，但千万，千万别成为一个奶妈。"

"哦，我不会的。"

"你可绝对当不好，千万别做已婚妇女。"

"悲惨的是，我敢说我愿意。"

她把这个想法想象了一下，疲惫地说，“我承认我们两个都是已婚妇女，多恶心的想法啊，恶心。”

她想隐瞒她和斯威赛尔之间可怕的对话。

安布罗斯看了看他自己的指甲，拿出一个指甲锉修理指甲，他漫不经心地说，“饮酒外交手册指出，一个人从来不要指望别人会不知道你喝酒的事，那是醉酒的人自以为别人不知道，未醉的人总是很清楚的。”

“我可不是个醉鬼，”她生硬地说，“我只是个喝酒的人。”

她瞪着他，觉得有些生气。“哦，放下那个指甲锉。”

不过这提醒了她，她的指甲也该修剪了。她现在根本没有时间忙这些。

“娘娘腔！”她可不是开玩笑的。

他曾说过年轻人是可以不需要收拾自己的，但年龄渐长，还是要注意下自己的形象。

他看着她，放下了指甲锉，正对着她，盘起腿，仿佛是为了强调对她的完全重视，说道，“饮酒外交手册还说了：不要和清醒的人一起喝酒，和喝酒的人在一起不要保持清醒。”

“你这个娘娘腔。”

“喝酒是文明社会向无秩序社会的妥协。”

“坏小子。”

他没有回应。

“坏小子！”她又说了一遍，瞪着他。看他没什么反应。“娘娘腔的坏小子。”

他打开书读了起来。

她看着他读书的样子，再次说道，“别把我当成十八岁的人一样说教。喝酒只是偶尔的消遣，算不了什么事。它和轻薄是有关系，但轻薄本身没有界限。快乐或许有界限的。但找乐子可没有。”

他又打开书重新开始读了起来。

"娘娘腔的坏小子。"

他合上书看着她，"我有没有告诉过你，在这里'坏'被称作'潇洒'?"

"好极了!"

他继续他的说教，"喝酒最悲惨的事是：年轻时喝酒可以被人称作'洒脱'，有'活力'，但是现在我们年龄渐长，喝太多就不好了。"

"这就是你在外交部学到的饮酒外交是吗?"

"事实上，我只是学到皮毛。一个人不应该在不当的时候喝醉酒。就好像晚上七点去酒吧而不要五点就去一样。我们都在被人嘲笑，没错。就像我正在走下坡路的事业。就像整个帝国一样。"

她喝完杯中的酒，"我要睡了。"她站起来走向他，给他一吻，道了声晚安，"明早见，亲爱的，不好意思，刚才我那样说不是有意的。"

"我越思考帝国，越发觉得好奇——只要我们拥有的帝国被视为坏的帝国。有点像《笨拙》[1]里的笑话。没有他们以前和现在这么好。"

她勉强向他咧嘴笑了一下，算是对他努力营造幽默感的回应。

她看着房间里的报告、公文包、丢在四处的东西，还有她的鞋。

她决定不去管它们了。

回到卧室，她有一种解放自己的欲望，脱掉耳环、裙子的腰带、束腰带、袜子、胸罩、吊袜带、手上的戒指、手表这些东西。

她把这些脱下任它们散落一地。

她觉得这些东西勒得她难受，脸上的妆也是。

她选了一件长款的衬得她身材修长的睡袍，露出肩膀和手臂。她穿上后走到浴室里，洗掉脸上的妆，回到卧室躺在床上觉得很放松，连晚霜都不想涂。

她躺进床里，做了个深呼吸，这才仔细回想斯威赛尔的话。斯威赛

---

① 《笨拙》(*Punch*)周刊，英国幽默插画杂志。

尔的话一遍一遍回响在她耳边，她刚才只告诉安布罗斯一点他说话的内容。斯威赛尔说，“我听说沃尔特斯和巴托谈到你喝酒的事，我想我该告诉你。”她想起斯威赛尔的话以及她的反驳，她的反驳完全无济于事。

他提到的很多事让她脸上无光。对她的职业素养提出的疑问，以及人们对她的评价。她觉得晕晕乎乎的。人们看她是酒鬼吗？还有他讲为什么罗伯特会躲开她，最重要的是，安布罗斯提到的“对喝酒者的误会”让她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

她觉得他说得不对，但却让她更焦虑，显然，他也叫她不要喝酒，为什么呢？

斯威赛尔说的是沃尔特斯和巴托在背后讨论她的话。

她正在那辗转反侧，她听见安布罗斯在厨房洗杯子然后回到他自己的房间。

她毫无睡意，意识到自己一时是睡不着了，爬起来走到客厅。

昏暗的光线下，她看见安布罗斯已帮她把报告、公文包放在桌子上。她的鞋子也摆好了。她疲惫地笑了，本来她是要来整理的。

她敲了敲安布罗斯的门。

“进来。”

她走进去跳到床上哭了起来。

“亲爱的，你怎么了？”他搂着她，抚摸她的头发，她把她的脸埋在他怀里，她脸上的妆已经去掉了，没有晚霜的味道。

“讨厌的斯威赛尔！”

“哦，伊迪丝，你可从来不把斯威赛尔当回事的，他只是想摆出上司的样子。他可能根本就没有细想过，只是想这样说显得居高临下而已。”

安布罗斯继续抚着她的头发。

“我没有把他的话都告诉你，”终于她哭着说出来。

“那就都告诉我。”

"我们刚开完会，大家都没走，但是我很累，很想回家，我和大家道别后回到办公室。穿上外套，觉得有些浮躁，每次紧张的会议后我都这样，拉法尔在经济制裁问题上百般阻挠。我拿出我的小酒瓶喝了一小口，谁知道这时斯威赛尔走了进来——我猜他刚开完其他会，他甚至连门都没敲，他走进来说他现在在找一个行动报告。"

"他正好看到你喝酒了？"

"对了。"

"然后呢？"

"哦，和从前一样，没登记就拿走了一份报告。"

"然后呢？"

"然后他说，'借酒消愁吗？'用他那种玩世不恭的语气，接着又一本正经地说，'一个人喝可不好哟。'"

"那你怎么说？"

"我说，"她装出一副美国口音，"'那你要喝一口吗？亚瑟？'他不要，又用那种大人对小孩的语气说话，'我听到沃尔特斯和巴托在说你喝酒的事。我告诉他们你现在心情不好，我想我应该告诉你。'接着，他居然用食指摸了摸他的鼻子。"

"你的美国口音还要再学一学，亲爱的，然后呢……"

"然后我就说，'如果我喝得多，亚瑟，那是因为我有很多酒可以喝。'"

她模仿美国口音的俏皮并没有得到更多的赞赏。

"就这些吗？"安布罗斯的语气有些变化。

"他还说了些，他觉得在理事会工作对我来说太难了，他说了'力不从心'这样的话。"

"他这样说吗？"

"没有直接说，但是这个意思。"

"就这些吗？"

"那还不够吗?"

"够了,确实是,"他的语气变得认真起来。

"怎么了?"

他沉默着。

她打破沉默说道,"不管怎样,我越想这件事越奇怪,斯威赛尔这么晚了还在找什么文件呢?!"

安布罗斯没有搭腔。"进一步想来,伊迪丝,你说过的话,'如果我喝得多是因为我有很多酒可以喝'确实是个狡猾的回答。"

"我觉得我说得确实不错。在那个时候,受了那种刺激。但我看不出有什么狡猾的地方啊。"

"坐起来,伊迪丝。"

黑暗中,他们两个都坐了起来,靠在床头上,她的头枕着他的肩,手握着手。

"这个回答很高明,因为它暗示着你面临很多压力。"

"我没有,在理事会的工作也没有让我'力不从心'。我就是在开会后有些紧张,就这样,喝一口可以让我平静,我明早就要和他们面对面对质。"

"你打算怎么做?"

"我要冲进他们的办公室问他们为什么要在背后说我?"

他没有说话。

"你不赞成?"

"你可以这样对付斯威赛尔,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对付沃尔特斯的办法。巴托不会害你,巴托可能在帮你,他是你的好友,但沃尔特斯我们要再想想如何对付,他毕竟是副秘书长。"

"他们都是嚼舌根的家伙。"

"这事还要再想想。"

"你不会想沃尔特斯会训斥我吧!"

"沃尔特斯是副秘书长。他可能会汇报上去,不是有个286规定吗?

办公室内禁止饮酒?"

"我还是要和沃尔特斯把话说清楚，要他不要多管闲事。"

"伊迪丝，这事我们还是要再商量，但不是现在。"

他的声音让她突然间有些担心，没有再问为什么，而是说，"今晚我可以和你待在一起吗?"

"当然。"

她钻进被子，在他身边躺下。

"睡吧!"他轻声道，然后哄小孩一般轻柔地说，"也有可能是你自己想多了，就好像晚上害怕时很容易将灌木丛当狗熊。"

"也许吧!"伊迪丝闭上眼睛，将安布罗斯的手放在她的两腿间，他神奇有力而又富有感知的手指开始进入她的身体。他在她身边轻轻地吟诵着诗歌：

疯子、情人和诗人，
是个想象的好组合：
疯子眼中所见的鬼，多过于广大的地狱所能容纳；
情人，同样是那么疯狂，
能从埃及人的黑脸上看见海伦的美貌；
诗人的眼睛，在神奇的狂放的一转中，
便能从天堂看到地下，从地下看到天堂……
想象中的事物纷纷呈现……
夜色浓，惧念生，
一株灌木轻易变成一头熊![1]

随即便是一阵寂静。他的手让她觉得很温暖，舒适，让她很放松。

---

[1] 引自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第五幕第一场。

她在他的怀中睡着了。但在那之前，她感受到安布罗斯清醒地躺在她身边。

* * *

早上起床后，她在穿衣服时，突然想到了怎么对沃尔特斯直截了当地挑明，也想到了如何绝妙地对斯威赛尔进行回击，而她要把这些跟巴托在玻璃暖房里说。

她觉得好多了。

快化完妆时，安布罗斯从理发店刚刮完胡子回来，他看着她化妆。

“理发师迪迪尔今天怎么样？”她问道，“他有没有跟你谈他对意大利危机的观点以便于你向国联传达呀？”

“他还是站在墨索里尼的一边。”

“那你干嘛还找他理发呢？”

“如果我换理发师的话，那我每天从楼下经过时他就会瞪着我，这样会害我一天的心情不好。亚瑟·诺瑞斯曾跟我说，‘即使是在亚洲的荒野之地，我也会尽量避免自己刮胡子。’这是一件最恼人的事情，会破坏一天的好心情。”

“可是晚上都是你自己刮呀！”

“晚上可不一样，早上刮胡子是要去见人的，晚上只有我自己看得到。”

她左右转头检查自己的妆容。“你知道我见到的第一位在公众场合上妆的女性是谁吗？”

“不知道，”他好像不是很感兴趣。

“是新南威尔士首相夫人——阿达·霍尔曼，她是我见过的除我母亲外最成熟的女性。她有印有自己名字的雪茄，她也在公众场合化妆。哦，新南威尔士是澳洲的一个省。”

他们一起走到楼下的咖啡厅吃早饭。

他们坐下点完餐后，安布罗斯说，“我昨晚有些太说教了，抱歉。我还不完全了解情况，说了那些关于饮酒的话。”

“没关系。这是对饮酒的偏见。在背地里讨论别人才叫人生厌。不管怎样，斯威赛尔居然闯进我的办公室。这个斯威赛尔，你知道吗，他有一次居然在吃晚饭时擤鼻涕，还敢来教训我什么是行为端正。”

她喝了口茶，“而且他讲话用词太过粗俗。”

“还有人说过吗？”

“说什么？”

“关于喝酒的事。”

“没有，从来没人说过。谁敢，更何况根本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喝酒的事’。”

“你把这事再给我说一遍吧！”

“天啊，饶了我吧，安布罗斯！”

“你就再说一遍吧。”

她把昨晚的事又说了一遍。“我可没有在办公室里耍酒疯，我不比他们任何人喝得多。”

“这就是喝酒的人常有的借口——总是觉得别人和自己喝得一样多。”

“你就和我喝得一样多。”

他不作声。

“承认吧！”

“事实上，伊迪丝，你总是比我多喝上两三杯。”

“胡说。”

他继续吃他的早餐。

“你算过？”

他没回答。

"哦，别做出清白无辜的样子。喝酒从未影响过我的工作，从来没有。"

安布罗斯什么话都没说。

"你觉得有吗？"她挑衅道。

他还是不作声。

她爆发了，"如果你想说什么，就说出来，别默不作声的。"

他抓住她的手，"我是站在你这边的，伊迪丝，记住我是个医生，更是你的好友。"

"对不起，但我不需要医生，我需要律师，我要告他们诽谤。"

"那样当着你的面说的确非常卑鄙，但是我觉得这样说一定有什么深意。"

"什么深意？"

"就是你给人留下喝太多酒的印象。"

她脸红了。"我要他们把这些话都收回去，我要去见沃尔特斯，把一切都说得清清楚楚。"

她看了看表站起身准备走，用餐巾轻轻地拭了下嘴巴，不把唇膏擦掉。

"现在不要走嘛，坐下。"

"我得走了。车子马上就要到了，"她倾身吻了他一下。"要带你一程吗？"

"好的，"他匆忙吃完他的早饭，跟着她一起走到马路上。

"今天我就要把谣言撇清。"

他们一起坐上车。

"我同意　　但是我们得想一个好办法。"

她让他先下车，但是她到办公室后发现自己没有那个劲头了，安布罗斯说的话没错。

光气愤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她返身去安布罗斯的办公室。他脱了外套正在桌前工作，看到她来很吃惊。"怎么了？"

"别担心，"她坐下。

"你做了什么吗？"

"没有，我觉得你说得没错，我们应该商量一下，你有时间吗？"

"当然。"

"为什么你觉得当时我说'我有很多酒可喝'这句话说得好？这有什么用？"

"这可以让你有很多借口，如压力啊，罗伯特的离开啊……"

"他走了有……多久了呢？不管了，这都不是什么新问题了嘛。"

"但说这个人们会理解。"

"等等——你又和他们一路了。如果这样说，我等于承认自己是个酒鬼了。"

"你可不是酒鬼，伊迪丝。"

"哦，谢谢。我不会以'特殊情况'为借口，那样等于是承认了。那你提到的可能的后果是什么？难道他们会让我离开理事会吗？"

"我不知道他们会做什么。"

"你可以说些什么，沃尔特斯和斯威赛尔你都认识。"

"我可以，在夜总会里，但最近我都没有去，说了可能结果更不好。你知道我觉得现在最好是干什么吗？我认识一个医生，他也许能帮你解决这样的事。"听到他这样说吓了她一跳，"什么'这样的事'，一个专门治疗酒鬼酒瘾的医生吗？"

"我觉得你现在正在经受一些压力。上次的裁军会议对你的打击，你的个人生活也有……巨变。阿维诺和法国人在国联主事意味着新的工作方式。这些都在磨炼你。接着又是意大利内乱，你现在显然会感到劳累和压力。"

"压力？你是在暗示我不能胜任工作吗？"

“可以说是神经衰弱，一种神经上的问题，这不严重，大部分美国电影演员都有这问题。”

“我才不去呢。”

“至少可以转移喝酒的事。”

“你的确认为我喝得太多。”她哭了起来，“你也觉得我是个酒鬼！”她停止哭泣，非常气愤。“每个人都喝酒，欧洲的每个人！”

他绕过桌子走过来，弯腰靠着她并用双手搂着她。

“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的，”他说。

“什么某种意义？他们就是的，至少认同我一次吧！”

“嗯，对法国人来说，喝酒如吃饭一样。”

“我最讨厌什么‘法式’，别跟我说‘法式’。我见过法国人在小餐馆里喝法国葡萄酒喝得醉醺醺的，别跟我说什么文明饮酒，法国人喝醉了也和其他人一样跌跌撞撞。”

“伊迪丝。”

她看着他的眼睛，还是很生气。

“伊迪丝，你有这样的反应，我敢肯定你是压力过大了。”

他这样说使她猛地意识到，她有太多的压力，近乎崩溃了，她又开始哭起来，但并不表示她就要放弃。“经济制裁的事进行得很不顺利。”

他轻拍她，以示安慰。

然后他直接站起来，看向窗外。

她望着他，“不要一副若有所失的样子嘛！”

他转过身对她说，“你应该看看医生，他会给你很好的建议，你可以将医生的诊断书带到办公室去，让大家都知道。”

“这样他们就会接受我的生活方式了，我只要厚着脸皮做就行了。”

“通过展示我们的生活方式吗？”他的精神现在才似乎好些，“这是非常冒险的。我倒很喜欢这样。但这样对你会很难，伊迪丝——教这个世界如何饮酒。”

她破涕为笑，"那我岂不是《生之乐趣》[1]的再现，把我不女人的自我解放出来。算得上是我对人性解放的一大贡献。"

他很严肃地回答道，"伊迪丝，别人如何看待我们是很重要的，这就是世界的不公平之处，很轻易地暴露我们的陋习等于是给我们的敌人提供子弹。我们必须要小心，从政治上讲，只有弱者才会一味地想证明自己强大。"

她开始慢慢接受看医生这个办法了。"那我就去看医生。但我可不想看到我有病的诊断，我要从医生那里拿到我很健康而且我有理由这样做的诊断，并且给他们看。"

"我认为去看医生是最好的办法，我建议你去见见维托兹。"

她迟疑道，"我想一个普通医生就可以了，我可不要一个精神病医生，我还没有问题。"

"我并不是说你和我之前一样来着。我那时是神经脱轨了。但你最好是去看看神经方面的专家。"

"但他是看精神病的医生。"

"我就认为这个办法很好，真的，这个医生的医术很好。我去找过他，如果那时你没有安排我去看他的话，今天的我也许不会在这里。亲爱的伊迪丝，这次就当我还你的情吧。"

"他会不会'检查'我呢?"

"如果你想的话。"

她想了想，"应该会蛮有趣。"

"我觉得是比较复杂难解的。"

"你是指可能会蛮可怕的?"

"有时候人是很容易害怕的……找他的人很多，现在很时兴这个，去接受诊疗。"

---

[1] 法国作家埃米尔·左拉的小说。

“斯威赛尔就去诊疗过，你知道的？他说他去了维也纳，他儿子自杀后。他总是说起这个。”

“哦，是的，那就更好了，他会理解你的。”

她可以将诊断书当面给他们看，虽然用什么方法还得研究一下，但她一定要这样。

她想起了另一件事。“这个维托兹知不知道你的……癖好？”

“我的什么他都知道，这是去诊断必须的——就是全盘托出。”

“那他说了什么？”

“他推荐了一个定价很合理的高级女裁缝。”

“真的吗？”

“我们认为只要我不在开会时那样穿，就应该没多大问题。”

她又想起了另一个她一直想问的问题。“那你岂不是告诉他我们的事了？”

“说了挺多的……但没有注明，我想这不可避免。”

“那如果我去见他，他就会知道了。”

“他可能会联系起来。”

“我会否认一切的。”

“那可不是个撒谎的地方，亲爱的，你要与时俱进。”

“我最好把他当成一个陌生人，他可以是某种意义上的朋友，而且不会指责你。”

“维托兹医生是不会指责别人的，这有些像是在实验室里做研究。相当的舒适和享受，说一些实事求是的话。”

“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

“哦，亲爱的——这听上去可不妙。我不想去了，我只想要一个诊断书好给办公室的那些人看。”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诊断，然后再去想办公室的那些事情。”

“整个事情看上去可真是互为因果啊，我送你去治疗之后——你又建议我去，你确定这不是报复？”

“我们的生活是讲求平衡的，尤其是在出现某些传统缺失的情况下。”

“我猜我们都是喜欢显示自我的小马驹。”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我估计这是澳大利亚人的说法吧；我们俩都是喜怒无常的马。尽管，你的意思是——我压力很大？我不是个嗜酒狂吧？”

“你绝对不会是个酒徒，伊迪丝。”

“那你想他们会不会谴责我？”

“可能会。疯狂的二十年代结束了。”

“对其他人可能是，但是我要按我选的生活方式生活，就像我祖母常说的，我可不愿活在他人的期望之下。”

“要不要我去和他预约一下？”

“好的，但是别把我的情况都告诉他。”

“在维托兹医生面前，每个人都无所遁形。”

她又担忧起来，她的情绪总是很被动。“那他会怎么看我？”

“一位年轻优雅的女士，充满了热情，也许太热情了。”

“我喜欢听这样的话。必须要澄清那些流言蜚语，我绝对不会屈服的。”

安布罗斯什么也没说。

“跟我说说喝酒的好处吧，”她说。

“喝酒的吗？”

“一次愉快的经历。”

“那就说我有一次打猎的经历吧，不是我最愉快的经历但也很有趣，不知你对打猎感兴趣吗？”

“我有次猎过一只兔子，你讲。”

"我有次在但泽市附近打猎——那时国联在但泽的特派专员是肖恩·莱斯特。我们和一些奥地利的朋友一起坐着车去的，白天我射击了两次什么也没打到。那次打猎可真累人，大清早在火堆边喝了点热汤就出发了。"

"你喝酒了吗？"

"喝了点格洛格酒[1]——之后的早餐我们又吃了美味的鱼肉和奶酪，相当丰盛。"

"之后呢？"

"到了晚上我们有了一些收获——四十八只野兔，四只狐狸还有一只山兔，没有猎到鹿，也没有野猪，之后的庆祝会是我最怀念的。"

"怎么？"

"晚上，我们在护林员的房子里喝了咖啡吃了点心之后，在村子中的广场上举行了庆祝大会。白天的收获就在地上摆了长长的一排。狐狸放在最主要的地方，警察乐队奏乐。然后我们一起吃晚餐，餐厅里装饰着新鲜绿叶子和浆果。打的最多的人被封为'狩猎之王'——他有权惩罚在打猎中谎报猎物数目的人。都是罚喝酒，打的第二多的人被称作'王冠王子'。而打的最少的人——我被称为'精灵王子'。我们都要讲话，而我是代表兔子们发言。"

"代表兔子发言？"

"我可是口若悬河呢——我自己那么认为。"

"那你说了什么？"

"太早以前的事了。"

她想着兔子，又想想安布罗斯的讲话，突然间哭了起来。

---

1 格洛格酒，一种用朗姆酒或威士忌稀释而成的酒。

# 第五、六、七条戒律

随着经济制裁的推行，她每天必须向阿维诺汇报工作，以面对面或者是备忘录的形式，这要根据他们两个人的工作计划来安排。

这个星期二，在新近扩大的理事会——改为十八人委员会，负责监督制裁的执行——的机构会议结束之后，她就去向正从一场会议出来准备穿过新建大厅去另一个会场的阿维诺汇报。

她和他在被称为“迷失之室”的宽敞走道上并肩走着，伊迪丝向他报告施行经济制裁的最新情况。

“在制裁清单上加上石油很难，”她说。

“我们不能把意大利逼到绝路。”

伊迪丝没有表现出担忧，这是头一次秘书长表现出他对理事会的决议不是十分支持。

“我们现在仅仅是按照理事会决议来施行制裁，”她说。

“从国联的角度上来说，意大利比埃塞俄比亚对我们更重要。”

两个都一样重要，我们不要丧失正义感，她想这样说。

“你要知道，贝莉，这是英国和意大利对地中海区域控制权的争夺。”

“还有其他方面的争议，那是当然。”

这样说冒失了。

“没有争议。我们该把埃塞俄比亚弄成委任托管地，不要让它成为国联成员。谢谢你，贝莉，报告做得很好。”

她朝她的办公室走去，秘书长对理事会决议的明显反对让她震惊。

她该怎样跟艾登说这件事，秘书长暗中破坏他们的制裁计划？还是说至少不赞成。

在这次危机初期，还是五人委员会的时候，她还在为意大利的退出而感到遗憾，但现在她意识到，很显然是有人向意大利汇报了会议内容。

她现在怀疑正是她自己，间接地把会议内容泄露出去了——通过她给阿维诺的报告。

她无奈地笑了笑。

* * *

"我应该对国联和理事会效忠而不是对阿维诺，"她对安布罗斯说，而他正在更衣室的镜子前打领结。

他们正准备去参加代表接待会——目的是为了鼓舞大会成员的精神状态。从埃塞俄比亚战事之后，国联大会就因为埃塞俄比亚危机而一直推后，而代表们也没有因为要在日内瓦多待一段时间而抱怨。她在安布罗斯的穿衣镜前借着更亮的光看了看自己的妆，之后又到自己的梳妆镜前看了看，如果她自己的事情都处理不好，又怎么能去处理国家大事呢？看看她的公寓有多少东西要整理呢。

"理事会里，你是秘书长办公室的代表，"他说，"既然这样你就要划清你的责权，不然你就会有麻烦的。"

伊迪丝回想起那晚的接待会，阿维诺不能出席就由她代言的事。"在效忠的冲突中，我只忠于国联盟约的精神和内容。"

"你对盟约的个人理解？"

"是的。"

"如果国联垮台了呢？你又该向谁效忠了呢？"

她还没有考虑过这个。

他继续追问，"澳大利亚？还是大英帝国？"

"那我会成为'没落王国'的一员。"

"听起来很像莫丽夜总会的论调。"

她笑了，"那我就转移阵线到莫丽夜总会吧。"

"你可以作更差的选择。"

"这可一点也不好笑。来帮我确定一下我的立场吧。"

"我倒觉得另一件事更麻烦。"

"让它去见鬼吧。"

"关于这个问题——尽量避免去讨论。"他转过来看着她，他的领结打得棒极了，"我看上去怎样？"

"完美——看在仁慈的分上，带上一副笑脸吧。"

他做了个滑稽的笑脸。

他们被一个宴会邀请，而且现在出席这样的场合他们经常互相充当对方的舞伴。

安布罗斯随着伊迪丝走到客厅，她走到吧台边坐下，"来一杯吗？"

他看着她，"我要再说一下关于饮酒的事。作为一个外交官，你不能在其他人开始之前饮酒的。就算是你认为这世上所有人在去办公室之前都会先'来一杯'，你也不可以。如果你是对的——如果每个人都会在社交之前喝一杯的话——不喝酒的你就会比其他人更头脑清楚。这样你就具有一个观察者的优势了。"

她颇有兴味地看着他。"我觉得你这是在训斥我吧。"

他没有笑。"上帝啊，我可是在努力把你从无耻中拯救出来啊。"

她给自己倒了一杯。"你确定不来一杯吗，安布罗斯阿姨？或者我该叫你保安小姐[1]？"

"好吧，来一杯。我比你更想喝。我才紧张呢。我又不是被审问的人，居然也会紧张，太不公平了，给我倒杯苏格兰威士忌。"

刚从一个自大的丈夫那里解脱出来，然后又被一个爱指挥的妻子

---

1 原文为法语。

管着?

"别成为一个霸道的管事婆，亲爱的，"她亲了亲他的面颊，递给他一杯酒。

"我最近看过一幅露易丝·布鲁克斯扮成印第安女人跳舞的照片，还挺迷人的呢[1]。"

"我倒希望我们被称为日内瓦最快活的人，"她说道，"走吧?"

"我还没喝完呢，一个讲究生活的人可不要铺张浪费和急急忙忙，他应该有打开快乐之门的其他钥匙。喝得太快了就没有乐趣，喝得太多就浪费了。"

"你居然对生活有这么多规矩，可真让我惊叹。不过，那本身只是一种消遣罢了。我看上去怎样?"

"你知道你现在穿的衣服是我最喜欢的。"

她又照了照镜子，那是一件非常漂亮的晚装——金色的丝质缎子，长及脚踝，颈部系带，V形领，斜裁的。"你应该不会觉得太常穿这套衣服了吧?"

"在这些人面前是第一次，"他想。

"这个织锦花纹的手包配吗?"

"这个包你也背过很多次了。"

"我知道，"她看了看包。"但是看上去还很新，我倒希望它坏得快些。有些东西越快穿坏越好。"她看着他。"你的勋章呢?"

"不管了。"

"哦，戴上吧。"

"你觉得要戴上? 它们看上去太尚武精神了。"

"戴上的话你看上去更精神。"

"这样的话，好吧。我不拒绝任何增添光彩的东西。"

---

1 管事婆和印第安女人是同一个英文单词 squaw。

他走进去戴上他的勋章。

她帮他别上，“国联秘书处我们女士都不能佩戴首饰，男士们也不允许在办公室用任何军衔。”

“我从来没用过。”

“哪有？你不是喜欢被称作威斯特伍德少校吗。”

“只在必要的场合。”

“我喜欢你佩戴军章的样子，”她说，“你现在笑一下给我看。”

他朝她笑了笑，然后喝完他的酒，过来抱了抱她，但这个拥抱给她的感觉似乎很不一样——带着爱意和保护——也许甚至是个诚恳的拥抱。

“小心我的妆，”在他的怀里她很舒适。

“我们走吧，”他说。“车子在等。”

他们走下楼梯时，安布罗斯说，“我同意你的一种想法——对于生活，我们可以做到过分谨慎。”

* * *

这是一次惯常的招待会，等明年大厅正式完工后，理事会和招待会都会在那举行。

他们一到就各自招呼嘉宾去了，她和安布罗斯都是非常老于此道，配合得天衣无缝。他们之间有些暗号让彼此知道谁需要帮忙，何时需要对方打圆场，什么时候可以走，什么时候要留下来，最棒的是他们分开后总是会相互关注着，只要她找他，他就会过来。

她擅长这种社交活动，应酬和周旋让她愉快，很多这种技巧她都是跟母亲学的，她母亲也很热衷于这种公众场合的社交活动。

但是在内心深处，她是不太喜欢这种场合的，不过可能任何人都不

会发自内心地喜欢，也许和陌生人交往是最不令人向往的人类行为，尽管人类已经进化了那么久。这个不自然的过程也许会让人感到愉快，但却需要练习表面功夫，而且那才是真正需要学会享受的东西。即便参加这种活动可以认识一些人同时拉拢关系。然而，她并不希望国家事务依赖于个人关系的偶然性。但她觉得有时候事实的确如此，就跟个人私事一样。

她看看四周这些笑着、交谈着、比划着的人们，其中一些称得上世界上最镇定的人。他们内心都有些不安，他们都在努力，正是这种努力让整个活动很热闹。

这种宴会社交是让世界各国谨慎地交往到和睦共处的很好的桥梁。

她想怪不得要少喝些酒，这样宴会才能顺利进行。

她注意到阿塞拜疆流亡政府的胡涅斯先生和托普契巴耶夫先生仍留在日内瓦——尽管国联拒绝他们国家加入，而且他们之后又被苏联所吞并。

上一次会议他们见证了苏联加入国联。

她违反规定将他们留在受邀名单，她同情他们，而且她和胡涅斯先生关系很好。

他们的西服都是旧的，但他们还是尽量穿着不失体面。此刻他们俩站在一起，佯装对弦乐四重奏感兴趣的样子。

伊迪丝想，社交关系不好外交关系也会不好，就是一个邀请名单也有学问。

她向他们走去，热情地跟他们打招呼，心里想幸好自己没有将他们的名字从邀请名单中删掉。

“晚上好，女士。”

“很高兴看到你们仍和我们保持往来。”

托普契巴耶夫先生只会说一点点英语和法语，大部分时候都是胡涅斯在说。他对人群挥了挥手，“我到这里来是为了表明我们还没有被打

败，我仍代表我的国家。”

“这对阿塞拜疆可能是件坏事，但对世界来说也许是件好事——我们有了俄国的加入。”

“哦，你的观点真是一个国际主义者的观点，而我的则是民族主义者的观点——可惜是一个丧失了民族的民族主义者，真是凄凉啊。”

“我理解你们。”

“太感谢了，你总是支持我们，我相信今晚是因为你我们才受到邀请的。”

她注意到他们俩都在领扣上戴着国徽，现在这个装饰都已是过去时，成为老古董了。而这些徽章也失去了民族和历史。

出于礼貌她觉得应该向别人介绍他们，让他们能够和其他人说话，把他们从社交孤立中解救出来。但该向谁介绍呢？她想只有那些去年反对过俄国加入的国家，如荷兰、瑞士或者是葡萄牙，她向四周看看，看到了朱赛佩·莫塔正在和珍妮还有几个秘书说话，这个老瑞士外交官是个保险的选择。

“让我们过去和莫塔先生说话吧，”她说道。

“荣幸之至，”胡涅斯先生抬起胳膊，她挽着他的胳膊走过去。

托普契巴耶夫紧随在他们身后。

看到他们，莫塔似乎有些吃惊。

胡涅斯对莫塔说，“你曾说过俄国只是将国联当作政治宣传工具，我相当赞同。”

“对于贵国的不幸我深表遗憾，”莫塔说道。“但是现在我们应尽快将这件事忘掉。”

“不幸的是，我的职责就是记住它。”

“你和代表团还会留在这里吗？”她问道。

“现在一切都不确定，还是钱的问题，我现在当然不能回国。”他做出一个回去等于送死的动作。

“你可以在瑞士一直待下去，”莫塔说。

“非常感谢。”

伊迪丝暗想，只有在瑞士和俄国对立的情况下。

接着话题转到了其他事情上，虽然胡涅斯尽力想表示出兴趣，但是对于他这种目标专一的人来说，讨论其他事情似乎是浪费时间。

接着胡涅斯转过去对伊迪丝说，“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个夜总会，莫丽夜总会，现在还在开吗？”

她现在不想讨论这个事情，但她还是愉快地说，“哦，是的，我又去过一两次。”

安布罗斯带她去过那，而比起她以前跟他去的时候，她现在也越来越喜欢那儿了。

她甚至觉得她已经是那儿的一分子了，如果这算是件好事的话。

伯纳德对他俩和他们的友谊来说真是守护神一般，保护着他们的一切，而且夜总会的常客也把她当成是他们中的一员，她真的是吗？在那里也有像她这样的女性，作为常客的女伴，她曾和她们在洗手间聊过天，她们知道自己的角色但从来不提，似乎有种默契。从某种角度讲，夜总会就像个避难所。房间里灯光微弱，讽刺滑稽短剧表演是固定节目。在那儿每个人都有和现实社会完全颠倒的角色，女性充当男性而男性则扮演女性，这些让她觉得放松，尽管她过去并不习惯。

她又回到现实中，该继续了。“抱歉，有人在和我打招呼，对不起，我有事去了，很高兴再次见到你们。”

他相当难过地望着她，但还是微笑着对她微微躬身。托普契巴耶夫也对她弯了弯腰。

伊迪丝转身逃开，从侍者那儿接过一杯香槟，一口喝完，将杯子又递回给侍者，“第二杯。”她第一次计算喝的杯数，要不就是第三杯，如果加上她在家喝的。

她看到艾登对她招手，他正和理事会的人在一起。

她走过去，伸出手。"部长，看到你这样轻松真好。"

他轻握一下她的手。

她又朝其他人打招呼。

"贝莉，你也是啊。但这些……"他指着挤满人的房间，"真的让你觉得很轻松吗?"

"这也是一种工作，这是我喜欢的工作方式呢，"她笑着回答。

"秘书长今晚在吗?"

"今晚我代表秘书长。"

"太棒了，秘书长怎样?"

"秘书长本人和他的发言人都很好，今天我和他谈过，埃塞俄比亚的事让他头痛。"

他把她从人群中拉出来些，这样好和她私下说话。"他觉得现在局势怎样?"

这样问真是直接。

他把她当成是他的平级对待，艾登这样和她说话，让她感到很愉快。

要不要回避呢?

她脱口而出，"他的想法和库娜德女士的想法一致。"

"他现在是这样想吗?"他又强调了一下，"真是这样吗?"

她觉得胃有些不适。

艾登看着她。"谢谢你，贝莉，告诉我这个，"他碰了碰她的手肘。

接着艾登和她谈起了其他轻松的话题。然后两人又回到人群之中。

如果今晚她是秘书长，实际上她就已背叛了自己。

但接着她又给自己开脱，我只是为盟约服务，是的，没错……不过待会她还是要想想这样说是否妥当。

过了一会儿她告退，"我要去找我的同胞了。"

她走过去向那几个澳洲人打招呼，斯坦利·布鲁斯，弗兰克·麦克

道格尔和瑞斯贝斯夫人。她又看到弗兰克·沃尔特斯正和另一群人在谈话，和他对视了一眼，多疯狂啊，她很想对他说，"这才是我的第二杯。"

实际是第三杯。

她想和他谈谈，谣言四处传播而不去做点什么是永远控制不了的。

那又何必麻烦呢？

刚才那杯酒让她勇气大增，让她在镇静中增添了一分勇气。

她朝他们走过去，一边对人群微笑着，打着招呼，感觉就像个公主。这种场合让她认识很多人，他们一年只来日内瓦一次，但也算得上是熟面孔了。她穿过人群，时不时停下来说一两句话，有几次都近乎调情了。

当她走到他们那儿时，他们正在说据谣传布鲁斯明年要担任委员会的主席了。

"高级专员布鲁斯，我谨代表巴托副部长，阿维诺秘书长向你表示祝贺。今晚我代表他们俩。"她伸出手，他握住了她的手。

"伊迪丝—请向奥古斯特、阿维诺转达我的祝贺，当然也祝贺你，迷人的女士。我们都听说你现在在五人理事会和十八人委员会工作，你现在得到了重用呢。"

"是的。"

她不禁暗想：刚才我和艾登还做了件怪事，我自己都还难以解释呢。

她和弗兰克·麦克道格尔打招呼，他们在国联的其他宴会中常碰面。

他们介绍她认识了瑞斯贝斯夫人，之前在理事会的常务会议中她没能抽出时间与之结交。

"我这趟过来原本想打散澳洲群体，让你可以随时走开的，"她半开着玩笑说。

"明年的主席是吗?"她对布鲁斯说。

"是他们这样说，尽管在理事会代表祖国的工作很光荣，我也还是不想做。我情愿做做幕后工作。"

"我们澳大利亚是不是也会对抗意大利呢?"她微笑着问。

这几个澳洲人对这个问题似乎有些失措。

"我们必须这样，不是吗? 豪尔不是发表了立场强硬的演说吗? 艾登也很坚定，"她继续道。

麦克道格尔插话道，"我以为我们今年应关注更广泛的世界性话题——特别是营养方面的。"

"弗兰克，你还在想推销干果呀?"她轻笑。

大家都笑了。

她继续说服着，"意大利的作为关系着国联的存亡，日本对我们来说太遥远了，而意大利就在我们眼皮底下。"

瑞斯贝斯夫人说道，"远东是我们的前庭，欧洲就是我们的后院。"

说得好，她朝瑞斯贝斯夫人点头微笑。

"绝对不要让意大利投入德国的怀抱，"布鲁斯说，"没错，我们现在要把问题看清，豪尔说得没错，艾登也是，不管对或错，我们都按照协约规定去做。"

"至少意大利会取缔奴隶制，"麦克道格尔说道，"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是件好事。"

"我听说那里的奴隶制已经被取缔了，"她说。

布鲁斯又转向刚才的话题，似乎是想让她了解澳大利亚的立场，"我们提出了关于营养方面的政策。食物方面的政策是很关键的。一方面是粮食过剩卖不出去，一方面是食物匮乏——多疯狂呀。"

瑞斯贝斯夫人接过话头，"身体好就健康，问题也会减少。"

布鲁斯说，"我们现在主张享有食物的平等分配权和享有出生权一样重要。我们建议将提供食物作为一种公共事业来做，就像是管理自来

水一样。”

“伊迪丝，回到你原先攻击我的话题，作为一个农业大国，这与我们的自身利益有关。”麦克道格尔对她微笑，眨眨眼，“我们有食物要卖而饥饿的人们没钱去买，我们要换一种方式。”

她就知道，他们说这些就是为了避免谈到意大利问题。

她想再试着用强调澳大利亚重要性的方法谈一次意大利问题，“你们难道没有想过如果这次我们放过了意大利，德国人会觉得他们可以在欧洲为所欲为了吗？也许他们会完全忽视国联的存在，希特勒现在一定是在密切关注着事情进展呢。”

她母亲曾说过，要将你想说的话以问题的形式呈现。

布鲁斯朝四周看看有谁会在听他们的谈话，然后低声道，“我觉得我们应该派舰艇过去造造声势，吓唬一下意大利，如果这招不奏效，那我们就不要管了。”

“但是如果意大利识破了，那制裁就不会有任何收效了。”

“这就是风险。”布鲁斯说道，他有些不耐烦，想尽快转移话题。

她知趣地转移话题，刚才她有些心急了，她转而问一个无关紧要的事情，“你们有谁最近看到约翰·兰杉吗？”

“哦，现在他到高级法院去了，普通人根本联系不上，”麦克道格尔说。

“这个幸运儿现在已经脱离政坛了，”布鲁斯说道，“我现在当个高级委员，是身在其中又不能置身事外啊。”

伊迪丝说，“我在裁军大会上见过他一面，那是他在政坛的最后一个工作。我想他是看到局面无计可施，只好脱身了。”

“美国表态说绝不允许裁军专员踏上它的国土，这就表明这事肯定行不通，”布鲁斯说。

“哪个国家会欢迎别人来裁掉自己国家的军队呢？”瑞斯贝斯夫人说。

"国联能够做的就是尽量阻止战争，"布鲁斯说道。"但是我和艾登一样支持制裁——我们必须坚持这点。"

伊迪丝想要表明自己有分析的能力，并不盲目跟从国联的决定。她接着说，"约翰之前给我来信了，我理解他的意思。他说，'要记住经济制裁本身就是一种激进的行为，它会造成冲突，也有可能会停止冲突。'他认为经济制裁会引发战争，不过我不那样想——我认为制裁是让一个好战的国家停止战争的办法。"

她有意让这些澳洲人知道她和约翰·兰杉有私人通信来往。

她想不妨补充一点，"当然，你也可以效仿鲍德温[1]的立场——在外交中，立场过于坚定反而会带来祸端。"

他们都笑了。

"我可以私下告诉你澳大利亚议会是支持制裁侵略者的，"布鲁斯说道。

这算给她的一个小礼物了。

"好极了，"她说。这让她很高兴。

伊迪丝感到有人走到她的右手边来了，转过去看是胡涅斯和托普契巴耶夫笑着走了过来，她就知道他们整晚都会跟着她。

她将他们介绍给了澳洲这帮人，这次她再次正确地念出了托普契巴耶夫的名字。

"这回我认识的澳大利亚人是我认识的外国人中最多的了，"他笑道。

"先生你也是我认识的第一位阿塞拜疆人呢，"麦克道格尔说道。

接下来的对话就比较轻松了，他们聊起了巴托和他的病。

翻译部的哈维德·利沃莱特走过来，两手各拿着一杯香槟，"敬你，

---

[1] 鲍德温·斯坦利(1867—1947)，英国首相(1923—1929和1935—1937)，他响应1926年的总罢工，拥护1927年的反联盟法案《贸易抵制法案》，并促进了爱德华八世的退位(1936)。

伊迪丝。”

她笑了，但是第一次不希望见到利沃莱特，他是众所周知的酒鬼。

“我喝过一杯了，谢谢，哈维德，”她举着手里的酒杯说道。

“再来一杯吧，”他硬要塞给她杯子。

她现在手里各端着一只酒杯，她笑笑，掩饰两手占用的不便，或确切地说是两手都端酒杯的不雅。

不用安布罗斯在耳边提醒，她也知道一位女士两手各端一杯香槟是多么的不合乎礼节。

她转过身，想把酒杯递给胡涅斯。

“哦，不，不，我也已经有一杯了，”他举起手中的杯子。

除去今晚，利沃莱特什么时候递给她酒杯她都会立刻接过去的。

她有些生气了。“哈维德，请把它拿回去吧，”她想把酒杯递回给利沃莱特。

他以为她在开玩笑，“不，不，”他笑着退后，“这是你的杯子，我可不是送给别人东西日后又讨回的人，这是给你的礼物，你今晚看上去很美。”

她瞥见弗兰克·沃尔特斯朝他们这里走来。

见鬼。

她喝光杯子里的酒，然后将空酒杯插到利沃莱特的礼服口袋里，他一点也没注意到。

她觉得自己在沃尔特斯过来之前圆满地做完了这个小动作。

接下来可怕的事发生了。就在伊迪丝合乎礼节优雅地将他介绍给众人的时候，她的酒杯滑落，摔在她的鞋子上，砸成了碎片。

她瞪着地板，吓呆了。

胡涅斯站在她右边，利沃莱特在她的左边，两人都蹲下去拣碎片。

她告诉他们放在那儿别动，跑去找侍者。

“好的，别管它了，”沃尔特斯说道，也帮着找侍者。

胡涅斯和利沃莱特站起来，手里拿着碎玻璃片。

她脚下是洒出来的一摊香槟，有些还沾到了别人的鞋上。

“哦，天啊，”她都要哭出来了。

“没事，这种事谁都可能碰上，”沃尔特斯安慰道，“我们每个人偶尔都会摔坏杯子什么的。”

他的话听起来没有什么说服力。

麦克道格尔马上说出一次类似的经历，“那次是在海伊镇附近的一个乡村妇女联合会上！”

乡村妇女联合会不是国联。海伊镇也不是日内瓦。而且那里也没有弗兰克·沃尔特斯在场。

“一定要用你的小指托住杯子，这样就不滑了，”布鲁斯对她说，就好像她是初进社交界的青涩女子一样。

智者多箴言。

他们一群人从那一团糟中挪开。

“我去找个侍者，”她说。

她走开，找到了一个侍者带他过来。

“有些香槟可能沾到了几位先生的裤腿上，”她对他说。

他们都说没有，低头看看自己的裤子，都说没事没事。

侍者用一块餐巾擦了擦地上的酒，然后把碎玻璃拣起来放在餐巾上。

她再次道歉，然后就去洗手间了。

洗手间里，她自责自己怎么那样不小心。

她觉得不舒服，想马上就逃开这里。

她补了补妆，深呼吸，然后返回去找安布罗斯。

她找到他时几乎都要哭出来了。

“你的脸色不好，”他从人群中走过来。

“刚才发生了很可怕的事。”

"怎么了?"

她挽着他的胳膊。"我们出去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想走了。"

他没再问，只是返回去和刚才谈话的人们告辞，而她站在一旁，两眼直视前方，就想尽快离开这里。

他们拿回外套，出去后坐上一辆等在门口的出租车。

"好，现在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了，"他说。

"今晚我最不想发生的事发生了。"

"怎么了?"他等着她的回答。

"我给弗兰克·沃尔特斯的脚上不小心泼了一杯香槟。"

他开始没出声，过了一会儿说，"你是在开玩笑吧?"

"确切地说，我在副秘书长的脚边洒了一杯香槟。"

"太糟糕了。"

又是一阵沉默。

"你想去哪儿?"安布罗斯柔声道。

"我们去莫丽吧。"

她觉得莫丽是个不错的选择。一个没有过多规则束缚的地方。

"好，我们就去那儿。"

他告诉出租车司机地点。

他的双手紧握着她的手，笑着说，"噢，亲爱的。"

他们到达莫丽夜总会，走到带猫眼的门前，里面的人从猫眼中认出他们后开门，里面是昏暗而又宽大的普通地下室和楼梯，以及一个个隐秘的房间。

滑稽剧刚刚结束，台上"女孩子们"穿着刚遮住臀部的裙子，穿着丝袜，踮着脚走下舞台，帷幕落下，台下掌声响了起来。

安布罗斯要了两大瓶苏格兰威士忌。

"哦，亲爱的，"用他的杯子碰了碰她的杯子。

"是啊，亲爱的，"她无助地朝他笑了笑。"上帝啊。"

"想想好的一面吧——至少不是秘书长的脚。"他尽量显得轻松，"只是副秘书长而已。"

"唯一欣慰的是这事儿发生在一群澳大利亚人面前，在澳洲，一个年轻女孩摔了酒杯不是稀奇事儿，但是他们也一定会回去把这事当作谈资的。"

"在那儿这样的事每晚都会发生吧？"

"是一种社会风俗。"

"你一定要用你的小指——"

"托住酒杯底，高级专员刚才已经这样说过了，谢谢。"

"这真是我的错——我应该告诉你要用小指的。"

"你还应该说是你害我的事业面临危机呢，这个我知道，而且我也不是小孩子，不需要谁来提醒我。"她摇头，对自己感到一阵厌恶。"还有一件事……"她看着他。

"什么！？"

"我告诉艾登，阿维诺是反对制裁的，我传播谣言，泄漏机密，偏袒一方，我背叛了我的工作。"

"他问你阿维诺的意见了吗？"

"嗯。"

"如果阿维诺反对理事会的话，你这样做是有道理的。"

"你觉得这样做是不是失策？"

他看着她，"当你这样做某件事的时候，你最好要记住这样做可能会改变一些事情的进程，你在做之前就要想好后果。"

安布罗斯没有继续说这件事，他又问道，"你说胡涅斯今晚也在那儿是吗？"

"看着就像查理·卓别林，还有利沃莱特端着两杯香槟，那样子就

像……米其林。"

她沮丧地抱着头。

"听上去你才像查理·卓别林呢。"

"噢，安布罗斯，这事乱极了，不是吗?"

"哎，这只是个意外，沃尔特斯肯定是这样想的，我们任何人都会碰上。"

"问题有多严重?"

"任何事在结束之前可能都会因为某事而改变结果，这个酒会事件还没完，说不定会朝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也可能朝不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她看着他。

他没来得及回答，伯纳德走过来和他们打招呼，吻了她的面颊，称呼她为"我的女主人"，他总这样。"你今晚看上去就像个公主，金色太适合你了。我想知道关于埃塞俄比亚事件的所有事，还有那些小道消息。我曾认识一个埃塞俄比亚人，一个努比亚奴隶，相当年轻俊美，美得有些过分了，眼睛比埃及人的眼睛还要长，非常迷人，太过迷人了。"

伯纳德今晚穿着一件漂亮的长袍，化着浓妆，戴着耳环，但是却没有戴假发。

他同样问候安布罗斯。"噢，今晚你还戴着勋章呢，看上去真英武。"

他接着吩咐给他们上来一些小点心。

他转过身说，"你们的晚餐马上就准备好，现在跟我说说吧。"

伊迪丝强迫自己将那堆乱麻先放在一边，和他聊天。

她告诉他国联现在的问题是没办法将石油加到禁运清单中。

伯纳德说，"在那些集会上发言的那个人，好像是叫豪尔的?噢，这个名字真可爱，是这样发音的吗?那是英国有史以来立场最为坚定的一次，我当时差点要站起来喝彩呢。"

"你也在场吗当时?"她问。

"我偷偷看的。"

他又吓了她一跳，她总觉得他是从别的世界来的。

"你现在给安东尼当联络员吗？噢，这些英国人的名字真怪——什么豪尔和艾登，我们倒是有妓女和天堂[1]。噢，要是我能给安东尼当联络员该多好，多年轻有为的内阁成员……他怎么想的？"

"艾登认为他已经说服内阁要采取联合行动。"

安布罗斯插话道，"豪尔的演讲是我听过最强硬的，特别是他提到的'清楚明确的义务'，还有'我的国家将严格遵守协约制定的集体意志'。"

伯纳德又说，这个演讲里要求法国和其他大国也都要和英国一样立场，英国这次态度很明确。

"他甚至说日本必须要老实些。"

"艾登觉得这个演说太过强势，"伊迪丝告诉他们，"他曾经劝告豪尔将这些内容从演讲中删除，但是他坚持要保留全部。"

她集中精神回想那天下午豪尔的演讲，突然发现了一个可怕的现实。"这个演讲太强势了，这里面一定有鬼。"

他俩都看着她，等她解释。

"我现在明白了——豪尔是在玩政治花招，英国人在搞演讲这套，但并不会这么做，如果演讲不奏效的话他们就要开溜，我现在明白了。他们并没有明确立场，演讲只是说明他们的想法而已。它太强势，这才会让人怀疑。"

伊迪丝不愿这样说，因为她不愿意去相信。"豪尔以前从未这样强硬过，的确很难相信，但是……"

"艾登不相信吗？"伯纳德问道。

"哦，他和我一样——只是'愿意'去相信，直到此刻，我才开始

---

1 豪尔的发音和妓女一样，艾登有天堂的意思。

怀疑。我想豪尔想用强势语言代替强势行动。”

安布罗斯说这次演讲英国的宫廷大臣和高级内阁成员也一定都知道了。

“肯定已经知道了，我也突然开始怀疑。我不得不说，这只是一种虚张声势，”她觉得有些头晕。

“如果确实是那样而艾登又毫不知情，那只能说明艾登现在已经不再参与决策，”安布罗斯说，“那会不会是真的？”

伯纳德接过话头，“墨索里尼自己就喜欢虚张声势，对付这种人千万不能用同样的方法，结果只能是失败。”

“我知道，”伊迪丝说道，“意大利人也会和我们想得一样——这个演讲太强势了，他们知道针对日本的话肯定只是说说而已。既然如此，那前一部分也是空话了。”

伯纳德摸摸她的头，帮她理了理额前的碎发，“伊迪丝，你现在已经深陷政治漩涡了，这个坏蛋快让你变成搞权谋的政客了。”他指了指安布罗斯。“别听他的，他看什么都不顺眼。”

“没有我她已经是个政客了——英国人会支持协约的。”安布罗斯说道，“公民投票表明英国公众是强烈支持的，支持国联绝对是国家良策。我相信我们的政府是愿意尝试联合行动的，真的。”

伊迪丝说道，“但愿是我错了，那天实在是太可怕了，如果豪尔说的不是真的就太糟糕了。”

“你太拼命了，亲爱的，”伯纳德说，“哦，看来国联真是由一帮天主教徒管理着呢。那些南美人、法国人、西班牙人都是天主教徒，他们才不会反抗意大利和梵蒂冈呢。这可能就是问题的根源呢。”

安布罗斯显得有些无精打采，“梵蒂冈和意大利不是一回事。”

某种程度上，伊迪丝倒私下希望她的猜疑是真的——如果国联不再进行制裁行动同时也取消掉联合行动的话，那就完蛋了。这样她今晚的失礼举动就变得微不足道了。

伯纳德兴致勃勃地说，“我相信英国会单枪匹马地干，它才不需要法国或是国联的支持呢，一支英国海军中队就可以横扫前往埃塞俄比亚的意大利海军，将他们押回锚地并扣押在也门亚丁，就完工了。意大利人才不敢和英国海军较量呢。”

伊迪丝想会不会有这样的可能呢，不过就算有也和国联无关。

他们的晚餐做好了，但是伊迪丝太累了，都没有胃口去吃。

“没有人知道国际局势会怎样发展，”她说，“没有人。”

伯纳德不得不停止了交谈，站起身去招呼客人，走之前他说，“告诉你们一个我听说的文学传闻，普鲁斯特的阿尔贝蒂娜[1]不是我们所想的叙利亚侍者，而是一个来自孔多赛学院的漂亮男孩，而且这个男孩乐于见到作家为他嫉妒发疯的样子，这绝对是个可靠消息，有一个‘当事人’告诉我的。”

他们都笑了。

伯纳德走开忙他的去了，安布罗斯和她就边吃边讨论晚上发生的事及可能的后果，还有当时整个滑稽的情形。

她发现好像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解决。现在的情况糟糕极了。

太糟糕了，也许会有责骂，也许不会再有晋升。

“你知道今天最值得庆祝的是什么事吗?”她想尽量找点乐子。

他摇头。

“我居然三次都念对了托普契巴耶夫的名字。”

他笑了。

“而且，”她继续道，“我想到一条新的训令，可以加入到你的清规戒律中，而且也许可以帮我摆脱目前糟糕的情况。”

“是什么?”

---

1. 普鲁斯特即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主要作品有《追忆逝水年华》，阿尔贝蒂娜是作品主人公所爱的人。

"所有喝点小酒的人都有些疯狂。"

"这倒是很好的一条，不过这有什么帮助呢？"

"只要喝酒的人碰到一块儿，就感受不到这种疯狂，所以喝酒的人会觉得我今晚摔酒杯的疯事算不了什么。"

"挺有意思的，那沃尔特斯喝酒吗？"

"哎，"她有些嘲讽、又有些无奈地说，"这个我倒想不起来了呢。"

# 一次又一次

她充满忧虑地坐在维托兹医生的接待室里等着，不过所幸只有她一个人。

最好不要有人看到她在这里等，别人也许会胡乱猜测。

如果刚才看到有人在这儿的话也许她就会转身走掉了。

她本来就害怕见这个医生，万一维托兹医生看透了她个性中她自己都觉察不到的阴暗面呢？万一要她将自己的秘密告诉他呢？

如果她的秘密被别人知道。

如果她有秘密的话。

她当然有。

安布罗斯就是一个。

但是安布罗斯说他什么都告诉维托兹医生的，那就没什么秘密可言了。

她知道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但只是略知一二。

她曾去图书馆查阅过一点相关资料。

另一方面，她又很好奇，这事儿时下很时髦，当然是对那些实际没什么问题的人来说相当时髦吧。

来这儿看病的人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不是无伤大雅逗人发笑的问题，就是风光无限的上层人士才会有的问题。

上层人士会有怎样的问题呢？

首先，应该是那些“创造性的天才”。这些人如果有问题的话也会被视为是极具艺术性的问题。

她估计身在重要国际组织工作的她也算得上是吧。

这些医生肯定都会有某种技巧，按安布罗斯的说法是让病人说“大

实话”，她在想这所谓的“大实话”会不会如同精神分析家说的和儿时的经历有某种关联。

有人认为儿时经历已经彻底成为过去，对于一个成年人几乎不会有任何帮助。但她觉得童年就是童年。

医生走到门口招呼她进去。

他比她想象的要年轻，下巴上也没有胡子，看上去就比她大一点。

他对她招手但没有笑。

她紧张地朝他笑笑，他也没有理会。

他为她打开门，她从他身边经过，用法语说，“你好。”

他则用英语回答，“下午好。”

他们坐在他的办公室里。

办公室的两侧墙上分别装饰着非洲的面具和英国乡村风景画。

房间里有一把躺椅，他会让她躺在那儿吗？

如果需要躺的话，她要不要脱掉鞋子、帽子和手套呢？

除了墙上的面具，这房间实在是平淡无奇。

他建议他们用英语交谈，然后等她开始说，偶尔瞥一眼桌上的纸条，只有桌子是整洁的。

她一开始就问起那个非洲面具。

“你觉得它们很奇怪吧？它们确实奇怪，它们来自科特迪瓦，非洲最神秘的国家，我喜欢它们挂在墙上的感觉。”他嘿嘿地笑了几声，她放松了下来。“在这儿，我们和非洲最神秘的一面打交道。”

他嘿嘿的笑声算是某种安慰吧，但“最神秘的非洲”可让人有些不安。一点也不。

“你说的神秘，是指……‘潜意识’思维吗？”

她想让自己显得聪明些，但她的话听上去仿佛她的意识已经在“潜意识”里了，而不是弗洛伊德理论里讨论的潜意识了。

“哦，你知道潜意识吗？”

"我曾经读过一点点弗洛伊德的作品，而且我在大学里面也是学理科的。"

那和这个有什么关系？况且在大学里她也没学过潜意识，但是她觉得这样说让他知道她和他一样，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这样和他的其他病人就有一点区别。

不过他知道这个对她有什么好处？那就表示她有免疫力吗？受教育的人就不太可能会有心理上的问题吗？还是她想要平等？也许就是平等，她希望他至少从社会阶层上把她看成是同等的人，一个智力上与他平等的人。

医生依然沉默着没说话，只是看着她。他是在询问么？

她是不是也像墙上的面具一样是他感兴趣的一个物品呢？代表着国联？她应该说些什么呢？

医生低头看了看他桌上的笔，头也没抬问道，"威斯特伍德少校最近好吗？或威斯特伍德医生。他有两个头衔，他给我写信总是署名为医生，那我们就称他医生吧。"

"很好……还不错，安布罗斯医生或少校。"

她为自己的诙谐笑了，他点点头微笑，抬起头来似乎不理会她的玩笑话。

她觉得自己有继续说话的必要，"他现在也在日内瓦，在国际社团联合会工作。"

又是一阵沉默。

她只好继续说下去，尽管她知道开启对方话匣子的交谈技巧。"联合会现在的主要工作是协调各国际组织在日内瓦的联系，这些组织都希望能够和国联取得联系，而他负责协调工作。"

"哦，是这样，我知道了。"

他知道什么了？难道他知道安布罗斯是她的情人？

医生说话了，"他给我写信要我给你看看。"

"我想和你谈谈我工作上的事，就是'压力'方面的，安布罗斯——威斯特伍德医生说我有工作压力。"

"你怎么会有压力呢？"

"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我在国联工作，我的工作就是这些——我和安东尼·艾登一起工作，现在是秘书长的联络官。"

"会执行制裁吗？"

"国联大会的观点明确——除了瑞士和委内瑞拉石油方面的问题，当然还有美国，你知道美国现在还未加入国联。他们说会禁止武器交易但其他贸易不会，你知道只要我们坚持，意大利一定会就范的。但我继续……"

"这很有意思，我对你做的事很感兴趣。"

"我的想法是情愿让一个国家经受经济制裁也不要让它把钱损失在战争上。"她觉得似乎国际问题谈得太多了，要谈谈自己的问题，"工作的强度太大了，裁军大会没能取得任何进展让我很沮丧，我担心西班牙会有麻烦，而且日本和德国也退出了国联，所有事都很不顺利。"

她讲这些的时候，她觉得有些不对劲，她把所有事情都全盘托出，她担心自己快要哭出来了。

"不顺利吗？我从报纸上看到英国已经把战列巡洋舰风帽号和名望号派到了直布罗陀海峡，英国这次是来真的了。难道不是吗？你不信吗？"

她不想继续谈外交和意大利的事，还有把舰艇派去的外交意义，难道他对外交感兴趣吗？不过这样至少可以不用谈她自己。

"我不是不信，只是我快对自己失去了信心。"

他好像意识到他们谈论的政治问题和现在要做的事无关，于是他问道，"你已经结婚了？你有孩子吗？"

没有，她没有孩子。而且很快她的年龄就不适合要孩子了。

"我没有孩子。"

"没有孩子。"

他的嗅觉一下变得灵敏起来。

"我看到威斯特伍德医生这封信的地址和你的住址是一样的，顺便问一句，裁军大会要重新召开吗？"

"很困难，日本和德国都不参加。"

"你觉得裁军不太可能吗？"

她想了想。"只要希特勒重新装备军队就不可能。应该说没有可能。"

"太糟糕了，那么除了工作上的这些事儿呢？"

"我的丈夫出门了，"她回答得很快。

"哦，为什么？"

"他是伦敦一家报社的驻外记者，经常出差的。"

我的吟游少年去了战场。

"他走了多久？"

"哦，好几个月了。"她平复了下语调，尽量显得自己对丈夫走的时间比较清楚。

"他会回来吗？"

"确切地说，他已经走了一年了——嗯，一年多了。"她试着让她的纠正听起来更淡然些，就像只是普通的计数一样。"回来吗？哦，当然，他要回来的，可能不久就要回来了。"

她竭力显得轻松一点，勉强地挤出微笑。

又是沉默。他瞪着她，一个医生这样看着病人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吧。

"你好像不是很确定，我从你声音判断，你似乎不清楚你丈夫要离开多久？"

"啊，没有啊……"她几乎都要哭出来了。"但是你的问题也可能有两种答案，你问他走了多久，是指他做驻外记者离开日内瓦的时间还是

上次他回来又走了多久，距上次他‘来访’已经将近一年了。”

“他走了你很不好过是吗?”

“哦，当然，我很想他。”

又是沉默，这个沉默似乎是有意留给她来解释纠正自己刚才的话的。

她还没有准备好告诉医生每次罗伯特回来都要在没有征求她同意的情况下行使丈夫的权利，而且每次她都得不到多少愉悦，但他却很快活。其实，他也没有多大需求。尽管每次做她都会担心他会不会带来什么外国的疾病。她还不愿告诉医生这个，没有人可以干涉这件事。毕竟他们是丈夫和妻子，如果她这都做不好，那她还能怎么样呢?

医生的这种沉默应该不是一种谈判技巧。

这种沉默总让人心绪不宁。

医生的沉默是因为这是病人应该有话要说的——他在这可不是来说话的。

她觉得自己不妨告诉医生他们婚姻的实情，“我觉得他总是不在我身边。你也知道现在的婚姻，我们还是分开一下比较好，他报社的工作和我在国联的工作不太搭调。就是这个原因。”

这是实话吗?

“那就是不想他啰?”

她勉强笑了下，耸耸肩，“嗯，不太想。”

她又想哭了，“我觉得我应该想，但其实不想。”

她听见自己的心在说，“真的不想。”

这句话又有一些不准确，有些时候她确实挺想他的。她很难说清楚，不过第二个回答更符合事实。

医生没有笑，他的问话很简洁，“那么打算要离婚啰?”

“不会，我不知道，”她难过得快哭了。

“那他离开你了吗?”

“离开”这个词让她的心十分纠结。她从来没用过这样的词，从她的婚姻来看，她希望她是那个“离开”的人——尽管现在的情形是她仍旧待在那个家里。

但从感情上，她是第一个离开的人。

难道是罗伯特离开她吗？

她觉得很冷，想起他们分手时模糊而又冰冷的话，但这些话并没有让他们开始新的生活。现在回忆起来，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你好像有些不适？”

“我更倾向于用‘分开’这个词。我们从未讨论过离婚，只是分开一会儿。”

“那威斯特伍德医生呢？”

哦，威斯特伍德医生。

“嗯，他住在我那——在我丈夫走之后。”

又是沉默，维托兹医生瞪着她。

她脸红了，她都以为自己已经过了脸红的年纪了。

哦，好吧。“我们是情人，”她轻声地好不容易挤出这句话。

“你们以前好像就是爱人吧，我认识威斯特伍德医生时，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是的，是的，在我结婚之前。”

“那现在你们又在一起了？”

“是的，又在一起了。”她苦笑着。她本想说生活有时还是蛮戏剧化的。

一次又一次。

“又一次，”她重复道，这次听上去很奇怪。

“你把这个词又说了一遍，”他的声音终于变得和善。

她看着他，耸了耸肩，他们互相瞪着——他的表情很柔和。“又一次，是的，我们又在一起了，”她觉得自己好像被迫强调了一下“又”

这个字。但她还有个词没有说出口，就是“永远”。他们又在一起了，她觉得这次可能是永远在一起。

她现在是真的哭了，她想从手包里摸出手绢来擦。

这时他从抽屉里取出一条烫好叠好的手帕给她，动作娴熟，让她怀疑那个抽屉里是不是装满了用来给女病人擦眼泪的手绢。

这是一块典型的男士手绢。

“哦，天啊。”她勉强说道，用手帕擦掉眼泪。“哦，天啊，我不想哭的，好像我的生活有多惨似的。”

“你可以哭，这里就是哭的地方。”他安慰道。她又哭开了。“每个人的生活就算没有什么悲惨的事发生，但也总是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考验。”

她好不容易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然后说，“是的，我和威斯特伍德医生又在一起了。”

“又。”他笑了。

她也笑了，点了点头。“但这不是我来这儿的原因。”

她说得很重，尽量使音调显得平静，这样也让她的生活听上去更简单。为了医生，为了她自己，也为了能解释得更清楚。“我来这儿是关于我的压力问题的，工作压力，我真的需要这方面的检查。”

“那你觉得我该怎么做呢？”

她很惊讶，这难道不是他的工作吗？“哦，你应该不会用什么工具来给我测测吧？”她笑了，吸了吸鼻子，用手帕擦了擦脸，“我想，嗯，跟你讲讲我在国联的工作，工作中碰到的严重问题，可能有帮助吧。”

她觉得很累，相当地累。

“那你为什么来这儿呢？尤其在这个时候。除了工作以外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和安布罗斯——无关，我来这儿不是因为这个。”

又是沉默。

她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你的丈夫知道吗？嗯，就是你和威斯特伍德医生在一起的事。"

"他应该知道的，我们……分开后他知道安布罗斯又来日内瓦了，我也给他写过信讲安布罗斯——嗯，就是威斯特伍德医生——搬到我们公寓了。"

"嗯，这么说现在你的生活，怎么说呢？有些混乱是吧。"

"对于外人来说可能是，但是了解我们的人都表示理解。"

有关安排的事，她只字不提。

"还是那句话，我来这儿不是因为这个，我工作上的同事跟我说了一些事。"她迟疑道，"听了之后，我和威斯特伍德医生，嗯，都觉得我压力太大了。"

"跟我说说他告诉你什么事呢？"

"都是些流言蜚语，我不想理会，所以我来这里。"

"你还没有说是什么呢，他说了什么让你这样紧张呢？"

"与其说是紧张，不如说气愤，这让我深深体会到我是多么疲惫……"

太累了。

"你跟我说的所有事我都会替你保密的，而且我也不会过多地去评判——我是个医生，我只会尽力去治疗的。"

"那个同事说的是喝酒的事，我不认为喝酒是个问题。"

医生好像认同她说的这句话，这让她松了口气，接着医生又提到了她的婚姻。"刚才我们讲到威斯特伍德医生时，嗯——就是安布罗斯以及你丈夫的离开时，你哭了——你确定这不是你来这里的原因？"

"我想什么事都会有些关联的吧，"她终于承认，于是又哭了。

医生再次用轻柔的语气引导她。"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进步，让所有的事情都联系起来，让所有看似难以控制的恐惧释放出来，但这都可以控制。每件事都不是单独造成的。"

她啜泣着把脸埋在手帕里，听到这话点点头。

“别害怕，这些担心我们都可以慢慢克服，疲劳也能让我们集中注意力，看到一些被日常琐碎掩盖的东西。当这些重要的东西冲破疲劳的阻碍，我们的情绪有时难免会失控的。”

“确实，是会失控的，”她试图拿玩笑控制自己的泪水，然后嘲讽下自己的情绪，但又放弃了。“我想，我来这儿是想请医生帮我看看，我的心是否已经很疲惫了。”

她尽量止住哭。“我不想这些烦心的事都扯到一块儿去，即使它们是相互关联的，我就是想一次解决一个问题，其他的事以后再说。”

他没有笑，“你刚才说到饮酒，你的同事说你酗酒是吗？”

她觉得自己脸红了。“这事太令人生气了，非常生气。”

她觉得坐在那儿有些头疼，尽量理清思绪，“令人气愤，太侮辱人了。”

“你同事这样说你，在工作中是对你非常不利的说辞吧？”

“非常不好。”

“那你自己担心过喝酒的问题吗？”

“在他们讲之前我从不觉得自己喝酒怎么样。”她觉得自己找到了更确切的解释。“不是喝酒的问题，是他们会这样议论我的问题。”

问题忽然明朗起来。

“为什么你会以为他们对你喝酒有微辞呢？”

她的自卫意识让她逐渐发现了问题所在。“可能因为我是个女性吧，如果是男的大概他们什么都不会说。女人喝酒的话……只有那些轻佻的女性才喝酒，你知道的，男士则可以无限制地喝酒。”

这件事情还不止流言蜚语那么简单——让沃尔特斯、巴托都说起来就没那么简单了。斯威赛尔或许就是个爱说闲话的人。这些流言到底有多少？这样说她有多久了呢？

想到这里她更难受了。她曾看到弗罗伦丝还有其他人在她经过时窃

窃私语。难道她的朋友们也都在背后议论她吗?

"那你比一般女性喝得多吗?"

她直视着他,"那一般女性该喝多少算正常?"她有些挑衅地回答他,终于有力地进行反驳了。他没有说话。

她又说道,"问题在于,我喝酒看起来很不像个女性喝酒的样子。"

"不像个女性?"

"是的。"

"那你这样觉得吗?"

"完全不会。"

多怪的问题啊,她自己怎么会这样觉得。她在想这会不会是因为安布罗斯,如果这医生觉得什么事都是有关系的话,那男性化和女性化这些词此刻大概充斥着他的脑海。同在的还有安布罗斯身上的女人气。噢,天啊,这是怎么了?"只是有些人这样看,那些明智的人不这样看,开明的人也不这样看。"

"那国联不就是一个由开明人士组成的先进团体么?"

她身子震了一下。"都不是,应该属于一种混合,国联中有些人,比方说,是非常虔诚的宗教信徒。"

"然而你曾将那里视为一个非常开放的地方对吗?"

"我想是的,至少我曾希望那里是这样的。"

她对自己意识到这点有些震惊,原来自己曾经的想法是那样一厢情愿,现在的国联已不是她的圈子了,现在的国联要大得多了。

"那这个有没有影响到你的工作?"

"喝酒吗?我不认为有。"

"你的同事觉得有是吗?"

她不想承认,但是这些流言蜚语终将会导致这样的结论,"这不是问题,问题是……"她有些答非所问,"问题是我需要一位医生来,嗯,帮我检查下精神压力。"

医生再次沉默没说话。

她又说，“讲到对工作的影响，我每天比任何人都要早到办公室，比其他人都晚下班。”

“你觉得这能说明什么吗？每天比他们早到？”

“这说明我很认真地对待我的工作，工作就是我的生命。”

“这还说明了什么吗？”

她想了想，“说明我工作卖力？”好像这个问题有正确答案似的。

医生又问，“还有什么呢？”

她的回答还不够充分吗？她绞尽脑汁想找到另一个回答，“我每天早到就像比赛，我要把其他人击败。同时这也是一种个人准则，不管前晚是如何烂醉第二天我还是按时上班。”

“这又说明了什么？代表了什么？”

“什么？”

“在我看来你比别人都早上班是为了证明什么。”

“证明我可以和男人一样工作，你是这样看的吗？”

“我是在问你如何看的，你工作那样卖力是为了证明什么？我是这么看，可能吧。我还看到了更多。”

“证明什么？”

他们都沉默不说话了。

他希望她能够说点什么出来，不管什么，脑海里一闪而过的东西都可以。但她一直在回避。随即，她摇摇头。

“为什么不能到此为止啊？”

“在我这里任何人都不能。非洲面具和我都不允许。”

他近乎变得残酷了。

她瞥了眼墙上的面具，她已经厌倦了这个谈话陷阱。

她干坐在那儿，决定什么也不说了。

医生又说道，“告诉我，你现在是不是在想：‘我可能是喝得比别人

多，但我工作也更卖力。'"

她脸红了。"我工作卖力是因为我热爱我的工作。"

他瞪着她，"你工作这样努力难道就不是因为你想弥补你喝酒的负罪感吗？"

负罪感？

为什么她要这样觉得？

这实在是个莽撞的问题。

没办法，他是医生。

她应该相信他的，"有可能吧，我从没有觉得有负罪感，那些人才应该为他们制造流言而内疚呢。"

"那你那么早去上班是为了什么呢？"

"我不懂？"

"据你说的，你去喝酒并没有占用到你的工作时间，对吗？你不会花去工作时间？"

"从来没有，最多是午餐时间长一点罢了。"

"那这么说你没有必要工作更长时间，来弥补你缺少的工作时间？"

"我白天工作，晚上几乎也工作，他们应该知道。"

"就是说你没有必要比他人更早上班喽？你也许会觉得，我因为喝酒所以就更卖力地工作？既然我工作如此努力所以喝些酒也没关系吧？"

她一点儿也不喜欢这样的解释。

她呆了一会，说道，"我不这样想。"

但是下一瞬间，她又觉得可能是这样，但不是全部，她不能完全肯定，她也确实有过这种感觉。想到这儿她又脸红了，为什么自己刚才要说什么早到办公室这样的事呢？

"你在思考，没有说话，我说中了吗？"

"没有，"她不想对他太敞开心扉，"我没有理由要感到负疚。"

她还没有准备好承认这一点。

"你没有理由负疚，但你可能又会有负疚感，这样更令人烦恼，不是吗？没来由地觉得负疚？或者说被迫负疚？"

"是的，但是我来这儿不是因为我喝酒的事，而是人们议论我喝酒的事。"

她觉得自己这样说很妙。

她又自圆其说起来，"我告诉你我提早上班是想让你知道喝酒没有影响到我的工作。我每天没有因为喝得醉醺醺而上班迟到。"

事实是曾经有那么几天迟到，但很少，那不能算在内。

她明确表示，她不想一遍遍重复自己的话，她已经快没有耐性了。"我这样说是想告诉你，我只想让你看下我的心理健康问题。"

她注意到这时他没有记笔记，这让她很生气，"你没有记下来，你不是应该把我说的话都记下来吗？"

"这是为了保密，在这里的只有你和我，没有任何记录。而且如果我记的话，我又怎么专心去听呢？那么告诉我——你为什么喝酒？"

这个问题让她缓了缓神。

"喝酒让我愉快。"

"那是怎么样的愉悦？"

"让我神经放松，我很舒服。"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比别人喝得多才能放松下来？"

"我觉得我的朋友们和我喝得一样多。"

"其他人应该喝得没有你们这样多吧？"

"我猜没有。"

"你的同事有些是不是不喝酒？"

"可能是的。"

"那你为什么喝呢？"

"可能是我的职位压力太大，或者这就是我的习惯，"她耸了耸肩。"就像白兰地有时可以变成一种药物，我可能把它当作药了吧。"

“你觉得酒是一种药？”

“就是现在这样想，我真的是觉得喝酒很愉快——工作之余的放松，快速又方便。”

“如果你觉得它是药，那样就暗示某一种疾病。”

“说得对！我觉得我的病就是生活太充实了，活着的苦恼。每天我的工作就是去见证世界各地的灾难、苦难，”她看着他，“和你一样。”

她又想了想他们的区别，“不过你处理和面对的是单个的人和他（她）的问题，而我面对的是一大群人的苦痛，我想这是我们的不同之处。”

他点点头。这是表示同意吗？对她说的哪点？

他似乎尽量以轻松的语气问，“如果我给你一个精神健康的诊断，这对你会有什么用处？”

她不知道。“我想正规给出的诊断应该会有帮助，至少给我提供了一个证明，让我更自信，可以用它来澄清那些谣言。”

不过她现在还不知道要怎么去做。

他也什么都没说。

“你知道几年前威斯特伍德医生也到我这里来过。”

“知道，是他建议我来的，他向我推荐了你。”她不耐烦地说，还有些得意，自己话中有话。

“你一定知道，他有人格矛盾。因为他在信中说了，他的病情无需对你保密。”

“是的，我早就知道他的这个问题。”

“那他现在还是那样吗？”

他是不是在问她他的治疗结果？

她点点头，希望自己领会他的话。

“那他的这个问题如何影响你呢？”

影响？她觉得有些喘不过气。“我们过得还可以，我没觉得什么，

我更愿意说是他的‘癖好’。”

“那从情人的角度呢？”

她没回答，这有些脱离主题了。

他追问道，“从女性的角度来说应该是不习惯的。”

“我已经习惯了他的这种癖好……以前就是，我想我只是把它看成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仅仅是这样吗？”

“你是什么意思？”

“你会不会是因为他的这些癖好而喜欢他？”

他坚持与她唱反调。

“我们刚开始是朋友，之后我被他吸引。那时他的嗜好并没有表现出来。”

“好了，几年之后你们又在一起并成为爱人，即便你知道他还有这样的矛盾和癖好，你还喜欢他吗？”

他对她作了让步。

“你觉得这也说明了我有什么是吗？”她觉得自己好像知道他在想什么。

“是不是呢？”

“我觉得我的思想很开放，是个开明的人。”

“不过对这个需要相当大度。”

“是吗？我从来没觉得是大度　　我觉得更像是对他的钟爱之情。”

“我是指对你自己很大度。”

他非要这样刻意伤人吗？“你在批评我吗？”

“当我们在说自己善良正直的时候，我们常常不承认这样做对我们自己也是有好处的，我不是要伤害你，我只是要帮你发现内心的自己，没有别的，我要来奉承你的。”

“当然。”她被激怒了，然后又找到了回避的办法——反问他，“那

你是否曾经尝试治愈他呢?"

"治愈? 我想我只是要了解他的情况，我不知道用治愈这个词是否恰当，是的，我曾尝试去帮他纠正那种习惯，或者说是让他的习惯能够……适应他的人格，也适应这个现实世界。"

第一次，维托兹医生显然有些犹豫，特别是他在说"适应"的时候。

她确实也曾经"适应"过一段时间的，她决定说出来，"其实我曾经有过一段适应期，对他的嗜好。"

他这次真的笑了。"嗯，是吗，你在家应该适应过他的习惯。"

他接着又笑了，似乎很高兴听到她这样说。"那你自己呢? 也接受了?"

他没有轻易放过"嗜好"这个词。"嗜好? 这在你们的爱情生活中是怎样体现的呢?"

"我必须回答吗?"

"必须? 你要帮我了解，从临床科学上我很感兴趣，作为一个学习人性的人。"

她没有说话。

他似乎不再追问，"告诉我，你和威斯特伍德医生住在一起你的丈夫怎么看? 他知不知道威斯特伍德医生的矛盾和癖好呢?"

她无助地看着他，"我们结婚之前我就跟他说过了。"

"那需要些勇气吧?"

"是的，"她回答，有些苦涩。

"你也告诉他最近威斯特伍德医生又过来和你一起住了是吗?"

"是的。"

"那他有什么反应呢?

"他绝口不提安布罗斯……威斯特伍德医生。"

"完全不提?"

"完全不提。"她几乎又要哭了。

噢，罗伯特现在怎么想她呢？他是挺开放的，但这次有些过分了，她和一个同性恋男人住在一起他竟然也无所谓。每次罗伯特回来，他和安布罗斯在公寓里和平相处，而且安布罗斯也表现很正常。对罗伯特来说这可能有些难以接受。即使那时在日内瓦他没有离开她的意思，现在也一定会离开她了。

可能在她写信告诉罗伯特安布罗斯搬进来住时，他们的婚姻就名存实亡了。尽管他还是会寄些明信片回来，上面的话还带有一点感情。而且他回来时也会行使他丈夫的权利。

"你在想什么？"

"我不知道我丈夫知道我和安布罗斯这样的人住在一起会怎么想。"

她仍啜泣着，浑身冰冷。她把医生的手帕攥在手里捏成了一团。

"也许此刻跟你讲讲我的事情会让你好过点，"医生说道，不再追问。

他想了想，然后说道，"我是柏林一家机构的通讯员——这个机构的名字叫赫希菲尔德研究所——是专门研究人类性行为的一家机构。"

她马上说，"哦，我知道这个机构。"

"是从威斯特伍德医生那里吗？"

"是的，他们也曾和国联联系过，介绍过他们的工作。"

"那你就应该知道，我们中心是从科学的角度来研究性行为的，完全没有恶意。我们想以这种方式来了解甚至接受人类的性行为。同时我也是斯德哥尔摩的世界性启蒙中心的专家，你应该知道这家机构现在是伊利斯·奥特简森在管理，是吗？"

"是的，从国联知道的。"

医生这样说似乎想让她不要害怕他，她放松了一些。

伊迪丝说道，"这样的机构在国联不受欢迎——特别是国联中那些

拉丁国家、天主教徒什么的。还有避孕也是个要回避的话题，安布罗斯曾经去过赫希菲尔德研究所。"

"我在赫希菲尔德研究所的研究让我对你的个案很感兴趣。"

"是吗？那安布罗斯是不是也是个个案呢？"

他得意地笑了笑，"我这样说只是职业习惯，我想让你放松，我不会因为人的某种行为而大惊小怪，我不是个审判者，真的不是。相反，人类行为的多样性让我着迷。"

相反？伊迪丝不禁想这个维托兹医生会不会也是个同性恋，要不和安布罗斯一样？肯定不是？不然莫丽夜总会里肯定有他，而且安布罗斯一定会告诉她的。

她有些慌张，安布罗斯从来没提到过，她也不太可能问维托兹医生，不过这有区别吗？她想可能会有些不同。

但是慌张过后的她竟然又有些放松，刹那间她觉得自己好像说话没有什么顾忌了。

如果他如她之前想象的是个结了婚的正常男性，那她就会觉得他一定会看轻她，因为她有个失败的婚姻，她是个失职的妻子，甚至不是个好女人。如果他的情况并非如此，那她就觉得跟他谈这个的压力会小一点。

现在，她正掉入一个什么样的网里？

他又换成刚才那种询问的语气，"你刚才说的那是威斯特伍德医生的个案而不是你们的，作为爱人这样有些……不好吧。"

她看着他，有些失措。

"之前你跟我说你喜欢威斯特伍德医生，也许是因为他这个人。如果刚开始不了解被他吸引还有可能，但是之后你还是喜欢他不也是说明了什么吗？"

"不管他怎样我都喜欢他，这难道没可能吗？"

他疑惑地看着她，"你得跟我说说。"

“安布罗斯——威斯特伍德医生能够让我很平静，心境很安详。”

她猛然回想起和罗伯特在一起时，特别是在床上，她总是很紧张，甚至是出汗。

维托兹看了下手表，“我们的时间到了，下次我们再谈。”

“好了？”

完了？

“我们再约时间，”他拿出他的记事本，“我们看来还有很多要说。”

看来？

她坚持道，“我刚才还想把这事情都解决呢，这些事……什么的……就今天。”

“那你说说，”医生很平静地反问，但在她看来却很带有倾向性。“我们今天要解决什么事呢？”

“就像我说的……”她又有些被他这种医生惯用的狡猾语气激怒了，“……由你出具的一个证明，或是一封信之类的，我可以用来……”她试图向他展示自己迷人的笑容，“……表明我是正常的，只是有些压力。”

“你觉得自己正常吗？”

“怎么了，我当然正常啰，和大部分人一样。”

“但是你却和不是你丈夫的男性住在一起？而且这个人有性取向上的问题？你还有喝酒的问题，或者确切地说，你很在乎其他人怎么看你喝酒的问题？你常年居住在国外？难道这些都是正常的吗？和普通人一样吗？”

“不像普通人——但我也不至于……极度反常吧。”

她无助地看着他，“是吧？”

“你觉得只见一次就可以下结论吗？”他温和而同情地说着，抬头微笑道，“下次再见时，我要跟你讲讲我的工作方法，同时再对你做些身体检查、验血之类的。你放心，你没有严重精神疾病而且我也可以帮你

写封信作个证明——如果这对你的工作生活有帮助的话。”

他笑了笑。“你不是个‘野兽般的非正常人’——但也绝不是个普通人。还有一点很确定，我敬佩你的工作——你的使命。”

“我在上学时每个人总是希望做个普通人，我想澳洲人都这么想，做个普通人。”

“再次说明，我不以为你的个人生活有可指责之处，我们要确定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方式，并不是一系列偶然造成的结果。”

“所有的友谊不都是偶然吗？”

“你大概明白，心理医生几乎不会承认偶然性的存在。”

“我来这儿并不是想分析问题。”

“下次见面时可以再谈，下个礼拜还是这个时间怎么样？”

她点点头，勉强说，“好吧。”

“很好，”他朝她微笑。

“医生，你能告诉我——你结婚了吗？”

“哦，我的私人生活没有任何影响，还是不要在这里讨论——我还是作为一个保持中立的医生比较好，就把我当成一个医生吧，不过既然你问了，我还没有结婚。”

他站起来伸出手，她和他隔着桌子握了握手，他走过来扶着她的胳膊，送她出门。

没过几分钟后，她呆呆地站在勃朗街上，任由凉风吹着她的脸颊，满脑子都是支离破碎的生活。

维托兹医生似乎给她描绘了一幅她的生活现状图，他只完成了部分，而且笔迹模糊。她偷瞄了几眼，却无法看见自己的身影；又或者她看见了，但那不是她愿意看到的。

她呆呆地站在勃朗街上。

难道是罗伯特离开她的？罗伯特离开她了吗？为什么这个想法让她突然很难受？

难道她还不愿让他走吗?

还是他仅仅是她想要过正常生活的基石?

她迫不及待地想要再次回到维托兹医生那里问个究竟。

# 言多必失

"跟我说说见维托兹医生的事。"难得他们在家里自己做晚餐，餐桌上安布罗斯问道。

晚餐是安布罗斯做的，他坚持要他俩暂停外出几天，想想她该怎么办再说。正好她有会后三天假期和几天公休。

他们就待在家里，打扫卫生和整理房间，又挂了两幅印刷画《春天》和《年轻妇女》。不知道罗伯特会怎么看这两幅画，宣扬现代女性还是颓废派艺术？不过在日内瓦都算是很激进的了。的确在房间里挂两幅德兰姆皮卡[1]的画是有些夸张了。不过这两幅画正好和她卧室挂的那幅版画《两姐妹》很相配。

然后他们聊了很多。

她和维托兹医生见面的各种细节。

"怎么样?"安布罗斯问。

"他很聪明，但是医生和病人之间的谈话不都是该保密的吗?"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就是你的医生。"

"噢，安布罗斯医生？是的，亲爱的，你是，嗯，他说我是正常的，但又不平常，或者说至少他觉得我的生活有些异于常人。就是这类话。"

比方说?

"这个我们或多或少都知道。"

"我跟他说，那些关于我酗酒的流言蜚语都源于我是个女人，他好像也同意我的说法。"

"他'好像同意'?"安布罗斯的语气有些狐疑。

"你了解维托兹医生，是的，我觉得他点头了。"

"在维托兹那里没有什么假设，他沉默不代表他同意或下结论，和

他说话就像算命：我们总是对那些似乎和我们人生有关的话记得特别牢，特别是那些含义广泛的话，比如说‘失去的痛苦’，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失去一些东西。而把其他的忘了，然后我们满脑子都是那些我们想听的话。我们总想相信算命，但实际是我们在给自己算，当然有些时候维托兹的话的确有道理。”

“你不用跟一个理性主义者谈什么算命，我到现在还觉得我们有些小题大做了。”

“我不觉得，国联内关于我们的这些谣言也许会成为潜在的威胁，也可以说是非蓄意的阴谋。”

“维托兹医生不相信偶然性。”

“流言蜚语会在不知不觉中造成伤害，可能是你现在国联的地位给你招来这些谣言——现在你是众矢之的，要知道功成名就给你带来仰慕者同时也会招来敌人。”

“不过其中的奥秘在于敌人的敌人便是你的朋友。”

“这并不适用于谣言吧。谣言和敌人——说这些闲话的人也许不是有意的，但那也会在无意中伤了你。”

“那我们该怎样去改变别人对我的看法呢——这样说吧，如何让上司在考虑某个职位或是升迁时能想到我？”

“我觉得肯定有办法。最后几天你把我引向了一个新的视角，你看清了我没发现的东西。首先，你说得对，伊迪丝。喝酒不是你的问题，而是因为你是女性。”

“无所谓，反正我还被当成是个酒鬼，”她说。

“喝酒的人也分很多种的，”安布罗斯好像在说自己又说她，“利沃

---

① 塔玛拉·德兰姆皮卡（1898—1980），波兰画家，出生于波兰富有的律师家庭，从小不知物质贫困为何物。16岁时曾发誓要“一生过奢华的生活”。其作品主要以裸体肖像画为主，风格倾向于对肉欲的展示。她擅长画人体，特别是女体。从伊甸园中的夏娃、沐浴的苏珊娜到康复中的小女人，传说与现世，贵妇与仆女，各色女人她都画到了。她的画很容易就会把空间充填得奢华、性感、肉欲而又高雅。

莱特就是个酒鬼，到了晚上他就拼命喝，跟他没什么好说的。而你不一样，但是谣言是不会帮你撇清这些的，我倾向于你把酒戒掉。”

“那我做不到。”

“听我说完。我们必须改变他们的看法——把谣言澄清。正如你说的，我们要让你摆脱酒鬼的形象。”

“如果我现在不喝酒就会显得我是被迫放弃的——好像我的确很好酒，而现在却不能喝了。”

“伊迪丝，喝酒在你的生活中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很微不足道。喝酒应该是种消遣，不能涉及工作。还有……”

“怎么?”她有些疲惫。

“你的工作关系着世界和平。”

她看了他一眼。

“伊迪丝，我们不要你走到走投无路的境地。”

“你觉得会那样吗?”伊迪丝几乎不敢相信他会这样说。

“记得他们将戴姆·雷歇尔解职因为他喝酒么，还有你的同乡，传奇的乔塞林·霍恩，因为‘太爱跳舞’而被解职，而我们能猜到那意味着什么。”

她觉得有些不安。

“刚开始是有些难以适应。我觉得你应该不要在工作的时候或同事面前喝酒，还要离利沃莱特那样的人远些，他随时有可能把你推向酒桌。绝不要在工作时间喝酒。”

“安布罗斯！没有酒精我无法正常工作。”

“工作之后你回家来可以尽情地喝。”

她就知道他肯定会这样说。

她又想到些事情，“关于那个诊断书——我改变主意了。我觉得最好不要给别人看什么关于我的精神状况的诊断书了，甚至我去看维托兹医生这样的事都最好不要提——毕竟像斯威赛尔这样觉得这种事很先进

的人很少。"

她有些尴尬，因为她想到安布罗斯自己当初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而离开国联的。

她忽然意识到安布罗斯担心她可能就是因为想到了自己那段惨痛的经历，也许这就是他把事情看得过于严重的原因。

她继续道，"斯威赛尔会理解我，因为他自己也在维也纳看过精神医生，我想从那以后他不可能升职了。"

"没错，我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从我那次崩溃后被驱逐出去到现在，他们还是会异样地看我。当然也有咱们伟大的西克斯图斯五世的原因，谁让他把病也分出个三六九等来呢。"

"别再研究教皇什么的了，我有些担心你。"

"他是个相当激进而冷酷的改革者——在天主教方济各会中，他很可能当选教皇，但他总是因为他的激进而一次又一次受到惩罚。他就假装身体虚弱，不再改革，变得消极。而这居然被看成是种智慧和镇定。他们又推选他当教皇。这不，一旦当选教皇，他又回到从前的样子了。"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的确无关。"

他们都笑了。

"但有一点，"安布罗斯说，"也许你该'消失'一段时间，从流言中沉静下来，避开锋芒。如果你不想用维托兹这个办法的话，那你最好去见韦伯·巴勒。告诉他你有些疲倦，想请假，然后真的消失一段时间，远离那些是非。"

"那如果韦伯·巴勒觉得我不能胜任工作怎么办? 我就失去续约价值了。"

"你不会，而且他也不会这样想。你去体检一下，让他知道你只是有些疲劳过度，而且这也可以成为你鞠躬尽瘁工作的证明——而你确实是这样。"

国联的医生是他们的朋友。

"而且现在在你的部门里要做出上级的样子。"

"你真觉得我要装成一副老成的样子吗？多可怕。"

"伊迪丝，你不再是二十来岁的任性小姑娘了，你应当提醒自己你是个理智的行政官员。"

"那个鲁莽直率的伊迪丝呢？"

"伊迪丝，你要牢记自己的身份，做一个全新的自己，把狂野那套留到莫丽夜总会里再爆发吧。"

"莫丽夜总会？"她说道，"难道我们被困在那里了吗？"

想到自己有可能被解职，她渐渐妥协了。"真可怕，我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我要去找斯威赛尔，叫他站在我这一边。巴托那里我只跟他讲讲我的生活和压力——但是我不告诉他们我去见维托兹的事，巴托肯定会把我说的跟沃尔特斯说的。"

他开始考虑这个办法的可行性。

"这样很对，非常好。你向他们寻求帮助——他们自然会保你。如果你做得好，这就会成为成功的关键。"

他笑了，"而且，伊迪丝，我还想说件事，不，两件事。"

"洗耳恭听，"她就像是个等着训诫的女学生。

"你要注意下你的个人仪表了。"

她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她看了看自己的指甲。"我知道，今天一天不是没有时间吗？"

"假期回来前，你要做一做头发，美下甲，做面部护理，你必须要打扮一下！还有你要买个新衣柜，假期开始后，你可以去趟巴黎，买些衣服回来。"

"你只不过是想要我的旧衣服吧。"

"我不介意捡你的旧衣服穿。记住，生活再忙人也要精致，太投入工作会让一个人变得不再讲究。你回来后，一定要让大家注意到你的变化，明艳照人，光彩四射，而且你要保持这样的形象。"

"那第二件事呢？"她问道。

"你要把那个该死的小酒瓶扔掉。"

她脸红了，他怎么知道她的小酒瓶。"我会扔掉的。"

他盯着她看，想让她继续说下去。

最好不要像以前和罗伯特那样在这件事上谈崩了。"那是个护身符，是好几年前在巴黎买的。"

"我只记得那时你和一个黑人歌手一起去了后台，回来时就带了一个酒瓶，我猜是个纪念品之类的吧。"

"是我的大胆赢得的奖品。"

"如何得来的？恐怕我只能猜了吧。"

"你的想象力一向都很丰富，没错。"

原来如此。

那时他到艺人休息室找过她，不过他并没有往房里看。

她站起来，走到他身边吻他的额头。

"很久以前的事了，抱歉。"她叹气。"这个计划的唯一好处是我不需要在醉酒时装清醒了。"

"那倒是——假装未醉是所有社交规则中最难受的。"

"你真是个好奶妈。"

"风骚的奶妈。"

"是的，没错。你说我还要继续去见维托兹吗？"

"随便你了，觉得有用就继续去吧。"

"在崭新的伊迪丝登场之前，我还想再去几次。在我休假期间，我有些好奇他会拿我怎么办，我是不是有些傻？"

"人在压力之下都会这样，伊迪丝。"

"我可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无法置身事外。"

"现在十八人委员会也暂时中止了，你做得很好。"

"如果我早知道年纪渐长会有这许多麻烦，我才不在乎呢。"

"不同的年纪，不同的乐趣。"

"当然还有不同的痛苦。"

* * *

她开始实施她的计划。

首先她去见巴托。

她有意邀他一起进餐，但是因为自己规定工作时不再喝酒，所以她和巴托一起去喝下午茶。

"我们在制裁中已尽了全力，该做的都做了。我觉得目前来看还是很成功的，我想要休假一段时间。"

"很好，十八人委员会的事你做得很好，是该休息一下了。"

"休息一下会让我恢复工作状态的。"

"我知道。"

"我在韦伯·巴勒那儿检查过了，我身体健康，你能跟沃尔特斯说下我想休假的事吗？告诉他我一切都好，不是因为什么神经紧张。"

"当然，你的工作成绩有目共睹。不过我能问问这个压力是不是来自于罗伯特呢？我想大家都知道你和他之间有些，嗯……不寻常，你们都好吧？"

她想了想，在她看来没什么不好的，难道别人不是这样看的？

巴托在她心中一直是长者形象，该和他怎么说呢？

"确实和罗伯特有关，不过发生了好多事情。"

"那么，你们的婚姻……结束了？"

她又想了想，点头，"还没有对外公开。"

巴托看了看他的小甜饼，问，“你们已经协商好了吗?”

“还未进一步细谈，但会谈的。”

“那安布罗斯·威斯特伍德还是你的情人吗?”

巴托是亲眼见证安布罗斯那段发病过往的，而且也知道他们曾在一起。

“是的。”

“我很喜欢威斯特伍德，虽然他曾有些问题，但现在已经好了。你们俩又在一起了，确实是个大转变。”

他没有继续安布罗斯的话题，而是说，“那你就请探亲假吧。”

探亲假？她可没想到这个。

“我还想去伦敦呢。”

“回家吧，沃尔特斯会同意你的长假的。我们以前在国联初建时就谈论过——工作人员请假回家探亲的需要，以及他们远离祖国的危险——也可以说是生活在日内瓦国联这种表象下的危险。”

难道沃尔特斯和巴托讨论过要让她回家探亲的事?

她跟斯威赛尔聊过了，私下告诉他维托兹医生的事。她把这么隐私的事都告诉他，他很是受宠若惊，同时表达了对心理诊断的强烈支持。

“伊迪丝，我支持你。我在维也纳接受过治疗，而且我们可以谈谈我目前正在接受的一个疗程，你可以和我一起去，有一个机构正在研究那些政场工作者的精神状况。”

“等我回来后吧，亚瑟——一定要跟我讲讲这个心理治疗。”

“当然。”

“你会帮我保密吧?”

“放心吧。”

他站了起来，绕过桌子给她一个拥抱。

她又去找人事部的南希·威廉斯办理请假的事。

南希拿出她的档案浏览了一下。“我看你的年假都没有休，你已经

积攒了挺多假期了。"

"韦伯·巴勒医生说我的身体还可以，就是有些疲劳过度，他建议我休息一段时间。"

"不需要医生开证明你也可以休假，伊迪丝。你早该休假了。"南希说道。"回澳洲吧——所有的费用都无需你承担，回去吧。"

走的时候，她在想南希是不是早就知道她要请假。

但是她的担心不久就消除了，这只不过是员工福利而已。

* * *

一直等到他们一起躺到床上她才告诉安布罗斯她请的是探亲假，她要回澳洲。

"那得三个多月吧?"

"是的，加上来回路上的时间要接近六个月。我有种感觉，沃尔特斯和巴托希望我请长假。而且巴托好像之前就已经考虑过了一样。不过我也确实该回去一趟了，父亲一个人在家而且他年纪也大了。我母亲去世时我就不在场，现在想起来还很后悔，父亲走的时候我一定得在他身边。"

他握着她的手。"去吧，但是我会很想你的。"

"我会回来的。"

"万一你待在那里不回来怎么办?"

"我为什么要那样?"

"你不是说澳大利亚现在也有个外事部了——澳大利亚也在争取处理它自己的外交事务吗?你会在那工作吗?"

她倒没想到这点。

"你回去他们求之不得。"

他们真会那样想吗?之后呢?

"那样的话我就得住在堪培拉了，我听说那儿只有几座小屋子，那我岂不是鹤立鸡群？"

"万一他们真的要你留下呢？"

"那你就来澳洲。"

他扮个鬼脸。"真的？真难想象。"

"那里的人行为自由，我敢说像你这样的人也有。"

他沉默了。

她用手抚摸他的脸颊，"别生气嘛，我不会离开你也不会离开国联，我是国际主义者，忘了？"

他严肃道，"我不愿失去你，伊迪丝，这一路我们走来，以后也要在一起。"

"我相信会的。"

他们互相亲吻。

"不管现在我们算是什么关系，伊迪丝，"他说道，"我们在一起很好，应该要珍惜。"

她从未见过他对感情如此紧张。

"安布罗斯，亲爱的，我知道。相信我，但是你也知道我该回去一趟，不是吗？"她说道，祈求着他的祝福。

她这样说并非完全真心。她也不知道到了澳洲会发生什么，但她现在自私地需要他的安慰。"你同意吗？"

"好吧，"他了然地看着她，"这对你来说很有意义，荣归故里，看来你还是不要轻许诺言了，对任何人。"

她知道这是一种勇气，情感上的"放任"。

"谢谢你，安布罗斯，我当然不会。你可以继续住在公寓里。"

"如果你同意的话。"

"这里是你的家，你当然要住在这里，要保卫城堡哟！"

"万一罗伯特那时候回来呢？"

"老样子，你们会相处愉快的，我会给他写信讲我回家了。"
"顺便说一下，"他说道，"他在伦敦也有公寓。"
她震了一下，罗伯特没跟她说过，她隐隐有些生气。
他为什么要告诉她？
"我不知道，谁告诉你的？"
"有个人曾无意间提到在伦敦拜访过他——一个记者。"
"多有趣啊。"
"可能是为了生活方便吧，我以为你知道。"
"也许吧。可他的明信片都寄自外地。"
"他可能在伦敦需要个住处。"
"可能。"
她在想这是不是也体现了罗伯特对这场婚姻的态度。
"不管怎么说，请了探亲假他们就不能辞退我了。"
"不会，而且离开了那些是非。伊迪丝，还有件事。"
"什么？"
"带上你的小酒瓶，作为护身符。"
"谢谢你，亲爱的安布罗斯，谢谢你。"

* * *

回家的事让伊迪丝逐渐期待起来。她不想失去安布罗斯，但她也可借机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她可以泛舟游玩，可以待在自己的国家。这会让她的生活回归正常一段时间。她不会是一个和别的男人同居的已婚妇女。

她不打算告诉家人她婚姻失败的事。

回去之前也许该见见罗伯特？

要跟安布罗斯说一下。"我可能要去见见罗伯特，"一晚，她状似无

意地提到，“如果他在附近的话。”

“他在哪儿？”

“上次来信是在埃塞俄比亚，我不介意在什么地方和他见面。我要讲清楚我们的婚姻关系，也许会考虑离婚，我回来经过伦敦时可以和他见面。”她刻意提到离婚，她觉得这会让安布罗斯安心。

他什么也没说，她觉察到这次的长假以及罗伯特让他有些担心。

* * *

回去之前她还是继续去见维托兹医生。现在她坐在那个沙发上面对着那非洲面具也不再会觉得不自在。她总是踢掉鞋子，躺在沙发上，任思绪飞扬。

刚开始他们总是在讨论罗伯特还有他离开家的事，之后他们便逐渐集中在罗伯特的大男人本性上。某种角度上讲，这让她害怕，她也害怕婚姻，害怕生小孩。

他们的谈话——如果可以算作谈话的话——还会涉及到她早期在澳大利亚的生活。

她和维托兹谈她的父母，谈远房兄弟，就好像是在为这次回程做心理准备。她模糊地意识到这也许是休假，但也可以看成是一种逃避——逃离她的欧洲生活。

如果是逃避，那是不是包括安布罗斯呢？

关于安布罗斯，维托兹医生曾说这可能是“痛苦转移”——即在一段爱中受伤后转向另一性别。只是她所投入的虽是个男性的怀抱，但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男性，不过这并没有解释她和安布罗斯之间的性爱关系，以及她在其中享受到的无尽欢愉。

维托兹医生的诊疗又让她不禁去想安布罗斯是不是她的真命天子。除了他们之间的性关系有些不寻常外，安布罗斯较她年长许多。

就如她老家的人会说——“她就不能找个更好点儿的?”

* * *

她在马赛搭的轮船，因为那里没有蒸汽船，所以旅行途中没有什么娱乐节目。

她走的那天，安布罗斯送给她一个礼物。

这是她认识他这些年来他送给她的第二份礼物。

他送给她一根纯银制的链子，上面穿着一枚纯银制的圆牌，她可以戴在脖子上，圆牌的一面刻着她的名字和国联地址，以及在国联的职务，另一面刻着他的名字和地址，作为她的联系人，他用自己在怀特家的地址。她注意到夜总会还会给他转一些信件。

他玩笑般地打趣着圆牌反面的作用。

“戴着它，你就不会丢了，”他说，“如果你迷路的话。”

她抱住他亲吻，松开后看着他的眼睛，仿佛有千言万语，又不知从何开口。

“它非常漂亮，”她说。

她把冰冷的银牌举到唇边轻吻了一下。

“这是按照红十字士兵的身份标牌形状铸的，比他们给士兵铸的那种更精细——纯银的。”

“我戴着这个别人就能找到我了。”

这件礼物有何深义呢?是另一种婚姻的象征吗?还是叫她回到他身边的命令呢?

她和安布罗斯之间没有任何契约，仅仅是在一起而已。没有算计可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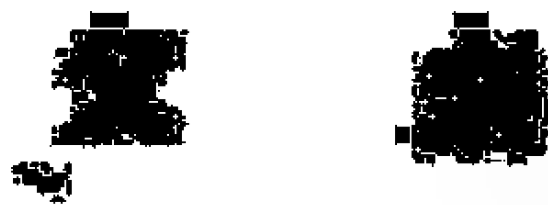
如果这份礼物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也是不明显的，它比戒指更自由，更符合他给她自由的含义，而非给她将来的许诺。

他赠予这份礼物和她佩戴它又暗含了怎样的意义呢？

他帮她把这条链子戴在脖子上。

她俯身时觉得这个动作也有代表性，不过她觉得很安心，没有什么束缚。

这份礼物是对他们不寻常关系的肯定，一种爱的表达。



1936年，澳洲。

伊迪丝盯着火车窗外飞逝的海岸线及灌木丛，觉得有些嫌恶。

太可怕了，她想，那些灌木丛真令人害怕。它们不停地滋生和缠绕，占据更多的水面，更多的土壤——就像桉树根那样盘根错节，密密麻麻地覆在岩石和土壤上。

她转过眼睛看看桌上的食物。她坐的是一等车厢，不过她没有买车上的食物，而是拿出自己带的吃的东西，面前的小桌子上已经摆满了，周围的几个人不时好奇地转过来看着她。

她记得如果在澳洲乡间旅行要想吃得好就一定要自己想办法。

在悉尼她买了新鲜的水果、火腿、芥末酱、波得拉奶酪——这种奶酪她在日内瓦时就常常怀念——还有面包，尽管品质不算上乘。

她从便携小酒壶中给自己倒了一小杯柯纳克白兰地，以助消化。

她膝上放了一本劳伦斯的《袋鼠》——终于有时间可以读一下了。

想到刚才自己对灌木丛的感觉，她怎么变成这样一个喜欢高高在上的人呢？她脑子里怎么会有那种势利的想法呢？这样去看澳洲的灌木丛，她深知那绝对不是一种美学上的判断。

维托兹会说她在用灌木暗指某物，内心深处她是想说自己什么。她理清思绪，按着维托兹的办法，再次回想刚才。

她必须重拾自己对灌木的那种厌恶感，再度审视，灌木暗指什么呢？她努力去想，又好像不得而入。灌木丛本身是阴沉、灰暗的，没有什么形态的，同时也是封闭、内敛的。

她又看劳伦斯的书，劳伦斯就描述得非常好，“……在我们视野之外潜伏的无形之美。”

什么是所谓的"无形之美"?

她傻笑，劳伦斯试图去形容"相当平常的景色，就如同没有明显五官特征的脸庞"似的，作为一个英国游客，他极力想找到些好词来形容。

《袋鼠》中的哈利亚特就感觉"没人会喜欢灌木的"，她深有同感。她又想到她的朋友——之前的追求者——乔治·麦克道维尔几年前他曾到日内瓦来看她，那天晚上在日内瓦的高级酒店套间里，他点燃一束桉树叶在烟灰缸里，烟雾缭绕。如同神话故事中妖魔现身时的烟雾一般。

树叶燃着的味道让她窒息。

正是在那次来访，乔治告诉她她的母亲快不行了。桉树叶燃着的味道总是让她想起母亲的去世。

下轮船时，在植物园里她曾捏碎一片桉树叶，那味道又让她想起了死亡。

现在在这火车车厢中，她忽然觉得有点恐惧，桉树叶带给她的联想不止是死亡，就像她刚才想的，灌木丛是封闭的、内敛的，难道自己在澳洲将会觉得无所适从吗?

澳洲于她来讲陌生了吗? 澳洲曾是她觉得最亲密的地方。

她把目光从车窗那里移开。难道还是别的什么? 难道她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出生地吗? 现在看到澳洲的灌木丛她怎会如此反应? 她的多愁善感哪儿去了?

我真是坏透了，她想。

她吃完食物，把剩下的包起来，用火车上提供的纸巾擦擦手。

我不再是以前的我了，现在我的感觉是——灌木丛看上去很乏味、很讨厌，而且还很危险。

她任由她的反感肆虐。

不是那种哥特式的，而是乏味。不是欧洲森林的哥特风格，而是贫瘠土地上漫生的乏味感。

是的，是的，幼时她曾在灌木丛中玩耍，知道每棵树都不一样。没错，欧洲的松树林和桦树林景色确实相似，有时有些单调，但却多了一种对比和层次感。

小时候她是和哥哥在灌木丛林长大的，那时灌木丛不让她恐惧，她甚至有自己最喜欢的树，还给它们取了名字，尽管哥哥嗤之以鼻。当然她也知道它们的植物学名称。那时她曾神气地告诉他命名即是所见，而他则生气地说，所见不可命名，现在她早忘了那时所取的名字，同时也理解了哥哥的话。

回想起来，那些树——不管何名——她都不愿与它们为伍，从来都不——在她看来，它们都是木然、单调的。甚至在那时她就背叛了它们，背叛了丛林。那时候晚上她会读着她的《少女年报》研究那些植物标本，有橡树、榆树、栗树、针叶树和桦树，那时她就很向往见到这些树。

澳洲的丛林没有刻意凸显它们的不同，它们只是静静地存在。她回想起丛林中的生活是多么的艰苦、残酷和枯燥。总是连一个舒适的坐的地方都找不到，而且还有那些可恶的昆虫，她想起小时候碰到昆虫的经历。

而欧洲的森林则是非常的舒适怡人的，欧洲的森林给人以一种清凉的明晰感。

澳洲的自然景色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没有什么凉爽的、软滑的让你想躺下去的东西，也没有松树的清香和徐徐的微风。丛林里的荆棘，四处有昆虫，蚊虫肆虐，树间狂风呼啸，而且随处可见断树残枝。

怎会这样去看待自己的家乡啊，她怎么成了这样的一个人？这种感觉就像在她心里掏了一个洞。希望自己在家待的这段时间能让她恢复过来，让她重新爱上这片生她养她的土地，她祖辈世代居住的地方。

不过她却对一路行过的火车站名称深深眷恋——土著居民文化和欧洲人移居文化的混合，舌努站，奥斯汀码，煤崖站，仙女草甸，卧龙岗，埃贝拉农庄。她笑了，是谁想到给这里取"仙女草甸"这样的名

字，那里既没有仙女，也没有草甸。

每个车站都有修剪整齐的花圃，用四加仑油桶和四十四加仑油桶漆起来做的花盆，看到这些让她双眼湿润了——她并非无情无义之人，这是她幼时生活的地方，怎能让她忘情。

种植着天竺葵、雏菊和玫瑰的车站花圃，就像是丛林环绕的一点文明之地。

火车离开塔林岗站之后她就开始收拾东西——她总是提早收拾，同时也准备好见她的父亲。

她父亲因为生病无法接船，但坚持要来车站接她。

她站在车厢门前，看着那些英国式的街区景道以及墨绿色的山峦和海面。

很快就到了杰士庞贝了。

他在那儿，站在小小站台上，手里拄着一根拐杖。他边上还站着一个人，一辆车子停在站台边上，过了一会她看清父亲身边的人是车站的脚夫，他帮她从车上将行李抬下来，用肩膀扛着。

天啊，天啊。

她奔向父亲。

他们紧紧地拥抱，哭泣，父亲已经是迟暮之年，年华老去，以前男性气概十足的父亲现在已垂垂老矣。

火车开动了，他们仍站在孤寂的站台上拥抱着。

她睁开眼睛看见那个脚夫站在远处，靠着父亲的道奇车，卷着烟。

“我太想你了，伊迪丝，”她父亲拥着她轻声说道，“太想念了。”

“噢，我也想你，爸爸，我也想你。”

* * *

她看围场外，树木太高了，牛群太小了，土地太宽阔了。

她看着站在走廊上的父亲。

他正拿着一瓶啤酒，想要打开瓶盖但是手上没有劲打不开。

"爸爸，让我来。"

"开瓶器坏了，我也老了。"

她伸手拿过啤酒和开瓶器，试着撬开瓶盖，试了几下，啪的一声瓶盖打开啤酒气沫喷了出来。

啤酒沫让她高兴，这提醒她还是活生生的自己，哦，是的，我还活着，她想，她上下打量自己，我是活生生的。

回到家让她觉得有些恍惚，甚至让她有种重回自由的感觉，仿佛可以任由男士追求——这种感觉在船上也有，但是也许是因为太累的缘故她拒绝了那些萍水姻缘。

她对澳大利亚男人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她无意让自己轻浮。对于工人那种人她不害怕，但是有顾忌，和她是两种人，他们不会追求她也不会给她什么承诺，他们一贯行事简单明了，来掩饰他们羞怯的内心，这是她早就知道的。那些谈吐优雅的男士对她也是趋之若鹜，不管是在船上还是下船之后，这多少让她有种异样的感觉。

不仅仅是因为年龄，她现在是成熟女性——她也意识到自己不再是初涉世的少女。是的，不再是了，她是个已婚妇女。

"作为客人，你不用开瓶呢，"她父亲说道。

"的确不用，"她倒了两杯啤酒，"爸爸，祝你健康！"

"噢，女儿，欢迎归来，这是你唯一的家。"

她知道很快他就要开始说她了，她笑了，他们碰了碰杯。她想他能放松些而不要唠叨为她担心。

她瞥见他偷偷地抹去眼泪。

苍蝇嗡嗡地绕着酒杯飞，她不停地赶它们。

尽管有挡蝇帘，但总有几只会飞进来。

"罗伯特在哪？一切都好吗？最近你的来信中都没有提到他了，我

看你也没戴婚戒。"

她父亲从来不知道绕弯子。

哦，婚戒。"你不会相信的——我把戒指脱了，因为皮肤有些过敏，在船上就脱了，忘记戴了……"

她在想他是不是暗暗地打量她的身材，也许希望她能带孩子过来，想着她能在澳洲生孩子。

在信里她说得含糊其辞。她笑着对他说，"他现在在埃塞俄比亚，报道战事。还有战后的埃塞俄比亚。"

"我在报上读到海尔·塞拉西一世[1]逃到英格兰去了，意大利赢了。"

"我在船上也听说了，制裁开始得太晚了。"

她想都不愿意去想。

"看来我想抱孙子是抱不了了，"他说。

"别这样，爸爸，再等等。过段时间生也不晚，当然，要孩子可能性很小，不过我向你保证，如果弗莱德哥哥不生的话。我和罗伯特目前没有计划要孩子。"

还会有时间吗？

她有时不禁会想罗伯特哪次回来也许会让她怀孕，避孕做不到万无一失的。

"我是不会替弗莱德存什么钱的，不指望他给我传宗接代。"接着他说，"我什么都指望不到他。"

"他最近来信了吗？"

"一年来一次，和你一样。"

"他在干什么？"

"好像也是各个城市到处跑。有什么做什么。表演余兴节目。"

---

[1] 埃塞俄比亚皇帝。

"表演?!"她来了兴致。

"也就是管管帐篷之类的。"

"这也算工作?"

"可能就是用车拉帐篷吧，他从来不愿干活，总是指手划脚的那个。"

她笑了，这倒是真的。看来她是见不到他了。她还会见到他吗?她孩提时代的玩伴?

"也许他会成为马戏团魔术师。威尔·安德莱德曾教过他一两个把戏，威尔怎样?"

她父亲笑了，"安德莱德　　这个名字就是魔术师的意思，你知道吗?"

这他已经告诉过她很多次了。

"他还在墨尔本开魔术小店吗?"

"嗯，是的。"

"还是唯理论者吗?"

"没错。"

为什么这两个孩子现在都还没有孩子?

她和罗伯特避孕很小心，和安布罗斯就没有，为什么她没有怀孕她不太清楚，不过安布罗斯曾含糊地跟她说叫她不要担心。

不知怎地，有时她的脑海里会闪过想要孩子的念头。但是能要吗?难道是没有什么男人配当她孩子的父亲?还是她还不够格当个母亲?她知道她不是个好妻子，那她是什么?维托兹曾说她把母性情怀转移到了她的工作中去了，像照料孩子一样照顾她手头的工作。

她不同意，那种感觉可不像是带孩子。

她父亲又谈到她的婚姻，全然忘记刚才已经问过了同样的问题。"罗伯特怎样?"

"他在为他的报社报道战争的消息。"

"看来西班牙也有战争了，国联会做什么?"

"不会，那是国内事务，我想罗伯特应该会过去。"

"伊迪丝，是不是国联解散了? 所以你才回来是吗?"

"那是谣传，我是回来看望你的，爸爸。"

"你会待在家里吗?"

"我会去堪培拉看看我可以做什么。"

"约翰会不会替你安排工作?"

"不知道一个已婚妇女还能做什么，而他现在在最高法庭不在政界。"

要不她还是待在国联等战事过去?

有时候提早抽身比坚守阵线更难。

"罗伯特是不是经常出差?"

"是的，"她知道他会穷追不舍的。

"难道他不想回来吗?"

"他认为西班牙会是另一个战场。"

"有可能。"

"他总是说得不错。"

她无言以对。

她发现父亲对她和罗伯特的婚姻既好奇又担心。他不会高兴听到真相的，他很喜欢罗伯特，也许就像弗莱德哥哥一样的地位，但现在罗伯特和弗莱德一样，不在身边。在日内瓦时，罗伯特曾带她父亲一起打高尔夫，还一起去看法式滑稽剧。

她父亲从来没见过安布罗斯，只是知道他是伊迪丝的朋友。

他变得很严肃，"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伊迪[1]?"

他抓住她的一只手握在手中。

---

[1] 伊迪丝的昵称。

她朝父亲笑笑，“不是很顺利，不如你和妈妈那样和谐，但我们挺好。”

她站起来试图驱除内心对婚姻的不安，同时也逃避父亲的追问，她在走廊来回走，她用手抚蚊帘，找到合适的措辞后转向父亲，“我们的婚姻生活不错。”

接着她就换了话题。“我看到你还在订《理性者》和《雄辩录》。”

她看到走廊小桌子上有几份。

“我订了但是没有读。”

“别告诉我现在你不信理性主义了？”

他笑了，“怎么可能，如果人死后真会发生什么那我就要谢天谢地了。”

他继续，“我最近不太读是因为字太小我看不清，现在他们的字体越来越小了。”

她笑了笑，仔细端详他。

六年前他来日内瓦参加婚礼时还很健康。现在她从他的脸上、他的动作以及他无法来接船看出来他的身体是每况愈下了。

他失去了妻子，两个孩子也不在身边。未来的日子他需要人照顾。

他们刚重逢的几个小时里他嘴里总是喃喃着什么“一切都糟透了”，不论是水箱还是国际局势。

他很怕日本，就像个孩子一样。

他觉得气候也变化无常。

看到他精神还不错，她还是很欣慰的。

“讲到理性主义，墨尔本派和悉尼派现在都在互相斗呢，”他说，“你想他们知道如何对话如何求同存异，总是觉得他们是世上最聪明的人，但同时又像任何政客一样互相拆台。”

她觉得自母亲逝后父亲讲话越来越粗俗了。至少比以前要没有顾忌，她母亲是家中受教育更多的人，尽管父亲也常常阅读。

"怎么了？"她问。

"有些人要和日本和德国同盟，而其他人想向俄国示好。"

"至少共产主义者是无神论者。"

"无神论者有一点是对的——关于上帝，别的事就不一定了。我知道斯大林今年允许过圣诞节。"

"我也看到那个了，希特勒也希望拉拢神职人员。至少他在这样做，叫那些罗马天主教远离政治。"

她又笑笑。"这么厉害的人也站在我们这边呢。"

父亲的脸庞接着暗淡下去了，他们都记得家人关于过圣诞节的争论，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她父亲坚决反对过圣诞节，而她和她的母亲都表示异议。她哥哥站在父亲的一边。

有两年他们家都没有过圣诞，这使得那几天成为一年中最阴暗的几天。过了很久气氛都没缓和过来。

那两年过后，他们家还是决定继续过圣诞，这样气氛才好起来。

"我和斯大林一样，"她父亲说着，充满着自嘲，"对圣诞节，你还记得吗？"

"不太记得了，"她说谎，不想提起旧事让他伤心。

"那时我太狂热了，我觉得很抱歉。"

"没关系，我记得我们最后还是决定庆祝，我们不相信圣诞但还是要过节。"她笑了。

他也一起笑了。

"男人有时在一些事上蠢得掉渣。"

她走到他身边给他一个拥抱，"有立场是好事，你的想法就是财富。你是我们的财富。"他总是给他们讲这些道理——不是通过争吵的方式——总是在一些细微的小事上让他们认识到那些道理。

"那么理性主义者终于还是要涉入政坛啰？"

"整个世界不都是这样吗？"

“是啊，但是理性主义者应该不会吧，他们总是看得很开。”

“你这么想？”

“那蓝纪礼呢？他怎样了？”

“哦，他现在处于矛盾的尖端。他们马上就要把他踢出去了。”

“真的吗？”

蓝纪礼过去曾是一个精力充沛的领导，墨尔本联合会的第一任秘书长和全职讲师。

“那约翰呢？”

“作为最高法院法官，他不会出来，但在墨尔本他多半会在幕后。迈尔斯自己也办了份杂志《澳大利亚优先》。”

理性主义者现在自相残杀是多令人难过的一件事。父亲现在不再有那些愉快的、自由自在畅所欲言的日子了。父亲过去总是每个礼拜都要去悉尼参加集会，那儿有他们的小帮派。

她在悉尼的那段日子以及随后在墨尔本的时间是很愉快的，毕业后，特别是在墨尔本，她的朋友和家人都是理性主义者，她帮约翰·兰姆策划，组织英国理性主义者约瑟夫·麦卡贝的来访，还有宣传自由性爱，不过她自己是理论上支持，她还是挺保守的。

那么现在呢？她已经工作过一段时间了，那现在她的生活算怎样？和一个不能说是完全意义的男性在一起。

“他是弗洛伊德的学生吗？”

她笑了，“是个心理医生就说是弗洛伊德的同行，他是日内瓦的维托兹医生。”

“那他怎么说？”

“哦——我相当正常。”

“我怀疑。”

她父亲看着她，似乎知道她去诊疗是为了证明什么事，“发生什么事了是吗？”

“我只是好玩。”

“现在这个风行一时，对吗？”

“好多美国人都去瑞士和维也纳接受诊疗。”

“但是你更年长更成熟，伊迪丝。”他说，似乎还想说什么。

“应该是更老更疯狂。”她自嘲地笑，和安布罗斯在一起的话他肯定会说“和奥斯卡·王尔德一样”。也许她父亲也会觉得有趣。也许不会，也许会把谈话引到她不想谈的事情上。

“我们都知道理智是官能衰竭的表现，”他说，“人类机能设计有问题。”

接着他又风趣地说，“你才不是个疯姑娘呢。”

也许不是，但是她也因此在日内瓦受到惩罚。她的及时行乐，她那摇摇欲坠的婚姻，她还和安布罗斯在一起，她是够疯的了。

她的内心是狂野的，但她喜欢和公正的人在一起。

“你们的新办公楼怎样？”

“很好，会议室有些糟糕。”

“怎么？”

“他们把会议室变成有观众席的讲台，每个人都去作华而不实的演讲——讨论反而少了——真正的讨论，太做作了。”

“你还是觉得变换下形式就能改变本质吗，”她父亲取笑道，“和你母亲一样，家具换种摆法就可以改变心情。”

伊迪丝也笑了。“摆得好确实会，就和理智一样，美学观也是人类的弱点。”

* * *

她到房里把行李都收拾出来，觉察到父亲站在她的房门口看着，转过身面对他，有些尴尬，因为她脱掉了自己的旅行装，只穿着一件黑色

绸质的短装。

她找了一件长袍出来，但没有穿，仍穿着短装在房里走来走去，她的乳沟都露出来了，她就让父亲看看她这样，觉得这会让他高兴，她不觉得让父亲欣赏成熟女儿有何不妥之处。父亲一定从她身上看到母亲在她这年纪时的影子。她披上长袍，朝他微笑。

"抱歉，"他说道，"没想到你会穿这么少。"

"没关系。"

他对那个便携旅行装的办公小箱子很感兴趣。

她给他看箱子里的文具袋，装墨水的小袋和放铅笔的袋子。

"这里还有个隐秘的小隔层，"她说，"如果你按下箱底就会弹开来。"她示范给他看。

他像个孩子似的笑了，"这个木箱子做得还真精致啊。"

她停下整理，到桌子边拉开抽屉，里面有她孩提时代用的东西，她找到几个木制的小动物雕像，那是她父亲给她做的，她父亲会做木器活。

"是不是要我将那些东西扔掉？"她父亲说道，"正好你在家，最好把你要留下的东西整理出来。"

"这些不要丢掉，永远都不要，我要把其他东西清理一下。"

"留些给你的孩子吧。"

父母亲没有孙子辈，是何种感觉呢？

该如何选择呢？记忆可以选择吗？如果我们可以记住那些我们想记住的东西，就像历史一样多好。

要小心缠绕在你周围的记忆。

* * *

在坟边，父亲扯开蔓延在墓碑上的野草时她哭了。

父亲用手轻抚他妻子的墓碑，墓志铭上的话写得十分恰当：

我们听说的奇迹中，
最奇异的是恐惧本身；
既然死亡不可避免，
该来就让它来吧。

是她母亲决定写这几句话的。

"这几句话很适合她，"她说。

"去世前你母亲就是无神论者，只不过更忠诚了。你知道，她非常坚强。"

"她活着的时候并不是那种绝对的理性主义者，不是吗？"

"她有点像艾拉·拉散姆，是逐渐转变的，开始时是非宗教主义者，认为即使有精神世界存在，但这个现实世界更值得我们去热爱和重视。之后她就变成不可知论者，觉得人类思想是永远不可能理解宇宙的起源这样的问题，因此就不要过多地去探寻。再之后她意识到宗教是人们用来消除恐惧的东西，她不需要这样的东西，最后就变成无神论者了。"

她大声笑出来，她父亲总是能发挥自由想象将人分成不同类别，每种再打上标签，有不同的自我。理性主义者就像是信徒，他们也有类别，异教徒和阶级层次，她都忘记了。看到父亲惊于她的笑声时，她说道，"我在笑你总是对评论别人津津乐道。"

"既然存在不同，为什么不去了解？这能帮你找到真正的朋友和敌人。"

有时候他的反驳真是又犀利又机智。

"要赶在一切都太迟之前，"他补充道。

"那镇上的人怎么看这次非宗教的葬礼？"

"就像我那时告诉你的，有很多事情做，贝克牧师打电话过来想要

主持仪式。他说这能避免给她的葬礼带来诟病。我告诉他你们母亲希望以一个理性主义者的追悼仪式来送她，悉尼的那帮人也来参加了葬礼。”

“我把妈妈留下来的一部分遗产捐给了国联国际学校。又把一部分遗产花在裁军大会的一次聚会中了，是个野餐会，目的是要激起人们的反战主义，但似乎收效甚微。”

“你妈妈在世的话一定会支持的，野餐会怎么啦？”

“他们都不理我　　而几乎全世界的残疾人都来了。”

“残疾人？”

“就是在战场上受伤的士兵。”

他没有再问，女儿的生活已经离他很远了。

她站起来，撩走停在她脸上的苍蝇，她父亲还在拔着坟头的野草。

母亲、父亲和祖国。她想起了在日内瓦有次她问胡涅斯他来自哪里时他说，“我从我母亲的肚子中来，我从我祖国的怀抱里来。”

她的母亲去世了，而她的祖国似乎不接纳她。

“我很懊悔她走时我没能赶回来。”

“她很高兴，你能在国联工作她很骄傲。”

“我应该回来的。”

他又找到株野草将它拔出来。

“日内瓦的医生认为这件事对我影响很深。”

“这个医生，他的医术怎样？”

“我觉得有时他很好。”

“我曾希望你在她去世前能回来。”他这样说但没有责备之意，他在自言自语，母亲去世时父亲希望她能在他身边，她应该赶回来的，为了他，为了自己。

“我错了。”

“现在没什么后悔的了，”他说道，“有时我看着这大自然，我就在想如此美丽的景色不就是来自那些死去的植物、动物，逝去的人吗。有

时看见花我会想象那是你母亲的微笑。”

他们从坟上离开往家里走去。

“你没有想过和罗伯特退休以后回到杰士庞贝吗?”她父亲忽然问道。

“退休?”

“你们可以住在家里，我可以搭把手帮你们。”

她轻笑，“我们在这里究竟能干什么?”

她知道她在这儿能做什么，照顾他，这是个问题，该怎么照顾他呢?带他去日内瓦吗?

她牵着他的胳膊，尽量轻松地说，“你可以去日内瓦，”为了尽量使她的许诺显得可行，她说，“或者我可以待在堪培拉，你到那里去陪我。”

这倒是可能的。

“想法还不错，我老了，去不了日内瓦。在杰士庞贝养小孩很不错呢。”

她在想这里是否适合，每个人都觉得乡下适合孩子。她现在回家的新任务就是要照顾好父亲，她要和乔治及塞尔玛谈谈。

“我们回家吧——喝杯开胃酒。”

父亲高兴起来，“听上去不错。”

伊迪丝很想要有到家的感觉，至少这个她从小长大的家，不是这个国家这样广义的家。

难道秘书处的那些人不就是希望探亲成为很好的治疗吗?

就像是一个国际主义者终于回到“家”了，这种感觉应该是特别的——家和这个世界的特别的强大的联系感——但是她现在的感觉仍漂浮不定。

的确，她是在漂泊。

真正的漂泊。

我不在家里，我在海上。

# 与乔治及塞尔玛共进晚餐

到家后的第一次社交活动就是和她的朋友乔治和塞尔玛见面。

晚餐开始时很糟。

伊迪丝从劳拉花店给塞尔玛买了一束鲜切花。送给她时，她则笑着对伊迪丝说哪天伊迪丝应该到她家的花园看看，那意思就是她麦克道维尔家最不想收到的礼物就是鲜花了。

“我敢说送花是欧洲人的礼节，这里可不时兴，而且也没必要，每个澳洲人家里都有花园。买鲜切花一定是住公寓的人的习惯，天知道劳拉花店能开多久。”

塞尔玛说得不错，在乡村买鲜切花真是昏了头，虽然她父亲的花园已经闲置没有种花。

“说得没错，塞尔玛，”她说，“我真笨呐。”

此时谦虚是最好的办法。

她想了一下又说，“明天我去看看你的花园怎样？”但这样听起来就像是很勉强要去似的。

只有他们三个人，如果是很多人吃饭的话，伊迪丝就不会带花的，这只会给主人添加麻烦——又要招呼宾客，又要插花，除非有用人帮忙。

塞尔玛和乔治带伊迪丝参观房子，而她手里则一直捧着那束不受欢迎的花直到塞尔玛决定接下，把花拿到厨房就像拎着死兔子的脚，用手捏着花茎任由花蕾冲着地板，真是尴尬啊。

“回来的路上顺利吗？”塞尔玛问。“跨过赤道的时候有没有很兴奋？每个人都说那是最激动的时刻，乔治也这么说。”

“噢，是的，我们也是，有人穿着海神的服装，我们每个人都穿着

奇装异服，女孩子穿着草裙，扮成美人鱼之类的。”

“那你是不是穿草裙呢?”乔治冲塞尔玛挤挤眼。

“我本想扮成维多利亚女王——但最后还是扮成吉卜赛女郎。”

她想到旅行中发生的一件事。

“你们肯定爱听这个。在船上我们这桌有个美国人从来没有去过法国——叫戈德保先生——而我们这桌又有个法国人——一个很好的人，莫特先生，他只会几句英语。第一次吃饭时莫特先生礼貌地对戈德保先生用法语说‘祝你胃口好’，即‘邦艾伯蒂’，而戈德保先生则伸手说‘戈德保’。”

拜托，让塞尔玛觉得这个故事搞笑吧。

“之后的两餐都是这样，”她看看塞尔玛，“法国人总说‘邦艾伯蒂’。终于戈德保先生问我为什么这个法国人每次吃饭都要自我介绍，我就给他解释了一下，他大笑，下次吃饭他就对法国人说‘邦艾伯蒂’，而莫特先生则说‘戈德保’。”

乔治转过来对塞尔玛说，“‘邦艾伯蒂’是法语，有好胃口的意思。”

“我知道！我没能出成远门但我可不会如此无知。”

伊迪丝就没再接着说。

“这个房子是我自己设计的，”乔治说道。

“我猜也是。”

“没想到还不错。”

“很棒。很合理的设计。”

他们三个人从幼儿园到上初中都在一起。

伊迪丝知道塞尔玛一直在气恼她离开他们去上寄宿学校之后又上了大学，而塞尔玛则一直待在家里拿了个中等文凭在银行上班，虽然对女性来说这样的工作已经很不错了。

伊迪丝则是去了墨尔本之后又去了欧洲，在塞尔玛眼里她是远走高飞了。

她来看过他们四岁的孩子，格温妮斯，她给孩子买了纯银的梳子和镜子作为礼物。一如既往的，塞尔玛又说四岁的孩子就用银质的梳子太奢侈了。

她和塞尔玛一起笑，掩盖她的不快，"小孩子有几样好东西没什么的，"伊迪丝说道，但转而又担心这会不会让他们以为是在对他们养育孩子的方式有所微词。

伊迪丝和小格温妮斯玩耍的时候不禁在想如果她和乔治结婚的话孩子也会这样大了，她在想象如果她也是走这样的"正常路线"会是怎样呢。塞尔玛和乔治已经结婚十年了，她有些疑惑为什么她这么晚要孩子，是因为经济大萧条还是婚后这些小波折呢？

塞尔玛的声音打断了她的冥想，"你和罗伯特打算何时要孩子呢？"伊迪丝注意到塞尔玛说话越加文雅了，她一定是去参加语言培训课程了。可能乔治觉得这样的妻子更适合他的生意。或者塞尔玛是为了他才这样的？噢，但愿不是，那就太可悲了。

"等我们有时间了就会要的。"天啊，语气是如此镇定让她自己都有些诧异，"你们打算再要小孩吗？"

塞尔玛说套话，"要三个，我和乔治一人一个，再有一个为国效力。"她又说，"我们马上就准备开始要第二个了。"

"三个很好，管得过来。""很好"这种词她是不常说的，她在迁就招待她的主人。

"不过我们要让这三个孩子的年龄跨度大些。"

塞尔玛从伊迪丝手中把格温妮斯抱过来说该是她睡觉的时候了，她和塞尔玛一起到婴儿房。"你打算在澳洲待多久？"塞尔玛继续追问，这些问题让她喘不过气来。

"事实上我想在堪培拉谋份差事。"

"堪培拉？"乔治笑道，"谁会去那儿呢？"

"你去那里看过吗？"

“我曾去那里看看有没有生意做，那儿连吐痰都要许可。”

“可以想象，”塞尔玛说。

伊迪丝笑了，就当是塞尔玛在说笑。

塞尔玛看见她在笑有些不明所以，于是说，“一个人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松地说在堪培拉‘谋份差事’呢?”塞尔玛的声音里还透着些担忧，似乎是在担心伊迪丝这回又要远远超越她了，而且这次是在家门口。

“我想在国联的工作经历帮得上忙，新的外事部现在正在招人。”

“他们会要女性吗?”乔治问。

“我想不会，”她苦笑，“我不抱什么希望，还有我是已婚。”

“这可不太像你，伊迪丝。”塞尔玛说。“你似乎一向都抱大希望的。”

“那我们也要挤进去——不要让那些罗马天主教徒独霸了，”乔治说。

她父亲也这么说过，似乎他们都担心罗马天主教会一手遮天。

哦，天啊，她看看手中的第二杯雪利酒——安布罗斯说要数喝酒的杯数还真有道理，这是她今晚要喝的最后一杯，她意识到自己和塞尔玛是无法相处的了。孩提时代那种天真、愉快的追逐嬉戏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还有那些孩子们才会创造出来的夸张的游戏，繁琐的游戏规则，各种各样的罚令，那时她们玩游戏时常常肆无忌惮的吵吵闹闹。

伊迪丝记得，那时候和塞尔玛玩游戏，常常是她来制定各种错综复杂的游戏规则。

“伊迪丝现在在国联的职位已经很高了，”乔治似乎是在替她说话。

“没有，”伊迪丝说，“也不怎么高，不过现在我也有些影响力。”

“真厉害，”乔治说。

“那你打算回来啰，”塞尔玛说，探究地看看她，“那你丈夫呢?罗伯特，他也要来吗?如果你在堪培拉找到事做的话。”

“我的——我们的计划现在还不确定，塞尔玛。”

“你是不是在日内瓦遇上什么事了?”塞尔玛穷追不舍。

“噢，没有，一切都好。”

她在想她的合同什么时候续约，安布罗斯会在签合同的时候给她寄过来的。

“这次是我的第二次五年合约，他们似乎对我很满意。”

“祝贺你，”塞尔玛说。

“是的，干得好，”乔治也说。

接着便是沉默，两边都无话。

“我看你没有戴婚戒，”塞尔玛终于说了。

伊迪丝又拿那番话出来解释。

“噢。”

“当然，国联也许会改变主意，也可能不再续约……”她又补充。

“他们不会那么做的。”乔治说。

“国联现在的秘书长是个法国人——约瑟夫·阿维诺——我们这些英属国家的都有可能受到影响。我觉得到堪培拉的新外事部做更好，澳大利亚现在也会有自己的大使了，这是回来的好时机。”

“你觉得你会做大使吗?!”塞尔玛说，语气里尽是挖苦和妒忌，她觉得伊迪丝不可能做到。

“不太可能，最多在办公室。”她也很想成为大使，那是她的梦想，她一直渴望的东西。

“伊迪丝当大使我投赞成票，”乔治一本正经地说。

“那你丈夫的工作呢?如果你来这里的话?”塞尔玛继续追问。

“看来一切都还没定下来。”塞尔玛试探，可能是刚才的话让她意识到伊迪丝的生活中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如果塞尔玛知道一星半点那她就一定又惊又喜了，塞尔玛至少有个家有孩子，而她，那个一切都顺风顺水的伊迪丝的生活则是一团糟。

“你现在也该担心下你父亲了，”塞尔玛又说。

"我正想和你俩谈谈这事。"

"他现在老了。"

"我想请个人来家里帮忙。"

"如果你回来可以自己做呀。"

"我想找个当地女人。我的家事做得不好。"

"我们参加你母亲的葬礼了。"

潜台词是，你这个身居要职的大忙人居然抽不出时间回家。

"她去世前没能回来我一辈子都后悔。"她懊悔地看了看两人。

他们都没说话。塞尔玛伸过手来捏住她的手然后又放开，那只手像只老鼠从桌上穿过。

乔治清清嗓子然后说，"我在日内瓦时看到你和秘书长关系很好。"他又转过去对塞尔玛说，"我和伊迪丝一起见了秘书长艾瑞克·德拉蒙德阁下。"

"我知道，"塞尔玛干笑几声，"你不用再说了，都说了几百遍了，老天。"

乔治自己也笑了，"没错。"

伊迪丝再次隐约回想起她那时对艾瑞克的遐想，她敢肯定他对她也有同感，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真是令人怀念。

"艾瑞克阁下现在是驻罗马的英国大使，"她说，"他是英国天主教徒。"

"我想天主教徒都支持墨索里尼，"乔治说，"罗马教皇。"

"噢，墨索里尼和罗马教廷不同，罗马教廷想统治意大利，至少统治罗马。"

她得记住不要老是纠正别人。

乔治又谈起那次他到日内瓦的事，不理会塞尔玛说他一再重复的指控。"伊迪丝安排我和艾瑞克·德拉蒙德阁下见面，而且他还听取了我的想法呢。"听上去乔治一讲到这事就停不下来，他是不是要存心惹恼

塞尔玛呀。

他又转向她，“那次见面之后怎样？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她有点记不清了。事实上那次乔治一定要她帮着安排和艾瑞克见一面，这有点尴尬，所以她一直搪塞，不过最后还是乔治自己争取安排到的这倒是让她有些刮目相看。

“如果我记得没错，是你自己争取的会面。”

“那次旅行可真是不同凡响，”他愉快地说，转向塞尔玛，“我们吃了那么好吃的东西。”

塞尔玛转了转眼珠，“而那时的我正在银行数硬币。”

乔治来日内瓦时没有说他和塞尔玛已经订婚了，她还以为乔治是来追求她的呢。

她知道塞尔玛有时会把抱怨拿来当玩笑取乐，但是这些年过去玩笑少了，抱怨可能多了，她同情乔治。“那次来访我记得非常愉快！”

塞尔玛接过话来，“我还在这里担心他不会回来了。”

乔治看看塞尔玛，似乎在揣度她的话。

乔治还想继续回忆他的日内瓦之行，但伊迪丝可不想在他妻子面前表现出她和乔治有什么私下的关系，因此她乘机换过话题转而讨论他们幼时的轶事，“斐耶怎么样了？”还有类似于“彼得现在在干什么？”

好不容易晚餐结束了，话题最终停留在孩提时代的记忆和街坊邻居的闲话上。

她回避塞尔玛关于她婚姻的问题，所以他们完全不知道安布罗斯。

伊迪丝觉得她有讲不完的故事——多少次不同寻常的经历，和世界各国首脑见面，见证历史的产生——同时她又控制自己不要去说，她明白说得多了会让人觉得她吹嘘自大且高高在上。

她又想把话题转到他们的生活上，奈何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普通得微不足道而更想让她谈谈她的欧洲生活，而她真说了又觉得他们有些妒忌，就只好长话短说。

“我好久都没有吃过烤羊肉和烤土豆了。”

“这可不是什么法式大餐，”塞尔玛说道。

他们忽又变得很拘谨，噢，他们孩提时代的融洽和谐在哪儿呢？

“你一定要在‘扶轮国际’发言，绝对会引起关注。我们这有位女性，伊妮德·莱昂就在那里演说过，非常好的演讲者，发音标准，每个人都听得懂。”

“我那天看报纸听说她马上就要被授予英国夫人称号，她只有三十九岁，”塞尔玛说。

“她当之无愧，她作了许多公众演说。”

“她丈夫是总理，我想他会帮她得到任何想要的荣誉，”塞尔玛道。

伊迪丝接过话头，“乔·莱昂想要建立一个太平洋不侵犯条约包括苏联、中国、法国、荷兰、美国和日本。不知道为何包括日本。”

乔治似乎有他的看法，“我一向反对对日本进行贸易抵制——如果你和一个人中止交易你就无法和他谈判不是吗，贸易是生活的基本。”

“我反而认为贸易抵制是促使日本谈判的有效手段，”伊迪丝道，“当然贸易是最基本的。”

塞尔玛站起来添咖啡，“你知道吗，乔·莱昂和她在一起时已经三十五岁了而她才十七岁。”

塞尔玛忙着在用一个渗滤式咖啡壶，那东西看上去还很新，显然是个结婚礼物一直未用——而她则尾随乔治到门廊上去了。

他递给她一支雪茄，她摇头。

“我还以为欧洲大陆女性都时兴抽雪茄呢。”

“不包括我。”

他坐在一个藤椅上吸着雪茄，望着夜色，青蛙在池塘低鸣。

她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那种绿色身体金色肚皮的青蛙。

站在他身后，她拍了拍他的肩膀，“乔治，你过得很好，工厂运营不错，我下午看了印象深刻。”

“要达到高标准很难，一不留神他们就都偷懒了。过得好？还可以吧，销售额在增长，家里也不错，我有没有跟你说是我设计的屋子？”

“嗯，房子布置……很合理，”她又补充道，“很大。”

实际上，她觉得房间有些小而房顶有些矮。不过进门门廊那儿相当壮观豪华。“我很喜欢门廊，很有艺术感。”

乔治放下雪茄，伸手拉过她的手，同时瞥一眼屋里。

她觉察到他的谨慎，但在他眼里她也看到了挑衅，拉着她的手看似随意但又不像。

他轻声说道，“伊迪丝，我羡慕你的生活……”

“别这样，乔治，别这样说。”

“伊迪丝，你做到了，你离开这个小镇走向世界，你的梦想成真了。”

他紧紧握住她的手，抬起来同时从藤椅上转过来将额头放在她的手上。

哦，天啊。

“我也是一步一步走来的，乔治，那没什么。”

“我就仅限于此了，”乔治说，“而你则展翅高飞。”

“乔治，我记得你以前梦想拥有自己的工厂，现在你有了，而且你还不到三十岁。”

“哦，马上就三十了。”他的声音似乎带有从胸腔发出的哽咽，“我想要更好的生活，更高的生活。”他的声音让人心碎，“伊迪丝，你我都知道。”

“嘘，乔治，你的工厂已经很好了。”

“我不应该待在这样的一个小镇，我应该去……我可以去纽约，芝加哥。”他喃喃说这些地名，“我想去太平洋城，但那不可能，火车铁道就从这儿铺到堪培拉。”

她几乎忘了杰维斯海湾的太平洋城项目，在堪培拉之后，太平洋城

拥有一条二百英尺宽的主干道，而且设计了一个赛马场和一所大学，他们一起去看过城市规划。

乔治很感兴趣，还在那里买了一块地。

他的头偏向房子，咕哝了一声。房子就是他的生活，而现在没有什么太平洋城让他大展宏图。

他抬起她的手放在唇边亲吻，“伊迪丝，一起走吧，我们一起去征服世界。”

她吃惊不已，想说什么却又没法说，不想伤他的自尊。

他一定有些醉了。

就在这时，塞尔玛打开了挡门帘，手里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有咖啡、糖块、奶油还有饼干，她出来时正好看见乔治亲吻伊迪丝的手。

尽管一听到声音伊迪丝就试图抽出手来，但乔治仍握得紧紧的。

塞尔玛的托盘掉在地上。

伊迪丝挣脱出手来，走过去帮忙。

乔治坐在那儿没动，他甚至都没看一眼地上，只是拿起雪茄放在嘴边，眼睛看向夜色中的池塘。

“来，我来帮你，”伊迪丝俯身去捡打碎的东西。

“不要，拜托，让我来，你走开，”塞尔玛说。

伊迪丝退后，她不明白“走开”是指离开她家，离开澳洲还是就指地上的碎片！

伊迪丝看了看乔治，他手里的雪茄似乎熄灭了，但眼睛看着前方不知道在想什么。

塞尔玛捡起地上的碎片走回房子，地上留下一摊咖啡、牛奶和饼干。

伊迪丝走到门边喊，“塞尔玛，不用再倒咖啡了。”

“我没有，”她的声音有些声嘶力竭。

她转向乔治，“乔治，你不该进去看看塞尔玛吗？”

乔治转身说，“让她去，”声音里掩不住怒气。

她放下门帘，来到门廊上，脸红了。

“伊迪丝，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是吧？”

她看看他，想说点什么，但他继续道，“我该和你结婚的。”

哦，天啊。

“你在日内瓦都做了什么呢，乔治？”她笑道，想要缓和下气氛。

“你不知道我想那样做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在哪儿生意都不好做。”

这个对话是多疯狂啊。

他站起来，走到她身边，想要抱住她，“这就是我犯的错误——没有和你结婚。”

她退后，用手抵住他。

“乔治——我无法给你你想要的好生活，别人无法替你做到。”

他又走近一步。

“而你现在过得很好。”

这一次她让他抱着，他们紧贴着，胸部、腹部和臀部都贴在一起。而她则站在那里不动。“不要，乔治，”她轻声道，“让我走，你已经很好了，你待在你该待的地方，我待在我该待的地方，现在我们进去看看塞尔玛。”

“我不进去，她要让我疯掉了，”他疲倦地轻喃，“我脱不了身。”

他的身体依然抵着她，她很害怕，盼望赛尔玛能过来，但她什么也没做。他说得没错，他的成就可以更好，遗憾的是他总是要求太高。

她什么也不能做，这个拥抱太突然。他是个英俊、强壮的男人，而且他对她的欲望也很明显，但是不行。

她从拥抱中挣脱出来，轻吻他的唇，避免和他深吻。

她撇下乔治，冲进屋子里。

塞尔玛麻木地呆立在水槽边。

伊迪丝带来的花被扔在地上。

她伸手过去。

塞尔玛推开她的手。

"你在门廊上看到的不是那么回事，"她说。

但实际上就是塞尔玛想的那回事。

"请你走吧，"塞尔玛说，看也没有看她。

伊迪丝愣住了。

接着，塞尔玛继续道，"你是个混蛋，勾引别人的男人，自以为了不起。你来搅乱我们的生活，我受不了，你滚，滚。"

"这不公平，塞尔玛。"

"滚。"

伊迪丝走到门厅，拿起她的东西。

她没有回去和乔治道别，不过她打算离开时去他的工厂和他道别。

屋外，凉爽的夜风吹着她，她坐在父亲的车里瑟瑟发抖，车里充斥着皮革和汽油的味道，她摇下车窗。

她想念日内瓦冬日冷冽的寒风，想念安布罗斯温暖有力的怀抱。

今晚人太少了，如果有别人在一定不会变成这样，都怪那些红酒。

她有些醉了。

她回到这里来要干什么呢？她想要什么呢？

她没有开车回家，而是去了詹波陆，她最喜欢的海滩，夜色下她坐在那儿看着坐落在那儿的明纳木拉大屋，她曾梦想拥有它，或是成为主人的妻子。

虽然她自己家的屋子在附近也算得上不错的了。

但是明纳木拉相当古老，给人以优雅的感觉，如果她是房子的女主人该多好。

那里种植着诺福克松树和棕榈树，没有种橡胶树。这让她想起瑞士的代堡，那里住着许多英国人，有时她和罗伯特会去那儿。一战时那里

是英国犯人的羁押之地。

塞尔玛说得没错，她确实“搅乱了他们的生活”，但是勾引男人？她还不确定，如果时间场合合适的话，也许她会委身于乔治，就一晚，可能是出于好奇。

塞尔玛说得没错。

但她才不管呢。

她还在找家的感觉而且她必须入乡随俗。

调整自己尽快适应。

找回做个“女人”的感觉。

这就是她回来的原因。

但是这里似乎在排斥她，不让她靠近。她坐在那儿思索着和乔治及塞尔玛言归于好的办法，看来没有，乔治的失意，塞尔玛已和她划清界限，早就存在的等级和思维方式的差别，这点塞尔玛也说得没错。最糟糕的是乔治今晚做的事。

不能再去工厂找他了，她知道会发生什么。

她还有个晚餐必须参加——到亨尼克尼斯家，他们是当地的法国面包师，她还是孩子时，他们曾教过她法语，跟她讲法国的风俗轶事。

之后她要去悉尼大学作一次演讲，再之后她要去堪培拉。

她真想对塞尔玛和乔治说，“拜托——你们可以有全新的生活，也许你们有些失意，但在这儿你们可以活得很快乐，至少不必四处漂泊，也还算丰衣足食。”

但是没有，他们忽视了已有的生活。

每个人生活的轨迹不同，没有好坏之分。她现在知道了，没有优劣层次之分，实际上，她还不确定自己的生活是否在正确的轨道上。

她宁愿自己此刻还在那艘船上——还刚开始这趟旅程——一个人脱离了自己的正常生活，时间就多了起来。

不能去找乔治，她必须放下这件事。

今晚，命运的齿轮旋转，将他们三人各置于全新之地，再也回不去了。

她觉得自己的乳头顶在乔其纱面料的上衣上，它们变得硬起来，然后浑身就酥麻起来，她用手轻抚乳头，想象自己的乳头被婴儿吮吸着，就像是安布罗斯每次都会吸吮她乳头一样，她双腿交叉调整坐姿，一只手伸进胸衣里抚摸乳房，轻捏乳头，之后她分开双腿，另一只手伸进裙子里慢慢地抚摸自己……

# “情势变更原则”的破产

伊迪丝站在大学学院里的四方走廊上，不禁回想起自己麻烦不断的大学生活。

再次回忆起那段青葱岁月让她的心微微颤抖，至少现在这个四方走廊已经完工了。

她回想起以前那种什么事都做不对，而同时又努力保持自信的恐惧感。

那种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要显得或是承认自己无知的感觉。

那时每日什么事情她都要踌躇很久，甚至包括穿什么衣服，自己的发型——长的还是短的，向前梳还是向后梳，发型高了还是低了，还有要不要化妆等等。自小她的母亲便教她化妆打扮，所以她一直都是外表风光的女孩。一直以来她都非常注重自己的容貌。随着不断长大，生活环境不断改变，身边的朋友来来去去，她的容貌也有些许改变。

这倒不是说她要立志成为那种风光时髦的女性。当然，也有那么个学期她以打扮自己为乐，比如涂个指甲油什么的。

现在漫步在自己的母校，路过实验室时闻到了熟悉的化学品味道，那时她最怕做实验，害怕那些化学品会在她皮肤上留下疤痕。

她站在那儿，闻到实验室里福尔马林和硫磺的味道。

之后就是毕业，不过她的文凭不是她所想要的。

她读的是理工科专业，快毕业那年她不想找任何理工类的工作，居里夫人不是她崇拜的对象，因此，这个学位对她的追求来说没有什么用处，不像那些和她同专业的女孩。理工科女生比文科女生难找到工作，大部分都去当教师了。

理科女生总觉得自己是先驱者。不过最后她们也只好去教书。

因此她的文凭对她来说没用，这也等于浪费了三年宝贵时间，每每想到这就让她难受。

母亲告诉过她不要在已经认定是无用的事情上流连，因为去思考这件事本身无太大意义，也只是再一次浪费时间而已。

那时她就这样安慰自己，这毕竟是个崇拜科学的时代，而她则用科学武装了自己。

当然达尔文进化论，孟德尔遗传学说，皮尔逊[1]、高尔顿的理论，改变了她对很多事物的看法，这些对她的世界观有很大的影响。

她很喜欢高尔顿的实验，那证明了祈祷是没用的。

高尔顿发现了指纹作为身份识别的方法。他和皮尔逊都是她所崇拜的人。

她朝女子学院走去，她还记得从女子学院到教室和实验室的路，每次她都要走那条路，虽然那样距离会长些，阿尔瓦和其他人有时会陪她走这条路，但大部分时间那些人会走捷径而她则独自一人走这条路。

去各个学院她总是有自己特定的路线，从这棵树到那棵树，这样走她觉得很舒服安心。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她之后的工作和生活中。

她站在学院门口，决定还是不要进去，也许过几天会去看看她以前的教室，现在记得的只是自己很匆忙的梳洗，忙于在脸上涂抹护肤霜，梳理头发，那时大学的课程紧张，而她们又共用一间浴室。

她的好友有理工学院的，也有学生会的那些文科院的人。学生会和时政社团成了她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生活。

正是在那儿她的小地方风格逐渐转变成老于世故的都市风格。

她现在还是认为文明还有求知欲是一个人的最高价值追求。

站在这个大学校园里，恍惚间自己又是那个迷惘年轻的本科生，试图以乖张的行为掩盖自身的困惑。

---

1 卡尔·皮尔逊(1857—1936)，英国科学家。

噢，天啊，她的那些笑闹现在看来如此的不真实。太夸张了。

那时的他们都这样。

至少学院的四方回廊和海勃桥现在已经完工了，她走时澳大利亚正百废待兴呢。

这就是她为什么喜欢日内瓦了，一个完整的、文明的、先进的城市，一切都已成规模，除了万国宫现在还正在兴建，但那不久也会完工。她对于一切尚未完成的东西都没有耐心。

想到她即将要到堪培拉那样一个百业待举的城市，她不由打个冷战。

当然这个世界本身是要不断去建设的，国联所持的理想也正需要一步一步实践。在国联有个笑话，就是说世界秩序稳定的那一天就是他们解散之时，而国联所致力维系的世界秩序现在还远远未达到，难道她就失去信心了吗?

她必须要理清自己的政治信仰，当统计数字无法为人指明方向时，信仰便产生了——即便不算是信仰，也可称之为一种祈愿。

难道她要靠这种祈愿活着吗?

她以前以为自己看问题的方式总有其必然性。现在她觉得自己更倾向于这样的观点，那就是有些东西会成功而有些不能，事物与事物之间总会取得平衡。没有必然性这一说。

还有就是你永远也不会猜到什么样的预示、词语或行为意味着成功，抑或是沉默、顺从或无为意味着失败。

她猜从事一项注定要失败的事业应该是很心酸的一种立场吧。

那么国联呢?

还有更复杂的一种情况就是，明知会失败的同时还要接受全新的制度。卡伦在《巴黎之厦》中谈到社会变革时曾这样描述，“我的工作是扼制它，尽管如此我仍希望它会发生。”

她朝学生会走去，是去见演讲组织者的时候了。人在多年之后再见

自己年少时认识的人总会有些胆怯，她猜她以前的一些老师和朋友都会在。

给一群不认识的人演讲，他们只会关心你演讲的内容，给一群熟人演讲，尤其是这些人深知你的过去，他们就不仅仅会从内容上评判你，而且会看到你年轻时的影子。她年轻时是个怪人，现在也许他们还会这么看她。

可能她的确就是个怪人。

等她走到学生会餐厅时，那里有两个工作人员在等她，一个叫A·P·艾尔肯，另一个比她还年轻些，叫伊诺克·鲍威尔，是个爱尔兰人，介绍时，居然叫他“教授”，真年轻。

他们身后跟着一个本科生，名叫罗伯·弗兰。

他们一起又见了赫曼·布莱克——他人长得非常英俊，声音悦耳，来自经济学院，和他一起来的也有几位本科生。

她上学时这几位老师还没来，因此他们不认识她。时间飞逝啊。

她戴了一顶漂亮的宽檐帽，帽边饰有一支羽毛，有一个法国谚语是这样说的，“一个人戴着帽子，别人就不知道他脑子里想什么，”戴着帽子让她心安。

她穿着黑色及臀的夹克衫，百褶裙腰里束着皮带，脚穿蓝白相间的皮鞋，她很喜欢双色调的鞋子，如果男士穿的话就会显得粗俗，但这一点不适用于杰罗米——不过他算是一个另类。

她还戴了一副小山羊皮的长臂手套，披了一件斗篷。她觉得手套是亮点，而那顶帽子则有些多余，早上戴上它的时候，刚开始她觉得有点太夸张了，不过戴上一会儿就觉得很时髦，它适合悉尼。

伊迪丝，让他们惊艳吧。而且戴上帽子让她心安，她什么首饰也没戴，除了安布罗斯送的那块圆牌，而那藏在衣服下面别人也看不见。

在场的人都很年轻，不过这是肯定的。接着她又四处张望，她看到了亲爱的阿尔瓦，是她要求一定要邀请阿尔瓦来参加午餐会的。伊迪丝

从这群人中脱身出来走过去和她拥抱，大学最后一年她和阿尔瓦走得很近。

“看来午餐席上就我们两位女性，”她对阿尔瓦说。领着她走到席上介绍给众人，然后问道，“来的人会很多吗?”

“我想现在学校里支持国联的人还是很多的，”艾尔肯转过去对赫曼说，“是不是啊，赫曼?”

“哦，目前应该是。”

“待会儿女子学院的院长凯米拉·维姬伍德也会来，这样就男女平衡了。”

“支持国联的人立场坚定吗?”她问。

“坦白讲，”鲍威尔对其他人说，接着转向她，“人数在减少。”

“但热情不减，”布莱克说。

“这可不敢肯定，”这个鲍威尔接话。

残酷的现实主义者。

“真是让人沮丧，”她叹道，有一瞬间她觉得自己像是新闻短片里的访问工厂的皇室成员。喔，你的工作就是擦铁锉刀吗——多有趣的工作呀。

艾尔肯说他和布莱克现在做广播，同时和贸易联合会商谈。“我们在高中生中组织模拟国联大会。”

“广播吗，太棒了!”她道，如女皇般，“哦，当然，是邓肯·豪提出了模拟国联大会的想法的——他是一个澳洲人呢。”

之后人们就开始问她这样那样的问题，她忙于回答，说些鼓舞人心的话。她很想告诉他们马上在日内瓦将会发生的事情，世界将要发生剧变。

她说现在有种看法是国联将要放弃制裁和联合军事行动。正在进行的运动是为了转变国联充当世界警察这样的观点。是时候专注于正事了，比如说救援工作。

那个本科生弗兰问了一个关于公民制裁的问题，之后他就说了一番较为偏激的言语，“贸易联盟可以切断一国和一国的商品运输，”他说，“人们可以拒绝购买某国的商品。就算政府不制裁，公民自己也可以用行动来达到效果。”

“公民制裁的问题是贸易联盟和农业集团之间实行不同的政策从而可能产生矛盾，那样局面会很混乱。”伊迪丝说道，“但是我也同意这是种新的外交手段，而且无需政府介入。就像和平投票、红十字会，还有国际公民大会这些。不过也不能肯定这是一个好办法。”

看得出来，她的回答没有说服弗兰。

左派分子！

他又想问问题，她举手笑道，“我可不想再说一遍，今天下午我的演讲主题就是关于制裁的。”

弗兰不情愿地噤声了。

那个经济学家布莱克说，“制裁会令市场不稳定——这样奸商就有机可乘了。”

鲍威尔用一种急促的语气接道，“我担心的是协约的效用，希特勒已经撕毁洛迦诺和平协议，现在他又进攻莱茵地区，有谁告诉我协约的约束力在哪？”

他似乎对这个世界不满，也许是对国联，也许是对她。

伊迪丝其实一直在思考协约的问题。

她刚要说话，布莱克说道，“因为有情势变更原则[1]，情况变了协约即无效。”

“你说得没错，”鲍威尔不耐烦地说。

---

[1] 在大陆法系中，依据此原则，在合同成立后，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发生情势变更，致使合同的基础动摇或丧失，若继续维持合同原有效力显失公平，则允许变更合同内容或解除合同。情势变更原则在一些国家的法律中有明确的规定，而另一些国家则是通过适用诚实信用原则来解决因情势变更所发生的法律问题，将情势变更原则作为诚实信用原则的一种体现。

他们都看看伊迪丝，大家似乎尊重她的看法，而且她也被看成是欧洲最新局势的代言人，她回想起那些拉丁文条款，那是她的外交第一课。

她就是以此谋生的呀。"从外交角度说，我们认为'情势变更原则'是很不成熟的。"她说道，暗暗希望不会冒犯到他们。

"但有些国家仍在奉行这条原则，"鲍威尔接过话头。

悲观主义者。

"这个原则被那些没有政治责任感的国家奉行，"她说，"大部分文明国家都摒弃它。"

她继续道，"先进的国家是不能接受随意的更改或结束协约条款这样的事的。"

从他们脸上的笑容看出他们知道是指哪些国家。

她转过身去，试图说服鲍威尔，"我想起了有一次亚历克斯·雷雪曾对我说，我们国联一定要尽力确保条约不被破坏和违反，不管是用惩罚或是别的什么机制。签署条约是世界文明的体现，当信任失去了，文明也就不复存在了。他还说为了确保条约的施行，奖惩制度是唯一的办法。"

"既然条约如此脆弱不可靠，我们干嘛要签署那么多条约？"鲍威尔说。

她回击，"噢，现在的条约不同，至少，所有条约已经公开。在国联内都有登记，任何人可以查阅，事实上，每个条约都有整个世界来监督，这是史无前例的——而国联则充当每个条约的签署方。比如最近的《英埃盟约》国联就有权监督，这是对条约签署的一次革新。"

这回谈话都集中在条约上了。

悉尼这里的讨论非常热烈。至少不是那种无聊的闲聊。

那伊迪丝，她不禁自问，你自己的婚姻呢，如果婚姻算是一种爱情合约的话？人与人之间的爱情合约尚无法保障，婚姻是多么苍白无力。

婚姻沦为两个人为了规避风险而签署的一纸空文罢了。

两个胆小者的伴侣关系？

她和安布罗斯之间就不存在这种约束，也许他们两人都认同这种关系，没有婚姻约束，这也算是一种避免伤心的下策了。

在餐厅里，他们坐在提前预订好的桌子上，一番谦让之后，她坐在中间，面向着大厅。

"当然，还有履约受挫原则[1]的，"鲍威尔一坐下就拿起一块面包涂上黄油，"条约双方中的任一方遇到不可预见的特殊情况时便可以置条约于不顾。"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这是民法里的。"她说，"而且如果只有一方的话合约还是有效的。"

她了解法律，如果一定要谈到这方面，她自认不会输。

"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布莱克用拉丁文说道，"还有和那些正在改变且必然会改变的事物。"

大家都会心地笑了。

"很多民法里的东西在国际法中没有，"艾尔肯说道。

"强迫签定的条约呢？"弗兰是个学生，听上去想要引人注意，于是插话，"民法中规定强迫签署的条约是无效的，而国际上很多条约都是被侵略国被迫签定的。"

"《凡尔赛条约》就是一个，"布莱克迅速补充。

"每场战争之后都会有——有些这样的条约还一直延续呢，"她道。

哦，天啊，她想，虽然他们不一定是有心针对她，但是此刻她觉得自己就像在好莱坞牛仔片中的坏人和好人在街上用枪射来射去的场景中。

---

1 英美法系中，由于某些超出合约人控制能力以外的突发事件，导致某种合约不可能再被履行时，这种合约就应当被解除，合约人自然也不承担违约责任。

坐在后排的学生听到这些对话都表现出惊叹的样子。

所有席上的人，似乎都在评判她。

她补充，"我承认涉及到战事及和平的条约都带有强迫的色彩，但这种情况不久就会改观。"

"《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和《洛迦诺公约》都旨在消除战争，"鲍威尔说道，"人们信任这样的公约，但是现在德国和意大利却撕毁了公约。"

"但是公约中规定的有关航空、海洋和邮政等条款依然生效，"伊迪丝反驳道，为国际外交辩护，"南丁格尔曾说过，会遵守约定的自然会遵守，不遵守约定的人即使将约定摆在他面前也不会去执行。不过我也不完全赞成她说的，我们需要规则约束，规则通常是长期争论磨合的产物，是智慧的代表。"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在乎那些公约呢？"阿尔瓦终于找到机会插话。

伊迪丝朝阿尔瓦鼓励地一笑，"这个问题我曾问过我们的副秘书长奥古斯蒂·巴托，我记得他说，'因为条约有时毕竟是起作用的，'我们签定条约是希望其中的规定能被遵守。"

这个听上去太"初级程度"了吧。

坐在她面前的可都是些大学教授，也许顺从是最好的态度。

"给我一个能够长期维持的条约的例子，"布莱克说道。

那很简单，"《拉什-巴格特协定》[1]，最古老的条约之一，"她说，就像是个好学生那样，尽管她不断提醒自己比在座的大多数人年纪大且有更多的经历。可能是身在大学校园里让她感觉自己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

"那是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布莱克回忆，"是为了解除北美五大湖武装吗？"

---

[1] 1817年英美加签署的条约。

他在征求她的肯定让她受宠若惊。

"是的，"她道，"是加拿大、美国和英国，继加拿大和英国攻击白宫之后，这是个一直被遵守的条约。"

在日内瓦她还是学了些东西的，现在也该适时地显摆一番了。

"比起情势变更原则……"她说，想把气氛变得轻松些，同时也结束这轮讨论，"我更喜欢'繁星纵变，智慧永恒'[1]。"当然，在座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个，她这样翻译不过是加入了自己的理解罢了。

有两个人拍着桌子表示赞成。

"哦，天哪——这是我们学校的校训，你还记得！"阿尔瓦说。

一个本科生——名字好像叫麦克奥利——插话道，"我的翻译是'尽管星物改变，我们的精神如一'。"

更多人笑了。

食物端上来了，啊，学生会的饭啊，记忆中的味道，只不过这次可能是精心准备的，有温莎浓汤、两块烤肉和各种蔬菜，还有酒浸果酱松糕。不过那么多人却只有两瓶红酒。

她脱下手套，将它们挂在手包链子上，

这副手套太时髦了，演讲的时候她就不戴了。

布莱克说，"谈些轻松的吧，跟我们说说日内瓦万国宫吧。"

"至少这是国联启动并且一定会完成的一件事了，"她笑道，"我们已经搬过去了，不过会议室还未完工，我很喜欢那儿，庄严且适用，但是……"

"但是什么？"布莱克问。

"我可不想给世界各国首次合建的建筑挑刺。"

"我们想听听。"

"我个人觉得会议室太华丽了，"她说，"不过明年就要投入使用了，

1 原文为拉丁文，悉尼大学校训。

顺便说一下，演讲台是澳洲产的木料制的，我们国家是第一个给国联赠礼的。”

伊迪丝做了个沮丧的手势，“我们真正有成绩时是在那个暗淡无光的威尔逊宫，虽然我也很喜欢那儿。而没有什么作为时我们却进驻万国宫。”

再次听到有人暗笑出声。

“还有，”她宣布，“我要再点两瓶红酒——我付账。为了‘回归母校’。”

她觉得这些本科生们也该喝些红酒。她可以等一等。

“好，好。”

“非常爽快，”艾尔肯说。

接着就听到那个鲍威尔在那里叫着，情绪很愤怒，“意大利已经退出国联，德国也是，巴西也是，日本也是。而美国绝不会加入，它完蛋了，承认吧，裁军大会完蛋了，军备竞赛开始了。”

“哥斯达黎加也退出了，”布莱克补充。

她觉得自己有必要振奋下士气，“但是多米尼亚共和国、爱尔兰、伊拉克、墨西哥和土耳其都加入了。”

“还有苏联，”弗兰插话，“这表明苏联还是有国际立场的。”

“是的，苏联也加入了，非常重要的成员，”她说。

“他们干嘛加入？”鲍威尔问弗兰。

她没有告诉他们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因为无法支付会费退出了，“我认为国联的收获大于损失。总的来说。”

鲍威尔无动于衷，“那裁军还是失败了。”

他瞪着她，等着她的反应，其他人都有些不自在但似乎对鲍威尔的态度习以为常。

她是要说真话呢还是作官样文章打哈哈？

她调整语气，“如果一切都完了，我就不会还在那里工作了——包

括在那工作的其他澳洲人像邓肯·豪，还有今年的澳大利亚首席代表史坦利·布鲁斯，我们都认为有工作可以做，甚至美国也在积极做工作——要看到好的一面。”

她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

“就是这样也没有和平！”鲍威尔几乎是在吼。

“放松些，伊诺克，”艾尔肯说，“这是午餐，不是批斗大会。”

“我们是同一立场的，”布莱克接道。

伊迪丝平静而缓慢地说，“没错，现在还是有争议的。国联正努力平复，穆斯林国家在日内瓦召开大会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伊拉克现在已经立国而且也加入了国联。”

阿尔瓦这时说道，“鲍威尔先生说得没错，我们寄予国联最大的希望是裁军，但是现在这个失败了，所谓的和平还是有军备的和平。”

显然阿尔瓦准备了很久才说出了这番话，从语音上可以听出来。而伊迪丝也听得出来这是针对她的——她还注意到——这是墨索里尼的最新言论。

伊迪丝看着阿尔瓦，微笑着但是心里在权衡，自她回来之后，没有和阿尔瓦长谈过，而她们之间的通信，话题通常很轻松，这些年来阿尔瓦也没有和她谈过自己是怎么想的。

“墨索里尼的话有时有点道理，”伊迪丝说道，表明自己知道这话的由来，“但我认为我们不应引用他的话。”

大家笑着同意，阿尔瓦也勉强笑了但显然有些挫败。

她不想针对阿尔瓦，午餐后她会去解释。

伊迪丝听到午宴上众人的谈论，虽然尽量表现出亲切平和的样子，但也不免有些气馁，她能说什么呢？她又不是啦啦队长。

“营养报告写得很好，”她只好这样说。

天啊，这就是她能做的吗？

“治疗疾病，喂饱孩子……”她垂着头——她在和谁说话呢，这个

世界的"面包篮"。

抬头，挺胸，伊迪丝。

"健康是秩序的根本——健康的人民，健康的生活。"

哦，太糟了，伊迪丝觉得自己就像是信息部的麦吉奇，总是想引起记者注意，这太可悲了，把和平的希望建立在免费的午餐、学龄儿童的牛奶以及号召人们吃早餐这些事情上。

哦，天啊。

"也许吧，"她打趣，"如果意大利人吃早餐的话他们就不会打仗了，我们想办法让他们吃早餐，结果咖啡刺激了他们的胃让他们消化不良。"

他们都笑了。

艾尔肯礼貌地问到澳大利亚在世界各国中就食物的平均分配问题上的主动权怎样。

"很小，我不得不说。"她愁眉苦脸地看着他们，"完全没有任何好处，这是事实。"

不过接着她又充当一次拉拉队长，"不过我们倒是做了表格推荐不同职业者选择不同的食谱。世界范围的。"

哦，老天，这更糟了。

搂草机外交。

突然她觉得自己就是安布罗斯——安布罗斯和那次搂草机教训。几年前，安布罗斯有过一次精神崩溃，他认为解决世界问题的办法是更有效率的农机具——具体来说，就是新型的搂草机。在提交了这个议案后他就精神崩溃了。

也许她也要崩溃了。

国联也要崩溃了——一次精神崩溃。

这才是事实。

"国联有没有规定，一个教授该吃多少呢？"艾尔肯开玩笑，想改善下气氛，每个人都笑了。

“肯定应该要比学生吃得少，”其中一个本科生在桌子的那一边答话，“学生的饮食结构更健康。”

大家又笑了，都朝那个学生看去，他脸红了，意识到大家都在看他，就又说，“我是这样想的。”

“我们正在调查澳洲家庭的营养结构，”布莱克说，“头一次，我们有机会了解澳洲家庭的食谱，看来吃的蔬菜还少些。”

艾尔肯敲敲手表，示意该到大教室去了，“不知道维姬伍德小姐怎么了，一直没来。”

伊迪丝的信心忽然受挫。她有种受伤的感觉，女子学院的院长午餐时没来，也没有来见见她这个旧时学生。

不过当她站起来去洗手间时，她觉得作为一个优秀的女子学院学生，她应当束腰挺胸，勇敢向前。

# 很好的机制

对于她所有的公众演讲经历来说，这次演讲，以及刚才午餐的经历让她挺灰心，挺不自信，她觉得自己又回到了时政社团。她又变得渺小了。因为这毕竟是她头一次在自己的母校演讲。

她知道一旦开始演讲之后她就会全心投入，忘记这些胡思乱想，但一开始她还会紧张，而且她还很担心自己会不知道如何开头。

文史讲堂座无虚席。

这个讲堂没有安麦克风，有些落伍。

演讲开始时她讲了几个关于国联的老笑话。“世界的字纸篓”之类的。最有趣的要算加拿大总理麦克肯泽·金的了，他说国际联盟应该叫“纸上谈兵之盟”。观众席上爆发出阵阵笑声，这笑声使她大受鼓舞。

之后她就转到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的话题上。

“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时，这两国均是国联成员国，意大利更是国联理事会的常驻理事国——国联是如此处理的。

“首先，确认战争事实后，国联理事会作出迅速反应，认为意大利违反了国联公约第六条，即成为国际法描述的入侵国。

“随后此事上报国联大会，采取强制行动的呼声很高，看来经过多年的蛰伏，国联这次不会袖手旁观。

“澳大利亚也谴责意大利的所作所为，大会辩论时我在场，当时我们最小的一个成员国，海地的代表发言时我很受感动，代表名字是赖尔德·涅莫斯，他说他不仅代表的是最小的一个成员国，而且也代表了拉丁美洲最古老的非洲裔国家，他说：‘不论伟大或者渺小，强壮还是弱小，远或是近，别忘了某一天也许我们会变成下一个埃塞俄比亚。’

“这个时候局势已经很明确，国联不得不对意大利采取措施。

“我们决定使用一个新武器——经济制裁，国联已经为此做过多年的调查。

“我现在要解释下这种新的阻止战争的手段。”

她看看他们，也许之前的笑话太轻松，要让他们适应这之后的内容可能有点难。就像是上课一样，此时最好问个问题能吸引他们注意。

“我说的‘制裁’大家都应该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她看着他们，注意到有些人点头，有些人摇头。

她解释制裁体系，“国联公约中包括很多种停止战争的方法——有军事性的也有别的——目的是制止侵略国的侵略，这都被定义为‘制裁’。

“而在外交界‘制裁’是指使用非武力的手段针对侵略国从而达到阻止战争的目的。

“经济制裁是我们研究了许久的一种非武力手段，尽管目前为止没有完全实施过。

“于是这次国联就把它隆重推出了——细致的设计、全新的理念。

“我们在国联内建立制裁协调委员会，这是个新部门。而我担任国联联络官。

“这是个巨大的进步，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对一国的经济联合行动。

“关于制裁有两种观点：其中一种以英国外交部长安东尼·艾登为代表，他认为在危机中必须迅速有效且全面地实行制裁。他称之为‘一击制胜’。

“而另一种观点是‘循序渐进’，就像是用改锥上螺丝一样慢慢地越拧越紧，这样对实行制裁的国家的影响不至于太大——要知道加入到制裁行动中会使其他国家的出口受到影响，同样进口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

“这种观点是逐步施行制裁直到被制裁国无法抵抗。

“这种方法的具体方针是，首先切断被制裁国的武器和军需用品。

“如果还没有达到制裁的效果，就采取下一步行动——冻结银行贷款和信贷。

“再没有效果，就禁运该国的出口商品，——当然这需要所有国家联合起来抵制，意味着国联成员国要抵制意大利船只进港。

“再之后就是停止供给基本原材料，如橡胶、锡、铝、锰、镍、稀有金属和动物及一切和战争有关的资源。

“如果被制裁国还负隅顽抗的话，就停止运输此类原材料，如石油、铁、钢材、煤炭和焦炭。

“如果还没有效果，就停止一切物品运输直到最后——当然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因为没有哪个国家能做到完全自给自足——我们可以停止食物供给，甚至是淡水。

“至于被制裁国的首脑和高层，则无法出国享受奢侈的法国之旅，去瑞士就诊，去巴黎购物，诸如此类。”

台下有几人鼓掌，有几位听众轻笑出声。

至少有人在听。她又进一步解释其他几种国联可以采用的机制。

看来有人感兴趣，她所说的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是个好兆头，前几次演讲效果让她几乎对制裁失去信心了。

“执行制裁的同时，在采取最终手段前与他国保持外交关系是很重要的。外交关系不要轻易地搞僵。

“这时可以把这个当作孤立被制裁国的终极手段——从外交上，切断交通、邮政、无线电和电信关系，还有就是被国联驱逐出局。

“被制裁国就被彻底孤立了。

“这难道不是阻止战争的一种很有效的方法吗？完全和平而没有武力的介入。”

她激情澎湃，手在空中挥舞，像个真正的演说家。

“有人肯定会问，那些非国联成员国以及中立国呢？如果他们仍和

被制裁国保持经济往来该怎么办?

“以意大利来说，一些中立国还有美国都在响应国联通过军备禁运对意大利进行制裁，不过美国同时也增加了对意大利的石油出口，这样在石油上无法做到制裁，我想对美国人来说，生意归生意吧。”

底下爆出几声讽刺的笑。

“所以最终要实现制裁，国联必须要有自己的武力装备、海军以防止别国对被制裁国进行物资运输，尽管现在的运动风潮是摈弃所有潜艇，但我仍希望国联能拥有自己的潜艇舰队，从而更好地实行贸易禁运。

“当然物资还是有可能被运入被制裁国，不过相信这个总量不足以支撑战争。

“这种和平机制还有另外的好处：根据被侵略国经济援助协议，它能从经济上支援被侵略国，提供资金和物资，但是这一机制目前尚未成熟，一旦成熟我们就能够增强被侵略国国力，削弱侵略国的战斗力。

“国联很早就意识到要使这种机制准备就绪，从而在流血战争伊始就能迅速行动起来。

“因此这些年来我们制定相应的计划精心准备就是为了应付意大利的这种情况。

“因为有些参与制裁的国家会因为参与行动而受到损失，所以我们一直在对每个国家能够参与制裁的力度进行统计和评估—— 以减少各国的损失。

“那些因为制裁而和被制裁国停止贸易的国家如果损失巨大，国联会支付一部分资金帮助它们渡过难关。

“顺便说一下，在国联我们还讨论过制裁的另一种方法，那就是国联成员国可以买下所有被制裁国所需的战略物资——举个例子，我们可以购买下所有瑞典剩余的铁矿石，通常它的主顾是德国。然后过一段时间再卖掉这些货物。

"这个举措会使德国陷入瘫痪，当然我仅是举例。"

台下传来几声会心的笑声。

她又继续说了几分钟，然后低头看了下手表。

结束时她还讲了个小笑话。

"世界知名漫画家，埃默里·凯伦，他大部分时间住在日内瓦，我有幸成为他的朋友，有次我们在谈到制裁时他对我说，所有的人都该抵制墨索里尼，除了漫画家和讽刺作家。"

又有人笑了。

"如果埃塞俄比亚没有被击败而我们的行动能更迅速——我们也许能制止意大利的侵略。"

接着是结束语，"我认为我们最终能知道怎样避免使用武力手段结束战争。"

她停顿了一下，再次说道，"谢谢大家！"

提问时间，一位年轻女士问，既然制裁是很好的方法而且事先准备如此充分，为什么没有尽早对意大利进行制裁？

伊迪丝做了个深呼吸，"不是制裁本身的原因，而是政治意愿。"

那么，伊迪丝，什么是政治意愿呢？

提问的那位女士又从座位上半站起来问，"那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政治意愿？"

"政治意愿以比较神秘的形式展现，我不会不懂装懂。"

"政治意愿和政治局势息息相关，似乎是道德、政治力量的结合。"

她想到了一个笑话。

"有一个外交上的笑话——'上个月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月是可能的；到下个月就无需考虑了。'

"同样行动的时机很重要，时间拖得越久就会产生越多的阻力。时间的流逝是政治行动的敌人。

"如果政治力量不能适时发挥，那么就会使重心转移，这就是为什

么我们说，‘打铁要趁热。’

“如果让侵略国有机会拖延时间，制造混乱，甚至发表虚假承诺，那么政治行动将会失败。

“这就是十月份发生的事，国联采取行动后，几周内意大利就出现了财政困境，同样经济出现了恐慌，之后意大利移师至法国边境——很明显是虚张声势，但是法国认为此举危及其边界。

“于是国联进行一系列会谈——法国和意大利以及法国的盟国英国，这使得法国将重心从埃塞俄比亚转到本国事务上，要知道政府无法同时兼顾。

“法国和英国决定要跟意大利进行最后的外交斡旋。

“国联制裁委员会只好暂停制裁。

“这次中断使得意大利趁喘息之机继续埃塞俄比亚的战事。同时，意大利还作出声明，它要攻击那些对它采取制裁措施的国家——意大利认为制裁只会‘制造冲突’。

“于是我们有了新的争论，即制裁是否会造成更多冲突。”

伊迪丝发觉屋内一片沉寂，难道她说的让大家都很沮丧吗？

“但是，制裁的优点在于如果侵略国要还击或报复的话只会使它的物资消耗更快，这反而能更快达到制裁预期的效果。

“然而对国联来说，行动最佳契机已经丧失——外交上的阻力使制裁不得不中止。政治意愿就像小孩手里的冰淇淋一样融化了。”

她看着他们，可以感受到他们失望的情绪。

有几个人在摇头。

她无意给他们带来这种感觉。

“不管是法国，还是其他国家的问题不在于将‘国家利益’置于首位。问题在于‘国家利益’是个模糊的概念，对于这个概念没有一致的理解。”

“矛盾的是，‘国家利益’也许可以从某件小事体现——如某种日用

品的贸易。因而在作判断时需要有外交智慧及经验。”

这时另一位女士发问，“你的意思是制裁仅在一个完全文明的世界行得通咯?”

伊迪丝看着她的眼睛，“制裁是有它的缺陷的，但并不妨碍它发挥效果。”

“这个世界必须做好准备，只有这样才能迅速行动。”

那位女士坐下，旋又站起来，仿佛才想起似的轻声说了声，“谢谢!”

伊迪丝发觉自己越讲情绪越高昂，也许是自己太喜欢——制裁这个手段，迫不及待想要见证它的实施。

她再也不在乎这件事了：她觉得自己需要像发明家急切地试验自己的发明一样，不管成功与否。

或许她已经变得更加在乎技巧，而不是国际道德。

她强迫自己不再去思考这个新的自我观察，让自己的注意力再次放在刚才那个刚刚坐下旋即又站起来的女人身上。

这个女人说道，“那么谁在压迫你所谓的道德时刻呢? 谁又是那些虚张声势的人?”

“一个坚决的国际领导人能够引领政治意愿——在他自己的国家，在国际论坛上。”

她知道这又是一个没完没了的争论。又有哪些“坚决的领导人”实现了他们的自我意志?

她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她继续说道，“一切并未迷失。当一个外交上的系列事件发生时，不管这个事件链条是引向成功或失败，这个外交链条都会成为世界的组织记忆，为它自己留存，就如同成为外交记忆的一部分，当下一次有相似情形出现时这个记忆将会使得人们的行为有所不同。或许下一次他们将会把这失败的记忆编造进政治意愿里——将其称为侵略者的虚张声势。”

如果各类情形出现的时候都是一模一样的话。巴托不会这么想的。除非你能把它们都当作是一回事。

真是这样的吗？真有所谓的世界记忆？

或许国联曾经是世界记忆吧。

一位男士站起来，“如果一个国家可以靠虚张声势欺骗整个世界，怎样才能判断是虚张声势还是确有其事呢？”

伊迪丝知道这个恐怖的答案。

她脑海里想象着安布罗斯说过的话，他们曾在卧室里讨论这个话题。她从未用过这个答案。

现在她知道自己已无法回避了。

“有一种情况称作‘预防性行动’，即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不论是军事的还是经济的——来预防某些可能的大规模破坏行为。当然我们无法预知这种大型破坏活动是否确会发生，比方说，如果我们能够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之前破坏它的经济，那么它是否能够造成冲突或制造其他恐慌就是未知数了，历史无法告知你的决策是对是错，但却可以让你明白是否在错误的时机作了错误的决策。”

那位男士仍站在那里等她继续解释。

她不得不继续，“当然有人会谴责这种预防性行动，因为通常在实施这种行动之后你很难知道如果不实行这种行动的话大规模的破坏性行为是否会发生。”

这个男士问，“那岂不就是说必然会发生战争，采取行动总是要晚一步？”

她想了想，有些疲于回答，“这有可能，因为民主制度确实是会拖延战争决策，因为他们必须停下来进行辩论，听取各种不同的声音。是的。”

“这就是你全部的回答吗？”

当说这些时伊迪丝第一次明白了政治真理的意义。

伊迪丝清晰地意识到国联成员和民主制度在采取联合行动上是多么的艰难。她知道大部分国家在自我防御和盟国防御上产生矛盾。他们正回到以往的黑暗时期。他们正在远离一个拥有理性世界观的世界。

“那就是说国联毫无用处咯?”这人继续追问。

她望向台下那些渴望的眼神，他们希望从她的回答中坚持自己的信仰。让这个会议振奋起来吧。

她从未见过这么多渴望得到安抚的面孔。

这时主持打断了问话，“每个人只能问一个问题，特罗尼先生，如果我记得没错，你已经问了三个了。”

她完全可以躲在主持人之后。

她看着他们的眼睛。

知道尽管主持这么说，他们仍想要听到对当前政治条件的深刻解答。

在她回答之前，主持请赫曼·布莱克上台致谢，而此次演讲就在一片掌声中结束了。

她现在可以不用回答了。

但她决定还是要回答，因为这个问题问到了政治局势的核心。这样想后她又返回讲台大声说，“请大家安静，听我说好吗?”

正从椅子上站起来或在收拾东西的听众们停了下来。

“我还没有回答问题，我不想让大家认为我是有意回避。”

他们的脸又一次转向她。

她知道只有二流头脑才无法向对立方适当且全面地解释自己的立场和信仰。你要么卷入到质询里，要么就得不停地鼓吹你的观点。

她决定必须对她的论点进行解释。

“如果我只宣扬我所相信的，那我便成了某种制度宣传者，而不会是个真正的探索者，大学是适合探索者的。

"经济制裁会有两种负面效果——首先它有可能会制造出更多的冲突，原因是制裁本身也是一种攻击性的行动；另外制裁的承受者可能是穷苦人民，因为他们在经济困难中最难支撑下去，掌权者是不会感受到任何经济制裁的结果的，因为他们掌握了食物和药品，只有那些无权无势的人会受苦。

"但是制裁也是一种预防行动——这和军事行动是不一样的——至少不会造成大规模伤亡。

"我想大家很想听听我关于未来国际局势的见解，毕竟我在国联工作多年。"

她注意到没有一个人离开现场，大家都站着听她说。

"我相信国家间的非正义之举定会失败，"她说，"埃塞俄比亚一定会独立。

"墨索里尼会为他把国家资源滥用于战争的行为付出代价。

"一次失败不代表永远失败，民主总在自检，我相信民主会团结一切力量。

"民主国家正在探索学习中：什么时候该行动什么时候不该，应该采取何种联合行动？印度有句谚语这样说——愿意提供帮助很好，知道如何帮助则是更明智之举。

"国联是个政治组织但更是一所大学，我们仍在学习。"

观众开始鼓掌，继而爆发出满堂喝彩。

她在他们眼中看到了希望，每个人都站着鼓掌。

台上，主持人艾尔肯也在鼓掌，主持人是不应该鼓掌的，甚至鲍威尔先生和弗兰也在鼓掌。

她很开心，有些脸红，她知道掌声是为对她人类政治的纯真信仰所鼓的，是为她的政治眼界和创造力而鼓的。

掌声渐渐平息，人们陆续离开，弗兰走过来和她握手，其他人也过来向她道谢，她看出他们是真诚的。

她收起记事本放到包里，这场演讲最精彩的部分不在稿子里。

今天她终能面对自己学生时代的过去，是对她过去缺点的面对。

她再次回来，直面自己的缺点。

也许，今天，她终于真正地毕业了。

# 老 朋 友

一番感谢以及祝贺之后，她看到阿尔瓦仍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等她，她向其他人告辞后向她走去。

她们再度拥抱，然后一起叫了出租车到默克贝尔咖啡屋，那里是她们上学时常去的地方。

坐下后，她问，"我怎么样？"

阿尔瓦有些困惑，"什么怎么样？"

"我的演讲？怎么样？"

"你想问我演讲效果如何？"

"回来作这个演讲，是我第一次。"

"大家都鼓掌了，热烈地鼓掌。"

"但会不会仅仅是出于礼貌？"

"你这样子问我是不是太不谦虚了，要我当着你的面夸你吗？"阿尔瓦看着桌面，显得有些生气。

伊迪丝有些吃惊。

她把手放在阿尔瓦手上但阿尔瓦似乎没有反应，她看看阿尔瓦的脸，"也许是想要些赞美吧，演讲让人紧张，我想知道结果怎样。"

"你就是想我夸你很了不起。"

"阿尔瓦，其实我就想知道演讲效果怎样，想确认一下我没有搞砸。"

真是矛盾——她刚才还一直在努力让听众们宽心，现在却极度需要让自己宽心。

阿尔瓦有些不信，"从我这样一个平凡的实验室助理这里寻求肯定？"她不自然地笑了，"而且也许我会出于礼貌对你隐瞒真实感受。"

这句话似乎在暗示演讲中有什么不足之处，掌声不可相信，组织者的赞美之辞也不可相信，甚至是观众的笑声也证明不了什么。

伊迪丝说，"朋友会对我讲真话。"

"朋友？"

她在寻求阿尔瓦的友谊吗？"在我刚演讲完，跟一个人在一起，而这个人却不提我的演讲，这是很可怕的，我坐在这里就会想，我的演讲是不是太枯燥了呢。"

伊迪丝觉得有些难堪，阿尔瓦一定是这样想的——她的感想对伊迪丝来说不重要。

伊迪丝说，"阿尔瓦，你也曾演讲过——你一定了解我的感受。"

"我从未演讲过，"她说，有些恼怒，"从未像你这样演讲过，我也想象不到，而且，也没人给我这样的机会。"

伊迪丝回想过去，确实没有阿尔瓦演讲的印象。

伊迪丝握紧阿尔瓦的手柔声说道，"每次演讲的时候，我都很紧张。"

"看不出来。"

"我的确紧张。"

阿尔瓦看着她，"你很棒，很冷静，很自信，你自己肯定知道。"

这些话几乎是咬牙切齿说的。

"阿尔瓦，我知道我刚才不该问的，这样太不公平了，我道歉，你什么也不用说。"

"你现在又不要我说了，因为我的想法不重要是吗？"

"不！我尊重你的观点——但我不该强求，我只是觉得今天的演讲内容太空洞，我像在说些空话，而且我说得太悲观，国联让大家失望了，出国时我踌躇满志，但回来时却一无所成。"

"你这样子太消极了。"

伊迪丝有些羞恼，"阿尔瓦！我不会那样看自己——这只是种夸张

的说法。”

阿尔瓦似乎觉察到伊迪丝加重的语气。“跟你说实话吧，我以为你会在演讲时更批判一些，直接说国联失败了。”

哈，这就是对演讲的批评之处。

伊迪丝克制自己放缓语气，“我以为我已够批判的了。”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说制裁是比战争更好的手段，难道就是因为它能使国家投降吗？而且受苦的都是孩子，士兵们总是有供给的。”

“这个我演讲时已经讲了。”

“为什么要对意大利呢？墨索里尼带来了希望，不是吗？”

伊迪丝回想起午餐时阿尔瓦的话，“墨索里尼？怎么会？”

她们的咖啡来了，伊迪丝从包里拿出她的随身小酒壶，向阿尔瓦举了举表示是否要在她的咖啡中加些白兰地，阿尔瓦有些不安，“好的，我也想喝一杯。”

于是她给两人的杯子里都倒了些白兰地。

“天啊！”阿尔瓦说。“你过的可真是毫不拘束的生活啊。”

伊迪丝笑了，举起她的咖啡杯，“干杯。”

“干杯。”阿尔瓦举起她的。

“在日内瓦我们会说——为了健康。”

“那就为了健康，”阿尔瓦皱眉。“墨索里尼带来了秩序，不是吗？布里顿[1]曾说法西斯主义总好过战争。”

“我也喜欢布里顿但我不是和平主义者。”

她很想和阿尔瓦找到共同语言，她现在需要友谊，于是她说，“我去过意大利——我太喜欢那儿了。”

阿尔瓦很感兴趣，“跟我讲讲意大利。”

---

1 布里顿，英国女作家，女权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曾著《青春的见证》，描写作者一战时的经历以及她如何成长为一名基督教和平主义者的心路历程。

伊迪丝觉得该跟她讲些有趣的，“我曾有次为国联公事去过那儿。”

阿尔瓦会不会觉得她又在自吹？

“你知道，它离日内瓦不远，意大利现在……嗯……更干净了，这倒是墨索里尼做的一件好事，现在那里也不许收小费。”

见鬼，她的旅行见闻应该比这更有趣吧。

“因为我随身携带着秘书长的密信，所以在边界时他们派了一个警员保护我，但是我觉得更像是在监视我。”

“听上去很不错，伊迪丝。”

伊迪丝觉察到这话很勉强，不过老是要考虑这些微妙感情，那谈话就太累了。

“是吗？这只不过是例行公事。”

“那你去见了他吗？”

“没有——我还没有达到那么高级别，不过安东尼·艾登曾跟我讲过他的事。”

“安东尼·艾登！”

“艾登是国联部长，我们在日内瓦常会聊起他。”

“是吗，那真好——他是不是和照片上一样英俊？”

“是的，当然。我帮艾登做事，所以我们经常在一起——他告诉我墨索里尼总是在女士们之前就餐。”

“哦，他毕竟是意大利的统治者呀。”

“但那也不能成为无礼的理由。”

“那你接着讲。”

“我觉得跟着我的警员更像是在监视我的一举一动。”

“为什么你总是对意大利有意见？”

“我对意大利人民没有什么意见——不过几年前在日内瓦我有次非常糟糕的经历，不是意大利人而是法西斯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总说自

己是意大利人。"

伊迪丝觉得她不该说这么多的。

"不好意思，"阿尔瓦总算态度软化了点。

"再跟我讲讲意大利吧，"阿尔瓦说，"我真的很想听。"

"哦，那次也不是什么很重要的公事，只是去给他们外交部送信，邮寄不安全。在米兰时，我们的火车晚点了几个钟头，于是跟着我的警员就叫了当地警局派车过来，载我观光，时间没有掌握好，最后搞得火车一直等到我们回来才开动。"

她说的每句话听上去好像都在吹嘘。

"伊迪丝，你简直就像个大使！我猜你也会说意大利语吧？"

"一点儿，在日内瓦待着总会说一两句意大利语的。"

"我想学意大利语。"阿尔瓦说。

"这样说吧，意大利警方不愿为一名女性服务，一个来自国联的女性，但他们也没有表现出来。"

"意大利人尊重女性。"

伊迪丝越这么想，越发觉得那只不过是他们做给她看的轻浮客套。调情的背后，或许还有些不舒服吧。他们不得不将他们过分屈从的服务隐藏在调情之后，这样才能咽得下一个孤身旅行的女人却干着男人工作的想法。

"哦，还有件小事，那个跟着我的警员在我坐车观光时一直骑着自行车跟在后面，因为他级别太低，不能和陪我的警长同乘一车，于是他就一直拼命地骑车跟着。"

"这很不公平呢。"

"哦，他们只相信级别，才不管什么公平不公平呢。"

"也许吧。"

"完成任务后——我还要采访几个政府部门收集些数据，这样他们就给我配了个翻译——我想给那个陪同警员一些报酬，因为他一直跑前

跑后帮我做买票这些事。他拒绝了，给我敬了个法西斯式的礼，并说，”伊迪丝模仿他的语气，“‘这是我的职责所在，夫人。’”

“听上去这个国家还真不错。”

这好像不是这件事的重点吧。别在意。

伊迪丝决定为了迎合阿尔瓦跟她讲另外一件事。她想让阿尔瓦放松，“有一次一个街边小贩想卖些小东西给我，那儿的小贩有时会很粗鲁，而我身边的那个警员那时正好不在，这时路边来了个穿黑衬衫的人拉开小贩帮我解了围。”

“的确这对意大利应该是件好事，也给其他国家树立了好的榜样啊？”

伊迪丝曾在巴伐利亚俱乐部及其他地方和人争论过墨索里尼。

“我不那么想，我说过，即使是在日内瓦你也能遇见墨索里尼式的法西斯主义者。”

有一个名叫“公民行动队”的就是个非常非常猖獗的组织。

她告诉阿尔瓦有次她在一个俱乐部里，这些行动队员是如何硬闯进来推推搡搡，伊迪丝一想到那晚的经历就让她胆战心惊，不过她没有告诉阿尔瓦详细的，只是和她讲了个大概，正如她对其他人讲的一样，“我在混乱中帮了阿塞拜疆的一位大使，因为他们找他麻烦。”

“也许是那个大使做了什么事惹了他们呢？”

“你不知道，那是家夜总会，人们去那就是为了放松的。”该如何向阿尔瓦解释莫丽是怎样一个俱乐部呢？哦，天啊，她还是得轻描淡写些。

“结果出人意料，”她笑道，“因为我保护了大使，他们在阿塞拜疆以我的名字命名了一条河。”

“以你的名字命名的一条河？”这听上去有些难以置信，“而且你还去夜总会？”

“不是每晚都去，”她笑道。“有时我也会去法国的赌场，通常都是

带人去参观，而且法国也不远，有时候会去夜总会，不过我不喜欢赌博。”

这次谈话糟糕透了，都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这样的生活啊，”阿尔瓦又妒又嫉，“欧洲真是比我们要时尚多了。”

“噢，我觉得澳洲唯一应该改进的是使用坐浴盆，”伊迪丝想使谈话轻松些。

阿尔瓦有些困惑地看看她，“什么是坐浴盆？”

伊迪丝笑了，“我就担心你会问。”

“为什么？”

她倾身过去对阿尔瓦轻声道，“它能喷出水柱清洗下身。”

阿尔瓦摇摇头，“我想起来了，我以前听说过，这里好像没有。”

伊迪丝又倾身过去，“嗯，我很喜欢，这个东西除了更卫生以外，用了以后还很舒服，你知道，卫生纸有时候不是很顶用。”

她们两个都咯咯笑起来，就像从前一样。

“伊迪丝，你现在可真是个欧洲人了。”

“噢，只在那方面。”

她们又笑了。

阿尔瓦皱了眉，又展现出她对法西斯的狂热来。“我在想那些欧洲的俱乐部需要整顿一下，那样的地方也许会有法西斯分子的一席之地，是吗？我们需要更多的自我监督，你看呢？”

伊迪丝感觉到阿尔瓦对法西斯主义的狂热崇拜，就像她在日内瓦碰到的一些人，甚至在国联内部都有人支持法西斯。她觉得需要把阿尔瓦的想法动摇一下。“阿尔瓦，一些事情需要调查，访问和投票才能肯定。作出调查，才有结论。”

“那你们国联呢？你对它难道不是一种信仰吗？一些国家联合起来试图控制整个世界？”

此时她觉得阿尔瓦离她很遥远。

"国联不一样，它是一种制度，是一种政治力量。"

"坦白说，伊迪丝，我对它没什么感觉，我更认同墨索里尼的观点——国联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靠欺骗和幻想存在下去而已。"

伊迪丝又给自己倒了一点白兰地，也给阿尔瓦倒了一点。

阿尔瓦又说，"你怎么能和那些靠扼断食物来源使意大利屈服的人站在同一战线呢？意大利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有目共睹：伟大的诗人，艺术家，英雄们，还有马可尼——发明无线电的人。"

"哦，这就是你没再给我写信的原因吗？"

阿尔瓦尴尬地看向一边。"你可能觉得我的信没趣，悉尼的生活平淡无奇。"

伊迪丝看着她，心想，阿尔瓦，你的政治信仰也太幼稚了，像世界上很多人一样。只相信那些政治神话。

她说，"噢，阿尔瓦——不是那样的，我一直很想念你们，我总是想起你。"

"我确实该保持通信的，我知道，太糟糕了，但我讨厌制裁。"

伊迪丝回想起她们的大学生活，"阿尔瓦，你还记得那时我们到威廉姆斯小姐那里请假不去参加祷告的事吗？"

阿尔瓦点点头。

"我们那时不信教，因为我们认为那不是精神上的追求，法西斯主义也不是。我提到的信仰是我所相信的智慧，以及对政治的判断。创造性的民主解决方案。"

阿尔瓦的反应则是另一种语气，带着些讽刺，"我们的伊迪丝又回来了，老是一副要纠正一切的样子。"

伊迪丝有些难堪，这就是她当时在他们心中的形象吗？

"我总是那样吗？"

"总是试图纠正别人吗？哦，当然。你反对将新人随便使唤，你讨

厌这个，你讨厌那个。而我们呢，不得不适应你，你总是想改写规则。”

伊迪丝有些头晕，“我想说的是，虽然我们没有得到正式许可说不用参加祷告，但是她也确实说我们可以不用去，不是吗？威廉姆斯小姐说祷告可以不参加，但是我们每学期末必须向她报备，即使是形式上的。我以为那是一种创造性的政治方案。”

威廉姆斯创造了一种解决问题的外交方式。是创造性政治的范例。一点也不坏。

阿尔瓦又道，“坦白讲，伊迪丝，我不认为去祷告有什么大不了的，大学生活就是这样的，我们世界的一部分。很多人都祷告，你所做的只是让我们这帮人受到别人的轻视。”

伊迪丝决定不再谈下去了，她举起杯子，“敬‘纽敦[1]俗女’。”

“纽敦俗女？”阿尔瓦有些疑惑，但仍举杯。

“记得吗，学生会的那些男生都叫我们这些女子学院的女生‘纽敦俗女’。”

“我不记得了。”

“你一定会记起来的，自那以后，我们这几个人决定大方接受这个外号，叫那些男生难堪，你肯定记得。”

“不记得。”

“那时候我还挺喜欢俗女这个称呼呢。”伊迪丝觉得很痛快，“纽敦这个词也很棒，给人红灯区的感觉。”

“伊迪丝，我们可没去过那儿，”阿尔瓦抱怨。

“那更神秘，暗示着什么。”

“好像我们是不能去那儿的吧。”阿尔瓦继续。

“我把它想象成地狱，”伊迪丝说，心想不知纽敦到底是个怎样的地方。

---

① 纽敦是悉尼市的一个区，靠近悉尼大学，以它的艺术气息闻名。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之后你就去欧洲了，我们这些人就继续我们平庸的生活。"

也许是白兰地发挥了作用，阿尔瓦继续道，"我记得那时学校每次贴上'禁止吸烟'和'禁止喝酒'标语时我们都去你房间——那里是'抗议的总部'——我们在那吸烟喝雪利酒。很多人自那标语贴上后还是第一次抽烟喝酒呢。不是说你，伊迪丝。你总说在你家吃饭是一定要喝酒的。"

伊迪丝笑了，回想起那个叛逆的晚上，"我们确实是够叛逆的。"

"是你够叛逆。"

"你说我的房间是抗议总部，真是有趣，有时我就窝在那儿哪里也不想去，"伊迪丝说道，"那里就像医院的病房。"

"怎么可能，有时我从你房间门口经过听到里面传来阵阵笑声，我很羡慕呢。"

阿尔瓦似乎来了谈性，"人类还没有那种智慧和力量来实现民主，我这样认为。"她举起咖啡喝了一大口，"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就该知道我们不能倚靠那些靠选举胜利的家伙。"

"选举使人们直面自己的生活，这是我赞成强制选举的理由。"

"啊，明白了——你就是喜欢强制的东西。"

"我倒不认为它会强制人的思考，不是思考本身而是如何思考有什么不好。"

"H·G·韦尔斯认为民主没有未来，"阿尔瓦说道，无视伊迪丝的话，"世界人口会不断增加，这些人需要统治者，会有更多的自治国家产生，而国家越多，冲突也会越多。我想人们内心深处其实是愿意服从而不愿意反抗的，即使是澳大利亚人也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你上学时总是反叛，这让我很累，你总是在抗拒，而我情愿随大流也不愿特立独行。"

伊迪丝有些疑惑，她自己也是乐意随波逐流的呀，"随大流，那我

们也不能失去理性啊。”

伊迪丝还想继续说下去，这时一个声音打断了她，“伊迪丝，阿尔瓦——好久不见。”这个声音听上去像是留声机唱针被刮坏后发出的声音。

她们抬头看见一位男士穿一件褪色的棕色灯芯绒西服，头戴一顶软帽，夹克上佩戴一枚退伍战士的勋章。而那张脸就像是木乃伊的脸，很明显曾经做过整形。脸上的皮肤有些紧绷，突出的颧骨，皮肤是不自然的褐色，眼珠没有瞎但看上去像是安了假的玻璃眼珠，没有眉毛也没有睫毛。

她们瞪着他看，伊迪丝看看阿尔瓦希望她能认出他是谁。

“你们两位老朋友——不记得我了吗?”他有些嘲讽地说。

伊迪丝记得这个语气，即使声音变了，但是她想不起名字。

“高个子史密斯，”他说。

“高个子[1]，”伊迪丝喊出来，站起来握住他严重变形弯曲的手，“好久了，我都认不出你了。”

阿尔瓦也站起来和他握手，“高个子——见到你真高兴。”

“别来这套了，我知道我现在看起来就像个木乃伊，看到我肯定高兴不起来。”

伊迪丝和阿尔瓦站着，尴尬得都没说话。

“噢，坐下，坐下，别摆出红十字会人的那种关切的脸孔。”

她们马上坐下了，就像个小女生，他拉过一把椅子。

他好像比常人眨眼更多，双手都弯曲了，显然做过整形手术，看上去就像鸡爪子。

伊迪丝想起了1932年在日内瓦召开的裁军大会上看到的那些伤残军人。

---

[1] 伊迪丝的大学学长，个子很高，所以有这个外号。

他姓什么她倒忘了，大家都叫他“高个子史密斯”，因为他个子很高。

“高个子，”她对阿尔瓦说道。她发觉自己在说一个男学生的名字，高个子，似乎和面前这个有些伤残的男人一点也对不上号。

“有一半的学生认为我是高个子，而剩下的都叫我擦鞋器，”他自嘲道。“最起码很有用。这样可以让我知道谁是我的朋友，谁不是。我能想到的就是把酒桶底擦干净。把生活酒桶的底部擦干净。”

“和我们一起坐坐吧，”伊迪丝说道，不过这话好像没有必要，因为他已经拖了把椅子坐下了。伊迪丝已经从刚才初见到他的震惊中恢复过来。

高个子叫了杯茶，这里的服务生似乎跟他很熟。

他转过来看伊迪丝，这个动作似乎很困难，显然他的视力好像不是很好，再有就是他也不能自如地转动脖子，“听说你在国联干得很不错。”

“伊迪丝今天下午在文史讲堂里给我们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

阿尔瓦说的听上去倒像是在嘲讽。

“如果我知道的话一定会去的，我对战事很感兴趣呢。”

三个人陷入沉默，他的茶到了，伊迪丝拿出她的白兰地，史密斯欣然接受，她给他们三人杯里分别倒了些。

“你现在在做什么呢，高个子？你在法律界吗？”伊迪丝说，逐渐回忆起来，“你那时比我们高几级。”

“对了，伊迪丝，我现在做些小案子，有什么做什么，我也写些东西。”

“写小说吗？”

“写诗。”

“我记得我父亲跟我说要小心那些又写诗又当律师的人。”

伊迪丝笑道，想尽量活跃下气氛。“结婚了吗？”她问，但立刻就意

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没人愿意和这张脸天天待在一起。

他讪笑，“别老套了，伊迪丝，你以前可不这样。没有，我没结婚。”

“阿尔瓦也没有结婚，”她说，不理会他关于老套的说法，但马上又意识到更老套的情况是这样说的潜台词是他和阿尔瓦配对，哦，天，真糟糕，今天她是怎么了，都不知道怎么说话了。

他似乎在思考她的话，以及这话的意思，接着他的脸色就非常难看，“别假装我是正常人的样子，也别假装和我调情，我现在可没有这个胃口。”

调情，伊迪丝没想到他会有这样差开十万八千里的解读。

他马上又换了表情，看着她们笑道，“‘纽敦俗女’。”

“你还记得？”伊迪丝叫道，她转向阿尔瓦，“看，他还记得呢。”她又转过去，“我们刚刚才讲到这个呢，阿尔瓦说她忘了，她是改革派，总是遗忘过去。”

“也许吧，”阿尔瓦笑道，但她的表情显示她并不愉快，高个子喝了一大口茶，两手捧着杯子，尽管杯子很烫。

阿尔瓦这时看了看她的手表，显然她是故意的，她说，“时间过得真快！”

这个胆小鬼，她怎么能这样。

不过伊迪丝此时也觉得今天一天过得确实够充实，于是她抓住机会说，“我也该走了。”

他看着她们嘲讽地笑了，“不想和有着这样一张脸的人待在一起吗？”

阿尔瓦和她都有些不好意思。

伊迪丝就没有再坚持，她知道现在这样做不妥。她说，“战争已经过去好久了。”

“对我来说它永远都没有结束。”

讲得好！

"再待一会吧，"他很礼貌地说，"聊会儿天不会怎么样，伊迪丝你一点也没有变，除了刚才的客套。"

伊迪丝现在回想高个子受伤前的样子，他以前是那么的骄傲，前途光明。

阿尔瓦还是坚持要走，她收拾好东西和高个子握手，然后朝伊迪丝伸手，"伊迪丝，你回日内瓦之前我们要再聚一聚，哦，高个子，有空一定要来我这儿，我现在在澳洲联邦实验室工作。"

"希望我们能再见面。"伊迪丝说道，觉得自己像是被遗弃了。

阿尔瓦走前对她说，"明天我会到维多利亚俱乐部找你的。"

"好的，你一定要来哟。"

"我会的。"

# 战时工作

高个子看看伊迪丝，"别出于怜悯留下来。"

"为什么不？这有什么不好的？"

他的嘴唇动了动，扯了个笑容，"这样感觉好多了，伊迪丝，我讨厌伪善和欺骗，出于怜悯也行，只要能和我说说话，有时我甚至都愿意付钱去和别人说话。"

"你没有结婚吗？"他问。

伊迪丝惊于自己竟然要考虑一下才回答。

"我结婚了。"

"是澳洲人吗？"

"英国人。"

"战时结的婚？"

看来战争成了影响他的生活的中心，"是的，达达尼尔海峡[1]兰开夏郡骑兵。"

"什么军衔？"

"上尉。他在达达尼尔负伤，被榴散弹袭击了。"

"那你现在幸福吗？"

她想了想，有些人是不能跟他说真话的，可以跟这个怪人讲实话吗，她还是决定不说，"是的，非常幸福，"她说。

他的皮肤紧绷的嘴唇不自然地笑了，"那怎么不戴戒指？"

她解释说是洗手之后忘了戴上了。

他紧绷的皮肤再次不自然地皱起来，"你读过弗洛伊德的书吗？"

她点头，"我去做过诊疗。"

"那你一定知道遗忘和丢失象征着什么样的心理吧。"

"有时候吧。"

侍者过来要清理桌面，"就放在这里，"他说。侍者似乎很了解他的习惯，耸耸肩走了，"你的白兰地还有吗？"

伊迪丝拿出她的小酒壶，给他俩各倒了一杯，她把酒壶摆在桌上。

"我喜欢实话实说，我记得你以前是很直爽的，看看我现在的情况，诚实和我不搭边，除了在镜子面前。告诉我，你回来是因为国联完蛋了吗？"

他是多么精明啊。没有沉浸在自怜中从而看不清周围的人和事，而且通过称赞她来得到她的诚实。

他再追问，"不行了吗？"

她也许很快就能知道——从更诚实的角度看她为什么会回到这里。

"很有趣，你似乎有什么要说而我却不能洞察，"他说，"我们靓丽的伊迪丝小姐，你可以慢慢地考虑你的回答，同时你也可以随时修正刚才关于婚姻状况的描述。"

"我无法解读自己，我回来是探亲假，不过我打算去堪培拉，看看那儿有没有什么工作机会。"

"从日内瓦到堪培拉？"他似乎难以理解，"你肯定是第一个自愿去堪培拉的人。"

她轻扮了个鬼脸，"我是回来建设祖国的。"这话听起来更像是嘲讽。

"那倒是很有必要。"他的声音从他空洞且好像没有了牙齿的嘴里发出，伴着一阵并不快乐的笑声。

"我可以试试看。"

之后他们就有一句没一句地聊起大学生活，这时她终于回想起他大学时的样子，风光无限，英俊潇洒，有着高年级学生特有的高傲。

---

① 达达尼尔海峡，位于土耳其西北的一个内陆海，连接马拉马尔海与爱琴海。

他看着她微笑，脸上的褶皱看起来就像石膏墙上的裂缝。他摸摸她的小酒壶，不过她可不喜欢他碰它，“非常漂亮的酒壶。我喜欢看到女性携带酒壶，那时我就知道你会是她们中带着这种东西，身披小斗篷，戴长手套的人。”

“真的？我还以为我是个老实的大学生呢。”

“你相当的……耀眼，非常引人注目。”

她有些受宠若惊，在别人的记忆里自己居然这么好，她看着酒壶。

“这个酒壶有什么特别含义吗？”他问。

她抚摸它，“是个特别的纪念品。”

“肯定不是你丈夫送你的吧。”

她笑了，同时想起了什么，“我想起来了——你那时和亚瑟·塔克曼是朋友。”

“是啊，”他轻声道，“可怜的亚瑟。”

他出了什么事竟让高个子都对他感到同情呢？

“他长得很帅，而且他的论文也写得很棒，”她说。

“他的确很棒，但是他死了。你知道吗，伊迪丝？”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自杀了。”

“他那么有潜力，他前途无量。”

“他精神崩溃了，之后没几年就回家了。”

“最后一次见他是我上次回墨尔本的时候。”

她回想起塔克曼的样子，每个人都围绕着他要和他谈话。

“他那时候本来做得很好，但是精神出了问题，于是他就回家去种地了。他在温瑟附近建了一个果园，他以为做些简单的事会好些，没想到还是出现了问题，他用手枪自杀了。”

“我没有听说呢。”

她在想为什么高个子都没有自杀呢。

“你是不是在想我怎么没有自杀？”

她瞪大眼睛，“哦，高个子，你太危险了，我对你一无所知，跟我讲讲吧。”

“很糟糕，实际上我总想像亚瑟那样。”

“应该是很艰难，你怎么会知道别人心里想什么？”

“知道别人的想法未必是件好事。”

“那就是说我不用说话，只要坐在这里想，你就知道了？”

他盯着她，“你想知道我的生活吗？”

这她倒没有想过，“你有两种超能力，一是读心术，一是驱使术。”

“我还有一种能力，不过你很快就会知道了。”

她才不在乎什么能力呢。

“我带你到我家看看吧，我就住在附近的麦可兰街上。”

他站起来用他弯曲的手指摸着零钱。

“让我来付吧，”她伸手拿钱包。

“男士付钱，不管是否残疾。”他在口袋里找到了零钱和几张纸币，“我不穷，我过得还算好，至少不需要在街角卖唱也不需要开电梯为生。”

她道歉并说她无法去他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去，实际上她今天已经很累了。

“你住在哪儿呢，伊迪丝？”

“在维多利亚俱乐部，也在附近。”

“那我送你吧。”

她大笑。

“我就擅长这个——走路。”

“大战时你怎么了？”

“在法国我被炸弹击中了，战事只持续了两个月。”

他是慈善和恩惠保障下的活样本。这是人性的要求。他就是这该死

的战争。

"麦可兰街可不是什么街角卖唱者能住的地方。"

"那是我继承的，来吧，伊迪丝，到我那儿去一趟——看在以往的情面上，我想听你讲讲国联和法国，告诉我一些内幕，什么时候开战，也许我还会去参战，反正我也无所谓了，到我那儿喝一杯再走。我近来一直没机会跟刚从欧洲来的人聊聊。"

"我没法面对餐桌了。抱歉。""面对"这个词一下子从她的回答中蹦了出来。

"你的意思是你没法在晚餐时看着我的脸吧。我不会强留你吃饭的。我保证。"

她让自己不再跟腔。他对谈话的控制令她感到疲倦。她也烦透了他的读心术。

高个子继续道，"我会跟你讲讲塔克曼，他是众人关注的焦点，而我则是恐怖的代言。我在亲密交谈中总是惯于控制他人。"

他的直率让她轻松，现在她有些改变刚才对他的看法——她第一次觉得有可能喜欢这个男人的性格。"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关于塔克曼的大实话。塔克曼在世时确实太喜欢——出风头了。你说得没错。"

"受欢迎不代表被爱。有魅力不代表有声望。这点我很确定，伊迪丝。"

她试着回想高个子当初是否受欢迎。好像并不。"你有些朋友，但并不怎么受欢迎，"她说。

"在大学里，我不是受欢迎的家伙。在军队里还好，同伴都接受我。你要不偷懒的话人们就会接受你，那种感觉更特别。让你很有归属感，我很喜欢军队生活。怀念那种归属感。最想念的就是它了。我想这和结婚的感觉几乎一样。和一排男人们生活在一起。"

她转过去看他，"哦，别让我再叫你高个子了，你的名字呢，我都不知道。"

“沃伦。”

“那我就叫你沃伦，这样更好。”

“没人这样叫我，我是永远的高个子，也许人们喜欢这样叫。”

“我还是叫你沃伦。”

让她意外的是他的公寓非常整洁漂亮。他对公寓的装饰品位和她一样，房间里有一种男性头油和香皂的气味。

“噢，”她突然叫道。

“怎么了？”他问。

“没什么，这里很好——我也会这样装饰。”

他开了一瓶白兰地给他们俩都倒了一杯。

“我下午已经喝了很多了。”

他没理会她，继续往她杯里倒酒。

“这不是你刚才叫一下的原因，”他说，“你在看墙上《两姐妹》版画时叫的，为什么你那么惊讶？”

“我很喜欢这幅版画，你家也有罗兰姗[1]的作品呢。”

他偏过头看着她，“你不会也有这幅画吧？”

她有些不愿承认，但还是说，“是的。”

有时她会觉得画中两姐妹就像她和安布罗斯，安布罗斯女性化的一面，还好高个子的读心术看不出来这点。

“你很喜欢她的作品？”

“是的。”

她不想和这个人有过多的牵连。这个男人曾一度是个男孩，消失一段时间后再次出现的他就像是个……已经垮掉的人。不过她还是问，“我能问问你为什么喜欢她的作品吗？”

---

[1] 玛丽·罗兰姗(1885—1956)，法国“立体主义”女画家，她的自我独立性使其作品超越了那个时代的限制，作品以明亮、轻柔，极富敏感性和灵气为特征，代表作品有《可可·香奈儿》、《一群艺术家》等。

“是我在法国的时候。”

“你还有时间来关注艺术作品吗?”

“有时间，住在医院的那段时间，我很空闲，我喜欢她独特的画风，我很喜欢个性独立的女性。”

她坐下，有意选了把离他较远的椅子而没有坐在沙发上。她啜一口白兰地然后站起来四处走走，“我看你把这公寓装饰成了艺术品。”

“这样子装饰公寓我觉得很舒适。”

她再次环顾四周——这真的和她的品位相似。

“我该走了，今天太累了，”她放下还没有喝完的酒。

“请再待会儿吧。”

她又坐回椅子，应该说这个公寓是毁容前的他的代言。

他继续，“别坐那么远，过来坐到我身边来。”

“不用，谢谢，这样很好。”

“我都听不见你说什么了。”

她想这应该是个借口，但是她找不到理由拒绝。于是她很勉强地站起来走到沙发边坐下来。他的腿靠着她的腿，她忽然有种很奇异的感觉，他的腿轻触她的腿，这居然让她有了欲望。她移开然后说，“不管命运待你如何，沃伦，你应该保持绅士风度，像一个老朋友该有的样子。”

“很早以前我就抛开这一套了，伊迪丝，为我狂野一次吧。”

接着他抓住她戴着手套的手放在他大腿根部。

“拜托，伊迪丝，我们都是俗人，你远在欧洲无法知道我这样的人的生活是怎样的，阿尔瓦不在这儿，我早就不管什么世俗礼仪那一套了，人们都躲着我。你知道被别人躲着是什么滋味吗?”

“请别这样，沃伦，”她想拿开她的手，但他抓住不放，她感觉到他的男性器官在她手中逐渐变大变硬。

“伊迪丝，大学时你就是很成熟的那种女孩，现在你已经结婚了，你一定了解男人都有需求——其实很多已婚女性也一样有需求。”

她没时间去思考他的话，只是瞪着墙上罗兰姗的画，而他已经解开了裤子的前襟。

她闭上眼睛说，“关上灯。”

他站起来走过去关上灯，这时她应该站起来走掉的，但是她没有。

他回到沙发脱下裤子，把她的手放在他的私处。

她睁开眼睛但是没有看他，也没有看她的手；她看着那幅画，用戴着手套的手抚摸着他的私处　　非常的硬。她有时候很期待这种硬能在她身体里，安布罗斯有时候会这样，罗伯特总是很硬——没过一会儿她感到沃伦抽搐了几下结束了。

她瞥眼看他，他闭着眼睛，她看了看自己的手，发现他的精液没有溅在她手套上或身上，房间里很暗，看不清精液流到哪里了。

她站起来，拿起她的包走到门口，他还坐在那儿，她说，“我希望你的生活能找到平静。”这句话显得有些多余。

“能不能把你的手套留下？”

今天一天难道还不够疯狂吗？她脱下手套，把这双上等小羊皮手套放在沙发扶手上。

“我的生活不错。”他说，“不过诚如你所见，我必须得这样才能找到愉悦。”

她合上门，在走廊上她再次检查自己的衣服看有没有溅到什么。

哦，天啊，居然有一块，就在她的袖子上，她觉得一阵反胃。

走到大街上，夜晚的空气让她清新一下，但却没有缓解恶心的感觉。

* * *

她快速走上俱乐部门口的台阶，但是在经过接待台时被叫住了。她走过去，原来是安布罗斯给她发了封信，让她意外的是她的心理医生维

托兹也给她发了一封。

她一边上楼一边读信，安布罗斯告诉她，她和国联的续聘合同已经办好了，他还写了一些爱语，她现在急需要这个，她亲了一下信纸。

续聘合约没有什么升迁，但是薪酬涨了，她脱下外套——那是她最喜欢的一件，她去意大利时买的——还有她的内衣，她把这些衣服都放在纸袋里，用笔在上面写道，“请丢弃！”

她留下斗篷和帽子，接着又意识到，也许女清洁工会把这些衣服留着自己穿，噢，这世界就这样，管它呢。

她决定在泡澡时看维托兹的信。躺在温暖的散发着薰衣草香油的水里，她满足地叹口气打开信，信中仅仅是一张剪报，还有他的名片，在背后他签了名，这个剪报摘自一家英国杂志《新闻摘要》，内容是一份由大约三百名心理医生联合签名的声明——包括维托兹医生——大意是战争会对社会造成心理阴影，有些方法可以治愈这种创伤，因此心理医生应该到世界各地去治疗这种因战争引起的心理疾病。信中没有别的讯息，她用手指抚摸他的签名，这个医生挺冷淡的。

今天这个情况维托兹医生会怎么说呢？她又想自己今后会不会不再喜欢罗兰姗的画了，以后看这《两姐妹》时脑海里会不会映上另一张脸呢？一张严重毁容的脸？

过了一会儿，她沉入水中洗净身体，然后笑了——虽然有些沮丧，过了一会儿，在这个铺着瓷砖的浴室，她对自己大声说，“这应该是我做的一件好事了。”

应该算是一种战时工作。

虽然战争结束已经十八年了。

但是仍然是战时的工作。

# 会议继续

早晨，维多利亚俱乐部简朴的房间里，伊迪丝醒来看着天花板右角上的一块水渍，想到自己的手套还在沃伦昏暗的公寓里。

今天，她没有再感到厌恶，事情已经发生了，就是这样。

接着她回想到昨天忙碌的一天——重回母校，午餐会，和阿尔瓦见面，聊天，下午茶之后就是那古怪的事情，她戴着手套的手握在沃伦的私处上。

她再回想一遍，真让人难以置信。她从床上爬起来，走到门口取回门房送来的《悉尼早报》。一条新闻引起她的注意：犹太籍电影导演，史蒂芬·洛克斯在国际联盟自杀。这条新闻没有其他细节。史蒂芬·洛克斯吗？她是和安布罗斯在莫丽夜总会认识他的，他们不太熟，但她知道史蒂芬是去夜总会逃避的，也许是发现夜总会那种颓废的气氛很对口味，于是找到了逃离现实社会的一个好地方。

她回想起史蒂芬常和夜总会那一帮艺术家们混在一起，也许和那些舞男是朋友，夜总会里搞艺术的人比舞男更多。她还想起有次和他的一个小争论，她支持有声电影而他支持无声电影，他认为无声电影才是真正的艺术。

伊迪丝现在急切地想和安布罗斯联系，回到日内瓦那个世界去，于是决定给安布罗斯打电话，她去预订了电话服务，然后出去买了所有的报纸，但是却没有其他关于自杀的进一步消息了。

吃完早饭后，她在床上躺了几个小时，终于她要的电话通了，她昏昏沉沉地跳起来去接，距离这么遥远还能通上话让她很激动。

“安布罗斯?!”

“伊迪丝！——听到你的声音太高兴啦，我都能听见海浪声了。”

"这是电话信号，不是海浪声——也许是风声？不知道它是怎么工作的，不过可是花了很多钱的，是通过伦敦转接的。"

噢，听到他的声音多好，就像她和这个世界又有联系了一样。

"你收到我的信啦？关于续约的事？"

"谢谢，收到了，看来他们还需要我。"

"噢，当然需要——每个人都问起你。"

"史蒂芬·洛克斯的事是怎么啦？我只在报纸上看到一点点报道，是不是我在莫丽认识的那个史蒂芬？"

"就是他，太惨了，在国联大会上，凯伦也在那儿，史蒂芬当时走到台上，接着就听到一声枪响，他就倒下了，手里握着手枪。"

"哦，为什么？这里的报纸什么也没说。"

"非常感人，他给阿维诺，爱德华八世，艾登，还有保罗杜莎——你在巴伐利亚见过的，一个瑞士记者，都留了一封信，信上说——等等，我手里现在就有一份《日内瓦日报》——信上说，'我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办法来打动人心了……让这个世界知道什么是不人道的冷漠吧。'"

"对谁冷漠？"

"对犹太人，他说世界应该准备好，希特勒准备开战了。"

"他是犹太人吗？"

"哦，他是。"

"怎么我总是看不出来，如何才知道别人不是犹太人呢？"

"看不出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缺点，伊迪丝。"

"我还以为犹太人的境况改善了呢。我还在这里跟别人说反犹太主义的浪潮已经过去了，还说1933年被抓到集中营去的犹太人都被释放了呢。"

"嗯，这是事实，我们必须等着看是不是都过去了。当然奥运会也起了作用，至少让世界都觉得轻松一点……他是在医院死的……我听不清……"

"我大声点说……"

"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对着自己的头开的枪，就倒在艾登旁边，艾登显然没有反应过来，直到看见血流了一地，警察也来了。"

"是凯伦告诉你的吗?"

"凯伦在那看到了全过程。"

"艾登当时有什么反应?"

"他很镇静。据说他说道，'他用他的死亡向这个世界表明他的立场。'"

"谁在主持?"

"范芝兰德当时在主持，据说他当时就对着麦克风说，'怎么了?'有人说有人自杀了，范芝兰德就说——当时麦克风还开着，所有人都听得见——'有人来国联自杀?'然后又说，'这个会议厅都成了死亡事件的展示台了，真是迟早的事。'"

"他那样说吗?"

"我想他当时没去注意麦克风是开着的吧。"

"然后呢?"

"他按照法国的传统站在那儿直到尸体被移出，然后他简单地说，'会议继续，'接着会议继续开下去了。"

"会议继续? 他们就这样若无其事地开会?"

"可能也不是完全若无其事——但他们的确继续开会，据说不管什么事发生都要把重要事情做完是法式风格。我去参加了葬礼。"

"那么快就下葬了?"

"在去世那天的日落前就要下葬——这是犹太人的传统。"

"噢，真悲惨，我记得在莫丽还和他谈过电影呢。"

"葬礼上只有几个人，伯纳德，凯伦，还有德国记者比尔，《卫报》的戴尔，还有几个犹太人。"

"是吗，为什么只有这些人才去他的葬礼呢?"

"他们都有金子般的心。讲到这里，凯伦讲了句话很棒……"

"大声点！"

"凯伦讲了句话很棒——事后凯伦说今天那儿只有那么几个人，说明只有几个人认为在旨在创造世界和平的国联自杀是件很哀伤的事。"

"哦，亲爱的，确实太伤感了，我也希望我能在场。我是属于那儿的，这里已经不再需要我了。真的，发生了太多奇怪的事了。"

"那就回来吧！"

她意识到她说这些话完全是脱口而出，不假思索。她也意识到自己必须面对留下还是离开的选择。

"我马上要去堪培拉——都安排好了。但我想早点回去，我很想你，虽然我不希望自己想你，但我的确很想。"

"为什么你不希望想我？"

"你知道，我想要思考一下我们俩的关系。"

"是想知道自己的生活怎样是吗？"

"想要自省一番。"

"那你想得怎样呢？"

"经过这段时间我们俩都过得不错，互相适应得很好。"

"我也这么想，万一你在堪培拉遇到很好的工作机会呢？"

她必须面对这个。虽然必须在电话中说，但现在是该说的时候了。

"不太可能，不过也有可能性。"

"你知道如果你要我过来，我是会来澳洲和你待在一起的。"

他以前从没有这样说过，"你会吗？"他该如何适应澳洲的生活呢？这里没有莫丽夜总会，不过也许悉尼也有这样一个地下的小团体，"亲爱的，谢谢你，要这样做不容易。"

但是他们得待在堪培拉，而她对那儿完全没有印象，"那莫丽夜总会怎么办？"

他那边停顿了一下。"我肯定能找到和我有同样爱好的朋友的。"

“我也这么想，那你还得适应这里的生活。”

“我们可以试试。”

他已经很勇敢了。

她之后作了决定。“我想说的是——你现在已经在我的生命里了，安布罗斯，我们有对方，我们要在一起。”

“伊迪丝，你说得没错。”

这是他们之间最严肃的讨论了。

“你确定？”她问。如果她来澳洲可以让自己想清楚，但也明白自己是和安布罗斯牵扯不清了，接着她告诉安布罗斯她要看堪培拉的工作怎样，虽然自己在国联的工作还没有结束。“他们没有升我的职。”

“他们给你加薪了，你现在的薪酬和部长一样了，和我原来在国联时一样多。”

“但还是没有职位。”

“没有什么职位能适合你，伊迪丝，你是唯一的。”

“噢！”

“伊迪丝，你在那就把该做的事做掉，这里事态风云变幻。欧洲正经历剧变，这里需要你，每个人都在问候你。”

“他们有没有讲到我的‘坏习惯’？”

“没有人再说那个了，或是你的婚姻。他们只问你。我们都爱你。”他停顿了一下，“我爱你，伊迪丝。”

他们之间还从未说过这话。

“我也是，”她说。

“也许在电话里说不算？”他说，他的声调又从刚才的严肃恢复轻松。

“还是算数的。”

“我也这样想，”他说，转了下话题，“这个电话的花费一定不小，伊迪丝。”

"我们说的话值这个价钱。"

"我要像《圣经》里的路得[1]一样。"

"你知道我不相信《圣经》。"

"你去哪，我追随[2]。"

"谢谢，安布罗斯，谢谢，尽管这是圣经的话。"她的声音有些颤抖，"我戴着那个牌子呢。"

"噢，你一定得戴着，如果把你弄丢了，我会受不了的。"

"我现在就看着它呢，"她抚摸领子下面的牌子，"要忠诚哟。"她听见自己说——对他也对自己。什么忠诚呢？难道刚才那番话就意味着他们之间要像夫妻那样吗？

"你最近出去玩了吗？"

"噢，没有时间去调情嬉戏。"

"也许你该出去放松下，让自己开心点。"虽然不情愿但她还是说了，刚才的话不会改变他们之间目前的状态。

"谢谢，不过我现在比较着迷狗。"

"狗?!"

"我在想你回来后我们能不能养一只。"

"真是怪，我也这么想呢。那得研究下血统，我要买相关的书来看。"

"去买吧。你也要忠诚哟。"

"但是我们不要改变现状，"她强调。

"我也这么想。"

"再见，我爱你。"

"再见，我爱你。"

---

① 路得，《圣经》人物，详见《圣经·旧约·路得记》。
② 引用《圣经》里的话，"Whither thou goest, I will go."

这是第一次他们的对话以这三个字结束。

电话咔哒一声挂了。

他没有问她有没有出去玩。显然他们之间还没有要求对方要做到那种程度的忠诚。

也许高个子的那事应该告诉他？就像是种坦白？

哦，老天。

她应该告诉安布罗斯的，他们之间不该有秘密，她不喜欢互相隐瞒的生活。

伊迪丝躺在床上想起史蒂芬、安布罗斯、高个子还有她自己，开始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

就这样，她把自己交给了安布罗斯，居然是通过电话。

今天她谁也不想见，谁也不见。

清洁工敲门时她停止哭泣，大喊，"今天不用打扫了，谢谢。"

她想起那包她想扔掉的衣物，跳下床，抓起纸包，打开门叫住那个清洁工，把包塞给她说，"请帮我把这个扔掉。"

清洁工看了看纸袋。

"如果你喜欢——你可以留下自己穿。"

清洁工说那样的话就需要她写个条子证明，免去不必要的麻烦。

哦，上帝。伊迪丝转身回房快速地抓起桌子上的便笺和笔，写了个条子证明衣物是她给清洁工的。

"给你，"她给清洁工那张纸条，想到清洁工穿上那件脏了的上衣她就有些想吐。

她关上门决定今天谁也不见。

谁也不见。

# 在建的城市

毕昌浦旅店的前门口是一片没有栅栏的围场，围场的尽头是一片片的灌木丛。她知道，将来有一天这里会是一条马路，并且会有个有纪念意义的名字。

不过那是将来。

尽管工作人员已经帮她打过两次电话叫出租车，但是出租车还没有来。于是她决定步行去议会大厅。外面太热了，站在门口的台阶上，她受不了，于是转身回到旅店大厅。这个旅店——勉强称其为旅店吧，她被告知这里是专为工作女性提供服务的，而住在这里的大部分是打字员，尽管这些打字员的衣着倒是挺时髦。

“什么东西落下了吗?”大厅里一个男人问她。

“对!”她答道。

然后又对自己说，“我的理智。”

她爬上楼梯到她房间里，脱下帽子和手套坐了下来，深呼吸感觉到皮肤有些刺痛，而胸口则像是被铁链勒住一般难受。因为炎热，她的香水变得很刺鼻。她觉得胃里不消化，嘴里还有熏肉煎蛋的味道。

平静下来后她走到镜子前，检查了下妆容，戴上帽子别好，又戴上手套，再次对自己说，“不要在说话的时候夹杂法语词汇，不要再说‘按照我们国联的惯例……’”她再做个深呼吸，然后挺胸抬头地走出房间。

这次大厅里的那个男人见了她说，“这回东西都带齐了吗?”

她从他面前走过，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

她再次站在毕昌浦旅店的“前门”口，她不确定这是不是前门，似乎有围场的这边是前门，但是大家却习惯从后门出入。

她记得日内瓦的威尔逊宫也是前后门难分，不过后门因为瑞士的北风而常年关闭，她这才分清。她回想起自己也常常因为分不清哪个门是哪个而闹笑话。

想到这些让她不禁莞尔。她提醒自己，通常人们只会在难堪的时候记起过去自己难堪的情形。

一般如此。

有些人会总记得他们自己的尴尬时刻。

如果他们有的话。

从日内瓦那个国际文明的古老都市到这个也许是世界上最新兴的、在建的城市。这里是一个新兴国家的首都。虽然她认为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需要完善、需要变革，需要不断地前进。

但是她现在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最令人困扰的城市里，困扰着缺了些什么。

她现在的所在应该是这世界上最偏远的一个城市，甚至不能称其为城市，你也没法把它叫作城市或小镇。它没有城市或小镇所拥有的特征。是另外一种模式。或许只是初具雏形，随意四散的几处建筑罢了。

抱歉。像是个围场。

从某种程度上说，她很乐于参与到建设之中，正如她当初在国联一样，这里也许能让她重拾青春年少的感觉。或许吧。

在她待在堪培拉期间，约翰·兰姆安排她和华特一家住在一起，不过他们一家也是刚刚到这里，所以还要有几天时间来整理之后她才能过去。不过这可真有点烦人，她讨厌到个新地方还要搬来搬去的。

走在还能勉强算是马路的小道上，她朝莫朗格洛河上的桥走去，眯着眼睛，躲避着刺眼的阳光，赶走身边的苍蝇。这时来堪培拉，没指望这儿能有多好，她朝远处望去，天哪，她居然看见了一群羊。堪培拉的人口稀少，稀稀拉拉的房子，远远地可以看见议会大楼和行政中心，就在市中心，如果可以勉强算是市中心的话。

是谁有这样的想法？澳大利亚怎会作出这样的重大决定？万一失败呢？万一人们不到这里来住呢？

万一失败了呢？

那他们会怎么办？推倒这些房子再重建？有人告诉她报纸上曾经登过趁早放弃堪培拉提案的争议。

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路过，他停下来问她，“去行政中心吗？要我带你一程吗？”他扇掉脸上的苍蝇。

“带我？”

“我可以带你过去，如果你愿意。”

“带”算是个孩提时代的词汇。

“用自行车？”

“是呀。”

她还是在小时候被人用自行车带过，刚才不悦的心情转为跃跃欲试。

“好吧，”她说。她提起裙子，坐在车子的横杆上，双手抓紧把手，感到那人环着她抓着把手。

“你叫什么？”他问。

“伊迪丝·坎贝尔·贝莉。伊迪丝，你呢？”

他说了他的名字——赛欧·马修——这对她可没有什么意义。

“我要去外事部，”她说。

“正好——我也要去那儿，”他在她耳畔说道。

被男人环抱着的感觉挺好的，哪怕是个纯真的怀抱。她感觉赛欧·马修也不在意。

她有些担心气温让她的香水味儿太浓。

以这样的方式去办事有些奇特，何况她是个成熟女性。不过又似乎很正常，看来在堪培拉这样不稀奇。

原来他是那儿的初级职员，他带她到秘书处，她找到办事员说是史

坦利·布鲁斯和约翰·兰姆叫她来的。

虽然她到得有点早，但还是即刻被带到部长办公室，霍奇森上校在等她。

他们握手问好，她注意到他的狗坐在屋子里的一条椅子上，这让她放松一些。

或许这只狗也是来应聘的吧。

这让她想起在国联的情形，每个部门都有一个狗摆件，而且威尔逊宫有很多狗。

她还看到茶几上有个银质餐盘，上面有瓶酒，她猜是威士忌，还有苏打枪[1]和几个酒杯。

这倒是个好迹象。

“在办公室看到狗真好，”她对霍奇森上校说道。

她走过去想拍拍那只狗，但不知它会不会咬人，她迟疑地望向霍奇森。

“没关系，它和人很亲近，”霍奇森说道，暗示着他，霍奇森，并不是这样。

“我刚到国联工作那会儿，每个部门都有个狗的摆件，而且我们都带着自己的狗上班。但是随着国联的不断扩大——狗的数量也增加了——最后一纸公文说不允许带狗上班了。”

“哦，一只狗应该占不了太大空间吧。”霍奇森的澳洲口音很重。她曾经想象过，没有什么说得过去的理由，觉得他应该要更瘦些。“我跟你说说带狗到办公室的好处吧——你想听听吗?”他说。

她等着，但他没说话。

“你想听吗?”

她都忘了澳洲的习惯了，讲故事的人会在听众要求下才讲。

---

① 一种调酒工具。

"我很想听。"

"我是从凯斯办事员那里学到的。你在办公的时候接待客人要送客的话总是不好说出口，于是你就训练你的狗在十点三十分左右走到你面前跟你摇尾巴。等到屋子里的人都注意到时你大声说：'好的，洛夫，我知道现在时候不早了，你想散下步睡了——你再等等啊。'这时在场的人一定都会明白你的意思了。"

她笑道，"我会记住这个故事的。"

他看着她，仿佛在想她回到日内瓦后会有什么官方娱乐活动。

不过在日内瓦这种方法有没有用她不知道，也许她该养条狗？

她特别想养条狗，或者别的宠物也行。

她继续说着关于狗的事。"我还记得那次国联大会上有关不允许带狗办公的议程——不记得是第几次大会了，可能是第七次——动议不允许把狗带入室内的。好像是因为有个代表对狗有恐惧症。"

噢，天啊。这就是"我们都在国联干些什么"的故事吗？

"可能是中国代表。"

她一下子没听明白什么意思，而且他肯定看出来了。

"他们看到狗就饿，"他面无表情地说。

她笑了，还没有人开过这样的玩笑呢，包括利沃莱特，她回去可一定要说说。

如果她能回去的话。

他继续道，"狗会提醒我办公室外的生活。"

他还称赞她的介绍信写得好，之后他们就聊起了国联里的一些事。

她给霍奇森上校写过一封信介绍她自己在国联的背景，并且建议可以相互交流看法。

在信里，她提到过自己正在考虑回澳大利亚生活。

她希望能给他带来两个想法，她也希望能制造出第三个想法——把她聘用在一个新的部门里。在她附的简历里，没有提到自己已婚，而且

今天她也没戴婚戒，不过她想约翰和弗兰克或许会提到她的婚姻状况。

她打破拘谨，问起了新部门，“我听说你在招募新人——从政府部门以外的人员中?”

“那些职位政府人员做不了，”他回答。

她让自己换一种态度来面对这场面试——在这个时候，假设，她被邀请接受一个职位的话，她将会问自己是否想要这个职位，是否将会住在这样一个在建的城市里呢。

之后她谈了些有趣的。

“我听说你打算要办一份新的简报——《时政新闻》，国联的格特鲁德·迪克森[1]也做过同样的事。”

“是吗。”

然后他们就谈些无关紧要的话题，关于堪培拉和国联的新办公楼。

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和她握手，这样结束谈话有些突兀，不过她还是站起来和他握手道别，还不失时机地跟他说了在制裁行动时她和安东尼·艾登一起工作的事情。

“我想引你见见我的职员并和他们谈谈，”他说。

他按铃叫秘书进来，秘书带来了两位在国际合作处工作的职员。这两个人可能比她要年长一些，他们一起吃下午茶和饼干，用了非常好的瓷器，还跟她谈起了堪培拉。

不过她很快意识到这两人的态度好像是在迁就她，他们的殷勤和她的优越感充斥着谈话。于是她就作起了官样文章，谈话就这样不咸不淡地进行着。

其中的一个人提到了几次什么“沉船”的，显然言下之意就是说国联现在是“船沉鼠窜”了，而她就属于那些个逃窜的老鼠之一。

她有瞬间在想这两个人是不是奉命来探她的底的，要不就是敷衍

---

[1] 格特鲁德·迪克森，英国人，国联的英文编辑。

了事。

“你在大学里学的是理科？”瘦的那个问道。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她说。“我现在已经做了十多年的外事工作了，在国联我曾执行过一些特别任务。有一次在黎巴嫩执行难民工作时我奉命拆除了我住的旅社的炸弹。”这样说说就够了，她可不想夸夸其谈地聊起她的那些经历。实际上那次她还用左轮手枪射击了。

“那经历真是难忘，”她故意说，决定再说些。“我写的最有趣的一封信就是给难民署委员写的了，‘我奉命列出三百名亚述人名单包括他们的家畜，他们正预备穿过盖博[1]过冬’。”她又加一句，“我在那儿是顶替一个生病的职员。”

不过他们似乎对她冒险的生活并不感兴趣。

“你没有得到提升吗？”

这个直接扔过来的问题也太直接了吧。

确定这两位不是指定委员会的成员？

噢，好吧。

“我现在在 A 部工作，不过我的实际工作要复杂得多。我应该算是巴托秘书长的机要秘书　在议会制看来　我在巴托秘书长之下。”

“那不算是正式任命的职位吧？”

“你们要知道……”她喜欢这样说，“……即使是在国际联盟这样的国际机构里，也需要像我们这样的人，就像亚瑟·斯威赛尔，当然他的工作比我要高层一些，包括负责和美国联络这样的事，虽然我们的职位上没有写明。”

“那你要处理和澳大利亚有关的事务吗？”

“没有，”她又加了一句，“国联里澳洲的事务不多。”

听上去有些怪。

---

① 阿拉伯半岛上的一个地名。

"我想从某种角度说，我应该是礼宾司司长，有的时候我也会做督察员——在各部门巡查之类的。"

这样才对。

接着是一阵沉默，于是她说，"现在政府已经接收大学毕业生了，是吧?"

"是的，那些原来的公务员都老了，退休了，这样我们这些年轻人可以有用武之地了。"

他们还是"年轻人"呀。

她回想起她的很多大学同学因为以前没有在政府部门的工作经历，无法进政府工作而愤恨不已。

"关于最高法院不再在伦敦执法而转至澳大利亚，你是怎么想的?现在那些事务是不是该移交至国际劳动关系处?"胖胖的那个人问道。

"我一直认为澳大利亚应该自己处理它与世界的关系。"

"一切吗?"

她考虑了一下，还没来得及回答，瘦的那个就说，"显然那些关于帝国其他国家的事务应该要和威斯敏斯特商讨，比如说是否要参战这样的事。

她感到这是他们新部门的传统而她现在需要站对队伍。

"我知道我们需要帝国的保护，而且和伦敦结盟对我们只有好处。但是我们终究是要自己来决定是否参战的。"

"你认为查纳克事件可以解决了吗?"

她不知道什么查纳克事件。来澳洲后她不时地找机会了解这边的时事，但仍有很多事情不知道。她曾到图书馆去查阅过过往的报纸期刊，以期获得一些信息，但不是所有的事都在报上刊登。她通过报纸知道了州长的名字和内阁成员。

她不喜欢显得无知，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查纳克?"

"1922年，英国意欲向土耳其宣战，以为我们澳洲也会像加利普里

战役[1]一样义无反顾地支持。”

她突然想起来了，那时她正在澳洲，在约翰的竞选团中工作，他那时在竞选众议院议员，她当然知道查纳克事件啦。

她想起来那件事最后是由洛桑协定解决了，根据她在国联工作的经历，查纳克事件还有别的名称。

“噢，当然，洛桑协定嘛，我知道。”

他们对望一眼，“我们这里叫查纳克事件。”

“你们是否也认为国联是‘威尔逊[2]的思想遗毒，只不过是堆沉船残骸的垃圾’吗？”瘦的那个笑着问道，表示他说的不是自己的看法。

抑或是呢？

多奇怪呀，为什么每个人都要引用墨索里尼的话，这是时下的新流行吗？

“我知道这是谁说的，”她道，“我不认为国联是一堆沉船残骸。”

他们都卡在这个沉船残骸的隐喻上了。

伊迪丝看向窗外，围场那边是一排房子长廊，那里应该是市中心的购物区。有长廊商场可真不错，比一般的城镇走廊好多了。

是这样吗？

“那你到底是认同还是不认同呢？”

她收回思绪，这很难回答，不过她还是说，“我同意墨索里尼说的，现在我们的和平只能是武力下的和平。而裁军大会可以说是失败了。”

“幸好意大利站在我们这边，”胖的那个说道。

“如果它确实是站在我们这边的话，”她淡淡道。

“上次同德国交战它就是和我们一边的，”瘦的那个说。

---

[1] 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利普里战役是盟军惨败的一场战役，有很多澳洲人参与和牺牲。

[2] 威尔逊，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1913—1921）。威尔逊倡导通过国家间的合作来解决矛盾，而实现这一合作的途径和渠道就是联合的国际组织，即国际联盟，用集体安全来替代早先大国间的均势。

"你不这样想?"胖的那个说。

"我怀疑,"她道。

"可能埃塞俄比亚的事就够忙的了,"一个说。

自从回来后,她就听说工人运动是反对对意大利的制裁的。据说是因为某些工人联合会的主要成员是罗马天主教的,致使联合会的内部分歧严重。

她还知道这个部门没有人是罗马天主教,所以她试探说她宁愿自己是"由埃塞俄比亚人自己管理的埃塞俄比亚人,而不是墨索里尼统治下的天主教徒"。

他们大笑起来。

果真他们是新教徒,她猜对了。

之后他们又问她关于日本的事,这时他们较前面更友好了,看来自己刚才的举动还是有效的。

她说她不认为日本会加入太平洋不侵犯协定,尽管里昂首相一直这么强调。

她说自满洲里事件后她就不相信日本了。

"这里的一些工会的人认为战争要靠工人们来停止。"

"我认为搬运工作要由搬运工做,而外交工作要由外交家来做,"她从容地说,"我注意到工人运动在有些事上有分歧。谁来为工人代言呢?谁来为澳大利亚代言呢?"

他们都笑着同意。

还是要由外交部门来做。

"你们在国联里的工作时间是怎样的?"

"上午八点到下午六点,冬天会有变化——有些人一直工作,比如我,中午有一个半小时午饭休息。"

"日内瓦的午饭时间更长。"

"还是你们好。"

她想到件有趣的事，“我听说英国外交部的午餐休息时间很长，时间和特拉法加广场上的喷泉一样，十二点到三点。”

他们果然笑了，气氛融洽了许多。

瘦的那个看了看表。她觉得自己应该再说些，尤其是要提到艾登的名字。“我认为解决战争的最好办法还是制裁，我曾在五国理事会和十八国理事会里为艾登工作，我认为这个办法能解决问题。”

他们自然而然地问起了艾登，她就告诉他们一些小道消息和见闻，他们表现出很感兴趣的样子。

面谈结束时，如果这算是面谈的话，这两人很有默契地站起来。

她把餐巾放在桌上也站起来说道，“你们刚才提到了好几次沉船，”她朝瘦的那个笑了笑，“所幸你们没提老鼠，真是谢谢你们。”

他们都大笑起来。瘦的那个人脸红了。

此时她觉得这次谈话还算愉快，日后要是和他们一起工作的话应该会是愉快的。她甚至可以想象将来和他们一起工作的样子。

不过以后在这个新部门她会不会被看成是“抱头鼠窜的人”呢。

* * *

星期日，部里的诺尔·戴斯查普来找她一起到英国驻澳洲最高专员家里去打网球，专员家里有个网球场。

诺尔·戴斯查普是网球俱乐部的秘书，他曾在剑桥的彭布罗克学院攻读政治学。

他似乎急于让她知道这点，见面没多久就跟她说了，他还跟她说他叫诺尔[1]的原因是因为他在圣诞节那天出生。

她发现自己还挺喜欢这个人的，他跟她讲那么多大概是因为他很

---

1 诺尔(Noel)在拉丁语中是圣诞节的意思。

年轻。

"我不久前才学打网球，打得不是那么好，"她没有说实话。

"哦，这里的人打得都挺好，"他说，"你会输钱的。"

"打打看看吧。"

他笑了。

上次在外事部里见的那两个人见到她亲切地打招呼，不过没有跟她讲起上次谈话还有关于她工作的事，大概是不方便说。

她去见了英国最高专员，并且再次在谈话中不着痕迹地提到了艾登。她知道他曾供职于驻堪培拉使馆。也许她还能在英国使馆谋份差事呢？

闲聊期间她说堪培拉的一切都让她想起国联。

"是吗？"华特的妻子问。

"就是一切从零开始的感觉，我在国联工作时，房间的安排，会见不同的人诸如此类的事，后来国联搬到万国宫我们又把这些事再做了一遍。"

有人插话，"照片上的万国宫看上去很宏伟。遗憾的是现在万国宫完工了但国联却摇摇欲坠。"

"我真不希望听到这样的话，"她笑道，"否则我会被说得放弃工作的。"

"对不起，我不该这样说的，太消极了。"

"我倒觉得万国宫是国联的新起点，转折点，"她说，略显骄傲，"要不就成了全世界的笑柄了，"有几个人笑了起来。

有人对她说，"你一定得去袋鼠俱乐部。"

"袋鼠俱乐部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市民委员会——它的工作就是不停地跳，"又有人说。

大家都笑了，她想这个笑话估计他们以前都讲过。打球时，刚开始她站到树阴下做个叽叽喳喳的观战者，之后就轮到她上场了。

到目前为止她适应得还不错。

她打得很好，似乎这炎热的天气给了她新的力量。她以6比2和6比4击败了诺尔，他看上去并不介意。

之后她和他们一起喝下午茶，她听到有人说某人被任命为《时政新闻》的编辑了，她有些失望不过没有表现出来。如果工作的事一无所获，她就回欧洲，回到安布罗斯那里，他们会养条狗。

* * *

她接到一通来自墨尔本的长途电话，是约翰·兰姆。她在毕昌浦旅店大厅里的电话台接的。

“去堪培拉的路上还好吧？”他问。

“花的时间比我回欧洲还要长，还要糟。”

“路况很差，铁路的情况也很差。那去部里的事怎样？”

“没有下文，”她说。

“你没有失手打碎你的香槟杯吧？”

“谁告诉你的？”还好他看不到，她脸都红了，“是布鲁斯吗？还是弗兰克·麦克道格尔？”

“某个家伙。”

噢，不要吧，真是一传十，十传百呀。

她继续，“我到堪培拉后一杯酒都没喝，但是他们怎么又议论起来啦。”

“某人跟我说你处理得很好呢，很沉着。他印象深刻，其他人应该也一样想。”

她希望这是真的，“我倒是希望他们不要再对我打碎杯子的事念念不忘，多想想我对事情的见解吧。”

“事实是，你的见解全世界都在传颂呢。”

她敢问吗？

“有什么趣事吗？”

“还是老样子。”

噢。“怪事倒是有的。”

“而且你相信制裁这种方式。”

“能被引用我倍感荣幸。”

“告诉我问题出在哪了？”他问。

她跟他大概讲了下那次面试的经历。“你的意思是，他们没给你任何反馈？”

“对啦。”

“你已婚可能是个原因。”

他一定在介绍信中提到这点了。“我知道，不过我是在教堂结的婚。”

他听懂了她的笑话，笑道，“你以为你在教堂结婚那帮理性主义者就不会理会啦？”

“我猜。”

他们两个都咯咯笑起来。

“有个人给我打了电话，这个人我们俩都认识。”约翰说。

“谁呀？”

“高个子史密斯——他说他在悉尼遇见你了。”

她有些恶心。

“世界真小，”约翰说。

“世界真小。”

约翰继续，“高个子说你不简单，外交部应该要你。”

“你怎么认识高个子的？”

“我们曾一起处理过几个案子，你知道，他那样子根本没法上法庭。你让他印象深刻。”

她努力不让自己吐出来。

“我也这样想，”约翰说。

“什么？”

“澳大利亚应该留下你。”

“哦，谢谢你，约翰，”她说，“我们努力试过了，谢谢你帮我写的介绍信，可能结过婚是最大的问题了。”

“那你要回国联咯？”

“我想那里还需要我。”

“那是肯定的，这是澳大利亚的损失。”

# 罗伯特回来了

1938年。

“安布罗斯，”她说，把他叫醒，挽着他的胳膊。“有人进到公寓里了。”

安布罗斯从床上坐了起来，侧耳倾听。

“一定是罗伯特，”她说。

“他没有提前发电报吗？”

“没有。”

他们又仔细听，听到两个男性的声音还有行李扔到地上的声音。

前门的灯亮了，他们房门缝里透出光来。

马上她就确定是罗伯特了，因为他拉开一个抽屉看是否有他的信件，好像接着给自己倒了杯酒。

之后罗伯特叫她的名字，她听到他走到她的卧室敲门，没人应答他就推门进去了，然后又返回到起居室，叫着她和安布罗斯。

安布罗斯拧开了床头灯，“现在是凌晨两点呀。”

她有些晕晕乎乎的，不过这事儿迟早会来。

安布罗斯还做着女人装扮。

现在她和罗伯特还有安布罗斯之间的事儿一股脑儿地涌上心头。她好几次在信中想说明白他们的婚姻有名无实了，一切都和以前不一样了，还有现在她的这种放荡不羁的生活行为方式。

“他可以去他的房间——床都是铺好了的，”她小声说道。

不过那不算是他的房间，是间客房。

“还有一个人呢，”安布罗斯说。

该死，该死，该死。

"你待在这儿，"她说，下床穿起睡袍和拖鞋。

该死。

接着，罗伯特门都没敲就推门了，正好和她面对面，她正在系睡袍的带子，匆忙间睡袍没有完全遮住她的睡衣，露出胸部的蕾丝花边。

前门的灯照进房间，他站在那儿，后面是土豆·格雷。

他们两个朝她身后望去。

她没想到他们会如此，便迅速转身看他们能看到什么。安布罗斯此刻正支着一只胳膊躺在床上，身上盖着薄毯，不过尽管这样，因为有床头灯还是能看到他穿着女式的丝质睡裙，化了妆，唇上涂了唇膏，化了黑色的眼影，露出来的一只手的指甲上涂了深红色的甲油，戴了三只银戒指，当晚他们床事之后就直接睡着了，没有卸妆，两个床头柜上都摆了些珠宝首饰。

罗伯特看了看安布罗斯又看了看她，然后转身过去对格雷说，"土豆，你有生之年见过这样的场面吗?"

土豆嘴里发出一声惊叹，有些难堪，但没有回话。

"噢，这里肯定是上海，土豆——我们一定是在上海的妓院。"

她走上前，把他们推出了房间。

她思绪翻腾，想着当下的情况，怒气逐渐不可抑制。

她关上身后的门，把他们继续往前推。

罗伯特知道安布罗斯有这个嗜好但从未亲眼见过。他每次回来时安布罗斯举止打扮都很得体而保守。

他们三人现在站在前门，罗伯特脸上还有对刚才所见的震惊表情。

"你要回来，干嘛不先来个电报?!"她大叫。

她都忘了有没有跟他说她和安布罗斯又在一起了，不过罗伯特也没有问过。还是想当然地以为她不会。抑或是她觉得没他什么事儿，或者罗伯特觉得安布罗斯做她的情人不可能。

罗伯特可能已经将他从男性竞争者中排除了。

她现在又气又尴尬，还有些罪恶感。她认为发生的这一切都是因她而起。

他们刚分开那会儿，罗伯特来了又走，和他们待几天，他们三人各睡各的房间，虽然她和罗伯特也没有完全做到彬彬有礼，不过那时候有几次他会来她房间和她睡，不过也有段时间没有那样了。

那时安布罗斯什么也没说，举止谈话一切都合乎礼仪，三个人之间都很友好，而她也乐于见此，就随他了。

为什么，噢，为什么，当时她没有把这段空洞的婚姻了结干净？还给他留把钥匙？还在橱里挂他的西装？

这是她这辈子做的最软弱的事，太不诚实了。

还有就是她回澳洲做的那些自欺欺人的举动，现在国联里没人相信也没人会想到她的婚姻是这样的。

更有甚者，这场空洞婚姻的结果——最糟糕的是——过去安布罗斯的秘密仅在莫丽夜总会或是私人聚会里为少数几个人私下知道，知道的人都和他一样有着类似的嗜好。现在这个秘密在最尴尬最不该被揭开的时候被揭开了，而该死的土豆居然成了目击者。她不知道自己身上有没有什么味道，有就太糟糕了。

格雷看上去有些不安。

很好。

她冷静下来。

“好呀，好呀，好呀，”罗伯特说。她知道他现在的情绪不好。

“也许我们该去找个小旅店住下，伙计，”格雷说。

“不要，土豆，你可别客气，这里可是我家，你尽管住，”罗伯特看着她说，“不是吗，亲爱的？”

她看着他，“你们两个都走，”她冷冷地说，“我打电话给你们订房间。”

“来个见面吻如何？”他走近她，一股酒气。

她推开他。"滚出去，你没有权利待在这儿。"

即使是罗伯特，这样也是出轨了。

"你要自控。"

"我们可还没有离婚呢，记得吧，"他说。"我有权利。"

可能瑞士法律是这样的，听到这样的语气，她又惊又惧，真是一团糟。

"你是个文明人，你不该这样，"她说。"你给我出去。"

格雷现在站在书架前做出一副看书的样子。

罗伯特和她互相瞪着对方。

咔嚓一声，安布罗斯的房门打开了，大家都看着他。

他还是穿着那身丝质睡衣——黑色的，款式简单但绝对是女式的。脚上穿着刺绣的绒拖鞋。嘴上的唇膏还很明显，眼影也很浓，两只手上都戴着银戒指。但她觉得他看上去很高雅。一想到他在罗伯特和格雷面前展示这一面她就发抖。

他会从房间里出来她很惊讶但是又很高兴，松了口气。

安布罗斯的出现把一切伪善都打破了。

尽管事情很糟糕，但某种意义上又是种解放。她朝他笑了笑，走过去，拉着他的手到嘴边亲吻安慰他。

两人都显得勇气十足。

见到这一幕，罗伯特脸色苍白。他转过去看格雷，"让我来介绍一下，这是威斯特伍德小姐。"

学生气的笑话听上去已经有些软弱和粗鲁了。

格雷努力笑了笑，手里还拿着书，显得很尴尬，他仓皇地看了看安布罗斯又看了看书。安布罗斯说，"我们都去休息一下吧，好吗，亲爱的？"她很惊讶他能那么镇定。她道，"罗伯特，你走吧好吗？去找家旅馆好吗？"

"我就要待在这儿，"他说，她以前从未听过这种语气，在她听来他

就像是雄性动物保护他的所有物一样——或是他自认的所有物。"那就拜托，到你房间去吧——"不过她马上纠正过来，"去客房，床已经铺好了，格雷，你可以睡在长靠椅上，罗伯特知道被子放在哪儿。你们两个都去睡吧，明天一早你们去找住处，不要像个小孩子。我敢肯定你们见过比这更不可思议的事。晚安。"

"罗伯特，晚安，格雷，晚安，"安布罗斯语调柔和地说。

格雷从书中抬起头来，礼貌地说，"哦，当然，大家晚安，"然后就又低头看书了。

安布罗斯和她一起回房，关上门，她上了锁。

他们脱下睡袍，躺下轻轻拥抱在一起，她颤抖着说，"对不起，我真抱歉。"

"别对不起。他们都喝醉了。总的来说罗伯特不坏。"

接着安布罗斯咧嘴笑了笑，"他应该很吃惊吧。"

她也笑了笑，"应该够惊讶的。"

"他们肯定以为这是场梦，"安布罗斯说，"他们的仲夏夜之梦。"

她轻笑，"土豆就是巴腾①。"

"你没有告诉过罗伯特吗?"安布罗斯问。

"告诉什么?"

"例如我们是情人。"

"我以为我说过。不过今晚他这样应该不是因为这个。"

"不是吗?"

"可能我让他有些措手不及。他应该知道我们的事，但可能他从未准备好亲眼见到。"

"在信中确实不好说。像他这样的男人，即使是想象，应该也是很难接受吧。"

---

① 莎士比亚名剧《仲夏夜之梦》里的角色之一，被魔法变成驴子。

"明天这事肯定就传开了。"

"也许他会什么也不说，因为你，也因为这事对他自尊的打击。"

"希望如此。可还有土豆呢。"

"他肯定以为那是场梦，一个好梦。"

她咯咯笑。"噢，事情多糟糕呀。"

"还是在凌晨两点。"

"这两个人为什么这时到日内瓦来？肯定不是来参加国联大会的。一定是有别的什么事。"

"西班牙战争？捷克斯洛伐克？"

"他们肯定是听说了什么。"

最后他们终于沉沉睡去。

* * *

第二天早上，她和安布罗斯躺在床上，为早上和他们见面的事伤脑筋。

"我不赶时间，"她说，"今天早上的大会我可以不用去，我起来去应付罗伯特。可悲的是我情愿去应付罗伯特，也不愿去大会。"

"我要不要也起来，你知道，给你一些精神支持。"

"不，不要，我来处理，我得把这事一了百了。"

有人敲门。"醒着吗？"罗伯特的声音。

"醒了。"她说。

"对不起，一起去吃早饭吧。我请客。"他的声音透着懊悔。

安布罗斯和她对望，安布罗斯抬抬眉毛。"好的，"她说，"晚一点吧，九点在楼下咖啡店见。"

"好，我现在出去走走。"

他们听见他和格雷交谈着开门，接着前门关上了。

“我一定要和他离婚，”她说。

“这样是最好的办法了，”他道。

“今天我去预约一个律师。你觉得格雷和他一起出去了吗？”

“我去看看。”

“不要，我去。”不过在她起来前安布罗斯就起来了，用卸妆油卸了脸上的妆，再用毛巾擦了擦，之后套了件男式的家居袍。

“干嘛不穿那件黑色丝绸的，”她道。

“那说不定会让他欲火中烧的。”

她呵呵笑。“那倒是——非常恐怖呀。”

安布罗斯出去了一会儿又回来了，“都走了，格雷的行李也拿走了。”

“感谢上帝。”

然后他去了浴室。她还躺在床上，精疲力竭。

安布罗斯出来时已穿戴整齐。

“要不要我也去吃早饭——精神支持？”

“谢谢，亲爱的，不过这事儿我要一个人解决。”

他们拥抱，然后他就去上班了。她起床去了咖啡店。

她走到桌边时罗伯特起身迎接，很绅士。奇怪的是他只是和她握了握手。他显然有些尴尬。

他们坐下。

她有些发抖，不过罗伯特应该没看出来。

他在喝咖啡，她坐下后又帮她叫了杯。

“昨晚的事，我道歉，”他说。

“我接受，”她不是真心，“你们太出格了。”

“是的。”

“土豆走了吗？”

“他出去找住处了。”

“现在在开国联大会，房子不好找，”她尽量正常谈话。希望他不要误以为这是邀他住下。“如果找不到住处就去找麦吉奇，她会帮你的。”

之后是沉默，直到侍者送来咖啡。

罗伯特道，“会议议程很无聊。”

她决定直奔主题。“我们必须离婚。”

“你没戴戒指。”

“有段时间没戴了。”

奇怪的是，有时候她又觉得最好戴着免得被别人猜疑，但是戒指对她已没有情感上的意义了。她说，“我们要处理一些事情，我会按照法律办事的，关于财产的分割。”

“不用付诸法律了。”

“什么意思?”

“就这样吧——反正我们俩都不会再婚。管他呢? 还是你要再婚?”

她意识到他还在认同他们的婚姻，他在坚持。这倒是她没有想到的。

她看着他，看出他在控制自己，还看出一丝绝望。

他又道，“你和威斯特伍德似乎很亲密。”

“哦，别说你不知道，这也不关你的事。”

“理论上讲，关我的事，”他尽量用一种友好的语气。

“你把公寓的钥匙给我。”

“我还需要个地方，你知道，一个窝。”

“那里已经不是你的家了。”

“那就算是个避难所吧，我会付钱的。”

“我希望我们能把一切解决清楚，这事儿拖太久了。”

她镇定地喝一口牛奶咖啡。“我要你把东西都搬出去。”

“伊迪丝——我们不需要这样正式。”

“我们真应该早点这样解决掉。”

"你应该不会一直和威斯特伍德住下去吧？这不是长久之计。"

"我们不要把他扯进来。"

"你觉得和他这样很好吗？"

他总是这样的口气。"我们这样已经有段日子了，我觉得很好，没有什么要改的必要，这件事就谈到这。"

她觉得也有必要换个话题。"你干嘛回日内瓦，国联大会可不是什么新闻。"

"我们听说张伯伦去了波恩，要不就是慕尼黑，去和希特勒见面。我们打算去那，也许能拿个头条。"

"你说会打仗吗？"

"肯定会。张伯伦同意了希特勒的条件，但不管怎样都会打仗。"

看来他很希望打仗。但现在她已经不想和他争论了。"西班牙怎样？"她问。

"你没读我的简报吗？"

"我很忙。但是我会和国联委员会去西班牙然后再去纽约参加世界博览会。"

"天哪，你现在也是到处走呀。什么委员会？"

"国联大会决议同意监督外国战斗人员的遣返进程——从共和国那边。"

"似乎这是国联所能做的事了。"

她耸肩。

"有没有想过离开？"

她又耸肩。"坐收渔利。"

他笑了。"伊迪丝，别用这种口吻，那是什么意思？"

她不想跟他说，不过现在她已经没什么顾忌，"就是等着事态发展，看有什么好处可得。"

他看着她，似乎在揣度她的意思。

"国联现在已经中止制裁，撤回联合武力了。"

"没错。我们现在倾向于使用调停斡旋手段，这样更现实。"

"就是靠嘴吃饭罢了。"

"那也需要去做工作的。"

"诸如在世界博览会上参展这样的事？"

"对，诸如参展这样的事。"

他笑了。"那世博会的主题该是'明日世界'。"

她没笑，用手拨着碟子里的糖块。他们还是要谈婚姻的事的。

"你会去纽约世博会的吧？"他问。

她点头。

"什么时候走？"

"圣诞节过后。"

她做了个深呼吸。"我们要不要一起去见律师？"

他喝完杯里的咖啡道，"我不想离婚，太麻烦了。"

"我想，那我自己去了。你不愿来也可以，看看有什么办法解决。"

她站起来，"我希望今天你搬走你的东西。留下的东西我都会打包好的。你走时把钥匙放在壁炉架上。"

他仍旧坐着。"法律上我还是你的丈夫。"

"那只是理论上。"

然后她觉得自己要保护安布罗斯。"我希望你能尊重我和安布罗斯的隐私。"

他嘲弄地看着她，"你的意思是，我会不会在酒吧里谈论我老婆的特别嗜好？"

刚才那礼貌的语气荡然无存。

她脸红了。

他又道，"我会不会对别人说你和你的娘娘腔情人的事呢？"

她平静地说，"我希望你能尊重我们的隐私，同时叫格雷也这样。"

他没有说话。

她继续，"如果你对别人说这些话，也许人们会想，既然你是我的前夫，那你是不是也有些恶趣味呢？"

"我不认为别人会对我的性取向有猜疑，至少在这城里不会。"他嗤笑。这是不是意思他有外遇？是他们分开之前吗？

她从没往那方面想过。他会和谁有一腿呢？他的同事？她转念一想，自己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大概对他还有感觉吧，虽然有些受伤但很快应该没事。她没有表现出来。

她也不会去问他，因此她大概永远也不会知道了。

她平静地说，"如果我听到任何一点点关于安布罗斯的闲言闲语的话，我绝对会做点什么让人们对你的性取向感兴趣的。毕竟，你和我没有孩子。"

"你知道那没有用的，"他反驳，不过已不那么自信。

"再见，罗伯特，我很抱歉这事这么突然，不过也是你促成的，而我们早该这样做了。"

他看向别处。

"我是认真的。"

他没说话。

"我的律师会联系你。可以通过报社联系到你吗？"

"应该可以。"

"还是和你在伦敦的居所联系？"

他很吃惊，不过很快恢复过来。

"不用——报社就可以。"

她看了他一眼，这应该是最后一眼，以后他们就是陌路人了。

那些山盟海誓何时消失的呢？那些亲密的交谈？那些温柔相向？这些都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

站在咖啡店门外，她有些发抖，很不安。她刚才说他们没有孩子时

没有预料到自己也会难过。现在他们的命运都改变了。发生这一切她居然也很受伤，意识到这段婚姻终于走到尽头了。

她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对自己的怒火，不过好在现在她的生活终于弄清楚了。看着街上来往的车辆行人，林立的商店和摊贩，有人买东西，有人卖东西。这一切距离她如此之近又如此遥远。

# 旗帜终将飘扬

1939年纽约世博会上，各国参展团云集，伊迪丝·坎贝尔·贝莉坐在那暗自抹泪。

所幸的是，博览会上人头攒动，摩肩接踵，人们关心的只是里面是否会有自己中意的东西，并没有人注意到她的悲伤。

她低着头，望着人群，双手抱臂，人人都兴高采烈的，唯有她凄然泪下。

更糟的是，她要面对斯威赛尔，作为她的老朋友，她挺欣赏他的。不过现在他有些沮丧。

这些年在日内瓦，国联网球俱乐部，她对他虽然欣赏，但从未很热情。

现在的问题是要不要升起国联的旗帜。

实际上是斯威赛尔设计了国联旗，而且还是他亲自把旗送到曼哈顿中心的裁缝那里用手工缝制的。

而现在他却害怕了，不敢在博览会开幕式上为国联展点升旗了。他觉得升旗会是对美国的挑衅，因为美国尚不是国联的成员国。他害怕在自己的祖国升起其他的旗帜，况且国联还是比美国更高一级的实体。

真是怯懦。

她的理智告诉她这不过是件小事，尽管在这事事处处都以象征主义为主的时代里，纳粹万字章，制服，点火仪式，横幅和臂章，不一而足。

天知道除了象征意义以外时下的国联还剩下什么。

问题不仅如此。

斯威赛尔认为这事该由他来作决定。

他无权这么做的。

这是她的职权范围。

斯威赛尔总认为自己是教义主义者、战略家、秘书处的灰衣主教[1]。

其实，他不是。

她有次甚至听到他自称为顾问，尽管国联已不再使用这样的称谓——他这么宣称的职位总是令人心生怀疑。

他自视甚高，现在根本不会服从她。因此一系列的争执接踵而来。

与斯威赛尔不同，她在国联有一定的权威基础，即使这种权威甚至不是由官方任命而来。亚瑟·斯威赛尔扮演着时刻为美国做任何事的角色——但他的权限内容仅限于国联情报部内部而已。她的权限，另一方面，可要广得多，不受约束而且不由任何部门决定。

毕竟，她是那种可以运用国联强弓、锐箭和箭袋的人。

即便她的权力不在组织结构的安排之中，她的权力也如日光一般引人注目。她就是月之女神。

自从巴托逐渐势颓、身体欠佳，她基本已经成为他的代言人，为他做事，替他思考。从各个方面上看，她就是巴托。在国联里，她直接服从于秘书长。

该死的，在层级上她比那些自视很高的小男人们要高得多了，诸如斯威赛尔、本·格里克之流。

而这一点他们心里也很清楚。

他们知道的，他们知道的，他们知道的！

想到这里，伊迪丝振作起来，拿出一条手帕轻拭眼角，用随身小镜子看了看妆容，她的眼睛边上的妆被泪水搞花了。

她站起来，检查一下裙子，用手拂去上面的灰尘。

---

1 代表着非正式、非官方的权力，即我们通常说的“幕后操纵者”。

然后她低着头，穿过密集的人群，朝国联的展台走去。

国联展台外，是一排排为开幕式准备的椅子，年轻的美国官方引导员佩戴着蓝色丝绸肩带，引领着早到的参观人群到各自的位置上去。

她穿过这些座位，进入展篷，很高兴地看到里面已经有很多人了，一个年轻男孩正在国联为提供免疫血清和抗毒剂所作的成绩的展示台上指指点点，她在他身边停了一下然后穿过人群，直接走进后面的职员盥洗室。

站在镜子前打量自己，和往常一样她没有先看妆的总体效果而是从每个部位的细节打量自己新的妆容，她没有用她过去常用的方法化妆，而是用了新的化妆方法，她拿出新买的高级美国化妆品。上礼拜她去曼哈顿的一个美容院里学了一套最新的适合她的化妆法，虽然在那里待了近两个小时，但走的时候她带走了全新的妆容和一套昂贵的化妆品。

回到宾馆她就把原来用的那套全部扔掉了。

这几年来她对化妆越来越没信心了，以前的方法都学自她母亲，有些是她原来在女子学院和同学偷偷试过得来的，那时候女子学院禁止化妆，曾有一年她完全是素面朝天。

还有一些是珍妮告诉她的，她从别的女人那里也看到一些，她从来没有什么好的技巧，妈妈的老方法已经用了太长时间了。现在她觉得自己焕然一新，管他什么美式不美式，她喜欢这样的自己。毕竟她的唇色更鲜亮，眼睛更大了。

她在镜前修了下妆，闭上眼睛，心里又默念一遍：伊迪丝·艾莉森·坎贝尔·贝莉，你三十九岁了，你很漂亮，艳光四射，你是一个有力量的女人，前进吧。

然后她睁开眼看自己，觉得无比自信。

没错，伊迪丝，你已三十九岁了。

你希望更年轻吗？

她希望更年轻吗？

三十九岁也许是个很好的年纪，只是——至少她以对自然变化的观察来看——它已无法延续更有魅力的年华。这可是美好容颜最后的年龄了。虽然她认识一些年龄大却风采依旧的女性。

是的，一个女人仍然可以在年华老去时风采依旧。

但是容颜很难永驻。

现在许个愿吧。

如果她要许的话她想年轻一岁。

这很显然不能实现。

没关系，迈进四十这一年她要好好度过。

她再次检查妆容，退后几步来看看效果，然后头向两边转看侧面怎样，再走到水台边洗手，做好准备去和斯威赛尔说。

开幕式前她还有不到一小时时间。

接着她就往斯威赛尔的办公室走去。上次到他办公室时他们吵了一架，而且显然现在已经闹僵了，她离开的时候跟他说她会"考虑好自己的立场的"。

她知道过去艾瑞克·德拉蒙德爵士在国联的时候，曾坚持国联不该有自己的旗帜，毕竟国联是个国际组织而不是一个国家。

不过现在世界形势不断变化，而旗帜也不仅仅代表国家。事实上，国联就是某种国家的形式，虽然不正式。而在时下这个混乱的局势下，她认为国联更应该要独树一帜，如同一个国家一样显示自己的主权，而一面旗帜则能展示国联的力量。国联应该为所有人提供神圣不可侵犯的庇护。人们站在国联的旗帜下要能感受到保护的力量，同时也能起到威慑的作用，"本旗不可侵犯。"

这样的话就像是宣称有了一种巨大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力量。

她本想自己去升旗，但是那样像是在闹脾气，会被这些人取笑。

站在斯威赛尔办公室门口，想了想，她转身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处理僵局的一个好策略就是要有新的东西来打破这种僵局。你可不

能简简单单地跑过去重蹈覆辙。

她觉得还是要给斯威赛尔一个书面的指示。

这个就是新东西。

她坐在桌边，通过内线要速记员过来。

她的桌子上仍放着叠得整整齐齐的簇新的旗子，崭新的铜质穿绳孔穿着雪白的线绳。

速记员过来了，穿着开幕式的衣服，看上去有些惊讶——可能是因为在假日里还要被叫来工作，不过她带着本子和铅笔。

"抱歉，弗朗西丝，有些要紧的事要你来一趟，要记两个备忘录，一个给斯威赛尔先生，一个给格里克先生。"

"夫人，明天用吗?"

"现在就打出来，马上就送去。"

不，她停了一下，"我会亲自送去。"

"开幕式前打出来吗?"

"没错，就现在。"

"好的，夫人，"弗朗西丝看了一眼手表，然后一手拿着笔一手拿着记事本，端坐准备好记录。

"这件事要马上做好。"

"好的，知道了。"

"嗯，还是不要以备忘录的形式发出去吧。"

弗朗西丝划掉纸上已经写的一些字然后再看向伊迪丝。

"用大写字母写'指示'开头，然后是'秘书长办公室'，下面写'世界博览会国际联盟展区临时办事处，纽约弗来勋'，使用有抬头的信笺和磨砂布纸。指示正文写：亲爱的斯威赛尔，亲爱的格里克，依据奥古斯蒂·巴托秘书长的指示，请完成如下几条：

"第一，世界博览会开幕期间，国联旗帜将和美国国旗一起升起。美国国旗在左，国联旗在右。

“第二，国联旗帜和美国国旗同一高度。

“第三，国联旗帜由一对童子军或者州骑警升起，以上无法办到时由亚瑟·斯威赛尔升起。”

伊迪丝暗自笑了一下。

“第四，从明日起，国联旗帜悬挂在现有的三个旗杆中间最高的旗杆上，两边旗杆悬挂美国国旗和纽约州州旗。

“执行以上指示无须顾虑任何国旗悬挂礼仪之协定。

“请注意，此为指示而非请求。必须无条件执行。

“附：再次强调以上指示须无条件执行。

“下面署名：E·A·坎贝尔·贝莉。”

“注上日期和时间，”伊迪丝看了看手表，“上午十点三十六分。好，现在去打出来吧，快马加鞭。”

“女士？快马加鞭？”

“就是说越快越好，抓紧时间。”

“是的，不过，我能问个问题吗？”

“说吧。”

“嗯，那个……”

“什么，弗朗西丝？”

“你真的要对斯威赛尔先生和格里克先生下这些指示吗？”

“是的，怎么了？”

“请原谅我无知，你现在是他们的上级吗？”

“是的，我是他们的上级。”

“哦，”她不确信地看着伊迪丝。

“去吧，”伊迪丝对她说。

弗朗西丝迅速向打字室走去。

“我和你一起去，”伊迪丝道，手里拿着国联旗。她看着弗朗西丝很专业地打出那张指示。伊迪丝拿起那张纸，重读了一遍，一点错误也没

有，然后她在上面签名。

“谢谢，弗朗西丝，打得非常好。”

“你还需要我做什么吗?”

“现在没事了，你去准备开幕式吧。”

伊迪丝转身准备走时，弗朗西丝叫住她，“夫人?”

伊迪丝转过来，“怎么了?”

“升国联旗的时候我会去的。”

伊迪丝朝她笑了，“你会升旗吗？你以前是女童子军吗?”

“哦，不是的。”

“那就没事了，等着参加开幕式吧。”

弗朗西丝说道，“我们必胜。”

她们朝对方笑了起来。至少现在有个人站在她这边了。

伊迪丝封好信封，拿起旗帜，然后一路小跑穿过走廊，一边戴上帽子和手套，拿着手包，跑到斯威赛尔的办公室，敲门然后直接进去。

他站在墙上的小镜子前整理他的领带。

“亚瑟。”

他从镜前转过来朝她微笑，“平静，伊迪丝。”

“我很平静，亚瑟。”

“现在好些了吗?”

她心跳加快不过她没在意，她心想这不过是身体的自然反应。

“亚瑟，关于国联旗……”

“不用道歉，也不要再想这事了，已经过去了。”

他又走到镜子前调整他的领带。

她注意到在他自己的家乡，他变得更自信了。在这里他可以随意挥洒他作为一个国联高级官员的权威，特别是对那些从未见过万国宫或去过日内瓦的人。

在日内瓦他只不过是个对美国比较了解的人而已，他就是他。

现在他对着镜子说话，甚至没有转过来面对她，也许正通过镜子看着她，“在伟大的历史长河中，旗帜的问题微不足道。”

“亚瑟，我不是来道歉的。”

他在镜前顿了一下，然后慢慢转过身来。

现在她和他面对面了，她说，“我到这里来是要你在今天中午的典礼上去升国联旗的。”

“我以为我们都谈好了。没有什么国联旗，那是个错误的决定，德拉蒙德不会同意的。”

“德拉蒙德已是过去式了，亚瑟。没错，我们是讨论过了。我说过我会考虑。现在我考虑好了，我已经决定了。”

他撤回目光，看向墙上的日历好像是要确认一下今天是什么日子。“你作好了决定？”他说，没有看她。

“我已经作了决定，而且我带来一个书面指示。”

亚瑟看着她，有些洋洋得意。“通常情况下，我会和本一起讨论你的建议，不过现在显然没有时间了。”然后他就整理起桌子，还是没有看她。

“我知道，”她说，“时间不够了。”

“那就这样吧，伊迪丝。等我们回日内瓦后如果你觉得这事重要的话，我会向阿维诺提交申请的。上帝，我们甚至可以组织一个委员会来讨论这事，”他微笑地看着她说，“这样可以吗？”

“亚瑟，”她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亚瑟，这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我在给你下达一个指示，由我出具的。”

他靠着桌子，头低着，似乎在忍耐。

“这是书面指示，”她把信封递给他。

他没有接过去或朝它看一眼，尽管它不可避免地凸现在他的视野里。

她有些忐忑，如果他不接的话她该怎么办？她来之前还没有想过。怎么办？

丢脸，就是这样。

“我给本也出具了同样的指示。”

他站在那儿，用手支着身体。

“亚瑟，拿着。”

她晃了晃手里的信封。

他还是靠在桌上，低着头。

活雕像：采用任何一位名人的身体姿势。

他在模仿墨索里尼吗？

她有点想把它放在他的桌子上，不过她没有，必须要他从她手中接过。

“亚瑟，我已经决定了，拿着。”

他抬头。“你确定有这个权力？”

从他的声音中她还是感受得到那股反抗，不过他应该有些动摇，他用了问句不是吗。

他的破绽。

“我有这个权力，亚瑟，如果你不接受的话我会暂时撤你的职，本也一样。”

他跳了起来叫道，“然后呢？你要把我和本绑回日内瓦吗？你厉害，伊迪丝，但我不认为你能把我和本怎样。”

他大笑着似乎试图用他的笑来影响她，就像她眼里的沙子。

这是装的，这个笑透出了他的不确定和疑虑。

他已经一点一点屈服了。

她轻抿嘴角笑了一下，没有附和他的笑，而是镇定地说，“亚瑟，如果你不接受的话我会叫州警将你赶出这间办公室，赶出世博会。”她说的时候觉得自己已经用尽呼吸，她对自己的声音都有些陌生。她马上

想到自己的职权，她有那个权力去指示纽约州的州警吗？

她该怎么去跟州警解释她的权力呢？他们会相信个女人吗？要不要巴托打电话过来？也许可以通过世博会组委会主席格鲁瓦·威尔，前几天见面时他应该对她的印象不错。不过这会大费周章。伊迪丝，这几乎不可能。她知道自己有些过分了。

不过她还是要再进一步，于是说道，“我肯定格鲁瓦·威尔会支持我的决定。”这是她的最后一招了。然后她看见斯威赛尔抬起头，他的眼神是她以前没有看过的受了打击的眼神。

雕像活了。他没有再靠着桌子，站起来，扣上西服的纽扣，然后从她手里接过指示。

上帝，谢天谢地，他接了。

现在许愿吧，亚瑟。

他用精美的裁纸刀打开信封拿出那份指示。她等着，直到他读完。他叠起指示把它放回信封。不过他没有递回给她。这点很重要，他只是把它放在桌上。他接过指示，读过了表示他接受了。

她把国联旗递过去，此举相当于最后一步。如同跨越尼亚加拉大瀑布。如果他接受了就表示了他的服从。他看着她手里的旗帜，有些犹豫，不过最终还是接了过去。

太好了。

该结束了，“谢谢，亚瑟。我会负全责的。”

“你吗？”他屈服了，声音都带着委顿。她想说，“这是代表奥古斯蒂·巴托。”但转念想到这里离日内瓦十万八千里，便没说出来。

“就这样去做吧，亚瑟，”她以一种自己从来没有用过的语气说道。语气不是很强硬但不容置疑。那种和缓的语气如同一个严厉的母亲，或是姐姐。

他瞪着她，手里拿着那面旗。

“那么我就当你接受了，亚瑟，”她以同样的声音说道。同时这也不

是个问句。

"接受?"

"接受。"

他用手背擦了擦脸。

马上要结束了。

他晃了晃头然后说,"因为现在我们没时间把这事汇报给日内瓦,我就按照你说的去做。"

就这样发生了!

她以一种坚定的不容抗拒的语气礼貌地说,"谢谢,亚瑟,去找支童子军吧。"

"挂上旗帜也阻止不了纳粹的。"他说。

她看着他。"有一百万种方法可以阻止他们,亚瑟,这就是一种。我们无法知道哪种会有用。我们说的每个字、我们做的每件事都决定了我们的将来,如同我叔叔说的'聚沙成塔,滴水穿石'。"

这让气氛轻松些。

他嗤笑道,"如果媒体有负面报道你也负全责吗?"

她知道他会有这一问。

"绝对全责。"

她在想把旗子留给他还会有什么问题,他会报复吗?

她觉得应该不会,这也是他的职责,而且如果出事的话他负全责。

"我去找本然后和他一起来找你,你等着。"

这样的话她就能监督他的每一步了。

她走出去直接到本·格里克的办公室,他是参展组长。他应该很好搞定,她只需公事公办地给他那份指示就行了。

本正要锁门离开,大概是要去忙开幕式。

"本,我刚刚给亚瑟出具了份指示,现在我把它出示给你,参展组长,是关于国联旗帜的指示。"

她递给他那份指示，他接过打开，读完。

他瞪着指示，没有看她，低声说，“亚瑟同意了？”

“没什么同意与否，本，这是指示。”

“我最好和亚瑟谈谈。”

“没时间了。重要的是没必要和他谈，旗子在他那里，他同意了。”

本瞪着她。

“这是对你们两个的指示。”

她看得出本·格里克完全不相信。

“亚瑟同意了？”他又问一遍。

“本，我们无需再讨论了，这是指示。”

“我知道了，”他拿起指示，似乎还想再读一遍。

“好的，”他困惑地瞥一眼她。

“很好，”她说，“那就这样了。现在我们一起去开幕式迎接嘉宾吧。”

“好吧，”他的语气还是有些不在状况。他不知道把那份指示摆在哪儿，就又打开办公室门走进去。

她猜他会不会用内线给亚瑟打电话。她站在门边以防他这样做。

本的桌子很整洁，他似乎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把指示放在他的信件盒里。

走廊里她对本说，“本，一起享受聚餐会吧。”

“好的，”他看着她，脸上显示出服从。

本·格里克是个喜欢服从的人。

有意的，她挽起本的胳膊然后愉快地说，“走，我们去找亚瑟。”

他开始有些不情愿，不过没有抽开手臂。他们一起走过走廊。打开亚瑟办公室门时他正在研究旗子的接线处。

“来吧，亚瑟，”她说，还是挽着本的手臂，伸出另一只手，“我们一起去聚餐会。”

斯威赛尔看着他们挽着的手臂。伊迪丝注意到此时本想把手抽出来，不过她轻轻地扶着不让他抽出来。她挽着他，走到桌前用另一只手挽着亚瑟的手臂。非常完美的一着。

“我们一起去摘果呀，去摘果呀。”她唱着。亚瑟有些不情愿，不过她还是拽着他们走到走廊上。

她亲了亲两个人的脸颊。然后他们一起走出去，走进了阳光里。

外面几乎座无虚席。

她看到了那个建筑家杜投在那儿，她还看到了斯威赛尔的女儿，不过想不起她的名字。

还有信息部的邓肯·豪，秘书处就她和他两个澳洲人，他朝他们走来。他注意到斯威赛尔胳膊下面夹着的旗子。“你们决定升旗了？”

邓肯·豪看着她，她感觉到他想用澳洲人的方式跟她说什么，不过她用眼神阻止了。

“我去找支童子军或是骑警来升旗，”斯威赛尔细声细气，一本正经地说。

“好的，啊，今天的天气真棒呀，不是吗？”她说。

大家都表示赞同。

有些普通民众陆续过来站在椅子的后面。小号手们正为演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做准备。

之后美国联邦政府的车到了。

罗斯福说过要派三个代表过来，分别是农业部秘书长、劳动部副秘书长和卫生部部长。

她和本一起过去迎接他们，她的眼角余光不经意地看到罗伯特居然也在，正坐在靠后排的一个椅子上，帽子遮住脸。他不会是在睡觉吧。

她有些惊讶又有些警惕。她没有去管他，而是集中注意力在要做的事情上。

上帝，他到这里来做什么？

开幕式开始了，她又朝罗伯特看了一眼，他朝她挥了挥手。

农业部秘书长华莱士作了开幕演讲。“恐怕没有比纽约世界博览会的会址更代表国际联盟的宗旨了……这里，代表着人类的明天。”

# 志趣相投的朋友

开幕式后她再去找罗伯特，心里希望他已经突然走了，就像他突然而来一样。

不过他一个人站在座位边上，瞪着来来往往的人群。

她做了个深呼吸——今天的事情够多了，现在又来了一个——她走过去，他礼貌地摘下帽子。

他们握了握手。

“这应该不是你感兴趣的事吧？世博会？”她问。

“也许会有一两条新闻。”

“没有战事吗？”

“没有，布拉格现在没有战事。”

“可惜。”

他手里玩着帽子然后说，“我能请你吃晚饭吗？”

她跟他解释今晚她要参加一个官方聚餐。她看了看表，“我现在得回宾馆换衣服了。”

“你住在哪儿？”

“曼哈顿44街的阿尔冈昆，坐博览会专车去不远。”

她很喜欢说这个美国地址的感觉，很拉风。

“那就明天中午午饭？”

她试着强硬一些。“你认为再在一起好吗？你收到日内瓦律师的文书了？”

“收到了，在财产分配上你很大方。”

“我有些财产，瑞士法律也对婚后财产的分割有详细的法律规定。”

“我是一无所有的记者，而我的妻子是百万富翁。”

“我不是。”

“你不用说是你红杏出墙，说我好了。”

“多绅士的举动，不过不用了。”

“我还想和你谈谈离婚的事。”

“有律师不就行了？我们付钱给他们所以我们自己不用去看那些细节。”

“别这么狠心，伊迪丝。”

“不是狠心，我只是很忙。”

她忽然想也许他大老远来就是为了见她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了什么呢？

他坚持着。“我想我们可以一起吃顿午饭或晚饭，然后一起去观光。”

他怎么可能认为她会和他去观光呢。

“从来不知道你会对观光感兴趣，罗伯特，”她笑道。“我还以为你不屑于此呢。”

“看看帝国的大城市也挺好的，我不反对放松一下，还是你想去晚餐俱乐部？”

难道他想和她“约会”吗？按纽约人的说法。这正是他想要做的。

“我们这里就有一所晚餐俱乐部，不过还是谢谢，我没有时间。”

“看在我们过去的情分上吃顿午餐也不行吗？”

她想了想，和前夫在像纽约这样的地方见面似乎会比在过去那种熟悉的环境里见面更没有什么担心的，而罗伯特于她来说已没有什么了，见面吃饭也未尝不可。

于是她说，“那我去看看明天的安排，到我办公室去吧。”她想拖一下有更多的时间考虑清楚。

他们一起往国联展台走去，后台那里是她的办公室。

她的办公桌很整洁，打字机用布盖着，弗朗西丝已经走了。

“你见到我们的旗帜了吗?”她问他。

“嗯。”

“你怎么想?”

“是你缝的吗?我从未见你做过针线活。”

她笑了。“是斯威赛尔做的，不过要升旗的时候他又打退堂鼓了，害怕会得罪美国议会——惹恼罗斯福。”她回想白天的那场拉锯战。“这个可不能公开。”

她找到她的记事本。罗伯特则在那儿看她办公室摆的一些宣传画和小册子，主要是宣传国联及其理念的。

他晃了晃手中的小册子问，“这个在理事会讨论过了吗?”

“没有，怎么?”

“我认为理事会那帮人看到这句话会不高兴的，‘宗族、部落、中世纪国家一起迈向史无前例的国联……’我想国联的宗旨应该不是这样的。你认为美国人会喜欢吗?”

这真是他的风格。

“这是美国国际联盟委员会帮我们印刷的，他们之前没有和我们讨论。”

“这倒是很奇怪。这里可不兴这个。”他又读另外一段，“‘人类为战胜共同弊病的联合行动’，这听上去像是病急乱投医。”

他总是以这样含讥带讽的语气说话。

问题是她还愿意听吗?

她看了看记事本，明天晚上她应该有时间。不过她不愿坐在那儿听他抱怨，也不想和他讨论离婚问题。

她走过去从他手里拿走小册子。“不过是一群非专业人士做的——他们已经尽力。抱歉，我没有时间。把你住的地方的电话给我，有时间的话就跟你打电话，你要知道，我快忙死了。”

他瞪着她。“你这个样子美国人有种说法。”

“什么？”

“就是你现在的表现。”

“怎么说？什么说法？”

“欲擒故纵。”

“我知道，不过我没有，我是真的很忙。”

“我可以拿一份这个吗？”他拿起另一份小册子。

“可以，不过你可别拿它作文章。”

他拿出记事本写下他住的宾馆地址和电话号码，撕下来递给她。

她拿着纸条和他一起走出去。

到门口时她已经心平气和了——可能是看在过去情分上——不过她终究还是要和他一刀两断的。

“我们会再见面的。”她说，温和地，“不过可别尽想这事。”

她伸出手和他相握，他握了一会儿，然后朝她微笑，用手指轻碰帽檐，转身朝外走去，她站在那儿看着他的背影迅速消失在人群中。

她想起了幼时读过的百科全书上的话：鹿没有永久的栖息地，没有窝和住所。

她回到办公室，有些慌乱，他怎会来纽约呢？

她还是不相信他来仅仅是为了世界博览会。

为何每当看着他时，自己的脑海里还会想着，“这个人还是我的丈夫？”而她的行为又该基于这个前提呢？

* * *

他给她打了三次电话。

她看着电话留言有些困惑，他给她的办公室和宾馆都打了。他指望从见面中得到什么呢？肯定应该不是要行使他这个即将离婚的丈夫的特权吧。

他终于打通了电话，还是要和她见一面。“伊迪丝，你以前不是总说面对面谈话才能有东西可谈吗?”

她答道，“没错，不过谈什么呢?”

“我们。”

“罗伯特，我们已经结束了。而我们又没有什么公事可谈的。”

他还是坚持要见面，说这是好聚好散。他还伤感地说到他们过去的时光。

没办法她只好同意了，和他约好在阿尔冈昆的大厅里一起喝点鸡尾酒什么的。

她等他的时候很想抽烟，不至于显得无聊而且看上去也很时尚。她该学会抽烟的，得跟人请教一下该怎么做。

他衣冠楚楚地来了，从他戴的帽子上可以看得出来，他是花了心思的。

她还是穿着工作时的衣服，也没有沐浴。

上帝，他还带着花呢。

他不会是在追求她吧。

虽然有些怪怪的，不过她还是感到受宠若惊。

他把花递给她，她不得不接过来，亲了亲他的脸颊。

喝过咖啡后她说她只能待一个小时，她还要出去。

他说，“那我就直奔主题了。现在我们至少面对面了。”

“你说吧，我们以前都是这样的。”

“我不想和你离婚。”

她环顾大厅，消化这句话，然后转过来看着他，“究竟为什么呢?”

她从碟子里拣了一颗果仁慢慢地吃着，一边看着他。

“我喜欢从一而终，而且，我觉得只要努力我们就可以做到，现在我们年纪不小了，成熟了，我会尽量少出差的。”

关于从一而终他倒是说到点子上了。她也是这样想的。她也相信婚

姻契约只能有一次，仅有一次，你可以宣誓“至死不渝”一次。或许有第二次，直到夫妻一方去世。不过这不适合离婚的夫妻。应该有专门为这样的夫妻设立的仪式。

这算不算她生命中收到的第四次求婚呢？她记得乔治曾向她求婚。安布罗斯有过一次，甚至极度绝望地面对一开始的耻辱。当然还有罗伯特一开始那次。当时，她答应了。

她觉得这次他又是在求婚。

怪怪的感觉。非常怪。

她意识到自己没有说话只是在看着他，嘴里嚼着果仁。

在她说话之前他接着说道，“我们可以要小孩，我想要你为我生孩子。”

她有些脸红，以前没有过这样的感觉。而且，过去从没有人对她说这样的话，没有男人叫她为他生孩子。就算是她和罗伯特在热恋时他也没有说过。他们谈到过这样的话题，不过每次都是一带而过。

听到这话各种感受一起汹涌而来，感觉就像是温度计里飞速上升的水银柱一般。

他加了句，“我们可以马上要个孩子。”

它们总在一个临时的栖息地寻找食物并交配。它们根据年龄时而群居时而独居。生产时公鹿会和母鹿在一起，不过通常由母鹿负责养育小鹿。

“孩子？”

她觉得胃里一阵翻搅。

“像个家那样，”他说。

“在我这个年龄？”

“可以的，我就是我妈妈在四十二岁时生的。”

这次她往嘴里塞了一把果仁，满满一嘴。

她使劲嚼着，就像是在反刍的牛。

她也认识到她已经早过了生育的年龄。这是肯定的。太有医学难度了。她知道的，自己这个年龄段的各种并发症。她以前从未和别人讨论过这事，不管是珍妮还是别人，只是心里知道年龄越大风险越大。心里一直抱着这些想法，就像是脑子里的一颗炸弹。

“我怎么知道你有多认真？”嘴里吃着果仁，她说道，尽管不合礼仪。

从他的表情她看出他没想到她会这样问。

“我为什么会不认真？”

“我们在谈离婚而你却说的是要个孩子！”她笑了，用了句近来在博览会上流行的话，“唯有在纽约。”

看得出来她的笑让他有些不自在，不过他也挤出一个笑容来。

“我知道是有些不可思议，”他笑了，这回是真心的。

“谢天谢地，”她说。

不过她之前的感觉并没有随之而去。

考虑到他的感受，毕竟他这样说是需要勇气的，特别是对罗伯特而言。于是她说，“我很荣幸，你这样为我考虑——特别是经过这么多事之后——还想要我给你生孩子。”

“对啦，”他这样说，好像她已经同意了似的，“你很好，我也好，没道理我们的孩子或孩子们……”

“孩子们?!”

“生了一个后面肯定会继续生的，直到生够了为止。不是吗？他们肯定会是好孩子。”

“别说了，”她虚弱地说，对她自己也是对他，她都有些向往这样的蓝图了。

他停下，她努力从这样的感受中脱身出来。

“罗伯特，我们的婚姻结束了。直说吧，我现在和安布罗斯在一起。”

"安布罗斯，我不认为那……"他的声音变小了。

"怎么？"

"这样不适合你，"他措辞，"还是稳定的婚姻更好。"

他的话触动了她。她确实时时会对她和安布罗斯的现状有所顾虑。这是个难题。

"看起来不是你选择跟他生活在一起的，这是一种随意的安排，"他看着她说，"不是吗？"

他的话说得太对了。

她说，"我认为那是因为我们和某个人一起在生活琐事中逐渐消磨着彼此，它并不意味着彼此不适合。或者说生活之外总有更好的东西。"

"我以为你是那种对生活很有规划的人。"

"我以前也是这样以为的。现在也是。不过生活中某些事情还是会发生，规划之外的，意想不到的。有时候计划带来的变化无需我们担忧。"

他这时强调说，"你应该过更好的生活，不用安于现状。"

她被激怒了。"不要自以为你对我的内心有多了解。"

他沉默下来，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她继续，"在会发生战争的情况下怎会有人想要孩子？"

"这两者之间有关系吗？"

"首先，有战事的话你一定会去。"

"我想把这些事都放下，先安定下来。"

"现在的世界局势下要孩子太冒险也太不负责了。"

"伊迪丝，不是要等到局势稳定后才考虑要孩子的，那样的话，人类如何传宗接代？"

"至少要具备基本的环境。"

"不用等到国联把一切都安顿好才要孩子的。"

"你说得对，"她微笑，"你说得对。"

忽然间，要孩子变成了极大的诱惑，极其诱人。让人对这种可能性心生向往。

她试着合作一点。

“那你的计划是怎样的？”她问，“假设要孩子的话。”

“那我们就离开欧洲还有这些烦心事儿，去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

“开个农场吗？”她似乎想起来他们以前讨论过想要一个农场。

“远离尘世，我想的是新西兰。”他说，“那儿更凉爽。”

简直是疯了。

“新西兰!? 那我们吃什么？每天吃红薯和羊肉？去杰士庞贝不好吗？”

她父亲会高兴的，塞尔玛一定会大吃一惊。

“你的如神话般的杰士庞贝吗？一个‘人与人关系亲密、友好’，‘人人喜爱阅读、演奏乐器、唱歌和跳舞，田园诗歌般的地方’？”

他在引述她的话，尽管那是在他们曾经甜蜜时光里说过的话，很久以前了。

对故乡的感觉总是那么温暖和愉快，她在那儿长大，尽管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这有些过于美化那里了。

“还有呢？”她想听听他的计划，就当是在做个美梦。

看到她感兴趣，他兴致勃勃地继续，“你可以写本书，关于国联的，然后成为那方面的世界级专家。”

“做这个的同时还带孩子吗？”

“你可以雇人帮忙。”

“我不擅长写作。”

“你以前不是还写过诗吗。你可以边学边做。你还可以给报纸写专栏，成为南半球的薇拉·布里顿。”

听上去有点可行性，看来他考虑过、计划过了。

“但是那样的话我就跟不上欧洲的形势了，我不是要给孩子……那个，喂奶吗？”自己给孩子喂奶的想法她没想到，而且现在跟罗伯特说显得他们太亲密了。

“我们可以经常回欧洲，这样你就能跟上形势了。”

“那你做什么？给奶牛挤奶吗？我不敢想象，”她笑道。

他没笑。

看得出他想表现出自己是严肃认真的。“我可以写侦探小说。”

“你以前写的那个不怎么样。”

“我会写得更有趣的，前段时间我游历了许多。”

她以前没有那么直白地评价他的小说——她曾想做个好妻子的。他的书不好。

“《曼城卫报》上有篇不错的书评，关于我的书，”他说。

“那是你的朋友写的吧。”

“如果我们去新西兰的话，我还可以给日报社做编辑。把它办得像《曼城卫报》那样好。好到有一天伦敦的报纸，如《时代》这样的，都会如此登载道，‘然而，《奥克兰卫报》有截然不同的观点，’然后他们会引用我的观点，你也可以写些专栏。”

这个远景听上去很不错，虽然还是个以他为中心的梦想。

他绝对不可能成为遥远省城的报纸编辑。

而她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在花园里种菜的母亲。

“我就要四十岁了，”她说，“过几年要孩子太晚了。”

她不敢相信自己说“过几年”，她把年龄说小了，以前她还嘲讽别的女人这样呢。

更糟糕的是她还在他面前展示魅力，她还是喜欢他的追求。

她瞥了他一眼看他知不知道自己的真实年龄。他们当然知道对方的年龄，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且他对生日这些感性的东西一向不感兴趣，所以他应该忘了。她知道有时她会故意不提自己的年龄。她在

行使女人的特权，虽然《读者文摘》上说这样一点也不时髦。

他继续，“我觉得你可以写作的，你的报告写得很好，诗也写得好。”

啊，他在奉承。

“只发表了一首，”她道，“哦，其实是两首。还有那些报告一定入不了记者们的法眼。”

“那首诗写得真好，我记得是《智慧的皮鲁埃特旋转[1]》。”

他居然还记得，令她又惊又喜。

他吟诵了其中的几句：

遥不可及的知识

不是智慧，而是无知

不去追寻，因为无需

她不敢相信他现在能背出来。

她怀疑地望着他，“你不会专门为了今天的见面把它们翻出来背出几句吧。”

“我记得。”

“我不信那么久的事你还记得。”

“我就是记得。”

“你不是讨厌诗吗。”

“讨厌大部分的诗，但我记得你的，一些片段。”

该是泼冷水的时候了。

“那去年呢？你就那样冲进公寓？那该怎么解释？”

“我已经道过歉了。”

---

① 芭蕾舞中，用脚趾的一点或脚尖着地的身体旋转。

她记起那时他们还讨论过他的生育能力，也许这些幻想与生育能力有关？也许刚才的这番谈话是因为那时她质疑过他的生育能力？

而她自己就不想生育了吗？如果是的话，是不是表示她已经不把自己当成一个女性了？她还有月经。不过还能有多久？这方面她不是很了解。但是她想应该还会有几年。

她才不会想那事呢。

她有着本能的恐惧，她不希望自己老时膝下无子。虽然这种恐惧和有没有现实的婚姻无关——但她和安布罗斯的现实生活让她满意，她还没有“韶华老去”。

“怎样，”他期待地望着她。

“什么？”

他描绘的一切很不错，让她女人的本性抬起头来。简单地说，就像是从沉睡中醒来。

这时侍者过来。“女士，先生，需要喝点什么吗？”

“要香槟吗？”他看着她。“伊迪丝？喝香槟吗？”

他对她展示最迷人的微笑，眼前这个衣冠楚楚的罗伯特，一如他很久以前那样。

如果她对香槟说不的话，这一切美好远景将会被彻底吹散，就如同无数彩色约纹纸片被餐厅里的后座电扇吹得四处散落。

“我现在不喝香槟了，只能偶尔喝一杯——在敬酒的时候。喝香槟让我胸闷，有时候就像铅块一样。”她做个鬼脸，这样说当她是在婉拒。

不过这样说好像她已经老了似的。

“你不喝香槟了?!伊迪丝!?你以前不是说那是世上最甜美的东西吗？”

“我变了。除了香槟别的酒都喝，”她笑道。

伊迪丝，该停止这一切了。

或者，她该抓住这次机会吗？命运的选择？做个正常的女性，过上

家庭生活。这样她就会幸福吗？这是她所期待的吗？

这其中最不可行的就是和罗伯特在一起生活。他有这么成熟吗？

似乎知道她会这样想，他说，"可以的，一切皆有可能。"他伸过手来握住她的手。

侍者站在边上，咳嗽了一声，他们把他忘了。"要香槟，是吗？"

罗伯特放开她的手，回到喝酒的话题上，他看着她，"要杯香槟吧，好吗？为了一个特殊的场合？"

她摇头。

"不要香槟，我还是要我刚才喝的吧。"

侍者走了，他们重新点了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

她说，"我们可以试试美国人喝的鸡尾酒。"

他看着她，"太晚了，是吗？"

她感觉眼泪到了眼角里，便从包里找手帕。

他把他的手帕递过来。她摇头拿出她自己的手帕擦眼睛。她注意到他的手帕质量比以前要上乘多了。

"是我们耽误了，"她说，试着笑了笑。

"不过我的想法不会改变，你想好了来找我，"他说。

噢，不，上帝啊，不要这样，不要，她实在无法承受摆在她面前的这个提议。

但她难道就没有抱有那样的幻想吗？还在想着这个提议的可能性？

"你不是要去参加接待会吗？"他说，声音有些嘶哑。

他已经放弃了，太快了吧？

她转用礼貌的语气，就像过去那样说，"那是我编的借口——万一我们谈得不好的话。"

"哦，是吗。"

"不过事情确实超出我的想象。"她笑道。

她喝完她的苏格兰威士忌，"一切都太晚了。罗伯特。"

她和他握手，“谢谢你，这是我的荣幸，这样的梦想太美了，非常吸引人。”

“是不是因为安布罗斯·威斯特伍德？”

她回首在日内瓦的生活，想到了安布罗斯，他优雅的气质，娴静的性格，还有他的——他们的——亲密生活，那种契合，虽然这种生活和正常不沾边，和罗伯特描绘的那些背道而驰。但是依旧有它美好的一面——至少安布罗斯和她有生活的热情。他们有很多共同的东西，还有那些朋友。

和他们志趣相投的朋友。

她看着宾馆里的猫在各个椅子之间穿梭。

她太想要一只猫或狗了，回去后她和安布罗斯可以养一只。他们到现在还没定下来，因为有太多狗的血统和种类可以选择了。

她看着罗伯特，意识到他一点也不希望安布罗斯是那个夺走她的人，这对他的男性自尊是个巨大的打击。什么男性自尊，什么女性尊严，现在都没有了。

“谢谢你，我很荣幸。但是你还是不要想这事了，我现在想要的生活不是那样的。”

“再考虑一晚怎么样？”

他仍希望她接受，她可以考虑一晚上，这样她明天早上醒来时还会在想他的提议，然后一整天都被这种想法折磨着。

她可以在醒时想着这事，考虑它，体味它，拥抱它。

她想象自己的肚子里有个孩子。想象孩子在游戏床上玩耍，戴着围嘴对她微笑。她极力撇去这些想法，“不用，我不会的，罗伯特，我们的婚姻结束了。”

他站起来，喝掉剩下的酒。她讨厌他这样做。

“再见，伊迪丝。离婚协议明天我会签好名寄给律师的。”

“不是因为安布罗斯。”她说，出于为他考虑。“是我自己，我猜我

做不了一个真正的女人。"

她承担下一切——让他不要有负疚感。虽然这不全是实话。算是某种庇护吧，她想。不过她这样说是出于好心。

"我知道不是因为他，"他说。

他好像很愿意这样想。

她没有站起来。

他站了一会儿，手里拿着帽子，然后大步走出去。她看见他停下来付钱给侍者，她看见他在数钱，然后多给了一些——小费，她猜。

然后，他下定决心般地戴上帽子，压低帽檐，走出大门，消失在过往匆匆的44号大街的人群中，纽约的夕阳还未完全落下。

她怎会和他结婚的呢？

她做个深呼吸，向后靠在椅背上，招呼侍者再给她来一杯。

也许她该给罗伯特写信说日内瓦的公寓里永远为他留着一个房间，只要安布罗斯同意。

算是对被一脚踢出的前夫的善举。

不，还是不要。

她的生活已经往前迈了一步，一切都结束了。她已经不准备做一位母亲了。

还有，她意识到，自己已经接受了这样的不完整的生活，一种不会改变的生活。

诚如巴托会用法文说的，"一个人不能承受太多。"

# 阴谋无处不在

1940年。

她从纽约博览会回到日内瓦几个月后，一个夏日傍晚，巴托带着她到迪拉派克斯酒店①喝茶，目的是和她交换工作意见。到那儿她看到了副秘书长肖恩·莱斯特和来自希腊的副秘书长塞纳西斯·阿格尼德。她意识到可能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

她和他们在社交场合里都见过面，在不同场合，但这三位一起出现却从没有过。事实上，尤其是和副秘书长阿格尼德一起。

更不会在酒店大厅这样的场合见面。

他们坐在靠窗的位子，正好可以看见日内瓦湖边的机关枪炮台，勃朗桥边堆着沙袋，站着一排排整齐而训练有素的瑞士士兵。对她来说他们没有那种士兵的气质，她知道他们当中有教师、有职员，他们正在湖里搜索德国水上划艇，看天空中是否有伞兵。

她还是有些不信一个中立国家驻扎着士兵，虽然他们的真枪实弹已经说服了她。

阿格尼德用他的银质烟盒给每人发烟，"左边是土耳其产的，右边是弗吉尼亚产的——金色的和棕色的。"

她最近才开始吸烟，她拿了弗吉尼亚的，不过土耳其的也很想尝尝。

她放回弗吉尼亚的，"噢，我还是抽土耳其的吧。"

"很好，"阿格尼德说。

战事当前他们能讨论的当然只有战争，挪威能否抵抗到底，英国是否派出足够的援军。和这些男人们讨论着战事，她小心翼翼地吸着烟，发现她居然没有咳嗽。

吸第二口她就找到感觉了。

莱斯特认为芬兰的英法联军已经延误了和俄军的战机，所以应该去挪威，芬兰已经向俄国投降了。

每个人都有这样那样的消息，每个人都紧张兮兮的。

“丽兰德·哈里逊夫人跟我说她才不管英军是否得胜，”伊迪丝说，“那是当然的，她可以随时打包回美国。”

职员中的美国人大都在收拾行李出门或是回家，斯威赛尔也要走。

她会想他的。

巴托说他敢肯定英国对德国的武装封锁支持不了多久，而德国很快就会突破封锁。当然还有意大利，如果意大利加入的话那法国就腹背受敌了。

“我在想现在罗马给我们万国宫送来的浑天仪有什么深意呢？”莱斯特道。

“我猜墨索里尼根本不知道这回事。”

“那是几年前意大利还是友好的时候墨索里尼答应送的，”她说，“现在它的表盘里说不定会装定时炸弹。”

“我们该把它放在哪里呢？”阿格尼德问。

“可以放在荣誉厅，或是图书馆附近，要不就在花园里。”

“在荣誉厅摆放意大利雕塑？这真是个不错的讽刺，”阿格尼德道。

大家都笑了。

“国际学校的英籍学生都被遣散了，”莱斯特说。

“有个老师也跟我说了，”伊迪丝说，“走的人都跟别人说他们很快就会回来的，真感人。”

她把她母亲的一部分遗产投资在了那所学校。

这是伊迪丝此生最严肃的一次闲聊，让她感到身处欧洲的紧张情

---

(1) 迪拉派克斯酒店，日内瓦著名酒店，历史悠久。

绪。她总会想到一个人是如此容易地陷入险境。

去年九月，法国和英国宣布参战，不过到现在为止没有多少战事，在这样的局势下，国联委员会的年度大会还是要如期举行。

十二月的时候国联曾开了一次特别大会，采取了有史以来最强硬的一次决议，那就是把苏联除名，理由是它入侵芬兰，虽然大部分国家投票时弃权。

之后就一直没有什么事，不过更像暴风雨前的平静。

大家工作的时候就像是在梦游，纠结在各种各样的议程、预算计划中而尽量不去想潜伏在四周的危机。

莱斯特说了件轻松点的事。

他说他被邀加入美国的一个什么鞋子俱乐部，这个俱乐部专门收集世界知名人士穿过的鞋子。“难道他们就是这样看待国联的？”他自嘲，“还是他们仅对我的鞋子感兴趣。”

“那你给他们寄了你的鞋子吗？”

“埃尔西说我有几双鞋该扔了，不过我才不寄呢，这有损国联的形象。”

之后还是巴托说了来迪拉派克斯酒店讨论的目的。

并没有直面看着她，巴托径直说道，“伊迪丝，我们有个任务给你。我们想把你调到阿维诺那里，你知道那里有个空缺，而他现在没有经费再雇一个人了。”

现在她知道他们叫她来的目的了。

“你是要我监督阿维诺。”

“完全正确，”莱斯特道。

“维吉尔会和你一起工作，”巴托道。

她低头瞪着自己的茶，心里想多讽刺呀，几年前，安布罗斯给英国外交部传递情报时她是那样大义凛然。他要是知道今天的谈话肯定会觉得一报还一报的。

"我觉得我不是做间谍的料，而且我们如何知道维吉尔是否忠诚呢?"

"他没问题。他是很好的国际公职人员，"莱斯特道。

"那他不需要扮演什么角色吗?"伊迪丝觉得自己最好问问，"在这出戏里?"

"对。"

"那谁扮演呢? 在我们这出戏里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呢?"

"我们不是在写小说，伊迪丝，"巴托说道。

她意识到，巴托自她认识他这么久以来，有点误解了她说的英文"戏"的含义了。

不过没人纠正他。"我们究竟要做什么?"她说，"我感到了一点阴谋的味道。"

巴托脸红了，含糊地对其他人说，"告诉伊迪丝吧。"

莱斯特说了几个人的名字，他们现在担心阿维诺对国联的忠诚，他还就当前的危机谈了自己的见解。

"当然我是他们其中之一，"阿格尼德说道。

"我们觉得他控制不住局面，"莱斯特说。

他们还提到了斯威赛尔还有其他几个美国人对阿维诺的担忧，看来已经分成了两派：参与的和不参与的。

"那他会要我吗?"她问，"他应该更喜欢法国人吧。"

"现在没有合适的法国人。"

"他和布鲁斯很合得来，就是你的老乡，"莱斯特插话，"他觉得澳洲人都是反英的——和爱尔兰人一样。还有，上次我和你们的前首相打桥牌赢了五法郎，我记得布鲁斯和他妻子认为他们是大人物。"

"在家里他们因为穿鞋罩[①]而被视为异类。"伊迪丝说。"他是第一

[①] 布质的或皮质的覆盖鞋面和脚踝的鞋罩，它在鞋底用一根带子系紧。

个用男仆的澳洲首相。”

阿格尼德问，“《布鲁斯报告》怎么样了？”

“还能怎么样呢？”莱斯特道，“现在要在国联改革很难。斯威赛尔正把报告放在美国宣传。我们能做的只有这些了。”

“那你对英国的立场是怎样的？”阿格尼德问，“好奇而已。”

“我是英裔，这让我成为一个较好的澳大利亚人，”她说，“我们家都读《圆桌会议》。我一向认为英国是国联的先驱者，我们可以在英帝国里缔造一个力求平等的组织。我现在还是这样想的。我们在南半球，离任何朋友都太遥远了。”

巴托又回到刚才的话题，“你和珍妮关系不错，这会帮助你获得阿维诺的信任。我们希望你能试试，是的，阿维诺也许会拒绝你，这件事最棘手就在这里了。”

“那你打算怎么做？”

“我要把你从我这儿‘下调’过去。”

她做了个表示抗议的夸张表情。

他举手，“当然，不是因为你不称职。”

她苦笑，“那是因为越权？”

这三人笑了，她暗自祈祷他们不要旧事重提关于她饮酒的事。

“我们可以做一番安排，伊迪丝，”莱斯特道。

“我们可以找个理由，就说你的政治立场不可靠，伊迪丝，”巴托说，一边点着烟斗，一边看着她的反应。“你应该能猜到我们的办法了吧？”

“我不敢说我很乐意做这事，”她说。“大家会大吃一惊的，而且我也不擅长做这样的事。”

她还有些担心，因为此事还要牵扯到珍妮。她猜他们肯定不愿让珍妮知道这个计划，因此在这个事情上就变成要她利用珍妮。

而且她也不敢把计划告诉珍妮，这肯定会造成她的心理负担。

不过她还是要问问，“那珍妮呢？她知道吗？”

他们对望一眼然后都耸耸肩。莱斯特问她，“你觉得她对阿维诺的立场怎样？”

“我不清楚，现在法国有危难，爱国主义应该抬头。”

她确信珍妮是忠于国联的，就像她一样，不过她的祖国并未遭遇威胁。

知道内幕的感觉挺好，不过现在危机四伏，国联内部分成几派可不是什么好事。

首先，她觉得在这样的危难中大家应该更团结起来。而不是分成三派，支持德国一派、反德一派还有那些中立派——也许是假装的而私底下则不是站在这边就是那边。

支持德国的一派又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德国战胜会有利可图，一种是没有明确的想法，只不过是支持而已。

事实上，他们并没有见到邪恶的一面。

“你应该很容易就能弄清楚，不会露出破绽的，”莱斯特说。

没错，不过那样对她们的友谊是种利用，她有些犹豫。

“我不认为整件事情是个阴谋，”巴托说。“阴谋是有其犯罪的本质的。”现在他脑海里一定是在想刚才提到的阴谋这个词了。

“没错，”阿格尼德说。

这几个人都局促地笑了笑。

而她觉得这不是件开玩笑的事情。毕竟她是将要跳进火坑的人。

莱斯特又说，“现在把你排除在支持英国的阵营外应该会让阿维诺觉得你是个潜在的盟友。他对塞纳西斯就很友好，因为他是希腊人。”

“我们有些交往，”阿格尼德略带歉意地说，“他认为英国给希腊也施加了过多的影响。”

“那就是说我不能和我的朋友们见面咯？安布罗斯呢？”

莱斯特说，“就一个月左右，一个月以后局势就明朗了；也许希特

勒会觉得受够了。不过这个月我们在阿维诺那儿需要一个耳目。”

“那就是说我最好不要和那些支持英国的人交往了。”

“‘最好我们能成为陌路’。”巴托说道。

“这是引自哪里的话呢?”阿格尼德问。

她也想不起来，看得出来莱斯特也不知道。

“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罗萨琳对奥兰多说——就是那个女扮男装的，记得吗——希望他们自此以后越少见面越好。奥兰多的回答很棒，他说‘最好我们能成为陌路’。”

似乎这个问题他们之前已经讨论过了，巴托继续，“我们今天的谈话你可以告诉安布罗斯。”

另外两个人点点头。

难道是因为他们知道安布罗斯已经不再给英国送情报了?还是因为这在他们眼中已经不构成威胁了?

“我们希望你能暗暗打听消息，”巴托补充。

“那就像犯罪，重要的是，那可不像淑女所为呢。”

他们都笑了。

“这个不一定行得通，”她又说。

她无法想象自己又回到做速记员的日子。

“哪里行不通呢?”莱斯特问。

“我的法语速记都生疏了。”她说，“还有我的速记现在已经差不多忘光了。”

她又考虑了一下这事的合法性。“他的委任是由五十个成员国通过的。他的权力毋庸置疑。”

“只有他的理智，”莱斯特说。“他的能力。还有，当然，他的忠诚。”

莱斯特的反驳使她望向巴托，而他则意味不明地看着她。

这事情上莱斯特似乎很积极，当然秘书处的高层都知道他和阿维诺

是对头，而且他最得利，如果阿维诺下来的话，那秘书长的职位非他莫属。

大家都相信莱斯特不管是对国联的忠诚，还是他的判断力和公正性都是毋庸置疑的。

不过在阿维诺这件事上也许要另当别论。

“他现在很多事情都不跟我商讨，我没机会知道。”莱斯特说道。作为阿维诺的副手，阿维诺是该要和他讨论的。现在阿维诺避开他，这事本身就够糟的了。

她想也难怪她会卷入到这事中了，至少他们会说服她试着去保护国联吧。

看来秘书处人人都怀疑阿维诺，去年几乎一整年她都在纽约，所以她有些跟不上形势，也不知道阿维诺怎么了。

有谣传说阿维诺准备解散秘书处。

能够解雇一个行政官员的唯一充分理由可能就是精神错乱了。而她能够想到的可以颠覆一个民主政权的理由就是这个政权本身已经背离了民主及其规则了。

现在他不和莱斯特交换意见就已经是落人口实、背离民主了。

采取步骤解散组织，这是不是有违职责——抑或是一种管理上的必要？

谁在给他撑腰？

这事应该是可行的，现在国联里很多人都走了，事情多人手少，她去阿维诺那儿帮忙应该没问题，也没什么可疑的。

工作职责的界限正在被打破，变得土崩瓦解。

“我觉得上次邀请函的事情确实让他抓狂了，”她说，想起了以前的一件事。

“怎么回事？”阿格尼德问。

巴托笑了，他知道那事。“典型的阿维诺的作风，他总是自作主张

谁来为国联代言。”

巴托叫她讲讲那件事。

当她说的时候，她意识到，这就是她背叛秘书长的行动了吧。她的立场，表面她加入到了这个阴谋之中。她说，“那次是我受英联邦联合会的邀请去作个演讲——关于公众营养的，而那封邀请函指名要我去，大概是因为康纳特·艾士比记得我，对我印象还不错——也有可能是因为瑞斯贝斯夫人，她是联合会的澳洲代表，我还没有看到那封邀请信呢，信就被转到阿维诺办公室，之后又到拉韦迪那儿——到所有人的手里——要求征询意见。好像他们没有别的事情好做了。到了最后，老天啊，然后这封信居然还被转到佩尔特那儿审批。”

大家都笑了。

他们笑他们自己也深陷于这个阴谋之中。

“信转到威尔逊那里之后，他给伦敦的库明斯写信叫他向英联邦联合会解释，阿维诺的政策是，由他决定谁可以代表国联演讲。最后，相关的文书应该有十封之多，以至于联合会不得不写信过来取消掉前两封有我名字的邀请函。据说这事不是针对我，阿维诺说没有哪个组织可以告诉他该怎么做，国联该怎么做。结果就是为了获准这封邀请函，经过六个国联高级官员的审核。这是一个组织出现机能症的先兆。倒不是说英联邦联合会太极端了。有趣的是对女性的平等权利。也许阿维诺觉得太极端了。”

“那你最后有没有去演讲呢？”

“最后是阿维诺自己批准的，我记得春季伦敦住宿的地方很是昂贵，”她笑道，“最后我都透支了。”

大家都笑了。

重新看待这件事，她感到震惊，觉得自己有话要说，“回想起来，这应该不仅仅是对阿维诺的问题，也是对我们每个人的指责——这是一个组织出现管理问题的征兆。”

那时她只不过一笑置之。"这事发生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那会儿，整个处理过程都呈现出弊病。避免面对那些我们不可能改变、且令人头疼的事情，总觉得那些事太远、太大。这种弊病会影响到组织中的每个人，我也是其中之一。"

"没错，"莱斯特止住笑，"你说得对，这就是组织出现问题的征兆。"

哦，老天，没错，确实有问题。这种弊病不仅表现在这件事上，其他事情也是一样。

是该做点什么了。

他们继续讨论，时不时地笑一下，她觉得这世上真是阴谋无处不在啊。

意识到自己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她应该是站对了队伍的。

不过她还是不安，"我还是担心这样做是否合法，那段就职宣誓的誓词怎么说的?"

没人能一字不漏地记住誓词中的话。作为高级官员，在座的每一个人在秘书处会议上都宣誓过。她就曾在任命委员会面前宣誓过。

阿维诺也应该在国联大会上宣过誓的。

"不管怎么说，我们这样做不是在危害秘书长而是在保卫国联缔结的盟约，"巴托说，"你不是个罪犯——你的职责更像是个检查官。"

她可以感受到巴托也有和她一样就此事合法性的担忧，不过没有说出来。

"保卫者，执行官这样的头衔又是谁授给我们的呢?"她笑道。

如果她从其他女性那儿听到这样的笑声，她会觉得太大声了。这样的笑声显然就是暗示听众也跟着要笑起来。

不过其他人也确实跟着笑了。

"刚才谁说的执行官来着?"莱斯特揶揄地说。

大家又笑了。不过这个笑声没有让她觉得轻松一点。太自信，太无

情了。

"我们这样做不是要和秘书长对着干——我们只不过是为了防止这个人会滥用他的职权从而危害到国联的盟约，"阿格尼德说，又回归严肃。

巴托抽了一口烟，然后又引经据典，"孟子在他的《孟子》中教诲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我不太相信有上天这样的东西，"她微笑。

"这里所说的天大概指的就是民意了，"莱斯特说。

"我的担忧是国联里我们这个级别的官员的看法能否代表得了民意呢?"

他们都看着她似乎在思考她的话。

"塞纳西斯和奥古斯蒂显然是其中之一，"莱斯特说道。"这绝对不是一个盎格鲁-撒克逊小派系。"

她看着阿格尼德。她不知道对他该有什么想法。除了现在他确实是和他们一起的。

至于小派系，有时她自己内心的爱国主义情操也会冒头，就像是狗见到了自己的老主人一样。

"你说我要做的是文件归档的工作，是吗?"她笑着说，"我现在做这样的工作是不是有点老呢。"说了这话意味着她没有回头路了。

"这不过是个伪装，伊迪丝，"巴托说。

"你们男人们才不会放下身段做那种事情呢，"她笑，尽量显得轻松，不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在抱怨。

巴托笑了，他们知道她对自己的职权是在意的。他说道："不是这样的，伊迪丝，我们在执行某项计划时，派间谍到敌营——不论男女——都需要一个伪装，例如扮成农夫之类的。"

"我知道，"她点头，掐灭了她的香烟。

她居然抽完整根香烟都没有咳嗽一下，她觉得自己灭烟的动作堪称完美。“不过我们的这个计划就没有深入敌营的间谍那样有光鲜的伪装了，比如说，扮个荡妇之类的。”

她的粗俗用词把他们都逗笑了。

“至少我们没有叫你去做阿维诺的情妇，”巴托笑道。然后意识到这样说有些失礼，就补充说，“我没有冒犯你的意思。”

“明白，谢谢诸位没有那样想。”

“事情很难说的，也许他会邀你去图卢兹酒店呢。”

“作为第二任情妇吗？”她说，“他在政治上反英，不过似乎喜欢他的情妇是英国人。”

他们都笑了。每笑一次，她就陷进这个阴谋多一点。

“万一我暴露了呢？然后他辞退我呢？”

“我们会帮你复职的。”

“万一他再辞退你们呢？”

他们笑了，“说得好，很有可能，”莱斯特道，“很有可能。”

“还有，”她适时地呼出一口香烟，这是她的第二根了，“他有权辞退你们。”

“那我们就都失业了——也失去了外交豁免权，德军随时会来抓我们，”阿格尼德说。

谈话到此结束，一切都达成一致，她感觉，不用履行什么手续了。

巴托招手叫侍者送来威士忌。

“你现在开始抽烟了吗？”莱斯特问她。

“清洁口腔，”她笑，“我喜欢别人抽烟的样子，我希望自己看上去同样时髦。”

“你抽烟的样子的确很优雅，”莱斯特道。

“希特勒禁止吸烟——我要和他对着干。”她又笑道，“不过我给你们说个数字，体现出吸烟的害处。”

她拿出本子写下“3000”。

她把本子递给他们。

“这是过去十年加利福尼亚因为乱扔烟头造成的森林火灾次数。”

她又写下“1500”。

“这是香烟造成的房屋失火次数。”

最后她写下“两千五百万美元”。

“这是在芝加哥的汽车展览会上，一只香烟头掉在汽油桶附近造成汽车爆炸的经济损失。”

他们都被惹笑了。

“这是我从纽约回来的船上一个美国人告诉我的，我喜欢的是他的这种方法——把数字写下来然后再解释。”

“很多人吸完烟后乱扔烟头，”阿格尼德道。

“做得好需要技巧，”她说，虽然他们是比她更有经验的烟民，“还是那个船上的美国人教过我怎么做，就像这样……”她给他们演示怎么扭着香烟掐火烟头。

“讲到美国，最近刚有人给我讲到国联旗子的事，伊迪丝，你要告诉我们怎么回事。”莱斯特表情愉快地问她。

“下次吧，”她有点脸红，“下次。”

话题随即转到了战事作战方针及应对策略。

* * *

那天晚上回到公寓后，她去翻看了就职宣誓的誓词。

“我，（姓名），庄严宣誓，谨以全部忠诚、审慎和良知，履行国际联盟（职务名称）的职务。我将仅以国际联盟的利益为行使职权和决定行为的准则。在履行职责时，我不会寻求或接受任何政府或本组织之外任何当局的指示。”

"我庄严宣誓……"

她念道。

"……以全部忠诚……"

"……审慎……"

她审慎吗？从哪种程度上呢？

"……和良知……"

那么良知呢？在投身于这个针对阿维诺的阴谋里她是以审慎和良知为初衷的吗？她继续："……履行国际联盟官员的职务……"她的职务定义不明，是不是充当秘书处的耳目呢，还是如巴托说的，国联内部的检查官。

"……我将仅以国际联盟的利益为行使职权和决定行为的准则……"

这个她肯定自己是做到的，她一直是这样要求自己的。

"……在履行职责时，我不会寻求或接受任何政府或本组织之外任何当局的指示……"

她所接受的指示确实不是来自国联之外任何当局。

她想起这个誓言在美国和意大利造成的争论。在美国，反对国际联盟的人说这个誓言是在宣誓自己放弃对祖国的忠诚——赫斯特[1]报业旗下的报纸甚至说这是"叛国者的誓言"，是超政府组织寻求管制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杰作，是对爱国主义的嘲弄。

美国国务院裁定这不是一则宣誓效忠的誓言，因此和忠于美国的誓言不冲突。那些在国联秘书处工作的美国人从而被允许留下来。

她所接受的指示不是来自国联外部的。

所以在她心里，她不认为自己这样做会背叛国联的盟约。

不过，不过，不过——她还在想这样做是否妥当。

然后她想到，如果她要扮演的角色是从英国阵营中被踢出来而转投

1 美国报刊业巨头。

法国阵营的话，那么她和安布罗斯就该是敌对的。

她听见钥匙开门的声音，安布罗斯回来了。戴着圆顶礼帽，拿着雨伞，穿着巴宝利的雨衣。

每天他出门上班时都打扮得像个典型的英国政府公务员，在日内瓦这里的小办公室是屈才了。

他走过来亲了亲她。然后走到酒柜前。

"喝酒吗？"

"好的，谢谢。"

他脚步沉重。"真是倒霉的一天，今天设置了更多的枪炮沙袋，瑞士政府似乎认为德军时刻会来。"

"亲爱的，要不你走吧。"

"走？逃离战场，我不会。"

"那就搬出去。"

"怎么了？"

他拿着酒走过来。他总是很沉着，当然，如果她想让他惊慌她还是有办法做到的。他疑惑地看着她，脸上的表情是"哎，你怎么啦"。

"不是什么要紧事。不过是我现在要演场戏。早上我跟你讲过今天我有一场奇怪的见面——就国联的工作交换意见，当然，不是那么简单。我到那儿之前他们就讨论好了。结论是我要到阿维诺的办公室去做卧底。"

这个词比间谍更好。

"卧底？"

"卧底。"

"谁叫你去的？"

"莱斯特，阿格尼德，巴托。"

他瞪着她，消化着他所听到的消息。他吹了声口哨。"我知道了，"他说，"他们要策划一场政变。"

"不完全是。时机未到。"

"行事要谨慎，阿维诺可不是傻瓜。"

"他对发生在他身边的事一无所知。"

"他也许会反咬一口。"

"做这事我也有顾虑，我很害怕。"

"那是肯定的，你要怎么做，想尽办法巴结上他吗?"

"大概吧，这样的话，你就要搬到宾馆去住。或者去伯纳德那里，假装我们两个闹翻了。"

"闹翻了?"

"就是和你还有那些支持英国的一派闹翻了，我好取得阿维诺的信任。"

"明白了。"

"你觉得这事我该做吗?"

安布罗斯抿了口酒想了一下："这个时候——可以，不过你要冒很大风险。如果他发现了你就彻底完了。你以前的努力都白费了。"

"我知道。"

"我什么时候搬出去?"

"我还不知道。"

"多长时间?"

"那我也不知道。一个月左右吧。那时一切就见分晓了。同时你也要演下戏，你要假装很生我的气，因为我改投阿维诺的阵营。"

"真是新奇啊。"

"'最好我们能成为陌路'。"

他微笑着，"用得多好啊——一段优雅的引文用于一个恶劣的局势。我没听出是谁的句子。莎士比亚?"

"《皆大欢喜》里的。"

"好的，伊迪丝。"

"谢谢，亲爱的。"

"我可不想搬走。"

"你又恢复自由身了。"

"也许我并不向往那样。"

"如果你不想搬你可以不用搬，我还没有答应要去做呢。"

"这个时代就是策略和阴谋当道的时代，我想我们该要演戏了。看别人演戏才好呢。"

"没错，我们该要演戏了。"

# 珍妮的反应

万国宫新建的餐厅里，午餐时间看到的人越来越少了，同时她也注意到剩下的人吃午餐的时间越来越长，喝得也更多。她和珍妮坐在一起，喋喋不休地说着话，掩饰着她扮演的新角色。

“你怎么了，伊迪丝？”珍妮打断她。

她安静下来，停止玩弄烟盒，抬起头。

珍妮探究地望着她，“你被巴托赶走了？我真不敢相信。”

她疲倦地笑笑。“我还不敢肯定，肯定有事发生——不过目前我得自己扛着。”

和安布罗斯讨论后，她已经决定要告诉珍妮了，不过还要再等等——安全第一，原则第二。

“伊迪丝，现在的世界局势四分五裂，有什么事你一定要告诉我，我是你的朋友。”

“我不能说，不过我有苦衷，不能告诉你，抱歉。”

沉默了一阵，她们站起来离开餐厅。

珍妮看上去有些不高兴。

所幸的是，回办公室的路上她们碰到另一群午餐后的职员，打断了珍妮下面的追问。

伊迪丝坐在办公室里，地上摆着给她用来收拾东西的纸盒子，她的一些字典，还有私人文件，这些都要送到阿维诺那里。

她现在陷入的局面可够混乱的——作为一名联盟官员所应秉持的信任，背叛她和珍妮的友谊，背叛更多的人。很多人都来问她和巴托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些人不敢相信她要去阿维诺那里了。

这有些残忍，要她欺骗一些人。而且更重要的是，她没办法相信珍

妮，对她彻底坦诚。

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她发觉自己总是在内心自问："谁是我的敌人？谁是我的朋友？"还有，在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年代里，谁敢说谁是谁的朋友呢。她为何不能信任珍妮呢？为什么她对这场阴谋的忠诚度要胜过对珍妮的友谊呢？那时候安布罗斯给英国外交部做卧底时她不就是受害者吗？他不也对她隐瞒了他的所为吗？也许那时他把上级指示看得比他们之间的友谊更重要，而她最后也因为国联而放弃了和他之间的关系。

她以前从来没有去解决过她们之间的这种问题。关于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道德上的约束吧。情人先于朋友吗？而朋友是不是应该又要高于一般的信仰或事业呢？是不是要去拥护自己的小群体而不要去考虑什么爱国主义？国家是否高于事业？

是否那些拥有最持久的信仰的人才最忠诚？就像个共产党人那样？她想起有天晚上诺尔·菲尔德喝醉了跟她说他认识的一些共产主义者，"说真话还是不说真话，做有用的人还是庸碌一生，遵守诺言还是违背诺言，以身试险还是逃跑，出人头地还是寂寂无名，那些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人只有一个美德：为共产主义奋斗。"

那她对国联是否抱有这样高的忠诚呢？还有，友谊不一定可靠，你没有背叛朋友，朋友就不会背叛你吗？在危难之时，是否有比友谊更值得效忠的东西，例如宗教？

安布罗斯曾有关于要结交"狐朋狗友"的论调，不过当这个朋友成为纳粹分子时你还会和她/他在一起吗？

或许在生活中只有靠不住的规则和狡黠的判断。要不就是味如嚼蜡的无趣的决定。

当一切都发生后，一个人是否应该遵从自己的意愿行事呢，即使你的生活已经一塌糊涂了？

是失去一个朋友还是失去国联？或者为了保住一个朋友而失去

国联？

珍妮不是阿维诺的死党，但是如果告诉她这件事那珍妮肯定会作出自己的判断，她对国联的宣誓、对法国、她的法国同事，尽管所有人都说什么国联职责高于国家利益。

最后这点是很难把握的。伊迪丝假设，如果这个行为危险的秘书长是澳洲人她会怎么做？当然不会支持他，但是也不会阴谋着扳倒他。远离祖国，在异国他乡，难道和他就没有他乡遇故知之情吗？

她觉得自己肯定会有这样的感觉。

珍妮在待人接物上不是那种很理性的人，她有很多迷信的想法和偏见，比如说某个人眼睛的颜色，某个人的星座之类的。有时，伊迪丝都怀疑她们怎么会成为朋友的。

语言是建立信任的桥梁，虽然珍妮会说英语而她会说法语，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能理解对方语言里的言下之意。

语言这个问题在国联秘书处从来不被认为是件大事，已经习惯了这个工作环境了。

而且很多次他们处理问题已经超然于国籍和语言之外，他们中的有些人早就克服了这些障碍了。

这次计划中的其他人给予了她这方面的信任。她现在可不能再继续"人民的福祉是最高法则[1]"这种态度了。

这样看来她没有绝对的把握珍妮不会背叛她，不过她还是想冒这个险。

她正陷入沉思的时候，珍妮打断了她。

她脱口说道，"你太过分了，伊迪丝，你说你现在不能说，以我和你的关系，你太过分了。"

她身体前倾，两手支在桌子上，怒气冲冲的。

---

1) 原文为拉丁语，是一则拉丁谚语。

伊迪丝靠向椅背，似乎要拉开她和珍妮的怒火之间的距离，想着该如何措辞。“坐下吧，我都告诉你。”

“不用，伊迪丝，我现在不想听了，你要说的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我这样过来质问你时你才要跟我说，你置我们之间的友谊于何地？”

伊迪丝不假思索地说：“现在的时局太混乱了，我们都有些无所适从。”

“是你无所适从，不是大家都这样，你太自以为是了。看看你的样子吧——这样傲慢地靠在椅子上。”

珍妮的质问让她吃惊，她马上坐直反驳道：“我只是靠靠，珍妮，别傻了，只是靠着椅背而已，绝没有傲慢的意思。”

珍妮愤怒地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

“珍妮听我说……”

伊迪丝站起来绕过桌子朝珍妮走过去。

珍妮转过来对着她怒道：“我不听，你有一种没来由的优越感。你的生活很奇怪——你和安布罗斯·威斯特伍德那样的人在一起。我都不敢想象那种关系。你和他在一起做什么？你的丈夫不是很好吗，虽然我不喜欢他。你还背着朋友去些地方——让我说完——你就是那种神秘兮兮的势利小人。你宣称爱好和平爱这个世界，但是你却对身边的人挑三拣四。还有，你还和一个不能称为是男人的人同居。”

珍妮以前从未这样说过她。

“我和安布罗斯的事你不了解，不要这样说，你完全不了解。”

“我了解，我有眼睛。”

伊迪丝被激怒了，她冲口而出，“你呢，你和你的法国优越感——你才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以为你知道一切，看不起其他地方的人，像我这样的澳洲人。看看你的祖国吧。”

“你敢这样说法国，我们绝对会打败德国的，等着瞧。”

“那是如果有英国给你们帮忙的话——一如以往。”

多愚蠢呀，她说了蠢话，她们都说了。

伊迪丝不确定是谁先动的手，也许是两个人同时向对方挥耳光的。她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疼，而同时她挥手朝珍妮脸上打去，不过没有打到她的脸而是打在了耳朵上。脸上很痛，她又朝珍妮打去，不过珍妮一把把她推开了，她撞在了椅子上，椅子倒了。她稳住身体，又朝珍妮冲过去推她的肩膀，这次是珍妮朝后倒去。

伊迪丝此时已经完全失去控制，她两手并用向珍妮打过去，本想扇她两边耳光，结果都打在了她的脖子和胸脯上。

珍妮扑过来，抓住伊迪丝的头发使劲往下扯，把她头上的发卡扯下来，使劲扯着她的头发，她感到一阵剧痛。她去掰开珍妮的手，试图回击，但她的头始终抬不起来。

两个人都怒气冲天，气喘吁吁，伊迪丝也抓住珍妮的头发，两个人都用一只手使劲扯着对方的头发，另一只手扇着对方。

珍妮撞上了一把椅子，向后倒在了沙发扶手上，又随即摔倒在地板上，头发从伊迪丝的手里挣脱出来。伊迪丝自己也松开了手。

伊迪丝瞪着珍妮。

她跪了下来，又朝珍妮扑去，抓住珍妮的脖子，不是使劲掐着而是使劲晃，把她的头往地板上撞。

小时候她和她的哥哥还有其他杰士庞贝附近的小孩打架的回忆都浮现在脑海中，她听见自己大叫："还打吗！还打吗？还打吗？还打吗！！！"

开始还是命令，到后来就歇斯底里了。

珍妮试着用拳头来打她，不过胳膊被伊迪丝压在膝盖下动弹不得。

"收回你的话！收回你说的我和安布罗斯的话！"她尖叫。"收回去！"——刹那间感到有些疑惑，不知珍妮是否明白"收回去"的意思。

"假朋友！"珍妮反击道，"你这个叛徒！叛徒！"

伊迪丝接着坐到珍妮的肚子上，放开了她的胳膊，她的耳朵被珍妮

挥来的拳头打得生疼。珍妮大口呼着气，使劲扭动身体。

伊迪丝觉得自己开始渐渐平息下来。这时珍妮朝她吐唾沫，她感到口水喷到了她的额头上。

她的眼泪流了下来——一种不同的泪水，似乎来自眼睛里某个不同的部位，出自一种不同的情感。

受屈辱的眼泪——她想吐回去，不过现在她嘴里干干的。她迅速用右手背擦掉脸上的口水，手用劲向珍妮脸上挥去，这一次正中珍妮的脸颊，又狠又准。

珍妮大叫一声，身体停止了扭动，她用手捂着脸。伊迪丝看着她，担心自己会不会伤着她了，这一掌太用力、太准、太凶猛了。

珍妮没再还手。

伊迪丝站起来，整理她的裙子和上衣，抚顺自己的头发。

她的呼吸急促，有些喘不过气来。

她走过去，捡起地上的发夹，一边注意珍妮的动静，而珍妮此时躺在地上难过地抽泣。

哼，她自找的。

伊迪丝发现自己的情绪发生变化，变得关心起珍妮、法国和她自己，这是一种复杂的感觉，既有羞辱，又为刚才发生的事情感到某种卑劣的满足。

珍妮站了起来。

两个人都气喘吁吁的，站开一定距离。珍妮整整她的衣服，丝袜上开了一道很长的口子，她的泪眼警惕地看着伊迪丝。然后她挺起胸，甩了甩头发，大步走出了伊迪丝的办公室，狠狠地摔门而去。

"砰"的摔门声似乎在一遍遍地回响。

真是一团糟。

该死，该死的一团糟。

她还没有来得及跟珍妮解释。

她的左脸肿了，她用手去摸，脖子上也划了一条大口子。她走到办公室水台前的镜子前照了一下，她想起珍妮吐的口水，不过并不觉得恶心，但是她还是用水洗了一下脸，重新化了妆。在伤口上涂上粉底霜和粉，把衬衣纽扣系好，竖起领子，不过还是可以看出来一些。站在办公室里，她不敢相信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太怪了。就像做了个噩梦，就像她儿时做的那样。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周围的一切都彻底粉碎了一般。

她的身体还有些发抖，还在喘气，等呼吸平顺后，她扶正椅子，跌坐在沙发上。

哦，该死。

太该死了。

这时门又砰地打开了。

珍妮冲了进来。

伊迪丝从沙发上站起来，惊慌地抬起手。不过珍妮没有和她打架，而是冲过来紧紧地抱着她，她也抱着珍妮。

她们紧紧拥抱着彼此。

过了一会儿，她们松开一点看着对方，看着对方的眼睛，然后，没有任何犹豫，她们开始亲吻着彼此，一开始是姐妹般原谅彼此的亲吻，之后就变了，彼此把嘴唇张开，亲吻变成了如同一个男人亲吻女人那样的吻。

短暂亲吻之后，她们分开了看着对方，然后再次拥抱，再次接吻，这次她们亲了很长时间。伊迪丝融化在亲吻中，融化在珍妮的怀里，她觉得自己的双腿都软了。

她松开珍妮，拉着她的手坐到沙发上。她注视着珍妮的眼睛，“刚才的一切都是真的吗?”

珍妮微笑地看着她：“你是说吻还是打架?”

“打架，”她笑道，“还有吻。”

然后珍妮轻轻地说，没有反责的意思，“你是要对付阿维诺。”

伊迪丝点头。

"我不想知道。"

伊迪丝点头，扯了一个鬼脸："莱斯特认为这事非做不可。"

"我不想知道。太可怕了。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不过别把我扯进去。也别告诉我。"

"好的，还有，珍妮，我真的很抱歉。"

"伊迪丝，现在已经好了，我爱你，你也爱我，我们会没事的。"

不会没事的，至少不是现在。

她不知道这到底算是什么。她以前和一个美国女人也发生过这样的事。那是很多年以前了，不过她常常想起那个女人。在一次聚会上，那个女人抚摸她的胸部，至少伊迪丝记得是那样。也许不完全是那样。然后她们就接吻了，彻底而完全的吻。她在莫丽夜总会曾看到有两三个女人打扮成男人的样子，她想象着她们的生活会是怎样的。

然后她又想到了她和安布罗斯，他的那种特殊嗜好。

她和那个美国女人在那条路上走了一段距离，因为她觉得那很诱惑。不过现在她脑子里有太多事情了。

她有些局促地对珍妮笑了一下，她们坐在沙发上，依旧握着手。

珍妮坐在她身边，紧紧握着她的手，低声说道，"伊迪丝，也许我们可以成为情人。"

刚开始伊迪丝以为自己听错了，珍妮的意思是她们坐在那儿的样子就像是情人。后来她意识到珍妮是认真地提出一个建议。

关于她们成为情人的建议。

"是的——不过我们不可以那样，"伊迪丝说，看着地毯，珍妮还是握着她的手，"我没办法那样，或者那样想，没办法。"

这些年她从没想过，珍妮也许喜欢那样，珍妮和几个男人交往过，她是不是也有亲密的女伴呢？珍妮为什么没有跟她说过呢？她跟珍妮讲过很多自己的爱情生活，很多。不过没怎么说和安布罗斯的——珍妮应

该猜得到。

也许她是第一个使珍妮声称要爱上的女人。

珍妮没有说话。

“我真的不行，珍妮。我现在和安布罗斯在一起。”

“没关系，”珍妮静静地说道，“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太混乱了。”

“现在的生活我都不知道怎么处理。”

“没关系，”珍妮说：“都不知道我是怎么了，说话乱七八糟的。”

她松开伊迪丝的手。

不过伊迪丝又握住她的手说：“我们两个都有点太紧张了。这场战争……”

“没事，”珍妮打断她，轻轻亲了一下她的脸，放开她的手，用手抚了抚她的头发，她的脸颊，看到她脖子上的伤口，解开她领口的纽扣，用手指轻抚那道划痕，“没事的，伊迪丝。嘘。我收回我说的关于安布罗斯的话——他是个好男人。我挺喜欢他的，刚才我只是非常生气，你说得对，这场战争让人疯狂。”

“我也做得不对，也许我要做的也是错的——就是阿维诺的事。”

“我们总是要冒险，不是吗？”珍妮轻轻吻她，“即使是你，伊迪丝·坎贝尔·贝莉。”

伊迪丝吸了吸鼻子，然后微笑着看她，“现在就是平凡的伊迪丝了。”

“伊迪丝·贝莉。”

她们看着对方的眼睛。她再次试着去想象一下珍妮说的爱——那种爱——但却无法想象自己会有那种情感。

“刚才那场架……”伊迪丝想说点什么。轻松一点。不过不知道该说什么。

然后她们两个就笑做一堆了。

“太不可思议了——我们怎么会那样?”珍妮说，“我们就像还在上学的小女生!”

她们的笑声，就像她们打架时那样的幼稚，让她们情不自禁地依偎在彼此的怀里。她们一直笑着，直到两个人都哭了起来。即便这个时候，即便伊迪丝从笑的旋涡里脱出身来，她心里的某个地方告诉她，这个世界的另一部分已然松动，变得不再稳定。

哭了一会她们停下来看着对方微笑。她意识到珍妮又想亲吻她了。而她也很想和珍妮亲吻。

不过，不知道什么原因，她控制住了自己。至少现在从她的嘴唇看，是不想和珍妮亲吻的。

然而，确实在珍妮第一次吻她时她是乐意的，而且腿都软了。

发生了这件事情后，她似乎有些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和安布罗斯在一起了。

# 办公室风云

到秘书长办公室开始她的新工作的第一天，伊迪丝注意到万国宫里有工人在墙上用漆刷红色箭头。

她走过去问是做什么的。

"避难所。"工头说。

"躲避什么呢？空袭吗？"她问。

"没错，空投炸弹，"工人模仿着炸弹下落的手势，吹着口哨模仿炸弹落地的声音。

让她惊讶的是，这些人倒没有特别担心的样子。

从他们的话中她了解到，这些箭头是用来指示地下室方向的，空袭来的时候好方便人们到地下室集合躲避。

战争的脚步越来越近了，这让她有些惊恐。就好像是她正越来越接近人类的本质。好像梦想被撕碎。现在自己身临其境——周围的一切都和战争息息相关——为了战争和它所带来的破坏。瑞士各委员会现在讨论的都是战争标语该如何措辞，要订购何种颜色的油漆以适应不同标语的内容？避难处的造价是多少成为世界各地人们思考的主要问题。

政府还会管理多久？什么时候市政府会宣布他们也无力应付战争？锁上办公室溜之大吉，而让百姓们自生自灭。

想象一下吧，那些标语的油漆尚未干透而刷标语的人早已逃之夭夭，要不就已命丧黄泉，到处可见的标语上虽然书写着避难处、急救处和医院，而这些地方却都被炸成废墟，那该是多可怕的场面呀。

战争真正开始时，那时一切都被摧毁了，所有人都得靠自己。她听说战场上的残兵败将是最让人不忍见到的。

战争的到来也意味有些东西消失了，军事化的纪律成为维持文明的

最后底线。

人们会变成像野兽那样野蛮吗？会不会相互争夺，彼此劫掠？如果一个人可以随意进入日内瓦高级商场里，喜欢什么拿什么，那将是一种多么怪异的自由啊。让她惊愕的是，当想到自己进入一家高档鞋店，可以想拿什么就拿什么时，居然发现这种想法很有挑逗性。

即便是到一个吧台后面，想喝什么喝什么，这样一种微不足道的自由，似乎也是一种具有挑逗性的幻想。

她皱眉，灾难带来的也许有痛苦，但也可以视为一种解放，把人从日常的循规蹈矩中解放出来，就像是提早放学了或是上课时老师不在，那种规矩和监管的压力一下子消失了。不管怎么说，她对自己有这样的想法感到有些难为情。

在走廊里她遇见了斯威赛尔。他对她说道："这真是讽刺，在万国宫这样一个宣扬和平的地方还要安置避难所。城里的市民在空投时要躲在这里，等到出来时发现没有水，没有电，没有无线电，整个要持续一周。"

亲爱的斯威赛尔，总是在寻找一些昭示不幸的讽刺，大而化之的比方以及历史的转折点之类的。

"别说了，亚瑟，反正你要走了。"她说，"你什么时候走？"

"5月15号，没办法，我有孩子。"他看着她，似乎在等她的反应。

她朝他微笑，用手轻拍他的胳膊表示她的支持。

于是斯威赛尔松了口气，又问："你要不要买盖瑞格的车子？"

她想了一下，有车子的话也许她和安布罗斯可以逃得更快些。

"我考虑一下，到时告诉你。"

然后她提醒他，因为他也知道这个计划，他要记得对她做出冷漠的样子。

他会心地挤挤眼，然后他看到她脸上的伤："你摔跤了吗？"

"踩在香蕉皮上了。"她对他神秘地笑笑。

他点点头，似乎听懂了。然后就匆匆走开。

她在长走廊上走着，碰到财务部忧心忡忡的拉韦迪。他很担心炸弹轰炸，他在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放他的卡片索引。“我有自1920年以来全世界所有国家的贸易数据，”他说，“这些东西都太宝贵了。伊迪丝，你得帮我想想办法。”

她跟他说可以去找国际劳工组织的哈丁。“他有一台缩影机，据说一个下午就可以拍3000张照片。你可以把底片寄到伦敦或者其他安全的地方，瑞士银行？”她又笑道，“最好不要，现在那里也不安全了。”

上帝，哪里是安全的呢？“澳大利亚或是新西兰吧？”她毫无信心地说。不想让拉韦迪更忧心。

“那么远？真的吗？”

“也许吧。”

他道谢。她说，“你的数据以后也许会很有用。”她也许不该这样说，听起来太不吉利了。

伊迪丝的回答并没有让他觉得安心多少，他凝视着她转身离去。

过了一会儿，她转身叫住他，“我的建议是，你可以把底片送到新西兰。”

他叫她等一下，“我能再问一件事吗？”

“当然。”

“如果我们被抓住了，然后他们给我们用刑……”

“拉韦迪，绝对不会那样的。”

“什么事都是有可能的。”

“那么你想说什么？”

“你有没有做药剂师的朋友呀？”

“怎么了？”

“我听说有种药丸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吞服。”

“自杀药丸？”

“没错。”

安布罗斯和她讨论过这个事情，伯纳德曾拿了一些给他们。她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忙。

“我会帮你问问。”

“谢谢你，这种事情我只能请你帮忙了。”

为什么会是她？难道她像是执行死刑的人吗？

但她还是说，“明天我会和你联系。”

他转身走开了。

走在走廊上，离阿维诺的办公室越来越近，她掩饰着内心的骚动，而这种骚动与十五年前她第一天到国联工作时如出一辙，那天既是辉煌的一天也是她平生最紧张的一天，她常常会回想起那天。

那天她成为了一名国联新人。

阿维诺第一个出来迎接她，也许是因为她最近在高层领导圈里发表的支持阿维诺的言论，还有就是她是珍妮的朋友。

自那天之后，珍妮再没有和她讨论过那件事　表面上她们又回到了从前，而珍妮也是她唯一一个可以敞开心扉说话的老朋友。

她们两个都觉得目前维持表面的现状挺好，也许觉得过段时间一切就会平复了。而且珍妮再也没有做出像那天那样的举动，言语行动之间也再没提到她那天的“建议”。

她猜珍妮也许会在阿维诺面前说她的好话，这样阿维诺会对她更好。

她只希望珍妮没有对阿维诺和盘托出。

阿维诺问起了她脸上的伤，她只是说不小心摔了一跤而他也没有再追问下去。

诚如他们那些人所预料的，布鲁斯和她是澳洲老乡这点确实是很重要的一点。

“我很喜欢你的老乡，布鲁斯，我们的观点一致，都认为不该对日

本执行禁运。我们都觉得国联需要一个中央控制委员会，把社会、经济事务和政治、军事事务分开。布鲁斯说如果我们早那样做的话肯定会有更多国家加入的，这样有些国家就不会再有什么顾忌了，尤其是美国。现在我们需要一个董事会。我们秘书处需要这个，这样就能停止国联大会，理事会和委员会上无休止的争吵了。”他拍着手，“董事会”。

他站在他办公室的外间，伊迪丝接下来就要在这里工作了，不过看来他没有帮她收拾地上堆的打包盒子的意思，她得习惯没有助理的生活。格蒂还是得留在巴托办公室里，她走的时候格蒂还眼泪汪汪的。

“你不认为你是英国人，这很有趣。”

“我在这里待的时间太长了，”她开玩笑。“我也许已经国际化了，要不就当是日内瓦人。”她迷人地微笑着，“不是说任何人只要在这就可以说自己是日内瓦人，还有维也纳也是这样。”

“我听过这种说法。”

“也许我就是新兴的国际精英呢。”

他没回话。

这个假面剧她演得不是很好吗，她真恨自己变成这样。

对于《布鲁斯报告》，她觉得里面有太多政治因素掺杂在“社会和经济”部分，而且大量社会和经济内容又在“政治”部分里。但现在所有争论都已经埋在历史里了。最起码战后就无人问津了。

她更反对将国联变为一个国际社会服务部门。她仍希望它是一个政治机构。但她同意国际和平进程的推动是一门政治艺术的观点，其中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

在走回办公室内室之前，阿维诺对她说，“我只要你记住，你现在为我工作而不是巴托。”

“是的，先生。[1]”

---

① 伊迪丝用法语来回应阿维诺。

之后的一个礼拜，她仔仔细细地整理阿维诺的各种文件 不过她做得很慢，常常返回去重做，他好像一天到晚都在打电话，于是她不断地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到他的办公室去。

慢慢地阿维诺开始和她随意说话了。

看来他很喜欢和她聊。

这些天她一直用法语，即使是打电话也不例外，也许这也起了作用，让他更放松了。除此之外，她感到他们之间还有共鸣，那就是他们的婚姻状况很相似，都和另一半分居，现在和情人同居。虽然在政治观念上阿维诺是相当保守的，但个人生活上则是截然相反。他妻子现在在巴黎，不同意和他离婚，而他则毫不在乎，依旧和他的情人薇拉·莱乌尔住在图卢兹酒店。

他很好奇罗伯特在哪儿以及她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婚姻的，不过他似乎一直不好意思正面问她。含糊其辞的问题她只好糊里糊涂地回答。

而这种避重就轻的回答只能让他更好奇，反过来他又时不时地用间接的方式打听她的生活。阿维诺以前就认识安布罗斯，知道那次事情发生后安布罗斯离开了国联，现在又回到日内瓦和她成为一对。他对安布罗斯很好奇，他显然之前曾听到过闲言闲语说他们两个住在一起的事，还有最近安布罗斯相当高调地从她家搬出来住到宾馆的事。

他甚至对她表示了些许同情，最多也就是表示一下而已，大概是因为现在她到阿维诺这里来工作的原因吧。

不过她和安布罗斯还会偷偷见面 通常是晚上。对外他们都装作是安布罗斯现在又一个人了，因为她投靠阿维诺而已经和他绝交了。

和阿维诺闲聊时，她把自己私生活的微小细节一点一滴地透露出来。虽然她知道，她在把自己的私生活用作他们阴谋的一部分。没想到自己居然如此应付自如，这让她不由得感到害怕。

刚开始她还不希望自己言不由衷，可后来她却发现这比原来以为的要容易得多。因为她发现自己与阿维诺在很多事情上的观点都不谋而

合，他们都打破了传统观念并按照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生活，还有就是关于管理方法上的也是。

她甚至觉得阿维诺还是挺明智的。

* * *

得知德军进攻中立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那天，阿维诺把她叫进去给她口述一个给全体职员的备忘录。

他口述道："我从职工委员会处听说有部分秘书处职员担心目前的战事会对他们有不利影响。那些自愿要求停职的员工的请求会被准许；不管是从道德层面上还是公务层面上，你们可以申请停职或者离职，我们绝对会保证你们的离职补助金准时发放……"

正在此时，一通电话打断了他，伊迪丝把电话递给他。过了一会儿放下电话他说："张伯伦已经离职　　现在的英国首相是丘吉尔。"

她的情绪高涨，不过没有表现出来。她看着阿维诺，看不出他对这个消息的反应。

她有些警惕，感到这个情况可能成为对她的考验，如果此时很兴奋的话就表明了她亲英的立场了。

也许他正在观察她的反应。

他没有问她怎么看而是说："丘吉尔上台，那战争将不可避免，我要和常驻代表们见面，你安排一下。"

"我们继续，你再加上：秘书处办公地点将仍设在日内瓦，目前我们无法更改办公地点，因此我们无法保证职员及家属的安全，不管是在日内瓦还是在别处。"

听到丘吉尔的消息没有表现出鼓舞的样子就已经是表里不一了。她注意到自己还挺得意掩饰得那么好。这项高超的本领本身就够值得自豪的了。这种感觉就像是个罪犯在破译了保险柜密码和依靠诡计获得机密

信息的那种沾沾自喜。

她都有些佩服自己能如此冷静，记录这样一则不祥的备忘录。

她把备忘录打出来交给他，看得出他的备忘录内容就是这些了。

战争的阴云已经逼近瑞士了。不过随着战事的临近，倒是让她精神上越来越轻松了，她可以不用再经受道德的考验了。

外间办公室里的一般职员的表现很正常，就像是见惯生死的护士一样没有哭泣，没有恐惧，而是各自忙着自己手头的事情　　不过她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亲朋好友都沦陷在战区了。

那天早上晚些时候，莱斯特没有预约就来找阿维诺，他经过她办公桌边时没有跟她打招呼，甚至看都没看她一眼。

秘书长和他的副职已经几个月都没有交流过了。

她忽然想到莱斯特也许需要有个人在场作证，于是她找了个借口也走进阿维诺办公室，不过没有人注意到她。

阿维诺正在和莱斯特争论，是关于国联是否要撤离的。

莱斯特说现在秘书处要做好撤离的准备，到安全的地方继续工作。她漫无目的地从阿维诺的文件柜中取文件，借故消耗时间。她觉得自己挺喜欢做职员这种工作，不会被人注意，几乎就是透明的，她只在他需要的时候进来，其他时间她就是透明的，如同屋子里的一件家具。

她听见阿维诺说莱斯特懦弱。“法国人更自律：不要考虑家人的安危，在法国每个家庭都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国联也要这样。”

情感上她发现自己居然是赞同阿维诺的说法的。

莱斯特继续跟他争论，指出至少要有把家属撤离的计划安排。

阿维诺同样拒绝了，“让高级职员的家属撤离更是对士气的打击。”

“那好吧，”莱斯特转身要走，“那就容易了，我已经言尽于此，没有撤离计划，我就不会负责。”伊迪丝倒是觉得莱斯特在胡搅蛮缠。阿维诺站起来和莱斯特一起走到门口　　不是因为礼貌而是要再次明确他的观点。“我们把国联总部设在瑞士就要和瑞士人同呼吸共命运，他们

保家卫国之时我们要和他们同甘共苦。”

伊迪丝心里为阿维诺这番话叫好，至少修辞很好，虽然这没什么意义。她反而很讨厌莱斯特。

她也知道华丽的措辞往往是说话者不知道该说什么时的表现。

莱斯特走后，阿维诺才注意到她在房间里，“你听见了吧？你觉得呢？”

“我也是这么想，”她说，“要是国联都撤的话那大家都要走了。”

“莱斯特就是胆小鬼。”

她没说话。

她看着他。他以他那个拿破仑式的姿势靠在椅背上。

“你有没有准备好巧克力和罐装食品，放在干粮袋里呀？”他问她，口气有些嘲弄。

“我想我应该准备，不过没有，”她说谎道。

不过这个回答让他很高兴。“英国人总在干粮袋里装上巧克力呀，干净内裤呀，蜡烛火柴呀还有香皂。”他自顾自地笑起来。

* * *

那天晚上她和安布罗斯照旧在莫丽夜总会昏暗的包厢里见面，他们谈到了德国对中立国的袭击，安布罗斯认为德国支持不了多久了。

“战线太长了。”他说。

她觉得他们失之于消息不灵、消息错误、沉溺于幻想、过度的恐惧——而这一切让他们的智慧无从发挥。

几个俱乐部的常客也没有再来了，那几个她只知道她们假名的女人——什么“德斯太尔夫人”、“黛西”、“德洛丽丝”，在昏暗的灯光下，晃来晃去，调情卖俏。一两个南美人还是照常来，她从口音听出来他们是南美的，也许他们是中立国，又是生意人，让他们觉得自己还是安

全的。

夜总会的歌舞助兴节目照常，而这种讽刺显得更为犀利。

还是不停的有新来的人　　还有一些是难民——他们有时会戴着面具来。他们怎么会知道莫丽的呢？欧洲大陆另一边的人是如何知道这里和这里的特别之处的？这些新来的人走下台阶时都是很不安、焦虑，直到注意力被夜总会里的喧闹声、笑声吸引过去。

她注意到有好几次，伯纳德似乎在等着这些新来的人，有些他还认识。这是怎么回事？

她还看到伯纳德现在经常和一些她不认识的人在楼上房间里谈话很久。

她又回到战争的话题上来："攻占中立国没有消耗太多他们的军事力量。"

"不过德国现在需要在这些国家驻防。"

"没错。"

这种交谈方式是她和其他人总是愿意去相信的。她都可以认出他们了。

安布罗斯靠过来对她说，"不是流血的前线会拖垮德国，而是血缘问题。"

"怎么说，亲爱的？"她说，"今天不要猜谜了。"

"罗斯福是比利时和荷兰人的后裔，"他兴奋地说。

她咯咯笑着，这是安布罗斯杂项知识中鲜闻寡知的又一个例子。"亲爱的，我希望你是对的，我都忘了你是血统方面的专家呢。"

这时伯纳德过来了，还是那样女性化的打扮。"亲爱的！有什么绯闻吗？"

"血统，伯尼丝[1]，就是没什么绯闻。现在绯闻都枯竭了呢。"

---

[1] 伊迪丝对伯纳德的女性化昵称。

"在这最不确定的世界上我唯一肯定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管何时何地只要有人就一定有绯闻。比如，我听说你现在和阿维诺的关系很不错。而且他早就告诉我血统理论了。我们等着看好了。"

她看看安布罗斯。

安布罗斯摇摇头表示他没有跟伯纳德讲她现在的潜伏计划。

伯纳德是个精明的朋友，不过她不打算告诉他。

* * *

星期六早上，她照例到麦克吉奇的公寓向他们那几个参与这次潜伏计划的人汇报。对她能够和阿维诺相处这样融洽他们都表示出惊叹。"我感觉他好像总是努力控制情绪，"她说。

"我想他现在在吃药，"莱斯特说。

"吃什么药?"巴托有些惊讶。

"某种血清类的药。我是这样感觉的——他的态度，有时总是摇摆不定的。"

她说她没有亲眼见过，所以不敢肯定。

莱斯特有些不自在地说他妻子，埃尔西，今晚就要走了。

"孩子们在爱尔兰，"他跟他们说，"至少要有一个家长跟着。"

"那是当然的，"阿格尼德说。

一如以往有人走了总是让气氛低沉，就好像是船上的一根木头松掉一样。

莱斯特又提到美国领事已经要所有美国人都离开瑞士。

这个晚上是斯威赛尔的欢送会。

莱斯特似乎不顾阿维诺的决定还是在制定家属撤离计划。

她说目前为止阿维诺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还是照常工作，批准职员回国，安排内部事务。不过她透露："我们已经在法国为秘书处的职

员订了住处，以防瑞士遭到入侵。”

大家没有再说什么。

之后话题就转到德军的进攻上了。她没有说她现在内心作为卧底的挣扎。从道德上讲，她现在工作的办公室是阿维诺的助理办公室，一个人是会对他/她的工作办公室和同事产生某种道德情感上的联系。但是此刻战争的阴影如浓雾般笼罩在日内瓦的上空，她自己个人的内心挣扎又算得了什么呢。

* * *

她和阿维诺正准备为理事会起草一份针对德军进攻中立国的抗议书。

她尽责地抄下草稿，同时她也感到现在国联的抗议书对付无情挺进欧洲大陆的德国战争机器是多么的无力。这天早上，阿维诺去找瑞士总统M·佩雷特-格拉茨商谈，回来的时候脸色很不好。

“别管那份什么抗议书了，撕掉它。瑞士方认为在瑞士领土上发放这份抗议书会激怒德国，还有，他们希望国联撤离瑞士。”

这个安排是他们以前曾经讨论过多个方案中的一种，只不过现在由瑞士提出来了。如果德国可以不顾比利时和荷兰的中立立场，那也同样可以不在乎瑞士的感受。

“他们说我们也许会破坏他们的中立立场。因为我们在这里也许会引来德国或是意大利对瑞士的进攻。他们害怕德国人，或者说是恐惧。”阿维诺对她说道，声音里透着困惑。也许还透着像瑞士人一样的恐惧和畏怯。

他叫她赶快给在法国多尔塞的雷马致电，同时再给她之前联系了安排住处的法国几个地方打电话。

那天下午，法国政府来电同意国联暂时将总部转移至巴黎。

她叫人安排好运货车和大客车来运送档案和职员，同时又订了一些火车票。

莱斯特、阿格尼德和秘书处其他高层召集了一次会议。会上通信员汇报了进一步的新闻。瑞士开始了战时总动员。德军现在正在康士坦茨湖[1]举行军事演习。

最新消息还说瑞士难民已经到了巴赛尔和苏黎世，证券交易所已经关闭，银行的队伍排得很长。

局势已经很明显，德军马上就要进攻瑞士了。

华特斯、拉韦迪和威尔逊来了又走了，他们请假去安排家人撤离。他们走后阿维诺谴责他们说："我们法国人就不会逃跑，一家人总是同呼吸，共命运。"

在座的每个人都对他这样激烈的言辞震惊不已。她觉得这也是针对莱斯特的，他的脸明显地红了一下。

不过奇怪的是，没有人提出反对或抗议，甚至连莱斯特也没有，看来表面上大家还是承认阿维诺的地位的。

开完会后，大家都没有离场的意思，似乎大家在一起就像是某种抗议行为了。而且这也能了解到最新的消息。

格蒂敲门进来，不过这次不是来送信或电报的，而是来汇报说万国宫里的很多低层职员大多都来提交辞职信了。

"我们没有时间一封封拆开阅读批准了，"她说。

常驻代表们也派人过来问，是否也在法国给他们安排了住处，他们是否要和国联秘书处一起撤离。

阿维诺没有回答，他看着她，她说，"我们现在还没有为秘书处找到合适的地方，恐怕也不能为常驻代表们找到住处。"

---

1 康士坦茨湖，阿尔卑斯山区的一个湖泊，位于德国南部、瑞士北部与奥地利西部的交界处。

会议终于结束，每个人又各忙各的去了，忙什么呢？现在还有什么可忙的？

她东奔西走地忙着撤离的事，虽然她是阿维诺办公室的间谍，但她还是要做事的。现在的情况她以前从未经历过，不过她还是如常工作。现在她每天还是和很多文件、草稿打交道，打电话接电话，发电报还有处理一些小额现金事务。

* * *

第二天，她跟阿维诺说，现在还留在这里的员工要求在图书馆安置一台无线电广播，这样就能随时知道最新情况了。

他考虑了半天，同意了。

还有些工作人员抱怨说现在干嘛还要从瑞士这个相对安全的中立国转移到交战国法国去。

同时，德军继续深入比利时和荷兰领地。

她正在阿维诺办公室做速记，这时他办公室的无线电广播传出有特别公告的播音，他办公室的无线电一直是开的，音量不是很大。

"把声音开大些，"他激动地说。

他们听到了一段"马赛进行曲"，之后就是一个法国的军方专员在朗读法国总统宣言，宣告法国于上午四时遭到了德军的进攻。

阿维诺的手指在桌上敲着。

他叫她先出去一下。

之后他又叫她进去，示意她坐下。她坐下后他给在法国的亲属打电话，电话那头都是无线电的杂音。她说她来帮他，而他则坚持要自己去做。

他不停地打电话接电话，因为国联享有的特权，每通电话很快都接通了。通话结束后，他就会喃喃地告诉她在给哪个亲属打电话，有些人

胆大些，有些人胆小些。

整个欧洲人们都在打电话，有的是为了安慰人，有的是为了确定安全，有的是安排计划。

他的手在颤抖，声音很疲惫，不停地在提出建议的同时也在倾听那边的情况。

期间不断有人要进来找他都被她挡出去了，让他有充分的时间打完电话。

之后他叫她给保安部打电话，给他再安排一个贴身保镖。

"德军会完蛋的，法国和英国军队一定会打败德国，"他说。

"我也那么想。"

那晚他们离开的时候，他给了她一个紧急地址，是一个瑞士法国交界处的地址，他晚上会待在那里，他让她如果有事可以到那里找他，"如果我还待在我家过夜的话，我担心德国特工会来绑架我。"

他私下里安排的这些是不是表明他还是有些不信任她呢？

不过她没有表现出来。她感到他作为一个伟大的国际组织的首脑所背负的压力，他必须保护这个组织但同时又不得不安排疏散撤离，而他自己的国家又陷于战事，他的家人和朋友都在战区。

阿维诺是个被狂风刮得弯腰的人。

她有些同情他，甚至都有点倒向他。她不想对他不忠诚，在现在的情况下，她不想欺骗他。她恼恨那些安排她做这件事的人，她宁愿现在自己只需考虑保卫国联的事，全心全意去应付当前的危机。

作为一位女性，现在她正在为一位身处极大压力的人工作，她不能否认自己产生了一点感情。她刚刚到阿维诺办公室的时候，和他在一起让她觉得自己背叛了巴托。而现在和阿维诺工作久了，她对他也会有同样的背叛感。就像婚姻关系中不停改变伴侣一样。

她觉得两边都对不起，当重婚者的滋味真不好受。

和阿维诺在一起时，她感觉自己就像是暧昧不明的办公室情人，然

而因为这次的计划，她从一开始就欺骗了他。

两边的角色她都扮演得非常辛苦——一边是狡诈的偷秘者，另一边是拥有职业美德和素养的下属。

* * *

她和安布罗斯晚上在莫丽又见面了。

“明天我要帮忙装运档案和行李，”她对安布罗斯说。

“看来是要撤离了。”

“我要和其他人一起去法国了。”

“法国也许会沦陷的。”他说，“美国不打算援助，血统似乎并不起作用。”

“会不会和一战一样——构建战壕和连年征战？”

“据说不会的，希特勒要打闪电战。依靠坦克，迅速行动，不建战壕。”

“法国人也有坦克。”

“没错。”

“那我们该怎么办？”

“你想呢？”

“看起来拉韦迪和华特斯走了。威尔逊要去英格兰，也许之后会回新西兰——如果他坐得到船的话。”

“有罗伯特的消息吗？他可能知道得多一些。”

“没有。”

她不知道他在哪儿。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按兵不动，就是你最近常说的那句话——‘我们就等着时局朝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吧。’”

“你要跟我待在这里吗？我觉得你应该去法国。”

"当然。"

"叫伯纳德过来——我得告诉他最新进展，不过他好像总是先我们一步就知道了。"

* * *

她带了围裙和几副手套到办公室，她想可能有人会用得上。她帮着把那些装着文件档案的箱子装车，干点体力活是件好事。

随即第一批装运车出发了。

阿维诺接待了一帮拉丁美洲的常驻代表——他们是为数不多的留下来的常驻代表，他让他们保管一批档案。

可是午餐前，她收到了阿维诺的一个手写指令，让她不要再搬那些档案了，而且马上召回已经开走的卡车。上面写瑞士政府改变了立场。"他们现在担心如果国联撤离了瑞士会在百姓中造成恐慌，百姓也会跟着纷纷逃离的。"

哦上帝，瑞士政府现在是阵脚大乱了。

她到他办公室去确认一下。

她穿着围裙戴着手套去找他，两个人为瑞士转变了立场松了口气，笑了起来。

"召回运货车，取消在法国预约的住处，"他说。

他甚至如同志般地拍了拍她的胳膊。

* * *

那天晚上在莫丽夜总会，她告诉安布罗斯、伯纳德和其他几个人，阿维诺询问她是否准备好东西从瑞士走回澳洲了。

她告诉他们职员委员会建议那些留下来的人不要买新的休闲鞋了。

因为走远路最好还是穿穿惯的鞋。

安布罗斯说他要穿高跟鞋。

伯纳德认为他们这些人还是都穿高跟鞋好些。“要风度不要舒适，这是绝对的，”他说。

她还跟他们讲了罗伯特近况，她早上收到罗伯特的明信片了。他现在和几个朋友，当然包括“土豆”格雷，还有摩尔海德、费力比在法国阿拉斯。

他的明信片上写：“我们正在这场非实战状态[1]的战争中畅饮。”

她现在对罗伯特有了全新的朋友般的情谊，特别是在这样动荡的时代。不过她可不想和他待在一起。

她想象他和他的记者朋友在法国上下奔走的样子，也许他们去了法国亚眠[2]。

* * *

阿维诺总是让她待在身边，跟她说得更多了。有的时候他在自言自语，却也让她待着，就是要她在他身边。但这也让她告诉自己要小心起来，“难道他希望我把他说的都汇报回去吗——他知道我是卧底所以转而利用我？”

她觉得他这样精明的人是很可能这样做的。

之后她又从这种怀疑中放松下来，他的口吻和举止，作为一个秘书长对他的女性助理来说，太自然不过了。这样想让她安心，就能热情地为他工作了。

她转变角色转变得太好，太天衣无缝了。

---

[1] “非实战状态”为固定名词，指二战期间英法宣战之后，欧洲大陆上就没有什么大的军事行动。很多欧洲国家加入战争但是却没有发起什么重要战役。

[2] 亚眠，法国地名。

坐在光线昏暗的办公室，伊迪丝一边这样想着，一边记着阿维诺正在给她口述的一份文件，此刻他正停下来思考着措辞。她现在感觉身体暖洋洋的，她有些惊异自己会有这样的感觉。她注视着面前的这个法国人，想着他的权力和围绕在他周围的阴谋。不论将来结果如何，不管这对她的事业、她的年龄、她和安布罗斯之间的关系是否合适，她全身都隐隐感觉到自己可能会对这个秘书长还有他的权力投降。

他们之间每天都要交换工作信息，一起喝下午茶吃点心，偶尔在冗长的一天结束前他们还会一起喝杯波尔图葡萄酒。他们之间共同承受的压力，一起度过的不寻常的分分秒秒，这一切都让她从精神上和他产生了纠结。

有好几次他在她进屋后锁上办公室的门以确保不被人偷听重要信息，这时就他们两个在他的办公室里，她的情绪就会倒向他，放弃一切与他的对抗。不过她不想让他看出自己的这种状态。

但是，但是，但是不管她的身体对她说些什么，在她心里，她知道，此时此地此刻是绝对不允许那种事情发生的，这不在她的计划之内。

她所感受的只是一种肉体上的隐隐欲求，如果她向这种欲望屈服，那将有损她的人格，并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尽管她已经过了这个年纪——承认吧，伊迪丝，你就是太老了——已经早就不适合来一段老套的办公室首长和助理的特殊之恋了。

两个人拥有一样的才能和智慧，但这些才能和智慧并不一样。在这个二人关系中，一个是专门被要求去处于从属地位的，有指派的原因，也有性情和性别的成分，而作为女人，往往会屈从于最后的屈服。

就像那时她在巴托办公室一样——在日常中她曾暗示过他，不过她知道他们之间绝对不可能。而巴托也许出于自律一直和她保持距离，直到最近这几年，他年纪越来越大，身体欠佳，然而她成了他的保卫者。他依赖于她的看法，自己没办法领导和管理，而那种微妙的肉体上的吸

引也逐渐消失了。

在纽约和斯威赛尔还有格瑞一起工作的那段时间，她的感受又是完全不同的——对权力的操控，同时也显示了她有这个能力对权力操控自如。那是不是说如果她有权力的话，设身处地的，她会不会允许自己拥有这种机会——不受限制的？——和一个下属发生那样的关系呢？

她想到了在纽约时作为她速记员的弗朗西丝，如果假以时日的话，她应该会是一个很好的助理。

和阿维诺在一起她觉得自己更年轻了，可能是因为职位的关系，她的责任也减轻了——白天有些时候还有晚上躺在床上，她几乎渴望去扮演那样的角色。

然而阿维诺待她如同任何一个助理那样。

这样子的话，她倒是松了口气。

* * *

这次计划中的人似乎没办法有所行动。

阿格尼德认为日内瓦必将成为欧洲战事的中心，而全世界都会反抗纳粹。国联应该成为世界的代言人。

她不是很赞同。

虽然她也认为要勇敢地反抗纳粹，但没必要很愚蠢地竖起反抗的旗号。

她坚持认为如果国联都撤退了那么所有人都会撤退。

“当然，你只能在能战斗的地方战斗，”巴托说道。

“我们为何不在这里战斗，不是军事的，而是精神的，外交上的？”

“被抓到监狱成为囚犯?!”

“是的，待在这里，即使是被抓到监狱。纳粹会不知道如何处置我们。我们会是非常特殊的囚犯，并且会成为一种外交上的——象征，”

她说。

她觉得自己要让他们振作起来。白天她得给阿维诺打气，然后她要鼓励她这些同伙，特别是巴托。

"德国人是没有犹豫不决的时候的，"

"大家提到要撤离的时候，阿维诺查阅了国联的第七条规章，上面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撤离总部，除非理事会决议通过，"她说。

"还会再开理事会会议吗?"阿格尼德说。

"按道理现在要由监察委员会负责，不过现在就连他们也凑不起来。现在根本不可能举行会议。实际上是阿维诺一个人独揽大权，监控机器已不复存在。他已是国联实质上的独裁者，"伊迪丝指出。

"我想我们必须保证国联的核心不被破坏——那就是我们——我们要草拟一份停火协议，或是和平协议，"莱斯特说道。

他已经将家人全部转移，现在已无所顾忌，准备要大干一场了。

# 巴黎沦陷

1940年6月

伊迪丝以前从未见过有人对祖国有这样的感情，巴黎沦陷的那天，阿维诺在他的办公室里失声痛哭，全然没有任何顾忌。

他没办法控制自己，甚至是在职员的面前也泣不成声。

他已经崩溃了。

伊迪丝建议他们两人待在办公室里听无线电广播，推延其他的会议，他同意了。

办公室里的部分法国职员被允许致电家中看亲属是否安全，大家都可以放下手头的工作到图书馆去听广播来了解最新消息。

她和阿维诺待在办公室里，她给他倒了一杯白兰地，不过自己却没有。

办公室里很昏暗，他把她早上拉开的窗帘又拉上，似乎需要将自己躲藏起来。珍妮会怎样，她想给她打电话，但觉得此刻显然不合适。

他坐在长皮椅上，而她则坐在他舒适的办公转椅上，和他们通常的座位正好相反。不过现在的情况下他是注意不到自己坐在哪儿的，他时而站起来走两步再坐下。

他们听着法国电台发布的消息，一位法国发言人尖利的声音阵阵传过，声嘶力竭地发泄着爱国情绪。

阿维诺想打电话给家里，不过线路繁忙，好在他在巴黎的家人和朋友随后给他的办公室打来电话，阿维诺快速简短地说了几句，似乎担心电话占线似的。

阿维诺的一个在法国政府工作的朋友从法国打电话来，他说法国政府已经撤到波尔多[①]去了。

他给薇拉打了好几次电话，用一种类似代码的语言讲话，伊迪丝听懂一些是安排逃跑和钱的事情。

有电话过来伊迪丝会先接，然后告诉他是谁打的，有些人的电话他会接，有些他不接。

无线电广播播报了丘吉尔的声明，英国和法国要共同退敌，同时英国法国两国公民可以选择到任一国家，以此来振奋士气。

阿维诺又在给巴黎的某个人打电话。“军队几乎溃败了，”他对她说，这是他刚收到的消息。“从比利时和北部来的难民挤满了道路，里面还夹杂着伤兵……军官的汽车在逃离的人群中强行通过。上帝！路旁都是废弃的大炮、摩托车……军队是不是在逃亡呀？圣母啊。”

然而法国广播还在播着反攻宣传。播报员用义正词严的声音说道：“德军还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有马恩河[2]，我们有凡尔登[3]，伟刚将军[4]会像伟大的福煦[5]将军一样战胜敌人。”

凡尔登的一个要塞几天前刚刚沦陷。

德军已经攻过了马其顿防线，在这条线上的军队被彻底截断了。

只有索米尔的一支军校学员部队还在坚守防卫。

“索米尔的军校学员还在坚守防卫！”他眼里噙着泪。想象着那些年轻的学员用他们的训练步枪战斗的样子，这个举动给法国三色旗注入了

---

① 波尔多，法国西南部一城市。

② 马恩河，法国东北部一河流，注入巴黎附近的塞纳河，这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

③ 凡尔登，法国东北部的一个城市，位于梅斯以西的默兹河。它是一战期间持续时间较长的一场战斗（1916年2—12月）的战场，在此法国军队击退了德军的强大攻势。总伤亡人数估计有700000多人。

④ 伟刚·路易斯·马克西米（1867—1965），法国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期，为联军最高司令（1940），未能阻挡住法国的失败。

⑤ 斐迪南·福煦（1851—1929），法国陆军统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历任集团军司令、集团军群司令、总参谋长，战功卓著。战争末期，任协约国联军总司令，并晋升元帅，统一指挥英、法、美等国军队对德军发起总攻，迫使德国求和，对协约国战胜同盟国作出重大贡献。生平有不少著作，曾提出胜利在于意志的观点。

多少力量呀，这让伊迪丝也热泪盈眶。

很多时候阿维诺甚至都忘记了她还在他办公室里。他时而喃喃自语，时而挥着手大声叫喊，其他时候他又会瞪着她。在这个混乱的情形中，仿佛，或许，他期待着她会做些什么，提出什么办法。

她止住了泪水，发觉自己很平静，坐在那里看他忽悲忽怒。

之后就没有电话打过来了。

广播员又播报着德军已到达巴黎郊外，防守已经失败的消息。之后广播里就是哀伤的音乐，阿维诺终于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坐在桌前整理几份需要处理的文件。

"英国人真是让所有人讨厌。"他说，"法国战败，他们就在敦刻尔克仓皇撤回英国了。"

他让她去叫阿格尼德到他办公室来，但没叫莱斯特。

她去阿格尼德的办公室找他，阿格尼德面色很难看，也在听广播。

"阿维诺要你过去。"

"他怎么样？"

"他心烦意乱，怒气冲冲。"

他们在去阿维诺办公室的路上又说了点别的。

她给阿格尼德倒了杯白兰地。

这两人坐下后，她没有出去，而是坐在长皮椅上。

"就这样了，全完了，"阿维诺说。

"什么完了，约瑟夫？"

"英国三百年来一直阻止法国获得的——欧洲大陆的领袖地位——现在被希特勒得到了。"

"还没有结束。"阿格尼德开始时气势略显不足，随即便像个副秘书长那样说道，"巴黎沦陷不仅仅是法国的灾难，"他说，"是整个文明的灾难，今天早上雅典那边打来长途电话，那里的人们都在哭泣，巴黎虽然沦陷了，但战争没有结束。"

办公室里一阵沉默，广播里传来一阵阵悲伤的音乐。

阿格尼德打破沉默，诉说着他早上见到的一切：工作人员们都在万国宫的走廊里哭泣——不管来自哪个国家。日内瓦的街上和商店里，人们也都在哭泣。“对我们来说，巴黎就是世界文明之都。”

“哭有什么用，战争都结束了，”阿维诺愤怒地敲桌子。

伊迪丝现在满心都在想着是否该去安慰一下他。她回想起当初艾瑞克爵士在他任秘书长期间遇到的一次大挫折，那是在1926年，国联大会没能通过德国的加入。

那时她在他办公室里给他剃须，这样能让他平静下来。现在她显然没法帮阿维诺剃须了。

“英国能坚持十五天，然后战争就将结束。意大利只要坐收渔利就可以了，它会从南部攻上来。”

她在想他是如何得出十五天这个数字的。

“也许，”阿格尼德说，“不过还有美国呢。”

“美国现在置身事外。罗斯福说美国绝对不会参战，他们议会也绝对不会通过。”

“那还有俄国，”阿格尼德说着，但脸上全是绝望。

阿维诺嗤之以鼻。“俄国和德国签订过不交战协议，你应该知道吧，战争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

当阿维诺强硬地把阿格尼德的对答一一打回时，她心跳得很快，她心里像是有个声音在不停对自己说：“平静，要平静。”

她意识到法国战败，意大利和德国联盟，那么作为中立国的瑞士就四面受敌了。

“俄国人也许会打破协定呢，”阿格尼德说道。

即使是她也不会相信这会发生。

阿维诺都没打算回应。

“美国人只会想着有什么好处，”阿维诺气呼呼地说道，“俄国人也

是这副嘴脸。也许美国会和德国一起对付俄国？谁知道？肯定是这样的——等着瞧，美国会和德国一起打俄国。”

她和阿格尼德盯着他，那样的情况不是没有可能的。

不时地可以听到法国政府在无线电波中发布的讲话。有的是给某个市长的指示，有的是给各个驻防部队命令，更多的则是对普通大众的讲话。一听到有讲话，他们就立刻停下谈话，神情严肃地听着。

一个通信员送来一份电报，是亚瑟·斯威赛尔从华盛顿发来的。

他看着电报。“斯威赛尔……”他发出轻蔑的哼声。“这些美国人……”

他把电报递给伊迪丝让她读出来。

她竭力让自己在读老朋友亚瑟的信时不要让声音听上去断断续续。她知道信里有些是写给她的，最起码是给那些真正难过着的国联同伴们。“获悉巴黎沦陷的消息，我无法保持平静，美国人的立场被前所未有地动摇了，美国也出现了恐慌，大家都在听广播，祈祷胜利，我们也一定会拿起武器的……”

她克制住自己的情绪，“至少到美国的跨大西洋海底电缆还是通的。”

阿维诺站起来，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斯威赛尔总是很乐观，”他抱怨着，看得出他也尽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就像是个推销员，他现在在美国是又舒适又安全，我也可以去美国。”

她和阿格尼德对望一眼，都很疑惑。

难道阿维诺要逃到美国？

阿维诺继续抱怨，用他数学专业的头脑组织要说的话。“德国现在已经摧毁欧洲两大军事力量，四支小的，给英国军队造成巨大的伤亡。转瞬之间进攻四个国家——比利时，法国，荷兰和英国。法国和英国一起控制着半个地球。现在完了。上次战后我们不让德国拿回他们的殖民地，现在他们绝对要报复。”

大英帝国没有战败，伊迪丝心里说，他们一定会继续战斗的。

如果英国也沦陷的话是否意味着帝国也将不再陷入战争之中了?

她从未思考过这方面的可能。

她觉得现在是她观察阿维诺个性特征的时刻，部分的他，一直是隐藏起来的，那也正是她的阴谋同伴们一直猜疑的地方。她想现在是他显露出自己真实本性的时候了。

或许他会重新振作起来?

"希特勒只用了十二个礼拜。十二个礼拜。现在一切都完了。德国胜利了，"阿维诺看着她好像现在才想起她也在场，他看着她好像期待她会反驳一下，或者从她那看出什么来……女性的安慰? 她的肯定吗?

她什么也没说。

阿格尼德疲惫而又绝望地说道，"希腊语中有个词是这样说的——就是骄傲。"

阿维诺耸肩表示他知道这个词的意思。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过于强大就会骄傲，上帝就会加以惩罚，希特勒会受到惩罚的。"

"怎么惩罚?!"阿维诺叫道。"怎么惩罚?!"他质疑的口气听上去是那么坚决，他不会相信任何挑战这个问题的回答。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是自然规律，他一定会失败的。"

"两百年之后吗?!"阿维诺说。"一个历史时刻已经出现，民主失败了。它的历史角色结束了。就算英国坚持，也终会战败的。"

她从阿格尼德无助的话里得不到宽慰。

阿维诺的脚步似乎变了。他几乎在办公室里大步地走来走去。"现在马上就要有新的世界秩序了。我感觉得到，历史改变了，原本重要的东西都改变了。"

她觉得面前这个男人在思想上正经历着激烈的冲突和转变。

他停下来，望向窗外，就像是在注视着整个欧洲。"也许现在是时

候让我们用新的方式思考了。我们要想想在世界新秩序下我们可以做什么。一个在新的基础上重组的世界。”

她听着他说完。现在她完全放松下来了，从心理上，这段时间以来她一直在内心挣扎，不过现在她可以肯定她和阿维诺会是敌人了，做卧底不会再让她于心不安。半个小时前后阿维诺的态度由彻底的崩溃到现在的屈服，他已经要向胜利者投诚了。

他要在希特勒建立的新秩序下寻找立足之处。

“希特勒一定会失败的，”阿格尼德一遍遍地说，不过声音中依然没有底气。

阿维诺没理会这个回答，而是走到阿格尼德面前拍拍他的肩膀，“我亲爱的阿格尼德，一切都结束了。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要致力于欧洲的统一。人民需要秩序。我们要帮助欧洲建立起这个秩序。在这个大陆上英国完蛋了。现在秘书处的英籍官员都要遣走。我们要顺应时势。”

再一次，伊迪丝觉得自己变得释然，她和阿维诺可以彻底划清界限了。

现在她只需要接到一声召唤，就会参与到反叛阿维诺的队伍中。她会亲自把他打倒。

“那你还会要迈克金农-伍德做国联的法律顾问吗？”她无法继续保持沉默。迈克金农-伍德是国联的法律顾问。

“不会。”

“你不能这样把英国人都赶出国联，”阿格尼德说。

阿维诺笑了，不是那种善意的笑，而是冷酷的笑。“不用我赶他们走，他们自己会走的，等着瞧——他们会像仓皇逃窜的兔子那样逃走。”

阿格尼德直摇头。

“可以叫夏蓉来做出纳，”阿维诺说道，现在他脑海里正设想着新情况下的职员安排。“你们知道，希特勒和国联算不上是敌对的，他对我们在萨尔的工作还是很满意。”

这就是她为什么来这里卧底的原因——就是来这里听这些话的。

她要在场做目击证人。

如果阿格尼德告诉他们这样的话她肯定是不会相信的。换了别人来说，其他人也一定不会相信。他们会怀疑莱斯特的话。而她现在就起到了目击者的作用。

阿格尼德瞪着他看了几秒钟，然后看向她，似乎意识到有她这样一个证人，什么也没说转身离开了。

她坐在那儿瞪着阿维诺在本子上记着什么。

她转身离开时他甚至都没有注意。

走到门口时，她听到他又在打电话，这次他在给国联的情报员打电话叫他马上到他的秘密住处拿回他的行李。

“立刻[1]！”

他已经变为另一种人，一个发出具体而又含糊指令的强权，一个为了更大战略目标而指示细节的人。

在外间办公室她的办公桌上，她用速记快速记下刚才阿维诺说的话，然后从抽屉里拿出她的东西，今天没有工作要做了。

甚至她也不会再到这里工作了。

这个计划已经结束，现在他们都明确自己的立场，就像阿维诺已经明确了他的立场一样。

她朝秘书处坐在办公室外椅子上百无聊赖的警卫点点头。他胯部手枪皮套里有把自动手枪。

走出大楼前，她去了莱斯特办公室。“关于阿维诺你说对了。”

“我刚听阿格尼德讲了。”

“我们要做点什么，马上。”

他说，“今天晚上碰头，老时间，老地方。”

---

① 阿维诺用法语说的命令。

"那我走了。"

"回去吧。"

"我会先去安布罗斯那里，再回家。"

"好的。"

走廊里，有人拦住她问她最新情况。她给吉拉德还有几个值得信任的人简要说了一下后就快速离去。

她找到珍妮时她正哭着。

"美国人会参战的，"她没话找话地对珍妮说，"英国也还在坚持。"

"你会离开日内瓦吗？"珍妮问。

"不会，你呢？"

她说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很多人都走了。也许你该回你家去？"

"我听说巴黎现在已经是一座空城。"

"都逃到南部了。"

"我想我会待在这里。"

"很好，留在这里吧。"

她们拥抱着，她想多安慰安慰珍妮，不过拥抱归拥抱，终归是要分开的。

她们擦着眼泪。"我要去找安布罗斯，明天我们一起晚餐怎么样？"

"好的。"

她只能留下珍妮快速离开这里。

她找不到一辆带司机的车子——也许司机们都在图书馆听着广播——她只好步行到安布罗斯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在国联旧址威尔逊宫。

一些人在万国宫门口集结，期望能听到国联公布的申明。

街上到处都是人——仿佛每个人都需要和其他人聚在一起——而且，对于日内瓦而言，似乎有太多人聚在一起了。人们纷纷在街边商店前驻足，似乎都不愿回家。

虽然彼此陌生，人们还是相互急切地讨论着这个可怕的灾难。

她到了威尔逊宫，这里是她最喜欢的地方。没错，新的国联办公地点是她的庙堂，但这个寒酸的老房子是她梦开始的地方，那时她还那么年轻，来到一个同样年轻且致力于世界和平的组织里工作。

这里是她的老家。

安布罗斯在走廊里正和来自妇女和平及裁军委员会的多特·阿默德说着话，她的办公室也在这里。

他们谈论着从短波电台里听到的最新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虽然德国在截断短波调频，不过他们还是能够通过他们各自听到的只字片语交换信息。

她和多特亲吻、拥抱了一下。

安布罗斯去取外套，她原本也要跟他一起去的，但转念想到自己此刻应该安慰一下多特，已经很久没见到她了。

“一切都好吧，多特？”

“通信中止了，”她说，“恐怕我们得歇业了。两个礼拜都没有收到信了，我还以为是国际邮件被中断了，但看来大家都已经不再写信和回信了。”

“那你有什么最新消息吗？”

“我听到的最新消息是和平谈判会在九月举行。”

“和平谈判？”

“就是维持欧洲大陆秩序的会议。”

“谁说的？难道这不是失败主义情绪作祟吗？”

多特的眼睛又湿润了，她耸耸肩。“我们不想有更多的流血了。委员会现在决定要呼吁和平谈判。”

“丘吉尔才不会跟希特勒谈什么和平呢，”她为丘吉尔辩护着。

“最新消息是上议院和下议院都有人支持推动和平谈判。”

伊迪丝不想听到这样的话，于是转变话题问起她们共同的熟人

近况。

"玛丽还是个和平主义者。不过我不是，不再是了。在纳粹统治下我们以前珍视的东西都会被丢弃。我要说的是，为了和平现在不要再和德国打了。如此而已。"

"一定要打的。"

"你太强硬了，伊迪丝。"

"没有，只是有些绝望。"

"诺波斯女士要致电给恰诺夫人[1]，希望她能去找墨索里尼，请求他停战，你觉得这会有用吗？"

"不可能有用的。"

"我也这样想。我开始做这份工作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我要做到两件事：一是不要和任何人争吵；二是不要因为愚蠢的行为连累委员会。"

"你做得很好，多特。"

"宝尔女士要我给美国发封电报，请求他们援手，但是现在我不知道是该直接给罗斯福总统发呢还是发给我们在美国的分部，让他们给总统施加压力。你觉得呢？"

"什么也别做。"

"这是摩根夫人要负责的事，她正努力地要领导们收回成命呢。"

不对，现在这个时候，做点什么都说不定会帮得上忙。"嗯，我觉得还是发吧，也许会有用呢。"

"你觉得？"

"我觉得你最好先回去吧，多特——回英格兰。"

"我没法回去，六月份我们有个紧急会议要开——这又是宝尔女士筹备的。我想只要摩根夫人还在这里，一切就都会在掌握之中。她有很强的判断力。"

[1] 恰诺夫人，墨索里尼的女儿。

"多特，回去吧。"

"我还是相信一切都会好的。"

"你做得很对，永远也不要丧失信心。"

"国联怎么样了?"

伊迪丝觉得自己不能表现出绝望的样子来。"我们会四处游说的。"

她不能说国联现在也是乱成一团。国联大会理事会都解散了，秘书处也是乱糟糟的。

她开玩笑道，"我们防毒面具和防空洞都准备齐了，还有什么担心的?"

多特开始从她羊毛衫上捡羊毛球，在这行将崩溃的日内瓦，她是一个迷茫的理想家。她的办公室变得寂静。她的工作令她精疲力竭。她的和平主张被宣布中止了。

她拍拍多特的肩膀。"我得走了。安布罗斯一定在等我。"

"你也要走吗?"多特有些疑惑。

她担心多特会想要跟安布罗斯和她待在一起，她不想给她这样的暗示，于是上前拥了拥她，"我们保持联系。"

"一定。"

"你知道英国人的集合地点吗?"

"我知道，我把它贴在办公室墙上了。"

"那你现在最好去那里。看看下一步是什么。"

"谢谢你。"

多特看了看手表，好像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要不要提早下班。她通常是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人，而现在就像是搁浅海滩的海豚一样无所适从。

她没办法管多特了。"去吧，现在就去集合地点。带上你的干粮袋和防毒面具。"

"我会带的。"

伊迪丝到安布罗斯办公室去，回过头，她看见多特还站在走廊里。

哦，上帝。

没办法了。

她推门走进安布罗斯的小办公室。

安布罗斯桌上摆着两个紧急干粮袋和两个防毒面具。

“要出门吗？”她走过去吻了吻他。

“我的计划是经印度去澳大利亚。我带了一些防止我们睡着的药丸，大家都说我们最好再带上脱氧麻黄碱[1]药丸。我还带了一瓶白兰地。”

“吗啡呢？”

“带了。”

“可我们都不会打针啊。”

“必要时我们就找人帮忙。”

“我从来没有给别人打过针，我真该在红十字会学的。”

“英国广播电台上说有大约三百万人逃离巴黎。德国人到的时候巴黎几乎是个空城，巴黎人都走了，有人骑自行车，有人推着婴儿车，有人坐马车，各种办法。三百万人呢，德国人在那儿连块新鲜面包都找不到。”

他们锁上门走出威尔逊宫，带着他们的干粮袋和防毒面具，她跟他讲了阿维诺办公室的事以及阿维诺准备让国联投降德国的事。

“他很有可能会这样做。”安布罗斯说，“真是世事难料。”

“吉拉德说阿维诺在投降书都没有递出前就要向希特勒投诚了。”

“战争还没有结束。我在白金汉宫的联系人跟我说女王不会撤离，而且正在学习如何使用手枪。”

“你在白金汉宫的联系人？”

“嗯，就一个。我想在一切太晚或被决定之前或许可以打个电话，

---

[1] 兴奋剂，能够抑制饥饿及睡觉的欲望，增加精神耐力并能引发轻微的兴奋感。

如果能知道国王到底在做什么的话会很有用的。你知道，这样就好做下一步的打算了。于是就给一个在白金汉宫做事的朋友打电话询问了一下。他告诉我女王正在学习射击。”

“我们也得带上我的手枪——我得想想放在哪儿了。你应该去教女王。”

“我们必须带上你那把手枪，还要带些子弹，你还记得你有多少子弹吗？”

他这么认真地讲着手枪的样子让她有些吃惊。

“我不记得了。”

“我在想还能不能再弄把手枪。”

“你不是说莫丽夜总会那里有卖手枪的吗？”

“莫丽夜总会可不只卖一样东西——没错，我说过。我得去问问。”

“真的需要那么多把手枪吗？”

“谁知道呢？在这样一种危及生命的局势中，规则就是尽可能快地使用暴力。”

“我们那帮人今晚要碰头。”

“你们打算发起一场政变？”

“我们肯定是要赶阿维诺下台的。”

“怎么赶，你要参与吗？”

她意识到她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做。“把他拉到院子里一枪毙了。”她开玩笑，“我真不知道。”

“一定得要按照正常的程序。”

“那是一定，不过我们得研究一下。他必须下台。”

“来点喝的吧？”

“好极了，烦恼的时候真需要喝一杯。”

他们一起去瑞奇蒙酒店喝酒。大厅里没有一个人，也没有员工，一个房间里传来广播的声音。她用公用电话给莱斯特打了个电话告诉他现

在自己在哪。

她回来时，安布罗斯正在开一瓶香槟酒。他说，"瑞士法郎贬值了，所以没理由不买最好的香槟，而且我们喝掉一瓶德国佬就少了一瓶。"

也许此刻是该喝香槟，这一天够折腾的了。安布罗斯向她举杯，"敬沦陷的法国，敬沦陷的巴黎，"他的眼睛湿润了。他振作起来，"还有沦陷的国联。"

"不，"她说，"不要算上国联，国联还没完，敬下台的秘书长，是时候说'看在上帝的分上，阿维诺，你快滚吧'。"

他们碰碰杯，同时说道："看在上帝的分上，阿维诺，你快滚吧。"

对她而言，杯子碰撞的声音就像是子弹出膛。

"喝香槟的时候我们要记住我们喝的是世界的眼泪，"安布罗斯说道。

"今天，当然是。"

他们安静地喝了一口，看着对方的眼睛，她能察觉彼此目光中的恐惧和忧虑。她感到他们两人现在愈发需要彼此依靠。他们要一起存活于这混乱的世界。

她以前从来没有对哪个人产生过如此的依赖。

他先打破了沉默。"伦敦致电给我叫我停止工作，"他说。"我的工资只发到这个月。我当然希望能留下来，不过没办法，也许我可以去莫丽夜总会工作。"

"做卖烟女郎吗？"

"跳芭蕾舞怎么样。"

她看着安布罗斯忽然有个想法。"你来为我工作怎么样？"

"做什么？"

"就像是私人秘书。你知道国联没有多余的经费再雇人了。而我需要找人帮忙。而且我还有些秘密的计划，要做些事情，我需要你帮忙。"

"计划？"

"我想找到德国的对手，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帮助难民。和国联无关的任何事情。"她看着阳台上四处找食的麻雀说。

"你想离开吗?"

"不，我只是想扩大我的影响，"她说，就是这样。"我想让自己更加具有影响力。我想变得更强。所以我需要你。"

安布罗斯注视着她。"伊迪丝·坎贝尔·贝莉——不，伊迪丝·贝莉——你太了不起了。你真的要留下吗?"

"如果瑞士能挺住，那国联就能挺住。你知道，我们这里有些人要去普林斯顿，尽管阿维诺认为这是美国人在挖墙脚。我们的财物都会搬到伦敦去。不过我想还是得有人待在这里坚守阵地，争取和平。"

"你会是个冷酷的老板吗?"

"哦，绝对冷酷。"他们俩都笑了。

"那你就是同意咯，做我的助理?"

"我现在又没别的事可做，不过有个条件。"

"什么?"

"如果伯纳德让我去他那里跳芭蕾，我就去那里行吗?"

"我怎么会阻止你追寻艺术的脚步呢。"

他伸过手来。"我不要什么工资。只要有吃有住就行了。"

"工资一定要有，不然我怎么好意思命令你干这干那。我得为我们找个办公地点。"

"我们可以租用我现在的办公室。"

"我不要你再待在那个破地方。你要有个大点的办公室。"

他看着酒杯里香槟的气泡，手指在杯沿上划圈。

然后他抬头看她。"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那是在去日内瓦的火车上，到现在我们共同经历了很多事。"

"是的，亲爱的安布罗斯。"

她觉得自己又在哭了。

"又要增加这世界的眼泪了?"安布罗斯问，用手揽过她的肩。

"一点点。"

她还在哭。

"女人的眼泪，上帝都会记下的。"

他的话让她哭得更凶了。"我希望他不止是记下来，"她泪眼婆娑地说，"你对眼泪怎么有这么多的了解? 或对上帝?"

她的眼泪渐渐止住了，变成了一个微笑，"多特……"她吸吸鼻子，"……多特还对未来抱有美好幻想呢。"

"那就好。"

她破涕为笑，他们深情地相视而笑，紧紧捏着对方的手。




再一次，阴谋家们都聚在了和平咖啡酒店的一个套房里。在她的要求下，安布罗斯也加入了会议。

她从酒店那里订的咖啡与茶点都送了过来，房间的酒柜里还放着瓶尚未开封的威士忌和几个酒杯——这瓶爱尔兰威士忌可不是她订的。伊迪丝猜这瓶威士忌可能是肖恩·莱斯特贡献出来的。

和往常一样，会议总是以战事的讨论作为开始。

他们最后一次会议是巴黎沦陷的那天。德国把法国一分为二，允许法国政府在维希市继续行使行政职权。

每个人都希望在德国占领下的象征性政府最起码能够保护法国的自由精神。但他们同时也知道，所谓的独立政府其实就是一场闹剧。

就这样，法国维希政府拒绝了将法国舰队移交给英国方面的要求。

为了避免舰队落入德国人的手中，昨天英国人在没有任何征兆下突然发动了空袭，对停靠在奥兰和米尔斯上的法国舰队狂轰滥炸一番，数以百计的法国海军在空袭中阵亡。

除了随敦刻尔克大撤退驻留在英国以及那些尚未被占领的法国殖民地的军队以外，现在的法国实际上仍是一个潜在的同盟国。

对法国舰队的轰炸震惊了全世界。丘吉尔把战争引向了法国，同盟国与同盟国开始了内战。

而美国仍拒绝加入这场世界大战。

事实上，有些人认为因为美国与法国的这种情感纽带，英国的轰炸使美国人愈发排斥这场战争，更加不愿登上大英帝国的战车。

现在罗斯福政府已经正式承认了维希政府的合法性。

苏联方面则祝贺希特勒征服了巴黎。

阿维诺仍占着秘书长的办公室，但现在整个秘书处则已经开始背着阿维诺向莱斯特汇报工作。

这对阿维诺本人而言确实糟得不能再糟了。

伊迪丝示意大家别再聊天抽烟了。

“停止吸烟，对吗？伊迪丝？”

“肖恩，我掌握了抽烟的技巧，但现在我已经完全放弃了。咳嗽得太厉害了。”

这显然不是真的，她只不过用咳嗽做个借口好避免说实话。她这么做纯粹是因为她觉得这不是她这种地位的女人该做的事情。她认为这种想法会让主张妇女参政的女同胞失望，因为在弗洛伦丝和她激进的朋友看来，抽烟是相当进步的事情，也很时髦。

可现在弗洛伦丝已经回了加拿大，而她身边的男人们也全都不见了。

抽烟可并不是什么好事，更别说在公众场合了。也许她开始变老了吧。

这不是说她总是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保持高标准的行为准则。一个人也不可能在各个方面都有恶习，但吸烟是她觉得她能戒掉的一种恶习。

她更不希望因为吸烟这种举动显示出她的紧张不安。

尤其是最近，人们吸烟的样子给她的印象就是在掩饰他们内心的恐惧。

聊了一会有关战争的小道消息，莱斯特提出他要给大家读一封来自斯威赛尔的信，“我给大家读一下吧？这是典型的斯威赛尔式散文……”

大家纷纷点头。莱斯特朗声读道，“深夜十二点四十分，我们向曾经流连二十年的家园——日内瓦说了声再见。穿过瑞格特庭院，我们从国联建筑群和国际网球俱乐部前走过，顺着劳动部一直走到洛桑大街。

---

1. 奥兰和米尔斯，位于阿尔及利亚的港口城市。

我一生都不会忘记这段伤心的路程，还有瑞士和她那完美的季节。远处地平线那头的群山耸入云霄，顶峰皑皑白雪闪耀着柔和的光辉。湖水静谧幽蓝，果树群花争艳，四处各式花园让人如沐春风。大自然把一切最美好的都倾注在了这里……"

大家发出一阵轻笑。安布罗斯说道，"的确，斯威赛尔在华丽措辞方面确实不错。"

莱斯特倒不觉得好笑，相反，他对斯威赛尔的描写颇有些感动。他继续读道，"战争不仅仅与我们个人有关，甚至是在瑞士这个地方也是如此。不止一次，我们在如此美景中的行进都会被军队打断。起先是哨兵的警告使我们踌躇不前，后来就是道路两旁的机枪和检查我们证件的士兵了。还有人会来检查我们的包，看看是否有枪械或军火什么的。每次检查都非常高效而彻底，虽然还在民主、幽默的氛围下进行，可没有人能逃脱这种检查。整个国家到处都是士兵，他们算是这里尚显男性气概的群体了……"

莱斯特抬起头时正好瞧见安布罗斯和伊迪丝互相挤眼，一副强忍笑容的表情。

莱斯特像个疲倦的学校教师一样不再理睬他俩。"斯威赛尔这里提到国联有些事情我们需要注意。他指出有将近一万二千名西班牙共和党人在我们的资助下从西班牙内战中逃离出来，现在正安置在法国……"莱斯特抬起头，"伊迪丝，这事你可能帮得上忙　　你在1938年去西班牙执行过公务吧?"

"是的。"

她曾经有过一次与当地无政府主义者奇异、短暂地打交道的经历。

想起来都难以置信，她以前都做了些什么?!

"斯威赛尔提到在日内瓦我们有这些共和党人的个人档案，是这样吧?"

"是的，登记处的地下室里有他们的信息。"

“斯威赛尔指出德国人可能会得到这些档案——如果德国占领瑞士的话。我们有必要把它们运走，或者直接销毁。你能负责这事吗，伊迪丝？”

她点了点头，“你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它们都烧了？”

“这样或许是最好的办法了。”

“或许我们可以把这些档案埋起来？”

“你看着办吧，只要万无一失就行。我继续读他的信。他说从热那亚来的船简直就是个噩梦，船上挤满了人。船上的人每晚都挤在一起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他提到一位叫作桃乐茜·汤普森的记者也在船上，她接到了从纽约打来的无线电电话。她估计情势非常不容乐观，德国人很快会占领整个欧洲。斯威赛尔说船上的人都认为不久英国会战败。他还在信中提到很多不好的消息……”

“他好像已经让失败主义给影响了，”巴托说了句。

“斯威赛尔可没有，”莱斯特说道，“只是情绪低落而已。”

“如果不是失败主义的话，那就是他们美国式的孤立主义。”巴托有些忿忿不平地说道。

“你可能还不知道，斯威赛尔跟阿维诺提出他愿意将薪水减去百分之四十，只要让他留下来就行——你不知道这事吧？”莱斯特说着望向四周。

“了不起，”阿格尼德说了句。

“他甚至没有得到任何答复，阿维诺只想让他走。”

“这是事实，作为个人，他是国联历史上为这里带来最多钱的人——数以百万的资金。”巴托说道，“他甚至买下了草坪会馆，就是那个阿维诺和他情人每晚出鬼主意的地方。”

“我还有些其他的消息，”莱斯特继续道，“国际法庭的书记员、主席还有其他十位官员已经从海牙来到日内瓦了。”

“他们总算是来了，”阿格尼德说道。

“他们利用国联证件的外交豁免权来的这，看上去德国人还是对国联给予了一定尊重。这可蛮有趣的。”

莱斯特告诉众人阿维诺曾许诺他可以不受限制地回爱尔兰老家，想试图将他从办公室赶走的事。“战争期间还能回去钓鱼的确挺吸引人。看得出来他是哪种人了吧：起先他企图把我排挤在外；后来又想让我自己辞职；再后来他又来贿赂我，给我不设限的假期来把我赶走。”

除了虚张声势以外，她看得出莱斯特的恐慌。

每个人都有些恐慌。

阿格尼德提到阿维诺曾认为德国人有可能会空降到万国宫来，把那里当作要塞。阿维诺要他和驻日内瓦的德国总领事沃夫冈·可瑞尔联系，“这进一步证明了我们的担忧。”

“他一定以为你还站在他那一边，”莱斯特说道。

“他让我加入。我们从不讨论政治。当然我不会依照他的命令行事。”

“老天啊，”莱斯特憎恶地说了句，“我真奇怪他怎么没有升起一面万字符[1]的欢迎旗帜。”

莱斯特平复了一下情绪，望了一眼安布罗斯。或许是因为安布罗斯曾经的英国外交部背景和他现在的一些非正式联系，莱斯特有些正式地向他问道，“让我们听听你的报告吧，威斯特伍德——不介意我们直接称呼你的名字吧。”

“如你所愿——直接叫我安布罗斯好了。我可以开始了吗?”

“你不介意的话，希望你能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观点。”

“我希望我不会加重斯威赛尔信中的沮丧。我们必须承认现在法国已从战场上退出。现在只有大英帝国还在与纳粹进行着全面的战斗。对于国联来说，还剩下斯堪的纳维亚、南美洲以及大英帝国这些国家仍然

---

1 来自梵文，意为一个能够带来好运的物品。二战期间成为德国纳粹党徽。

是成员国了——就像以前一样。斯堪的纳维亚的国家都保持中立，因为他们惧怕战争。而南美洲国家——就像斯威赛尔用他鲜明的美式腔调说过的，'在这场战争中他们毫无胜算。'"

大家发出一阵笑声。

"确实如此，"莱斯特说道，"爱尔兰人也保持中立。我们也没有什么胜算吧。"

"还有希腊，"阿格尼德补充道。

"抱歉，安布罗斯——请继续。我们这里的讨论总是随性的，"莱斯特说了句。

安布罗斯继续他的分析，"现在的国联，恐怕并不是各个国家现在首要考虑的事。当然，等战争一结束，国联自然会被他们考虑进去的。只有到那时候国联才有可能去扮演和平缔造者之类的角色。"

莱斯特望向大家，"有什么不同意见吗？"

巴托脸色发红，看上去有点生气。"我看中立方也包括瑞士这种在敌对行动中帮助停战的国家吧。你对中立国的结论下得可有些快。"

"如果德国人肯让你保持中立的话，"安布罗斯说道，"他们可没有让比利时和荷兰的中立立场持续下去。"

"瑞士可以保卫自己免受任何侵略。"

伊迪丝对巴托毫不掩饰地流露爱国主义感到很是奇怪。这是他头一次表现出这种情绪，以他的资历和年龄，真是难以置信。

"我的意思不是指瑞士不可以保卫自己，奥古斯蒂，"安布罗斯回应道。"我要说的是瑞士和其他中立国可能不会去为国联着想的。或者说还有能力为国联做什么。"

"我不同意，"气呼呼的巴托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

莱斯特试着让紧张的气氛缓和一下，"让我们保持镇静，先把对国家的忠诚放在一边吧。"

"你难道不知道你摆出一副代表英国的高调姿态吗？"巴托回击道。

"对国家忠诚就像是口臭一样——每个人都能闻到别人的口臭，就是闻不到自己的。"

大家全笑了。

这倒让气氛缓和了不少。

莱斯特转移了话题，"我们该如何在阿维诺和德国人接触前将他赶下台？他正在辞掉犹太职员。两个可怜的家伙已被赶走了。我试过撤销命令，但我担心阿维诺对办公室仍有影响力。"

伊迪丝有些不耐烦地打断了莱斯特的话，"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尽力保卫国联——不要卷进冲突中，就像我们一直恪守的那样。"

"是和平努力还是战争努力？"巴托问道，现在他已经平静了下来。"这不就是我们作为国联官员每天都在做的选择吗？"

"我想我们都同意的是谁该成为胜利的一方，"莱斯特望了一眼大家。"即便作为国际事务公务员，即便在战争中，我们也必须选择自己的立场。"

所有人都点点头。

"我还是看不出该如何处于冲突之外，"巴托说道。

伊迪丝回应道，"我认为应该有种可接受的方式，能够包含各种立场的处理办法。"

所有人都望着她。

"如何做到呢？"莱斯特问道。

"据我看，英国人——所有那些希望击败德国人的同盟国，他们需要某种为之战斗的目标。"

"你是指战争目标？"莱斯特问道。

"是的，我就是这个意思。国联必须成为人们愿意为之战斗的目标之一……这将是一个光芒四射、全新的、更好的国联。我们可以把自己也视为战争目标。表面上看，不论哪方面赢得了战争，这会是种更好的结果。但是我们自己知道只有一方会把国联视为真正值得敬仰的组织。"

一阵奇怪的沉默。

"据我从伦敦那里得到的点滴经验来看，"安布罗斯说道，"现在剩下的时间极其宝贵，没人去想战后的事。丘吉尔现在是在勉力抵抗。"

"这让我们有了工作的目标。我们可以和丘吉尔沟通一下，告诉他我们关于战后世界的想法。"她说道，"战争结束以后的事是我们应该去思考的。我们有这个时间，而丘吉尔却没有。"

"可是作为秘书处的成员我们无权这么做：国联成员国才有权把他赶下台。"巴托分析道。"现在要把监督委员会的成员召集起来是不可能的，想想吧，挪威，加拿大，印度，英国，墨西哥，还有玻利维亚——这不可能。"

莱斯特说他会去和英国人联系，还会去见在挪威的哈姆勃罗[1]。"哈姆勃罗还仍是监督委员会和国联议会的主席。"

"我可以继续讲讲我的想法吗?"安布罗斯征询了一下莱斯特的意见。

"当然，"莱斯特说道。"你是我们的一员。"他笑了笑，"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愿意成为我们中的一员的话。"

"谢谢你。作为非国联官员，我尚无法真正成为诸位中的一员——但我听到现在，我更相信我所知道的信息想必诸位可能已经非常了解了。这样或许能减轻你提到的忧虑。"

"你说的是哪件事?"莱斯特问道。他显然并不在乎会议讨论的一波三折。

"法国维希政府将要退出国联，而且要求阿维诺从国联辞职。"

"法国人要阿维诺辞职?!"巴托大吃一惊。

伊迪丝也同样吃惊不已，只不过原因不止一个：法国这招棋实在令人意外，安布罗斯为什么事先不告诉她!?

---

1) 卡尔·哈姆勃罗，国联最后一届监督委员会和国联议会的主席。

"这是我的线人告诉我的情报，"安布罗斯说道。"我从一位与法国维希政府关系密切人士那里听来的。"

在场的每个人都吃惊不已。

她对安布罗斯对她隐瞒感到胃里一阵难受。

"我估计当前局势下法国政府可能会觉得由一个法国人担任国联总秘书长有些不合适吧。"他补充了一句。

"看来是这么回事，这也意味着一切都结束了——国联的危机结束了，"阿格尼德说道，"阿维诺正式出局。"

"他很有可能会听从维希政府的安排，"安布罗斯说道，"不过这一点我们尚不清楚。"

"没错，他会依他们的指示行事的。维希方面除了取悦德国人以外没有什么外交政策。他甚至可能还妄想在维希政府里谋个一官半职。"阿格尼德说道。

"据我所知，这很有可能，"安布罗斯说道。

安布罗斯对她隐瞒了一些事。他再次扮演起双重间谍的角色。他一直掌握着这个情报，他不停地观察、倾听身边人们所知道的一切却自始至终不把他知道的告诉她。

还是她自己雇的他。

没错，他们是分开住了一个多月，可是他们经常见面的啊。

她耸耸肩，让自己不再去想这种背叛的感觉。

她希望自己永远不要再有多年以前那种刺痛感，当时她发现安布罗斯，作为她的朋友，在为国联工作的同时私下里和英国方面交换情报。他并没有告诉她。

安布罗斯以前偷偷摸摸的行径让她感到深深的背叛。她原以为这些都已过去。现在她再次感觉到了他的背叛。

"接下来怎么办，"她问道，"如果阿维诺辞职的话？谁来接任呢？"

"辞职申请将被呈交到执行委员会主席——哈姆勃罗那里。他有权

任命下一届的人选，”巴托说道。

“那将会是你，肖恩，”阿格尼德说道。

“或许是你，塞纳尼斯。”

天啊，他们该不会像是狗抢骨头一样争起来吧？

“我们虽然都是来自中立国——但你可是执行总秘书长，”阿格尼德说道，“何况，如果你成为总秘书长的话阿维诺会更难受的。仅这个理由就足够了。”

大家哈哈笑着。

一边听着大家的讨论，伊迪丝的思绪不断回到安布罗斯对她的隐瞒给她造成的受伤感中。

她几乎无法思考。

会议因为阿维诺的即将去职而变得沉静下来。

各种事件汇总在一起决定了这个重要时刻，对国联尤其如此。

我们连一个成功的阴谋都无法实现，她暗自想着。我们甚至连一个政变都做不到。

她以前想象过国联的执达员——或者那些保安人员——强制性地将阿维诺从办公室里赶出去的场景。而现在，他就像是腐烂的水果一般轻易从高处重重跌落。

她更倾向于前面那种戏剧性的免职结果。

而现在，这次计划中，只有她成了那个被蒙在鼓里的人。

莱斯特打趣道，“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给他开个欢送会了。这样或许能把他晾在一边。不如我们先操办起来，还可以给他一个惊喜呢。”

除了她以外其他人都轻松地笑了。她是不会办这个欢送会的。

莱斯特说这次会议是他们最后一次碰头了。

“这也是给你的一个庆祝会——国联总秘书长先生，”阿格尼德补充了一句。

会议总算结束了。

她和安布罗斯留了下来。她告诉莱斯特她会来处理剩下的东西，其他人都已开心地纷纷离去。

莱斯特作势要给伊迪丝会场费，她立刻摆了摆手。"他们把这个套房免费给我们使用，酒店管理层的意思。"

"干得好，伊迪丝。"

莱斯特看了一眼尚未打开的威士忌，朝她笑了笑，离去时将它留了下来。

安布罗斯和她留了下来。

她走过去将威士忌开封，给自己倒了一杯，却没有给安布罗斯倒。

去他的。

他走过去给自己倒了一杯。

她倒想看看他是否会开口评价一下这个尴尬的局面　　看他是否也意识到了这无耻的背叛。

他的确意识到这分尴尬，抬起头望着她，"你受伤了？"

这样听上去自己像个小女孩，她摇头否认。

"你有些失望吧　　我知道关于阿维诺的辞职一事。"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靠近她，"别难过了。情况比你想的复杂。"

她躲开他的手，"那么请告诉我。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把我蒙在鼓里？"

"是伯纳德给我的情报。"

"哦，莫丽电报——你们的莫丽流言中心，"她恶狠狠地挖苦着。"鸡奸俱乐部。"

"伊迪丝，伯纳德是一个非常好的情报来源，我必须为他保守秘密。"

"那我就是他不信任的人了？因为我是个女人而不是个鸡奸者吗？为什么？"

她站起身来，拿着酒杯走到窗台那去。"就因为我不是你们这种特殊爱好人士吧？"

"又来了，又来了。我知道你对我以前做的那些该死的傻事一直耿耿于怀——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这次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已经道过歉了。我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天知道。我曾经失去过你。我失去了我的职位。你知道我绝不会拿我们的友谊来冒险的，伊迪丝，绝不。"

"这不仅是友谊。"

"完全正确。这不仅是友谊。伊迪丝——我们生活在危险时期，所有的情报都必须小心对待。流言致命而又危险。人们的性命与这些情报息息相关，我们必须确保情报只掌握在必须知道的人手中。比方说今天的小组会议吧，我就是这个必须事先知道情报的人。而你呢，则不可以被事先告知的。"

"为什么就我不可以?!"

"我们都会在无意间从口中走漏风声。别忘了你自己最近也在扮演着与阿维诺之间的双重角色。还有就是你身边的人也必须提防。"

"我有种被背叛的感觉。你保证过不再对我隐瞒任何事的。"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私人秘密，但与战争有关的除外。"

"伯纳德总会告诉我一切的，"她仍像个赌气的小姑娘。"我的女主角，"她模仿着伯纳德的语气。

"他非常崇拜你。"

"但却不信任我。"

"他信任你。局势每天都在变化，而情报也变得愈发危险和令人不安。还有些关于伯纳德的事或许应该告诉你，虽然这是非常机密的事。高度机密，不能告诉任何人。"

"是什么？比你们鸡奸俱乐部的那些秘密还夸张?"

安布罗斯和伯纳德私下里的关系到底深到了什么地步？在此之前她从没有往这方面想过。他们看上去只是很要好的朋友而已。或许他们的

关系远远不止这些？天知道。

“伯纳德是国际红十字会的人。他负责为红十字会收集情报的任务，例如政治犯的待遇以及其他被关押的人——德国战俘营的战俘——他把这些情报传回红十字会。这是不能见光的任务，否则他就暴露了。他本来是不允许跟任何人分享情报的。”

这倒让她吃惊不已。“我不知道他还是个情报人员。”

“情报人员是不能让外界知道的。我们一直很小心地避免暴露他。作为一个潜伏人员，他的情报是不能让外界得知的。但有时他会选择将一些有用的情报用私人途径传递给有用的人。”

这让她仍然难以平静。

“这么想吧，”他分析着，“公众选民，比方说，有权知道所有部门的真实信息，但外交部除外。或许国防部长那里也不可能，他们是对公开信息完全豁免的。”

“为什么外交部就可以？”

“所有人都知道在军事或国际危机中你必须得接受所谓临时性声明，之后的信息会逐渐越来越多。现在还不能全公开出来。”

“这我不能接受。”

“因为在外交关系中说出真相并不一定是当时的国家利益所在。真相一定会被揭示，但不会总在当时、当刻。有时外交部不得不把历史真相留给历史本身去解读。在争端的当口说出事实不一定是个明智之举。比方说吧，让一些人有生命危险，或者让谈判变得难以收场。这是公众与外交部间心照不宣的事。当然，如果外交部长要撒谎的话他最好有个足够正当的理由去这么做。而且他总会被视为掩盖真相的罪魁祸首。但你也知道，有时隐瞒事实也是他办公室的责任之一。”

“给我举个例子。”

“哦，我不知道——这么说吧。某国的人正被秘密疏散到其他地方，而如果让外界知道的话恐怕会让疏散行动完全搞砸。在这种时候外交部

长就有可能否认有疏散这么回事了。”

“那你把自己当作你们鸡奸俱乐部的外交部长了？”

“请别再用这个词来说我们了。或许是吧。我既是你的个人秘书，也在为莫丽夜总会扮演保密人的角色。”

“那可是另一个天堂啊，鸡奸者的天堂。”

“或许你和我都扮演着外交部长的角色——我们站在一个阵营，代表着不同的国家。”

“我还以为我是莫丽核心成员呢。”

他想了想。

“你比其他人都更接近伯纳德，但你没法逃避你的其他职责，作为国联核心圈子里的一员。我想两方面的利益往往会重叠在一起，它们并不容易区分。但有时这会让事情变得复杂。你有时也会这么对伯纳德，只是没意识到罢了。有时你会含糊其辞或者给他一些误导性的答案。”

他说的没错，事情确实够复杂的。

“我们难道不能组成一个跨组织同盟吗？”她平静下来。

他笑了笑，但看上去很为难的样子。

她走到他身边吻了吻他的头发，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还有其他的事我没法参与其中吧？就像和伯纳德或莫丽？不仅仅是红十字会的问题——事实上，……”她斟酌了一下自己的用词。“因为你的生活方式，你们注定就是一路人，我可以这么说吧？就像兄弟一样？”

他看着她。他思索了一会儿，“我想你可以把自己也当作是我们兄弟关系的一分子，如果你这么叫的话。”

“作为女人？”

“作为女人。”

“你怎么改变自己的想法了？”

“就像我说过的，情况每天都在变。”

“我们已经见不到晚上常去莫丽夜总会的那些女人了。我猜她们已

经走了。她们在国际劳工部工作，现在全解散回家了。”

“你是另一种女人。”

“我是怎样一种女人？”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定义的那种。”

她朝他一笑，“这可真够乱的。”

“现在是一团糟，而且马上会变得更糟。”

“你能完全相信莫丽的事吗？”

“不全信。”

“现在有很多新形式的友谊，各种临时的同盟还有组合，”她感慨着。

他们都被各种奇特的同盟网络连接其中。

谁也动不了。

他给彼此又倒了一杯酒。

她突然发出一阵笑声。

安布罗斯望着她。

“当时你被要求对当前局势进行汇报时他们都以为你告诉他们的是英国外交部的想法呢，”她边说边笑。“如果他们知道了你是从哪里得到的情报，你代表哪个外交部的话，那可有意思了。”

他会心一笑，“我的情报可不全是从那里来的，伊迪丝。”

她继续笑着。“哦，管他的。我们完全可以放弃这里的一切——去南美洲。这周秘鲁的终身代表还帮我在那里提供了一个职位呢。”

“听上去蛮诱人的。”

“无论如何，我有头等大事在这里等着我，我必须待在这。”

“头等大事？”

“现在国联有四件大事等着解决。第一就是剩下六十九个人的问题，也包括我在内。不管发生什么，我们这些核心成员还不能走。第二就是一小部分人现在可以回家了，但他们仍然必须时刻待命。第三是所有的

国联工作人员都要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停职，要么辞职。第四就是安排一些瑞士人负责这里的维护工作，万一我们也要撤走或是被德国人抓住的话。"

"我猜第一件事里包括的人显然就是你们准备邀请留任的人选吧。"

"有关通知会告知那些被裁掉的职员留下他们寓所或房间的钥匙。阿维诺不在我们讨论之列。"

他们彼此望着对方。

"现在国联萎缩了不少。"他说道。

"办公室的灯光亮了起来，外面显然已经变黑了。维多利亚正从红十字会那边过来。最起码她还会再留在这。"

她坐在他身边，依偎着他。"我想我父母把我养大可不是要我成为一个鸡奸俱乐部成员的。"

"我很讨厌你用这种称谓。他们真的会介意吗?"

她想着自己的父母。"或许吧。我们总认为自己的父母是天真无邪的那种人，但我猜他们不会的。"

她站起来面对着他，拉着他的手，把他引到套间里的床前。

"伊迪丝·贝莉，你可真让我吃惊啊。"

她拉开床单。

接着，在她脱掉他的外套后，两个人开始褪去对方的衣服。

他们像所有传统夫妻那样做着爱，这时的安布罗斯男人味十足。

激情过后，两人静静地躺在一起。

安布罗斯突然问道，"床单弄皱了怎么办?租的这个房间可是为私人会议准备的。"

"啊，你提醒我了。"

她望着他笑道，"让管理层去猜吧。这就是战争[1]。"

---

1 这里伊迪丝用法语发出感慨

“你在酒店里为四个男人服务吗？伊迪丝，全日内瓦都会记住你的。”

她有点脸红。“我得承担这个流言的风险，我也可能会享受这个传言呢。”

他们穿好衣服后她不禁想着：或许安布罗斯也像个孩子似的需要一些秘密吧。这样也许会让他觉得自己与众不同、非常重要吧。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她倒不介意让他保留他的那些秘密。

# 只有夜晚

1941年的10月10号，这天是她的生日。安布罗斯在湖景酒店请她吃饭。“我决定这是我过的最后一个生日，”她坐下来说道。

“哦，胡说。咱们只看脸不去想年龄。”

“随便你，我不感兴趣。我才不会感谢你不停提醒我有多老了呢。”

餐桌被事先精心布置了一番。他们的位置是最好的，四周由金合欢树包围着，能够看见整个湖泊。“谢谢你没有把填满食物的袋鼠放在桌子上。”

他哈哈笑道，“算是我的疏忽——我差点忘了你是哪国人了。”

“澳大利亚从未如此美妙……”

她喜欢的气泡希拉红酒由阿方斯领班送了过来，显然事先安布罗斯已经交代过，他奉上了一大束鲜花和酒店方面的生日祝福。德博利先生本人也代表管理层走过来祝她生日快乐，呈在她手上的手写菜单里全是她最喜欢的菜肴。

德博利离开后，她望着安布罗斯，“恐怕这可不是个令人开心的生日庆祝，我真应该在一开始叫停的。”

“你可不能叫停自己的生日。这是你唯一不能取消的事。哦，还有一件重要的事你没法回避，你们办公室有没有搞一个内部庆祝会什么的？”

“图书馆里我们有一个生日蛋糕，莱斯特在早茶的时候拿出来的。场面相当感人，现在剩下的人没有几个了。咱们别再谈生日这事了。”

“作为生日主持人我可不会受到什么影响。我们把年龄这种事忽略掉，彻底蔑视它。”

“这个生日可能会让人难忘——如果你听到我要告诉你的事的话。”

他哈哈一笑，“亲爱的，你现在脑子里还有什么其他奇思怪想吗？”

见到她一点也没有跟着笑的意思，他打量着她的表情。“难以忘记？是吗？”他的神色变得认真起来。

“我听到一些奇怪的消息。”

“我们听到的全是奇怪消息。是家里来的？”

“不是的。要说奇怪的话，这个消息可实在是糟糕透了，比我们听到的其他消息还要糟。真是抱歉我在庆祝生日时说这个，我也是今天早上才听说的。可我不得不和你分析一下这事。”

“是什么事?！让我猜猜……”他装作是个猜谜游戏，“新西兰陷落了吗？”他还是不太愿意相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我够迷人吧……”

“这事很严肃，安布罗斯，这事和你有关，和我们全有关。”

“告诉我吧，”作为东道主的他好像被打败了一般。

“维多利亚叫我去红十字会总部。她介绍给我一个要求在红十字会得到庇护并待在瑞士的年轻人。我们估计这是他的想法，他是一个德国人。”

“于是呢？每天都会有德国人跑到这里来——这些人总是来找我们。”

“这个不一样。起先我们以为他只是另一个背景凄惨的寻求避难者。看上去他想告诉我们一些事，只是他不是很确信该怎么说。”

“伊迪丝，说重点。”

“他想告诉我们德国人已经开始了屠杀……大规模的。”

“这是战争时期。战争期间这种事无法避免。”

“这实在是难以形容，我到现在也没法理解。”

安布罗斯安排好的鱼子酱端上来，紧接着就是白色鲟鱼，比她在其他地方见到的都要大。以前国联里总是能见到鱼子酱的，可现在却是极稀罕的事。

"谢谢你，安布罗斯！你知道我可太想念鱼子酱了。"

她强迫自己好好欣赏面前的这一切，当然在这种境况下，鱼子酱是自己唯一还有胃口的食物了。

"你有几个月没有什么谈兴了。就像人们说的那样，我知道你心里有事。要不是德国入侵俄国的话恐怕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了。"

她夸张地闭着眼睛品尝着第一勺鱼子酱融入自己的口中。"此乃极乐，"味道确实不错，但它还算不上美食主义上的那种狂热需求。"谢谢你，亲爱的，"她意犹未尽地咂着嘴。"抱歉，可我不得不继续我的坏消息了。"

"如果你一定要的话。"

"这次不是针对个人——他们都是些平民老百姓，这是一次系统且有针对性的行动。"

"大规模的屠杀吗？"

"是的，据我所知是这样。"

"这就是战争[1]，"他说道，"继续。"

"这不仅仅是战争。这里面有些奇怪且令人恐怖的事。"

"继续。"

"像常去莫丽夜总会的那些普通人就是将被针对的一方。"

"哪些人去莫丽夜总会？"他笑道。

"谋杀这个词都算不上准确，这就是种族灭绝。德国人计划着消灭所有像你这样的，还有其他人，比如犹太人，等等等等。"

他看着她。"显然你提到的德国人对一些民族的虐待行为是我们都已经知道的。你的意思是德国人要把他们赶出去？我们也知道这事。"

"我说的不是这类事。我说的是大规模的枪杀以及逼着让人们劳作直到活活累死。更糟的是，他告诉我关于大规模电死平民的计划。是所

---

1 原文为法语。

有人。”

“所有人，一次性地电死所有人？”

“只要他们做得过来——他们发明了一些装置来干这种事。”

“怎么确定这事是真的？”

“我不知道。我也只是今天才从这个家伙那听到这些。”

“这听上去难以置信。”

“的确如此。”

“你就是从这么一个德国人身上听到了这些？”

“维多利亚也相信他的话。”

“她的性格可不适于作出理智的判断。”

“她可是心地坚强也很务实的人。”

“即便如此，可你认为大规模地电死被囚禁的人可能吗？”

他听上去是一点也不信她的话。

她耸了耸肩。“德国人在机械上可是相当不错的，这让我们不得不信。”

“伊迪丝，”他说道，“这事明天再说。享受你的鱼子酱吧——今晚你要忘了这件事。”

“我没法忘了这事，哪怕是一晚。从这家伙的脸上我可以看得出——他与纳粹是有联系的。你那些被纳粹杀害的朋友，我们的朋友，我们当初在柏林认识的那些人。”

“这与他们有什么关系？”他问道。

“真是疯了。”

“德国人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是像我们这样的人？难道没有什么说法吗?!”

“德国人称为——性生活不检点者。”

“德国人怎么管这些？”

“他提到德国人正在屠杀的人——就像犹太人一样。他还提到了所

有鸡奸者。我和维多利亚理解为'像女性的男人'。"

"他真的用鸡奸者这个词?!"

"是的。"

眺望了一眼莱曼湖，她有些困惑地望着他。"来日内瓦前我从未遇见过犹太人。或者说，像你们这种类型的人。""鸡奸者"这个词在她脑海里一闪而过。

"你以前从没遇见过犹太人?"他小心翼翼地将鱼子酱送入口中。

"你了解犹太人吗?"她问道。

"我太了解他们了。"

"我想莱伍尔特是我认识的第一个犹太人。从澳大利亚前来参加第十四次国联会议的弗里德曼先生是我认识的第一个犹太教学者。"

安布罗斯没有看她，望着窗外的景色，他的视线仿佛被什么东西缠绕着，不想将这样的谈话进行下去。

"犹太人是怎样的?"她问道。

她知道自己这个问题问得可真够蠢的。

他有些不耐烦地回答她，"男人们把钱放在钱包里。结婚的女人头上戴着假发，这样非犹太教的人就看不见她们头发的颜色了。你还想知道什么?"他自嘲地笑笑，揶揄道，"和去莫丽夜总会的那些人倒是很像。"

"这个问题是够蠢的。"

抿了口酒，他沉声说道，"俱乐部的有些人总是假装生活中没有白天——只有黑夜。我不得不说我开始越来越像他们那样了。"

"也装作战争不存在?"

"没错。"

"而且这世上根本没有女人——只有穿着裙子的男人?"

"没错——只有一个虚伪的世界。"

"你可以走了，快走吧，只要你愿意。"

她变得很是生气。

"伊迪丝，"他靠近她。"我或许也会装作战争和白天从不存在。但可悲的是我不得不装作我是假装这么做。"

"我知道，"她仍坚持着，"让我告诉你故事的其他部分。"

他一口饮尽杯中的酒。一位侍应生走过来殷勤地给他添上。

"这个德国人说他是海因里希·希姆莱[1]的服务员。他说希姆莱和他的手下正在筹划一个大型的聚会，就在下个月。"

"关于这个计划中的聚会他的手下中有很多传言，因为希姆莱极少离开柏林。聚会是为了庆祝一个新工厂或其他什么东西的成立。而这也意味着杀戮的开始。"

"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德国人要这么做。"

"这我没法解释，我们的这位年轻德国朋友也没说。"

"有多年轻？"

"大概二十岁吧——那种类似于楼梯下听到的消息。还有什么比他这种人听到的消息更可靠呢？那栋别墅原本由舒尔特的公司所有，我们见过舒尔特的，不是吗？"

"没错，他在日内瓦时我们俩在莫丽夜总会见过他。"

"我也记得。"天知道这位重要的德国人在莫丽做什么。那个地方可真是变得愈发神秘了。

"他在卡托维兹的森林里有一幢林中小屋，事实上我曾经去过那。"

"什么时候？"

"哦，在我来日内瓦之前。在接近卡拉科夫的地方。那里可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时尚'景点'。"

"我会把什么地方都当作景点吗？这个词可够偏颇的。"安布罗斯的社交网络可真让她吃惊不小。他为什么会在战前去这个人的小屋？她实

1 海因里希·希姆莱，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负责人。

在是不愿意再往下去想了。

“你确实经常用这个词。”

“我可能用过它，但我不认为我说过那么多！”

她最恨的就是他不停纠正自己的英语。

“毫无疑问这是个语源学的问题。我猜米尔顿等人也常这么用。我曾一度认为这个词专指丘疹或污渍。每当你说景点这个词的时候我总是忍不住去想丘疹或污渍什么的。”

“我真希望你在纠正我前先想想。总是纠正别人意味着缺乏教养。”

“或者真正的友谊。我道歉。”

“不要停止纠正我，只是用一个更让我接受的方式。你可以给我写下来。也可以变成密友似的，在我耳边低声告诉我，就像丝袜有了裂缝这种私密话一样。”

“可以考虑。如果你也能告诉我是否我的丝袜有了裂缝。”

“我还是会让珍妮纠正我的法语。尽管我现在开始意识到她有时也可能是错的。”

他们静静坐着，直到她自己结束了这场可恶的争吵——她也不喜欢“争吵”这个词，她确信安布罗斯一定又会对她用这个词而扮鬼脸了。

她又回到了刚才的新闻里。“消息还不止这些，”她补充了一句。

“他们四处杀害犹太人，媒体里都有报道的。”他算是加入讨论似的应了一句。

“现在是他们希望屠杀所有的犹太人——系统性地屠杀。那个所谓的工厂或集中营、兵营什么的已经开始为这事运作起来了。犹太人或你们又做了些什么？你们的遭遇还不够糟吗？”

安布罗斯蘸了蘸鱼子酱，喝了一大口酒，并不乐意讨论这个问题。

“你们为什么和那些犹太人有联系？”她问道，为她自己的无知感到厌倦。

“不存在什么真的联系。我们中的有些人是犹太人，反之亦然。我们中的人也带钱包或戴假发。”

“这就是所谓的反常举止?”

她估计安布罗斯和她私下做的一些事就算是反常举止吧。

“也许吧，如果犹太人的行为算是的话。”

“不受欢迎的行为?”

“部分是。我估计他们是德意志帝国里所谓不受欢迎的人。当地人把其视为不健康的行为。”

“抵制与自己不一样的人的怒火同样也在维护着我们自身的独特性，是这么回事吧?”

“晚上这种时候讨论哲学问题可有些不合适，伊迪丝。”

“他们不受德国人欢迎一定有原因的。德国人为什么不直接让他们走？把他们赶出边界之类的方式岂不更好?”

“这就是他们要做的——他们会厌烦的，只要把我们赶到边境就一了百了，”他说道。

“哪儿的边境?”

“愿意收留我们的边境。”

“你是否还记得当初阿维诺反对国联成为犹太移民的组织中心？他说这样会激怒德国人，也会关上希特勒再次加入国联的大门。”

“告诉我这个德国男孩的事。”

“他叫迪亚特，维多利亚和我认为他是那些将会被扔进集中营的人。”

“犹太人?”

“不，是你们中的一员。”

“你怎么知道?”

“在这种事方面我们有女性的直觉。”

“维多利亚这方面也有经验?!”

"啊哈，我是一定有的。维多利亚也是这个世界里的女人嘛。"

"到底是哪个世界的女人?"

再一次她有种奇怪的疲惫感侵袭全身，这种感觉让自己觉得无所适从。她和她的同事们总是尝试着给这个世界展示出一种可能，告诉人们如何生活，如何变得幸福。可人们总是作出其他的选择，自己也没有必要再在乎这些了。

她回到刚才的话题，"我估计同性恋在德国是非法的吧?"

"是这样，但在那些上层圈子里仍然很流行。"

突然她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她从未想过的疑问。"那你和我做的——在床上做的那些事——也是非法的了?"

他看着她。"这个问题很有趣。在瑞士法律里？还是英国法律？德国的？据我所知《圣经》里可没提过这种事。我想你是安全的，伊迪丝我猜我可能会有点麻烦。做出淫秽行为是要被判刑的。还有，你可能会为此锒铛入狱，伊迪丝。"

"因为淫秽行为?"

"没错。"

"我宁愿真是这样。可不像淑女那样生活也算吗?"

"反正一个男人扮作淑女倒是算的。"

"你的意思是没有什么可以阻止这一切发生吗?"

"不可能去丘吉尔或罗斯福那里寻求我们这种人的拯救吧。这种事没法在纸面上谈的。"

接着，他顿了顿，"赫西菲尔德用过同性恋这个词，他指半女人。我告诉过你。"

"你也知道，这方面国联是无能为力的，"她说道。"萨默斯·威尔斯[1]？他也是你们的一员吧？他是罗斯福的外交政策顾问。"

---

[1] 萨默斯·威尔斯，罗斯福总统的密友，二战时任罗斯福政府外交政策顾问。

"我怀疑他会讨论这种事，我也怀疑罗斯福会听这些。当然，你可以试试教皇陛下。"他哈哈笑着，"庇护十二世[1]似乎和希特勒的关系不错。"

"我不认为我能和教皇说得上话。这个迪亚特说那种地方一天可以屠杀数以百计的人。他们已经在那试验过了。同样的场所其他地方也在兴建。"

"你为什么会相信他的说辞？"

"我相信他的话是因为这与纳粹的一贯行为完全相符。"

她有些痛苦地望向一边。"我希望你能见见这位迪亚特，今晚。他用假期的借口来的这，事后他得回德国参加希姆莱计划的聚会。他害怕自己可能是聚会中等着被收拾的一位。"

"现在就去见他?!"

她觉得自己陷入了一片疲惫的泥沼而无法自拔。"我知道这么要求你实在过分，何况你为了我的生日准备这么多。"

"你要我们赶到红十字会那儿吗!?"

"我安排他和我们在莫丽夜总会见面——我猜他在那会更自在一些。今晚我实在吃不下什么了。"

"我们最起码先吃点什么吧。把鱼子酱吃掉——最起码可以做点奢侈的事。"

"拜托了，我们走吧。"

"为什么要现在？"他听上去像是个被惯坏的孩子。

她仔细打量着他，突然有些担心。"安布罗斯，你变了。"

"我也希望如此。"

---

1 庇护十二世(1876—1958)，罗马教皇。出身于罗马贵族家庭。1899年受神父职，1901年进入教廷工作。曾任教廷议员、教廷公使等职。庇护十二世在位期间任教廷国务卿，积极参与梵蒂冈与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的外交活动。1939—1958年担任教皇。在位期间，反对天主教徒与共产党合作，支持马歇尔的复兴欧洲计划，反对现代战争。

"你逼着自己在这方面显得强硬。"

"我还能怎么办?"

她望着他，就像在说，如果你不知道，我不能告诉你。

"那好吧。"

他还是没有挪动身子。

"我需要你对这个家伙的评价，"她说道。"我需要确定这个家伙是否值得信任。"

"我怎么会知道?你相信有很多办法可以看出一个人在说谎吗?你还信这套?"

她感到很不舒服。

"你以为如果一个人在说谎的话他就没法看着你的眼睛?"

"安布罗斯，别说了。"

让安布罗斯来处理迪亚特，这样她就把判断此事真伪的责任推到了安布罗斯这边。

他们的邻桌传来阵阵说笑声，烛光晚餐的氛围也很是让人羡慕。而在湖的另一侧，战争还在继续。用双目望远镜就几乎能看到在韦里耶边境那边的德国哨兵。他们肩上挂着来复枪，一套德式钢盔和制服、黑色军靴，来回踱着步，不断升降着边境检查站门前的吊杆。

白领侍者戴着蓝色肩章在餐桌前身体前倾，用一只戴着白手套的手从白色的宽盘子里拿起两个汤勺为他们夹着菜。

瑞士就是这样一个点着蜡烛的世界，四处充斥着恐怖的消息和来自黑暗森林那头的谣言。外部世界的反常越过边界，使得他们的生活好像也颠倒了过来。

光明仍在，却不真实——这是一种明亮而又迷人的虚假。

她越来越迫切地想逃离这种虚伪的瑞士生活。诚然，她也想永远待在这片烛光里而不是一头闯进那片黑色的森林。

她觉察出安布罗斯早已开始选择逃离，从这个现实世界中躲藏

起来。

还没等到要结账，她便起身去阿方斯领班那里，向他解释了他们因为急事而不得不在这精心安排的盛宴中退场了。她用"这就是战争[1]"这句话作为搪塞的总结，估计阿方斯可能会因此变得更加生气，也可能恰恰相反，变得乐于相信她的话——或许这会让他觉得战争事实上也影响到了瑞士这里。

她意识到她并不知道阿方斯对战争到底怎么想的，尽管很多次他们来餐厅吃饭会和他开开玩笑甚至聊聊天。

"贝莉女士，你的晚宴安排有什么不当之处吗？"

"噢，不是的——它堪称完美。我没有觉得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她或许也可以把这话加在她的借口里。

"有位绅士已经付过账了，"他说着向仍坐在那的安布罗斯点了点头，"还有一道美食将要给你呈上来的。"

"抱歉。突发事件实在让人料想不到。"

"那样的话你的菜金将会有所调整，"阿方斯解释着，"我需要给你退款。"

"这不必担心——威斯特伍德先生明天会来处理的。"

"如贝莉女士你所言。"

安布罗斯还是坐在那里原地不动。

她回到餐桌旁看着他品尝鱼子酱。

"刚才应该来点伏特加的，"他说道。"伏特加配鱼子酱才是绝配。"

"我们可以走了吗？"

他没有起身的意思。

她望着远处湖面上闪烁的光点，码头边停泊的渡船轻和着阵阵涟漪。

---

[1] 这里伊迪丝再次用法语来强调感慨语气。

这可是她的生日啊。

他向侍应生招了招手，“请再来瓶上好的伏特加，谢谢[1]。”

“安布罗斯，别这样。这是今晚我们必须面对的事。”

“先来杯伏特加，之后我就去。一开始我们就该上伏特加的，气泡希拉红酒可是个错误。”

她站在那，被他搅得一阵分心。

伏特加立即被送了上来。

“你不可以喝了气泡希拉酒后再喝伏特加的。这样会醉的。”她试着活跃一下气氛。

或许他俩都已晕头转向了。

他接了句，“我等一下去，你先走吧。”

“但我需要你的判断。我们得在这家伙变成醉鬼或溜走前得出结论啊。”

他看着她站在那儿，她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他尽力使自己打起精神来。

这是她最后一次在乎这个丑恶的世界，这是最后一次。

她已经受够了。

她也希望自己能坐下来，放弃一切的一切。

他站起身来，不光把他自己的伏特加喝掉，也仰头喝了她的。

她从没见到他这么喝过酒。

我们都是失败者啊。

她已经不再在乎所谓的痛苦、惊慌、歇斯底里、恐惧抑或流言蜚语。

无所谓了。

阿方斯将他们的食物打包递了过来，“谢谢你，阿方斯。真是抱歉，

---

1 原文为法语

我没能享受到你的完美安排。"

"下一个夜晚，对吗，先生？大人？"

"我会的，阿方斯，还会有这样的夜晚的。"

可她心里却没有什么把握。

# 不会下蛋的母鸡

在莫丽夜总会，她四处找迪亚特，而不情愿的安布罗斯则像个不开心的孩子似的跟在她的身后。时不时地，她会在昏暗的角落里看不见他的身影。

虽然有着多年的夜店生活经验，她仍然讨厌在俱乐部里四处找人——谁也不知道会在那些阴暗的角落里撞见什么。

一脸饥色、打着领结的保加利亚钢琴家演奏着，时不时地环顾四周。很可能是因为伯纳德的保镖在那。

没过多久伯纳德和迪亚特就过来了。伯纳德拿来一个冰桶和一瓶宝翠酒，那种女性饮酒。

"我亲爱的伊迪丝，"伯纳德吻了一下她的手背并且充满喜爱地握了握。他祝愿她有一个快乐的生日。他俯身闻了闻面前的鲜花，"我要把这些花儿放在水里。"

"谢谢你，伯纳德，当然，你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

"那是。你嘱咐我好好招待的是这位先生吧？我可把他招呼得不错，"伯纳德回身搭着迪亚特的肩膀，满脸真心实意的微笑。

"太谢谢你了，伯纳德，我们坐一起吧。"

于是乎，各自的初次见面算是开了个好头。

在这个丑恶世界中的某个俱乐部的角落里，寻欢作乐似乎毫不受战争的影响。正如安布罗斯所说，这是一个大多数人都装作战争没有发生，就如同仍然生活在战前一样的国度。他们自欺欺人地相信外面的瑞士是一个非清教徒的世界一样：这里没有白天，只有黑夜。

这是一个佯装遗忘的酒吧。

但是，充满矛盾而有趣的是这里同样仍是一个生存与死亡的争斗场

所　情报信息在这里传递，一些人的命运在这里被决定。这里的一些主要常客对战争非常敏感，新来的一些家伙的嗅觉也颇为灵敏。

近来这些常客们日益变得亲密起来，或许相互间的亲近不仅仅是因为战争的缘故，还是因为消磨时光，岁月消长，抑或是岁月上的认同感吧。

她再次审视起迪亚特，他娇弱的气质比安布罗斯更胜一筹。这种气质实在与纳粹主义格格不入！难道他属于那些偏爱穿制服男人的类型？

如果是，他可不会喜欢上安布罗斯。

他的英语中不时夹杂着德语，略显醉意。事实上，她告诉伯纳德务必让他保持清醒的。

“啊哈，我们又见面了，”他模仿伯纳德的样子，吻了一下伊迪丝的手背，她更宁愿他别这么做。

迪亚特滔滔不绝地说着话，显然很高兴见到安布罗斯的出现。他把自己的椅子挪得更近，甚至还把他的手搭在安布罗斯的肩上。

她猜迪亚特一定是认为安布罗斯是个重要人物吧，毕竟在他那精致剪裁的英式西装下，安布罗斯的确看上去很像是那么回事的。

他们聊天时，她注意到迪亚特也不时地“碰”一下伯纳德，有时是为了强调，有时是为了引起注意，总之不曾碰过她。

伯纳德示意侍者打开酒，倒入四个酒杯之中，并指导着侍者将花洒入水中。之后，他开始做生日祝酒。

她感到不悦，迪亚特也加入进来。

在红十字会那会儿，迪亚特对她和维多利亚毕恭毕敬，现在却犹豫不定的样子，尤其是当着她的面更是如此。

太差劲了。

她让迪亚特给二位男士讲讲他的故事。

他看上去略显紧张，“还是聊点其他有趣的事吧。”

安布罗斯仍然对来到这里郁闷不已，但也感觉到了迪亚特的踌躇。

他对迪亚特解释说她是自己人，没有什么需要顾忌的。

她静静地坐在那里，让自己在这种略显尴尬的气氛中保持着应有的风度。伯纳德也尽量让谈话氛围显得轻松和愉快，不时逗逗笑什么的，安布罗斯加入进来，这个晚上可真不希望是这么糟糕地结束。

显然，安布罗斯的风采一下子扭转了局面。

"你是想知道来自帝国的情报了？"迪亚特问道。

伯纳德解释道，所有关于帝国的动向都令人好奇，帝国的计划往往令人震惊。

"那是，帝国的计划绝对惊天动地，"迪亚特洋洋得意道。

酒吧里的迪亚特再也不是当初那个在红十字会中的潦倒家伙了。

顿了顿，迪亚特上下打量着安布罗斯，"我们可以私下里谈谈，"他轻声低语道，似是一个人在导演着独角戏似的，"现在我们可是在说正事哩。"

伯纳德用德语说这里可是日内瓦最私密的地方了。

迪亚特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摇摇头，摸着自己的下巴做思考状，"在公共场合说话就不会引人怀疑，这也算是个好办法？"

他很享受自己现在的演出，"好吧，"他自言自语道，"那就在这吧。"

感谢上帝，伯纳德适时提醒道，"不介意的话，咱们说英语吧。"

他又说了一遍他先前听到过的关于犹太人的大规模处决计划，但这回说话的语气就像一个人听到不可思议的情报而变得呼吸急促。"我可不会为犹太人辩护，去他们的。有人会说这是一场不光彩的战争，其他人会说这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而已。犹太人在经济上对我们宣战，我们就用我们的方式和他们开战。"他笑道，"海因里希·希姆莱曾说过我们要把那些犹太人赶到'天上去'。"

迪亚特指着上面，或许也觉察到其他人并没有觉得好笑的样子，接着说道，"当然这不是我说的。咱们走着瞧吧，无论如何，历史自有公

论嘛，就是这样，去他的犹太人。”

安布罗斯继续询问关于针对其他人的计划。

“那可更神秘了，”迪亚特身体前倾，“他们怎么会像我们一样介意？一些领袖会像咱们似的，还爱上咱们？”

他向安布罗斯和伯纳德做出一副你知我知的表情，仿佛伊迪丝不存在似的，“谁能解释这种事？但它已经开始了，围捕正在进行。”

他环顾四周，顿了顿，“因为我们是一群不会生蛋的母鸡，不是吗？”

他咯咯地笑着，乐不可支地望着伯纳德和安布罗斯，瞥了一眼她，看她是否理解他的笑话。

她低声对安布罗斯说道，“你身上可又多了一个标签——不会下蛋的母鸡。”

“缺了某种吸引力啊。”

伯纳德听到了她的低语，嘿嘿一笑。

迪亚特以为他们很喜欢他的笑话且在相互分享，愈发得意。“帝国需要孩子们，而我们确实是些不会下蛋的母鸡，于是乎……”他做了一个切脖子的手势。

她不禁想自己是否也是一只不会下蛋的母鸡。

在她生日的这天，与这些不会下蛋的母鸡围坐一桌，这算是什么？

天啊，她什么时候也算这类人了？

迪亚特继续漫无边际地说着话，全是白天他告诉维多利亚和她的那些内容。

既然她已不是谈话的中心，她有机会可以好好观察一下这位德国人。

他还算不上她称之为令人印象深刻的人。当他说话的时候，他总是以为其他人的想法和他一样。如果在瑞士人们的想法和他一样的话，那么可以证明在德国，至少在犹太人方面他的想法是得到民众支持的。

迪亚特继续把他的手放在安布罗斯的手上，不停试图将他引入自己的话题，抑或是为了获得他的信任吧——也许他看得出对方依然对他有所保留。

迪亚特显然认为安布罗斯是真正可以带他进入瑞士圈子的人。

安布罗斯问道，“你听到的不会有问题吧？”

“我知道的这些恰恰让我决定延长在这里的假期，”他笑道，“就是这样，无限期地延长自己的假期。”

他转向伯纳德，“伯纳德先生，拜托再给我来一杯吧。”他把杯子伸向伯纳德，却仍注视着安布罗斯。

伯纳德从祝诞酒中给他又加了一杯。伯纳德向伊迪丝使了一下眼色，这让她开始对面前这个迪亚特不禁怀疑起来。

迪亚特已然喝醉，“我这情报难道不值点什么吗？”

她盯着迪亚特，显然维多利亚和她错过了关键所在——金钱报酬。

显然，如果迪亚特待价而沽自己的情报的话，这说明情报还是可信的。

伯纳德立刻说道，“钱的事我们稍后再谈，我们会付的。”

“我可以说点什么吗？”伊迪丝插话道。

“当然可以，”迪亚特转身看着她。

她问迪亚特德国方面是如何作出集中营决定的，她用结结巴巴的德语重复了这个问题，还问了关于伙食供应的情况，这种迂回的方法可以隐藏起自己问题的真实意图。

虽然开始回答她的问题，可迪亚特自始至终都望着安布罗斯。“是希姆莱的私人勤务兵告诉我的。当我们清理场所时我们见到地上的一些秘密文件，我们还听到电话中的对话和会议上的一些讨论。”

当然，这些都有可能是道听途说罢了。

她再次尽量用女性特有的温柔来问他，希望套出关于伙食供应的情况。

这一次，迪亚特望着她并模仿她说话的神情语调，像个女人似的咯咯笑着，做出一副说家长里短私密事的饶舌妇状。

"我们有一级方案和其他备选。这是为了特殊时刻准备的一级方案。"他说道，"我还有个英语笑话呢。"

他们做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

"重要的不是方案，是你身边的男人们。"

他们几个立刻摆出一副会心的笑容来。

"这笑话不错，对吧?"

他再次自顾自笑了起来。

他开始谈起伙食供应计划，听上去确实像是一组专门的人员正在组建中。

之后的讨论就是原地打转了。迪亚特再次开始暗示起他的有偿需要和日后留在瑞士的意思来。

"我很乐意和我的新朋友们住在这里，"说着，他把手一边一个地搭在身边两侧男人的手上。

她对他有了更深一层的看法，在他一边在自吹自擂自己的纳粹主子的同时，他内心里也害怕极了。

趁着迪亚特摇摇摆摆地去了洗手间的当儿，安布罗斯建议她不妨先回家。如果她不在场的话，他或许可以说得更多。

伯纳德看上去也这么想。

她明白他们的想法，"他很害怕，你知道，怕他的纳粹头子。"

他们快速地交换了彼此的想法以及迪亚特的情报。伯纳德皱眉道，"会不会这个迪亚特是他们派来专门散布这样的情报的?"

"达到什么目的呢?"她问道。

"进入正式的社交圈子，让虚假警报四处传播，这样的话德国人就可以指责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危言耸听的宣传了。狼来了的故事多说几遍，这个世界就没人信了。这样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安布罗斯补充道，“同盟国将会被指责是恶意宣传，蛊惑人心。”

“要真是如此，他们为什么不派一个更有说服力的造谣者呢？”

“你认为他不能让你相信是吗？”安布罗斯说道。

她笑道，“‘卑鄙’或许是我的评价吧。卑鄙小人一个，但算不上没有说服力。既然他认为情报价值不菲的话，我想情报应该蛮重要的。”

“你认为德国人有可能驱逐犹太人——这样好让英国人在巴勒斯坦头疼不已，军队也因为要开赴那里而分身乏术吧？”安布罗斯说道。

“那关于消除双性恋者的事呢？”伯纳德问道，“你怎么看？”

“我想他搞错了吧，”安布罗斯思索道。

“他坚信不移，”她说，“这家伙吓坏了。”

“我想他以为我们来头不小，一个情报网什么的，或许代表英国政府呢，”伯纳德说道。

她起身准备收拾东西离开，“我们会付钱给他吗？”

“尽管我发现这家伙很低劣，不过会付，”伯纳德说道，“如果他是真的有情报，‘我们’已经从多彩都市生活的一部分变成了小小的罪犯，现在又……成了不受法律约束的人了。”

迪亚特回来了。

伯纳德吩咐侍者去给她叫出租车，车一来，她向大家告别。当她走在台阶上时，心中不禁释然。虽然对伯纳德和安布罗斯示意让她先走有些不快，但总算不用再面对迪亚特那副猥琐的样子了。

这生日过得不错。

* * *

她在卧室里听到安布罗斯回到他的房间上床睡觉的声音，可他什么时候回来的自己却一点也不知道。她看了看钟，天马上就亮了。她一定是睡得很浅，或是已经醒了。

她朝他的房间唤了一声，告诉他自己已经醒了。

他穿着丝绸睡衣来到她的房间，她撩起被单让他钻进来。

他钻进她的被窝，她立即闻到他身上传来阵阵俱乐部的烟味，口中也满是酒气。

她问他在她走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简要说了一番迪亚特是如何夸夸其谈地描述自己与有权势的人物们的亲密关系——甚至在他们的桌边或床上——那些纳粹高层的淫荡故事，还有一个关于黑斯[1]的精彩故事，外界把黑斯称之为希特勒的芙洛林·安娜。"全是这些玩意，后面还有呢，"他疲惫地说道。

他告诉伊迪丝，伯纳德给了迪亚特钱。

"有多少？"

"我不知道，当然也不在乎。"

"我想我们可以听到点别的东西。"

"是啊，这意味着每个从德国跑来的醉鬼服务员都可以在莫丽夜总会赚外快了。"

"你信他的话？"

"虽然很奇怪，但我现在相信他说的可能是真的。"

但安布罗斯仍倾向于认为这些情报没有什么实际用处。

可她却不这样认为。

反复分析了一番迪亚特的情报，安布罗斯和她躺在有些局促的床

1 鲁道夫·黑斯(1894—1987)，德国国社党党员、纳粹党组织的头目，希特勒的密友。他于1920年加入新成立的纳粹党，并于1923年参加啤酒店的暴动。失败后，先是逃亡，后来投案，在狱中记录和整理了希特勒口授的《我的奋斗》一书的大部分。最初任希特勒的私人秘书，1933年成为副党魁，12月参加内阁。1941年5月10日，黑斯乘坐的飞机在英国坠毁。黑斯前往英格兰的秘密使命是要提出一些所谓的和平建议：要求允许德国人在欧洲任意行动，而德国则尊重不列颠帝国的领土完整，并退还英国原有的殖民地。最终他的使命未能实现，黑斯被作为一名战犯关进了伦敦塔。战后，黑斯已经神志不清，在纽伦堡国际法庭受审后，被判无期徒刑。他是伦敦塔所囚禁过的最后一名囚徒。

上。出于礼貌，她没有让他回到自己床上。

即便躺在这不太舒服的床上，她仍对自己最后被排斥在外而感到不满。

她对安布罗斯一身怪怪的气味有种说不出来的烦躁感。

至于那方面的事她一点也不想知道。

他还是转身过来将她拥入怀中，她也和他抱在了一起。

“这可真算不上是一个美好的生日聚会。”他说道。

“我自己的错。”

“我会补偿的。”

“我能说个恶俗点的笑话吗？”她略显疲意地说道。同时自己觉得突然想起的笑话可以让彼此关系和好如初。“是有些恶俗，如果你想想这整件事是多么令人恶心的话。”

“任何笑话，任何形式，告诉我，我需要听个笑话。”

“如果德国人真的这么做的话，这可得逮捕许多像你们这样的人了。可这又会让人们浮想联翩，既然德国人对这种人处罚得这么残忍，那这种事一定是非常刺激的吧?！让人奋不顾身地去做，这可意味着里面一定有些特殊的乐趣呢。”

他哈哈笑了起来，“纳粹一定会把你逮起来，说到他们的痛处了。”

他紧紧地把她抱入怀中，似乎要把所有的丑恶事物都结束掉似的。他仿佛在拥抱她身体中的另一个自己一般。

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彼此缠绕，幸福地享受着这难得的二人世界。

· · ·

早上他俩又开始争论起该如何处置情报的问题，在楼下的咖啡厅中，她问道，“就算是把对犹太人施行大屠杀的情报交给外交部或国务

院也没有什么问题吧？"

新闻报纸被大致浏览一番后堆在他俩身旁的地板上。

"那会使那些占领区的犹太人惊恐不安的，之后还会更糟。"

"那么警告他们呢？"

"为什么要给那些无法逃离自己的命运，对此无能为力的人们发出警报呢？"

"我们怎么知道他们对自己的命运无能为力呢？"

这可真是个令人沮丧的早餐。

一个疑问突然冒了出来。

"昨晚我走后你们这些家伙都做了些什么？"她问道。

"漫天胡扯呗。"

"我相信你就做了这些。"

但事实上谁都听得出她抱怨的语气。

他看着她。"伊迪丝？"

她避开了他的目光，但又实在忍不住自己的好奇，"好吧，那你们……？"

"有些事可比迪亚特的癖好更令人抓狂了。"

"还是'你的'癖好？"

"或许是我的癖好吧。"

她感觉得出他的回答中有着些什么。

难道他在暗示他确实和迪亚特乱来了？

她觉得自己简直想大声尖叫，你到底有没有和他乱来？

她尽力克制着自己，她讨厌自己这种妻子似的嫉妒感，这种感觉时不时地会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

毕竟，是安布罗斯在她与罗伯特的分分离离之中交替出现，也是过去在罗伯特之外在性需求上满足自己的人。

尤其是她跑去西班牙那次以及和高个子的那段离奇经历。

就如他自己解释的一样，她总是能接受他偶尔对陌生人发生性趣或与之偷情的事。那是他对陌生而又阴暗经历的一种本能的饥渴，这种感觉他觉得相爱的人之间是不可能给予的。尽管这种事不常发生，事实上，在他生活中还是颇为少见的，他会把他所有的激情偶遇都告诉她。

她感到害怕的不是失去他，而是自己被排除在外。

当他进入到另一个世界时她却无法进入，这个世界有它自己的特征，而无论生理上还是现实中她都永远无法参与其中。

尽管她理解现实中自己不可能成为他们的一分子，但这种感觉仍时不时令她痛苦。她自欺欺人地希望自己仍坚持“夫妻”间该有的立场，一方会因保护另一方而放弃自身的享乐。

她希望他俩能坚守这种立场。

那些相爱的人又有谁真的相信为了彼此而放弃自我呢？谁又不是希望得到一切呢？

对付她的嫉妒感有一个解决的办法，他们时常会让彼此先平静下来。有时他会告诉她一些见不得光的事，当然是在她的一再要求下

她也会被他的讲述所吸引，感到新奇和刺激。有时这些故事让她性欲愈发强烈。当他把这些见不得光的事在他们的床上详加描绘时，她发现，这是她处理他这种生活的最佳方式。

他每次奇遇的性爱描述总能使她再次投入他的怀中。

或许她的不安来自于战争，一切都怪这场战争。或许战争让她变得依赖。

每个人都对有能力的人有一种依赖感，虽然这种感情需要不易觉察，他们在维护这种机会的同时也会避免让人觉得累赘。而那些容易变得激动的人则会控制不住自己，就像忍不住去束缚雨燕的飞翔一样。

那些蹒跚老人、瘫痪人士往往就会被人一把推开，甚至在政治争论和计划里也被人忽视。

她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嫉妒感平息下来。她再次回到了关于

迪亚特的情报里。

"我想宁愿失去信用也不愿对这情报听之任之。"

安布罗斯平静地说道，"就算这样会产生难堪的后果也无所谓吗?"

"你认为这样会使外界做出剧烈反应吗?"

"不一定，但很不幸的是，我们或许会发现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会有不少人站在纳粹一边。"

这点她可从来没想过。

他继续说道，"一些欧洲国家甚至可能认为驱逐犹太人并不是一件坏事——我们国家的一些人很有可能会这么想。"

这点让她难以理解。"我们可不是在讨论驱逐犹太人，我们说的可是对他们的屠杀。"

"这种争论仍会继续下去的。"

"你相信这一点?"

"很有可能。我要说的是，如果我们把拯救犹太人视为某种圣战的话，我们有可能发现这会让盟国内部发生分裂，甚至在老百姓内部也是这样，我们可能会听到那些在战场的人说，'好吧，要是这一切都是为了那些犹太佬的话，让他们下地狱吧，我们可以回家了'。"

"那战争到底是为了什么? 不就是从纳粹那里拯救人类吗?"

"是为了不让德国控制我们。"

"我们必须承担起公共不同意见的反应——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为之辩护。"

"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国家的人也是反犹太主义者呢?"

"我从没这么想过。"

她从没试图去设想这方面的后果。"你认为一个人应该总是避免不可为之事吗? 就算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后果和不公正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结局都是一样糟吗?"

"我有可能会这样想，我会的。"

她追问道，“但你也不可能知道后果是什么？”

“可以相当确信没有什么好结局的。”

“我仍想冒这个险，我要给艾登打电话。”

“这个电话一定会很有趣。”

“你认为他是那种不太在乎犹太人的人？”

“我其实对你新举出的问题更感兴趣——关于我们命运的问题。还有，对你的生日我很抱歉，真是场相当令人郁闷的庆生晚会。”

“哦，老天啊，我竟然和一个纳粹在一起过生日。”

他俩一起轻笑起来。

“起码你不想离开那里，”她补充了一句。

“我当然不想，”他皱眉道，“毕竟那是湖景餐厅，我真的觉得这有可能是我们的最后一次晚餐了。”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就是一种预感。俄国正在崩溃，德国将很快占领莫斯科。我真的认为他们这次会赢。印度有可能加入德国阵营，瑞士也快被占领了，美国人是不会参战的。我对结局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看上去确实糟糕透了。”

“就在这节骨眼上你告诉我德国人将逮捕所有像我这样的人。”

“你也说了，他们也会把我抓起来。”

“甚至更糟——在湖景我突然有了这么一种想法，纳粹或许是对的，非理性是理性的前提；暴力是一种健康的清洁力量；弱小者往往需要道德。纳粹主义突然显得强大而有魅力；这是一种猛烈的形式。它可以终结一切，让人快乐地失去自己的主见。”

“安布罗斯……”

“纳粹展现出一种他们培育力量的思维方式，他们可以击败、粉碎、掠夺走一切的一切。没有什么可以约束他们，没有那些冗长乏味的腔调。你要做的就是加入到他们的优等行列中去，昂首阔步地迈进就

是了。”

“那你今早感觉如何？想砸点什么东西吗？”

“那只是一时瞎想，过去就过去了。对不起啊，刚才只是想说说自己的想法罢了。德国军队将会过分扩张的。但我今早要说的是，虽然我也不相信我们会失去这场战争，但从某种程度上我想我们将要付出我们的余生与之战斗下去。”

“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待优势转向我们的时刻。”

他笑了起来，“伊迪丝，你恐怕是国联里唯一一个仍然知晓外交辞令的人了——但应该会有人记住它的。”

“那么为了赢得这场战争，今天你准备做什么呢？”

“我想我得复印一些你办公室的资料——建立起一个重要信息的独立记录，把它们放在小一些的盒子里以便收藏，或者存放在车厢里。”

“莱斯特每晚把他的日记埋在花园里，或许我们需要一个藏文件的地方。”

* * *

万国宫，她在冰冷而又空荡荡的走廊和上百个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间穿行，四周一片寂静，当走过以前朋友们工作过的办公室时，她仍对着空气轻轻问了声你好。

在议会大厅前她停了下来，望向那绿色罩子遮住的讲台以及四周的桌椅，这个曾经汇聚了五百多位代表人员的大厅现在已经人去楼空。

她望向墙壁上的宣言：“……罪恶的终结；……力量；……法律；……奴役制的废除；……团结与共；……战争的终结。”

全结束了，所有看不到的和不相信的东西，全结束了。

宣言上的话似乎在自言自语，它们像被捆绑起来的饥饿宠物一般看上去令人感到可怜。

她回忆起1936年的那天，万国宫正式开放启用。

当时西班牙内战正在猛烈进行之中。代表西班牙政府的加拉多先生就曾在宣言前深情致词，“在我们国家历史中的这一悲剧时刻，我们坚信这里会给所有人带来希望和抚慰……”

她记得那个盛大华美的开幕晚会——这是这个新建筑里举行的唯一一场晚会，阿迦可汗资助了整场活动。

关上大厅大门时她想起一位记者最近写的评论——万国宫已经变成了一座“宏伟的陵墓”。

或许确是如此吧。想着这些，她步入了自己的办公室。

* * *

白天对于迪亚特和安布罗斯的嫉妒感再次涌上心头，这让她简直无法集中精力处理案头的工作。

要是伯纳德的话他可不会作出这种不忠的事的，不是吗?

她相信伯纳德，他的成熟思维，他对她和安布罗斯之间关系的保护。

她很烦闷，他们到底去了哪里？去迪亚特那肮脏的酒店房间？还是去某个安布罗斯付账的豪华套房?

最后她不得不到另一间办公室给安布罗斯打电话。

他刚一接听，她立即脱口问道，“你和迪亚特上床了吗？我昨晚离开后还有发生什么吗?”

那边沉默了一会，“我有，是发生了一些事。”

她痛苦地深吸一口气，“你和他上床了。”

“我和他上床了。”

“在他自吹自擂一番那些恐怖故事之后?”

“是的。”

“这对你一点影响都没有？”

他没有立刻回答。过了一会儿，带了那么一些羞愧感，他说道，“结果是对我没有什么影响。”

“真恶心。”

他试着开个玩笑，“了解你的敌人是必要的。”

“不是那么回事！别开这种玩笑。他让我恶心，他让伯纳德恶心。”

安布罗斯那端一阵沉默。

如果他这么做是为了确认迪亚特是否在编造故事就可以原谅他？是某种策略吗？

“你这么做是为了确认他讲的是真话？就为了这个？”她难以置信地问道。

“坦率地讲，不是。”

他俩都在令人痛苦的沉默中等待着。

她以为电话线出了问题，“喂？”

“我在。”

他仍在电话那端。

“我以为我们的电话线被人切断了呢，”她略显冰冷地说道。

“我还在这，伊迪丝。”

她内心充满了痛苦与嫉妒，她再也无法容忍或控制这种情绪，这简直让她失去理智。

她冷冰冰地建议他从公寓中准备一些物品先到酒店里住一阵子。

她告诉他，她希望独处一段时间。

这不是嫉妒，她告诉他。这是对整件事本身和事件中他的行为。

对着电话那头说了声再见，她挂断了电话。

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她哭了起来。

发生的一切残忍地提醒她自己或许安布罗斯并没有什么良心不安，而恰恰是这种毫无顾忌的自我深深地伤害到了她，伤害了一切的一切，

也包括他自己。

安布罗斯冷漠的道德感，或者性格，抑或个人审美观让她无法理解。

在这一切之外，他似乎能够很轻易地把礼节和感情放在一边而去放纵自己的癖好，他毫不在乎他所处阶层的尊严和自持，他只在乎自己的想法和爱好。

这一点她无法理解。

所有的这一切让她觉得既愤怒又矛盾，她已经开始对自己卑下的嫉妒感感到痛苦。

给安布罗斯打电话让她觉得自己很卑贱。

她用无数的方式自降身份，而现在她觉得自己彻头彻尾崩溃了——安布罗斯和迪亚特的外出，她的妒火中烧，她让自己的情感被这样一个可怕而又重要的事情所干扰。

她趴在桌上哭了起来——呜咽着，强忍着不争气流下的泪水。

桌子上的记事本上全是她的泪水。

她边哭边走向办公室门口，把办公室甚至里面的门都反锁起来。她跌坐在椅子里，再也不需要抑制自己，现在只想放声大哭一场。

过了一会儿，她停止了哭泣，擦去脸上的泪水，瘫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

这是否意味着安布罗斯一点也不在乎？他们俩到底算是什么呢？难道他又生病了吗？

她不知道如何拯救安布罗斯或他们之间无望的爱情，是的，不可救药的爱情。

# 网球场上的誓言

她心情沉重地穿上奶油色的网球褶裙和白色长统袜，检查一番全身上下是否有什么痕迹没有洗干净；上周的污迹洗掉后她把衣服放在气炉前烤干了。她强迫自己去打网球，心中暗想着不知安布罗斯是否也会出现。

他没有给公寓打电话来取他的网球拍什么的，所以估计他不会来。

当他没有在网球场上出现时，其他人问她他去哪了。

“身体不太舒服吧，”她解释道。

“咱们可都不怎么样啊，”珍妮接着说道。

其他人一阵起哄，喊着“不许打击士气”的话。

网球俱乐部的人都努力振奋起精神来，每个人都希望看上去和平常一样，或者希望这种状态仍能够保持到战争结束，这样的话他们仍将会记住什么才算是体面的生活。

事实上他们都在试着正常地生活。

俱乐部成员从六十三名降到了七名，她仍坚持参加每次的阿维诺猜谜活动，尽管这引来不少人奇怪的目光。但所有人都把网球看得重于办公室政治。

“今天我只想看球，”伊迪丝有些萎靡不振地坐在长椅上。

“你也不太舒服吗？”来自国际劳工部的艾尔妮问道。

“我想看你们打，”她解释道，“今天不是很想打。”

她知道他们不会轻易让她得逞的。规矩是不管你乐意与否你都得参与进来。

“你知道我们的铁规矩的，”维多利亚说道，“这可是你定的哟。”

“是我定的。”她边说边拿出了她的网球拍。

或许这可以让她暂时忘却一些事吧。

她懒洋洋地打着比赛，就算她尽力伪装自己的网球技巧也打得不过如此了。在俱乐部全盛时，她就已经是个中好手了——她知道如何打得好且能合群，不会把她的网球天分四处炫耀，还能帮助指导其他人，这有时总能帮助她拿到俱乐部的头名什么的，当然总是赢可不是什么好的交际策略。

她有时会想着让自己的实力全部显现出来，并且通过胜利来展现出她能够打得很好，和场上真心希望获得胜利的同伴一起轻而易举地击败对手。这样既能证明她在网球方面的天赋并未丢掉，也会显得好像是偶尔为之的惊人发挥。

比赛后她回到休息室内喝点水，借机休息一下。

维多利亚走过来，显得很机密的样子，"和德国人进展如何?"

"安布罗斯和伯纳德认为他还算可信吧，不过现在我不太想谈这些。"

维多利亚看得出伊迪丝有些不高兴，有些疑惑但又随即把手抚在她的肩头，转身离开让她一个人待一会儿。维多利亚把手放在她的肩头这种举动以前可从来没有过的。

她不时把糟糕的情绪从心中赶走，安布罗斯所做的一切让她心生不安，而他们之间的关系已全然无存的事实更让她憎恨不已。

情绪一定都摆在了脸上，珍妮也走过来问她，"说真的，你是不是不太舒服?"

她朝珍妮做了一个鬼脸，示意对方自己心里有些不开心而不是身体不舒服。珍妮轻轻拍拍她的背，没有多问什么。

再一次，就像过去的日子一样，安布罗斯再次欺骗了她。

或许算不上是欺骗吧。

可如果不是的话，那又算是什么?

他再一次证明了对她的伤害。

这样说也还是不够准确。

其他不在打球的人坐在俱乐部室内漫天边际地聊着与战争有关的事，物价飞涨，逃离时行李里准备些什么之类的话。随后，最后一场比赛结束了。

突然，随着大家合唱“生日快乐”一个特制蛋糕展现在大家面前。

她暗地皱眉，她以为自己可以平静度过这一天的。

艾尔妮拿出一瓶白兰地来，所有人都很开心地庆祝起这个聚会来。

最起码没人问起她的年龄。

战前他们可不会在打网球的这种场合喝白兰地的，但现在四处充满着“明天我们有可能不在了”的情绪，场合问题早已没人在意了。

大家甚至在网球馆里唱了几首歌，而她却发现这里实在需要粉刷一番了。国际网球俱乐部是斯威赛尔关于国际俱乐部宏伟计划中唯一完成的一项计划。他原计划里包括桌球室、小餐厅以及国联游泳俱乐部、湖边设施、小船等等。

他梦想着在日内瓦构建一个美国风格的乡村俱乐部。他坚持认为这样会提高大家的生活品质。

哎，亚瑟就是亚瑟。

当大家结束庆祝准备离去时珍妮突然说道，“安布罗斯一定是好多了，”她朝俱乐部大门指了指。

她看见安布罗斯站在俱乐部门那里等着她，显然没有要进来的意思，身边还停着一辆出租车。

“他怎么不进来?”艾尔妮边说边招手让安布罗斯进来。而珍妮则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她，此时的她也只能耸耸肩。

安布罗斯随即走了进来，和大家打了招呼。当问起他今天为什么没来打球时，他谨慎而又含糊地对关于他健康的问题回应了几句。

他怎么能如此泰然自若?

“你没喝到白兰地，我们都要走了，”艾尔妮说道，“生日蛋糕也全

吃了。”

伊迪丝希望他的出现可不是这样的。

大家知趣地纷纷离去，只留下他们俩。

“俱乐部需要粉刷一下了，”他开口道。

“是的。”

他解释外面的出租车还在等他。

“我不确定我准备好了和你谈什么，”她说道，“也不是很想谈。”

“我有很多话想说。”

“我猜不出还有什么要说的。”

“你可以先回家换身衣服，之后我们去咖啡厅。喝点什么或是共进晚餐？”

她对爱情和餐厅之类的经验可谓不少。在她和罗伯特结婚之前与他的第一次分手，她就知道在餐厅分手可不是什么好事。美好的过往历历在目而他们却在令人伤感地准备分手，而晚餐又使这份痛苦显得格外的长，任何食物都令人食不知味。

而且这种地方让人无法流泪。

“就在这说吧。”

“这里？”

他打发走了出租车。俩人坐在球场边的长椅上，望着四周的松树林，下午清寂的球场也略微显得有些破败了。

“这样可真有些严肃啊。”

“说吧，”她说道，“有什么的话就现在解决掉。”

她身子向前倾了倾，靠在网球拍上。刻着自己名字的项链冰冷地贴在脖子上，她让自己的身子尽力在下午微弱的阳光中暖和一点。

他试着去拉她的手，她则把手挪开了。

他把手放进口袋里，修长的双腿向外伸了伸。他的脚上穿着黑色绸袜和手工皮鞋，一切都看上去那么典雅。

他先开口说话。

"我决不会背叛你。可能会令你失望——但我决不会背叛你，决不。"

"如果失望够伤人的话，那就和背叛差不多了。你背叛了我对你的期望，甚至你自己的品位。"

"我同意你对后者的评价——我的品位跌落到了极低的水平。可能部分也来自于对我的诱惑吧。"他的口气变得有些不严肃起来。

"我真的被伤害了。"

"太严重了吧。"

"你必须接受这一点，安布罗斯！你怎么可以这么做?!"

"让我解释，这只是一时冲动。我决不是你想的那种来者不拒的人。"

"我就是这么想的。"

他身体不停地晃动着。"都是因为时时刻刻地克制自己的想法，这让我受不了。每日的克制使我想放纵一次，哪怕是向无底深渊的纵身一跳，我也有冲动这么做。当时有那么一种冲动，让我不再顾忌一切尊严，一切我们在意的体面，当我放纵自己时，我甚至相信我再也不需要面对现实中的这一切，尘世间的痛苦让我们窒息。"

"我们一起的生活就那么俗不可耐吗?"

"噢，我们的生活中到处都是繁文缛节，有时候我以为我们俩之间关于我偶尔偏离生活轨道的行为是有默契的。"

"这可不是一时偏离的问题，这是我的生日。你却和那么一个龌龊的家伙鬼混。"

一下子，她发现所有混合在一起的各种小事情——品位低下，她的生日——已经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成为某种巨大而又怪异的东西。虽然有些晚上他不见了踪影，她也不会认为是她分内要管的事。毕竟他俩有各自的卧室，分开睡。而且又没有结婚。

再说，这样的晚上毕竟不是很多。

事后他总会向她绘声绘色地描述他越轨的细节，而且这总能让她变得兴奋，那些下流细节很能撩拨她的情绪。

细节讲述甚至变成了他带回来的礼物，让他俩的关系愈发变得如胶似漆。

那晚的庆生似乎变成了毫不相干的另一件事，现在似乎问题变成了他那晚在湖景的内心挣扎。他的不负责任也不再是争论的焦点了——他一开始可是极不情愿去见迪亚特的。

她自己也有了丝许的困窘感。

没错，他当初一直试图解释，尤其是他当时满脑子不好的预感和悲观心理现在看来也解释了不少问题。

但她心里仍有些不舒服。

随即，她再次把她的心情回顾了一番，但是现在这些烦恼突然都变成了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可她心里也知道，这些可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

她身旁的安布罗斯继续用他安静平和的语气安慰着她。“那晚的生日被推后了，我以为我们当时已不想过了，你也这么说的。”

她不情愿地承认。“可是，不管怎么说那仍然是我的生日啊。”

他笑了起来，“看来我是在你生日的这天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了。”

她也差点笑起来，她站起来仍气鼓鼓地说道，“你要再这么不当回事我就走了。”

“坐下来，伊迪丝。”

他伸手把伊迪丝搂进怀里，尽管挣扎了一番，她还是坐在了他身旁。

“他在床上也不怎么样，”他突然说道，“很差劲。”

他又开始给她讲些厚颜无耻的瞎话了。

"很高兴听到你的遭遇。"

她真不该这么说。这么说就变成有点加入到他那鬼才感兴趣的人生态度里了。这可和她刚才的怒气冲冲一点也联系不起来。

他抓住机会继续评论。"他连卑小都还算不上，他甚至在床上没法让我尽兴。"

"这都是你的错。"

她再次忍不住说错了话，一下子被他的荤话搞晕了。

"没错，当时我没有穿我的女性蕾丝内衣。"

她让自己从这种对话中脱身出来。"这不是我们在这要谈论的问题，我们不是来谈你有没有穿女性内衣的。"

她让自己的语气显得生气一些。

"但这部分很有趣，不是吗?"

又一次她不由自主地笑了一下。

噢，真是没救。她又要屈服于他了。

她不满意地沉默了下来，她先前的愤怒看来一点用也没有。

她不无痛苦地再次问道，"老天啊，你非得和他上床不可吗?!"

"这是谍报活动的一部分，上床。"

"这也解释了你在间谍活动方面的专长所在。"

安布罗斯继续自己的那套理论而不去理睬她的怒火，"既然我们相信了他的说辞，我们现在的问题仍然是我们该如何处理他和他的情报。"

"我再也不感兴趣了。"

"迪亚特想待在瑞士，但需要我们的帮助，准确地说他需要我们的钱和帮助。"

"把他送回去。"

"我们有义务保护他。他要回去的话会成为德国人的盘中餐的。"

"义务？我们留他在这你就对胃口了吧?"

"我对他已经没兴趣了，自打那晚我就对他不再感兴趣了。"

"你可真没劲。"

他的脸色变得凝重。"你真这么想？天知道，我尽力而为吧。"

"你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这个说法也太吓人了吧。谁又是被我搞坏的人呢？"

"安布罗斯……"她已经恼怒不起来了。

真是没救了。她再次屈服于他的邪恶魅力以及她自己内心的需要——和他再次和好如初——哪怕以她的伤痛作为代价，当然，还包括她的怒火，她的自降尊严。

她需要他，她不能没有他。

真该死。

"我们该怎么处置他呢？"她悲惨地问道。现在她已精疲力竭。

"我们可以通过伯纳德给他办个护照。把他送到苏黎世，这样他就可以混迹于瑞士德国人中了。"

"那其他人呢？"

"我在想办法。"

这方面他的观念有了改变，或许是对她的一些让步。

她望着他，尽力不让自己的爱意流露出来，以一副正式的口吻问他道，"那你的结论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搞到一些护照，或者伪造一些。他们越早离开越好。伯纳德和我今早去了犹太人办事处，他们那也有一些情报。"

看来他听进去了她的一些话，开始着手一些事情了。

"但我仍然看不出我们做的能改变什么。"他补充了一句。

"你永远不知道或许你的努力会帮助结束这场战争。"

她又开始哭了起来，她已经到了极限。"你和迪亚特那样是错的，不是吗？告诉我，我已经分不出对错了。"

"我错在伤害了你，但我所做的并不是针对你，我从没想过这么做会伤害你。"

她注视着他的双眼，尝试着去理解他俩的奇特逻辑，他俩能在一起可真算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了。

他抚着她的下巴。“你永远是安全的，但你知道我的天性便是如此，这就是我，而如果迫使你违背你的内心冲动也是对我们的背叛。别忘了我们曾经说过生活的最高境界是不受道德准则约束的生活。”

“你这个诡辩家。”

“和迪亚特的那事品位确实很差。这世上只有你知道，你是我的，你是我唯一的灵魂伴侣。”

“我明白，平时我甚至很喜欢你这样，可这次真的很难。”

“我知道。这次让你很难接受，我以后会让你喜欢它的。”

“请让我以后开心一点。”

她把他的双手放在自己的面颊上。

他们和好如初，互相拥吻在一起。当热吻结束时，她已不复先前的痛苦和自我，她唯一想的就是继续痛吻下去，一刻也不停。

“还有一件事，”他说道，“说到迪亚特，也许他是对的——我们是群不会下蛋的母鸡，在这个世界的眼中——怎么说呢？我在生活中所扮演的枯燥角色，戴着一副可怕的面具——伪装着自己的本性，这种违背本性的生活。我所做的有悖本性。我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它让我崩溃。”

她搂他入怀，不停地安慰着他的困惑。人们都披着厚厚的铠甲，他们内心深处早已垮掉，只是还没有显现出来，就如同他和迪亚特谈话时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是很正常的反应罢了。

这时她也逐渐有些理解他当晚的心理了。

“我们都是粮仓空场上的母鸡罢了，”她尽量用一些安慰的话来让彼此感觉好些。“或许更像是在一个动物园里。”

她做状笑了笑，他回以感激的微笑。他明白她是在尽力安抚自己。

“我觉得自己不像是一个正常的男人，甚至在各种形式上我都不很

成功。”

她再次试着安慰他，她抚摸着他的下巴，“你做得很好。”

“希特勒也许是对的 ——统统杀光一了百了。”

“没人赞同希特勒那么想。”

他微笑着望着她，双目变得湿润。“是啊，人们不会支持这么做。”

“拜托，我们走吧。”她吻了吻他。“我要泡个热水澡，换身衣服，我有些冷了。等会儿咱们好好喝一杯，来份大餐。”

他身体靠前在她耳边低声说道，“等下我给你详细讲一下当时的肮脏细节。”

她可以听出其实他的欲望一点也不高。

“一字不漏。”她也尽力做出热切期盼的样子。

她心里明白，自己再也不用妒火中烧了，自己再次回到了他俩舒适自在的二人世界里。和他们一起时的美妙生活、情欲上的彼此满足相比，她的嫉妒现在看来倒是有些平淡无奇了。

在他俩手拉手从球场向外走时，她有些不安地说道，“不好意思，现在我变得有些俗气了。”

“我们都很害怕，只是每个人用不同方式宣泄罢了。”

“明天我会给艾登打电话的。”

但是她该如何打这个电话呢？

# 给艾登的电话

直接给艾登打电话是违反规定的事，但现在所有的规章制度都已用处不大了。

莱斯特和大部分人员在图书馆工作，他们仍在坚持进行各项统计工作，显出组织工作仍未停顿的样子。但她有时觉得，整个机构更像是在逃避当前发生的一切。

在图书馆这个苦行僧的世界里感受不到特别的不安　　当然早茶时间除外，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避免让难得的早茶时间被战争气氛破坏。

要是谁听到了什么不好的传闻，立即会有人过来安抚他或指出消息是不可信的。总之，没有人愿意再听到什么坏消息了。每个人都在希冀着战争能早日结束。

她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注视着面前艾登给她的电话号码。这个号码是当初那次毫无成果的第十八次会议后的送别酒会上艾登给她的。

自打那起她从未拨过这个号码，或许这号码已经打不通了。

她猜想或许这个号码只能用一次，求助之后就再也不该打了。

如果迪亚特告诉他们的消息事后被发现只是众多荒谬不经的传言之一的话——外交上可最忌讳未经查实的情报，那她和艾登的联系可就彻底断了。

这有可能会成为他们外交部的笑料，而她也有可能损害国联秘书处的声誉。

她其实就不该打这个电话。

她走到窗前把前额贴在冰冷的玻璃上，她的父亲曾说过，从不犯错的人终将一事无成。

如果瑞士警方监听了她的电话，当然国联中每个人都这么认为，让

他们听到通话内容也没有什么。而如果瑞士当局支持纳粹一方，而且把消息报告给他们的话，也不妨让德国人知道他们的秘密已经被一些高层人物所掌握。她猜维希政府也会听到，毕竟电话线穿越法国境内。

或许她给艾登打电话本身就是一种有用的策略，她需要有人听到这个情报，她是不会提到迪亚特的名字的。

想来想去，她觉得打电话似乎没有什么坏处。

如果在国联影响力处于巅峰的时候，这种事会变成国联的正式事务呢。

她拿起电话，向接线员要求联系英国外交部的总秘书长办公室。

剩下的就是等待了。

她放下电话，呼吸有些急促地等待着给伦敦的电话是否可以接通。考虑到当下的混乱局面，她估计会等一段时间。

大概在三刻钟后电话响了起来。她接起听筒，那头一个声音问道："是日内瓦50－381吗？"

"是的。"

"请等一下，伦敦即将接通。"

伊迪丝知道仍要有一会儿伦敦那边才会接通；她放下听筒，将办公室的门反锁上。回到电话机旁，又过了几分钟后电话那头传来，"日内瓦，是你吗？"她回复自己在电话边。电话那边传来"连接伦敦，伦敦可以开始通话了。"

一个英国男性的声音从那边传来，"请问是谁的电话？"

"伊迪丝·贝莉，国联执行总秘书长办公室，日内瓦。"

"下午好伊迪丝，请问你打电话有什么事吗？"

"有情报要汇报给外交大臣艾登先生。"

"我是奥利弗·哈维，艾登先生的私人秘书。执行总秘书长莱斯特在你旁边吗？"

她记下了奥利弗·哈维的名字，她可以想象对方也在做同样的事。

“我在秘书长办公室打的电话，打电话的人是我，我能和艾登先生通话吗?”

她看了看她在纸上写好的通话步骤。

“你知道你打的是外交大臣先生的保留电话吗?”

“我是国联第十八次会议、第五次会议期间艾登先生的联络官。我认识艾登先生，我想向他汇报一些重要事件。”

“你希望你本人和他通话吗?”

“这个号码是艾登先生给我的。”

她有点说服这位哈维先生了，但第一次打心里她也不禁自问为什么艾登要给她留号码。

“你方便说你的电话内容吗? 贝莉女士，这样我可以向外交大臣艾登先生汇报。”

她想着是否应该把这事扩大化，随即决定放手一搏。“我们收到一系列事态严重的报告，它们事关纳粹政府在占领区处置犹太人的动向。当然，也包括其他平民。”

“还有呢?”

“我觉得这些报告显示出德国方面的一些新动向，作为紧急事件有必要让艾登先生获悉此事。”

“报告还是传言?”

“这个情报已被验证。我们慎重考察过。”

当她说“验证”一词时，忍不住做出厌恶的表情来。

那边一阵冷冰冰的沉默。

“外交大臣在这件事上能做什么呢?”

“或许一些相应的防范措施可以提出来约束或应对德国人的行动。我希望，如果可以的话，直接与艾登先生通话。”

她握着听筒的手中满是汗，她一边说着一边用手帕将听筒和自己的手掌擦干。

"你要求与大臣本人进行电话交谈？我会把你的要求转达给他并给你回复。但我不保证任何事。"

"谢谢你的帮忙。"

过了一会儿，电话那边传来他的声音。

"你今天会给我回电话吗？"

"这无法保证，我会尽快向大臣阁下转达你的要求。"

这位哈维先生显然口风很紧。

"谢谢你，哈维。"

奥利弗·哈维先生随即核对了一番她的姓名拼写以及她的日内瓦电话，电话便挂上了。

她放下了电话，双肩和脖子感到分外疲惫。

尽管用手帕轻拍自己的后颈，但她深知她在电话中提到的情报来源其实是多么的不堪一击。

事实上，通过犹太人组织也有大量类似的含糊情报指向她描述的信息。唯一不同的是，安布罗斯仔细验证了一番他们的情报来源。

她会为了确认情报真实性与某个男人上床吗？她不希望面对这样的问题。

电话铃的响声让她吓了一跳。

电话中传来接线员的声音，"伦敦来电，日内瓦，请等待。"

她拿着听筒，这次可真是太快了。

"伦敦，已连通，你可以通话了。"她可以听到接线员与伦敦方面的对接。旋即哈维先生的声音从那边传来，"我是哈维，是你吗，贝莉？"

"是我。"

"外交大臣先生将会在三十分钟后与你连线，届时你可以通话吗？"

"当然可以。"

"我会安排届时的通话，我三十分钟后打来。"

他挂断了电话，但这次他的语气中同僚的感觉多了几分。

就在她等待的第三十分钟时电话响了，一分不差。

一番连接之后，伦敦那边说道，“我是哈维，外交大臣在这里，我把电话给他。”她听到哈维在电话那头说道，“大臣阁下，你请。”

“贝莉？我是艾登。”

“下午好，艾登阁下，一切都好吗？”

艾登和她互致一番问候，听上去他很高兴听到她的声音，尤其是询问了一番他们在日内瓦的近况。她汇报了他们留守核心成员在图书馆的主要工作以及像她这样的几位工作人员仍在执行总秘书长处的工作情况。

“莱斯特在你那吗？”

“不，大臣阁下，他不在。”

“我明白了。”问候了莱斯特和另外几人后他给伊迪丝打气道，“坚守你们的堡垒，英勇地坚持，你们会成功的。”

他的声音显得很愉快，随即他询问起她打电话的意图来。

她这边也准备好了铅笔和纸，以便用速记记下他的话以及提出的问题，作为电话记录。

当她开始叙述她的报告时，他打断了她，“你是代表莱斯特吗？”

她屏住了呼吸，手指交叉做出十字状，“是我自己的报告。”

“我懂了，”他顿了顿后继续说道，“相信自己的判断，继续吧，用三句话告诉我你要说什么。”

他用轻笑缓解了一下他说话的语气。

没多久她的汇报便再次被他打断，“这件事很严重。”他告诉她，他要让他办公室人员接听她的汇报详细内容，到时候他会仔细考虑的。

“我希望你不介意我这么做。我不做速记的。”

“没关系的。”

“越准确越好，我把电话给其他人前你有什么具体建议吗？”

“我建议通过广播进行谴责——由丘吉尔首相或罗斯福总统进行谴

责，警告纳粹当局如果他们继续这样的行为，他们将在战后接受审判。”

“据我所知这样只会让纳粹更加铁了心，还有，贝莉，别忘了在这场战争中不要总把目光注意到犹太人身上。要有全局观念，记住。把你的情报和想法告诉我的人。祝你好运，贝莉，如果有什么紧急事件需要报告的话你可以给我打电话。”

他的话真让她倍感信任。

“我会的，大臣阁下。”

她真没想到她被允许保持这个电话联系的特权，这让她激动不已。

“我把电话给我的人了。”他结束道。

一位男子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显然不是先前的奥利弗·哈维。

这位职员说话的语气更显轻松一些，他解释他来负责进行速记，但不是很快，希望她说得慢一些。

她将写好的情报以及自己的计划逐条向电话那头读了起来。

当她结束了关于迪亚特的情报时，他温和地询问道，“这是从一个人那里获得的情报吗？”

“我们相信这个人的话。犹太人组织相关的报告也可以证明。”

“好吧，我会把这些打出来递交给外交大臣的。”

“在你走之前……”

“什么事？”

“我有一些措施建议。”

“给国王陛下政府的建议？”

“艾登阁下要我提的。”

她庆幸他看不见自己脸红的样子。“是向同盟国初拟的大致建议，当然包括国王陛下的政府和大英联邦成员国及殖民地区，也涉及到美国。”

“这个建议的提案方具体由谁代表呢？是来自于国联执行总秘书长吗？我知道当下是不可能去召开国联大会的，还是国联管理委员会？”

她犹豫了一下。"我们无法召开会议讨论此事。我的提议是我们内部讨论的结果。"她希冀着对方不要对这个问题抓着不放。

"秘书处内部议题。非常好，我会记下它们的。我准备好了……"

从她准备好的笔记中她逐条读了伯纳德、安布罗斯和她一起分析的建议。

"首先，我建议进行广播谴责。"

"是你个人?"

"我们……我们建议由丘吉尔首相和罗斯福总统在广播中发表声明，警告纳粹他们将会因他们的暴行成为战犯；第二，提出与德国方面就战俘与犹太人以及受到相似对待的人进行交换；第三，成立一个国际基金组织来帮助犹太人获得自由……"

这位外交部的官员打断了她："第二、三条建议违反了同盟国的战争政策——你们事实上是说我们要给纳粹提供物源和人员，这样他们将会反过来对付英国军队，拖延战局。这样简直就是用英国士兵的死亡来换取犹太人的生命。"

他的话让她颇为踌躇。安布罗斯、伯纳德和她试想了所有可能的解决办法，但英国人的问题她着实无法回答。"在电话上我没法进一步解释我们提出的建议，它们均仅供你们参考。"

"请继续，"他放缓了自己的语气。

在他们继续开始电话记录时，她猜想这位外交部官员可能和她的级别差不多，或许低一点。奥利弗·哈维可能已经从国联人员档案中找到了她的资料，也可能是他们根据艾登亲自接她电话来判断出该由什么级别的人和她通话吧。

她继续道，"也可将建议转达给羁押有德国战俘的同盟国国家来交换被关押的犹太人。最坏的结局是，公开处决德国战俘只会让德国人更加效忠于自己的纳粹政权。"

"有道理，还有吗?"

"下一个建议可被视为非正式提案，不需要出现在任何官方报告中。"

"告诉我你的想法。"

"建议可以考虑对低级德国政府官员及办事人员进行贿赂，使他们帮助我们解救那些即将被处决的犹太人和有相似遭遇的人。"

"我会试着传达给大臣阁下的。"

"谢谢你。"

"你还有别的建议吗？"他平静地问道。

"我们还有一条最后的建议——向部分德国城市散发传单，向他们解释由于德国人对犹太人和其他平民采取的暴行将导致他们的城市也将遭受到轰炸。"

"轰炸德国平民？"

"是的。"

"我能以个人对个人的名义说句话吗？"

"当然。"

"你可能也了解这一点，犹太人一般总会夸大他们遭受的残害。"

她并不知道犹太人会这么做。

这再次让她乱了阵脚。关于犹太人的一些事是否会让她蒙在鼓里呢？

是不是史蒂芬·洛克斯的错？他夸大其词自身的遭遇？那些非犹太人士呢？他们也言过其实吗？

或许这是外交部支持阿拉伯人的立场吧，安布罗斯曾好几次提醒过她。

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感觉到了她的犹豫，他继续以忠告的口吻说道，"尤其是和波兰人打交道的时候我们得注意到斯拉夫人的丰富想象力才行。"

她坚持自己的立场，"我理解或许犹太人有某种政治动机来夸大他

们的苦难遭遇，以便对英国政府施加压力来开放移民到巴勒斯坦。”她摆出一副显得自己相当了解英国外交部政策的样子说道，“我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在报告中要说这是一个最新变化。还有，我认为视犹太人的被迫害是夸张的说法有待商榷。据我所知，这都是真的。是伊万会议中明确建立了对犹太人的迫害行径。”

她希望自己的回答不要显得过于激烈。

“抱歉，可能听上去在和你争论吧——我只是在提醒你们不要感情用事地判断局势。”

当他用“你们”这个词时她脑海中浮现出伯纳德，安布罗斯和她自己在莫丽夜总会，三人坐在一起为国王政府以及同盟国做政策建议的情景。

他摆出一副中立的立场来问这些问题。难道他是在进行某种钓鱼策略，四处下饵，从而看出她的真实立场吗?

“我理解，那是你报告中所说的，请不要误会。”

她坚持补充道，“这些新的动向不仅仅只限于犹太人。”

“除了犹太人还能包括谁呢？你的报告中没有说还有其他人呀?”

外交部的这位同僚显得好奇起来。

“持不同政见者和其他令纳粹不喜欢的人士。”

那边沉默了一下，“我明白了。”

她听见电话那头发出了一个不是很明了的声音，可能是接线口的声音。

或许她不该把整件事搅混，让整件事偏向了所有被迫害的人。

她不知道他说“我明白了”到底是什么意思。或许那些不被纳粹认可的人们的命运并不是他所关心的。

他的声音再次传来。“这与战时经济的需求不相符合。把自己的一些劳动力处决掉并不划算。这里是不是有误会？会不会你的情报指的是把他们当作奴隶工人对待呢?”

"或许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正常的政府。我们有大量证据证明这个政府并不按理性方式思考。"

她决定反问对方一个问题，尽管她知道这不符合外交规则，对方也很可能不会回答，就算让对方觉得自己毫无经验，她也要试着问一下。"你们外交部是否也接到过其他关于此事的报告？"

这次他那边的沉默更长了一些。

沉默意味着默认。

她暗自有些得意自己的成功试探。

他清了清喉咙，"我无权回答该问题。"

"我理解。"

他的嗓音虽低但仍像同僚聊天一般。"如果就是这些内容的话，我们的谈话可以结束了。"

"谢谢你。"

但他在挂上电话前突然问了一句，"还有一件事，是我个人想问一下。"

"是什么事啊？"

"你认识安布罗斯·威斯特伍德吧？"

她很是吃惊，"我认识他。"

"我知道他现在仍在日内瓦，对吗？"

"是的。"

"能否代我向他问好，我是艾伦，他知道我是谁。"

"我会的。谢谢你啊，艾伦。"

"他还好吧？"在对话结束前他显得不经意地问道。

"他很好。"

"太好了，还在国际社团同盟[1]工作吗？"

---

[1] 国际社团同盟，一个非政府组织。

"不了，他现在算是自由职业者了。他间接地为国联工作。"

"是吗！"他的声音变得更像是她的盟友似的。"你看，我会尽量把你的想法给一些人士看的，但不能保证一定会有你预期的结果。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可能会有一些冲突。"

"当然。"

作为确认，他把记下的内容简述了一遍。

"祝你好运，再见，伊迪丝。"

"好运，再见，艾伦。"

电话结束了。

太好了，太好了。有了一个安布罗斯的联系，这个艾伦这次会站在他们这边。她觉得艾伦这么说的话一定会帮忙把报告交给艾登的。

她做到了。她的电话成功了。

现在看来当初迪亚特说的话应该是无可争议了，英国那边显然也作出过相似的评估。

除了伪造护照外他们其实没什么可做的了。

他们已竭尽所能。她希望福尔泰是对的，上帝并不站在军力强盛的一边。上帝只会站在那些抓住机遇，竭尽所能的一方。

忘了上帝这码事吧。

她已经尽力了。

* * *

回到公寓后，她对安布罗斯说她有一个惊喜要告诉他。

"是什么？"

"我和你伦敦的朋友通话了。"

"伦敦的？"

"在外交部的。"

“在外交部的朋友？就这些？你给艾登打电话了？”

“是的。”她轻松地说道。“我和大人物打了电话呢。”

她知道安布罗斯非常急切地想知道通话内容。

“但我也和你的旧情人说了话。”

“你怎么知道他是我所谓的旧情人？”

他竭力忍着不问艾登的事。

她笑了起来。“从他的口气里我听出来了。”

“他叫什么名字？”

“艾伦。”

她观察着他。他的脸上满是惊喜。“你真的和艾伦通了话？”

“他被指派来处理我们的报告。”

“是吗？我的名字怎么会在报告里的？我以为你会用你的名字再拉上国联的名号呢。”

“我没有提你的名字。通话的最后他问起你的。”

“是吗？他这人不错。你和艾登说上话了吗？”

“艾伦还问你好呢，”她继续戏弄着他。

“跟我说说艾登。”

“艾伦好像很关心你啊。”

“伊迪丝！跟我说说艾登的事。你真和他说话了吗？”

“好吧，算是，也不完全如此，”她回忆了一下电话内容和自己在打电话时的处理方式。“我算是和他说话了吧。只是大略地说了几句。但后来我和一个红人说了咱们的报告。艾伦，是艾登的红人呢。”

“他是个大红人。”

“和我一样？”

“你也不错。快点，快告诉我。”

她于是详细地讲了那通打到伦敦的电话。“艾伦把我们的报告记下来后会有所运作的。当然，他也暗示我部里的一些人反对我们的想法。”

他和她仔细地分析她的电话记录。从各种角度分析一番后，他说道，“看来还不错。”

“我们总算是竭尽所能了。”

她随即问起伪造护照的计划来。

“你知道，事实上要想不被抓的话我们伪造的护照很有限。”

“那意味着我们只能提供部分假证件了。要不我们直接设法在边境把他们送出去？这样可能会公平一些。”

“我们也可以让朋友还有各种关系先运作起来，让他们先救一批人。”

“这样可不好。”

“如果我们把他们接到瑞士来的话，那得设法让他们活下来。我估计像土地、一位论派[1]还有其他的一些慈善组织应该能帮上忙。犹太人也有自己的组织和计划，必须要照顾到各种人。”

每个人不是都会为自己着想吗？他们的原则现在又是什么呢？

“干得好，伊迪丝，干得好。”他站起身来握着她的双手，“干得好，只有你才能做到这些。”

她有些悲哀地想着，她所做的其实只不过是把责任转给艾登那边，这本身算不上是任何具体的行动。

而到目前为止，他们真正救的人却只有迪亚特这个家伙而已。

---

[1] 一位论派，官方名称为一神论信普救说者协会。

# 不是多长，而是多宽

战争仍在继续。整个瑞士笼罩着一种紧张的氛围，不知道德国人是否会占领这个不费什么劲就会被攻克的国家。公民军的防空设施和路障虽然四处可见，但军人们看上去却很放松，打着牌或晒太阳，夏日的阳光下军牌一闪一闪的。

全欧洲都在战火之中，而日内瓦的人们除了感到紧张之外，购物、饮酒、外出就餐甚至休假都和战前没有什么不同。

晚上英国广播公司的世界广播中可以听到德国城市被轰炸的消息，还有关于德军在俄罗斯被粉碎和民意调查认为德国无法继续承受这种损失的评论。虽然如此，人们仍有一种潜在的恐惧，德国人似乎一直是不可战胜的。

由于瑞士边界的关闭，议会和国联大会一直无法召开。管理委员会成员分散在各个国家中，他们通过向莱斯特发电报或打电话来作出各项决议。

杰克林负责在伦敦管理国联的钱款。

国联的预算资金主要出自于英国、英联邦国家以及其他中立国，而瑞士由于害怕得罪德国，已经停止了向国联缴纳成员国会费。

瑞士同时关闭了国联的电台，不再允许国联运营自己的邮政业务。

这让他们有些难过，毕竟这些年国联旗帜的存在给他们带来了希望，让他们希冀着和平的到来。

好在瑞士当局没有把他们赶出去，或把万国宫改作医院什么的。

现在工作人员只剩下三十来个，大部分在图书馆继续工作，还有大概七十名保安、清洁工和一般文员了。

瓦赫尔和其他高级职员都走了，只剩下阿格尼德和维吉尔留下来帮

助莱斯特做执行总秘长的工作。

自从巴托退休后伊迪丝发现她与莱斯特的工作关系日益紧密。

由于莱斯特的鼓励和支持，安布罗斯不仅仍作为伊迪丝的个人助手，现在也加入了图书馆的工作小组，帮她处理部分工作。每个人都在尽力完成着由于人手缺乏而造成的大量事务。

精简了的秘书处仍试图保证各项出版物照常发行，尽着最大努力保证各国的统计数据能够得以时刻更新。甚至在战时，很多国家仍尽责地寄来各项数据报告，包括文盲率、铁矿石生产总量，甚至性病数据，等等。

甚至德国人也寄来了一些数据，在这里及德国工作的职员仍在进行着他们战前就在进行的工作。既然没有收到进一步的指示，他们仍工作着。

或许他们还坚信国联属于每个人，或许把此视为对纳粹们的一种蔑视吧。

自从维希傀儡政府使法国退出国联后，莱斯特与伦敦的由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法国流亡政府取得了联系。戴高乐将军宣布维希政府从国联的退出行为无效，法国仍将"继续作为国联的一员"。

从议会成员那里得到书面支持后，莱斯特承认戴高乐作为法国的真正官方代表。

这是国联在这个被孤立的时期里唯一的政治行动了。

莱斯特的女儿，安，持爱尔兰中立护照来到了日内瓦，总算是回到了父亲的身边。伊迪丝帮着她在这找了一份工作，草坪会馆的负责人。安现在负责那里的一些小型外交活动。为了节约开支，那儿主要设施都关闭了。

即便这样，不多的几次社交活动也让他们酒窖里的存货日益少了下去。

由于害怕一夜之间的占领或被捕，莱斯特记录下了秘密日记，并将它埋藏在自己的花园里。只有伊迪丝和安知道埋藏日记的地方。

自己祖国和德国人的合作让珍妮变得日益沮丧和消沉，同时，也让她觉得似乎全世界都遗弃了法国。伊迪丝他们如果说了任何批评法国的言论都会招来珍妮的反驳，她觉得这只是未被纳粹占领下人们的自以为是，站着说话罢了。甚至是对于法国境内犹太人被送往集中营的批评也让珍妮沉下脸去。

"你又不在那里，你怎么知道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她总会这么回击批评自己祖国的人。

同时，同盟国轰炸巴黎的消息也让她心里很难受，哪怕目标只是那里的铁路和工厂。

她的同胞维吉尔也留了下来，尽管情报合作部在巴黎的办公室都已经不复存在，她仍坚持留下来做些文职工作。

在这里她不吃香蕉或橘子，因为这些都不是为法国人准备的。

她也是这里法国人集体中的一员，只不过有些萎靡不振。有时当伊迪丝和她目光相遇时，伊迪丝自己也不禁想如果她俩都不在乎传统礼教的话会发生些什么。当然，这一切的前提必须是她尚未认识安布罗斯之前。

和其他法国同僚相比，她和珍妮是最亲密的了，只不过现在很少彼此表达出这种友情来。

维多利亚在红十字会工作，她坚信一个好的管理工作本身就是一种补偿和慰藉，就如同是在给伤员包扎伤口一样。

"你说得没错，"伊迪丝同意道，"但我们觉得这么想似乎算不上是包扎伤口。作为女性，我们在战场上为伤员提供帮助似乎更加直接有效一些吧。"

"如果我们不能上战场也不善于包扎伤口的话，最起码我们可以管理。无论如何，一个人的战斗需要身后十个人的支持，也可能是八个。但我可不是身后的任何一个。"

很少再收到从罗伯特那里寄来的卡片了，她完全失去了与他的联系。但不时地她总是问自己是如何作出生命中如此重大的错误决定的。

这总是让她对和自己有亲密关系的男人们失去信心。

她有时会想或许雇安布罗斯为自己工作也是为了使自己对这种关系有一定的控制力，某种形式上可以让他与自己的关系确定下来，尽管不是结婚那种，但至少是自己可以明明白白处理的关系。

莫丽夜总会在日内瓦已经成为兼有合法、地下性质的流亡者避难所了。

瑞士当局在边境上的盘查日益严密，尤其是犹太人的过境更是如此。而半夜从法国侏罗山脉几个秘密中转站偷渡来的人则会在莫丽夜总会得到热咖啡、法国白兰地和面包卷的款待。

伊迪丝注意到俱乐部从未被瑞士警方突击检查过。当她向伯纳德问起这事时，他告诉她俱乐部由瑞士联邦政府的几个高层人物保护着。"他们有时会来这里——你应该能认出他们——他们可穿着最贵的那种罩袍的。"

"如果德国人控制了瑞士的话，我们可就得改弦更张了，"他继续叹了口气，"想想那些闪闪发亮的黑色真皮皮靴吧。"

战争还在继续，她有时能见到伯纳德那高调、豪阔的面具滑落后的真实。一个充满着担忧、烦恼的伯纳德会从所有的装饰和伪装下显现出来。

他仔细观察所有从俱乐部大门走进来的人。

他仍在俱乐部里保留着卡巴莱歌舞表演。因为很多来这的欧洲人来自于娱乐界，卡巴莱歌舞表演的水准自然也越发高了起来，这样也吸引了更多人慕名前来。当然，俱乐部的声誉也因此日渐不佳。安布罗斯还会时不时地客串一番女合唱团员的角色。

* * *

一天，她接到了莱斯特的电话。到他的办公室后，莱斯特反锁了办

公室外面的大门，甚至连里面的门也关上了。他用一副高度机密的样子问起她与莫丽夜总会的关系。

她对莱斯特知道她与莫丽夜总会的联系颇感吃惊，但她也相信自己老早就提过这件事，或者，安布罗斯以前也说起过。

“我去过那，我和安布罗斯是那的老板们纳德·福尔特的朋友。”

她觉得自己略微有些脸红。以自己的年龄还说出这么冠冕堂皇的话，确实有些让其他人不信的味道。

“我对那个夜总会有些看法，”莱斯特的语气中有些不赞同的意味。她不知道莱斯特是否真正知道那里到底在做什么，还是他猜到了什么。

显然他不打算继续追问她是否在那做有损国联职员形象的事了。过去的日子早已过去，他显然有其他的事要说。

她等着他继续。

“我想请你帮忙。”

伊迪丝一瞬间几乎有些近乎淫猥的想法，或许莱斯特与他的夫人分开太久了，一直没有什么“陪伴”吧。但她从来不认为莱斯特会想从莫丽夜总会那找什么陪伴的。

谁知道呢？他也许是想要张卡巴莱歌舞表演的门票吧。但这似乎也极不可能。

“当然，肖恩，任何事——只要我力所能及——任何事，你知道的。”

这听上去可真的有些滑稽。她让自己停了下来，“你要办的事我一定会保密的。”

莱斯特显得踌躇不已。

她静静地等着。

“这让我不知该如何说起。”

她尽力让自己显得毫不吃惊。

她等待着莱斯特组织好自己的言语。

"我相信有些事在整个日内瓦只有那里才可以办到，不是吗？"

有些棘手的事确实可以在莫丽夜总会得到解决。或许他需要一把手枪？但秘书长有一个专门为警卫设立的小型武器库，曾经有段时间也为高级职员提供自保的装备武器。肖恩完全可以从中支领走一把的。

她脑海里立刻开始回忆现在谁是武器库的负责人，钥匙放在哪里以及现在武器放在谁那里这些问题来。

他需要自杀药丸吗？她曾被告知有过一些这方面的交易。但他可不是那种类型的人，他的家庭成员也都在中立的爱尔兰。难道是吗啡？

她望着他，"肖恩，你得再具体点。"

"当然，"他清了清嗓子。"你知道一位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吗？"

"我读过他的《尤里西斯》。这可是相当有名。他的名声日隆，但最有名的还是他的丑闻和晦涩难读的文字了。"

"如果你已经读过《尤利西斯》的话你可比我的阅读能力强多了。我试着去读这本书，不过宁愿等战争结束后再慢慢去读。但我也确实在几年前读过他另外一本有趣的书。不幸的是他在爱尔兰的名声确实不怎么样。"

"我试着读《尤利西斯》两遍都没有成功，但第三次尝试阅读后我的确从中得到了巨大的乐趣。当然，仍有很多地方我没有读懂呢。"

"我听说有些章节内容相当有争议？"

"那些部分我自然是不会去读的，"她笑眯眯地回答道。

这也让莱斯特变得莞尔起来，"自然，作为女士自当如此。"

继而，他又踌躇起自己该如何开口说出自己的难题了，抑或是否应该提出自己的要求。刚才的对话算不算是一种开始呢？

"事情是这样的，他有一个女儿，现在在法国的一家诊所里。现在让她的女儿来瑞士变得很困难。他的女儿叫作露西亚。"

"是什么样的诊所？"

"她在靠近法国西部拉宝勒的一家诊所里，我想是神智上有些问题吧。"

"听到这个很遗憾。"

"乔伊斯没法把家里人都接到瑞士来。他们认为他是犹太人。他否认自己是犹太人，尽管他说过把他视为犹太人是一种夸奖的话。因为他持有英国护照，法国当局拘留了他。而他的儿子又恰逢参军年龄，这让法国方面更有理由逮捕这个敌对国的人了。事情就是这样。"

"真够混乱的。"

"的确如此。我会和他讨论关于他女儿的问题。做最坏的打算，如果各种办法都行不通的话，你在莫丽夜总会的朋友或许能提供给我们某种文件或相关证件——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她从法国带到瑞士来了。她的病和那里不断的轰炸是目前最大的问题。"

她猜想着他是如何把莫丽夜总会联系到这类服务里来的。她大概明白了。如果关于莫丽夜总会伪造护照这样的小道消息四处传播的话可是一件危险的事。

她不知道自己该说多少这方面的事，她是否有权把这事告诉莱斯特。

她没有直接参与其中。这些事有其他人来处理，她只知道有这类事而已。她甚至不知道安布罗斯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这是那里的规则，每个人做着自己的事，参与人只与自己的搭档联系而已。"你如果什么也不知道的话，事发后就不会被牵连其中了。"伯纳德对圈子里的人是这么说的。

她想起了欧利维亚，他们内部成员中最胆大包天的女人，"哎呀，我的柏妮丝，告诉我一些秘密吧。这样我就会被好好折磨一番了！"

伊迪丝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欧利维亚在整个灰色链条中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她是负责印制证件的人。

在莫丽夜总会，她给伯纳德和其他人提供外交情报。必要时，她会

把瑞士当局的有关政策、操作流程以及人员变动告诉给他们。

莱斯特一定也看出了她的犹豫不决和有所保留。"我知道我关于莫丽夜总会所提供服务的情报可能有误。我理解你无法回答我的初衷。但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希望能从那里得到帮助。当然，如果我其他的渠道都失败的话。还有一些公开的官方渠道，我也与法国的爱尔兰大使说了这件事。但我们对能否办成这事都很悲观。乔伊斯拒绝持爱尔兰护照，要不然一切都会变得简单了。他说他在和平时期不会接受，在战时就更不会接受的。"

"乔伊斯先生与国联联系过吗?"

"他直接与我这个可能还有点影响力的爱尔兰老乡联系了。他并没有与国联接触过，可以这么说。"

"那这就不再是国联官方的事吧?"

"你担心这点吗?"

"当然不是的。我只是尽量把这整件事理清楚而已。"

他微笑道，"你这人向来如此啊。"

"我想这是咱们国联的老问题了 — 我们应该如何处理非正式事务而不失公正性：如何与灰色事物打交道而不会消除我们'清白'的本色。"

"的确如此。"

她也不知道为何自己在说"清白"二字时有股愤世的强调。无论如何，她需要在回答莱斯特前先和伯纳德商量一下。

"我会去问问的，"她回答道，"我会尽快回复你。"

他起身和她一起走了出去，"谢谢你啦。"

他们走到门口时他停下来问道，"如果是以前，你一定想不到我会请你帮这种忙吧?"

她笑了起来，"绝对想不到，就算是艾瑞克爵士也不会。"

"时代变了，规则也弯腰了啊。"

"是啊，我们现在的时代把一切都扭曲得不像样子了。"

* * *

她和伯纳德约好了见面时间，尽管大白天谈事并非俱乐部那种地方的办事传统。

她也意识到以往自己从来没有在白天来过这里。

她走下台阶时发现俱乐部大门已经打开了。窗户敞开着，新鲜的空气和丝缕的阳光融入这里。即使如此，一切看上去还是那样，四周舒适的摆设以及空气中混合着颓废气息的酒精、烟草、香水味道。

远处一位清洁工在用家具抛光剂清理着木质桌椅，抛光剂的味道闻起来像是要让这里的氛围焕然一新。

阳光从大厅上方的天井透射下来，透明窗户中折射下来的微弱光线似乎犹豫着是否要融入到这种颓废的氛围中。

在他的办公室里，半亮的四周，伯纳德看上去就是一个标准的商人——西装、领带，面前一堆账本、订单和发票，一部装饰着珐琅把手的计算器摆在他的面前。

"餐饮供应、煤炭、舞蹈演员的工资、服装费，还短缺一些丝绸，俱乐部老板的生活啊。你也看到了，舞台背后可没有什么华丽和浪漫可言的。"他起身欢迎她道。

他现在的声音也比往日里显得更加低沉。

互吻面颊问候后，他们坐了下来。在这空荡荡的俱乐部里，品尝着咖啡，他们的声音被一位清洁女工吸尘器清理地毯的噪音掩盖下去。

伯纳德叫那位女工先停下吸尘工作，去厨房里找点什么事情去做。

伊迪丝向他解释了一番莱斯特委托办的事。

伯纳德静静地听着，陷入了沉思。

"如果乔伊斯先生用这些文件去接自己的女儿时遇见边境检查或警

察的话，他们发现文件是伪造的，那怎么办？乔伊斯先生会如何解释他是哪个民族？种族痕迹太容易看出来了。首先就能判定他是爱尔兰人。如果查到莱斯特头上怎么办？莱斯特会怎么说？这对国联的名誉会有什么影响？瑞士当局会有什么反应？我们是否会被牵连进去？不仅仅是为了俱乐部着想——也为乔伊斯先生和他们全家，还有国联着想。不像是咱们其他私下办的事，这次可能会留下不小的把柄。把他的女儿从法国医院带到瑞士医院是不是比咱们现在办的其他事还要重要呢？”

“我知道一些认识的人心中的疑问，国联里的人就会这么想——他们希望有特殊待遇，但这也会带来更多的危险。这些找到咱们的难民个个都有所谓的博士头衔，来自官方的奖状或是豪宅证明文件之类的东西，事实上全是子虚乌有。”

她想了想，“从某种程度上说，先来先得的规矩我们这里也是一样。但我估计只是澳大利亚人才这么作吧。”

“我们把这么做视为相当民主的瑞士方式。法国人把这套叫作平等主义。”

“乔伊斯的事涉及到很多的重要人物：莱斯特——还有你——还有某些方面比较有名的作家。瑞士和德国方面有可能会在这个伪造护照问题上给予加倍注意的。他们会认为钓到大鱼了。他们也会用些严酷的手段了解他们想知道的事情。到那时可没有什么可以保护我们的了。”

“那你的建议是？”

他再次陷入思考。

“如果莱斯特通过正式渠道也失败了的话，我建议他先通知一下你。这样的话他会对再和乔伊斯见面的事加倍谨慎小心的。虽然乔伊斯不会被监视，但我们知道瑞士的邻居……这样莱斯特就可以在这件事上脱身了，要他给乔伊斯写一份官方形式的回复，告诉他自己在这件事上无能为力。到时候我再开始运作这件事。这种事你知道得越少越好。我的人到时候会联系乔伊斯，了解一些必要的信息，而且这件事也要背着乔伊

斯进行。如果可能的话，这个女孩就会直接站在他家门口了。”

她点了点头。“我会告诉莱斯特的。我想他的女儿也是个问题。”

“为什么？”

“狂躁。在路上她可能需要有人来照看她。”

“老天。”伯纳德把手插入头发，“再没其他办法了吗？”

这可真够折磨他的。

“现阶段一切都是假设，”她说道。

“是啊。”他满脸疲倦。

伯纳德换了个主题，“万国宫那里现在怎么样？”

她耸了耸肩。“我们装作自己还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假装我们还没有忘记往日。安布罗斯现在在图书馆工作。”

“国联会将他召进去吗？”

“战争结束后？或许吧——现在没有雇任何人。我想莱斯特已经把他视为国联自己人了。有时也会征询他的意见，还有就是让他成为与英国外交部的非正式联络人。”

“很好啊。你的角色有些尴尬，有些被孤立，权力也削弱了一些。”

“我们在研究未来新世界秩序——战后的世界秩序，到时候我们会加入到和谈里去。还有一个和平会议正在计划中。”

“但到了你说的所谓时刻岂不意味着无条件投降？这不就是丘吉尔一直坚持的吗？”

“这是他对外宣称的话，我猜我们在最后扮演的角色可能并不一定光彩吧。”

“德国人第一次在俄国人那里栽了个大跟头，我估计他们的日子也不多了。”

“我也见到一些瑞士人响应着丘吉尔的号召在墙上涂写代表胜利的V形符号。”

“我听说法国街头妓女双腿分开做出V字形代表着反纳粹的意思，”

伯纳德用手捂着嘴微笑道，“这么说确实粗俗了点，抱歉。”

“嗯、嗯，伯纳德。”伊迪丝笑了起来。

在她离开他的办公室时，两人长久地拥抱了一番彼此，这比往日的再见拥抱要久得多，这种拥抱能够给彼此以力量和支持。

* * *

她在瑞奇蒙的街头拐角处与莱斯特见了面，那是乔伊斯全家的住处。让她吃惊的是，莱斯特戴着贝雷帽和丝巾，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个瑞士漫画家。

她有些忍俊不禁。

“我想我不该打扮得像个秘书长的样子。”

“你看上去一点也不像个秘书长啦。”

“我看上去像个艺术家吗？”

她做出一副挑剔的样子上下打量一番，“你看上去像个将自己伪装成艺术家的秘书长先生。”她哈哈笑了起来。

这让莱斯特也跟着笑了起来。

“或许我们应该扮作一对偷偷摸摸搞点浪漫活动的夫妻，”他神情愉快地和她一起走向酒店入口。

“我想日内瓦的秘密警察早就对我们很熟悉了。”

“我想也是。”

她想他这么装扮也可能是为了和乔伊斯这位作家见面显得更合拍吧。

她再次望了一眼身边的莱斯特。她从不认为他是个浪漫的人。不会的，他是个家庭型男人，不是她喜欢的类型。成为外交官前他是个记者，而她也恰恰和一位记者有过一段不愿再记起的经历。

“如果我们被警察监视的话我们可以扮作情侣的样子，”她这么说

着，可心里也并不清楚这样的话他们到底该怎么做。

“不必了，我们可不希望在他们的档案里被记上这么一笔。”他笑了笑，“但这对我而言可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建议。”

他们在服务台那里呼叫了一下乔伊斯的房间。

他的妻子诺拉下来欢迎他们，客气地把他们迎入楼上的房间。

他们二十出头的儿子也在那。

“我读了你早期的诗集，《室内乐》[1]和《都柏林人》。”莱斯特说道。“你记得在《自由者杂志》上的‘艺术家描述’专栏上的评论吗？”

“我记得的。”

“我不得不承认那是我的拙作。”

“啊，承蒙夸奖。”

“你太客气了。我的评论仍很不到位。我已经有十五年没有读这本书了，但我仍能清晰地记得第一章有关1890年危机中一个典型爱尔兰家庭的故事。”

显然乔伊斯的视力不佳，他的妻子帮他拿好东西并放在他的手中。

随即他的妻子便起身去准备茶点。

莱斯特继续有些紧张地说道，“我试着去读你的《尤利西斯》但没有读完。我记得书中有关都柏林的优美描述，但都柏林的俚语实在是让我读不懂了。我不知道外国人是如何读你的作品的。”

伊迪丝也附和着自己非常喜欢《尤利西斯》但一些爱尔兰俚语让她难以读懂。

---

1 《室内乐》，是乔伊斯的第一部作品，一部诗集，1907年出版，收录三十六首短诗，自称是“自我表达”（espression of myself），这些诗句多少代表乔伊斯一生的自传（乔伊斯的作品大都带有自传的意味）。这段时期是乔伊斯的叛逆期，他常去都柏林的红灯区嫖妓，对生活充满了悲剧感。1922年出版的《尤利西斯》第十一章下半节还提到了《室内乐》。1939年乔伊斯在给高尔门的信中提到：“亲爱的，《室内乐》是你我青年时代欲望的象征，是当时欲望的完美结束。我写它，是为了反抗我自己……”但后期乔伊斯本人也承认，他并不喜欢《室内乐》，并说《都柏林人》每一页都比他的诗集精彩。

乔伊斯很高兴伊迪丝读完他的小说，随即开始回答起莱斯特的问题。

乔伊斯的作品已经被翻译为法语、德语、捷克语、俄语、日语，甚至有可能包括意大利语版本。“我有时也不禁猜想是什么样的日本人会翻译这本书。你读过《芬尼根守灵夜》[1]吗？”

莱斯特说他尚未见到这本书。“是本大部头书吗？”

伊迪丝对这个天真的问题感到阵阵难为情。

乔伊斯呵呵笑了起来，“你让我想起一个有关醉汉的故事。两个醉汉在去当大可的路上不停地跌入路边的沟渠。有个路人问他们去当大可还有多远，其中一个回答道，让他们发愁的不是路有多长，而是多宽。”

所有人都笑了起来。

乔伊斯告诉他们有一个选编他的一些诗的特殊版本。这个版本由不同国籍的十二位作曲家谱了曲，成为了一个“国际化”的版本。

她估计他以为这可能会使他们感兴趣。

她注意到这个家庭的成员交流起来都用意大利语。乔伊斯看出了她的不解，“孩子们都是在的里雅斯特[2]出生、长大的，成年后才说英语。”

乔伊斯告诉他们他全家都很喜欢听广播，尤其是周日晚上的猜谜节目。

“有个晚上他们问一位来自都柏林的工人竞猜者——谁赢得了文学奖，而那位老乡却说他认为是詹姆斯·乔伊斯，而且他被裁定获胜了。

---

① 《芬尼根守灵夜》是乔伊斯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书名来自民歌《芬尼根的守尸礼》，内容是有个搬运砖瓦的工人芬尼根从梯子上跌落，大家都以为他死了，守灵时洒在他身上的威士忌酒香却刺激他苏醒过来，人们把他按倒，叫他安息吧，已经有人来接替他了，芬尼根的继承人、酒店老板伊厄威克的梦构成全书的主要内容，小说从傍晚开始，断断续续地表现伊厄威尔的梦境，乔伊斯企图通过他的梦来概括人类全部历史。这是一部融合神话、民谣与写实情节的小说，作者在书中大量运用语言文字游戏，常常使用不同国家语言，或将字词解构重组。他用了17年的光阴写《芬尼根守灵夜》。

② 意大利东北部海港城市。

我当时就站了起来对广播鞠了一躬。”

随即莱斯特便和乔伊斯聊起了他们在都柏林的熟人、熟事。

茶点端上来后乔伊斯便和他们说起了他在法国的女儿的问题。

伊迪丝现场记着笔记。

* * *

“和乔伊斯先生谈得怎么样？”她回到自己公寓后听到安布罗斯在书房问道。

她走到他的门口，“哦，和作家打交道可不是轻松的事——虽然一开始还是蛮激动的。作家们一般都不谈类似于天气和寄信困难这些事，他倒是对瑞士酒赞不绝口呢。”

安布罗斯从他的椅子上转过身来，把打字机向前一推，“你们聊的是酒？”

安布罗斯穿戴整洁、一丝不苟的女性化装扮让她觉得对方看上去是那么的正常——在俱乐部里扮作卡拉的安布罗斯就是这个样子。

“乔伊斯说瑞士的白葡萄酒要比法国的好。”

她整了整他颈上的绿宝石领针。“他喜欢牛卡塔尔的葡萄酒。还说我们无法分辨哪些是法国酒，他一般总是喝白葡萄酒的。”

“瑞士酒是相当不错的。这我们都知道。他还说了些什么？”

回到客厅，他们坐下来，她靠着他的肩膀，双腿舒展，详细地复述着当时的谈话内容。

“我们原以为严肃的作家一般都是满口哲理的话呢，”她评论道，“他们一般都是口吐珠玑，绝不会像我们凡夫俗子那样满嘴的陈词滥调。”

“哦，你了解作家的，罗伯特就是个作家啊。”

“不过是一本书罢了，还是本侦探小说。”

“你也认识凯若琳啊。”

“我认识凯若琳时她还是个初学者呢。即便她写了两本书，我仍然认为只有年长的作家才会说出充满智慧的话。他们一般都会有些格言警句什么的。”

“我想就算作家也得上街买东西吧。除非他们请得起仆人。”

她温柔地望着他。今晚连他的妆看上去都是那么的完美，他的头发梳得女人味十足。

他现在更像是个女伴，甚至有些大姐姐的感觉。

有时她会像是个风月场上的应召女郎。尽管他们的性爱已变为某种抚慰而不再是追求刺激，但有时仍会点燃彼此阴暗而特殊的需求。有时这种欲望会从他们的身体中蓬勃而出，或许是他的双重性格创造出这种激情吧，这让安布罗斯和她有时扮作彼此不认识的陌生人，这让他们愈发沉迷于这种刺激之中。有时这种角色扮演让她有种无法描述的感觉。

有时经过一段长时间、深入而又亲密的爱抚和手指抚弄后，他们彼此挑逗着，刺激着对方的胸部以及重要部位——有时会彻底地进入彼此，但不会次次如此——之后他们会心满意足地分开交缠的身体躺下来休息。他们的身体似乎总能满足自己的性爱方式和需求。

虽然她有个言论自由的家庭，但她从没和她母亲提过她的婚姻问题。最近的一次是她年轻时她母亲告诉她自己藏有一部少见的私人印刷版《爱经》[1]。但就算是这种话也是在她上大学时才告诉她的。当她向母亲提出想看看的要求后，她母亲把书给她后告诉她这是一本婚后读物，要她自己私下里去看。“事后还给我——当然我已经对它够熟悉的了。”

在卧室里她面红耳赤地仔细看完了这本书。尽管她已经上了大学而且自认已经很广泛地阅读了不少书，她仍然觉得这本《爱经》让她感到窘

---

①《爱经》，印度一部古老的关于性爱的宗教著作。

息。她母亲和她从没讨论过这本书，几周后她有些不情愿地把书还给了母亲，什么也没说。

安布罗斯给她看过一些德国和法国的色情杂志，这让她对人们结合的方式又长了不少见识。在她的要求下，他通过专门销售的书商那里买来一本《爱经》。他的杂志和《爱经》现在仍让她时不时地产生欲火。

有时她会想和他一起看这些东西，之后他们便会激情一番。

而当她一人在公寓的时候，有时也会拿出它们好好研究一下。尽管没有必要再搞得那么神秘兮兮的，尤其是他们的关系现在又是那么的开诚布公。这种私下里自己看的事也算是一种宣泄，一种根深蒂固的自尊感，或许更是一种让她拥有快感的方法吧。她知道自己也很喜欢这种自慰的乐趣。

有时和他一起去买衣服也是蛮刺激的事。为了避免店员产生什么怀疑，他会扮演厌烦的丈夫角色，有时他会忘记自己的角色，有时他又会渲染过头。

幸运的是他们衣服大小一样，而他们的着装品味也彼此一致。他们都喜欢的女用贴身内衣店能够满足伊迪丝奢华的需要，尤其是战时丝织品价格极度高昂的时期。他们在这项上的花费仍然不菲，这是他俩的共同嗜好。

这种购物消费以及在家的试穿无疑让他们的性爱别具情趣。

"乔伊斯住在苏伊士吗?"他问道。

她笑了笑，"在那可以找到迪亚特。"

"哦，没错，迪亚特——我差点忘了这家伙。"

"你忘了你的……朋友……可真是快了点。"

他吻了一下她的面颊，"现在，现在——我记得这位被德国人遗弃的家伙——不幸的是他说的显然都是真的。他现在已经脱离了战争，成为中立方的公民，最起码我想是这样的。"

她不停地揶揄以前有关迪亚特的那档子事，一有机会她就会想起当

时的情景。

迪亚特已经从他们的生活中淡出。俱乐部给他伪造了瑞士居民证书，而他现在也搬到说德语的苏伊士那里。他已不再是她的敌人了。

"战争是国家间的事，与个人无关，"她自言道，"当一个敌人放下他的武器就不再算是个敌人了。我们是这么说的吗?"她仍记得当初这事给她带来的伤害。

"差不多是这样的。"

"我记得这是你当初的论调，或者说是你所谓的借口。"

"是吗？那我可真是蛮聪明的。"

"你可真够狡猾的。"

* * *

詹姆斯·乔伊斯在苏伊士去世。他的女儿留在了拉宝勒的诊所。瑞士最终并未被德国人占领，他们在万国宫目睹了德国人的节节败退。

# 战争结束

1945 年，他们不断听到有关战争结束的消息，但丘吉尔尚未在广播中正式宣布这个官方声明，这让伊迪丝和她国联的同僚仍不能舒下心来。巴黎已经被解放好几个月了，但仍不时会传来枪声。

让人沮丧的是，战争结束看上去并不是一个确定性声明能实现的。

计划中的世界和平会议将会在旧金山举行，伊迪丝想这可能会被视为正式的停战标志。

她已经为此做好了出行准备，他们现在只是等着出行的确认消息。

伊迪丝发现自己对战争结束的反应还是相当奇怪的。

或许是他们都变成战时生活的专家了，可现在这种生活经验却再也没有什么用处。他们作为日内瓦战时的重要工作人员的特殊地位现在也几乎名存实亡。

现在需要的是如何在战后成为相关方面的权威了。这似乎是个令人疲惫的想法，毕竟光梦想它、计划它就已经够久了。

战后的生活让她很不适应，身边的一切都让她感到困惑。

在战争期间，生活中的太多事都被克制下来，周围的世界如此，当然，国联和他们的未来亦是如此。

到目前为止所有做出的决策都开始实施，而现在新的不确定性也变得愈发多了起来。

现在有某种奇怪的不在乎感，如果算不上是不负责的话，对于在战争期间的生活。战争期间一切都可能会发生，空袭进攻、敌人的占领、来自天空的致命武器或者毒气弹——这让人觉得在重大问题上的个人决策几乎毫不可能，生活在这种高压下的人变得毫不在乎，只求自由自在的生活。

可现在人们面对的是必须严肃对待自己的生活方式了。

他们集中在图书馆听肖恩·莱斯特给大家宣布战争结束的消息，但她怀疑他自己也没有听到什么战争结束的最新消息。早上他俩遇见时她还和他聊起过这件事，他说正式宣布还没有听到呢。

恐怕谁也不知道吧。

莱斯特站上了椅子。

神情庄严的图书馆员M·瓦利瑞-瑞道用勺子敲着茶杯，“诸位，请注意，安静！”

莱斯特手里拿着张纸条。

或许战争已经结束了。

或许最终图书馆再也不用被当作国联中央办公室了，而M·瓦利瑞-瑞道先生也可以重新接管这里。

他总算是可以让图书馆这个地方保持肃静了。

安布罗斯从他桌前走过来，站在她的身旁。

他下一步会怎么办？他最近一直在和国联的同事们一起工作，但这种人事安排也往往可能流于形式或最终被终止。

所有人都围绕在莱斯特身边。

大家安静下来后，一个女人讲电话的声音变得清晰起来。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不再是私下打电话了，所有人都能听见她对电话那头说的话，“我得挂断了，秘书长要给我们讲话。”

四处的电话不断地响起，又不断被挂断，旋即再次响起。

莱斯特向大家挥挥手，示意大家不要搭理那些电话。

莱斯特告诉大家众所周知的事，战争即将结束，他将会带领国联代表前往旧金山参加世界大会。

事实上，他指出，这是他最后一次这样和大家讲话了。

“当我回来后我们会有一个新国联的整体安排。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回家探亲的长假——当然我也希望包括我自己，我会去钓鱼——在我们

开始重建新世界之前。”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手中的纸条。

“在我和你们中的几位——”他看了一眼伊迪丝，“去旧金山前，我想对大家说几句话。”

他再次看了一眼纸条。“在这万国宫里，作为与纳粹政治斗争的前线，整个世界是不会遗忘的。你们的名字将会被铭刻在大理石上。学童们将会像熟知那些将军们的名字一样记住你们的名字。我们的坚守依靠两个方面的坚持：为全世界辛劳工作；为伟大的意义而工作。在这战火纷飞的世界，我们在艰难的时刻仍保卫着我们的旗帜，那就是‘这个世界仍有理智与思想’。我由衷地感到骄傲——你们应感到骄傲——我们守护了我们的旗帜。”

他真挚的爱尔兰口音和澎湃的话语让一些人热泪盈眶。

不断响起的电话铃声听上去像是现代音乐伴奏。

“我已私下参与制定新国联的计划，我向大家保证，你们都将是其中的一员。这一次，这一次我们要让它运转起来。”

“快听，快听，”M·瓦利瑞-瑞道站在莱斯特的椅子旁，仿佛是他在宣布着自己图书馆的回归。

人们用掌声热烈回应着。

“你们应感到骄傲！我们的旗帜永远飘扬，我们的出版物从未断刊，一期也没有，《月度统计数据公报》和《战时配给与消费》都是如此！我们的每周《流行病学记录》已经坚持整整二十年了，还有《健康公报》，抱歉我不能列举所有的工作，但我们确实坚持着我们的事业，我们向全世界展示我们仍在这里，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出版和发行我们的出版物。”

更加热烈的掌声。

“是的，有些人或许认为这只是一个官僚机构。可还有什么比为这个世界提供正直和可信的服务更重要的呢？提供这种正直、可信的

信息不就是为了做出正直和可信的决策吗？历史上没有任何人和组织将自己奉献到这个国际间的合作事业中来。这难道不是一个伟大的贡献吗？”

“现在我要说的是——我已与一些人私下里聊过，现在我希望公开且毫不含糊地指出：你们听到的关于监督委员会将清算国联事物的事全属谣言。国联是不会被解散的。”

热烈而又持久不断的掌声响作一片。安布罗斯和伊迪丝相视一笑。

“未来将会有各种形式的会谈——法律和行政上的——一切关于新国联的构架问题。但一定会有一个新的国联。永远不会有我们的国联被‘出售’的事。我这里只需要简单引用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1]最近关于一个‘更大、更好的国联’的讲话来印证我的承诺。我们自己总议会的主席，勇敢的挪威人，卡尔·哈姆勃罗，在美国的一个杂志上明确地说过‘复兴国联本身就是个错误’……”

莱斯特戏剧性地停了停，人们有些吃惊地望着他，不相信自己所听到的话。“哈姆勃罗主席说过，这种论调本身就是个错误……”莱斯特继续用他特殊的爱尔兰口音强调道，“‘因为国联是如此生机勃勃。’国联不需要复兴，国联从未衰败过！”

听众报以激动的掌声。

“今天的你们就是国联的化身，在过去那些冷酷的日子里你们一直都是……”伊迪丝梦想着莱斯特是一直在注视着她。“你们是这个伟大存在的证明！”

她热泪盈眶。她看见身旁的安布罗斯也用指尖擦了擦自己的眼角。

“战争期间议会一直停顿着——国联大会也一直没有召开。甚至监

[1] 科德尔·赫尔，时任美国国务卿，曾为律师，后当选美国众议院及参议员议员。在威尔逊总统执政期间(1913—1921)，他坚信降低关税，撤除其他贸易壁垒有助于保障世界和平。他赞成威尔逊倡议建立的国际联盟，并认为美国如果不支持这个组织，就会导致世界和平的瓦解。

督委员会也没有召开过。是谁让这里坚持下来？是我们的职员们，是你——你，是你们让国联坚持了下来。"

他停下来望着四周，在所有热切的目光中巡视一周。

"旧金山的世界和会中你们的利益将会得到考虑。美国已经加入到国联里来，这毋庸置疑。大家知道美国人也是敦巴顿橡树园协约国，美国将仍是世界组织的成员。美国不参加国际组织的日子早过去了。"

真心实意的掌声在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中经久不息。

"苏联方面也会参加。"

更多的掌声。

"除了德国人和日本人……"

大家都笑了。

"但只是这次。他们最终还是会回归到国际大家庭中间来的。"

这次只有依稀的掌声。

"我还有其他消息，也许同样重要。"

他的声音变得轻快起来，手中的纸条也放在了口袋里。"那就是巴伐利亚俱乐部将会再次开放。"

又是一阵笑声。

"我这周被那儿的新老板邀请去参观重新装修过的巴伐利亚俱乐部。这回可能不是我们记忆中的那个巴伐利亚了，这次有时髦的新天花板，这可比我们记忆中的老地方好多了。还有很多气派的吊灯，用拉丁语说简直就是破晓之光，你们这些拉丁文专家们都知道我的意思，那永夜之后的，便是光辉！对于我们新世界的巴伐利亚可真是贴切。"

这倒让伊迪丝悲伤地想起发音接近的洛克斯来，勇敢的洛克斯或许也听说了新世界秩序就要开始了吧。

"不久后我们就会见到各国政要、新闻报道者、国联职员，我们肩并肩地站在一起迎接新的历史时刻的到来。"

笑声连连。

"我记得——你们也一定记得——一战结束时德国总理施特雷泽曼[1]和法国总理白里安挨着肩膀，像亲密同志一样和我们一起去巴伐利亚的情景。国际间的同志关系一定会回来的。届时往日即将重现……"

"听听，听听，"M·瓦利瑞-瑞道和其他几位在那附和着。但这种全世界皆志同道合者的情操在他们中尚不敢寄予太大希望，现在似乎还早了点。

"我们的同事很快会从他们长期分散的岗位上回到日内瓦来，从蒙特利尔的劳动部，普林斯顿的金融部以及华盛顿的药品检验局那里回来。伦敦的财政部也是，我希望他们也带回来我们的钱。"

笑声阵阵。

"我们国联有世界上最好的译员、摘录员和国际化培训的速记员。也有世界会议的优秀组织者——这是我们创造出来的精英——还有最好的国际行政人员。"

笑声中一些人相互拍拍彼此的后背。

看着大家高兴的样子，莱斯特接着说道，"继续拍拍诸位同僚的背吧，你们应得这份荣誉！"

这下子大家拍彼此后背的声音更响了。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在人们的掌声中他做了一下安静的手势。"为了我们代表们即将来临的旧金山会议之旅，我宣布今天放半天假。我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去巴伐利亚俱乐部共进午餐，在那里我可以和诸位每个人说一声再见。"

在M·瓦利瑞-瑞道的搀扶下，莱斯特从椅子上下来，整个过程中

---

1 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1923年担任德国总理，后来从该年到1929年就任外长。在他当政期间，由于起义减少、经济复苏，所以共和国能够休养生息。1925年，施特雷泽曼与协约国签署了罗加诺公约，恢复德国在欧洲的外交地位。德国凭着确认其西部边界，成功与邻国修好。在施特雷泽曼的帮助下，德国在1926年加入国际联盟并作为第六个常任会员国。德国也停止了裁减军备。虽然德国在多方面都略见进步，施特雷泽曼仍然被他的政敌批评，被指为采取"屈从政策"。

掌声一直不曾停歇。

没有人去理睬那些响个不停的电话。

“说得真好。”她边用手绢擦眼泪边对安布罗斯说道。

“是啊，真是一个精彩的演讲。虽然他忘了科德尔·赫尔现在已经不是国务卿了。”他哈哈笑道。

“哈哈，我们这里可有些与世隔绝呢。”

他们一起走向莱斯特，持续的握手是唯一能够表达这个美好时刻的方式了。

“肖恩，巴伐利亚真的装上了枝型吊灯吗?”安布罗斯清了清嗓子。

“是的，”莱斯特也尽力让自己激动的情绪平复下来，回到往日里的语气。“这次风格很不一样，我可以看出未来国联必将富有朝气而自信。是个好兆头啊。”

她也回到工作的状态中。“那些老同事们这次回来见到这些吊灯后一定会大吃一惊。”

“国联巨头们的讽刺漫画还在吗?”安布罗斯忙问道。

“还在那。我们有可能见到德叟和克伦回来。”

“你当然会尽快赶回爱尔兰与家人团聚吧……大概多久没回去了?”她问道。

莱斯特声音有些沙哑，“你知道我最小的女儿也从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变成了个十八岁的大姑娘了，这些年我一直不在那儿……”

他理了理情绪。“不论如何，我总算是可以从我家院子里的石头下面取出我的秘密日记了。”

“那可一定会是本畅销书呢。”她安慰道。

他好奇地望着她，“你认为它有可能出版吗?”

但还没等她回答，他接着摇着头：“太多有争议的观点在里面。我在日记里可发了不少火啊。”

“这个时候需要有争议的观点。”安布罗斯鼓励道。

"或许是这样。"莱斯特也觉得事实如此。

莱斯特再次和他们握了握手，深切地望着他俩，"谢谢你们这些年来一直在我的身边，真不知道这些年该算是好还是坏了。"

他随即对安布罗斯说道，"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能和我们一起去旧金山就好了，我们需要你。"

莱斯特想了想继续道，"希望你能把工作上的事处理掉，回到我们身边吧。"

"我会考虑一下的。"安布罗斯回答道。

"这里永远有你的位置。"

莱斯特转身去与其他人交谈，伊迪丝提醒着身边的安布罗斯。"旧金山会议后你在这里也会有个职位的。否则莱斯特也不会让你和我们一起去了。"

"或许吧。"

"你已经恢复名誉了，亲爱的，原谅我这么说，你已经回来了。"

"听上去像这样。"

"刚才的演讲让人觉得战争结束了，不是吗？另外一场战争结束时你在哪里——停战日那天？所有人都记得那天自己在哪。"

"我当时在法国前线。那天感觉确实挺怪的。"

"告诉我。"

"当时我搭乘英国五十六师的救护车赶去一个战地医院——那是正式停战协议签署前的一个小时。我们的一位担架员被子弹射中牺牲了。我们当时都以为这是停火前的最后一次射击了，他也是战争中最后一位牺牲的士兵——这是最差的运气了。后来我们发现沿线像这样的例子实在不少，很多人是在最后一刻被打死的。"

那一刻安布罗斯陷入了往日的回忆里，之后，他笑了笑。"哦，还有一件事——停战日那天我气得流泪。"

"为什么会生气？"

“贝当[1]和他的将军们，我觉得他们实在是太差劲了。”

“德国人本来可以被痛揍一顿？”

“是这样的。”

“我当时觉得战争结束得太快了。”

“你呢？停战日那天你在哪？”

“和你的停战日相比实在乏善可陈。”

“告诉我你的停战日。”

“在格林尼治标准时间的第十一个时区，事实上当时是傍晚，我们的早上，我们庆祝着这一时刻——或许消息是在全欧洲同时发布的。我当时在悉尼大学选修科学——那是我的第二年大学生涯。我们和埃尔金在实验室里，一位讲授社会公共事务的成员跑进来告诉我们战争结束了。他当时哭了。看见一位老师哭可是很怪的感觉。我们穿着白色实验室服，手里拿着试管或什么东西，一动不动的样子。直到他招呼我们到实验室外面去，还说那天全校停课。啊，当时可真是……”

“什么？”

“我刚想起后来去马丁会所庆祝的时候谁在我的身边——一个叫亚瑟·塔克曼的学生。”

他是高个子的朋友。

“你没事吧？”安布罗斯问道。

“哦，这让我一下子想起了在澳大利亚和停战日的很多往事——一下子想起了太多事。”

他搂住了她。

她看着安布罗斯。“那个高个子——我告诉过你那个事件。我又想起他了。”

那天高个子也来了。

---

[1] 贝当，二战期间法国维希政府首脑。

"我想我们需要忘记一些没有必要记住的事。"

"想起来就让我恐怖。好像他仍在控制着我。"

伊迪丝望着四周和她一起在战时工作的同事们。

这是她以这种关系和他们相处的最后一天了。从旧金山回来后一切都会回归正常化。每位在图书馆工作的人都会回到他们原先工作的岗位上去，他们中的一些人再也不会来了，新的同事们将会加入进来。

珍妮走了过来。

"我们正在说停战日那天我们在哪呢。"

"让我告诉你那天我在哪!"珍妮眨了眨眼说道，"喝点酒后我再告诉你。"

"我们去巴伐利亚吧，"安布罗斯建议。

珍妮嚷嚷着，"快点啊，伊迪丝，这是我们的半天假啊。你被指定为我们乐子俱乐部的头了，我们走吧。"

珍妮其实一直希望能去旧金山的，可这次去的小组里并没有她。

* * *

大家到巴伐利亚俱乐部的时候，迎接他们的是那里的新老板和员工。以前的员工现在全换了。天知道他们现在都在哪儿。

所有人都对这里的装修大呼小叫起来。

私下里伊迪丝更喜欢当初那个烟熏火燎、昏暗陈旧的巴伐利亚。

她很高兴看到墙上德曳和克伦关于国联人物的讽刺漫画作品还在那儿。

"我在这里认识的罗伯特，"她对安布罗斯说道，"他当时在追我，我想，他是在这向我求爱的。"

今天看来这是否还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呢?

这个问题她自己一直在问自己。

她微笑着想起当初自己作为刚来国联的年轻职员的生活。她自己设计了一些代表桌上的文具和信纸，把它们做好并放在相应位置上。很多都被代表们当作会议纪念品了。

她当时去巴伐利亚俱乐部，手里拿着两个新文具架，她是去找安布罗斯的，可却发现了在拐角桌子那儿写东西的罗伯特。

“马上要开始了。”她推开人群向他喊道。

“要开始什么了？”他正集中精力写东西，不管是什么占据着他的大脑，他显然没有往正在结束的国联会议上去想，国联已经要宣布放弃战争了。

“你在说什么？伊迪丝·坎贝尔·贝莉，什么要开始了？”

她尽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外交上的平静。

只是她自己也没想到她有种想保护这位忧心忡忡的记者的念头。在她看来，他对生命总是有种悲观的看法。她觉得告诉他这件重大消息只会让他愈发对这个世界无望。为此她感到遗憾。“国联要宣布放弃对轴心国的战争——《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和平协议即将启动。”

他对她笑了笑。“比尔斯说过和平只是战争间的骗局罢了。”

“啊，你认为各国将会对这个和平框架阳奉阴违不成——你简直就是个情势变更原则的追随者。”她第一次这么尖刻地对罗伯特说话。但这么一说他倒也让她觉得好像罗伯特是个很中立的人似的。她知道自己在用她新的外交上的那一套在尽力说服着他。

她没法坐在他旁边。他的目光似乎可以看穿她，而他本人总是一副时刻要把她拉过去的样子。

“情势变更原则，”他重复着，再次看着她，盯着她的同时点头笑了笑。“我很高兴你知道情势变更原则这个说法，伊迪丝·贝莉，这样可真好。”他饮了一口酒，“这回我可轻松了不少。”

“你不明白这有多重要。这是第一次国家间集体讨论休战问题。你还不明白吗？在和平框架下，这个世界原有的逻辑会发生改变。这就是马上要发生的事！”

他看上去并没有被她说服。

“这里——这是这个历史时刻的纪念品。”她给了他一个会议专用的文具架。

他拿着它，吃惊而又高兴，上下不停打量着这个工艺品。

“谢谢你，伊迪丝·贝莉。”

她在他的注视中转身走开，走向安布罗斯那边。

“他们要宣布了。”她对安布罗斯说道，“他们将要放弃战争了。”

“我听说了。一小时前这个消息在万国宫就被四处传播了。”

“咱们得来点香槟庆祝一下。”

“好。”

伊迪丝提醒自己重大历史事件即将写就。好笑的是，她对这段历史的贡献是她设计的文具架。

* * *

她的眼中再次泪光闪现，这次是为了她与罗伯特的失败的婚姻关系、她曾对安布罗斯的伤害，还有那些青涩时光中的一个个错误。

有关罗伯特的点点滴滴是她今日记忆的一部分吗？

她望向安布罗斯。“你从没嫉妒过罗伯特吗？”

“我有。”

“你有？”

“为罗伯特。”

“为罗伯特，”他们碰了碰杯。

“总体来看，你好像没怎么害怕过他。”

"总体来看？总体来看我们都会死去，伊迪丝。"

她抱了抱安布罗斯，之后走到身边的朋友们中去与每个人拥抱了一番。

她拥抱着珍妮，"一切都不再像以前那样了，不是吗？"

珍妮望着她，"我俩之间也是这样？"

她指的是巴伐利亚。

她挽着珍妮的手，注视着对方的眼睛。"我以前大学的拉丁文校训是'繁星纵变，智慧永恒[1]'。意思是尽管星空变幻，我们的精神依旧……我们永远不会变的，我的珍妮。"

"真的吗，伊迪丝？"

伊迪丝感到阵阵凉意，"一定的，一定的。"

可当她说出这些时，自己的话也变得软弱无力起来。

珍妮静静地注视着她。

自从阿维诺事件后她们就再也不是当初的彼此了。虽然双方都在尽力地掩饰，好像什么也不曾发生过。

战争期间她们一直戴着这副面具，可现在这种伪装再也遮掩不了了。

真该死。

"我们会让一切变好的，珍妮，我们会尽力尝试的——你一定会见到的。现在是新的开始，我们会……"

她们凝视着彼此的眼睛，伊迪丝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了。

这是战争留下的另一个后果。战争留下了太多的遗憾，只不过是被艰难时刻掩盖着罢了。

一切都将变得不同。不仅仅是和珍妮。

她望向四周庆祝的人们

---

1 悉尼大学的拉丁文校训。

或许安布罗斯不会变——但也说不定，他也会变吗？

一些人开始唱起歌来。

她在四处张望的时候仍然挽着珍妮的胳膊，可珍妮的手却是冷的。

她知道这些人中哪些将会留下来，哪些将会离去后再也不回来了——重新开始他们因为战争而延误的普通生活。

回到他们平庸而又幸福的生活里去。

她回头望向珍妮时发现珍妮已经不见了。

她也不知自己是如何失去珍妮的。

她们彼此都放了手。

"回巴黎吗，珍妮？"

"马上就回去。"

"太好了。"

"一路顺风，伊迪丝。"

"一路顺风，珍妮。"

两人泪眼朦胧。

伊迪丝让自己转过身去。

她走向安布罗斯，让自己坚信他是不会变的。他还是那样的优雅、从容，是的，他是不会变的。她吻了一下他的面颊，告诉他自己会再来两杯，之后便从人群中穿过找酒去了，就像她曾经有太多、太多次在巴伐利亚度过的那样。同样，也是为了能找回那些更为强烈、美好的回忆，把它们一同铭记在这个纷乱的日子里。

# 载人历史的一天

当联合国专列驶入旧金山站时，伊迪丝透过车窗四处寻找着斯威赛尔。

她看见他穿着一身粉红色的衣服，手中举着一个海报："欢迎国联：第二部分"，他们每个人的名字都写在上面。

他把自己的名字也用大写字母印在最下面一行。

像是生怕别人忘了他似的。

她不禁莞尔。他身边围满了人，看上去都是来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可她一个都不认识。

车站上站满了各色接待团体，显然他们都在等这辆从纽约开来的专列。

一些会议官员举着他们自己国家代表的海报，而穿着制服的司机则纷纷举着名牌，或者准备着豪华轿车，她又转身望向其他人。

"这里会有一个招待酒会。亲爱的斯威赛尔举着有我们名字的海报，上面还有他自己的大名。真是个典型的美国佬。"

"斯威赛尔总怕别人认不出他，"安布罗斯起身从头顶的行李架上取下行李。"每次见到他他都会介绍一遍自己。"

安布罗斯把他们的行李交给了服务人员。

"斯威赛尔可真是个怪家伙。"拉韦迪从他的椅子上站起来，抖了抖裤子上的灰尘。"可真是个无处不在的人物，但他到底隶属于哪个正式机构啊？"

"毫无疑问他已经找到了个好职位，"安布罗斯说道。"你们去探究一下他的称谓到底是什么吧，我去找一两个门房来帮我们。"

"我很高兴他在这 毕竟他是我们的一员，"莱斯特站起来伸了伸

懒腰。"这让人有点回家了的感觉。"

"别忘了他现在供职于国务院，"拉韦迪提醒了一下大家。

"我想他会照顾我们的，"莱斯特说道。"他和罗斯都是那种活动能力很强的人。"

他们走下火车，在黑人服务员的帮助下走出了站台。

"安布罗斯，"莱斯特说道，"你来帮我们付小费吧，我觉得在美国付小费可有点费神。"

"没问题，"安布罗斯转身去应付那些服务生。

他为什么觉得安布罗斯知道该如何应付美国人的小费呢？

"盖瑞格和吉尔奎斯特也应该来的，"伊迪丝他们向远处人群中的斯威赛尔挤过去。

她不知道是否像往常那样他那儿还会站些安保人员或者其他什么来充场面的人物。

她挤开人群和斯威赛尔拥抱了一下。他把她拉到怀里时手中的海报甚至抵到了她的脑后。"哦，亚瑟……"

"谢天谢地你来了，伊迪丝。这下可好了。"

他们彼此拍了拍背，仔细打量着彼此。

"亚瑟，你在这可太好了。我们都说不了美国腔。"

她努力抑制着自己的情绪。"我们再次团聚可真是太好了。"喜悦的泪水顺着她的面颊流了下来。

"那位是我们神秘的安布罗斯先生吧？"

"啊，是他。"

"我从秘密情报网那听说过他，"斯威赛尔说道，"你和他还……在一起吗？他现在为代表团工作？"

"不算是，他是我的助手。"

斯威赛尔做出一副明白了的样子点点头。

"哦，没有什么秘不可宣的，亚瑟，我想他算是我们的正式工作人

员了。"

他们望着四处张罗搬东西的安布罗斯。"很多事件后面都有他的大力支持——他有很强的人脉和能力。和我一起工作非常有成效呢。"

"我记得他，当初我们刚到国联工作时就有印象——他可算是号人物啊。1921年，他乘坐国联专列从伦敦去的日内瓦。现在他再现了这段历史，乘坐联合国的专列来到了旧金山。真是个不错的家伙。"

"他是的，一个不错的家伙。"

"还是个间谍吗？"斯威赛尔咧嘴笑道。

"哦，毫无疑问。"

"感觉他曾经被误解过，"斯威赛尔说道。

她挽着亚瑟的胳膊。"英国人从不认为他是间谍。"

亚瑟微笑道，"现在看来战争期间每个人都是个间谍。我们最终都变成了间谍。"

莱斯特和拉韦迪走了过来。伊迪丝可以看到他们脸上洋溢着快乐的神情。他们彼此用力握着手，用力敲打着彼此的背部。他们曾在一战后一起建立了一个伟大的文明，可战争却让一切分崩离析。

现在他们将再次创建这个文明。

这些男人们激动地大声谈笑着。

"不光美国参加了国联，现在国联就在美国！"斯威赛尔说道，就像往常一样，暗示他在其中做了不少工作。或许最终的确他是做了些工作吧。

"说得好。"

她的情绪仍未平复，她望向斯威赛尔四周的人们，这时才意识到他们可能并不是和斯威赛尔一起的，只不过是太多人挤在一起罢了。这些人有官员和军官，他们还在等着走出站台的人们。

"哪些是我们的人？"她悄悄问斯威赛尔。

她看得出莱斯特和拉韦迪也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亚瑟回答道，“目前为止，就是我了。”他做出一副脱帽鞠躬的华丽姿势。“我是你的接待方——等一下会有正式的欢迎活动。”

“这下我放心了，”莱斯特说道。

“我们有一些临时雇员，”斯威赛尔解释着，“这里可不是日内瓦，还没配备优质的打字机。你知道现在一切还是千头万绪，一片混乱。”

莱斯特和拉韦迪看着走过身边的人群。“我们在火车上见到了维克多·胡，他算是我们唯一认识的人了。”

“我们有官方接站人员的，但不在站台这。外面有我们的车等着，我会找个搬运工来。”

“安布罗斯去办这事了。他这不是来了吗，”伊迪丝说道。

安布罗斯夹着报纸和杂志，身后跟着两个戴着红帽、拉着推车的黑人搬运工。

他和斯威赛尔拥抱在了一起，她能感觉到那份真挚与亲密。拥抱着彼此，贴着脸颊，亚瑟拍拍安布罗斯的背。

随即亚瑟脱开身来，“可以了，安布罗斯——不然人们要说了。”

“你看上去不错，亚瑟。”安布罗斯的语气中带着感情。

“哦，我还是吃得有些过量呢。”

“战争一结束，我们都有些过度饮食了。”

安布罗斯告诉大家搬运工会来负责他们的行李和文件箱那些重东西。

拉韦迪问道，“他们给我们派车过来了吗？”

伊迪丝猜他一定以为这里有个管弦乐队等着呢。

斯威赛尔听到后接过话头，“全在这了，亚历克斯——我找了些出租车载我们去酒店。现在这个城市可是一团糟。先把诸位安顿下来再说。”

她决定一切听天安排了。“是啊，我们先去酒店吧——我太想泡个热水澡了。”

“我需要来杯杜松子酒，”安布罗斯说道。

“我们会给你来点杜松子酒的，安布罗斯。只要你不在酒里面加什么滋补酒或任何造作的解酒料，我们就只在你的杯子里放点橄榄和少许苦艾酒，我们管它叫鸡尾酒。”

“听上去不错，”安布罗斯说道，“不过我可能不需要加橄榄。”

斯威赛尔带领着拉韦迪和莱斯特走向出租车。

安布罗斯指挥搬运工将行李从车站搬出来。

去酒店的路上，莱斯特告诉亚瑟当联合国专列路经纽约的情景。“当时的情景真是感人。每一站人们都在朝我们欢呼。我知道他们不是为国联而欢呼，但全新的联合国这个概念让市民、市长或是城市管理者们都站在站台上为之欢欣鼓舞。有时候我们去外面散散步的时候会和他们聊几句，感觉棒极了。”

“我们再次创造历史，”斯威赛尔热切地说道。

身边的人们都笑了。斯威赛尔看看大家，不知道什么地方把大家逗乐了。

出租车抵达酒店，大家纷纷打量着这个住处。斯威赛尔显然看出大家有些失望的样子，连忙解释道，“诸位，别忘了，现在住宿非常紧缺。苏联人要最好的房间，美国人、法国人都占了好房间——争得不可开交。现在乱成一片。这个酒店还算体面，事实上里面比看上去要好多了。”

“而且英国人总以为他们的是最好的。”安布罗斯揶揄道。

“没错。”斯威赛尔笑道。

拉韦迪询问他和莱斯特是否需要先听听简报。

“等安顿好再说，亚历克斯。等一下官方人员会过来，”亚瑟说道，“现在，先休息一下，看看景色。”

伊迪丝，亚瑟和安布罗斯相互眨眨眼。酒店算不上高级，他们在纽约可是住在相当气派的塔夫脱大酒店的。

斯威赛尔继续说道，“我认识这儿的经理——他叫特里曼·劳

德——有事找他。绝对的皇室服务，你们可是上宾。”

上了岁数的侍者迎向安布罗斯来帮他拿行李。“你们一定会受不了我们美国式的热情款待的，相信我。”

众人走入大厅。看得出来这里显然有相当的年头了。

“洗个澡，让自己放松放松，”斯威赛尔说着，“我明天来看大家。有任何事可以找特里曼，提我的名字就行。”

* * *

伊迪丝躺在浴缸里，浴缸边上放着杯杜松子酒和奎宁水，对这里的热水很是满意。

大家都没有尝斯威赛尔推荐的鸡尾酒。

“你有没有期望着在站台和酒店大堂里见到欢迎我们的人？”她向隔壁房间的安布罗斯喊了一句。

“就像亚瑟说的，那里迎接我们的只有一片混乱。会有宴会和舞会的。和简·奥斯丁说的一样，都是些无聊的舞会。”

“我不信她说过这话。最起码舞会上有很多鲜花吧。”

她听见他嘴里不断重复着“无聊的舞会”。

她笑了。“亲爱的，这是我第一次听你这么说，当然，不光你会这么说的。别忘了美国人可不喜欢花天酒地。你在大堂那里登记的时候有见到什么吗？”

“没什么官方的东西。就是酒店提供的针线包，我们每人一个。莱斯特和拉韦迪拿了他们的。我没拿，估计我们用不着那东西。”

* * *

会议第一天的早餐，大家的情绪颇为高涨，四个人都很享受这顿美

式早餐。

"来这享受了美式早餐，"安布罗斯说道，"最起码一天一次。"

"饭菜中没有比早餐更能体现国家差异了，"莱斯特说道。"这最能说明不同国家的人是如何对待新的一天的。"

"我实在不理解为什么人们把早餐视为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安布罗斯说道。"晚餐不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吗？也有人会说三餐都同等重要，但我会说一顿好晚餐可是支持人到第二天的，不是吗？"

"我们可以叫健康部做一个有关早餐膳食的研究，"拉韦迪说道。

"他们做过，"伊迪丝说道，"《营养膳食报告》，1937年。"

"想来想去，"安布罗斯说道，"我早餐后从来没做过什么重要的事，午餐后，有。晚餐后，有。早餐？从没有。"

"今天亚瑟会来接我们吗？"拉韦迪问道。

伊迪丝说联合国大会开幕式的座位对号入座，入场证等一会有人会送过来。

"他们没有给我们打电话吗？"拉韦迪很不高兴，

"我有种感觉，估计我们得自己去了，"伊迪丝说道。

"他们总会派车来吧？"拉韦迪再次问道。

"哦，对的，"伊迪丝记下这件事准备给斯威赛尔打电话安排接送。

"我去服务台看看我们的入场证送来没有，"安布罗斯说着，同时向伊迪丝眨了眨眼睛，拉韦迪的生气让他觉得有点好笑。

不久，他回来摇了摇头。"我估计我们得自己去了，给斯威赛尔打电话没人接。"

伊迪丝宽慰道，"这就像一战前的日内瓦大会，还有1932年那次裁军会议。记得那次席位的麻烦吗？不同的安排顺序——外交官看台、代表入口、记者区、国际组织看台、公众区——所有不同的席次，不同的入场证和入口。当时美国政要还要求坐在外交席位上呢。"

"妇女组织要求她们要有自己的席位和专门的入场证，"莱斯特回忆

道。“我现在还记得那位咄咄逼人的丁曼女士。”

“联大会议总是最热闹的时候，”伊迪丝不禁摇头。

“我记得以前亚瑟的一件事，”安布罗斯说道。“他和卡敏斯会后四处找出租车，后来找到一辆司机坐在后座睡觉的出租车。后来斯威赛尔坐在驾驶的位置把他们送回了家，而司机还继续在他的车里睡觉呢。”

“你知道亚瑟有好几次被国联内部审查的事吗？”莱斯特说道。

“你的意思是？”伊迪丝好奇道。

“当时负责情报部的康莫特并不信任亚瑟与外界的交流内容——他的信件、媒体讲话等等。我们也可以说他是不信任斯威赛尔老往外面跑的那股热情劲。于是亚瑟与外界官方交流的内容被秘密收集、整理和检查。最后，当然了，与局外人相比，他们对斯威赛尔有着和我们不同的看法，我们当时不得不忍受这个家伙让人受不了的热情劲儿。”

莱斯特转过头来对伊迪丝说道，“新的组织里你想做什么，伊迪丝？”

“我可能会退休啊，”她开玩笑道，“有可能去种玫瑰。”

“我不信，”莱斯特说道。“你必须告诉我想做什么工作。你也是，安布罗斯。你能展示自己才华的时间可并不多。把你想做的工作写下来给我，我可以把它递给卡道更。或许希斯[1]这次负责更高级别的任命工作？”

“我希望在欧洲做一些福利工作，比如说重建工作，”伊迪丝说道。

“把你想做的写下来，”莱斯特重复道。“说明你的薪金要求，这次可不要谦虚。”

在等着入场证送来的这会儿，他们坐在客人都走光了的早餐餐桌边，聊着过去的一些轶事。

“安布罗斯，去看一下门票送来没，”伊迪丝说道，“时间快到了。”

---

[1] 阿尔加·希斯，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的顾问，起草联合国章程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秘书长，战后联合国执行总秘书长。

“正式的开幕式四点半才开始，”莱斯特说道。“不需要神经过敏。虽然我们与希斯和其他人有些事要商量，应该还来得及。”

“我真想现在就拿到那该死的入场证，拿到所有的会议讨论稿，”伊迪丝变得有些着急。

“典型的伊迪丝，”莱斯特微笑道。

她朝安布罗斯喊了一句，“给亚瑟再打一次电话，给盖瑞格也行——他也为会议工作。”

安布罗斯向她老远敬了一礼。

“我都不知道我该准备些什么，”莱斯特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我不知道他们想要知道什么。我准备了一些相关文件，但我现在满脑子想着各种问题的回答。”

“第一天我们不需要准备深入地讨论什么问题，第一天仅仅是个形式，”拉韦迪宽慰道。

“我准备了一个总发言——一个历史性回顾。”莱斯特说道。

“显然到时候你会被早早叫去发言的。”伊迪丝分析着。

“还有这该死的俄国人问题。我是不是该说欢迎他们回归到我们这来？毕竟是我们把他们赶出去的。现在他们对这次会议拥有一半的影响力了。”

他们各自回了房间或四处散步，安布罗斯则继续在那联系斯威赛尔。

伊迪丝在酒店四周逛了逛，却发现自己心情愈发糟糕。

中午他们又聚在了一起。

午餐后，他们猜测着战后的世界将会有什么变化。

“对于俄国人担任联合总秘书长你怎么看？”安布罗斯向莱斯特问道。

“我只想回爱尔兰去钓鱼了。”

“我认为刚开始的这一年你应该留在这，帮助这里把各项工作建立起来。”拉韦迪说道。

“也可能十七一年吧。”

“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安布罗斯说道，“战后计划一定不少。这将是一个最理想的世界。希望我能在某个计划中有所作为吧。”

大家都笑了。

“我想我们应该重启《布鲁斯报告》，把它作为会议议程，”拉韦迪说道。“那个报告里有详尽的计划。我们组织重建的基础内容都在里面。”

伊迪丝差点忘了这个《布鲁斯报告》里有关于国联改革的内容——这些措施因为战争而一直无法执行。

“我认为布鲁斯是我们曾有过最好的议会主席了，”莱斯特感慨着。

“他确实不错，”拉韦迪点头称是。

“比白里安还好？”安布罗斯问道。

“我是这样认为的。”莱斯特很是肯定。

他们边聊边等，但好心情正渐渐褪去。

到了下午三点，除了几个电话外，入场证还是没有送来。

拉韦迪的脸色十分难看，莱斯特也坐不住了。

伊迪丝考虑着给澳大利亚代表打电话，但她从未见过爱瓦特或弗德尔。除了她回家探亲以外，她意识到她已经离澳大利亚政界太远了，找人帮忙的事恐怕不太可能。

他们所有给会议组织者的电话和口信都由高效率的军方接线员转递了，可到现在都没人回复一下。显然会议大厅那里一定乱糟糟的。

“要不要我们现在直接去？”安布罗斯建议道，“找到我们的座位。”

“这也是个办法。”莱斯特说道，“再等一分钟看看。”

“我拒绝这样被人忽视，这岂不是让我们难堪？”拉韦迪愤懑不已。

莱斯特同意道，“我同意，亚历克斯[1]。我不希望从人群中挤来挤去地找位子。”

---

[1] 亚历克斯，拉韦迪的昵称。

"我可以先去，拿到我们的入场证，之后赶过来，"安布罗斯边说边看了看表。"时间或许来得及。"

伊迪丝看了看表。酒店前台告诉他们出租车十五分钟就能赶到会场。

她走出去站在酒店大堂那，心中积郁的烦恼让她始终无法集中精神。应该听安布罗斯的建议早点去大剧院的。

现在他们卡在这了。

她知道组织召开新的世界组织大会该有多少艰巨的组织工作。这些她都理解。可是，组织者应该有最起码的外交礼节吧。

正当她在大堂那里焦急地等待时，一个开着摩托车的军方信使赶了过来。

总算来了。她不耐烦地看着他停好摩托车，拿下手套和护目镜，从车后座中取出一份快件。

她紧跟着他来到前台，听到这位下士在找莱斯特。

她立刻走上前去。"如果这是给国联代表的，给我好了。"

下士看了她一眼后便把包裹递给了她。

她在上面签了字。

她立即要服务员去叫出租车——立刻去叫。

服务员把门童叫了过来，后者随即走到街上响亮地吹了一声口哨。

她几乎是跑着赶到休息室的。

马上要四点了。离会议正式召开还有三十分钟。

到休息室的门口她边大声喊道，"入场证！"边把它们高高举在空中，"刚由摩托车送来。"

"谢天谢地，"莱斯特说道。

他们全站了起来，紧张感少了许多，大家总算是有了些许笑容。

莱斯特和拉韦迪拿起了他们的手提箱。

"我去叫出租车，"安布罗斯说道。

"我已经叫了，"她说道，"车在路上。"

她把信封交给了莱斯特。"写明是给你的，总秘书长。"

他边打开信封边向大堂走去。

突然他停下来望着大家。"这里只有一张入场证。"

他们全停了下来。

"或许这是张会议的总入场证。"安布罗斯猜测道。

莱斯特又读了一遍。"上面说得很清楚，'一人'，还有一个座位号。"

莱斯特望向拉韦迪。

伊迪丝问他能否让自己再看看入场证，好像他没看清楚似的，她相信自己能读清楚上面的意思。

他盯着她拿过入场证。

她仔细读了一遍，明确无误。这是张一人用的入场证。她把它还回了莱斯特，哑口无言。

她实在无法理解，"这是个失误，"她断言道。

"你必须去，肖恩，"拉韦迪说道，"显然你必须去。"

他尽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做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莱斯特把入场证递给了拉韦迪，"亚历克斯，你去把—— 我要你去。你有技术问题汇报。我去只不过是个象征罢了。"

"作为秘书长，还有谁比你更合适啊？"

"如果他们要我作为秘书长去的话，入场证上早就会写明的。我还需要入场证吗……？"

伊迪丝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毕竟执行委员会知道他们来旧金山了。他们也提供了住宿。这是第一次，她感到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我有特权指定你去，"莱斯特说道，"你可以作为我的代表。"

感同身受，伊迪丝也和莱斯特一样感到灰心失望。

"我宁愿我们谁也不去，"拉韦迪说道，"咱们和执行委员会再联系

一次。把这事解决清楚。看看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我们不可能拒绝参加的，"莱斯特说道，"这样就和他们一样粗鲁无礼了。"

他的动作和声音都变得僵硬。

"这一定是个组织性错误，"安布罗斯尽力用平和、控制自己情绪的声音安慰大家。"我们都知道这种事情有可能发生的。"

在今天这样的日子把事情搞糟，怠慢像莱斯特和拉韦迪这样的人物，这些错误实在让人无法原谅。她心里可真是不好受。

"你去吧，亚历克斯。我对这事没兴趣了，"莱斯特说道。

她和安布罗斯目睹着国联两位幸存的传奇人物为了入场证而争执不已。

她真希望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可现在巨大的痛苦让她全身僵直。这是这两个男人之间的事。

"你去，亚历克斯。我宁愿是这样，"莱斯特说着走向了电梯。

"我一到就去找执行委员会把这事搞清楚，"莱斯特说道，"我要去见希斯。"

他们站在那里看着莱斯特走向电梯。如同身体内部遭受了致命的创伤，巨大的精神痛苦之下他仍努力保持着尊严。

电梯门打开，他走了进去，随着电梯门的关闭，他消失在众人的眼前。

伊迪丝拉住拉韦迪的胳膊。"我和你一起去歌剧院把这事搞清楚。"

门童跑过来告诉他们出租车在外面。

她转身嘱咐安布罗斯。"你最好陪陪肖恩。"

安布罗斯点点头。他也对这一切震惊不已。"一个极其恶劣的错误。必须给予解释。"他摇了摇头。"我现在上去，喝点下午茶什么的。"

"或者爱尔兰威士忌，"她建议道。

"这种时候是需要来点爱尔兰威士忌了。"

安布罗斯总是让人有种安全感，这种感觉在生命中最坏的时刻就会发现，他有种让人感到安全的力量。

不过，她看得出这次安布罗斯也倍感艰难。

她和亚历克斯一起坐上了出租车。

路上除了偶尔发出一两声评论外，两个人沉默地望着前方。

* * *

歌剧院外排着数以百计的代表和参会者长龙。人们挤在一起，找会议入口，寻求助理人员，寻求文件资料，寻找自己的组织机构。

显然开幕式要延迟了。

媒体照相机的闪光灯闪个不停。

伊迪丝和拉韦迪挤过人群，看见前面的会议大厅。

一位海军中士检查了一下拉韦迪的入场证，看了一眼伊迪丝，示意这是一人用的。

"我们知道，"拉韦迪不耐烦地说道。"但必须也为贝莉小姐准备一个席位——是代表席。她是我的助理。我们等一下要和肖恩·莱斯特先生会合，他是国联的秘书长。你必须尽快找到他的入场证并递呈给他。"

"这不是代表楼层的票，"中士说道，"这仅是个人用观礼票。"

"我们是国联的代表，中士。我是亚历山大·拉韦迪，金融部的主管。"

"抱歉先生，这不是代表证。这是旁听席用入场证，"中士向上面指了指。"这是观察员入场证，先生。"

她和拉韦迪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他指的是离大厅很远的楼上第二旁听席位置，而代表和使团席则在一楼大厅。

浑身僵硬，语气冰冷，透着极度的怒火，拉韦迪要求中士带他去见联合国执行总秘书长阿尔加·希斯。

“在这个时候，先生，不可能。你挡着后面排队的人了，请站在一边。”

伊迪丝和拉韦迪回头看见许多不耐烦的使团成员正向这边望过来。这些人她一个也不认识。

他们退出了长队，而中士也不再理睬她和拉韦迪，开始检查起下一位来。

伊迪丝再一次挤到中士面前抓住中士的胳膊，问他首席旁听席在哪。

“你得先从这个大厅出去，然后绕到后面去。”

他尽力保持着耐心回答道。

“你确定这里没有弄错？”伊迪丝说道。“你能否和秘书处联系一下？能不能帮我找一下亚瑟·斯威赛尔？”

“女士，我没有时间联系任何人——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只负责检查入场证和疏导人流。”

她回到拉韦迪身边，而这时的拉韦迪像是急流中苦苦挣扎的昆虫，无力地被水流冲来冲去。“我去试试找找人，”她说道，“这真是一个愚蠢的错误。”

“我在我座位那等你。”拉韦迪说道。

她记下他的座位号码，随后他便从参会代表的人潮中向观礼席那边挤去。

伊迪丝从问询处前排着的长龙那里挤了过去，没有理睬排队人们的目光。她找到了一位海军中士。

在他面前，她拿出自己的国联委任书、她在国联的名牌以及所有能证明她身份的东西。她把这些证件放在这位中士面前的桌子上，解释着这些东西的重要性。

她要中士为她检查一下联合国的座位安排。

他看了一眼手中的名单，“女性选民联盟？”

她再次重复了一遍，“国际联盟。”

中士再检查了一遍，确认在顶层的旁听席上有一个座位。

伊迪丝随即要求对席位安排进行修改。“我是伊迪丝·贝莉，我是秘书长的总幕僚长。”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可以这么说自己。

她再次指着自己的这些文件。

中士看了一眼她提供的材料。

他做出不愿再碰这些东西的样子，好像碰一下就变成正式承认她的地位似的。

“抱歉，女士。这些文件对我没有什么用。我无法安排座席。”

伊迪丝要求去见能做出这样决定的人。

“官员都在议会大厅里面。或许明天可以见到他们。”

“我要求现在就见他们，”她说道。“我要求现在见到会议秘书处的高级官员，我要见执行委员会的人。”

中士不再听她的要求，直接开始回答其他人的问询。她站在那里将近一分钟，可他自始至终都不再理睬她。“对不起——我能知道你的名字、军衔和职位吗？”她问道。

他对她毫不理睬，忙着处理一位同样拿着阿拉伯语官方文件的人。

拿破仑说过，任何战略都应审时度势。

她现在剩下的战略又是什么？

虽然她没法俯身将桌子对面的这位中士领子揪住，可她还真想这么干。

随即，她总算是在人群中发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来自国际法庭的曼雷·哈德逊法官也在问询处外的人群中。“谢天谢地，”她对自己说，“总算来了个官方人物。”

她从桌子上收起了自己的各种证件。

她从人群中挤向他，“总算是见到公正代表了，”她庆幸地想着。

“曼雷！”

他们热切地握着手。

“伊迪丝——见到你真高兴。”

“曼雷，我非常需要你帮个忙。我们现在遇到一个糟糕透顶的席位问题。亚历克斯坐在顶层的闲人堆里。他甚至没有一楼会议大厅的座位。肖恩现在还在酒店里，我们没有入场证。”

哈德逊法官看上去怒气冲天。

“法庭一张入场证都没拿到。”他生气地说道。“我们被排挤在外了。整个法庭全被除外。”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叫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在这时盖瑞格走过来和他们打招呼。自从世界博览大会起她就再没见过他了。她知道他现在正为美国代表团工作。

遇见他俩他看上去很高兴。

她告诉他现在的窘境。“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我们没有入场证——国联没有，国际法庭没有——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没有。”

盖瑞格看上去有些心虚。“这些事不由我负责的。我现在简直要忙疯了。但我会想想办法的。”

“到底发生什么了，本杰明?”哈德逊法官朝他吼道。“我们为什么被排除在外?”

“恐怕是因为俄国人，法官。”

“俄国人?!”

“他们对中立方非常憎恨。爱尔兰人，比方说，被视为亲希特勒的一方——这就显然会把莱斯特挤走。他们反对国际法庭的奥利文，因为他是西班牙人，他们也不喜欢弗兰克。当然，他们还记恨着国联在1939年把他们赶出去的事。”

“这完全是强词夺理，”她几乎是在尖叫。“你提到的这些人都是国际人士。莱斯特在纳粹面前从未倒下。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国际事业。”

盖瑞格显得极度不安。“我会让美国代表团就此事和俄国人进行交

涉的——相信我，我们喜欢国联的人。我现在必须进去了。但是，伊迪丝，我担心如果我介入的话他们很有可能做出对着干的事。”

他四处望了一眼，用极低的声音说道，“别太信希斯这个老滑头。”他走几步又转身喊道，“你们住哪？”

伊迪丝告诉他是在加利福尼亚酒店。

“我有消息的话会给你打电话。”

她只能站在那里干瞪眼。想着一切可能的办法，但渐渐她的愤怒也开始平息下来，就像冷却的蜡泪，只剩下冰冷的挫败感。

曼雷无助地望着她，像个孩子一样。

“我真不明白，”她痛苦地说道，“我们怎么变成了敌人？”

“我得走了，”他淡淡说道。他离去的身影像是疾患缠身的老人，逐渐从建筑物前的大街上消失不见。

她本想追上去搀扶一下他，她总觉得应该做点什么来改变当前这个局面。

剧院前的门厅已经开始清场。联合国的第一次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

她听见礼堂扩音器传来熟悉的内容，关于会议安排以及注意事项之类的通知。这类通知她曾在太多的会议、礼堂和国家做过。

而她现在成了个局外人。

礼钟长鸣。

如果要吸引注意，闹事是个办法。她暗自想着。

她环顾四周，想找个可以对着干的人。

可她意识到四周一个人也没有。

眼泪差点掉下来，她把自己的证件放进包里，走向拉韦迪在的那个顶层观礼台的入口。

拉韦迪一定在那等着，她爬上安着铁护栏的两端灰色的水泥台阶。

在台阶上面她可以接近观礼台的大门，可海军士兵不允许她进去。

她四处寻找着拉韦迪。

他坐在倒数第二排。他坐的位置离楼下的会议大厅算是最远的了。

他一个人坐在那里，整个人像是被击倒了。

他的手中拿着会议进程材料。

拉韦迪还没看见她，她便从门口退了出来。

这些年，所有的汗水和泪水。

这个孤单的身影代表着数以千计为国联工作的人们，那些从世界各地来到国联，为日内瓦付出努力和辛劳的人们。

所有的身影现在只剩下一个孤单的国联代表，心碎地坐在剧院的最后面。

此刻，雷鸣般的掌声为会议的正式召开而爆发。

除了拉韦迪仍静静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所有人都站立起来热烈地鼓掌。

伊迪丝从未感到如此的寒冷，那是如此真实而又痛彻心扉的苦涩。

扩音器传来有些失真的声音，她听到有人正在演讲："我们为登上山峰峭壁的梯子编制绳索。"

这些话让她恶心，她几乎想吐。

她走下水泥台阶，听到身后议会大厅传来阵阵掌声。

* * *

她黯然回到加州酒店的大厅，此刻的自己实在无法再面对任何责备和接连不断的羞辱，内心中更不知道该如何告诉莱斯特所发生的一切。

尽管知道一切已经于事无补，她还是在大厅里试着给斯威赛尔打电话。

她乘电梯来到莱斯特的房间。

她敲了敲门。

她听见莱斯特喊了一声，“我在，是谁啊?”他的声音显得充满期待，像是在等着好消息的来临，像是已原谅了所有失误一样。

“是我，伊迪丝，”她回答着，希望用自己的语气告诉他发生了什么。

他打开房门。穿上西装的他正在整理自己的领带。

“全解决了吗?”他微笑着问她。

她强颜微笑了一下。“安布罗斯没和你在一起吗?”

“我把他打发走了。”

“亚历克斯有座位的。盖瑞格正在处理这件事。歌剧院的军官那里我什么也问不到。”

“那么说我们还是没有座位了?”

她希望自己能瞒住他，“恐怕是这样的。”

他难以置信地注视着她。

他们走入他的房间。桌子上有瓶尚未开封的爱尔兰威士忌，一小桶冰块，一根苏打吸管和几个酒杯。

她决定像一个称职的官员一样向他如实汇报。她并不是一个护士小姐，也不是个温柔的妻子，她不可能把他从这个残酷的世界中保护起来。

她一字不漏地告诉他所发生的一切。

“哦，”他应了一声。

他背对着她站在那里，过了一会儿，静静坐了下来。

他抬头望向她，“谢谢你所做的一切，伊迪丝。谢谢。”

“要我在这陪陪你吗?”

“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 * *

回到他们自己的房间，她赤裸躺在床上，四周一片暗淡。安布罗斯

仍是一身正装地坐在椅子那，闷声喝着酒。

屋子里热极了，空调似乎并没有工作。

"我们以后怎么办？"她问道。

他们静静地坐在那里，过了一会她自言自语道，"你还记得当初国联从威尔逊宫迁到万国宫吗？"

"我记得——那次搬迁是个大工程。"

"我告诉过你当初我们发明了一种新的管理策略——重新将官方文件分类的方法。"

"我不记得了。"

"任何时候某个文件找不着了，或者我们根本就不打算找到它的话，我们就说是'转移丢失'。"

"我记起来了。你说当时每个人都开始用这套说辞，直到你后来禁止大家这么做。"

"你和我，亲爱的安布罗斯，这次已经在转移中被遗弃了。"

她望着他坐在一旁的身影，看见他在昏暗中点了点头。

"我从来没有视自己为悲剧，"她说道，"但我现在开始这么想了。"她起身去拿床头柜上的酒杯。

"天啊，这里可真够热的。"他说道。

他开始解下自己的领带，脱下外套，小心翼翼地挂在她的衣柜里。

之后他便走进浴室，从里面出来时身上裹着干净的浴巾。

他把浴巾搭在旧椅子上坐了下来，光着身子，搭着双腿。

他望向她。"我算是领教了美国人的空调。"

"我们是否将我们的生命浪费在国联里了？我们所有写的、说的东西有意义吗？"

"没人能告诉我们是否有意义。"

"我几乎一生都在为之工作的事业就是一个彻底的失败。更难以置信的是，我们在这世界的眼里再也不存在了。"

“伊迪丝，你生活得很充实——这与成功或失败的判断无关。”

“或许我过得并不充实，”她说道。她回忆着这些年在国联的点滴，那些会议、演讲和形形色色的辩论。

“噢，是的，伊迪丝——你生活得很充实，”他毫不犹豫地说道，“你做到了。”

一阵沉寂之后他提起海顿的《告别曲》，每当乐队成员离去时就会演奏这个曲目，直到最后没有乐器为止。“记得吗？国联也像这样。”

他哼着最后的部分，来到她的床前。赤身躺在她的身边，依旧哼着，手里做出指挥的样子。

昏暗中她可以看出他的苦笑。

“喔，天啊。”她把头埋在他的胸口。

他们紧紧抱着彼此。

“明天？”他躺在她的怀里，望着天花板。“明天起我们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还有为我俩设立的位置吗？”

“我们会找到的。”

她深吸了一口气。“不，我们要开创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

# 附言

## 莱斯特的晚宴

肖恩·莱斯特，国联最后一任秘书长，在加州酒店等了整整一个月，但自始至终都未能在新成立的联合国中发言。

亚历山大·拉韦迪，国联金融、经济和运输部主任，拥有二十五年工作经验的他仅被邀请作了一次有关委员会机构的发言。

西莫·杰克林，国联财务主管及次级总秘书长，同样拥有二十五年相关工作经验，仅被允许在会议上作十五分钟的发言。

亚瑟·斯威赛尔自费组织了一个唯一的晚宴欢迎来到旧金山的国联代表。有三十七位朋友和前助理参加了该宴会。

共有五十个国家参加了旧金山的会议，联合国宪章于1945年6月26日被正式批准。

1946年，日内瓦国联最后一次会议召开，国际联盟和国际永久法庭正式解散。日内瓦包括万国宫在内的国联财产由联合国接收。

1946年4月18日，国际联盟正式终结。

## 世界博览会上国联展篷的命运

1946年2月10日

亲爱的斯威赛尔：

我大概记得当初你还住在普林斯顿时听你提过关于国联展篷的事。你告诉我一些国联财产物品储藏在接近大学的农场建筑里。我记得你提到有一个铜牌之类的东西。

若不是在做梦的话，你能否帮我一个忙？我想知道上面具体铭刻的内容……

签名：P.G.沃特森

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

普林斯顿

新泽西

1946年4月4日

亲爱的沃特森：

铜牌是国际联盟参加1939年世界博览会展篷上的一部分。

整个铜牌长两米，文字呈圆环形："世界和平——人类的梦想。"

签名：亚瑟·斯威赛尔

# 译后记

自70年代开始成为全职作家以来，弗兰克·穆尔豪斯已著有三部长篇小说、九个短篇小说集，主编三部小说选集，并根据自己的小说改编了多部电影。他的三部长篇小说《四十与十七》(1988)、《盛大天》(1993)和《黑暗的宫殿》(2000)，在出版界广受好评，分别获澳大利亚文学协会金奖、南澳节日奖。2001年，《黑暗的宫殿》获得澳大利亚最高文学奖迈尔斯·富兰克林奖、新南威尔士总督文学奖、维多利亚州杰出文学奖和《时代报》年度著作奖。

弗兰克·穆尔豪斯无疑是当今澳大利亚将历史与文学完美结合的伟大作家之一。在《黑暗的宫殿》一书中，作者完美地刻画了不同地位、民族、政治背景人物的心理活动及话语模式，每个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思维方式的角色在作品中拥有着不同的历史记忆和人物语言。无论是大英帝国的没落、美国的崛起还是协约国、同盟国和中立国在这场历史话剧中的设定，来自这些国家的各色人物承担起了历史讲述人的角色。作者大量使用法语、拉丁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语言，除了作品发生场景设定与多语言工作下的国联因素以外，不同语言的使用也往往被作者有意识地用来体现当时的时代背景、不同人物的教育水平、社会地位特征和心理状态。读者有机会通过每个人物的语言和行动观察上世纪动荡的年代中各色人物的内心真实活动，而不仅仅是战争的成败或是一个国际组织的兴衰。这部作品没有所谓历史阴谋论的气息，读者无法揣度每个人

在这段历史中的内心真实感受或预见每个人的遭遇；也没有脸谱化的角色扮演或抑恶扬善的人物因果，只有一位女人的心路历程。唯有一气呵成读完全书，方能释然其中，掩卷而眠。这或许是本书最吸引读者的地方之一吧。

为了完成本部作品，作者查阅了大量亲身经历国联历史的人物传记、文件和谈话。书中出现的真实历史人物超过六十多人。作者根据不同人物的历史资料量身定做出不同的人物语言、行为和关系，毫无痕迹地与女主角伊迪丝的国联经历融合在一起，整个作品自然流畅，浑然天成。

与传统的历史题材写作不同，作者笔触下的主角往往具有非常个人化的视角，重大的政治事件和社会变化在每个普通人身上留下痕迹，恍然中读者也会随着当事人的喜怒哀乐成为历史变迁中的一员。整个历史事件的推动往往在主角个人世界中穿插、演绎、乃至成为一种人物情节的陪衬。由于观察视角的转移，阅读本身成为一次时空之旅，宏伟的历史叙事转换为个人思想的“间断叙述”，每一份感受都随着身边的一切而变得更加细微、敏锐和真实。也不同于一般历史背景下的文学作品，穆尔豪斯笔下的历史具有极强的个人思考痕迹，作品中不同类型人物的内心活动、语言对话及行动描写反映出作者在不同角度和语境转换中完成了人物的矛盾、冲突和交融。无论是对“吉卜赛血统”，还是“宫殿”、“坟墓”的隐喻，在人性的挣扎和世事变迁的白云苍狗中作者留下了一个个精心安排的伏笔，如同一张编制细密的巨网，每个人都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亦像是一场与历史的对话，每一个人的发言都承载着昨天与明天——记忆中的呓语成为梦醒时分狰狞的铁证，草蛇灰线，绵延千里。昨日的荣光只能照耀在今日的不安里，丝毫猜不出明天的结局：国联这个人类梦想成为幻影和废墟的地方，总有新的梦想和希望会悄然诞生。

在叙事方式和叙述角度方面，穆尔豪斯的“间断叙述”风格在这部

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同一历史事件中不同人物的解读，主角语言对话、心理活动的穿插叙述使读者有了全新的阅读体验。作品运用大量心理活动描写，并通过女性视角对自我、性、权利、梦想进行了解读。这种叙述方式使人物更加鲜活，情感愈发细腻。意识流的运用恰到好处地反映出伊迪丝现实、浪漫、反叛而又追求权力、欲望的矛盾人物心理特征。

早期伊迪丝的世界观来自于母亲和父亲所代表的生活方式。母亲代表着女性特有的温柔、私密的情感。她深深为之着迷，就像母亲神圣不可侵犯的卧室一样，那里充满着蕾丝花边的娇弱和慵懒的气息，她在那里可以逃离平庸现实的日常生活。这种人生观让她也拥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卧室，即使在战时也要保持着最好的丝质内衣与床品。她的父亲代表着世俗、传统而又理性的男性生活态度。苍老的鳏居，默默无闻的结局，就如同罗伯特消失在中国的消息一样，伊迪丝选择离开、忘记，她对自我的爱恋远远多过对传统的依赖。母亲的非宗教葬礼和墓志铭都显示出伊迪丝人生观的转变："我们听说的奇迹中，最奇异的是恐惧本身，既然死亡不可避免，该来就让它来吧……。"

亦如她的母亲，伊迪丝逐步接受了现实中自我内心的需求，她与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的关系便是如此。表面上，伊迪丝和罗伯特是法定且传统形式上的夫妻关系，二人的身份、地位以及追求的差异处处显得和谐而又冲突。罗伯特对社会充满着怀疑和反叛，但对婚姻与性又保持着传统的男权意识；伊迪丝对国联有着宗教一般的信仰，但对婚姻和性却有着"自我"意识主张。虽是一对璧人，二人却都背负着彼此的过去，希冀用自己的方式改变对方。形式上的婚姻和性爱让彼此倦怠和失望，道德上的忠贞与现实的背叛最终只能让他们变得陌生。如果童话故事中婚姻是甜美爱情的最终形式，故事的结尾最好不要描述太多婚后生活琐事。国联的命运亦是如此，怀揣梦想的人们汇聚在一起，就像"万国宫"启用时的盛景，烟花灿烂后的沉寂掩盖了每个人的执着，太爱自

己的结局只会是同床异梦而已。国联的墙内墙外、国联代表的外表与内心，都如同小说的名字一般，是座黑暗的宫殿。国联这个人类的巴别巨塔，梦想的世界，终将走向虚无。国联如此，情感亦是如此。

安布罗斯则更像罗伯特的反面：他放荡不羁，追求直接、本能的性爱，不愿陷入任何形式上的道德束缚。与安布罗斯在一起的日子，伊迪丝则转变为传统意义上的妻子。尽管为他流下太多泪水，尽管不断指责自己太过低贱，但一次次都会原谅他、纵容他乃至接受他的想法和生活方式。表面上性爱的满足和刺激似乎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深层次上，对父权、男权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崇拜(伊迪丝对她的历任上司都有种从崇拜到愿意深入交往的心理活动)是伊迪丝潜意识的本能选择。而安布罗斯除了也是一个"政治动物"以外，他"优雅"的生活方式和"特殊"的爱好都对伊迪丝有着无与伦比的吸引力，这让她无法自拔，也更让她内心深处的欲望得到释放。这种释放使她觉得与众不同，满足了内在和外在自我、性爱和社会需求的双重需求，从而实现超我的人格成长。

二位男性的结局也迥然不同。罗伯特如同伊迪丝的父亲、兄长，承载着伊迪丝的过去、传统的社会意识，逐渐消失在她的世界里，抑或不愿再想起。安布罗斯则如同不确定的现在，留在了伊迪丝不可知的未来里。伊迪丝反复问着自己安布罗斯会不会像战后的所有人那样发生转变，她所希冀的"不变"也同时昭示着她心路历程的回归——向"稳定"且"传统"的情感关系的回归。伊迪丝过去和现在的伴侣就像国联的前世与今生：联合国取代了国联，旧的人和事都不再留下任何踪影，欢笑与泪水唯有在回忆中重现，未来的不可知一次次在残酷的现实角逐中打开序幕。最终身边的人们纷纷黯然落幕，诚如《好了歌》中所唱：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小说取名为《黑暗的宫殿》，让我们想起了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如

果说后者讲的是我们在婚姻、爱情、生活囹圄中的挣扎，那么，《黑暗的宫殿》更像是直指我们的内心，外在的绚烂与心中的暗流汇合在一起，成就了灵与肉的我们。

揭 薇 章 韬